涌幢小品　　虬庵居士　朱国祯
自叙
跋
涌幢说
附录
明史本传
四库全书提要
卷之一
太白神
五色云
洪武昌
明兴偈谶
心事记
梦异人
渡江生子
沐公生本
御札
照世杯
升赦忠裔
视朝赐食
象鼻岩
用谏掷书
揣隐微
小山泉
好杀必杀
不经之语　二则
建文军令
凯旋之盛
朱衣人
召治水
械僧报效
功德寺
挞虏征应
奉侍虏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宫妃
山陵彩云
祀庙石函
御膳进素
武皇圣明
王女儿
继统祥瑞
黄衣陛辞
庙池浮物
时玉
芝草
桃降
祥云
西苑农坛
驸马封侯
中宫废立
讹言惊走
康懿被召
对上雅语　二则
海榴罂
购香
买珠
戎服出郊
大阅
御笔题诗
御笔改字
御号
药王庙
献俘
东宫门卫
出阁　三则
圣谕
卷之二
庙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号
年号
侍朝
讲读
经筵词
经筵忌辰
讲书职分
讲官互易
不避讳
请教讲官
实录　三则
大诰
永乐大典
大明会典　四则
典礼
承天大志
大礼
两渊　二则
善逐好
大狱
秘书　二则
南院书籍
图书之阨
内库银钱　三则
桐漆园
司牲所　三则
钞税
免税
盐政　四则
白粮　二则
马价
果品
籴贩　二则
开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和市
农蚕　十则
蚕报
□□蠡母传
续传
卷之三
国宝　五则
红黄玉
旧玺
诰敕　三则
武定敕
赐札
批敕尾
焚敕
内外制
别撰赦书
颁印　四则
矫刻将印
古印　二则
存问
请封
移封　三则
王官封典
谕祭
优恤　五则
谥　十一则
登闻监鼓
奏疏　五则
攻上官　二则
攻大臣
参属官
发私书
詈人不憾
报恩不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官嫉媚
韩裴
王谢
吕霍意见　二则
解怨为德
忘怨威德
忘怨释罪
仇怨相遇
善谑
奉师友
师弟子礼
门生天子
通家
巢谷袁炎
死不忘友
鹆粮
旧僚执礼
子畏真心
子畏知己
子与好客
公瑕设像
扮虎
卷之四
都城
都墙
罗城分工
宫殿
南内
梳妆台
演象所
神木　七则
瑞木
圣木
香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运木
府县城池　六则
城门　三则
权奇筑城
楼阁台　八则
堂　七则
衙宇房屋　十一则
弈
琴　四则
锺鼎　十一则
铜鼓　五则
人皮鼓
古铜镜
铜拳
铁炉　三则
铁器　四则
陕州铁人
僧取沉牛
铁镬釜　三则
铁棺
攒棺奇绘
挈棺
卷之五
巡狩
拦驾　二则
巡幸关系
母后奉迎　二则
皇太后父母　二则
王府
册封
送亲王
亲王之冤
郡王之冤
楚宗行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宗案　二则
宗人入学
郡主侍养
宗人攘夺
二庶人
娄妃
二王孙
凶人一律
叛宗
历代宗室
叶分教
郑秀才
宗禁
卷之六
祖陵
朱巷
陵像
陵户
九陵
陵祭
寿陵
把滑
少昊陵
尧陵
古陵庙
拜陵
伐墓柏
舅家移茔
土窑
彭祖举柩
古墓　九则
谯周墓
骆宾王冢祀　二则
墓记铭　三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保墓石
掩墓
圹对
耻志文
筑墓除妖
祭墓
墓旁神鼎
墓盗
冥婚
寿椁
墓之凶吉　二则
不会葬
方相
羡道刊志
志墓无愧
溢美
大范志铭
楼启墓志
墩　三则
桥　八则
建桥改堤
大堤
堤利
卷之七
开科
御制策问
试录
试额
题石建坊
策题
殿试改期
请改试期
兵科瀛洲真像
会场支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会试搜检
密探状元
元会
词谶
并赐袍带
伦氏之盛
御笔再改
失中三元
易水生
父子解元
二酉解元
试官　二则
京考
回避
制科盛际
小座主
考试得人　九则
传胪之谬
进士回籍
忠愍名次
辽阳试士
减补坊银
京尹黜卷
名先状元卷
闽中鼎甲
闱中定命　三则
拟题决文
传题
覆试得释
场后口语
代笔
断幺绝六
嚼笔
常服入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各省监临　二则
文武宴　三则
试院　二则
恩贡
武试
进士中制
焚私书　二则
王老陈少
宋制科
冯京
陈氏兄弟
蔡傅进士
进士书榜首　二则
雁塔
卷之八
召问命官
官数
设官
判府
增设知县
停荫
世荫不同　二则
大选诗
选法　二则
尚书不轻授
本兵
大小九卿　二则
南兵参赞
摄篆　二则
总督总兵　五则
门旗
部属凌压
官名
驸马教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调吏部
调官
藩臬久任
监司上坐
考选台谏
盐运官
奖县佐
经历清廉
进阶
少僭
坐部考察　三则
废旧规　二则
骤黜
门户
两佐伯
增年待劾
白岩知人
品服
武臣品级
参游佐击
龙虎将军
皇亲封伯
土司衔
衙门体统
会议
随朝米
选官图
换职
谬姓
启事
二大
卷之九
使相
唐宰相　四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真宗问相
内阁
文敏子弟
焦严终始　四则
夏贵溪　六则
郎官不屈
大臣开边
华亭归田　三则
阁臣相构　三则
中玄定论
张太岳　七则
训士
被谤得白　五则
阁衔　二则
亲戚门生免受牵累
阁臣勋臣
世将
鄂蕲学道
韩都督应变
武而能文
秋崖文武　二则
俟命辞
默林手疏
田水月
四少保　四则
陈同甫谈兵　二则
絷献千户
罗汤侠气　二则
谕贼卜珓
博鸡者
吴刘心计　二则
王葛仗义
虎枕不杀
巨贾居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佐军兴
不喜神怪　二则
豕首
卷之十
讲读学士免考　五则
东宫官
院中老柳
瀛洲亭
二大节
稀鬓中允
谈兵荐起
留馆职
馆长　二则
改翰林
南翰林
名帖
大名
坊局严重　三则
翰林前辈
升转
己丑馆选　六十则
妙语
良法
好事难干
言不可行
卷帘审视
人心异
卷之十一
韵均　二则
雍政
邓刘相似　二则
丁祭演礼
太学生分教
好秀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历事
民生　二则
秦屠出入　三则
沙汰罢官
精鉴
天人
持旧制
停告考
免追廪
督学发策
亲行冠礼　二则
重教职
不上名
奏弹靖远
忤督学
不负心
书香窝
教职入台
执盖护行
御倭
材略
赠文
执正存厚
课士
天遣故人
直责主司
救难生子
肥香　二则
辞贡
两欧阳
海征
奇中
胎色
浚泮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俗溺人
掾令修志
擒盗
三不宝
公庭诗思
天下第一
自称名　二则
批内官
罚水
代罚
发橐
袖金
禁入试
实效
三司狱传　二则
卷之十二
兵制
京营
清军
家丁
民壮　二则
土兵
调兵　三则
背水阵
多多益善
词林谭兵
塘报
三军
士戏
败将弛法
射礼三不入
兵器　十七则
火器　四则
阵法战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步骑射
僧慧开弓
纸铠绵甲　二则
甲胄密法
廷杖　三则
族刑
木丸塞口
申文鬼杀
伏气
革鞭夹钱
刑人而笑
鹦鹉堕地
神断　五则
增官寿
年少编发
非法用刑
门客义男
神示扼吭
雪冤解狱
冯小二
同宗二狱
断朱英
呜咽声
支解不孝子
二主事得罪
争田
寝大狱
鬼挠搏颡
雪白　二则
卷之十三
埋羹撤茶
中官祈哀
岁月正合
试诸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杖知府
掩金宝
操纵蜀府
都郎中
清主事
林公四知
却馈负税
骑士捧檄
习成节啬
止象凿山
三速六字
投书
二于
叱金忘名
杨太守　四则
神识
王公政教
阳和俎豆
妄捕弃官
藩国两名臣
誓不留食
麾兵抗席
夫妇却金　二则
立应军需
补盗库
救覆舟
双槐
编差
苦里正
编役连拜
鳏巢
请旗牌
增笔画
名宦　二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生祀
蚤致仕
冢宰有媿
章童齐名
劝父隐居
忍詈
归寿
安贫
藏贤书
知机挂冠
老莱衣
耻扫门
拔发
抗中珰
卷之十四
保全功臣
亚父用壮
先主伐吴
三谋臣
三召平
两颜子
两廉蔺
两逍遥公
两施全
两王保保
两龙光
两六如
两小友
两傲弟
两烧尾
两大索
两岘山
两吴兴
两天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两孤山
两富春
两太岳
两水晶宫
两淞江
两湖
两尚书
两海运　五则
两降夷
两大界
殷浩悟空
告反
褚遂良被诬　二则
萧颖士才识
饤座梨
定命　二则
取幽州
南使折虏
钦宗札
不学虮鬈
宋用李纲
渊圣之酷
大劫运　四则
钱俶　二则
生他郡
辟幕客
简肃心事
王苏　二则
上疏仰药
刺客同异
石大门
辞集乐
坤为金
教官全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学正抗敌
五日受用
救善类
临安三学
大盗借口
乡官多口
均田　二则
揭帖
绪帖
客问
条议自序
驳宦户贴银一款
曾有蒐赠文
先兆
卷之十五
天文
帝车
五星聚
彗星
王李二生
雷电
祈雨法
藏冰
雪报
雪篷　二则
蜀雪　二则
雪三色
望气
节令　十则
月忌　二则
律灰
九州岛不同
西南寒暑
府州郡县异同　五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地名支干
地名训义
五岭
渡泸
朐忍
息壤
息壤辩
编户
椑船　二则
新丰南迁
洞天三则
白路贯顶
火井
幔井见月
圣井
泰州井
井署井脉
山池船
虾池
石潭
峡岭山洞
崇阳洪
石油
周公庙泉
温泉
灵泉
甘泉
酸水泉
第四泉
石穴水
品水　六则
石名
奔石
磬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津石
石妇
娥石
醒酒石
五丁石
太湖石　二则
怪石
庙石
田州石　二则
南宫旧物
石碣
石箭石鲸
石光射人
石人赌钱
石青
文石
献石
端溪石
社义立石
无字碑
癸巳碑
韩文公碑
汾阴碑
仆碑起立
仆碑生杏
勒石题名
禁立碑
诘龙浮碑
掷碑熄火
穸碑
碑神
供御柒
白紬帐
人舆　二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织锦札
习套科禁
告示
京师老媪
施钱　二则
卷之十六
圣表　二则
启圣祠　二则
易主之始
圣称圣裔　五则
厄台
占鼎
游海
翔鹤
仙迹
曾孟　二则
配享孟子之始　二则
宫墙修礼　二则
夹室塑像
黜从祀　二则
为学两端
多目星
得水解毒　三则
宜楸神
学者归宿
陈白沙先生　六则
王阳明先生　九则
庄定山先生
后渠评品　三则
荐贤　二则
邪正
李卓吾　三则
黄叔度二诬辨　六则
权臣受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阁部争权
卷之十七
罗先生　二则
唐先生　六则
吴先生
沈镜宇先生　五则
许敬庵先生　六则
钱澹庵先生　四则
李临川、沈继山二先生　六则
丁石台、吴平山二先生
先辈
彭泽舣舟记
断维
槎捧
修民敬
往役
笃行
高行
辞钱
引发
不食官米
酌水
真我
儒宗可儿
占地
散家财
陈湖道士　二则
道化恶人
忤子心动
竹轩
偿金
全税金
致厲物
免祸　二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与伞
报谢　二则
酱杨
步皇城
清计簿
处士
山游
截头尾
酒禁
头脑酒
醉龙虎
清欢
醉后诗文
趣击贼
新挂教范
绘图私谥
酒趣
大噱
八崖
酒喻
浃洽
饮会
贵人持斋
心口
卷之十八
精经史　二则
士夫守礼
啖助解义
史名
班史
唐史记
宋史　二则
不列监修官
史难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信大节
袭影
儒禅演语
训注
字法
通典有本　二则
撰记　二则
文选　二则
韩文　四则
苏文　二则
浙文
焚枕文
叙文首尾
启戏
文字简古
文冗长　二则
文照顾　六则
文淫妖
文奇字
序文之多
河下皂隶
忏悔
换字
塑像藏稿
千字文
百千万姓编
志录集　四则
书名先取
书已先做　三则
古板不可改
碧云騢
正杨
文人喜憎
字义字起　四十五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义　九则
字义异同
事起　十八则
名姓字号　十一则
称谓　四则
农丈人
名字互重
二王改名
呼名　五则
街次对揖
卷之十九
祀神第一　二则
大社取土
朝天宫
城隍　三则
景惠殿
帝王庙
尧庙规制
孔庙
祭用常服
不领祠祭
许庙祭田
蟓矶
萨法官
苻神
飞天神
锺葵
猿仙神
霍庙池冰
舞阳侯
卫公生日
河神
石像
荷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父指路
神鬼所护　二则
诗镇
刘忠宣免难
陆庄简风火
济风救难
神人救阨　二则
辞请威灵
黄冠授药
神示
神儆
断狱
却羡
王春元
青衣持檄
易榜
焚像
心计得情
井神
竹神
石鹿神
保障为神
石吞为神
神灯庙
丹台记
神惠记　二则
神术
蒋侯授矛
朱书
假神
假妖
精爽　七则
避正人
役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鬼道姓名
鬼报恩
鬼怪
冥狱
冥司牌
卷之二十
关云长　三则
岳武穆　四则
文文山　五则
文陆二事　三则
于少保　七则
责备　三则
海忠介实际　二则
死水拱立
忠魂助战
江涛得完
魏公有孙
袁氏全家死难
孝童
代父饮酖
青天歌叹
船灰涂颈
祷泉灌田
和盗诗
梅高报母　二则
未尽之禄
见星斗
孝愤
万里寻亲
庐墓
工人孝义
节妇给粟养子
二沈妻
媵奴死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节妇涌江
母丧不嫁
大饥甘饿
伏毒食醋
守节自信
节妇胆识
求见不得
芝竹
三尸绕门
双烈
愍贞哀感　二则
丐妇投桥
义门　四则
义友
义姻
义仆　六则
书仆书佣　二则
仆惜字纸
卷之二十一
父子　四则
父子与庆成宴
三及第子
两翰林父
同居异室
学士少年牧豕
贤母　六则
严母
贤继母
三柄臣母
钱袁二母　二则
兄弟　五则
刘李有兄　二则
忤兄请罪
敬兄之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兄弟贤贵
起家工部
三仲
兄弟年远甲科
兄绐得归
义姊
妇人知兵
女将　二则
妇女有须　二则
贤夫人
乔刘二妾
长爪妾
瘖妾
姊妹继娶
妬后化龙
妬妇　三则
蘁衣
妻妾投缳
妾祸
家庭之累　二则
善处侄仇
子孙　十二则
多子　三则
无子
乞养子
附异林记
并产
卷之二十二
放生序铭
赞词有本
谢太傅赞
笠屐图赞
无庵赞颂
恒岳图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蚝山连房
河畔雪
宋祖凌敲
十幅红绡
杀妓百诗
慰童仆
丘道源诗
王梅溪诗
桂下十二子诗
象棋诗
刘后村诗
谢方石悼诗
项庙诗　二则
白樱桃诗
香入云诗
双头兰诗
瑞榴诗
竹生室中
石碑诗
伯言应制
诡谲秀才
赋诗言志
野叟诗
诗句　八则
祝融口号
遇李全诗
大明易览
中兴诗
走马灯诗
俚诗有本
诗谶
华空尘
集杜诗
夏忠靖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处士和韵
国贤诗
作诗送券
王翰土　二则
鸡伏雌
猛虎行
小国引道神
季方小西湖
石东梦思
四喜添字
谑诗　二则
秋蟾诗
丐诗
怪诗　二则
诞妄
赋
游客酬缣
书家之祖
曼卿大书
草书第一
伪赵
书法论
扇上山水
幸蜀图
村梅
毛理浅深
元章来去
墨梅
常国宝
逸致
似王韦
宝谟
鹰马
梅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好谭
卷之二十三
元定推演
兴复旧窝
太乙数
石蟹
龙驹
蛙鸣
宝山
巨儒之象
晦庵
甲乙之料
祷兆
肄器修祀
书院燕巢
阁额
谣乩　二则
拆字
赠砚钱
堂上金紫人
蹇太师父子
木龟
际昌时
神人纸署
高、沈、徐、先兆
李姬
五曲异人　二则
行通神明
纪梦
梦泉
判土地
梦真
索命
梦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访故址
傅佛
登龙门
梦剖腹
神人送诗
弹击汪鋐
星鈇
梦桃
鹰禽入窗
虎迹龙风
江夏来
梦兆相同
五老人
祸淫
衡山君
馆宾爵位
大司马前驱
大士题绢
梦墨
还环
铁柈
十八尚书
薛公剑
触舟沉香
梦之真幻
吕翁梦
梦报
神对
位不副梦
道人携手
施药
农占
瞽术
卷之二十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选诗
宰相具庆
母寿　四则
三世高寿
大臣寿考
寿而死难　二则
前身
仙侠
严阁黎
丁友鹤
张明经
侵邻居
薛满八
供养报德
樵阳子
三生照水
白李
夙慧
升座词辨
遂初老人
神童诗
鸡声诗
莲池黄花
韩五泉
士荣议论
染巢鹊
捷对　六则
公交车有名
袁氏神童　二则
识难字
书大字　二则
异林记　二则
大年　三则
卷之二十五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药医　三则
性药名言
太医用药　五则
禁狱
医民
用时文
书蝇
本草
灰性
医不治老
寒疾免祸
热疾得宝
奴婢疟
摇瘤
膊字
指纹
性病　二则
二国公
二主事　二则
二御史　二则
四中书行人　四则
病举人
星相堪舆
无生日无相
庚甲相同
鹤雏　二则
李口许头
官太师
高低眼
识张罗峯
侍郎鼻
形似
神术
长人　二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资表不足恃
尼山龙虎山
橛维樟锁
照天烛
狸眠
天马山
虾子
预卜佳地
墓水祸福
崇明三沙
礼部井
土龙
八卦献地
坏土善祥
不可求
卷之二十六
山　九则
漏陂
泗源
汶源
济源
泉源　三则
河　十六则
江
江上滩险　二则
渎
祭海香云
风报　三则
海舟　四则
海塘
海沙
海井
海钱
浮提异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琼海　四则
杭潮　二则
珠池
渡海
普陀　十八则
卷之二十七
胜游佳境
梅丈人
占年
月中桂子
花　二十则
木　十则
松柏圣迹
僊果树
神楝
水檀
柿石
射树
绿衣乞命
竹　十则
草　七则
杂品　九则
甘露　二则
嘉禾
状似
云雨
鹤兔
獭祠
犬逐通判
三巨人
物异　九则
色异　二则
水旱
地震　三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山崩
血涌
都城大水
卷之二十八
蒋山佛会记　四则
传衣
袈裟
五铢衣
三教　五则
小佛像
大士涌出
佛牙
布袋
遗蜕
长耳和尚
愿得地
舍宅之始
两京诸寺　七则
女中天子
石佛
寺门风水
戒坛兴废
翔鹤
造塔
水墨罗汉
羣飞蘸油
百尺弥勒
马房灯光
志公砖塔
刮金
罗汉化米
麻衣书字
狮岩
龙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体玄僧帽　二则
僧姓　二则
住持
募缘问子
水火二相
殿左施帐
入棺趺坐
我非真我
佛奴母胁
金氏青莲
胡御史僧异
痴和尚
拳棒僧　二则
达观始末　三则
枭秃像
僧假王子
商丐
卷之二十九
玉梁
白玉蟾
法冠僊师
石函
庐山老人
吴翁
泥人生须
蜕骨
判官精
水僊
独孤吹笛
李金儿
白鹤僊
三大事
白衣道人
逢吕僊　三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卧木
刘罗陶仙游　三则
山子道气
一字散
开瞽
仙桐道人
仙椿
仙骨
回首神仙
肉芝
土饭
全真教
醒神
符箓
引儒释　三则
老君像　二则
卷之三十
虏众来归
职官走虏
路河
抵捐金
壮夫
虏款赏恤
虏势日分
赐经像
耗雄心
市易
番族　三则
与虏角射
烽堠
报功之弊
西南夷　十四则
杨安地界　二则
兵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寨镇
属国　九则
差往海外　三则
占城　二则
日本　九则
王长年
马勇士
倭官倭岛
东涌侦倭
筹倭
平倭　十则
卷之三十一
鹤　二则
羣鹊招鹳　二则
燕巢
鸟之属　二十五则
鸟田
白鹿　二则
异兽
狮象
犬　六则
虎　九则
牛
生善道
两牧犊相卫
相牛法
牛禁　二则
猴
猫
豕
兽之属　十九则
龙　十四则
龙凤名状　三则
猪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龟　三则
蛇　五则
毒食　三则
鱼　五则
冰井鱼
神鱼　二则
进鲊
杂物　六则
蝌蚪
物理　五则
卷之三十二
陈三将军
谕贼　二则
县令讨贼
流贼　四则
振武兵变
郧阳兵变
黄梅盗
哮贼先兆
盗儆讹传
妖人物　二十则
假番物
丐贩　二则
长至警报　二则
方士
僧道之妖
妖党
吴建
除妖
小匡

涌幢小品　　（明）湖上朱国祯辑

自叙

闲居无事。一切都已弃掷。独不能废书。然家罕藏书。即有存者。钝甚。不善读。又不克竟。至于奇古诡卓之调。闳深奥衍之词。即之如匹马入深山。蚁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缘磨角。怳惚莫知其极与乡也。惟浅近之说。人所忽去。且以为可弄可笑者。入目便记。记辄录出。约略一日内必存数则。而时时默坐。有所窥测。间亦手疏以寄岑寂逍遥之况。因思茂先《博物》崛起东西京之后。别开一调。后之作者纷纷皆有可观。而唯段少卿、岳总领、最为古雅。至洪学士容斋札为《随笔》。数至于五。下遍士林。上达主听。我明杨修撰、何侍郎、陆给事、王司寇。扩充振发。别自成书。此皆以绝人之资。投山放海之客。为野蔬碉草之嗜。虽畸杂兼收。若无伦序。而中间根据条理。要自秩然。固非探形影。袭口吻。以乱视听者比。其意微而其致固已远矣。余之无当明甚。然千金之鼎。乌获可举。孺子亦奋臂也。太牢之味。王公能羞。田畯亦垂涎也。执笔自韵。仰视容斋。欣然有窃附之意焉。间示一二馆师与儿子辈资谭谑。题曰《希洪》昏眊之余。理耶梦耶。澄耶淆耶。皆不自知。吏口花舒笑于名园。蛙部鼓吹于天籁。我用我法。此亦散人之一快。而又念洪亦未易可希。将使人有优孟之诮。会所创涌幢初成。读书其中。潜为之说。遂以名篇。其曰小品。犹然《杂俎》遗意。要知古人范围终不可脱。非敢舍洪而希段也。

虬庵居士朱国祯题。

跋

是编起己酉之春。至辛酉冬月。积可三十余册。凡经、稗、海、诸书所载。行于世者。都不敢录。然耄而忘。随汰随忘。又不可胜计。要以见意澹宕。自喜而已。生平原无文。又绝无著作。洵举笔。并其稿失去。以为常。即此亦时有散佚。而存者尚多。会赴召。检出。节为三十二卷。付之梓。历年山居。工夫。上不用之道德。下不用之文章。而仅仅得此。子不云乎。博奕犹贤乎已。夫圣人之所轻。后人之所习。曰手谈。曰坐隐。何等自在。余此好。故自不减。奈老去。仅可终三局。一切紧关事皆愦愦不理。而反躭此不足纪之语。不足传之事。积此不足有无之牍。虽于心思初无所费。可免枯木蛛丝之诮。要以少费纸墨。重为梨枣灾。又或者更因此取笑取憎于人。岂非一生拙计。垂老而更甚者乎。方割裂时。如蜂采花。亦自有味。既成。阅之。等于嚼蜡。又几欲毁去。夫人心。亦何常之有。喜则茹之。厌则吐之。天下事皆如此。并付之流云逝水可矣。

壬戌年九月题于西郊之映月轩。

涌幢说

犹之乎寓也。而性好动。动则东西南北无不之矣。动而迂僻。无所谐。顾好寂。寂则烟霞泉石无不守矣。寂而冥心未透。县解实难。计必有所寄。寄则形影神情无不适矣。抚孤松而结庐。寻云水而泛宅。皆所寄焉。以适其适。是未易言也。惟鸟有巢。山居者亦曰巢。巢斯足矣。何言乎幢。幢与巢。不相蒙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偶然象之。因以为号。此非佛氏之说而朱氏之说也。盖求其所谓结与泛者皆不可得。则姑以意起焉。拆木为亭。亭有角。角之面六。面之窗四。锐之若削。覆之若束。垫之若盘。纳凉则随风。映目则测景。收胜则依山。依水。依竹树。各因其便。可卷。可舒。可高。可下。择便而张。出没隐见。如地斯涌。俄然无迹。或曰???亭。或曰云峯。或曰海市楼台。惟所命之。而有人焉。匡坐其中。不自量力。整齐一切。并取残牍。缀而补焉。非经史。非禅玄，亦非谐稗。用炙我口。以为异珍也。而卑田所不食。以为残渖也。而郇厨所未罗。盖亦古者游戏之意焉。而品斯下矣。夫废退者以逃虚为上。忘机次之。晦迹又次之。斯之未能。为怨尤。为夸诞。大方所笑。故寓之乎幢。幢不可着也。则曰涌。涌不可幻也。实之以品。品有大。非吾事也。又有奇。非吾办也。合奇与大。前人为之。非吾敢也。姑舍是。蝉鸣于高秋。菌发于积腐。然乎自然。成其为涌而已矣。

己未年八月题于黄洋墩之品水斋。

附录一　明史本传

朱国祯。字文宁。乌程人。万历十七年(公元一五八九)进士。累官祭酒。谢病归。久不出。天启元年(公元一六二一)擢礼部右侍郎。未上。三年正月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顾秉谦、朱延禧、魏广微并命。阁中已有叶向高、韩爌、何宗彦、朱国祚、史继偕。又骤增四人。直房几不容坐。六月。国祯还朝。秉谦、延禧、以列名在后。谦居其次。改文渊阁大学士。累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魏忠贤窃国柄。国祯佐向高。多所调护。四年夏。杨涟劾忠贤。廷臣多劝向高出疏。至有诟者。向高愠甚。国祯请容之。及向高密奏忤忠贤。决计去。谓国祯曰。我去。蒲州更非其敌。公亦当早归。蒲州谓爌也。向高罢。爌为首辅。爌罢。国祯为首辅。广微与忠贤表里为奸。视国祯蔑如。其冬为逆党李藩所劾。三疏引疾。忠贤谓其党曰。此老亦邪人。但不作恶。可令善去。乃加少傅。赐银币。荫子中书舍人。遣行人送归。月廪、舆夫、皆如制。崇祯五年(公元一六三二)卒。赠太傅。谥文肃。

附录二　四库全书提要

明朱国祯撰。国祯有大政记。已著录。是书杂记见闻。亦间有考证。其是非不甚失真。在明季说部之中。犹为质实。而贪多务得。使芜秽汩没其菁华。转有沙中金屑之憾。初名曰希洪。盖欲仿容斋随笔也。既而自知其不类。乃改今名。其曰涌幢者。国祯尝构木为亭。六角。如石幢。其制略如穹庐。可以择地而移。随意而张。忽如涌出。故以为名云。

涌幢小品卷之一

太白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祖定鼎金陵。凡十二年。用小明王龙凤年号。小明王既殂。改明年丁未为吴元年。正月。有省局匠对省臣云。见一老人语之曰。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问老人为谁。曰。我太白神也。言讫。遂不见。省臣以闻。上曰。此诞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见。当告君子。岂与小人语耶。今后。凡事涉怪诞者。勿以闻。至十一月。上梦人以璧置于项。既而项肉隐起。微痛。疑其疾也。以药傅之。无验。后遂成骨。隆然。甚异。

五色云

太祖克婺州。下令禁战戢军士剽剽。有亲随知印黄某取民财。即斩以徇。民皆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云见城西。氤氲如盖。城中望之以为祥。及城下。乃知为上驻兵之地。由此观之。诸书所载灵异。要必不诬。而上自制西征记。尤为照灼。太平阵上之龙。石灰山伏兵之雨。皆应之俄顷间。班彪曰。神武有征应。亮矣。

洪武昌

洪襄惠之祖。名武昌。居会稽县东门外。社有迎桑神祈赛者。暮寄赤石夫人祠。武昌持杖大诟曰。疾风暴雨。不入寡妇之门。神虽土偶。可男女混耶。悉为击碎。社中恶之。相讦。以为名犯年号。达于京师。时高皇初定鼎建号。问知其祥。直武昌。且曰。是朕兴之兆也。赐名有恒。赦之归。有恒至钱塘西溪。乐其土风。曰。吾终不可与乡人处。遂家焉。再传而生襄惠。今其父祖墓在会稽新通明堰之北山。有言襄惠随父赘杭。误也。襄惠名锺。号两峯。继室魏氏。萧山文靖公之女。公三丧妻。魏其四也。二子。澄、涛。皆其出。澄。举人。涛。承荫。

明兴偈谶

小史谓志公临殁为偈。大字书版。示吊墓之人。作小篆体。偈曰。若问江南事。江南事有冯。乘鸡登宝位。跨犬出金陵。子建司南位。安仁秉夜灯。东邻家道阙。随虎遇明兴。一时名士皆不能解。或曰。应在五百年后李升亡国。人以鸡犬解酉戌之说。南北为曹潘屯军之应。然第二句云。江南事有冯。冯者。诸冯也。圣人生。诸即朱。寓其姓也。酉属鸡。乘鸡者压鸡之上。为戊申。太祖登极之年也。戌属犬。即以其年幸汴梁。又明年为庚戌。是跨犬也。司南位。自南而北。抵于子位也。秉夜灯。元主夜遁出建德门以去。建下为安。德为仁也。东邻指张士诚。阙者。灭也。灭士诚。即取中原也。随虎。金陵龙盘虎踞。神龙盘结而虎为之先。若随其后也。遇明兴。显然建国大号也。其为我太祖之谶无疑。而岂区区一偏安亡国之主足云哉。志公族姓朱。塔于钟山下。太祖卜其地为孝陵。改塔于东十里。即今之灵谷寺是也。又于鸡鸣山建寺祀之。传有閟刻预谶。意者。太祖其志公之再世。了江南一大事因缘。殁示其兆。葬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地。神矣。

心事记

元神帝时。张翥在翰林。夜梦诗二句云。羯漠夷疆天暂醉。凤阳君主日初明。翥惊异。遂谢职。南归广陵。作心事记。记此梦。

梦异人

高皇御天桂清香楼午寐。梦异人遗良药。尝之。味清而苦。其人曰。服之安精神。舒四体。延年命。卜之曰。当得达人。果得周是修等。

渡江生子

孝慈皇后以元至顺壬申生。少于太祖四岁。嫔时年已二十一矣。艰难中尚未有子。或有子不育。既渡江。连生懿文皇太子、秦王、晋王、文皇、周王。文皇初生。有云龙之祥。后甚异之。后尝梦微时携诸子在旷野间。卒遇寇至。皆红巾。甚恐。适文皇牵一马至。扶后上马。自跃从马。仗剑殿后。寇皆辟易惊遁。而前有幡幢来迎。须臾布满。天乐齐鸣。而太祖马亦至。相与联辔徐行。独文皇从后。顾视太子诸王皆不见。

沐公生本

世传黔宁王英为太祖外妇之子。而王弇州以为非。曰。帝长于英十五年。当英之生。帝方贫窭。安从取外遇。是则然矣。考英以洪武二十五年卒。年四十八。其年圣寿已六十五。则帝长于英实十七年。真龙年至十七。壮矣。外遇而生。理或有之。弇州起于富贵。却笑贫人决无外遇。要不尽然。至太祖从军已二十五岁。其年孝慈皇后作配。又三年渡江。方生懿文太子。连五年又生四子。过此方诸妃有子。而孝慈不复生矣。高皇之晚婚。亦自来创业之君所无也。夫高皇诸大功臣未有兼文事者。独中山王颇近诸生。盖感发于高皇之训。而英与曹国李文忠以绝世雄才。又雍容好学如文士。自非高皇龙种与亲姊之子。能然乎。

御札

太祖赐臣下御札甚多。如中山王、宋学士者。勿论。方驻跸徽州时。御书一札赐汪同云。庚子六月初三日茶源阙歇马。偶遇万宣使至。动问。说称。星原翼。田野辟。黎民乐。拆开赍到公文。内云。修城事理。军民人等甚是。极得其当重务。出积粮储。从其与便。勿使我多忧。途间亲书不备。寄书人朱。枢密院判汪同阁下。同子孙宝藏于家。学士程敏政偶得伏读。因题绝句云。午夜虹光烛斗寒。民间惊得御书看。当时未定君臣礼。想见高皇创业难。成化甲辰毁于火。

照世杯

撒马儿罕在西边。其国有照世杯。光明洞达。照之可知世事。洪武二十七年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入贡。

升赦忠裔

太祖于福寿。不但庙祀旌表。且官其子陈龚为德州同知。坐事当戍。以忠臣子。赦之。擢太仆少卿。改两浙运使。坐胡党付狱。赦居云南。勑西平侯善遇之。此心。真古帝王所不及也。

视朝赐食

太祖每旦视朝。奏事毕。赐百官食。上御奉天门。或华盖殿、武英殿。公侯一品官侍坐于门内。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于门外。其余五品以下于丹墀内。文东武西。重行列位。赞礼赞拜叩头。然后就坐。光禄寺进膳案后。以次设馔。食罢。百官仍拜。叩头而退。率以为常。二十八年。礼部言职事众多。供亿为难。请罢。从之。盖是时元功宿将俱尽。积日所费不赀。思有以裁之矣。

象鼻岩

陶凯陪便殿。高皇从容问居地形势。凯以象鼻岩对。且曰。臣乡人张竹屋题曰。曾入苍舒万斛舟。至今鼻准蘸清流。君王玉辂催行驾。安得身闲伴白鸥。即令人刻于岩壁。一日。上御五凤楼。工部进吞船之技。羣臣侍观。众皆以见吞对。凯见独不然。上问之。凯曰。臣惟见绕船走耳。上疑之。以及于死。凯自奇人郭璞之流。遭明主而不免。数之难逃如此。

用谏掷书

韵府羣玉。阴时夫所集。太祖时时取观之。解缙谏。以为此兔园寒士之笔。所见者陋。非帝王所宜观。遂掷其书不复顾。而御制心经等书皆成。缙之受知深矣。

揣隐微

太祖神圣。凡进见者。于容貌词气间。多能揣其隐微。有杜安道者。持镊刀。随侍二十二年。凡征伐朝燕。未尝暂违。性慎密不泄。动有法度。遇要官、势人、如不相识。一揖之余。未尝启口。上甚信爱之。曰。如安道。吾知其心。

小山泉

大将军蓝玉等帅师二十万北征。由大宁进至庆州。闻虏主在捕鱼海儿。兼程而进。次游魂南。道无水泉。军士渴甚。其地有小山在鞑官观童营内。忽闻声如炮。玉使人视之。则四泉涌出。士马就饮。得不困乏。余流溢出如溪。众咸欢呼曰。此朝廷之福。天之助也。上尝梦殿西北隅有小山。流泉直下御足所履而止。至是。小山泉涌。适与梦符。

好杀必杀

有轻天下人而好杀者。周世宗是也。有重天下人而必杀者。我太祖是也。世宗折服冯道。谓天下人皆可轻。太祖少经离乱。奸盗害人。谓天下人皆可重。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以分也。

不经之语

姚恭靖以名僧从文皇。天意也。鸿猷录谓恭靖先知文皇必登大位。有奉白帽子成皇字之说。遂请于太祖。得之。太祖威严。即父子间。谁敢说一字。请一人。又典故中谓太祖御西楼决事。马皇后从后。尝潜听之。如闻上震怒。候回宫。必询今日处何事。怒何人。因泣谏。正可积德。不可纵怒杀人。太祖从之。此村家怕老婆之言。太祖何等气象。马皇后何等贞静。茹素救一宋学士不能得。而敢尾太祖。退言得失耶。又剪胜纪闻言。太祖御膳必马皇后亲进。一日。进羹。上怒掷其瓯。中后颈。微有伤。后色不动。收之更进。此荡子打老婆之言。太祖何等敬慎。马皇后何等庄重。而狠渎不伦至此耶。

又剪胜纪闻云。徐太傅追元顺帝。将及之。忽传令班师。常遇春不知所出。大怒驰归。告帝曰。达反矣。追兵及顺帝而已之。其谋不可逆也。太傅度遇春归必有变。乃留兵镇北平。而自引兵归。驻舟江浦。仗剑入谒。帝时方震怒。宿戒阍吏曰。达入。慎毋纵之。达既入。未见帝。自疑有变。乃拔剑斩阍吏。夺关而出。帝因使人释其罪。令内谒。达不允。于是帝不得已。枉视于舟中。达因进曰。达有异图。不在今日。虽曰晚矣。然吾临江鞠旅。亦能抚有江淮。顾弗为尔。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筹之熟矣。彼虽微也。亦尝南御中国。我执以归。将曷治焉。天命在尔。已知之矣。顾达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结誓而去。遂修好如初。

徐太傅与常平章以洪武元年闰七月二十七日兵入通州。其夕。元主即开建德门北遁。又五日。太傅至燕。填堑入城。报捷。留镇经理未下州郡。逻骑至古北口。寻与平章下山西。既克太原。太傅出陕西。平章出蓟州。追元主。平章克开平。还至柳河川卒。李文忠代将。太傅在陕西。张良臣降而复叛。围之数月始下。王保保睥睨兵强。太祖委太傅独当之。间以久劳召归。寻佩将印以出。而李文忠克应昌。元主已殂。太傅一败王保保。再出师败归。终王保保世。太傅未尝离陕西。比保保死。太傅稍宽。从燕王北平。从容练兵。不复出塞。由此观之。太傅终身未尝一当元主。且及少主也。太祖威严。太傅敬慎。一出入。一号令。必且谘禀。平章敢驰归。太傅敢擅还军。甚至突入禁门。斩阍吏。夺关而出。坐龙江舟。胁圣驾自临耶。齐东之语。莫此为甚。

建文军令

小说中谓文皇靖难。建文有令。毋使朕负杀叔父名。故文皇阵中诸将皆不敢加害。然初用兵时。固已削属籍矣。其后建文或有此令。以示亲亲之情。而军中恐未必然。安平持槊垂及。有龙申爪拿其臂。马蹶而止。叹曰。真命天子。后文皇问曰。马不蹶。如何。对曰。欲生致院长耳。又所乘八骏。战于郑村坝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处。皆中箭。为左右所拔。可见矢石交下。天命所在。特不着玉体。亦岂南朝之令。射马不射人。而诸将及军士拣择而射。不敢一矢加遗耶。况文皇是时杂诸将中。震荡出入。百死一生。谒陵痛哭。危险可知。而朝廷易视。中间不无坐失机会。要之。皆天意也。

凯旋之盛

永乐廿一年北征。也先土干来降。赐名金忠。封忠勇王。随入京。十一月戊寅朔。驾次怀来。在京诸司遣官迎见。辛巳。驾入居庸关。边军、京军。左抵宣府黄花镇。右抵涿州，凡三百里。布满极目。是日。天气清明。上服衮龙金绣袍。乘玉花龙马。五掖五哨军四十万。疏队。左右夹护。时上已年六十四岁矣。按蛮徐行。威容如神。金鼓旌旄。喧阗焜耀。连?百十里外。中外文武羣臣皆盛服。暨缁黄耆耋。四夷朝贡使。骈踞道左。驾至。讙呼万岁。声震天地。忠勇王在后。于马上遥望。顾谓所亲曰。今日真从天上行也。次龙虎台。赐文武大臣及忠勇王宴。明日入京。羣臣毕贺。以前莫如唐太宗为秦王时。破擒窦建德、王世充。自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责?力、二十五将随其后。铁骑万匹。甲士四万。前后部鼓吹。以俘入城。此亦自古帝王英雄之快也。

朱衣人

文皇夜梦二朱衣人侍墀下。自云太守。一真一假。次日。果有二通判。曰陈真、陈假。引奏。上喜符梦。俱擢知府。真。福建将乐人。有循吏声。

召治水

汪宗孝。歙人。有义概。受廪。独好拳捷之戏。绿壁行如平地。跃而骑屋瓦。无声。已更自檐下。屹立不加于色。偃二丈竹水上。驱童子过之。皆股战。则身先往数十过。已复驱童子从之。诸鼓舞、木熙、跳丸、飞剑之属。见之赧然自废也。万历丁未入京师。至芜城。疮作。梦文皇遣缇骑召使治水。引见殿上。文皇貌甚伟。长髯垂膝。左右以奏牍进。文皇推案震怒曰。复坏我东南百万民命。奈何。宗孝顿首言。臣书生不任官守。且父老不忍离子舍。文皇色不怿。有皁衣人长跪固请。乃已。宗孝还。其年淫雨。三楚三吴。沉灶产蛙。人相啖食。恻然心伤之。病革不可为矣。

械僧报效

宣德中。有僧因旱言于官。积薪欲自焚请雨。举火而走。获之。发龙门充军。久之脱归。得一铜印以献。辄沿街大呼。谓所献乃紫金印。复有金锁甲在泰山之巅。逻者获之。法司坐妖。律当斩。时为正统二年。上览曰。此妄男子。何足罪械。复原伍。后遁入虏。蓄发辫结。居伯颜帖木儿帐下。驾陷虏中。伯颜夫妇致敬。僧有力焉。终不自言。上亦不知其故也。

功德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友斋云。京师功德寺后宫。像设工而丽。僧云。正统时。张太后尝幸此。三宿乃返。英庙尚幼。从之游。宫殿别寝皆具。太监王振以为后妃游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成。请英庙进言于太后曰。母后大德。子无以报也。已命装佛一堂。请致功德寺后宫。以酬厚恩。太后大喜。许之。复命中书舍人写金字藏经置东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经在。不可就寝。遂不复出幸。当时名臣尚多。而使宦者为此。可叹也。英皇即位。尊祖母张为太皇太后。母孙为皇太后。太皇太后贤明贞肃。仅宣德中。上奉侍谒陵一次。正统中。检饬宫府。优礼大臣。知王振之奸。几欲赐剑。称女中尧舜。宁有幸寺之事。且有幸而三宿之理。况国朝家法至严。除山陵外。从无有后妃出幸者。即朝廷行幸有故事者。亦举朝力争。而况于后妃。此必僧寺张大孟浪。留此不根语而袭而书之耳。

挞虏征应

英庙原有挞虏之志。神武征应甚多。一夕。梦也先稽首请罪。故己巳之役。实有所恃而行。王振窥知其素。赞成之。后陷虏。不被一矢。天颜穆如。坐玉台。羣虏环视。一虏来犯立仆。也先骑而来。堕马者三。慑伏。有一马噬人不可近。试以进。蹲伏。英皇坐之。夭矫如龙。虏大惊。益敬礼。也先叩头称臣。以至送归。果符梦中之兆。

奉侍虏中

广南卫军夏福徙辽东广宁卫。正统五年。为北虏所获。福解诵佛经。虏酋以女妻之。英庙北狩。福随侍虏廷。升千户。历升指挥佥事。后入贡。往来不绝。天顺元年。英庙召至。赏赉极厚。升南京锦衣卫指挥同知。福奏愿留京师。未几。挈家来奔。复改广南卫。至是年老。乞以孙昊代。兵部言。福不由军功。例不当袭。上以福有奉侍劳。特与之。盖是时袁彬等随侍最效劳。而福则先为虏所获。用事输忠。且能归正。尤可嘉也。

宫妃

去吴江可二十里。地名八尺。余询之县人。问名起之义。皆不可得。后考之。则宪庙选。妃江南。嘉禾以姚氏女应。女发素种种。不盈尺。过平望二十里。一夕。发委地可长八尺。入宫拜安妃。因以名。妃生寿王。貤恩父母。皆物故。其弟福。负贩菜市中。即授锦衣卫指挥同知。

山陵彩云

成化乙未冬十一月。册立孝宗为皇太子。颁诏至南京。方迎入。忽见孝陵山顶拥起彩云。至开读后方散。时钱文通溥掌南院。作祯应颂以上。纂入史馆。

祀庙石函

孝宗即位。左都马文升等主旨。岳锁济渎等祠庙。皆有前太监陈喜及奸人邓常恩所造石函。函周遭有符篆。中贮泥金书道经一卷。又金银钱数枚。诸色宝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数颗。五谷各一升。似为魇镇之术者。每祠庙。又有先帝遣陈喜致祭祝文。其文不知何人所撰。皆刻之于石。窃观本朝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灾伤。则致祭岳镇海渎之神。例命翰林院撰文。各分遣廷臣以往。未闻用外官撰文。内臣往祭者。况石函魇镇。世无此理。今常恩等已正宪典。其石函石碑尚存。于先帝盛德。恐不能无损。乞令所在有司毁之。凡函中所贮者。各遣人验实进缴。以灭其迹。抑以杜将来之渐。从之。

御膳进素

弘治十五年。先有旨。自正月初一日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但遇御膳进素日期。俱令光禄寺禁屠。户科给事徐昂等因言。今一岁之中。禁屠断宰者。凡一百一十一日。此旨惟光禄寺知之。在京诸司尚未有知者。乞申谕各衙门。今后凡遇禁屠日期。自御膳以至宴赐之类。俱依斋戒事例。悉用素食。礼部议谓光禄寺各项供应。上有两宫之奉养。下有四夷之宴赐。今凡遇禁屠日期。一切以素食从事。揆诸事体。殊为未便。且进素在祖宗朝无故事。惟皇上好生之德。出自天性。故爱惜物命。至于如此。但其间又有不容已者。迩复闻有旨。令进素之日。所用膳内猪、羊、鸡、鹅时价银数。各封寄藏库。臣等未敢仰窥圣意所在。伏愿明诏光禄寺。凡寄库银两。就以补助缺乏。今后一切供应。俱令随事撙节。则仁心益广。而圣德益崇矣。上纳之。

武皇圣明

武宗南巡。姚镆为山东布政。朝见。上奇其状貌。独中官不喜。御驾黑龙舟被触。上惊问为谁。对曰。姚布政。上笑曰。是美髯者耶。释不问。是日。镆驻驿中。实不知。次日。有以告者。始拜谢。上曰。偶触何伤。去。去。武宗明圣如此。

王女儿

武城中卫军余郑旺。有女。名王女儿者。幼鬻之高通政家。因以进内。弘治末。旺阴结内使刘山求自进。山为言。今名郑金莲者。即若女也。在周太后宫。为东驾所自出。语浸上闻。孝庙怒。磔山于市。旺亦论死。寻赦免。至是又为浮言。如前所云。居人王玺觊与其厚利。因潜入东安门。宣言国母郑居幽若干年。欲面奏上。东厂执以闻。下刑部鞫治，拟妖言律。两人不承服。大理寺驳谳者再。乃具狱以请。诏如山例。皆置极刑。

继统祥瑞

世庙在藩邸。不独诞年河清三日而已。显陵龙冈旧断。土衄坟起。仗下小儿。暴长数尺。既登极。南山有凤凰之声。华村产麒麟之种。

黄衣陛辞

己丑四月。世宗梦黄衣者数人陛辞南行。其势甚速。次日。语阁学杨一清。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黄者。蝗也。南方其有蝗乎。是秋。蝗果大至。在在皆满。数日为大风雨飘入海。尽死。是时。上方厉精图治。故见梦。且能消弭云。

庙池浮物

河南怀庆府济源县道士宋本澄进红线彩被二。花银瓶一。云济渎庙池内浮出。赐钞六十锭。劳之。其池时浮出银币借人。如期而还则得利。不则祝之不复出。且至亏折矣。

时玉

世宗因正月雪降甚喜。有天赐时玉之谕。尚书夏言等作赋以献。当时若雨雪之类。皆因祷而应。故张皇乃尔。后有秉笔修国史者。削去可也。

芝草

世宗有诏采芝。宛平县民得五本以上。御医李果以玄岳鲜芝四十本进。三十六年九月。礼部类进千余本。明年春。鄠县民聚芝百八十一本。为山以献。内有径一尺八寸者数本。号曰僊应万年芝山。四川巡抚黄光升进芝四十九本。十月。礼部类进一千八百六十四本。四十三年。御医黄金进万寿香山四座。聚芝三百六十本为之。

宋政和五年。蕲州产芝草徧境。计黄芝一万一千六百枝。内一枝。色紫。九干。尤奇。

桃降

嘉靖乙卯。上夜坐庭中。御幄后忽获一桃。左右视。或见桃从空中堕。上喜曰。天赐也。修迎恩大典五日。明日。复有一桃降。其夜。白兔生二子。上益喜。谕礼部谢玄告庙。未几。寿鹿亦生二子。于是羣臣上表贺。上以奇祥三锡。天眷非常。各手诏答之。

祥云

嘉靖十八年。册立皇太子。日下有五色云见。径二丈。形如龙凤。然卒有己酉之事。洪武十八年。黄子澄进士第一改第三。唱名时。五色云见。与韩魏公同符。然卒有壬午之事。人言卿云未必祥。是大不然。十八年分封。裕邸竟为天子。开隆万万年太平。瑞在此不在彼。文丞相生。父梦乘紫云来。故名曰天祥。字曰宋瑞。【信国小名云孙。亦因此。】天祥就义。收宋三百年养士之效。宋之瑞也。子澄云见。死节不辱。高皇帝知人之明。我明之瑞也。忠臣义士。国之麟凤。岂羡富贵福泽哉。

西苑农坛

世宗立农坛于西苑。耕熟地五顷七十亩有奇。岁用农夫五十人。管农老人四人。骡夫八人。日食口粮三升。太仓关给。仍复其身。耕畜一十六头。御马监仓给以草料。其农具俱出之内官监。五谷种子。顺天府送用。仓廒、农舍、牛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工部盖造。每岁户部侍郎一人。郎中一人。提督之。所获纳之恒裕仓。以备郊庙之粢盛。拨太仓军斗三十人守之。岁终。户部奏报其出入之数。

驸马封侯

世宗以迎立功。封驸马崔元为京山侯。礼部以本朝无故事为言。上曰。永乐初年。驸马王宁以翊戴功封永春侯。何言无故事。岂世庙之深谙故实。抑崔及左右密进而见之诏旨耶。然永乐中。驸马封侯者。尚有宋瑛等数人。不止于王宁。礼部以无故事为言。非欺妄即疏漏。当时尚书为毛澄。其不触怒抵罪。幸矣。

中宫废立

世宗笃于伦常。嘉靖元年。立皇后陈氏。八年崩。谥悼灵。立顺妃张氏为皇后。十三年正月癸卯废。越十日。立德妃方氏为皇后。张后以十五年薨。用废后吴氏礼葬之。中宫之废。非小事也。中间缘故。史官不着一字。野史亦无有及者。岂宫禁事秘。非外人所得与知耶。余童子时。一老儒为言。张后之废。实由张延龄兄弟。世宗方以昭圣初年裁抑。章圣愤甚。而延龄故多怨家。为人所讦下狱。昭圣急。因上生子。谕来见致贺。上辞之。再谕再辞之。益皇急。托张后为言。后方有盛宠。乘夜宴。述太后意。而太后亦先遣人传上云。延龄事。将就罢。上已怒。谕阁臣。谓太后云云。然尚未有以发。及闻后言。大怒。即褫冠服与杖。明日下令废黜。延龄竟坐死。考之史录。日月正相值。老儒之言真耶。其亦齐东野人之类耶。世宗以母后不顾燕婉之好。诚刚诚孝。而张后之不幸已甚。昭圣此时。其又何以为情。夫昭圣在孝庙时。专宠骄妬。致孝庙终身无他嫔御。养成二张之恶。武宗立。母族甚见疏外。昭圣默默。已不能得之于子。胎祸极于世宗。所存者一虚名耳。孝宗在天之灵。将何以慰耶。

讹言惊走

嘉靖己酉春虏警。抚宁侯朱岳、英国公张溶、西宁侯蒋傅、惠安伯张镧、锦衣指挥同知郑玺、佥事孙堪、偕给事中杨允绳。于阅武场。比试应袭官舍。玺忽报讹言云。虏入寇至沙河。岳等皆惧而走。允绳以闻。诏责玺讹言惊众。褫职。岳、溶、怯懦损威。革坐营管事。傅等不能规正。各夺俸二月。

康懿被召

林康懿公廷木?昂为工部尚书。世庙御便殿召公。顾视。奇其状。明日。公疏节财用。省营建。上曰。朕方期若。若乃言我。得非林俊子耶。左右或对。其父亦尚书。非俊子也。上颜乃霁。然则上于见素公终有不释然者矣。

对上雅语

世宗偶似暇。使侍臣各道其邑里人物。及丰城。大宗伯李玑应声对曰。乡有长安、长乐。里有凤舞、鸾歌。人有张华、雷焕。物有龙渊、太阿。上嘉其敏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王沂公。曾。青州人。宋真宗问云。卿乡里谚云。井深槐树麤。街阔人义疏。何也。沂公对曰。井深槐树麤。土厚水深也。街阔人义疏。家给人足也。真宗善其对。

海榴罂

世庙初年。勋辅诸臣同游。赐画扇。有木刻海榴罂坠子。可寸许。穴其腹。藏象刻物件凡一百件。亦天下绝巧也。

购香

嘉靖四十年。宫中龙涎香悉毁于火。上恚甚。命再购。户部尚书高耀进八两。上喜。命给价七百六十两。加耀太子少保。实火时中人密窃以出。上索之急。耀重贿购得。因圣节建醮日上之。大称旨。加赏。盖内外之相为欺蔽如此。未几。广东进龙涎香至五十七斤。

买珠

世宗以大小珠一函及甘黄玉刀铗一具示耀。令求珠玉如式。凡两月。上意迟之。复谕耀曰。金玉珠宝。古今常有。王侯制度。非不经之用。尔职当思自尽。无徒远嫉怨。为避害计。祖宗时。内藏之积。至弘治年尽矣。然非孝宗自用，今无一二。其多方搜觅。并买黄金四千两进用。金价于钦取银两内给之。耀惧。乃以先觅得大小珠四等。共一千五百余粒。用价二万二千五百余两。贸之以进。上以未足原旨所取之数。且无甘黄玉。疑司帑悭费。不以时值给。故民间鲜有售者。仍命耀亟如数购进。毋□。会晏驾乃止。

戎服出郊

穆庙立。值南郊。以戎服出。盖上喜习武服。此自便。非登郊坛者。羣臣具谏。徐文贞止之。进密揭。上笑曰。此服原非见上帝者。何虑之过。

大阅

国朝圣驾大阅。惟隆庆三年一举。其说发于张太岳。计费不下二百万。海内因传欲复河套。其实穆庙欲驰骋自快。非修故事。亦非幸边功也。神考九年如之。亦太岳之意。然此举尽可已。毕竟是抚按将帅事。惟五月禁中射柳。聚诸彻侯若大将角试。较其优劣。如先朝故事可也。

御笔题诗

玄兔图。宣皇帝御笔也。图以淡墨微围其傍。似碧空满月。上有丹桂花子垂垂。下有瑞草作紫白色。兔居中间。毳比纤烟。意态安闲。真是神物。盖宣皇。帝王中文武全才。游戏丹青。并臻妙境。远在唐太宗之上。万历九年。上御文华殿。宣召入直史臣王家屏、沈懋孝、张元忭、刘元震、邓以赞入见。取图示之。令赋诗。复命曰。辅臣以下皆可赋。亲书于轴。并得自用图记。越三日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成。自大学士张居正而下三十有五人。进御。上览之。甚喜。常熟赵固图其副。勒之石。真熙朝之盛事也。

御笔改字

申文定公为史官时。有祛倦鬼文。神庙即位之二年。御笔改魔字。考其文作于丙辰岁。已十九年矣。上方十二岁。何由见之。间以问文定公。公云。此内史持入。上览而喜。遂洒笔。而公亦以此受眷。且大拜矣。

御号

相传神庙宫中自号禹斋。故己卯科南京以舜亦以命禹试士。主试者高启愚。四川人。罗万化。浙江人。至壬午。张江陵死。有疾高者。妄传江陵堂中挂舜禹授受图。高以此媚之。南台抨击。谓江陵有逆谋。而高为之用。高遂落职。嗟乎。张有此心。乃挂图取疑。而高显然藉此媒进。何駸乃尔。读书人宜有分晓。乃好入人过。谋反叛逆。亦坐之不恤。非人祸即天殃矣。

药王庙

郑州土城无门扉相对如阙。中有药王庙。王即扁鹊。州人也。封神应王。神庙玉体违和。慈圣皇太后祷之。立奏康宁。为新庙。建三皇殿于中。以历代能医者附焉。

献俘

神庙二十七年己亥四月廿四日。献倭俘礼成。大司寇萧岳峯大亨。领左右侍郎出班奏事。长身伟貌。烨烨有威。时上御午楼。朝暾正耀。萧跪御道。两侍郎夹之。首仅及肘。致词。先述官衔、名姓及左右侍郎。并请犯人某某等磔斩。末云。合赴市曹行刑。请旨。凡数百言。字字响喨舒徐。宣毕。俯伏。上亲传拿去二字。廷臣尚未闻声。左右勋戚接者。二遽为四。乃有声。又为八。为十六。渐震。为三十二。最下则大汉将军三百六十人。齐声应如轰雷矣。此等境界。可谓熙朝极盛事。是日。天气晴和。余以廿七日持节出国门。封荣世子。躬逢其盛。良自不偶。次年。庚子冬十二月。献播俘礼亦如之。而寒甚。百官噤栗。馆友庄冲虚面最白。侵而成红。余面赭。几变而黑。或嘲曰。云长作翼德脸也。宣毕。囚大呼称枉。每囚一镣。肘外。覆以朱衣朱巾。名曰罩甲。一官押之。十人叉而扶。且推之。出西长安门。夹道观者无虑百万。车拥毂枳。大司寇督至西市仅二十里。日晡方达。比行刑。近昏黑矣。

东宫门卫

光庙正位东宫。内官往往托疾引去。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日。棍徒张差持梃入第一门。只两内官守之。一年七十余。一年六十余。第二门寂然无人。差掊一人仆。至殿檐。超级而上。韩本用等羣呼齐集。亦不过七八人而已。皇太子亲奏送部。招出同谋。云见一人。打一人。小爷洪福大了。语多支吾。坐以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颠而止。

出阁

万历二十二年。光庙以皇长子。出阁讲学。故事。讲必巳刻。遇寒暑传免。至是定以寅刻。亦不传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风寒。诸讲官立殿门外。时暖耳尚未赐。炉火亦未举。光庙方出。噤甚。郭明龙充讲官最。科深且长。既入。大言。天寒如此。勿论皇长子宗庙神人之主。玉体当万分珍重。即如我辈。辛苦读书。得此一官。忝清华。列禁近。亦是天上人。若中寒得病。岂不屑越太甚。喝班役。速取火御寒气。时中官各围炉密室。特无人倡率。不敢明用。闻郭言。尽抬出。奉皇长子，环向。始觉暖适。怡颜完讲。事上闻。亦不罪也。郭因此受眷东朝。妖书事发。传语厂监陈矩曰。饶得我。饶郭先生罢。其真切如此。而诸讲官方叩头时。密视光庙袍内止一寻常狐裘。讲案高仅二尺余。盖初出时所御。历七八年不敢奏易。

光庙出讲。年仅十三岁。岐嶷不凡。每讲。阁臣一人入直看讲。御案前有双铜鹤。故事。叩头毕。从铜鹤下转而东西面立。一阁臣误出其上。光庙瞩内侍曰。移铜鹤。可近前些。虽不明言。意已嘿寓。众皆叹服。一日。讲巧言乱德一节。讲章解曰。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余友刘幼安当直。既敷衍毕。从容进曰。请问殿下。何似谓之乱德。朗然答曰。颠倒是非。盖化词臣之句而檃括之。更觉明切。退相语。以为真天纵不可及也。

进讲既毕。必奉玉音赐酒饭。所赐比常宴最为精腆。非时横赐。又不与焉。此儒者际遇之极荣也。后讲官从便。自携食榼。光禄寺折送。其数不少。乃二十二年之讲。裁减不及钱许。幼安常笑曰。我辈初做秀才时。馆谷每岁束修不下五六十金。又受人非常供养。今为皇帝家馆师。岁刚得三十金。自食其食。每五鼓起身。步行数里。黎明讲书。备极劳苦。果然老秀才不及小秀才也。又言。大暑。侵晨天气凉。出入犹便。大寒。冲风。几于裂肤。至先朝银币、笔墨、节钱之赐。绝响。端午节不见一扇。圣上教子。可谓极严极俭者。

圣谕

万历三十一年十二月。妖书事发。神皇怒甚。上下危疑。恐动摇国本。则祸不独中于臣子。且移之社稷。幸神皇主意素定。方严捕时。召皇太子。大声谕曰。哥儿。汝莫恐。不干汝事。汝但去读书写字。晏些开门。早些关门。仍遣司礼监田义口传圣谕内阁。我今日亲朝圣母回宫。就宣皇太子在启祥宫。赐皇太子慰言。及戒谕皇太子云。我的慈爱教训。天性之心。你是知道。你是纯诚孝友好善的。我平日尽知。近有逆恶捏造奸书。离间我父子兄弟。天性亲亲。动摇天下。已有严旨缉拿。以正国法。我思念你必有惊惧动心。我着阁臣拟写慰旨。安慰教训你。又有戒谕内外执事人等旨意。今日宣你来。面赐与你。我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许多言语。因此忿怒动火。难以尽言。我亲笔写的面谕一本。赐你。细加看诵。则知我之心也。到宫安心调养。用心。云云。毋听小人引诱。传时泪下。皇太子亦含泪叩头请去。送至殿檐。随赐膳品四合。手合四付。酒四瓶。传与先生知道。夫禁中严密。一启闭间。何劳天语叮咛如此。就中机械。神皇灼见。不待张差之梃。已得之十二年前矣。

涌幢小品卷之二

庙号

太祖庙号与汉祖同。故今尊称曰太祖。曰高皇帝。则得矣。 【 太字是庙号。高字是谥号。】 近见刻国朝一书。曰我高祖皇帝。其于汉祖。亦曰汉高祖。不知原是太祖。非高祖也。亦当有辨。

国号

国号上加大字。始于胡元。我朝因之。盖返左衽之旧。自合如此。且以别于小明王也。其言大汉、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称之词。近见新安刻历祚考一书。于汉、唐、宋及司马晋。皆加大字。失其初矣。 【 唐碑有称巨唐者。巨即大也。宋曰皇宋。皇亦大也。刘越石表亦云天祚大晋。】

年号

国朝年号永乐。乃张重华、王则、伪建。天顺乃元出帝旧号。前则兵后匆匆。后则事起仓卒。不暇详考。正德则西夏李遵顼所建。是时。刘文靖、谢文正、当国。故吏书马钧阳。至出题讥诮。遂为口实。隆庆之号。虽不犯重。然改隆庆州为延庆卫。亦如之。承天有隆庆殿。改为庆源殿。因新君年号。而改祖宗旧名。时当国者为徐文贞。一时亦偶未之思也。 【 年号原不必避】 今上天启。不知何如。 【 后魏元法僧亦号天启。】 自当与嘉靖、万历、并美并永矣。

侍朝

自来天子升殿。汉以羽林期门。唐以三卫。皆执扇登殿。唐玄宗时。阎则先奏。以三卫皆趫悍武夫。不宜升陛迩御座。请以宦者代。遂为故事。至今用之。然国朝以勋戚、大臣、阁臣、词臣、尚宝、中书、科道夹侍。而道引升陛。则词臣、中书、科道、各四人。其制最当。至女官随侍。女乐引道。必起于吕武临朝。而唐玄宗袭为故事。亦至我太祖革去。尤足洗千古之陋。

讲读

太祖最好学。海内宿儒。征聘殆尽。临朝。侍左右。每事谘访。退即与之讲解。甚至互为辨难。又设大本堂教皇太子。其诸王、诸王孙。皆亲加督课。且日与诸儒相上下。故太宗、仁宗、皆优于文事。而建文尤为瞻敏。太宗又推此意教皇太孙。命姚广孝等讲读华盖殿。故宣宗诗文。妙绝今古。而绘事尤精。虽圣神天纵。要之。预教之功。不可少也。英宗即位之元年。少傅杨士奇等请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经筵。时年方十岁。行礼甚肃。历代因之。定以初二、十二、廿二。而尤勤于日讲。至武宗时。始不免作辍。世宗励精于先。倦勤于后。神宗初立。张太岳亦尽抖擞从事。后御朝日稀。不复举行。虽日讲进稿不废。要之。皆成故事故纸矣。

经筵词 【 陆俨山着】

经筵开自祖宗朝。按月逢旬第二朝。今上春秋偏好学。三千年后见神尧。

国初经筵无定日。至英庙初朝。始着为仪。今用每月初二、十二、二十二日。寒暑及有故。奉旨暂免。多以春二月、秋八月举行。今岁实以七月二十二日。上之勤学也。

编排御览效精诚。白本高头手写成。句读分明圈点罢。隔宵预进讲官名。

凡进讲。先从内阁点题。票示讲官。分撰讲章。送阁下详定。敕房官用高头白手本写成二通。讲官预进东阁。用象管朱印成句读科发。隔日进呈。其一在御座展览。其一在讲案供讲。

丝鞭声肃退朝官。名在经筵略整冠。一字班行先出队。中臣扶辇下金銮。

凡经筵。例用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或知。或同知经筵事。九卿之长及学士、祭酒、等官侍班。詹翰坊局及国子祭酒。每二员为讲官。詹事府詹事等官。各部侍郎出由翰林者。仍为讲官。翰林春坊。每三员为展书官。给事中、御史、各二员侍仪。鸿胪寺、锦衣卫堂上官。各一员供事。鸣赞一员赞礼。序班四员举案。侯伯一人领将军入直。制敕房官。书写讲章。通谓之经筵官。皆得入衔。每当鸣鞭退朝。上将赴经筵。则各从本班略整衣冠。以俟先出分队作一字行。随驾而南。

金水河头白玉桥。上公宝带侍中貂。逡巡小立瞻龙气。左顺门高御幄飘。

驾过金水中桥。迤逦转东。各官俱候桥北。南面小立。望驾升至左顺中门进入。然后度桥循行。每望见御幄迎风映日。或时见小伞盖。擎蔽朝阳。

文华殿启奉天东。滴翠浮青映碧空。谭艺讲经频设仗。太平天子坐当中。

文华殿在今奉天门之东。比诸殿制稍减而特精雅。用绿色琉璃瓦。左右为两春坊。上之便殿。所常御者也。今用为经筵之所。中设御座。龙屏南向。又设御案于御座之东。稍南。设。讲案于御案之南。稍东。入殿中门。当槛下。白石一方。纯洁。可丈许。抬讲案官置案当其北二三尺地。始赞讲官拜起也。

百官朝下殿门前。仗马双牵七宝鞭。黄道正中移步辇。侍臣班从赴经筵。

上御奉天门朝罢。百官皆北面拱立。中使齐牵仗马过东。上兴。下御座。乘板轿。由丹陛南下。赴文华。经筵官、执事官、皆从。

龙池凤掖蔼朝暾。板轿初回转角门。听唱官人来进入。讲章默默又重温。

各执事官于左顺门之南门西。以次相向序立定。时上已御文华。阖中门。各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行下坡。则板轿已回出向西。循河过小桥北。入角门矣。适启文华中门。内侍唱官人每进来。外门传唱毕。各官始北行。徐由两门以入。是时轮讲官各默诵所讲之章。敬慎之至也。

殿陛森排剑戟重。金貂玉蟒护真龙。司仪起案双双过。御榻前头取次供。

今驸马都尉游泰带刀入直。立东近壁。诸将军以次侍立。各执金瓜。西亦如之。诸内侍稍北。东西两鹰伪翅以次亦执瓜侍立。诸司礼太监分东西班。近御案。鸿胪赞曰。起案。序班二员举御案置御前。二员举讲案置御案之南。正中讲案衣裙用纯黄绮。

白玉阑干与案齐。一行殽核尽朝西。珍羞良酝俱名品。指点开囊嘱小奚。

光禄寺设宴于左顺门之北。盖奉天门之东庑也。依品级序坐。盖一行俱面西。珍羞、良酝、二署名。赐宴。惟经筵最精腆。例得带从官、堂吏及家僮辈携囊榼以收馂余。

姿容沾醉总僊桃。黄阁三公共六曹。步出顺门俱北面。瞻天拜舞不辞劳。

宴毕。出至顺门之南。分班北向叩头谢恩而退。

陌宿熏衣问夜阑。斋心转觉副心难。不知言语功多少。到得君身保治安。

凡进讲。衣冠带履俱熏香。退即以别箧贮之。示不敢亵也。必斋戒。必沐浴。演习讲章。以祈感动一念之诚。殆未易以言语尽也。

斋辰服次圣躬劳。浅澹垂衣宝座高。昨日御批传帖下。龙纹重整赭黄袍。

上好学弥笃。每当忌服辍朝之日。即以变服御经筵。诸执事官俱乌纱澹服以从。惟带或用角。或照品。临期取旨。今闰月廿又一日。悼灵皇后发引。传帖经筵官。照旧服大红。其余青绿锦绣皆如制。是日始覩上赭黄袍矣。

朱衣司礼下东班。风细传言缥缈间。暂倚木天西面望。圣皇亲飨两宫还。

是日将下奉天门。忽司礼一人下东班。向内阁。若有宣示者。始知上将西朝两宫矣。各执事官俱暂入史馆。候驾东还行礼。

经筵忌辰

嘉靖元年四月戊戌。上御经筵。修撰吕柟讲尚书夙夜惟寅章。是日。仁祖淳皇后忌辰。柟以书义相关。口奏乞存忌辰。光圣孝。奏未竟。上曰。已知。因俯伏不及。承旨。上疏请罪。宥之。五月丁巳经筵。仁宗忌辰。给事中安盘奏是日当绯衣赐宴。避而辍讲则废学。如仪则忘孝。请移经筵前一日。事下礼部。覆言经筵礼期。累朝未之有改。祭议曰。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似专指父母而言。祖以上。礼经未载。孝皇在位。遇宪宗忌辰。仍御经筵。衣青绿花袍赐宴。宜仿此行。上特令暂免。遂以为例。久之。罢不复举。大约读书讲书是好事。自非上圣。亦有时而厌怠。人家小学生子尚然。况帝王乎。议者争此区区。因废大典。若孝皇者。真万世之圣主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讲书职分

武宗时。李文敏公廷相方进讲。上忽退。游于西苑。公竦立至晚。退坐内臣板房。不敢睡。次日五鼓始御经筵。众以其久候立倦。或不逮往日。及开讲。声音洪亮。理致详明。上倚听。大喜。即欲传敕取入内阁办事。都督朱宁、朱安等、各有贺礼及门。公以讲书乃职分之事。虽颇称旨。非他有积劳。岂可以常事而当盛宠。因子言而取相位耶。辞之甚恳。未允。不得已。从权借左右貂珰之力。始得俞音。乃后门人如张罗峯、翟石门、严介溪。而夏桂渊则又门人之门人也。皆为内阁大臣。公竟不与焉。所亲有尤之者曰。恒言谓百年到手是功名。当时如不固辞。虽如五日京兆亦可也。公笑而不应。公父荣禄公瓒原中一甲第三名。以让会元陈澜。改二甲第一。荣禄为侍郎时。家人梦有报者曰。户部正堂爷坐后。小相公当继。后弘治壬戌。公果探花。补前之失。而荣禄公南京。廷相北京。皆户部尚书。

讲官互易

光庙以皇长子出阁讲学。讲官互有更易。一人多吴音。且举止烦急。光庙对内侍嘻曰。词组不晓。一人体胖。讲毕。倚柱而喘。目之。大不怿。此皆不择之故。先朝讲官必举有德器者充之。不挨资次。良有深意。

不避讳

宋时胡安定侍讲读干、元、亨、利、贞。 【 贞。宋真宗庙讳也。】 上与左右皆失色。徐曰。临文不讳。上意遂解。毕竟讳之为是。明言帝讳。求讲别卦。上谕之讲方讲。纔妥贴。不然。亦须说明而后讲。临文者。文章也。非口讲。一作赵师尹。

请教讲官

宋孝宗时。张子韶在讲筵。上尝问曰。何以见教。张曰。臣安敢当见教之语。抑不知陛下临朝对羣臣时。如何存心。上曰。以至诚。又曰。入而对宦官、嫔御、如何。曰。亦至诚。又曰。无所接对静处时。如何。上迟疑未应。子韶曰。只这迟疑。已自不可。上极喜。握其手。曰。卿问得极好。

实录

臣祯于友人处借得各朝实录。恭颂至高皇帝初克集庆路。即改为应天府矣。以后宜书京师。或曰都下。不则当称应天。乃每每着建康字面。似是文章家改字用古法。又日珥生晕。或背气一道。多书曰日上。夫日下、日中、日左右。自是可见、可书。日之上。人何得着眼。想因钦天监原奏录之。不加订改。 【日上。惟正午。人或不见。若在东西时。人所见非无上下也。】 实录成。择日进呈。焚稿于芭蕉园。园在太液池东。崇台复殿。古木珍石。参错其间。又有小山曲水。则焚之处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实录之名起于唐。国朝平元都。即辇十三朝实录至京。修之至再。太祖实录。修于建文。又再修于永乐。并历朝所修者。藏之金柜石室。最为秘密。申文定当国。命诸学士校雠。始于馆中誊出。携归私第。转相抄录。遍及台省。若部属之有力者。盖不啻家藏户守矣。闻新安有余侍郎懋学、范太常晞阳、节略自为一家。太常不知何如。尝见余侍郎世穆两庙。甚有体裁。然于吾学宪章诸书及家乘别集尚未暇及。王弇州似得兼而提摘碎散。览者可喜可愕。总又望洋。陈文端请修正史。分各志二十八。务于详备。一志多至四五十万余言。未几。文端薨。各志草草了事。丁酉拟修列传。会三殿灾。奏停。盖六月十九日也。时余入史馆方三日。又十日病发。凡三月。仅得不死。而馆中无复有谈及者。盖余之无缘如此。有愧其名甚矣。

大诰

诰凡三篇。其书有初颁。有续颁。皆太祖就事用重典。警戒臣民之语。如郭桓盗粮一节。见之屡屡。而更有直书一事。尤出常情之外。盖小说中谓太祖恨陈友谅。纳其妻。不数月生子。封潭王。王既长。就国。知状。发兵反。上遣兵讨之。王绕城骂曰。宁见阎王。不见贼王。与妃自焚死。余读而深恶之。谓大圣人安有此等举动。今考大诰篇末明述其事。甚有追悔之言。可见大圣人亦有过。过生于忿。到老亦觉得自家有不是处。光明洞达。其心益虚。而其德益进矣。惟第六子生于甲辰之二月。去友谅死凡七月。友谅围洪都。尽载家属以行。则妻之获当在此时。而太祖于此际极见得分晓。决不久留其妻于宫中。以七月之孩为己子。乱天潢。产祸种。且是胡光妃所生。封楚王。名祯。非潭王。潭王名梓。生于乙巳。自焚于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后人见有此事。遂不免附益耳。

永乐大典

此书乃文皇命儒臣解缙等粹秘阁书分韵类载。以便检考。赐名文献大成。复以未备。命姚广孝等再修。供事编辑者凡三千余人。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一万一千九十本。目录九百本。贮之文楼。世庙甚爱之。凡有疑。按韵索览。三殿灾。命左右趣登文楼出之。夜中传谕三四次。遂得不毁。又明年。重录一部。贮他所。

大明会典

是书创于弘治十五年。续修于正德四年。司礼监刻印颁赐。再修于嘉靖二十八年。进呈未刊。万历四年题准重修。十五年进呈。礼部刊行。其条例大约出洛阳、余姚之手。以六部都通大为主。联以小九卿五府。而以宗人府冠于文职衙门之首。据鄙见。衙门职官原有勋、戚、文、武、四号。下至乐字号而止。宗人府掌王府之事。在勋臣之上。盖太祖重天潢。非臣下所敢儗着。若题出宗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府在前。述分封、命名、设官、王牒、掌印之概。此后以勋、戚、文、武为叙。特详文职衙门。载一切兴革本末。而纳乐字号于礼部。庶有次第。若指宗人府为文职衙门。则义有所未安。想当时不过以府有经历一员。不可不收。又以宗人府体面。不得不冠之首。则五府独无经历等官。而五府列六部之上。祖制亦岂得独违耶。

仪制莫重于登极。当以为首。乃居朝仪之后。宴莫大于庆成。宜详。止书大略。至封爵。是国家重典。并未一及。

朝贺仪以主上冠于太皇太后之前。是矣。中宫虽配帝之尊。而正外、正内。原自有别。亦冠于太皇太后之前。均内也。以妇先姑。可乎。丧礼以皇太后居先。是矣。然列孝慈皇后于章圣皇太后之后。不已太甚乎。开天圣后乃不得居第七代藩国尊崇之后之前。虽仪注非实事。宁不触目动心。据臣意见。凡关帝、后、宫禁者。宜以朝代为先后。各衙门则以类纂入可也。

两京山陵石像十八对。首言石狮子一对。坐卧各一。次云石兽一对。兽乃百兽之总名。当何所指。或曰。自来称虎为兽。考晋书成于唐魏征等。唐太宗称制临之。以太祖名虎。改称曰猛兽。然亦双文。非单举也。况虎乃武官六品服色。文臣即五品皆同。用于墓道。原不入帝王门队。当是天鹿。而临文者求其状与说不可得。则姑曰兽云耳。

典礼

今上初生。神庙喜得元孙。谕礼部。尊皇太子生母恭妃王氏为皇贵妃。皇太子正妻封妃。余皆才人。俱皇明典礼一书所载。内阁揭称。阁部俱无此书。当令搜览。得旨。各降一部为定式。

承天大志

世宗既定大礼。升安陆州为承天府。命巡抚顾璘修志。征诸名士王梦泽、颜子乔等纂辑进呈。不称旨。报罢。给事中丘岳请重修。劝阁臣为之。嘉靖四十五年告成。赐名承天大志。擢岳礼部侍郎。臣得恭诵。乃兴府志。非承天志也。隆庆元年。岳以考察去官。

大礼

永嘉议礼。佐成圣孝。是也。及修大礼全书。身为总裁。上疏曰。元恶寒心。羣奸侧目。元恶者。指杨石斋父子也。夫大礼只是议论不同。其心亦惟恋恋于孝宗之无后而争之强。叩门伏哭。失于激。为可罪耳。乃曰奸曰恶。不已过乎。乘时侥幸之人。放泼无忌。致世宗含怒一时。被谴诸臣。终身不复收录。推其余波。忠直之受累者多矣。方献夫、霍韬、又言。主为人后者。莫甚于宋之司马光。光又沿王莽之说。惑人最盛。请命纂修官考订。以洗羣疑。上从之。由此言之。司马公亦当称元恶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两渊

嘉靖五年丙戌三月。天台县起复知县潘渊进嘉靖龙飞颂。内外六十四围。五百段。一万二千章。效苏蕙织锦回文体。上以其文纵横不可辨识。使开写正文以进。是时。请建世室者。有监生王渊。其事既行。渊从选人得主簿。为上官所笞。上书自言。擢上林苑右监丞。进世庙颂。京师人为之语曰。两渊有两口。口阔大如斗。笑杀张罗峯。引出一羣狗。人之献谄如此。当时议大礼者既得逞志。云涌蜂起。为所欲为者何所不至。真世道一大更革之会也。

丰熙以学士争大礼。捍张桂。诏狱廷杖谪戍。而其子坊请赠献皇庙号。称宗并享。上卒用其言。称睿宗。入太庙。 【 子为天子。父追王。亦宜。惟入太庙则不可。】 然坊已考察。卒不用。狂而贫。客死。虽有才名。善书。何以见学士于地下。

善逐好

诸臣因大礼骤进。而夏桂洲议郊祀分合。得首揆。汪铿议及民间奢侈。正丧葬服式之制。得冢宰。人之善逐好如此。

大狱

李福达一狱。张桂为政。仗郭勋报怨。朝士四十余人皆被杖黜。福达父子独得无恙。刻钦明大狱录颁天下。后郭勋下狱死。而福达之孙同。踵妖术。行徐、沟、洛、川间。自言为大唐子孙。当出世安民。抚按捕下狱。查刻大狱录姓名来历。一一相同。同依律处斩。都御史庞尚鹏题准。同殊死。福达剖棺断尸。其族皆覆。又追论桂萼、张璁之罪。天下快之。

秘书

中秘书在文渊之署。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入直者。辰入未出。凡五楹。中一楹当梁拱间竖一金龙柱。宣庙尝幸其地。与阁臣翻咨询问。故置示史臣不得中立设座云。然临幸益稀。至今绝响。其书乃秦汉至宝。屡购所积。不得移出。今不知何如。闻往往有私窃而出者。此系神庙初年沈晴峯太史所记。乃弘治五年大学士丘浚上言。我太祖高皇帝肇造之初。庶务草创。日不暇给。首求遗书于至正丙午之秋。考是时犹未登宝位也。既平元都。得其馆阁秘藏。而又广购于民间。没入于罪籍。一时储积。不减前代。然藏蓄数多。不无乱杂。积历年久。不无鼠蠹。经该人众。不无散失。今内阁储书有匮。书目有簿。皆可查考。乞敕内阁大学士等计议。量委学士并讲读以下官数员。督同典籍等官。拨与吏典班匠人等。逐厨开将书目一一比校。或有或无。或全或缺。所欠或多或少。分为经、史、子、集四类。及杂□、类书二类。每类若干部。部若干卷。各类总数共若干。要见实在的数。明白开具奏报。又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衔为记。识于每卷之末。立为案卷。永远存照。窃惟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下之物。虽奇珍异宝。既失之皆可复得。惟经籍在天地间。为生人之元气。纪往古而示来今。不可一日无者。无之则生人贸贸然如在冥途中行已。其所关系。岂小小哉。民庶之家。迁徙不常。好尚不一。既不能有所广储。虽储之亦不能久。所赖石渠延阁之中。积聚之多。收藏之密。扃钥之固。类聚者有掌故之官。阙略者有缮写之吏。损坏者有修补之工。散失者有购访之令。然后不至于浥澜散失尔。前代藏书之多。有至三十七万卷者。今内阁所藏。不能什一。数十年来。在内者未闻考校。在外者未闻购求。臣恐数十年之后。日渐消耗。失今不为整治。将有后时无及之悔。伏望体圣诏求遗书之心。任万世斯文在兹之责。毋使后世志艺文者。以书籍散失之咎归焉。不胜千万世儒道之幸。

合二说观之。是何前之少。而后之多。多且过三十倍。岂累朝购求所积。抑每部添副几部。与一切类书、文集。俱收入充数而然耶。是惟阁大臣能考之。

自古藏书之所。非止一处。汉有东观、兰台、鸿都等处。唐有秘书监、集贤书院等处。宋有崇文馆、秘书省等处。我朝稽古定制。罢前代省、监、馆、阁、掌书之官。并其任于翰林院。设典籍二员。凡国家所有古今经籍图书之在文渊阁者。永乐中。遣翰林院修撰陈循往南京起取本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一部至有百部以上。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收贮如故。

南院书籍

南翰林院原有二大书柜。旧册充仞。皆国初儒臣进御之稿。如边防一本。发出拟议。则查某地、某朝、如何形势。如何处置。今则合当如何料理。仰俟圣裁。有累至三四幅者。末署云。臣某进。其它钱谷、刑名等项。亦如之。而进退人才。则又密封。稿中皆涂去姓名。防泄漏也。吕巾石先生来掌院。辑为若干卷。将付梓。会转官。携归。毁于火。真可惜也。

图书之阨

隋亡。禁内图书湮没。唐兴募访。稍稍复出。藏秘府。张易之奏。天下善工潢治。密使摹肖。殆不可辨。窃其真。藏于家。既诛。悉为薛稷取去。稷败。惠文太子范得之。卒为火所焚。

王涯家。书多与秘府侔。前世名书画必厚货钩致。或私以官。凿垣内之。重复周固。若不可窥者。及败。为人剔取奁轴金玉。而弃其书画于道。无敢有拾者。

内库银钱

国朝内库以甲、乙、丙、丁、戊为号。而不及己。戊。茂也。取财物盈满之意。己。已也。止也。从此渐耗。故避不取。然势亦有所必至矣。

北工部用银千以上者题请。南自百以上即题。然亦未尝数数也。

钱一缗计一千。值银一两。唐盐利四十万缗。刘晏为转运使。至大历末。六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余万缗。以绢代钱者。每缗加钱二百。以备将士春服。其曰每贯者。八百五十文为一贯。今大明律与之迥异。

桐漆园

南京漆园设百户二员。甲军一百余名。木??园百户一员。甲军一百余。俱三年拨人匠采取。不过二百斤。桐园百户二员。甲军二百四十名。每年采取。得油止一百五十斤。圣祖岂虚设为此无益之费。有深意焉。亦寓兵于农之意也。

司牲所

养羊三百六十余只。每只黑豆八合。草一斤。牧羊军一百二十名。官吏二名。五年内支过黑豆二千八百余石。每石价四钱二分。该银一千二百余两。草二万四千余束。每束价二分。该银五百余两。米八千八百余石。布花银七百余两。支数如此。费十而用不得一。光禄卿赵锦奏免。

干明门猫十二只。日支猪肉四斤七两。肝一副。刺猬五个。日支猪肉十两。羊二百四十七只。日支菉豆二石四斗三升。黄豆三升二合。西华门狗五十三只。御马监狗二百一十二只。日共支猪肉并皮骨五十四斤。虎三只。日支羊肉十八斤。狐狸三只。日支羊肉六斤。文豹一只。日支羊肉三斤。豹房土豹七只。日支羊肉十四斤。西华门等处鸽子房。日支菉豆、粟、谷等项料食十石。一日所用如此。若以一年计之。共享猪羊肉并皮骨三万五千九百余斤。肝三百六十副。菉豆、谷、粟、等项四千四百八十余石。此弘治初年事。正德中不知增几倍。嘉靖初量减。今又不知如何矣。

西苑豹房蓄文豹一只。役勇士二百四十人。岁廪二千八百余石。又占地十顷。岁租七百金。此皆供内臣侵牟影射之资。又闻内马监蓄马甚多。马料甚丰。其弊尤甚。每至有饿死者。夫御马。盖备圣上不时出入之用。考祖训。每门置马一二匹。鞭辔皆备。以供不时出入之用。国初不得不如此。景泰初。出御厩马载炮车。今太平已久。主上深居。不出一步。蓄此何用。此皆可减。而人臣所不敢言者。推此类。国家虚费何极。财安得不匮。而民安得不穷乎。

钞税

国初止收商税。未有船钞。宣德间始设钞关。凡七所。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淮安、扬州、杭州。内临清、杭州、兼榷商税。本色归内库备赏赐。折色归太仓备边储。或本折输收。或有增减。累经酌议。从改钱钞。折银备船料。初用御史。正统间取回。令原设官收受。嘉靖四年设正阳钞关。专备高墙庶人供给。八年革。

免税

太祖以应天、镇江、池州、太平、宁国、五郡兴王之地。劳民可念。时免粮税。然诏中必云。除刁顽不行。仓完备及多料善民。本户粮长。秋粮不免外。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余云云。嗟乎。今之免者乃皆刁顽之类。而良民不免。太失初意矣。

盐政

蜀盐出于井。井之大仅可如竹。号曰竹井。凿之五六十丈。得澹水。至百丈。始得咸。凿甚艰。入甚深。汲甚苦。有铁焊、漕焊、刮筒、吞筒等制。纤悉俱备。非若池盐、海盐之易煮也。【蜀盐非之外又有火井。故煎熬甚易。】国朝禁私盐。买官盐。而又赋民盐课钞。想亦谓私盐之不可尽绝也。闻顺天府每岁注皇上课钞一名。盖祖制以天子为百姓榜样。未知果否。京官原有食盐。后颇累及充役支解者。陆五台言于太宰严文靖公革去。惟户部如故。据此。当是嘉靖年间事。然考之弘治年间。始革各衙门食盐。惟十三道如故。而余在京拜一同年官台中者。见有送到官盐一引。则前说似未可据。并存之。

宋姚宽监台州杜渎盐场日。以莲子试卤。择莲子重者用之。卤浮三莲。四莲。味重。五莲。尤重。莲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莲直。或一直一横。即味差薄。若卤更薄。即莲沉于底。而煎盐不成。闽中之法。以鸡子、桃仁、试之。卤味重。则正浮在上。醎淡相半。则二物俱沉。与此相类。

杜中立为义武节度使。旧徭。车三千乘。岁挽盐海滨。民苦之。中立置飞雪将数百人。具舟以载。民不劳而军食足。飞雪二字。妙。妙。

白粮

成化以前。解户上白粮及各物料。户、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验收。解户不与内臣等见面。故军校不得胁勒。内臣不得多取。小民亦不至亏累。及成化以后。部官避嫌。各款粮料不肯验收。俱令小民运送内府。而害不可胜言矣。

粮长之害。李康惠疏之最详。曰。家有千金之产。当一年即有乞丐者矣。家有壮丁十余。当一年即为绝户者矣。民避粮长之役。过于谪戍。官府无如之何。有每岁一换之例。有数十家朋当之条。始也破一家。数岁则沿乡无不破家者矣。读其言。真堪流涕。粮长既革。里长受累。均田。所以救其穷也。若有乘除。而岂一人能与其力。纷纷者。可以思矣。

马价

太仆寺马价。隆庆年间。积一千余万。万历年间。节次兵饷。借去九百五十三万。又大礼大婚。光禄寺借去三十八万。而零星宴赏之借不与焉。至四十二年。老库仅存八万两。每年岁入九十八万余两。随收随放。支各边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边功不时之赏。其空虚乃尔。真可寒心。

果品

正统年间。凡遇祭祀并筵宴茶饭等项。茶食果品俱系散撮。天顺年间。始用黏砌。加添数倍。成化初年。有旨裁革。弘治中。凡遇奉天殿并先师孔子祭祀。果品俱用二尺盘黏砌。每盘高二尺。用荔枝、圆眼、一百十斤以上。枣、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二百六十斤以上。其余祭祀虽以次递减。然所费已不赀矣。十七年题准。四方灾伤颇重。宜从减损。凡一应祭祀。除奉天殿并先师孔子用尺四盘。其余以次递减。俱照旧散撮。其大善殿、汉经、等厂。大庖厨等处。朔、望、七、九、供养用各色果品。每岁通计九万四千九百余斤。亦量减。

籴贩

王大司马见庵象干为宣府参政。知塞上粟将踊贵。先借帑金二万。籴而息之。凡再三。得息金三万两。羡粟万六千石。此所谓治国如家者。推之九边。皆可行。

黔中贩盐于蜀。贩鱼于楚。每各银万五千金。共得息万五千金。以资军饷。取息。商贾事也。可资军实。此起于抚臣郭青螺。备极苦心。然其法创于刘晏。周文襄公踵行之。本之则管子之术也。而说者訾郭自行私贩。冤哉。人之昧心如此。缙绅不得辞其责。

开矿

国初救荒事例。原有开矿一节。泰陵禁止。成化年间。太监秦文又起此端。给事中徐忱和之。至神皇。其说大行。徧天下矣。

和市

包孝肃为三司使。凡筦库供上物。旧皆派之列郡。积以困民。公为置场和市。民得免其扰。

农蚕

中国耕田必用牛。以铁齿杷土。乃东夷儋罗国之法。今江南皆用之。不知中国原有此法。抑唐以后仿而为之也。

俗有占米之称。不晓所本。问之。亦无能言者。盖宋大中祥符间。遣使至占城国取种三万斛。并树艺法传入中国。自是始有占稻。其名曰冬占、五十日占、三十日占等数十种云。

不种而获曰稆。

荒田开时。先种芝麻一年。后种五谷。盖芝麻能败草木之根也。

蜀中稻熟时。蚱蜢羣飞田间。如小蝗状。而不害稻。然能啮人。

江南人食钱江以上米及外江籼米。多痰涎结滞。仍取南米食之。即愈。然彼处人自食之则不觉。盖人与地、与谷、各有配也。

近年农夫日贵。其直增四之一。当由务农者少。可虑。可虑。

琼州田禾三熟。蚕丝八登。湖地宜蚕。新丝妙天下。每蚕忙时。必有小鸟。连叫曰。澈山看火。其声清澈可听，蚕毕。则止。余地无之。蚕室暖。育者倦极。常有火患。作茧用柴帚。以禾草为之。长尺有咫。大可一握。散布。登蚕其上。有至二三重者。名曰上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湖丝惟七里者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苏人入手即识。用织帽缎。紫光可鉴。其地去余镇仅七里。故以名。有即其地载水作丝者。亦只如常。盖地气使然。其初收也。以衣衾覆之。昼夜程其寒暖之节。不使有过。过则有伤。是为护种。其初生也。则以桃叶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动。濈濈而食。然后以鹅羽拂之。是为摊乌。其既食也。乃炽炭于筐之下。并其四周。剉桑叶如缕者而谨食之。又上下抽番。昼夜巡视。火不可烈。叶不可缺。火烈而叶缺。则蚕饥而伤火。致病之源也。然亦不可太缓。缓则有漫漶。不齐之患矣。编绎曰蚕荐。用以围火。恐其气之散也。束秸曰叶墩。用承刀。恶其声之着也。是为看火。食三四日而眠。眠则摘。眠一二日而起。起则餧。是为初眠。自初而之二。自二而之三。其法尽同。而用力益劳。为务益广。是为出火。盖自此蚕离于火。而叶不资于刀矣。又四五日为大起。大起则薙。薙则分箔。薙早。则足伤而丝不光莹。薙迟。则气蒸而蚕多湿疾。又六七日为熟巧。为登簇。巧以叶盖。曰贴巧。验其犹食者也。簇以藁覆。曰冒山。济其不及者也。风雨而寒。则贮火其下。曰炙山。晴暖则否。三日而辟户。曰亮山。五日而去藉。曰除托。七日而采茧为落山矣。凡蚕之性。喜温和与恶寒热。大寒则閟而加火。太热则疏而受风。蚕房宜卑。卑则温。蚕簇宜高。高则爽。又其收种时。须在清明后。谷雨前。大起须在立夏前。过此不宜也。至于桑叶。尤宜干而忌湿。少则布挹之。多则箔晞之。能节其寒暖。时其饥饱。调其气息。常使先不踰时。后不失期。而举得其宜。一时任事诸女仆又相兴起率励。咸精其能。故所收率倍常数。传者始而惊。中而疑。终而信也。其后益加讲求。为法愈密。所产益良。前后几二十年。岁无败者。时谓得养蚕术焉。

蚕报

湖之畜蚕者多自栽桑。不则预租别姓之桑。俗曰秒叶。凡蚕二觔。用叶百六十觔。秒者。先期约用银四钱。既收而偿者。约用五钱。再加杂费五分。蚕佳者用二十日辛苦。收丝可售银一两余。为绵为线。矢可粪田。皆资民家切用。此农桑为国根本。民之命脉也。我郡在在有之。惟德清尤多。本地叶不足。又贩于桐乡、洞庭。价随时高下。倏忽县绝。谚云。仙人难断叶价。故栽与秒最为稳当。不者。谓之看空头蚕。有天幸者。往往趣之。余邻家章姓者。豫占桑价。占贱即畜至百余觔。凡二十年无爽。白手厚获。生计遂饶。鼓乐赛谢以为常。一日赛毕。有妇人。矮而肥白。求斋。卧于地。不肯去。其家内外醉饱。得意甚。厌之。叱曰。亟去。毋得聒扰。则应曰。我与汝曾祖母有连。岁为汝应卜助。生计不啻足矣。一斋何有。而悭至此。匍匐将入门。众恚甚。蹴之。忽不见。且骇且疑。其佛堂忽有声。曾祖母牌已裂为二。盖祖母故好善。每见裸虫。必致暖处护其生。俟生翼翔去乃已。没已数十年矣。矮妇之祥。或在于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后卜吉而畜者。其价每每相左。初犹得失半。而后失者居多。最后价腾十倍。弃其蚕于水。家亦随耗矣。

□□蠢母传 【 吴匏庵集】

□□蠢母者。蜀之鱼凫人也。不知其世次所自出。相传黄帝时。有神自天降。女身马首。人以其状□□蠢□□蠢然也。号曰□□蠢母。母为人。柔婉有妇道。以其丑也。嫁久不售。母虽妇人。而有经纶之志。尝曰。使吾得志。可大庇天下寒士皆俱欢颜也。自比管、葛。时人莫之许。会黄帝时。西陵氏位长秋。后宫之属未备。母以布衣进于帝曰。妾愿以其不才之身。充下陈。执筐筥。帝曰。汝何有。对曰。妾无有也。使一旦得备箕帚。顾愿捐吾躯。刳吾肠以报。方今黑帝起北方。为严刑以肃杀天下。陛下用妾经营之。可不战渐消。三年之后。变隆冬为阳和。如妾之意。且欲为陛下定礼乐。上衣下裳。山龙华虫。宗彝藻采。以黼黻皇猷。使天下覩文明之治。可乎。帝大悦。遂以属后曰。是所谓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者也。母有巧思。而拙于自防。后宠日甚。而后宫皆妬之曰。是所谓蛾眉不肯让人者耶。母日侍后。三俯三起。帝悯其劳也。封为长桑君。母尝请于后曰。妾侍巾栉。食恩多矣。后当吐而还之。居无何。其种滋殖。后视之如己出。亲为之浴。上赐洗儿钱。既而卜三宫世妇之吉。饲之密室。既成。厥家世妇以见于后。肌肉玉雪。衣裳缟然。后竦然改视。为副祎礼之。既而有谮之者曰。母。小人也。避凉附炎。且其性残虐。（才豕）物多矣。后怒。请帝加炮烙之刑。帝曰。吾闻恶不善如探汤。请以试之。母怡然受之。不变。徐曰。吾固愿割吾肠以报。虽就鼎镬。其甘如饴。后愈怒。于是聚其族。抽其筋以颁赐天下。既而悔曰。不可使母无嗣。乃留其子。子遂飞去。自相夫妇。其类益蕃。至周文王时。求其子。得之蜀。封以五亩之宅。使食邑焉。至以其功配后稷。曰。此二人者。不可一日无者也。其后历代帝王莫不崇尚。而后与夫人尝礼之。以为天下先。及尹铎为晋阳。欲遵以为治。简子不可。乃止。其后秦用之。卒灭六国。

续传

母。蜀之蚕丛人。后徙于湖。自洪荒时孕月精而生。生凡二种。其一曰禾公。宅于土。负恋泊泊然。自长自化。人拾而吞者充饥。日三四进。不能舍。至倚为命。后稷氏主之。一宅于树。□□蠢□□蠢然有头目。嘴微黝。多足。而肉身上下浑圆。邻于长桑。因食其叶。号曰□□蠢母。黄帝氏主之。方生时。纤细而裸。数甚繁。亦随人意。听其多寡。性不喜风。坐密室。加暖则滋蕃育。旬日间。三觉三眠。觉则食。缘叶细细。环转至尽。昼夜不少停。薨薨有声。独避其梗。久之。肥白。状如水晶。一日。自请于帝曰。妾素有经纶之志。比玄冥氏岁岁挟大风示威。妾虽孱。能御之。彼以栗。吾以温。破以劲。吾以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差足相胜。况久食大官。乘彰自效。此其时矣。帝曰。相从久。未忍舍汝投荒也。然母性时急时懒。不自持。邑邑请老。帝曰。凡养者必有以用。日来遇汝厚。皇后亲率六宫。保汝长汝。寝不得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树尽秃。而遽舍朕辞去。可乎。曰。固也。必有以报。然非独辞而已。将丐陛下一枝之稳。自相结聚。以基太平之业。且陛下血战数十年。涿鹿之功最大。及今制黼黻文章。光运中天。而妾亦得与禾公并耀功烈。不亦可乎。帝曰。然则何计而可。因进曰。陛下柴望之余。尽有余束。愿断之。长尺有咫。置妾于颠。重累可三可四。妾愿尽吐胸中所有。团为雪宫。投之沸汤中。看有细而浮者。引之挂于轴。轴转不休。丽尽则止。惟陛下所用。而妾残躯。或委粪土。或饲鸟兽。皆无所惜。帝怃然从之。而皇后深念宫中充下陈者甚多。如母。静而不喧。婉而不媢。盘旋不噬。且互枕籍。不苦凌压。即好嚼。祇木叶树芽。无腥膻滋味之奉。一旦尽族麋烂。大可怜。乃留十之一置楮上。次日。生子累累。不知其数。又挟二翼。翩翩欲飞。或曰。此蛾眉也。行且惑人。后疑之。然见其臃肿。烟粉零落。度非帝所喜。置不复较。而收其子藏之。曰。此又来岁上林之蠹也。于是洒扫宫内外。置酒酣宴行赏。而帝一日视朝。取轴示羣臣。太史院进奏。夜来文星见一经、一纬。牵牛、织女。指日渡河。帝喟然曰。昔□□蠹母常有此言。恨不留之。听其虞渊以没也。语未既。轴上发白光贯斗。长经天。殿门外謦然有声。一神人苒苒而下。自称曰孙襄。俯伏。衣皆浑锦无痕。奏状请轴而观。曰。此臣母家所毓也。以莹洁无类为体。五色变化为用。被万方。包裹万汇为功业。而又归本于素。素者。质也、天体也、君道也、臣道也。今陛下应昌期。开太素。臣请得受而络之、绪之。勒以杼。贯以梭。提以玉甲。覆以晴云。七日毕工以献。如期。帝大集廷臣。召入。捧几而上。时西域贡昆吾之剪。东海进冰绡之筋。女娲氏方炼补天之石。即以命之。踌躇随手而成。太阳在左。太阴在右。山龙华虫。各以次列。会南郊。帝斋宿。五鼓起披之。上衣下裳。露冕执大圭肃拜。香气凝霭。洋洋临格。礼成。还宫肆赦。尽发余轴。赐丞相以下各有差。次日。两厢父老进请分余缫。祀为神。世世修职贡。许之。于是与后稷氏大会议。封爵禾公曰谷城君。赐姓米。□□蠹母曰锦城君。赐姓文。秩比上公。禄万石。禾之第曰黍、麦、豆、稷、粟。□□蠹之第曰棉、葛、褐、苎、麻。爵次之。禄五千石。其族散处。四方皆遍。民得依倚出入。通祀于家。曰司仓之神。曰司箧之神。以多为贵。陈陈相因。而不者。一粒、一丝、无所著。议者或有不均之叹。乃二人实无趋避意。曰。我为勤者所得。又其若惰者何。于是众协然趣之。每岁大丰。而冠带衣履。独江南甲天下。

涌幢小品卷之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宝
太祖初即位。有贾胡浮海以美玉至。制大明传国之宝。并制玉圭一。二年制一小玉玺。曰奉天执中。四年置玉图记二。一曰广运之宝。赐中宫。一曰厚载之宝。又制六宝。曰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天子之宾。曰皇帝行宝。皇帝信宝。皇帝之宝。三白。三青。终太祖世止此。未闻他宝也。文皇于壬午六月十三日乙丑入京师。十七日己巳即位。十九日辛未制皇帝亲亲之宝。二十五日丁丑制皇帝奉天之宝、诰命之宝、敕命之宝。终文皇及洪熙以下六朝。未闻增益。至嘉靖十八年。造御宝十一颗。曰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曰天子信宝。曰天子行宝。曰皇帝信宝。曰皇帝行宝。曰大明受命之宝。曰巡狩天下之宝。曰垂训之宝。曰命德之宝。曰讨罪安民之宝。曰敕正万民之宝。卫辉行宫火。法物、宝玉、多毁。则正统己巳土木之难。正德甲戌干清宫之灾。所失者必多。有所失必有所补。或随事随时添置。出之内庭。则史亦不得书耳。今查会典御宝二十四颗。旧制十七颗。皇帝奉天之宝、皇帝之宝、皇帝行宝、皇帝信宝、天子之宝、天子行宝、天子信宝、制诰之宝、敕命之宝、广运之宝、御前之宝、皇帝尊亲之宝、皇帝亲亲之宝、敬天勤民之宝、表章经史之宝、钦文之玺、丹符出验四方。嘉靖十八年新制七颗。奉天承运大明天子宝、大明受命之宝、巡狩天下之宝、垂训之宝、命德之宝、讨罪安民之宝、敕正万民之宝。盖丹符用玉篆。在旧制十七颗之内。而新制十一颗。发尚宝者止七颗也。然新旧之间。终与史小异。亦不能深考矣。
洪武四年。制大本堂玉图记。赐皇太子。盘龙纽。方一寸二分。今会典有皇太子宝一颗。岂即用此四字为篆文耶。
建文皇帝在储位。梦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宝。元年使者还自西方。得青玉于雪山。方踰二尺。质理温栗。二年正月。帝郊祀。宿斋宫。夕梦若有睹。遂惊寤。命玉人琢为大玺成。亲制其文曰。天命名德。表正万方。精一执中。宇宙永昌。命曰凝命神宝。方一尺六寸九分。三年。告天地、祖宗。为文宣示远近。百官称贺。大宴于奉天门。颁赏。
中宫厚载之宝。原用玉。而册立则金册金宝。龟纽朱绶。文用篆书。曰皇后之宝。想册立入宫。方用玉宝也。皇贵妃而下。有册无宝。【今制亦有宝。】
宣德元年。以贵妃孙氏有容德。请于皇太后。制金宝赐之。未几。贵妃有子。旋正位中宫。自是贵妃授宝。遂为故事。
嘉靖末年。上谕内阁。皇祖初制六宝。今止存一。其五。正德甲戌火。失之。兹西夷有玉。可示户部。买盈尺之料补制。户部奉诏。索之贾胡。得及格者三。以进。诏姑留用。价于官用银内支给。大学士徐阶谓不中格。乃下部宣谕西夷。携巨材以入。当以高价酬之。未几。又进绿玉盈尺者三。上留用。发价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七千两给之。然终未惬意。仍命购白浆、水碧、二色玉以进。又召户部尚书高耀谕重价访购上品。未几。宫车晏驾。穆宗登极。未闻有所制造也。

红黄玉

世宗既改郊坛方丘。并朝日夕月坛。所用玉爵。各因其色。诏户部觅红黄玉送御用监制造。户部多方购之。不获。但得红黄码碯、水晶等石以进。诏暂充用。仍责求玉。十年。部臣言。中国所用玉。大段出自西域、于阗、天方诸国。及查节年贡牍。唯有浆水玉、菜玉。并无红黄二色。且诸国俱接陕西边界。宜行彼处抚臣厚价访购。诏可。至十五年。陕西抚臣上言。奉诏求红黄玉。遣人于天方国、土鲁番、撒马儿罕、哈密诸夷中购之。皆无产者。户部尚书梁材以状闻。上曰。尔等仍多方访求。并行巡抚诸臣设法悬购。务求必得。以称朕礼神之意。于是原任回回馆通事撒文秀言。二玉产在阿丹。去鲁番西南二千里。其地两山对峙。自为雌雄。有时自鸣。请依宣德时下番事例。遣臣赍重货往购之。二玉将必可得。部以遣官非常例。第责诸抚按督令文秀仍于边地访求。报可。

旧玺

弘治十三年。陕西都御史熊翀等遣人献玉玺。一云。鄠县民毛志学等于赵伦村泥河水滨所得。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玉色纯白。微青。背有螭纽。周广一尺四寸。厚二寸。翀等以为此秦玺复出也。事下礼部。尚书傅瀚等覆。自有秦玺以来。历代得丧、存毁、真赝之迹。具载史籍。今所进玺。其篆刻之文既与辍耕录等书模载鱼鸟篆文不同。其螭纽又与史传等书所记文盘五龙。螭缺一角。及旁刻魏隶者不类。且又与宋、元所得之玺。色各不同。盖秦之旧玺。更历变故。亡毁已久。今陕西所进。与昔宋、元所得。疑皆后世模仿秦玺而刻之者。窃惟玺之为用。以识文书。防诈伪。非以为宝玩也。自秦始皇得蓝田玉。刻为玺。汉以后传用之。自是转相因袭。巧争力取。意谓得此玺者乃足以受天之命。否则歉然愧耻。以为天命去之。不知受命以德。不以玺为轻重也。故求不得。则私为刻造。务以欺人。一或得之。辄哗然以为秦玺。君臣色喜。交庆徧祀。以夸示天下。贻笑取讥。千载一律。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神谟睿鉴。高出千古。不师前代之刻。制为一代之玺。文必有义。随事而施。真足以为圣子神孙一代受命之符。而垂法万世者矣。列圣相承。率由祖训。百余年来。别无古玺。而受命永昌之福。愈隆愈盛。皇上大德懋昭。天命匪懈。圣躬万福。宗社奠安。正无俟玺而得天之眷。有足征者。今此玺出于陕地。乃遂以为天锡圣符。交献愉悦。盖不自知其非耳。宜姑藏之内府。以备展玩。以彰圣德。以正人心。臣等不胜至愿。上从之。仍命薄赏志学等白银五两。

诰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朝文臣诰敕。穷工极变。皆作谀语。大失丝纶之体。高文襄、张文忠、有禁。皆不能改。惟勋戚武弁。勒为定式。篇篇一律。即王府至重。然亲王而下。圹志皆用此法。止具本系生卒。进封日月与子女名。铭语寥寥。结曰并垂不朽云。此可称不朽乎。有志者间乞文人之笔。稍得发挥。然亦无几矣。夫由前言之。失于滥。由后言之。失于隘。此亦圣朝一偏重事。无可奈何者。

凡写诰敕。成化二十三年。奉旨照奏准年月填写。

总督兵部尚书王鉴川崇古。以金书诰轴用宝。给事中张楚城劾之。改正旧规。惟铁券填金。余皆用墨。

武定敕

武定克举之乱。实有司剥削。激之使变。考洪武十六年。高皇帝武定敕曰。朝廷政治。遐迩弗殊。德在安民。宜从旧俗。惟黔中之地。官皆世袭。闻有妇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地法叔妻商胜。质虽柔淑。志尚刚贞。万里来归。诚可嘉赏。是用锡之以衣冠。表之以显爵。仍抚其民。以遵声教。特授中顺大夫。武定军民府知府。俾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称朕一视同仁之意。尔吏曹如敕施行。毋怠。嗟乎。以今日克举之变观之。高皇帝何神智。真超千古也。

赐札

唐太宗讨王世充。赐少林寺札云。王世充叨窃非据。敢违天常。法师等并能深悟机变。早识妙因。擒彼凶孽。廓兹净土。闻以欣尚。不可思议。云云。盖当时寺僧之立功者十三人。惟昙宗授大将军。其不愿者。赐地四十顷。札至今宝之。传为敕。以后则敕赐纷纷。无之非是也。

批敕尾

李藩字叔翰。为给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却之。吏惊。请联他纸。藩曰。联纸是牒。岂曰敕耶。后拜平章事。河东节度使王锷贿权近。求兼宰相。密诏中书曰。锷可兼宰相。藩取笔涂去宰相二字。署其左曰不可。还奏之。权德舆失色曰。有不可。应别奏。以笔涂诏。将无犯上怒耶。藩曰。事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竟得寝。此唐宪宗时事。藩则贤矣。宪宗能容。亦明主哉。

焚敕

宰相焚敕。已是难事。乃何益为益昌令。焚征茶诏书。尤为奇特。观察使闻而贤之。释不治。亦可为能知人用人者。此唐玄宗时事。惜史臣忽略。观察使轶其名。何轶其地。真缺典也。

内外制

宋朝以翰林学士带知制诰。谓之内制。他官带者为外制。我朝视草者皆词林。则是有内制。无外制矣。而其人每自云。典内外制若干。岂遂以官之内外分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别撰赦书

郑首字晋信。福清人。少年强记。有俊才。能文。年十九。魁乡荐。朝廷新颁温公通鉴有鬻于门者。首一览。辄能默识。高宗南渡。大赦天下。首以赦书不文。别撰数语。遣弟子二百人驰宣于水南山下。躬效县官跪拜。又以乡人借地架屋。首戏答之曰。近来土地窄狭。无处可借。遂为人所讦。有诏赐死。临刑之际。天雾酸黑。太史奏。东南文星坠。上有旨赦之。而首已死矣。平生著述。有六经解及榕溪文集行于世。

颁印

洪熙元年颁制谕及将军印于边将。云南总兵官佩征南将军印。大同总兵官佩征西前将军印。广西总兵官佩征蛮将军印。辽东总兵官佩征虏前将军印。宣府总兵官佩镇朔将军印。甘肃总兵官佩平羌将军印。交址佩征夷副将军印。宁夏佩征西将军印。有旧授制谕者。封识缴回。

印惟征虏大将军为最重。洪武中。魏、卫、凉、三公佩之。出塞破虏。常、李、冯、诸公亦止副将军。左右副将军。即专征。不得佩也。永乐七年。丘福败没胪朐河。失之河畔。时时红光一道。起射星斗。又每有风雷甲马之异。虏不敢过。不知福与诸将能为神。抑印之灵光所涔发耶。其败卒没虏中者。文皇出塞。多自拔来归。有一卒知印所在。言于上。掘得之。四周皆成龙纹。上见。且愠且喜。藏内库。洪熙元年方补铸。然不以颁给也。此外有镇朔大将军印。出口外巡边。阳武侯薛录等佩之。平虏大将军印。有急听征。保国公朱永等佩之。印皆柳叶文。军行鼓纛。护而前驱。嘉靖二十九年。咸宁侯仇鸾佩平虏印。屡发光怪。一夕。忽作叱咤声。又一日。悬空挂于佛灯前。众骇异。告鸾。入视之。鸾再拜。坠地。声甚厉。砖皆碎。鸾生时。其母梦胡奴入室再拜。忽自斩首裂其尸。及是纵恣不法。未几病。命成国公朱希忠入卧内收其印。鸾悸即死。后四日。陆炳发其反谋。剖棺剉尸如所梦。

毅皇帝自称威武大将军。勒内阁写敕。大学士蒋冕至以死捍。卒别取敕行之。有敕必有印。蒋所执曰。臣不敢名君。礼部则无词以拒矣。

印者。信也。古公私皆有之。其制金、玉、银、铜。凡四品。天子曰玺。二千石以上曰章。千石以下曰印。朱文入印始于唐。而汉器物铭多作阳识。

矫刻将印

慈溪张公楷以佥都御史监刘聚军征邓茂七。先用招降檄。檄无聚印信。不听。遂矫刻征南将军印用之。贼稍有降者。事平。劾奏夺职。贼之存亡。不止招降一节。且贼首负固。降者偏裨。亦济甚事。而大将军印。岂可矫用乎。自古权宜行事多矣。此不可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印

弘治十六年。河南府大雨。冲坏墙垣。下有砖池。内藏古铜印三百颗。本府官以闻。事下礼部。令铸印局官办验。有识兴定二年者。至顺、至元、至正年者。因言至顺、至元、至正。俱元文宗以后年号。龙凤、兴定、又元末伪主宋年号。盖元政不纲。羣雄角逐。或掠得元时有司之印。或僭窃之徒。假元年号而私造之。伪相署以号令其党。事败而遁。潜瘗于此者。命悉毁之。以备别用。许松皋太宰为司寇时。得古铜印一纽 【 枢纽有棱。棱下有池。方寸余。而小篆朱文若私印然。】 于阎伯仁。阎得之邠人辟地者。曰廷美之章。与松皋字正同。因摹其文。图其形。装潢为卷。而夏贵洲题曰神锡金符。此事往往有之。闻丙戌科有吴之鲸者。镇江人。未遇时。得一印。正与名同。遂联捷。入中秘。事固有偶然者。亦不可谓非数也。

存问

存问大臣是国家盛事。邦家极荣。有司官宜肃恭将事。以侈君宠。近见使者至城外。仅主家周旋。有司漫不经心。亦不出见。行宾主礼。比迎诏时。一切仪仗俱备。老臣与使臣盛服控马。趣请所司。偃蹇不至。有经半日者。是何心肠。又辛丑年间。中书存问一南大司马。至驿。恶其不整。捶隶人。所司闻之大怒。擒舟人。捶加一倍。使者皇急引避。草草了事而去。真所谓委君命草莽。是谁之过与。莫谓闲散之事。以为无伤也。

请封

嘉靖初年。吏部右侍郎温仁和以父玺年及八十。陈情乞封。允之。未几。詹事董屺以父复先任云南知府。年八十三。母娄氏。年七十五。比例乞封。亦允之。此皆未及三年。而邀特恩者。云南公。知县御史。太守致仕。老益康强。灯下能细书。一日晨起。拜家庙。瞑坐而卒。

移封

大臣移封本生大父母者。国朝仅大学士杨士奇。少保朱衡与太宰张瀚。瀚以兵部左侍郎得之。尤为异数。

移封本生者。京官起于世庙年间修撰诸大绶。外官起于神庙年间长垣县知县刘学曾、刘恂。恂笃雅坚正人。与余善。为佥都御史。抚保定卒。行人司一署皆进士。除司正副外皆八品。故事。八品。父在可貤封。没者不与。余同年友王吉士为行人。丁父忧。叹曰。存没一也。朝廷岂有靳焉。特未有明言者耳。特疏以上。得允。自是。司务、助教等以为请。皆得允。而母亦得借七品。例称孺人。此真锡类之仁也。王姿貌魁伟。有丰裁。而性特慈厚。官至太常少卿。异涂移封。起于世庙都事欧阳念、鸣赞乔可跻、巡检魏炯。至穆庙为例。万历十五年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官封典
故事。王府官九年秩满。得封赠父母。万历新例。止及存者。为王官已自可怜。又靳其父母恩。抑何酷也。
谕祭
谕祭。有遣本县主簿者。正德中。王襄敏公轼。其前三祭又皆参政。
优恤
大臣归家。加舆隶。或四或五。多至于八。惟孙清简需止加三人。子侄欲请县官补其一。公不可曰。上已赐矣。又烦有司耶。近见杭州、苏州。即庶僚在家。亦有出入舆隶四人。暇则守门担柴水如家仆。然此不知起于何时。我湖独无。
宋朝褒崇前代名臣。如求郭令公之后。得其裔孙曰元亨者。官永兴助教。余谓此事可法。如宋之岳武穆、文丞相。官其子孙。或于本县增一廪生优之。亦无不可。而惜乎未有言者。虽然。以颖国之元功大烈。绝世且不继。而况议及前朝乎。故国朝。法至备而恩至薄。
弘治中。苏州陈副使冷庵以考察被诬归。家贫。鬻书自给。有司援天顺例。诏岁给米五石。
杨照为辽东总兵。与户部郎何东序、巡抚侯汝谅。先后互相讦奏回卫。久之。还镇。感愤战死。无子。有二母。贫不能自给。都御史王之诰闻于朝。月各给米三石。免三丁。终其身。
萧亮。新喻人。以廪生讨华林有功。后战死。都御史陈金遣官祭之。上功。诏赐绢二疋、钞六百贯。录其子长孺为枭司吏。何赏之轻乃尔。萧当赠官。并廪其子可也。
谥
忠孝二字不并谥。盖许国、养亲、不两立。此颜真卿之议也。
宋黄勉夫谓本朝单谥文者。惟杨大年、王荆公、二三人。单谥正者无之。然其后有程正公。
韩忠彦卒。请谥。王居正谓公在熙宁时。辟王氏坐讲之说。有功名教。宜谥曰文礼。韩氏子以故事未有以礼为谥。求易。不从。
补谥。惟穆庙初最多。录诸忠义致死者。然一概覃及。亦伤于太滥矣。
陈敬宗至嘉靖乙巳始加赠礼部侍郎。谥文定。诰云。学优而正。行直而坚。经事历五朝。抗权贵而弥劲。司成淹六考。植模范以称尊。诚一代之儒宗、笃行之君子。
郭明龙在礼部。锐然欲夺谥改谥。议不克行。而一时大嚷。有某。素亢直。对郭大言曰。宋高宗时。秦桧加尽美之谥。当时何尝夺。今日何尝称。公欲以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定人品。末矣。郭怒甚。欲言。其人长揖而去。郭惘然曰。不做也罢。
日记载。陈文卒。议谥。故事。凡入阁者皆用文字。下加一字。如文正、文贞之类。众论鄙文。特改例。谥之曰庄靖。此说非也。谥以易名。陈谥文。是用其名也。王文谥毅愍。林文谥襄敏。亦此意。或谓程文德谥文恭。林文俊谥文修。何居。曰。程、林。二字名。非一字名也。二字名谥。重在下一字。
扬州兴化县高阁老谷卒而赐谥。阁本礼部本及通纪诸书。皆书文义。列卿传作文毅。余尝见高文集十二卷乃宗子相校刻者。甚精好。称高文懿集。不独票签为然。叶叶中间细字皆如之。宗与其子若孙必无悞。可见诸书皆谬。其文亦简质。所作自诸体外。其赠章都曲艺卑秩处士文。绝不见有大富贵人酬应之篇。即此可见其为人矣。
乙酉。礼部题补谥者廿九人。皆从百年上下采公论甚确。涮得六人。我湖独居其二。为大理卿陈公恪。少司马吾师许公孚远。此真盛事。
余年友吴继疏仁度。疏山先生之子也。先生清德重望。法应得谥。继疏毕一生精神命脉皆萃于此。余丁酉至京。即来共谋。怂余单疏题请。时继疏新入吏部。余曰。如此。恐人将以媚吏部二字疑我。且新进词臣。未容草草。必省臣乃可。遂属之给舍罗龙皋栋。余起草。所引凡十六人。吾郡陈大理公与焉。罗又益以数人。以后十六人皆得谥。此真生平得意事。 【 其年。许师尚无恙。】
许师开府闽中。闽士夫多借商税为蠹。师尽革之。兼喜讲学。会江右李见罗谪戍入闽。雅称同志。日夕会讲。从人太多。稍有费用。是以怨谤大兴。李九我阁学非私税者。却循声一口。牢不可破。惟叶台山少师雅所契慕。癸卯师没。叶以南少宰考满入京。余会于京口。以师身后事嘱之。
时李为少宗伯。署部事。叶皱眉曰。李公在。无可为者。余戏曰。他日先生在。事当如何。叶应曰。不负。不负。后议谥。李、叶、俱在相位。李被弹不能出。叶乃得行其志。亦天之所以相许师也。
登闻监鼓
登闻鼓院。宋颛设官为监。国朝以给事中、锦衣卫、各一员直之。而无专职。名而已矣。大约奏者不真。真者又不能奏。甚至有自刎鼓下。而无能穷究其实者。即不设可也。
奏疏
成化初。御史姜洪陈言时事四。曰辨邪正。推举在位在野诸臣凡二十三人。皆一时名硕。而指挥许宁谓其廉能骁勇。军民悦服。太监怀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俨然与吏书王恕、王竑、李秉并。卓矣。卓矣。
林见素在家。刘瑾荐起抚四川。具本奏弹曰。宜以知己为报。然不忍坐视将乱将危。而不之救。草疏与御史陈茂烈议。无可托写本。又无可托赍进。相对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泣而止。及赴四川。稍续前稿。令教谕范府誊净奏上。而瑾已擒。复上疏庆幸。忠臣之爱君如此。万历庚子。余典闽试。策问人才。以公为首。督学沈泰垣。为朔刷颛。

嘉靖初。以抄没钱宁等房屋给皇亲邵茂等。此细事。乃工部议量留。言官余瓒等又以疏争。如何动得圣主。

汪鋐亦有好处。在都察院时。有罗增者。南城县人。为族人所诬。其子鈇。诣登闻院。七上章。皆格不行。又再诣阙。泣不绝声。汪悯之。为奏闻。释之。事始终。凡三十六年矣。卒得终养。鈇之笃孝不必言。而其时当事者皆何如人耶。

萧何转关中粟以给荥阳、成皋之军。是实。乃近日有计臣上疏曰。萧何转饷。韩、彭、因以成功。韩、彭、用兵何地。而萧得以粟济之耶。

攻上官

胡梦豸。不知何许人。举人。司教。万历初年。奏为条陈学校急务。遵复祖制。申明卧碑。以正士风事。下部立案。升河南某府推官。江西巡抚潘季驯疏。武宁、万载、二县。盗贼之区。并德化、永丰冲烦之地。乞用甲科。胡复奏为庸邪大臣。悖违祖制。蔽塞贤路事。潘自陈。部覆。夺梦豸官。

千户郑一麟奏抚按孙矿等迟玩。乃万历丙申年事。

攻大臣

一科臣攻大臣云。且今大臣之举动。亦可异矣。谢过则重伐其善。言去则厚觊其留。既阳为必去之形。以乞怜主上。又阴为复留之势。以骇制羣情。谄泪交流。方摇尾而扫地。雄心未歇。更砺齿以待人。语极呕心。而元气已斲。大臣到此地位。其人、其时、可知矣。

参属官

有按臣参一属官云。一目已盲。未盲者兼为阿堵所遮。七窍已迷。未迷者止有孔方一线。不过描写贪字耳。何作巧乃尔。

发私书

近年有某官。以事回籍。投书给事中李某。李发其书上闻。其人遂得重谴。书中必多乞哀之言。陋则甚矣。然直置之不答可耳。亦何足渎君父之听。即渎听。亦不过寻常摧枯拉朽举动。非有大关系。而票云。举发私书。忠直可嘉。着与纪录。李后亦以考察去官。

詈人不憾

刘子翼。字小心。在隋为著作郎。峭直有行。尝面折僚友。退无余言。李伯药曰。子翼詈人。人多不憾。

报恩不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弼脱李大亮之死。后大亮贵。求弼不得。时弼为将作丞。匿不见。一日。识诸涂。持弼泣。悉推家财与之。弼拒不受。大亮言于帝曰。臣及事陛下。弼之力也。愿悉臣官爵与之。帝为迁中郎将。代州都督。弼之行谊。更在丙吉上。盖吉为大臣。且君臣之间。谊不当言。如弼处卑位。有活人之德。其人贵显。相遇而不言。既遇而不任受。圣贤岂有过哉。

文官嫉媚

郭子仪困于程元振、鱼朝恩。犹曰宦官。可言也。至李晟困于张延赏。延赏文臣。为宰相。而嫉媚大功臣。殆逢迎德宗猜忌之性。故为此憸计。真可恨可杀。其子弘靖陷于幽州。天所以报也。晟祀于武成王庙。位在十哲。宋孝宗黜之。则汤师退所为。汤殆延赏之后身。而论者犹谓晟讦奏。失大体。余谓此正大体。不可失也。

韩裴

令狐绹荐裴坦为职方郎中、知制诰。裴休持不可。而不能夺。故事。初诣省视事。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压甬道而坐。坦重愧谢。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举。休何力。顾左右。索肩舆。亟出。省吏骇愕。以为唐兴无有此辱。人为坦羞之。坦性清俭。子娶杨收女。嫁具多金玉。坦命撤去。曰。乱我家法。今受辱于休。休好佛。亦非污士。而相阨如此。中必有故。然休固失矣。方悍然出省。坦宜何如自处。力辞之可也。坦后拜相。从子贽。昭宗时。亦继其位。帝疑其外风检而昵帷薄。以问学士韩偓。偓曰。贽。咸通中大臣坦从子。内雍友。合疏属以居。故臧获猥众。出入无度。殆此致谤。帝为释然。偓真长者。遇他人。坦难乎免矣。偓又解陆扆之阨。

王谢

江左之晋。必称王谢。王氏辅元帝。号称中兴。在位不闻谢氏一人。谢氏破符坚。最为上功。在位者亦不闻王氏一人。岂天之生才。随时各聚一族。抑亦有褊心阻抑。不相容耶。如谢安与王愉翁壻成仇。便自可见。

吕霍意见

张永嘉入朝。南九卿约吕仲木往贺。以不识面辞。既卒。约会祭。乃不拒。曰。今自合从众。永嘉清而狠。殁后。家中有扰攘事。闻于御史。霍渭?在南京。约仲木。冀力保其家。吕与书。责其阿私党奸。且望其一变为正人。霍复以书辨。称永嘉十善。吕不应。事遂止。二公议礼原不合。霍之约吕。可谓不智。马西玄为吕作墓志。言永嘉暴横其乡。侵田宅无数。事或有之。宜其后之不振。

渭?生而重瞳。既病。或言当考命书者。公言。志定即命定。自疑梦兆不佳。两子在远。曰。死斯已矣。尚惜千百岁耶。门人约御医王珙候问。王曰。尚可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但曾辱吾家。夺吾弟监生。药如不效。谁任其咎。乃止。既革。张目旁视。口称天地间道理。次日卒矣。嘉靖庚子顺天试。其子若馆宾。不得与。欲上疏摘录文及卷之疵谬。并中者纳贿事。门人李中麓力止不听。李又复书。言所中卷多可观。诸子进取。不必在一时。安知本省无入格者。遂碎其疏。不果上。而子与瑕中广东第九。已不及见。其性之刻急如此。□□□循王文又何怪焉。是年。顺天典试者为童□□□学诗。吁。亦危矣。

解怨为德

□□□□僖公永明掌台篆。为给事中。魏时亮所□□□□□魏新进。未知公之素。而张之亲吴某□□□吏部不得怨公而揭之魏者。公既去。众知□□来吴考察夺官。魏。江右人。居官清整。后副院□□僖少子天德行取至京。深虑旧却。魏闻之。引□□谢曰。少年入流言。误弹尊公。终身为恨。今乃□补过。遂荐入台。盖君子人相处。解怨为德如此。魏长身谔谔。余初第。犹及见之。后官至尚书。

庄僖为芜湖令。拜南给事中。天德亦令芜湖。后父子并祀于县。

忘怨威德

新昌吕光洵之父。豪于乡。县令曹祥抶之。卒为善士。曹祥。太仓州人也。光洵为御史。按太仓谒祥。祥已忘前事。光洵语其故。祥不自得。光洵曰。微翁。吾父安得改行善其后。盖戴恩十余年如一日也。留竟夕谭。乃去。且厚赠之。祥为循吏。不必言矣。若光洵父子。不以为怨以为德。不忘亦不讳。而恳恳致谢。贤于人远矣。光洵官至尚书。有名。

忘怨释罪

金诚。字诚之。籍广州右卫。读书社学。指使麻张。最无赖。系之。诟曰。军余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薙草烈日中。稍缓挞之。诚泣曰。读书冀显扬。今亏体辱亲矣。张愈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视不敢言。行贿乃免。永乐丁酉。诚领解首。明年进士。为刑部主事。张坐杀人逮至。望见诚。一步九顿。诚笑迎之。言于堂官。释其罪。张造诚。诚执礼如平时。张感泣。以女妻其子。诚。敦朴人。以寿终。

仇怨相遇

凡人仇怨。能解为上。其有仇怨在贫贱。而富贵偶然相值者。尤为不幸。当求善处之策。歙汪雅堂公名在前。隆庆戊辰进士。嘉兴司理升刑部主事。罢归。凡二十余年。余辛卯谒吾师许文穆公。师曰。此中惟汪雅堂好客。盍往拜之。相见恂恂。公筑小园。曲折甚有致。治具精甚。盖明干有用才。问其罢官本末。不答。后访之。则其父原平湖丞为刘尉所构。太守徐摄之。公方为诸生。蒲伏请罪。徐不为礼。竟逐其父。明年。公乡举联第。司理嘉兴。二人尚在。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惭郊迎。刘自缚请罪。公本不较。两人中疑厚为备。徐入觐败官。疑出于公。讦之。俱罢。岂非冤对不能避者乎。要之。选时亦可避。而官止于此。避亦何益。汪入庚午棘围。收冯具区。先生既没。冯为墓志云。虽耀俗眸。终亏远到。耀之一字。亦可思已。

善谑

具区与贺伯闇吏部同年。贺长一月。以文字相知。冯既贵。贺尚滞诸生。冯善谑。贺矜庄自律。相会。冯故以谑语挑之。贺大怒。愈怒愈谑。贺无如之何。权全拂衣去。且怒且骂。冯只笑谑。致书曰。果不出吾计中也。贺无如之何。亦一笑如初。朱生曰。两公心事真如青天白日。具区先生能游戏三昧。而贺去之远矣。

具区得寒疾。五日不交睫。忽大鼾卧。寤而汗如沐。曰。方鼾时。梦出门。见远山蔽天。身入空室中。如纱厨。外错星霞。手拭之。石也。行里许。大海中万山色正如郁蓝金碧相射。涛声雷震。其澄彻处。蛟龙鬼神可数指也。仰视诸山。秀色可餐。忽已在足下。耸身而入。两隶前导。启朱门。中有伟丈夫数十。以旌幢迎。庭中树多异香。风吹作声如丝竹。阶砌峻整。宫宇弘丽。皆有封识。俄然洞开。其中物似光妙所成。又似家所常御。出门返顾。其额曰宛委之山云。梦之九年新春。正啜粥。箸堕地。不能拾。屈一臂以枕。呼之不应。逝矣。或梦之为城隍神。呵殿出门。而郭明龙五岁时。目忽盲。梦神人抉之复明。舟火燎须。有神赤面。自火中引出。归。舍舟登陆。堕水灭顶。若有木践而升。渡江风作。舟侧且覆。亟泊芦洲。露宿终夜。犹吟诗不废。生时三梦为城隍神入庙治专。事历历可指数。没之前二日。梦城隍神约日交代。如期而卒。

具区不甚教子。每叹曰。人生自性。苦苦督训。多费物力。供师友之奉。真痴人也。筑精舍于孤山。曰。得附林处士足矣。并买舟西湖。二女侍歌舞甚适。不能饮。惟佳茗清香。与衲子为伍。亦逍遥地行仙也。评者曰。抛却富贵易。并忘子孙难。

奉师友

黄鲁直居涪州。有广人林师仲者。往谒之。勉以教子。曰。人家有宾客。动辄费数千金。乃不能捐百千奉其师友。非善计也。师仲兄弟感其言。创义斋以教。遂有登第者。至今振振不替云。

师弟子礼

孙明复居泰山。孔道辅往谒。见石介事明复。执杖履甚恭。鲁人由是始识师弟子之礼。此语却不然。鲁固素多礼义者。

门生天子

张后胤。字嗣宗。昆山人。唐太宗微时。尝从受业。后即位。召燕月池。帝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对曰。昔孔子门人三千。达者无子男之位。臣翼赞一人。乃王天下。计臣之功。胜于先圣。帝为之笑。此真所谓门生天子也。为睦州刺史。乞骸骨。帝见其强力。问欲何官。因陈谢不敢。帝曰。朕从卿受经。卿从朕求官。何所疑。后胤顿首。愿得国子祭酒。授之。卒年八十三。考后胤与羣臣以春秋酬难。则所授之经必春秋也。宰相张镒即其后。

通家

陆务观云。前辈遇通家子弟。初见请纳拜者。既受之。则设席望其家。遥拜其祖父。乃就坐。

巢谷袁炎

巢谷。字符修。徒步省二苏于海上。因得立传垂名。后百六十年有袁炎。炎尝学烟吴潜。潜谪循州。往从之。有力阻者。叹曰。岂可使巢谷专美于前哉。潜亦为立传。

死不忘友

贾餗与沈传师善。餗拜相。传师前死。常梦云。君可休矣。餗寤。祭诸寝。复梦曰。事已然。叵奈何。餗以李训谋覆族。然实不与训谋也。若传师者。死不忘友。今之翻面弄舌者。可以馈矣。

鹘粮

张司令。元时人。亡其名。富而好礼。慕杨铁崖名。往抑之。铁崖谓其不知书。弗应。司令乃延鲍恂为师。受业焉。后迎铁崖。乃往。席间以妓奉酒。妓名芙蓉。酒名金盘露。铁崖题云。芙蓉掌上金盘露。妓即应声曰。杨柳头边铁笛风。盖杨又号铁笛道人故也。铁崖抚掌笑曰。妓能文。其主可知矣。辞去时。司令出米。满载送之。云是鹘粮。铁崖素爱鹘。不能却。随访顾阿瑛。召阿瑛之邻人贫者。分给之而去。

旧僚执礼

况镇锺守苏州。与吴江参政平思忠有礼部旧寮之谊。数延见。执礼甚恭。且令二子给侍曰。非无仆隶。欲使儿辈知公为吾故人耳。其见敬如此。思忠居贫自守。未尝以事干锺。人尤多之。

子畏真心

唐子畏长于文衡山。自请北面隅坐。其书云。非面伏。乃心服也。项它七岁为孔子师。子路长孔子十岁。诗与画。寅得与征仲争衡。至其学行。寅将北面而走矣。寅长于征仲十阅月。愿例孔子。以征仲为师。求一俯首。以消镕渣滓之心。非徼徼为异。亦使后生小子钦仰前辈之规矩丰度。征仲不可辞也。袁郎中叹曰。真心真话。谁谓子畏徒狂哉。

子畏知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畏举弘治戊午乡试第一。其年应御史科不见录。太守新蔡曹凤荐之。得隶名末。曹初因文温州见子畏文。奇之。曰。此龙门然犀之鱼。不久将化去。盖子畏知己第一人也。

子与好客

徐子与先生好客。尤好少年美丽者。一客丑甚。自负能诗。介蔡子木先生荐之子与。蔡作书。盛言客自喜可喜状。以家人将之。恐客之窥书而求易也。子与得之大欢。亟延入。愕然。笑吃吃不止。赠以诗曰。自信金声能掷地。谁知玉貌不如人。客犹得意。传示为重。

公瑕设像

吴中周天球。字公瑕。善大书。少为文征仲奖赏。感之甚。设像中堂。岁时祀如祀先。与王百谷穉登相左。见即避去。万历乙未九月卒。年八十二。无子。子弟之子长康。亦夭。无子。以甥邵姓者为嗣。亦不克终。

扮虎

湖湘二生。一姓程。一姓郑。同窗友也。程先中甲科。授咸阳令。郑贫甚。贷钱访之。至则大出条约。禁乡人不与相见。郑乃告乞数文。作回路费。亦不与。在途不胜狼狈。后郑中二甲。除差直隶公干。程以事调获鹿县丞。又被告赃。郑前来按郡。程乃远迎叙旧。引苏章二天等语。郑笑而不答。至晚。命戏子演戏宴程。郑私唤戏子。具言前事。戏子领命。因扮二虎。一虎先衔一羊自食。旁有饿虎踞地视之。虎怒吼。衔羊而去。他日饿虎得一鹿。前虎尤饿甚。欲分食。乃扮山神出。判之。曰。昔日衔羊不采揪。今朝获鹿敢来求。纵然掏尽湘江水。难洗当初一面羞。程遂解印。步行以归。

涌幢小品卷之四

都城

国初有高筑墙。广聚粮。缓称王之言。一以为朱升。一以为陈碧峯。其说不一。然太祖初得和阳。即分地凴城。此时谋臣尚未合。隐士尚未搜也。既都金陵旧城。西北控大江。东尽白下门外。距钟山颇阔远。而旧内在城中。因元南台为之宫。稍庳隘。上乃命刘基等卜地。作新宫于钟山之阳。在旧域东白下门之外二里许增筑新城。东北尽钟山之趾。延亘周回。凡五十余里。规制雄壮。尽据山川之胜焉。既下北平。大将军展筑其城。取径直东西长一千八百九十丈。文皇因受封焉。既即位。定为北京。六年北巡。称行在。方平南交。屡出塞。且营宫殿。未闻有所改作也。

都墙

六朝时。建业都城外。仅竹篱。齐高帝时。有盗发白虎樽者。王俭言。白门三重门。竹篱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墙。俭又谏止。上曰。吾欲后世无以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谓外罗城也。我朝改作。凡十三城。周二百余里。包钟山、孝陵其中。北京为贴城。内外为女墙。高不及三丈。嘉靖末年虏患。作南城。如重城之制。而稍庳。要之。都墙不可已也。

罗城分工

南京外罗城。旧俱工部修理。成化九年奏准。自驯象门起八门。属本府修。沧波门起。属工部修。焦猗园云。太祖筑京城。原工部与本府共工。后府筑已竣。尚有余资。建石桥于江东门。曰赛工桥。盖赛工部也。后人误以沈万三秀媳妇所筑。遂曰赛公。可笑。然则成化题准分修。倘亦有旧例可据耶。

宫殿

南京宫殿。作于吴元年。先十二月甲子日兴工。所司进图。悉去雕琢奇丽者。门曰奉天。三殿曰奉天。曰华盖。曰谨身。两宫曰干清、坤宁。四门曰午门。曰东华、西华、玄武。大略已定。登极前一月御新宫以即位。祭告上帝。十年改作大内午门。添两观。中三门。东西为左右掖门。奉天门之左右为东西角门。奉天殿之左右曰中左、中右。两庑之间。左文楼。右武楼。奉天门外两庑。曰左顺、右顺。及文华、武英二殿。至二十五年改建大内金水桥。又建端门、承天门楼各五间。及长安东西二门。而西宫则上燕居之所也。

太祖集诸地师数万人。卜筑大内。填燕尾湖为之。虽决于刘基。实上内断。基不敢尽言也。二十五年后知其误。乃为文祭光禄寺灶神云。朕经营天下数十年。事事按古有绪。惟宫城前昂中洼。形势不称。本欲迁都。今朕年老。精力已倦。又天下新定。不欲劳民。且废兴有数。只得听天。惟愿鉴朕此心。福其子孙。云云。此真大圣人心肠。故文皇北都。享国长久。

文皇初封于燕。以元故宫为府。即今之西苑也。靖难后。就其地亦建奉天诸殿。十五年改建大内于东。去旧宫可一里。悉如南京之制。而弘敞过之。即今之三殿。正朝大内也。此得地脉尽处。前挹九河。后拱万山。正中表宅。水随龙下。自辛而庚。环注皇城。绕巽而出。又五十里合于潞河。余过西华门。马足恰恰有声。俯视。见石骨黑。南北可数十丈。此真龙过脉处。出西直门。高梁桥一带。望之。隐隐隆隆可七十里。天造地设。至我明始开天寿山。又足以配。帝王万万世之传。宁有极哉。

既迁大内东华门之外。逼近民居。喧嚣之声。至彻禁御。未暇经理。又殿成即遇灾。以奉天门为常朝之所。故诸宫阙及各衙门皆未备。至宣德七年始加恢扩。移东华门于河之东。迁民居于西之隙地。正统初。木植已积三十万余。他物称是。五年三月兴工。六年九月。三殿、两宫、皆成。十一月朔。御殿颁诏大赦。次日复御殿颁历。又次日。文武羣臣上表致贺。而两都规制始大备矣。

永乐十八年。三殿工毕。上召漏刻博士胡瀚卜之。布算讫。跪曰。明年某月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午时当毁。上大怒。囚之。至期。狱卒报以午过无火。胡服毒死。则午正三刻也。殿果焚。上甚惜之。今查三殿之火在永乐十九年四月初八庚子日。

嘉靖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丙申。奉天等殿门灾。是日申刻雷雨大作。戌刻火光骤起。由正殿延烧至午门。楼廊俱尽。次日辰刻始息。越十余日。上谕以永乐殿灾。尚有门代。今满区一空。禁地可乎。殿庭无不复之理。当仰承仁爱。毋卖直为忠。于是礼、工、二部言。正朝重地。亟宜修复。但事体重大。工费浩烦。容臣等会同勘议。上曰。当先作朝门并午楼为是。殿堂即随次为之。明年七月。大朝门等工成。四十一年九月。三殿成。时上性严急。诸臣竭力从事。随宜参酌。须弥座缺。坏者补之。柱小者束之。短者梁之。始得集事。既成。工部请额。谕曰。朝殿。太祖名之。成祖因之。今只仍祖定。惟天字当出奉字上。敬天作基可也。于是部臣谓当为横匾。天字居中。两傍稍下相对。上复以为不雅。取洪范字义。改奉天殿曰皇极殿。门曰皇极门。华盖殿为中极。谨身殿为建极。仍直匾顺书。文廉曰文昭阁。武廉曰武成阁。左顺门曰会极。右顺门曰归极。东角门曰弘政。西角门曰宣治。又改干清右小阁曰道心。旁左门曰仁荡。右曰义平。

太祖以奉天名殿。此自来所无。其名之正。亦自来所不及。方幸汴梁。即筑奉天台。今在藩司治后。盖太祖心与天合。故念念在兹。不敢忘。世宗既改大礼。恚羣臣力争。遂改郊改庙。一切变易从新。并改殿名。大臣随声附和。举朝阶震慑不敢言。穆庙立。应诏陈言者。每每有复殿名一款。时亦不从。今劫灰已久。未暇议及。日后工完。圣明深念祖德。仍奉天之旧可也。

两宫之灾。则正德九年与万历二十□年各一次。旋即葺复。而今新宫尤伟。盖工部以殿材移用故也。若在世庙时。亦必易名矣。

南内

南城在大内东南。英皇自虏归。居之。其中翔凤等殿石栏干。景皇帝方建隆福寺。命内官悉取去为用。又听奸人言。伐四围树木。英皇甚不乐。既复辟。悉下内官陈谨等四十五人于狱。令锁项修补完备。各降其职。寻增置各殿。三年十一月告成。正殿曰龙德。南门曰丹凤。殿后凿石为桥。其后迭石为山。曰秀岩。山顶正中为圆殿。曰干运。又其后为圆殿。引水环之。左右列以亭馆。杂植奇花异木其中。春暖花开。命中贵陪内阁儒臣宴赏。世庙中复临幸。余备史官。丁酉八月游其中。悉得胜概。石桥通体皆盘云龙。势跃跃欲动。东为离宫者五。大门西向。中门及殿皆南向。每宫殿后一小池。跨以桥。池之前后为石坛者四。植以栝松。最后一殿。供佛甚奇古。左右围廊与后殿相接。其制一律。想仿大内式为之。太祖钦定。所谓尽去雕镂存朴素者。

梳妆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内后苑山石。宣宗广寒殿记。详矣。旁有所谓梳妆台者。相传起于辽之萧后。考之辽史。望气者言。女真有天子气甚旺。遣使迹所自起。乃一小石山。玲珑奇甚。时女真方臣于辽。辽多所需索。因请此山自行辇取。女真许之。乃大发人夫。凿而载之。凿之夜。山鸟皆悲鸣。即以其石筑台。此台与山之所自起也。其后益以艮岳。当是金完颜亮以前事。宣皇止以艮岳立论。当时阁臣宜密奏补所未足，而竟寂寂。岂畏宣皇英明不敢言。抑原昧其来历故然耶。然辽方凿山。而阿打骨、吴乞买、生已久矣。何益哉。何益哉。

演象所

嘉靖初废大恩慈寺。从锦衣卫之请。即其地改为射所。上以金鼓声彻于大内。拟改建玄明宫。别以大兴隆地为射所。谕工部及都督陆炳。炳言。大兴隆地。亦逼禁城。不便。惟安定门外有废官厅隙地。宜将宣武门外民兵教场移此。而移射所于民兵教场。射所旧地改为演象点视差拨之所。得旨允行。其地在宣武街牌坊之西。至今人双称之。曰射所。或曰演象所。莫知所自来也。

神木

神木见于永乐间。宋礼所奏。遣官祭之。即因之赐名焉。至嘉靖三十九年。凤阳府五河县杉木一株。围一丈五尺。长六丈六尺。涌出泗水沙中。守臣上言。中都祖陵所在。大木忽现。谓由河、洛而下。原非所出之区。谓从江、淮而入。又无逆流之理。是盖祖宗启佑。淮、泗效灵。与大工会。不偶然也。昔成祖重修三殿。有巨木出于卢沟。因以神木名厂。二百年来。美谈再续。谨拜手以献。疏入。上令送至。以助营建。

永平大雨三日。雨中有列炬。后若千乘万骑从西北至者。东走海去。雨既。有大木三十章。长十丈。大数围。遗永平城下。盖龙王采木来送。阅数十年一遇之。时南昌熊瑞以恤刑至。所亲见者。 【 亦嘉靖年间事。】 旧传高邮州新开河有运皇木者。适遭冲决。失大木二。岁久。湖中有二物如龙形。每遇风雨。则昂首奋迅。声闻数十里。远近见闻。相传木龙出现。自后湖决。虽风雨不现。疑入海矣。嘉靖元年。州堂岁久将圮。郡守谢。欲新之。材木俱集。独少正梁。命工营求不得。忽湖中浮一物。苔衣如毛。长尺许。游动摇荡。人疑不敢近。报州差水工验勘。乃一巨木也。撺拽至岸。工人量之。与州堂间架长短相合。遂祭告。斤削绘彩。以充其用。祀而上之。若神助。无难于力。或以二木之遗其一者。郡人王口诗。谢公有意建州衙。神木千年出浪花。

梅湾湖。在姚江之北。有梅龙。旧经云。溪有古梅。吴时作姑苏台。伐以为梁。而存其根。产木成坞。有巨木卧湖心。水涸不露。人繇此神之。曰梅龙。盖梅梁之根云。秋七八月。雷雨交作。有声如鼍吼。闻数里。土人相传梅龙顾子。十道志。吴造建邺宫。始取材至明堂溪。见古梅。其材中梁。取以还都。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已具。无所用之。一夕。梅忽飞还。土人异之。号曰梅君。今在湖中。随水沉浮。一云。会稽禹庙梁即此木。

凡楠木。最巨者。商人采之。凿字号。结筏而下。既至芜湖。每年清江主事必来选择。买供运舟之用。南部又来争。商人甚以为苦。剔巨者沉江干。俟其去。没水取之。常失去一二。万历癸酉。一舟飘没。中有老人。素持斋。守信义。方拍水。若有人扶之至一潭口。榜曰水龙府。殿上人冕旒甚伟。面有黑痕。宛然所凿字号也。传呼曰。曾相识否。老人顿首曰。榜已明矣。惟大王死生之。又传呼曰。汝善人。数尚可延。速归。令一人负之而出。俄顷抵岸。则身在大木上。衣服皆不濡。既登岸。一无所见。

海虞王之稷为贵阳通判。运木渡黄河。其最大者二。忽逸陷厥泥中。千人不可出。为文祭之。乃起。复见梦曰。吾三千年为羣木领袖。今乃逐逐随其后。终当别去。必欲相烦。应天子命。非以巨舟载不可。如其言。拽而登舟。举缆。一呼如跃。舟行甚疾。绝无沮塞。

永乐中。云南普宁州。大风。折一古树。军陈福海解以为版。内具神像。着冠执笏。容貌如画。彼中神而祀之。有祷辄应。正统二年。学正杨茂请加敕封。下礼部覆寝。

瑞木

洪武元年。临川献瑞木。木中析有文曰。天下平。质白而文玄。当有文处。木理随画顺成。无错迕者。考之前代。往往有之。齐永明九年。秣陵安如寺有古树。伐以为薪。木理自然。有法天德三字。唐大历中。成都民郭远伐薪。得一枝。理成字。曰天下太平。诏藏秘阁。五代梁开平二年。李思玄攻璐潞州。营于壶口。伐木为栅。破一大木。中有朱书六字。曰天十四载石进。乃表上之。司天监徐鸿曰。丙申之年。有石氏王此地也。后石敬瑭起并州。果在丙申岁。宋太祖建隆五年。合州汉初县上青樛木。中有文。曰大连宋三字。太平兴国六年。温州瑞安县民张度解木五片。皆有天下太平字。英宗治平元年。杭州南新县民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国四字。挺出半指如支节。书法似颜真卿。神宗熙宁十年八月。连州言柚木有文曰王帝万天下太平。政和二年十月安州武义县木根有文。曰万宋年岁。绍兴十四年。虔州民毁欹屋柱。木理有五字。曰天下太平时。淳熙十六年七月。晋陵县民析薪。中有四字。曰绍熙五年。如是者二。既而明年改元绍熙。果五年而光宗崩。元天历己巳。平江万户府构正衙。解一巨木。中分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其大如斗。元已虏宋矣。真州樵人析一木。中有三字。曰天下赵。其木丈二尺围。其字青。半解扬州。半留真州。

圣木

始兴郡阳山县有豫章木。本径二丈。名为圣木。秦时伐此木为鼓颡。颡成。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奔逸。北至桂阳。

香木

英州雷震。一山梓树尽枯。而生龙脑。京师龙脑为之骤贱。每一两值钱千四百。味苦而香酷烈。又施州卫有大木。乃先朝所采，百牛拖之不动。时时生蕊。大仅如豆。焚之极香。

运木

故事。诸省运木。先于张家湾出水拽运。以次入神木厂。既完。始取批回。动经岁月。间有水溢漂失。坐累死亡者。工部主事王梃奏。即水次设厂。竹木至。验入。即与解官批回。公私便之。梃。象山人。嘉靖壬辰进士。官至参政。清约。工诗文。负气。有宦声。亦奇士也。

府县城池

太祖与张士诚相持。得常州、长兴。皆杀城之半。以便守御。湖州亦如之。惟江阴城。元初皆毁。后乡民相率为土城。因甃砖石。加女墙。守之。

庆阳府土城七里三十步。因高阜斩削而成。东高一十丈三尺。西一十二丈。南门无城。成化初。参政朱英增筑。记曰。城之惟坚。池陴以完。深以如泉。高焉如山。所谓削山为城。因河为池。张良臣所据以叛。易守而难攻者也。

凡城皆有濠在外。惟苏州则内外有濠。而城之形为亚字形。最难攻。以太祖神威。中山王合诸大将。用兵二十余万。围之十月而后下。匪直士诚之善守也。

杭州城拓于张士诚。计九千八百五十三堞。万历四十年间。每堞议用鱼脊石版一片覆之。该银一千七百两有奇。此法尽可通行。

西宁卫城找高五丈。厚如之。盖李轨所筑。凉州卫高四丈九尺。洪武中指挥濮英增高三尺。厚六丈。城西二十里有兽文石。其一高五丈。长一丈三尺。周围三丈三尺。上有牛形。二分鹿形。一分虎头。余石有狼形、羊形、鹿形者。凡五。

过无锡县。见其城焕然一新。内白外蓝。皆以石灰涂藻。宛若世家萧墙一般。每丈约费银二两。计城可三四千丈。闻皆取办于甲里者。夫修城。役军不役民。制也。违制而动。又无益事实。其义何居。乃知秦二世欲漆其城。殊不足怪。或以余言为过。晓曰。看两京曾用此否。其人终不以为然。未几。湮颓如故。

城门

舆地志。句践应门之上有大鼓。名之为雷鼓。以威于龙也。寰宇记。吴作蛇门。作蛇象而龙角。汉书王尊传。毋持布鼓过雷门。注。雷门。会稽城门也。有大鼓。越击此鼓。声闻洛阳。湘州记。前陵山有大石鼓。云昔神鹤飞入会稽雷门中。鼓因大鸣。十道志，雷门上有大鼓。阔二丈八尺。声闻百里。孙恩之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军人砍破。有双鹤飞出。后不鸣。晋书亦载之。旧门去城百余步。后改为五云门。
城门之名。自古有之。今天下名城数千。各自立名。然惟苏州阊门及齐葑娄、盘蛇与杭之钱塘最着。即儿童能言之。南则聚宝。北则哈答。任城乃元之旧名。而哈答改名崇文。任城改宣武。今皆称旧不称新。盖业在人口角中。不能易耳。其有非城门而着。曰蓟门、剑门、夔门、荆门、吴门、彭门、鹰门。古号而最雅相传者。春明门。
土司皆不许立城。
权奇筑城
绩溪胡大司空松。号承庵。先为嘉兴推官。署印平湖。适倭寇至。议城。公夜入幕府曰。民难与虑始。请缚某居军前御倭。百姓受某恩。及相急。乃可举事。从之。民大震。各任版筑。不阅月城成。权奇之妙乃尔。然非素得民心。即杀十署事官。民何急焉。同时有滁州胡柏泉。赤名松。官太宰。
楼阁台
楼阁大观。无如南昌之滕王阁。武昌之黄鹤楼。岳州之岳阳楼。三楼皆西向。而岳阳尤伟。
真定府有阳和楼。雨雪不沾洒四面。随风若避。故以名。
楚称三户。久矣。乃汉渤海郡亦有三户县。即今之长芦地方也。其地亦有岳阳楼。盖取东岳以名。因地僻。故不着。
四川达州有六相楼。则唐李峤、李适之、韩滉、刘晏、元稹、宋张商英也。或刺史。或司马。或主簿。皆以贬官至。
稻孙楼在庐州太安门上。米芾秋日登楼燕集。见田禾可爱。问诸老农。曰。稻孙也。稻已获得。雨复抽穗。芾喜。因名其楼。
紫阁。山名。在咸阳御宿川南山中。杜诗。紫阁行云入汉陂是也。山中有寺。山上多丹青树。其叶红紫。亦曰华盖树。寺有阁。
书云台在曲阜南溪之上。左传僖公五年。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台以望而书。亦曰泮宫台。水经注曰。灵光殿东南即泮宫也。在高门直北道西宫中。有台高八十尺。诗所谓思乐泮水是也。东游记云。台有水自西南而来。深丈余。而无源。
余居后二十丈有范庄池。广十亩。水甚清。大旱不涸。池东南可里许。有陶墩。大水环之。又东十里。有蠡宅。相传范蠡养鱼种竹处。泗水县陶山后为薛河。河中有钓鱼台。高一丈五尺。代经大水不为损。土人云是范蠡养鱼处。庙基为范蠡宅。其山下河边平泽为范蠡湖。蠡三致千金。迁徙不定。故嘉兴南门亦有范蠡湖。产五色螺。每年易一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堂

堂名多矣。惟彰德府有密作堂。最奇。在华林园。堂周围二十四架。以大船浮之于水。为激轮于堂。层层各异。下层刻木为七人。相对列坐。一人弹琵琶。一人击胡鼓。一人弹箜篌。一人搁筝。一人振铜钹。一人拍板。一人弄盘。并衣之以锦绣。其节会进退俯仰莫不中规。中层作佛堂三间。佛事精丽。又作木僧七人。各长三尺。衣以缯彩。堂西南角。一僧手执香奁。东南角。一僧手执香炉而立。余五僧。遶佛左转行道。每至西南角。则执香奁僧以手拈香授行道僧。僧舒手受香。复行至东南角。则执香炉僧舒手授香于行道僧。僧乃舒手置香于炉中。遂至佛前作礼。礼毕。整衣而行，周而复始。与人无异。上层亦作佛堂。傍立菩萨及侍卫力士。佛坐帐上刻作飞仙。循环右转。又刻画紫云飞腾。相日?英左转。往来交错。终日不绝。并黄门侍郎博陵崔士顺所制。奇巧机妙。自古未有。

宋刘韐以资政殿学士死金之难。赠太保魏国公。谥忠显。子子羽。以徽猷阁待制拒金人。保全蜀。卒赠太师鲁国公。谥忠定。孙珙以同知枢密院事。卒赠太师鲁国公。谥忠肃。韐族叔颌亦死金之难。谥忠简。又有纯者。知邵武。御贼见杀。赠太尉。谥义壮。庙额曰忠烈。皆建州人，合祀。曰五忠堂。

任布。字应之。河南人。宋庆历中官枢副。归休居洛。作五知堂。一知恩。二知命。三知足。四知道。五知幸。谥恭惠。

螽斯则百堂灾。烧杀刘聪子二十一人。盖伪汉所建以居其子。天谴报应者。其堂当在平阳府。近有徽州刻本。分螽斯与则百为二堂。应天府志收入建康南晋之堂。其谬何极。

三槐堂在今东昌府清平县界内。清平。宋贝丘。地属大名府。

韩魏公定州阅古堂胜于昼锦堂多矣。昼锦堂作于相州郡治。非韩私宅也。

陈僖敏公锜致政家居。辟小园。得蔡君谟所书昼锦堂石碑。复有芝产于堂柱间。真完名全节之征也。

衙宇房屋

自来京朝官必僦居私寓。惟南京三法司。国初官勋。太祖谓大官人须居大房子。名曰样房。极宏壮。盖欲依样遍造各衙门也。近日南京如吏、户、礼、兵、工。堂上及列署。自以物力寘官房。亦可居。国子两厢。极水竹园亭之美。亦公私辏合而成。李九我自南少宰转北少宗伯。仿南例。买房供堂属居住。外征民租。如治家然。诚非体。然因此议其贪。则失之远矣。

汉时郡国守相置邸长安。唐有进奏院。宋有朝集院。国朝无之。惟私立会馆。然止供乡绅之用。其迁除应朝者皆不堪居也。

两淮运使署乃董仲舒相江都时故宅。城东法云寺乃谢安石故居。天宁寺其别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
苏州巡抚行台乃魏了翁赐第。宋理宗匾曰鹤山书院。
江西巡抚衙门在永和门内。宁藩变后。改承奉司为都台。织造机房为按台。浙江巡抚衙门在官巷口。胡默林总制时。改于望仙桥。盖宋重华故宫地。传有郁葱之符。
唐少卿宅在绍兴新河坊。少卿名翊。宋宣和中为鸿胪少卿。连守楚、泗、台三州。未尝家食。前后门虽具。未尝开。守舍者自侧户出入。少卿长子闳为郑州通判代还。一术士善相宅。至夜登屋脊视云。此宅前开门。则出两府。后开门。则出台谏。而所应者非本宗。后建炎四年。高宗驻跸于越。凡空第。皆给百官寓止。礼部尚书谢任伯寓此宅。拜参知政事。中使宣召。开前门赴都堂治事。上虞丞娄寅亮与唐为姻家。暂假投检奏封章乞立嗣。中旨。除监察御史。开后门诣台供职。其言皆验。
郑虎臣宅在嘉定鹤舞桥东。居第甚盛。号郑半州。四时饮馔。各有品目。着集珍日用一卷。并元夕闺灯实录一卷。皆言其奢侈于餍饫也。当宋末。杀贾似道于木绵庵。即其人。气甚豪。不止称富家翁。可敬也。
塾。门外舍也。人臣来朝。至门外就舍。熟详应对。塾。言熟也。家庙在东西堂为塾。故曰西席。
凡屋宇竹树之类。影入窗隙内者皆倒悬。阳燧亦如之。中间有碍故也。
某姓造一船舫。忌者告之监司。谓水中造房。侵占。豪霸为地方害。监司北人。大怒。谓水中可造房。何事不为。绳之急。其人累诉不能白。一儒生为操状曰。南方水乡。家家有个船舫。即如北方旱乡。家家有个马房。监司悟。狱解。
有以夜航船呼人者。谓其中羣坐多人。偶语纷纷。以比浅学之破碎摘裂。足供谈笑耳。
弈
王与。字廷贵。常州武进人。素善弈。且所酷好。及为南祭酒。辄绝不复事。李九我亦有此好。为南少宰。亦停。二公相类乃尔。
琴
黄献。字仲贤。号梧冈。入内府。年十一。孝皇命之学琴。甚得亲近。年七十余。刻梧冈琴谱。礼部尚书陈经为之序。
范文正公酷爱琴。唯弹履霜一操。即有事不废。人谓之范履霜。
独孤及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听之专也。其得趣乃尔。
葛天氏始歌。阴康氏始舞。朱襄作瑟。伏羲作琴、埙、箫。女娲作笙、竽。黄帝作锺磬、鼓吹、铙角、鞞钲。制律吕。立乐师。少昊作浮磬。舜作崇牙。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聱。桀作斕漫之乐。纣作北里之舞。周有四夷之乐。穆王有木寓歌舞之伎。秦蒙恬作筝。汉田横客作挽歌。汉武帝立乐府。作角抵、鱼龙曼延、吞刀吐火之戏。梁有高絚舞轮之伎。唐高宗置梨园作坊。玄宗置教坊、倡优、杂伎。元人作传奇。

锺鼎

三代制器、曰锺、曰钲、曰鼎、曰鬲、曰盉、曰鍑、曰甗、日盒、曰洗、曰鋗、曰盆、曰鉴、曰杅、曰匜、曰壶、曰瓿、曰尊、曰罍、曰彝、曰卣、曰舟、曰瓶、曰罂、曰爵、曰斗、曰?、曰角、曰栖、日觚、曰觯、曰敦、曰簠、曰簋、曰豆、曰铺、曰锭、曰錞、曰铎、曰磬、曰铙。锺有特锺、镈锺、编锺、凡三等。钲类锺而庳短。盉类鼎而有味、有攀。鬲类鼎而空足。鍑类釜而大。甗类甑而通中。盒类洗而大。腰有足攀。鋗类洗而小。鉴类鋗而大。瓿类壶而庳。卣类壶而有足攀。簠形方。簋形圆。彝六等。皆有舟。尊六等。皆有罍。罍类壶。容酒一斛。舟类洗。而有耳。

钟。西方之声。其功大者其声大。垂则钟。仰则鼎。一也。佛家谓地狱受诸苦楚。闻钟声则苏。故缓其杵。黄钟生一。一生万物。君子铄金为钟。四时允乳。故钟调则君道得。古军中皆用。今易以铜鼓、锣铙之属。取其便也。

鼎。绝大谓之鼐。圜掩上谓之鬲。丰者为鬲。

大名府有谯钟。相传魏太武时所铸。守清正则钟声洪亮。否则不扬。前守恶之。弃于通衢。钟因半裂。嘉靖中。乐韉为守。适岁歉。民竞言神物弃置为咎。请复之。乐曰。有是哉。祭而县之。扣之不扬。意甚不悦。忽梦大众宣于钟所。既再扣之。钟果洪亮。其裂处寻亦平满。更拥起一脊。民益异之。

萧县相袭不撞钟。以为撞之则水至。嘉靖间。县尹朱同芳弗听。水果大至。漂没田庐。同芳坚不听。水亦寻涸。及孙重光尹萧。父老恳请。重光遂止之。乃为文以祭钟曰。鼓焉以钟。昏晨之轨。民有讹言。金能利水。为民父母。从此而已。御患无德。随俗可耻。钟兮有灵。尚鉴乎此。重光去。王苾臣继之。复令撞钟。其家病祸相沿。惧而复止。

成化间。大钟二。荡淮水中。声竑竑。势欲跃起。总兵平江伯陈公锐祭之。一钟遂止。令县于朝宗门楼。声闻百里。其一止泗上。

张华铜山钟鸣之应。人能言之。又其时朝士畜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击。华云。此盘与洛钟官商相应耳。错之令轻。鸣遂止。

分宜县。昔有渔者钓得一金锁。长数百尺。又得一钟。如铎状。举之。声如霹雳。山川震动。渔人恐。沉于水中。或言。此秦始皇帝驱山铎也。

会稽灵嘉寺钟。本于阗国寺钟也。因风雨飞来。有天竺僧过此。识而知之。

广西太平州有一钟。自交趾思琅州飞来。夜常入水与龙鬬。天明复旧所。正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己卯。盗断其钮及唇。灵怪遂灭。

胡默林取各寺观铜钟。制大将军。击倭。殆无孑遗。惟桐庐县城东一寺钟。有蟒蛇盘其上。军士惧不敢动。再取再如之。乃止。土人云。其钟声闻五十里。去余居十二里。寺曰应天。僻远。四周环以大水。罕有报者。独得免。余每扣之。声清越度。可闻数十里。惜悬深屋中闷闷耳。闻宁波一钟。见梦太守得免。今半没泥中。取之不可动。人皆神之。

铜鼓

世传诸葛铜鼓。然不始于诸葛。马援传得骆越铜鼓。铸为马式。还上之。注引广州记。狸獠铸铜为鼓。悬于庭。置酒。招同类。来者以金银为大钗。执以扣。即留遗主人。师诗曰。击鼓其镗。镗从金。则固起于三代时。所谓金声者。殆如此。必非锣也。

诸葛铜鼓皆奇文异状。雕螭刻虬。间缀虾蟇。其数皆四。杨升庵编内称淳于古礼器也。广汉什邡人段祖。以献益州刺史萧鉴。高一尺六寸六分。围三尺三寸。圆如桶。铜色如漆。令去地尺余。以手振之。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古所以节乐。以诸葛鼓证之。疑即淳于铜铁锅。锅口皆阿大王所制。更奇异。识者曰。非锅。乃鼎类也。其名曰鬻。诗曰。溉之釜鬻。是也。

音乐旨归云。鬻。大上小下。若甑、铛。无足。和羹用之。或曰。鬴也。亦无足。乃其实足以函牛。两耳峙如山形。蛮尤以为至宝。其重不啻铜鼓。

蛮中诸葛铜鼓有剥蚀而声响者。为上上。易牛千头。次者七八百头。藏二三面者。即得僭号为寨主矣。

凡破蛮必称获诸葛铜鼓。有多至数十面者。此必诸葛倡之。后人仿式而造。其精巧反有过之者。

人皮鼓

北固山佛院有人皮鼓。盖世庙时。汤都督沂东。名克宽。戮海寇王民皮鞔之。其声比他鼓稍不扬。盖人皮视牛革理厚。而坚不如故也。

古铜镜

嘉州渔人王甲者。世世以捕鱼为业。家于江上。每日与妻子棹小舟往来。网罟所得。仅足给食。他日。见一物。荡漾水底。其形如日。光彩赫然射人。漫布网下。取即得之。乃古铜镜一枚。径圆八寸许。亦有琱镂琢刻。固不能识也。持归家。因此生计寖丰。不假经营而钱自至。越两岁。如天运鬼输。盈塞败屋几满。王无所用之。翻以多为患。与妻谋曰。我家从父祖以来。渔钓为活。极不过日得百钱。自获镜以来。何啻千倍。念本何人。而暴富乃尔。无劳受福。天必殃之。我恶衣恶食。钱多何用。惧此镜不应久留。不如携诣峨嵋山白水禅寺献于圣前。永为佛供。妻以为然。于是沐浴斋戒。卜日入寺为长老说因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盛具美馔。延堂僧。皆有衬施。而出镜授之。长老言。此天下之至宝也。神明靳之。吾何敢辄预。檀越谨置诸三宝前。作礼而去可也。王既下山。长老密唤巧匠写仿形模。别铸其一。迨成。与真者无小异。乘夜易取而藏之。王之赀货自是日削。初无横费。若遭巨盗辇窃而去者。又两岁。贫困如初。夫妇咎于弃镜。复往白水拜主僧。输以情。冀返原物。僧曰。君知向时吾不辄预之意乎。今日之来。理之必至。吾为出家子。视色身非己有。况于外物耶。常忧落奸盗手中。无以借口。兹得全而归。吾又何惜。王遂以镜还。不觉其赝也。镜虽存而贫自若。僧之衣钵充牣。买祠部牒度童奴数溢三百。后渐有闻者。尽证原镜在僧所。提点刑狱使者建台于汉嘉。贪人也。认为奇货。命健吏从僧逼索。不肯与。罗致之狱。用楚掠就死。使者籍其财。空无贮储。盖入狱之初。为亲信行者席卷而隐。知僧已死。穿山谷径路。拟向黎州。到溪头。值神人金甲持戟。长身甚武。叱曰。还我宝镜。行者不顾疾走。投林未百步。一猛虎张口奋迅来。若将搏噬。始颤惧，探怀掷镜而窜。久乃还寺。为其俦侣言之。后不知所在。隆兴元年祝东老泛舟嘉陵。逢王渔。自说其事。时年六十余。

铜拳

山东新城县王氏科第之盛。始于少司徒见峯公。公尝梦仙人授丹诀。自楚抚归。出铜拳铸为器。食顷。冶人失声惊走。公就视。则二拳堕地。牝牡相合成山焉。有岫有岩。有洞壑。有鸾鹤。寿星中踞。羣真环列。其巅则金母坐而仙姬侍。后有洞。大士入定其中。所现仙灵皆肖生。虽雕镂不能及也。

铁炉

遵化铁炉。深一丈二尺。广前二尺五寸。后二尺七寸。左右各一尺六寸。前辟数丈为出铁之所。俱石砌。以简千石为门。牛头石为心。黑沙为本。石子为佐。时时旋下。用炭火置二鞴扇之。得铁日可四次。妙在石子产于水门口。色间红白。略似桃花。大者如斛。小者如拳。捣而碎之。以投于火。则化而为水。石心若燥。沙不能下。以此救之。则其沙始销成铁。不然。则心病而不销也。如人心火大盛。用良剂救之。则脾胃和而饮食进。造化之妙如此。

铁冶西去遵化县可八十里。又二十里则边墙矣。羣山连亘不绝。古之松亭关也。生铁之炼。凡三时而成。熟铁由生铁五六炼而成。钢铁由熟铁九炼而成。其炉由微而盛。由盛而衰。最多至九十日。则败矣。炉有神。则元之炉长康侯也。康当炉四十日而无铁。惧罪。欲自经。二女劝止之。因投炉而死。众见其飞腾光焰中。若有龙随而起者。顷之。铁液成。元封其父为崇宁侯。二女遂称金、火、二仙姑。至今祀之。其地原有龙潜于炉下。故铁不成。二女投下。龙惊而起。焚其尾。时有秃见焉。铁一名犁耳。盖最坚且厚者。晋书称秦行。唐公洛曰，力制奔牛。射洞犁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铁器

狼山把总徐正得铁矛于江中。形制古朴。不类近时物。其款识数字漫。不知为何等语也。一日。置之舟前。飓风大作。海潮突起。邻舟皆簸扬上下。不能驻足立。独此舟晏然。如履平地。明日。置之他舟。亦然。又明日。置之他舟。无不然者。

李齐物。天宝中。为陕州刺史。开砥柱。通漕路。发重石。得古铁戟若铓然。铭曰平陆。上之。诏即以名县。诸葛亮??甬袖铠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与铸刀三千同。

后主禅造一大剑。长一丈二尺。镇剑口山。往往人见光辉。后人求之不获。

云长采都山铁为二刀。铭曰万人。后败。惜刀。投之水。成龙飞去。

陕州铁人

铁人。在陕州门谯楼下。衣冠拱立。世代莫知所始。相传为禹治水置之，以镇水患者。未知是否。或以为秦金人二人之数。按纲目集览索隐云。各重千石。坐高二丈。号曰翁仲。苻坚徙入长安。今陕州铁人不及数尺。恐非旧物。

僧取沉牛

铁牛。在朝邑县东三十里大庆关。东岸四。西岸三。唐开元十二年铸。此似系浮梁。金元时。牛存而梁废。未几。悉沉于河。大定十年。真定府禅院僧怀炳有巧思。都水使者荐于朝。得旨。令取沉牛。乃辇石驾舟自沈于河。得牛所在。以长绳系。增石转机。已出其三。会有流言乃止。初起役。有善泅者十人佐助。师每画十字于十人之掌。则入深渊如平地。视听亦了然。十人皆剃度为弟子。

铁镬釜

扬州铁镬。府城北门外铁镬六口。南门外四口。各高四尺。厚四寸五分。周围一丈七尺。可容二三十石。不知何代何人所铸。北门外两镬。皆半没入土。露土外者光莹不锈涩。如琢磨然。相传元镇南王府故物。或又谓出隋宫。皆不可考。镇江甘露寺亦有大铁镬。俗传梁武帝铸以饭僧者。苏文忠有萧公古铁镬之句。又或以为前代压镇之物。与扬州同。亦未知是否。

梁筑浮山堰。成而复溃。或言蛟龙能乘风雨破堰。其性恶铁。乃运铁器釜、镬之属数千万斤沉之。扬州铁镬岂即此类耶。

铁釜。在北门外苏州造船厂。今移在太仓海宁寺。相传通番船煮篾缆用者。阔六尺三寸。高四尺三寸。围二丈。厚二寸四分。

铁棺

兴化县南。法华废寺西。有铁棺焉。长九尺二寸。前广后狭。相传宋建炎间。薛庆常遣其徒撼之。中有物相触。作铿然声。以铁锤击百不损。鼓骊韝之不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止。

攒棺奇绘

柴墟储文懿公。正德癸酉。以吏部侍郎终于南都。子灏扶柩归海陵之第。丙子涂甃。攒于墓舍。丁丑十月。启而葬诸制域。发视棺上。变生黝墨如铁。成绘画文。具画家鳞皴烘染之法。前则奇石、枯松。旁出二筱。茎、叶、咸翛。左则梅株夭娇。梢缀数花。其杪右如左而树差短。全无花。古雅萧散。非俗工所能为。后有文隐隐未就。吁。亦异甚矣哉。殆有鬼神为之其间者。家人惊愕。走闻州大夫。驰驾来视。削而究之。深入木理。于是四境喧诧。观者填溢。莫不骇叹。以为神异。灏乃拂楮于上。模其大都。藏于家庙。

挈棺

刘太守钰。沔阳人。每行必挈双棺自随。吴江吴尚书山。亦如之。吴以郭勋事。触圣怒。勒归。卒于利国驿。即用以殓。

涌幢小品卷之五

巡狩

洪武元年。四月甲子。上幸汴梁。七月丁未。回京。八月壬午再幸。十月丁丑回京。初则河南已下。再则元都已平。自往壮声势。且览中原大轴。有迁都之志也。仪注虽未可考。要之。卤簿军容。气象自是不同。文皇再幸北京。俱皇太子监国。五出塞。不辞劳苦。宪皇征汉。往返仅二十六日。出喜峯口破虏。往返仅二十七日。止治兵。以亲王监国。而英皇北行。事起仓卒。百凡草草。从官亦不甚多。至于陷没。非臣子所忍言。武皇驱驰。不过游戏。肃皇自藩国入承大统。母后之葬。大议分合。亲幸承天。事情自不可已。往返五千里。仅五十八日。中间驻承天者十二日。当时纷纷谏止。爱君惜费。一动不如一静。臣子之分。自当如此。若以大体论之。从中将顺。未为不可。

拦驾

嘉靖十八年。二月。圣驾将南狩。有军人孙堂。由西阙门入。至午门。从御路中桥至奉天门下。登金台坐之。而守门官吏莫有知者。及天明。堂从上呼叫。方觉。捕之。堂言。沿途搭盖席殿。累死军民大半。因此我来拦驾。事闻。下锦衣卫。严刑根究。谓堂实病狂。当以擅入御座者律绞。及诸门役防范不密之罪。报可。而上终不为动。盖内断已久矣。襄府典吏王文。同民人栗銮。诡列名衔。为奏事。语多触犯。传流道路。冀得闻上。停止。而李文魁、真宣等。复用黄帖抄誊传播。东厂旗校缉获以闻。时乘舆已发。有旨逮讯文魁等。以妖言惑众律。及二十余人。各坐罪有差。

巡幸关系

方南巡时。沿途有司。以供具不办获罪，若副使潘鉴、知府刘汝松、同知李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阳与州县等官逮行在诏狱拷讯为民。甚众。及将回銮。谕行在兵部掌都察院事王廷相。令委所在三司知府等官分理夫马粮草。并以躲避官员。责其参治。及入河南境。抵裕州。供具复不给。于是河南参政张思聪、副使胡廷禄、陈逅、南阳知府王维垣、俱逮诏狱为民。严旨责廷相。悉纠诸怠弛者。因移咨各抚按官。指实开具。及是。廷相汇列奏闻。自顺天府尹邵锡、密云副使高金、天津副使张承祚而下。七十二员。得旨。各官违误推避。悖慢为甚。在京令法司。在外令抚按逮治。从重拟罪。其平日贪墨及假公科敛者。仍各追赃。完日。治罪如例。已。法司拟上罪状。诏锡降二级调外任。金承祚等悉黜为民。而前此卫辉行宫火。该府官止留一人护印。余俱械系都护军门。缚押前行示聚。守巡并布按二司掌印者俱逮镇抚司拷讯。于是卫辉知府王耿、汲县署印知县侯郡。缚行驾前。至承天杖之。发边方为民。又逮督理侍郎张衍庆及河南巡抚易瓒、巡按汤震、左布政姚文清、按察使庞洽、参政乐護、佥事王格、俱下镇抚司。悉黜为民。其赵州、临洺镇、二处。驾发时。行殿俱灾。有司官皆治罪。从行人马。死者甚众。至叶县。知县李浦以持牌候各官境上。夺职。丁忧学士廖道南献赋。以绯衣朝见。上怒其居丧从吉。夺官。则又其自取。不必言。万乘一动。干系极大。遐想景象。以神圣孝思。尚且如此。况无事盘游哉。末年。上病。复谕南狩取药。中外汹惧。徐文贞力谏得止。

母后奉迎

世宗即位之四日。迎母妃于安陆。用船四千艘。人夫四十万。江行考递水手数千人。其第一人为御舟柁工。即洑流湍急。舟稳如山。余渡江。其子在江干摆渡。能言之。问其父姓名。曰王金。生时母梦仙妃渡水。踏一鱼。乌金色。落其家。人以为瑞云。后尊为章圣皇太后。患目泪。用海松子有验。命守臣于暹罗濒海诸处采进。

皇祖母惠孝皇太后邵氏。知书。有容色。杭州兵家女也。年十四。聘者七人皆死。一指挥聘之。已上马迎矣。坠而死。其父充漕卒。携至京师。成化中。选入掖庭。居别院。未得进。尝赋诗曰。宫漏沉沉滴绛河。绣鞋无奈怯春罗。曾将旧恨题红叶。惹得新愁上翠蛾。雨过玉阶秋气冷。风摇金锁夜声多。几年不见君王面。咫尺蓬莱奈若何。诗成。微吟。宪宗步月过院。闻而异之。遂召幸焉。生兴王。是为睿宗献皇帝。配蒋妃。实生世宗肃皇帝。世皇既正大统。时以贵妃在宫中。尊为寿安皇太后。元年十一月崩。上谥孝惠。其弟喜封伯。钦赐为其父造坟杭州。极壮丽。费可十余万。所称邵王坟者是也。今子孙贫。货石筑十锦塘。已荡然矣。邵后又生谷王。

皇太后父母

自来皇太后之父母罕有存者。神皇即位。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皇贵妃为慈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皇太后。两宫并重。其父母皆存。真太平盛事。仁圣父陈景行。封固安伯。以壬午年卒。年七十。赠太子太保。谥荣靖。祭十六坛。赐赙二千两。妻张氏。礼部尚书张文质女。癸未年卒。赐祭葬同。慈圣父李伟。封武清伯。已进侯。癸未年卒。年七十四。赠安国公。谥恭简。祭二十坛。先赐营圹银三万两。妻王氏。时入宫。圣母以家人礼上食。王避匿曰。太后至尊。奈何以老妇亵朝廷礼。赏赐不可胜纪。丁亥卒。祭如前。赙五千两。固安三子。昌言。锦衣指挥佥事。嘉言、名言。锦衣千户。武清亦三子。文全。袭伯。文贵。左都督。文进。御马监太监。盖自宫从慈圣入内者。未知宫中何以相处。两宫并存。则嫡母加二字为别。所重自有在。今已并加。而其父母。恩礼殊绝如此。则又起于慈懿之分别也。 【 慈诗懿皇太后钱氏。英宗皇帝正后也。】 慈懿虽加二字为重。然特虚名耳。于外家无所推恩。最初正位中宫。父贵原。金吾右卫指挥使。加都督同知。卒后不闻赠谥。长子钦。仅嗣锦衣指挥使。次子锺。正统十四年。从北狩。俱死于难。既而锺遗腹生雄。遂以后钦。世其官。天顺元年。升都指挥使。成化初。晋后军都督佥事。寻转同知。卒年三十。赐宝楮万缗。谕祭营葬。初。英宗重念后族胤嗣单弱。每欲胙雄茅土。慈懿辄辞谢。故终身不及封拜。雄卒后。宪宗念累朝外戚。俱有封爵。乃封雄子承宗为安昌伯。而周太后家封二伯。寻晋侯。恩礼隆厚。百倍于钱。及慈懿崩。陟于周太后。几不得祔。赖宪宗明圣。大臣力争。得祔。盖嫡母虽尊。比易代决不敢敌生母。观慈懿之云。则仁圣得此。已极崇重。而陈氏亦云厚幸矣。

王府

国初亲王府基。秦用陕西台治。晋用太原新城。燕用元旧内。楚用武昌灵应寺。齐用青州益都县治。潭用潭州玄妙观。靖江在独秀峯前。以后续封者。自宜详载。而史不必尽书。要之。必取郡地之最广与风气最适中者用之。

亲王府制。王城高二丈九尺。女墙五尺五寸。城河阔十五丈。深三丈。正殿基高六尺五寸。站台五尺九寸。各有定数。而殿之尺寸不着。秦府殿高至九丈九尺。韩府止五丈五尺。大相悬绝。岂秦、晋、燕、周、四府乃高皇后亲生。故优之。诸子不得与并耶。余见吉府、荣府、城高仅二丈余。城外并无河。想即以本府长沙、常德之城池为据。而内城特作子城。其余可类推矣。

亲王之国。郑、淮、荆、襄、梁、五府皆仁宗子。宣宗弟。用船不过二三百艘。德、秀、吉、崇、徽、五府皆英宗子。宪宗弟。用船亦不过七百余艘。除王府及各官应付车辆人夫。其军校人等船。令自备。在途亦自拽送。不起人夫。至吉王始奏乞护送人夫。然每船不过五名。兴、岐二王之国。分外陈乞。至用船九百余。沿途起夫至数万。其后复加撙节。止用船七百。行李车辆。自承奉长史而下。各有等差。吏典军校四人。共车一辆。所过州县驿递。止供柴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支廪给。弘治十一年。寿、泾二府。官校恣横。至殴辱宪臣。逼取财物。地方骚动。事闻。承奉长史俱坐罪。正德初。荣王将之国。所司请申明旧例。行所在官司。晓谕约束拽船人夫。亲王并妃船。每船上水八十名。下水五十名。其余装载对象。每船上水二十五名。下水十五名。本府官员船。上下水俱十五名。军校船。上下水俱五名。

景王之国。随行官二十七员。校尉六百名。军一千名。背负什物军一百名。马一百匹。其驿递旧制。双马、单马、起船符三道。今照宣德年例。只与单马起船符验。

福王之国。用船一千一百七十三只。比潞王多二百四十八只。随行军一千一百名。沿途以少司马一人总之。潞王则萧岳峯大亨。福王则魏惺吾养蒙。所随旗校内使。皆择中下者以行。即承奉稍黯黠。亦不能肆。而其余兵卫。独慑兵部。所至不过依常夫马廪给。一夕而行。原不为害。乃好事者议于经过去处蠲恤。不知惟车驾所过有之。藩王何为者。虽寝不行。而其识见亦可槩见矣。

册封

封王一差。亲王以勋臣为正使。其余用京堂、科臣、部属、中行等官。翰林、文学侍从。例不差遣。自弘治七年。十月。始差侍读江澜。次年。侍讲刘忠。又次年。停遣。十年侍讲张芮。十八年编修陈霁。刘瑾乱政。革六科不用。瑾诛仍旧。正德六年。检讨穆孔晖。七年。编修陆深。八年。编修崔铣。自后增为二人。以后纷纷四出。不可纪矣。

送亲王

天顺四年。再迎襄宪王至京。恩礼有加。比返国。上亲送至芦沟桥。车驾后王。王辞曰。以臣先君。大乱之道也。上曰。王德厚望尊。今日非以君送臣。乃以侄送叔。何乱之有。王不获已。命舁人倒其肩舆。示不敢背焉。

亲王之冤

辽王国于荆州府。嘉靖中。庶人宪火?节。聪明绝世。行多纵泆。当之以叛。劾疏中有观兵八里山之说。傅致其狱。过也。被执月余。饮酒赋诗。了不为意。行之日。表辞毛太妃。血泪淋漓。全表皆湿。表既上。如故也。惟语袁太守曰。公知吾好文墨。多致文房四宝去。见者无不哀之。

郡王之冤

正德九年。东平人西凤竹造吏部主事梁谷。为言乡人袁质、赵岩等。纠聚数千。将为逆。梁为本州岛着姓。盖宋梁灏、梁固之后也。谷居乡凶戾。行多不检。倚恶少为助。既贵。此辈常往来其门。颇厌苦之。又与千户高干等有怨。闻凤竹言。辄意动。乃遣人访于屈昂。昂亦亡赖。报书愈诳诞。又有刘升者。谷素与往来。询以故。升尝为千户王瓒所辱。诬瓒亦预谋。谷因并以干及恶少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皆称为从逆者。告变于尚书杨一清。遂闻于上。召兵部议。尚书陆完请亟谕山东镇巡官密捕。穷治党与。仍令总兵官刘晖以辽东军千五百人驻济宁。伺变进兵。会鲁王入。长史马魁谮奏其子归善王当沍妄言欲反。谷复谓当汪与质连谋。遣太监温祥、大理寺少卿王纯、锦衣指挥韩端、往执当沍。复议用兵。命总兵却永以所部边军及河间达官舍余千五百人驻德州。副总兵桂勇将千人驻大名府。游击将军贾鉴。大同军五百人。驻徐州。仍敕河南都御史陈珂、淮扬都御史张缙、分守要害。京师汹汹。传言宗室有大变。旬日间所在震动。及祥等驰至。合兵围王府。当沍方饮而卧。与质等皆束手就执。祥等按问无反状。盖质以武断为乡人所怨。又善射。当沍爱之。尝赏以钱布。岩以候缺引礼舍人怀贽谒当沍。尝留饮。谷诸所指。皆平人也。乃械质等至京。晖及永等兵皆罢。巡按李翰臣因劾谷报怨邀功。且言当沍之罪。成于马魁。乞寘二人于法。诏以翰臣为谋叛者隐匿。逮系锦衣狱。质等既至法司。以告变由谷。请逮谷与质等面证。不从。已而翰臣狱辞复连及谷。乃令置对。法司拟翰臣、谷俱赎杖还职。谷仍俟质等狱成议请。得旨。谷免赎还职。翰臣降一级。调广德州判官。于是御史程启充、周宣等。极论谷。挟私罔上。鼓煽流言。启小人生事喜功之心。致大臣轻信寡谋之失。虽死。不足尽法。顾可纵之。令复职乎。且与翰臣不宜异罚。皆不报。谷初以荐得吏部。及因一清上变。权贵入其言。欲徼封拜。如平寘鐇故事。其于宗藩民命固有所不恤矣。或云。鲁王之奏当沍。虽由马魁媒孽之。实为在内力者所迫。惧祸及。不得已而发云。十一月。当沍降庶人。发凤阳祖陵。当沍健悍。流贼攻兖州时。尝借护卫盔甲、弓弩、率家众登城。射却之。鲁王以闻。降敕褒谕。由是喜弄兵。闻袁质善射。召与角胜。因赏之。时纵酒。多过失。与马魁有隙。尝欲纳校尉李智为家人。属魁启王。魁不应。密嗾王重绳智。谪为乐工。当沍不能平。欲缚魁辱之。魁避匿。畏王责之。乃乘醉妄言欲反。会谷告质等谋逆。魁遂谮之王。且曰。不先发。祸且及王。王惧。遂奏之。既被执。当沍曰。我何罪而系我。索其兵器。乃前所借弓弩也。魁恐事败。讽所厚陈环及啖术士李秀。使诬证之。复以书及贿抵镇守太监毕真。使逮二人诘问。已而二人者以实对。书贿亦为真所发。于是法司会勋戚府部大臣。以质等及魁赴诸王馆。与当沍验问。皆知当沍无反状。无敢为白者。竟以违祖训成狱。军校坐拨置谪戍者五人。质及家属戍肃州。西凤竹、屈昂、徙口外。魁以诬妄坐斩。诸连逮瘐死者甚众。王瓒亦死于途。山东镇巡及三司掌印官以失觉察。夺俸有差。谷首为难端。竟以一清庇。独得免。当沍之凤阳。有旨令中官护送。犹未知所坐。中官绐曰。谒祖陵耳。比至。问曰。此何地。曰。高墙。乃大恸曰。冤乎。即日以首触墙而死。闻者伤之。

楚宗行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国朝宗室。虽谋反大逆。亦止赐自尽。焚其户。惟楚世子英耀。弒父充灼。勾虏斩首焚尸。二百年再见楚藩之变。躐杀巡抚。儗死不必言。乃斩者三人。又不告太庙。告显陵行刑。夫死者与众弃。未闻弃之伊家墟墓间。使其祖宗魂魄。式而见之也。且楚藩乃太祖七世孙。非献皇之后。于义何居。吁。盖难言之矣。

宗案

楚宗事。业有定案。非臣子所敢言。要其实不可得而掩也。今且勿论。偶阅成化年间韩府、晋府、二案。录于后。

追降韩府汉阴王征鍹为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冒封郡王、县主者。皆赐死。妃父周恂磔于市。妻、妾、子、皆斩。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问王曰。王病疾。当不可讳。无后。奈何。何不取家人子。名之。以奉王后。王以为然。令二宫人假若有娠者。韩王及诸王来问疾。俱以托焉。王薨。珣与王母及妃谋。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后令妾与子抱纳宫中。既长。请于朝。俱受封。而恂之姻家。以私忿发其事。下镇守内官暨抚按。会三司按之。得其本末。恂罪当斩。余坐罪有差。刑部尚书林聪等具狱奏。上曰。恂谋主使王母平氏、妃周氏。同其妻、妾、子。乞养异姓男女。冒封。紊乱宗支。罪恶深重。恂。凌迟处死。财产没官。妻、妾、子、俱斩。知其事者。内使刘通等五人。各杖一百。充边军。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赐自尽。征鍹追降为庶人。余悉准拟。其令太监李荣、驸马周景、锦衣卫指挥赵璟、往莅其事。仍命自后各王府将军等处不许闲杂人出入。构引为非。违者及内官外官皆重罪不宥。录狱词。写书各王府知之。乃致书各王曰。朕为征鍹乃韩宪王曾孙。宪王。实太祖高皇帝子。高皇帝奄有天下。封建诸王。藩屏国家。为千万世不拔之基。岂意征鍹祗因乏嗣。顾恋房闱私爱。轻信外人邪谋。致使其母暨妃。下抱污池之流。上溷天潢之汲汲。其得罪于祖宗。岂小小哉。身虽沦亡。咎难容贷。已革其封爵。削其谥号。追废为庶人。用彰朝廷大法。用慰祖宗灵明。以为将来警戒。呜呼。莒人灭郡鄫。春秋所诛。而征鍹忍心害理。一至于此。祖宗以来。所未有也。常人闻知。莫不愤怒。况于朕乎。况于宗世乎。尚恐各宗室亲王未知其详。特命所司抄录情词并书。徧报亲藩。尚其亮之。

晋府方山王锺铤。有罪革爵。并削故镇国将军锺鏕封号。初。锺鏕无嗣。夫人张氏与其父瑁及母孙氏谋收弟妇之有娠者入府生子。以为己子。锺鏕亦与其谋。方山王为扶同。奏请赐名奇溱。已而得封。至是为人发其事。且及王近狎乐妇。杖死无辜。暨纳赇等罪。命太监尚亨及刑部郎中张锦等会官核实。下都察院。具狱以闻。命革锺铤爵。锺鏕已故。削其封号。瑁及孙氏皆斩。张氏奇溱赐自尽。余皆坐罪如律。仍下敕切责锺铤曰。高皇帝封建藩屏。政欲子孙相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永享富贵。奈何尔身居王位。贪淫酷暴。又甘与异姓为骨肉。得罪祖宗。贻羞宗室。廷议佥谓紊乱宗支。难以轻宥。兹特革尔王爵禄米。尔其怨天乎。尤人乎。噫。尚其悔悟之。仍录其事。遣书徧示诸王。

今民家往往有此事。大都起于妻、妾。亦有其夫知之者。然后多构讼破家。所抱之子多不肖。又必绝而后止。盖其家祖宗决不受。决不容也。嗟嗟。以秦始皇之强。二世而亡。况其它乎。

宗人入学

近日宗室甚多。禄米日减。自将军而下。有文学者。得应试为秀才。一时趋者颇众。士子为诗嘲曰。愿将纱帽换儒巾。解带丝绦稳称身。老爷博得相公叫。娘娘重结秀才亲。一王子口占报云。纱帽儒巾气类同。系绦脱带挂玲珑。娘娘原抱老爷睡。喜得天潢有相公。闻者皆绝倒。

郡主侍养

国朝故事。郡主仪宾。终身不得回籍。南城郡主。淮庄王之女。崇德吕相。为鄱阳簿。有声。子（火英）。有才貌。王爱而字之。既婚。受封不得归。比相殁。妻凌尚存。主辞禄。乞恩同归。事闻。报可。极尽孝敬。至今人能言之。贤矣。贤矣。

宗人攘夺

武昌卫军余刘贵。初倚楚府声势。骗财害人致富。及楚王薨。惧怨家来索。延其母姨夫永安王府中尉显椐于家守之。楚府宗室崇阳王显休、中尉英燸、永安王长子英焌、奉国将军荣缙及余将军中尉英（火川）、英（火冗）、英（火至）、等。俱利贵所有。纠恶少数十辈。排户而入。显椐不能御。显休等遂竞攫其金帛。时摄国事通城王适过其门。贵大呼白状。遣卒诘捕。英焌、显休、等。反羣击通城王。从者多被伤走。毁通城王冠舆。王讼之巡按御史。事未竟。而显休用事者孙加等复以诈财害人。为通城王收置府狱中。显休、荣缙、复劫狱吏夺出之。巡按具上其事。上以显休恣肆违法。夺禄一年。荣缙、英焌、英燸、英（火川）。各半年。英火?至等。俱行通城王。严行戒饬。

二庶人

汉、宁、二庶人反。其党皆劝疾趋金陵即位。天下自定。盖狃于文皇之事也。后之谭者皆以此为虑。虽然。金陵亦何易趋。文皇力战数年。习知诸将易与。及金陵虚实。又有导者决策直进。二庶人莽甚。初起事。家当重。顾瞻多端。如何便能出门。必如太祖。以一旅前进。捣虚自立基本。方可团空而成。况当时守备甚弱。非今比也。或曰。今虽有府部内外守备。七十个倭子。横行不能御。若亲王一临。自可得志。不知用兵专重声势。所谓人怕虎。虎亦怕人。宁独怕人。黔驴亦不敢犯。李纲云。某等虽书生。然藉其位号。以抚将士。此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知兵者。

娄妃

宁庶人妃娄氏。上饶人。素贤。庶人有禽兽行。其父康王。屡欲杀之。以娄能内助。冀其改悔乃止。既嗣。渐骄蹇淫虐。娄苦谏。至涕泣。庶人为感动。既而狂纵如初。纵伶人入内庭。与诸姬乱。独畏避娄。不敢犯以非礼。庶人之杀孙燧、许逵也。娄曰。奈何作此。如异日何。怒曰。妃居深宫。何自知之。密捕时。在旁内侍十余人。皆斩之。缄送其首于娄。娄发之。大惊。自后亦不敢复言。及兵败。濠泣与诀。娄曰。不用吾言。以至此。尚何道。投水死。庶人既就执。见王阳明。以葬娄为嘱。居囹圄中。每饭。必别具馔祀之。言及。辄叹曰。负此贤妃。 【 庶人尝曰。纣以用妇言而亡。吾以不用妇言而亡。】

二王孙

寘鐇之败也。以其孙鼐材托僧大千者。与俱亡。即以家人子冒名鼐材。时年十七。削发。走河南永宁之千山。刱庵居焉。更名正奉。未几。大千死。鼐材为主僧所凌。复走故县镇。寓三官庙。久之。鼐材愤懑不胜。遂自诣官言状。乃送之庆府。王厚遇之。与镇巡官皆以状闻。寻致京师。寘鐇府中旧人。在浣衣局者。已不能辨识。法司会多官审讯。鼐材抗言曰。我高皇帝七代孙也。不辱于齐民。自归君上。于是上念鼐材虽不宥之例。既束身归命。姑从轻。送凤阳高墙安置。

宸濠世子外不请名。盖有异志。它日欲自赐名。立嗣立国也。故宫中止以行叙。曰某哥某哥云。既败。其第三子尚幼。投于水。得浮木。攀之。为渔家所收。寻流落民间。名曰朱学。嘉靖十五年。自言于霍丘县。送至京师。照鼐材例。发高墙。

凶人一律

二凶 【 南宋。劭、浚。】 之恶。今古未有。既被擒。劭曰。可得为劝远徙否。浚曰。未审犹能得一职自效不。宸濠被擒。见王阳明。呼曰。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请降为庶人。可乎。大约凶人志图富贵。既败。犹望求生。千古一律。

宸濠之反。以李士实为太师。配李韩公也。以刘养正为军师。配刘青田也。与古之自比鄱侯、诸葛者酷似。

叛宗

宗人充灼。代府和川府奉国将军。性淫纵。日与里中诸恶少酣饮呼卢。专为大言。以相炫耀。恶少羣面谀之曰。安有雄杰如三将军而贫者耶。灼行三。故称。时奉国将军俊桐、俊（上临下木）、俊杗、俊榣。中尉俊振、充（火耿）。充（火耿）亦酗酒。灼皆与之善。有大雷公、二雷公、大六十、小六十、八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头道、大稀毛、诸号。每羣饮于市。使酒刃人。不给则劫掠民间。当道以其宗人也。启代王戒治之。不悛。以此亦望代王。二十三年。知府刘永以忧归。灼辈御之于门。劫其装。抚按以闻。诏夺禄。由是益横。曰。丈夫举大事。则富贵由己。而以掠数钱为罪耶。羣恶相和。时有罗廷玺者。与汾州民王廷荣相友善。素以左道惑人。而癸巳之变。诸叛兵所遣入虏曰卫奉者。尚漏未诛。或告灼曰。罗廷玺有神术。移天折地。卫奉知虏中要领。有急可使。于是灼使人召廷玺、卫奉、皆至。与俊桐等歃血盟。罗廷玺见灼。伪大惊。伏谒称臣。喧于众曰。吾夜伺其息。晨望其光。贵不可言。乃复纠二狂生。造飞语危言。刻天师将军通侯印。相署置。议遣奉使虏曰。分兵三道。一入阳和天城。一入左右卫。令酋长至镇城下。而己开门应之。徐以兵下平阳。自立为帝。既又曰。必燔诸处刍场。使兵马不易集。我举事可万全。遂遣卫奉赍金帛使虏。里中诸恶少因以火箭燔刍场。于是浑源、山阴、右卫、平虏、诸刍场同日火。先是总督翁万达。以大同素反侧。时时驻节安集之。一日。暮抵应州。有书生叩马曰。愿有谒。及间曰。大同宗人可虑也。问其详。不对。督府扬言曰。生狂妄语耳。既而至镇城。私与巡抚詹荣定计。荣曰。此地易摇。今反侧子甫贴席。一有所问。则呶喧矣。惟静定。以计擒之。督府曰。吾意也。夫镇兵迩。感国恩。吾辈又日教阅抚循之。可用也。即宗人有草泽谋。易与耳。但当虑其走北。于是召总兵周尚文。喻之曰。君知虏谋入吾境乎。曰。知。然则岂无我不逞者入虏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今君不以私人密布之境上。而但求捕于案牍叱咤之间。悞矣。乃悬赏曰。得虏牒。或私出塞者。赏百金。不三日。而诘边之令徧矣。时卫奉辈自虏中返。语灼曰。已见虏酋察罕儿。令制旗往。北兵至城下。揭旗为信。灼大喜。制旗。又令狂生为表。许以大同为赂。且曰。吾有天下。自居平阳。大同以畀北朝。不设兵戍也。付奉。使与其党刘大济、王儒、复往。奉曰。当道何故诘边。灼曰。六刍场同日火。彼安得不诘边。求奸细耶。决计遣行。而令罗廷玺至汾州。约王廷荣为内应。使潜为火器诸不轨物。以俟奉等至塞。遇墩军诘。则曰。总兵官遣哨瞭者。咸不之疑。次日至镇河墩。诘对如前。遂出塞。抵榆树湾。遇雨。出物暴之。而尚文所遣逻徼、周现等。至镇河墩。诘墩卒近出塞者。曰。昨有数人。当未还。现等私谓曰。无遣人而曰遣。岂虏牒耶。羣走追之。至榆树湾。奉等尚未行。即反接之。得其旗表诸物。于是总督万达具论灼等反形已具。无可矜疑。近时虏患。殊异昔时。所以不能大得志者。以无内应耳。充灼约为内应。悖逆不臣。使其谋获售。祸且滔天。将不啻若寘鐳之于宁夏。宸濠之在江西也。诏械系京师。伏诛。仍大申儆备。

历代宗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管、蔡之叛。谭者引殷之义士为比。又谓周公假此题目除其兄。此书生狂悖之谭。不足论。若西汉。则莫甚于七国之变。由汉高分封大奢。酝酿所致。然实汉高深谋远虑。自奠盘石。以定民志也。晋之八王。互相鱼肉。自司马懿反顾之报。唐之永安王。狂竖不足道。宋益靡靡无气力。堪作分外事。甚觉安静。我太祖高皇帝分封诸王。权势隆重。即汉高遗意。叶伯巨、郑士利二传。余有论。著录于后。文皇以来。严为之禁。略无变通。致庶宗饥窘。中间有材力请自效者。一切禁止。悍而不肖。如充灼之类。至于谋叛。文弱者仅仅托词章诗酒自娱。自来当国者略不留意。计惟张江陵。以时以势。可任此事。亦止申条例一件。申文定。庚午。以宗藩策士录文。擘画甚佳。余年时已十四五。读而深喜之。谓它日当国。必见施行。比文定谢政。年八十。余往贺。问及。因进曰。吾师之文。至今能诵之。然首揆十余年。未见议及。何耶。文定失笑曰。子可谓直穷到底者。当日既做阁老。忙忙过日。那复想及。提及。此是真心话。更见文定踏实处。若他人。必有许多支吾言语。且愠且怒矣。

叶分教

公名伯巨。字居升。宁海人。好读书。年二十余。有名于乡党。入县学。善说礼。凡朋友有昏丧。必礼相之。为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见人不善。立折之。不顾其喜怒。人知其无它。终亦不恨也。以年长。通经术。进太学。未久。诏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遥县。待诸生如子。诸生亦爱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变。下诏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见。而为患小。其一事难见。而为患大。此三者。积于吾心久矣。纵不求。吾犹将言之。况有明诏乎。即为书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烦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务以宽厚御之。视诛杀人如灭蝼蚁。使民不获安息。欲以图治。难矣。夫图治于陵剥之余。犹理丝于棼乱之后。缓之则端绪可得。欲速则胶结而不可穷。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异令。赏罚不准。君劳于上。臣困于下。治乌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败之根也。所谓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内。地止千里。而燕、秦、晋、楚。踰千里之国。以封年少未达事之王。优之以制。假之以兵。无事则易骄佚。有事则易为僭乱。汉、晋之辙。可为明鉴。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谓为患难见者也。【三代之制。后世必不可行三事。井田也。封建也。公尸也。】其语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敢间吾骨肉。我见之且心愤。况使吾儿见之耶。速取来。吾将手射之。而啖其肉。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诏系刑曹。久之。瘐死狱中。

郑秀才

公名士利。字好义。宁海人。父邦彦。字国昌。好学强记。能文章。四子。士元、士亨、士利、士贞。士元字好仁。刚直有才学。洪武四年。同知怀庆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方役民运盐给军。独革之。令军自运。有挟重臣势来挠者。卒不为动。人至今便之。升湖广佥事。尽出军中所掠妇女。归其家。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谷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士元以事忤御史台。嗾吏以此陷之。系狱。天子方怒甚。以为欺罔。行省三十余辈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贰以下。榜一百。免死。为军远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无它罪。可恕。莫敢谏。士利方以诸生告于师。侍其兄。独叹曰。上不知。以为空印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怀。欲言之。适星变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读诏。假公言私者治罪。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为天子杀无罪为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当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为书数千言。言数事。而于空印最详。其意以为诚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书。合两缝印。非一印一纸之比。缝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钱谷之数。府必合于省。省必合于户部。其数诚不可悬断预决。必至户部而后定。省府远者。去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书既成而后用印。则往来之难。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后书。此权宜之务。所从来远矣。何足深罪。且国家诸法必明之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国以至于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诛之。则何以使受诛者甘心而无词乎。朝廷求贤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难。位至于郡守者。皆数十年所成就。通达廉明之士。非如草管然。可刈而复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才乎。臣窃为陛下痛惜之。其书既成。欲上者数矣。而未决。每归逆旅。则闭门俯首而泣。泣数下。其兄子侍行者。疑而问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自有所苦耳。若何庸知。已喟然曰。我以触天子怒。必受祸。然杀我活余人。我更何恨。遂持书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见丞相。礼颇倨。丞相问何事。士利曰。吾将为天子言之。丞相何问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览书。大怒。诏丞相御史大夫杂问。谁教若为。必有主谋者。士利笑曰。顾其书可用与否如何耳。且吾业既为国家言事。自分受祸。人谁为我谋乎。辞卒不屈。然犹输作终身。而竟杀空印者。

朱史氏曰。高皇开创。用法一主于严。胡大海方治兵处州。其子犯酒禁。手刃之。曰。宁胡大海反。吾号令不可违也。盖截断如此。而谓尝之者有可幸。触之者有可全乎。粮税空印。虽行之已久。然高皇深恶旧习。事无小大。必经断方与施行。今未尝奉旨。一发势在必诛。于是每岁用御史查刷。其法至精至密。而空印事。亦迄今永革。当日上下相沿之习。非此一怒。必不能撤而去也。至分封之疏。利害明白。诚为正论。然高皇起徒步。成混一。精兵良将满天下。偃之则不可。付之它人之手。必且为变。故分隶诸王。使之习兵。尽其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暗訾奸人窥伺之志。即如文皇。天表雄奇。才干超绝。决非人臣之相。一恒人知之。以高皇神圣。父子间周旋且四十年。岂不了了。而付天下于偏顼文弱之太孙。何居。特以伦序为重。气运尚艰。不得不尽人事之正。以候天道之微。故置文皇于元之故都。隐然与南并峙。而祖训中。明开训兵待命、剪除奸臣之语。宛然文皇遗嘱。上参气数。下度人事。而中又卜之子孙。迟回审固。其虑长。而其心则已苦矣。乃居升之言。既不足仰窥圣意。齐黄之议削。又身在建文驳运中。无可奈何。卒之。北平兵起。一番扫除。天河地轴皆为翻动。而藩王之权以次渐削。承平以至于今日。似皆入高皇计算中。意圣心渊口。上与天通。有不可明言。而独自逆睹。豫有以待者。夫汉高阔略。年不甚永。晚征鲸布。伤且困矣。料身后事。尚灼灼不爽。而况高皇度越千古。为社稷苍生计。反奢于制而兆之衅乎。总前后论之。其初太宽。势也。中乃稍密。亦势也。今则锢之一区之中。绝之四民之外。国赋倾廪矣。而庶宗不得宿饱。玉牒充栋矣。而宗子谁是维城。祖制然乎哉。祖制然乎哉。

宗禁

亲王不许出城。祖制原无此禁。惟国初事体隆重。凡出入必奏请。并迎送先后。亦太祖自定。后仍之。凡迁居省墓。必奉旨方行。当事者不察本末。因之推及郡王、将军、中尉以及庶宗。而条例中又有无故出城之语。牢守不动。此是何说。今其禁已开。有登贤书者。亦其势不得不开也。【宗室子孙亲尽即当听其各谋生计。既造就有用之人才。又节省无穷之禄米。】

涌幢小品卷之六

祖陵

洪武初年间。迷失祖陵。未知先骸厝所。遣官于泗州城西相河坝。岁时望祭。十七年。有朱贵者。先充龙骧卫小旗。泗州盱眙县招贤乡人。年少。回家祭祖。赍捧祖陵家图。亲赴高皇御前。画图贴说。识认宗室相同。因愿守祖宗根本。高皇大喜。除授署令。后改为奉祀。赐贵田宅、钞币、等物。令世袭。主奉祭祀。其陵庙尚用黑瓦。至宣德中年。始易以黄。

朱巷

高皇系出句容。历世墓皆在朱家巷。既迁江北。熙祖葬泗州。为祖陵。仁祖葬钟离。为皇陵。上都金陵之癸卯。追封。立石句容。上自为文。题曰。朱氏世德之碑。实宋龙凤九年事。既即大位。刻石于临濠之陵。并祭四代祖考。既得泗州图帖。立为祖陵。则并祭德祖、懿祖。而句容碑墓俱停。至嘉靖十一年。县人都御史王暐上言。其地祖迹。明载天潢玉牒。圣祖碑文中。乞加崇封。遂命南京礼部侍郎崔铣、巡抚都御史夏邦谟、巡按御史刘良卿、提学御史冯天驭、勘上。自句容县西门。出行十一里。过二小山。地名通德乡。有一土穴。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根在内。原系栎木四枝。屈曲向上。枝头各有五指。乡人异之。呼为龙爪。今枯朽。惟有穴西田一段。各众称即朱巷故址。量丈尺。得地五亩。见今民杨春为业。自巷基西行一百五丈。斜坡土脊一段。株木一颗。木下一穽。故老相传朱皇帝家坟。量丈尺。得地三亩。遍生荆棘。并无丘垄。石碑西北。古庙一所。壁画神像。并书句容朱安八字样。石香炉上。刻朱乡社二十八户置。凡七十六字。总是一片荒坡。上曰。既无实迹。且罢。

陵像

孝陵神道。可十余里。循山而下。稍稍纡曲。石像十八对。皆有台。想孝慈皇后葬时。都已制成。天寿山神道。长亦如之。径直。有上下龙凤桥各一。盖水自塞外南注。折而东。穿过神道。局面宽广完美。真大地也。石像。宣德中始制。世宗时。神道始石砌诸像。并护以石台。盖文皇虽营寿陵。葬仁孝皇后。而其时屡出塞逐虏。重以南征。军兴劳费不可言。又建两宫。改筑三殿。其时物力大匮。无暇及此装饰工程也。

陵户

祖陵洒扫户。二百九十三。无礼生。皇陵则三千三百四十二户。礼生二十四。亲亲之杀如此。自孝陵而下。各设军卫。则五千五百。然犹未及汉立县之盛也。

九陵

天寿山九陵。长陵居中。惟景陵居左。献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皆在右。永陵又在景陵之左。是左二而右五矣。泰陵临溪水。直流二十里。制又卑隘。伤哉。伤哉。当时大臣不得辞其责。康陵中断。岂尽人事。亦若天人之穷。乃昭陵在各陵之右。寿陵又在其下。未知形势何如。今曰定陵。

陵祭

太祖得濠州。自往致祭。礼用缌麻。特制麤布白缨衫绖。比缌加重。恐改葬泄灵气。培土加封。文皇入金川门。先谒孝陵。方即位。凡忌辰。上率百官亲祭。至骑行。不用法驾。既迁北京。皇太子亲祭。宣德中。留驸马颛职祀事。长陵复土。宣宗自祭。间遣亲王。或改驸马。以后南改魏公。庭臣皆陪。北则兼用勋戚。庭臣分陪。此辟如人家上坟。子孙那得恝然。南京隔远。无如之何。天寿山相近。天子岁一亲行可也。

宣宗奉皇太后谒二陵。归见耕者。亲下马问之。亲举耒者三。因录其语。示蹇夏诸大臣。其文曰。庚戌春暮。谒二陵归。道昌平之东郊。见道傍耕者。俛而耕。不仰以视。不辍而休。召而问焉。曰。何若是之勤哉。跽曰。勤。我职也。曰。亦有时而逸乎。曰。农之于田。春则耕。夏则耘。秋而熟则获。三者皆用勤也。有一弗勤。农弗成功。而寒馁及之。奈何敢怠。曰。冬其遂逸乎。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冬。然后执力役于县官。亦我之职。不敢怠也。曰。民有四焉。若是终岁之劳也。曷不易尔业。为士。为工。为贾。庶几乎少逸哉。曰。我祖父皆业农。以及于我。我不能易也。且我之里。无业士与工者。故我不能知。然有业贾者矣。亦莫或不勤。率常走负贩。不出二三百里。远或一月。近十日。而返。其获利厚者十二三。薄者十一。亦有尽丧其利者。则阖室失意。戚戚而忧。计其终岁。家居之日。十不一二焉。我业是农。苟无水旱之虞。而能勤焉。岁入厚者。可以给二岁温饱。薄者。一岁可不忧。且旦暮不失父母妻子之聚。我是以不愿易业也。朕闻其言。嘉赐之食。既又问曰。若平居所覩。惟知贾之勤乎。抑尚有他知乎。曰。我鄙人。不能远知。尝躬力役于县。窃观县之官长二人。其一人寅出酉入。尽心民事。不少懈。惟恐民之失其所也。而升迁去。久矣。盖至于今。民思慕之弗忘也。其一人率昼出坐厅事。日昃而入。民休戚不一问。竟坐是谪去。后尝一来。民亦视之如涂人。此我所目覩。其它不能知也。朕闻其言。叹息。思此小人。其言质而有理也。盖周公所陈无逸之意也。厚遣之。而遂记其语。

国朝谒陵亲祭。自英宗正统后。五朝不复举。盖百二十年矣。至世宗乃克亲行。穆宗一行。神宗亦如之。又以寿工。亲往者三。

寿陵

嘉靖五年。世宗既奉章圣皇太后谒庙。礼成。十五年三月议兴寿工。三月丙子。又奉皇太后率皇后谒陵。发京师。次玄福宫。上戴龙威冠。绛纱袍。躬被??处呆?鞬。乘龙马。靸鞚护行。晡次沙河。次日驾发。入红门。至行宫。召谕大臣曰。此处一带。居民鲜少。田地荒落。七陵在此。如何守护。对以量移富民。上不可。再对添设一总兵。南卫京师。北卫陵寝。允之。已谒长陵、献陵、景陵。从致仕官骆用卿之言。定寿域于十八道岭。易名曰阳翠。庚辰。遍谒诸陵。壬午至沙河。敕谕昌平官生父老。免今年粮税三分之二。年六十者。布帛二匹、酒十斤。七十以上倍。生徒给灯油八十斤。遂幸西山。既夕。至玉泉亭。癸未。由青龙桥。奉皇太后登舟游西湖。至高梁桥。入阜城门。

四月十九日。上覆诣七陵。告兴工。往返凡十日。

神皇寿宫在大峪山下。先择廷臣中明堪舆者。大宗伯徐学谟。举南尚书陈道基、通政参议梁子琦、听补佥事胡宥、以往。子琦择献七处。皆以山厓不当上意。后命再卜。陈、胡、已去。而礼部恶梁躁竞不用。改卜大峪。梁愤宗伯及阁臣。上弹文。二三御史和之。卒不胜而止。然世庙曾欲葬章圣太后于此。而曰大峪空凄。不如纯山完美。其出自世宗圣明自断耶。抑有术者指之耶。圣寿万年。地必上吉。纷纷者何为。

又寿宫皆种栝子松。或曰。申文定阿上意。遣其姻工部郎徐泰时往取。考之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翠岭兴工。亦采此松。蒙遣者皇甫百泉。泉。苏州人也。

把滑

水东日记云。太宗皇帝初营天寿山。命皇太子偕汉、赵、二王暨皇太孙往视之。过沙河。冻。王请却步辇就行。仁庙素苦足疾。中官翼之。犹或时失足。汉顾赵曰。前人失脚。后人把滑。宣庙即应声曰。更有后人把滑哩。汉回顾。怒目者久之。此则虽由一时。而后来武定州事已兆于此矣。

永乐五年。皇后崩。未卜陵地。六年。如北京。皇太子在应天监国。次年相黄土山最吉。定名天寿。十一年。上已南还。命汉王奉皇后梓宫渡江安葬。号曰长陵。久之。汉王固请还京。有异谋。

十三年。太宗刺知状。徙王安乐。寻北狩。数出塞。仍太子监国。太孙从行。监北京。从出塞者一。久之。太孙亦还京。至十八年。三殿、两宫成。决意定都。始召太子、太孙、并会北京。受朝。由是观之。六年定天寿山之后。十八年大会之前。仁宗未尝一日在顺天也。沙河把滑之语。考其时。仁宗、太孙与汉王。了不相及。

少昊陵

在曲阜县东北八里。陵前有石坛、石像。有石碑四。高广各二十余尺。龟趺亦长二十尺。其上无字。盖宋时所造。碑成未镌。金兵至。遂寝。亦奇踪也。史记。少昊葬云阳。颜师古注云。云阳。山名。在曲阜。今陵在平地。无山形。陵前又有大石。方广丈许。旧为土壅。嘉靖末。水泛始出。其文云。奉敕修。僊源县景灵宫太极观于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一日奉安圣祖。遂为大帝立石。圣像。盖宋真宗时所建。老氏之宫也。

尧陵

在曹州东北五十里。旧雷泽城西。陵高四丈五尺。广二十余丈。陵上有庙。俗谓之尧王寺是也。皇览云。尧冢在济阴城阳。吕氏春秋云。尧葬谷林。皇甫谧云。谷林。即城阳也。水经注云。城阳城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皆立庙。四周有水。潭而不流。水泽通泉。泉不耗竭。大饶鱼笋。不敢采捕。前列数碑。枯柏数株。檀桧成林。二陵南北列。驰道径通。皆以砖砌之。尧陵东城西五十余步。有中山夫人祠。尧妃也。石壁阶墀仍旧。长栎联荫。扶苏里余。自汉迄晋。二千石及丞尉。多刊石述序云。宋神宗熙宁元年七月。知濮州韩铎上状。请敕本州岛春秋致祭。置守陵户。免其租税。俾奉洒扫。诏给守陵五户。弘治五年。曹州学正濮琰又以为言。且云。元至正间。为水所没。水去。又辟为僧寺。成化初。撤寺为祀。寻废。无以昭祀典。下所司知之。礼部尚书耿裕移文。欲改正祀典。已而不果。欧阳修集载济阴尧祠碑云。帝尧者。盖昔之圣主也。又曰。圣汉龙兴。纂尧之绪。祠以上牺。至于王莽绝汉之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坛场夷替。屏慑无位。大抵文字磨灭。字虽可见。而不复成文。其后有云。李树连理。生于尧冢。太守河南张宠。到官始初。出钱二千。敬致礼祠。其余不能读。碑后有年月。盖熹平四年所建。又载尧祠祈雨碑云云。

古陵庙

帝王陵寝。自神农而上不可考。其余皆有异同。黄帝之葬。皇览云。在上郡阳周之桥山。括地志云。黄帝陵在宁州罗川县东八十里子午山。蓟州志云。平谷县渔子山。上有大冢。旧传为轩辕黄帝陵。上有黄帝庙。封禅书有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成。龙髯之说。魏地形志。赵兴郡阳周县桥山有黄帝冢。襄乐郡肤施县有黄帝祠。少昊陵已见前说。而遁甲开山图云。云阳。今长沙茶陵露水乡攸县界是也。其地葬处。生铁成坟。颛顼葬顿丘。在濮阳城门外广阳里。崔鸿前奏录云。颛帝葬广阳。下不及泉。九域志云。顺安高阳县有颛顼陵。县故隶瀛而临河。濮阳地相出入。故临河。东九里有颛帝庙。帝喾亦葬顿丘。皇览云。帝喾冢。在东郡濮阳顿丘城南台阴野中。山海经云。帝喾葬狄山之阴。帝尧葬其阳。郭景纯注云。圣人久于其位。仁化广及。殂亡之后。四海若丧考妣。各自起土为冢。祭醊哭泣。是以所在有墓。元和志云。顿丘北三十五里有秋山县。北三十里有帝喾墓。世记云。喾葬濮阳顿丘广阳里。尧葬见前。帝舜之葬。孟子云。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竹书云。陟于鸣条。尚书书陟方乃死。墨子云。舜西放乎七戎。道死南纪之市。衣衾三领。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已葬。而市人乘之。吕览云。舜葬纪市。不变其肆。路史云。诸冯。即春秋之诸浮。冀州地也。鸣条在河中府安邑。有舜墓。有纪市。鸣条陌去纪市才两舍。苍梧之葬。汉儒所传。非其实也。礼檀弓曰。舜葬苍梧之野。史记云。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皇览云。舜冢在零陵营浦县。其山九溪皆相似。王孙谋土?韦曰。象封有鼻。实在苍梧、九疑之间。亦尝僭称虞帝。故始兴有鼻天子墓。后世讹为虞舜所葬。故有苍梧之说。孟子鸣条一言。足为破的。

汉、唐之陵。多在陕西。易考。大约多西南向。前宋在河南府。后宋在会稽。取玄空五行。天水纳音。皆北向。湖有赵王坟。盖沂王、济王之类。六朝、五代。俱在秣陵。孝陵一建。皆统入围中矣。

拜陵

臣下拜陵。始于晋王导。自以元帝睦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进。皆就拜。不胜哀感。由是下诏羣臣遵行。

伐墓柏

唐肃宗时。韦陟为吏部尚书。宗人伐墓柏。坐不教下迁。不知借事去之乎。抑唐有此律令也。今大族墓木。每被不肖子孙砍伐贩卖。族中显贵者不敢呵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添设此例。未为不可。

舅家移茔

近时重阴阳堪舆家。凡图墓多从旧茔睥睨。余深不以为然。多避去。暇中阅唐李义琰传。改葬其先。使舅家移茔而兆其所。高宗闻。怒曰。是人不可使秉政。高宗懦主。乃能如是。想亦心慈。有不忍也。然义琰颇清俭鲠切。而亦为此。何与。

土窑

梁豫之郊多帝王陵及卿相冢。冢小者犹延里许。俗善伐冢。有败者。划其门。洞而居。即称窑。其穴山壁栖者。亦如之。

彭祖举柩

商彭祖卒于夏六月三日。其举柩日。社儿等六十人。皆冻死。就葬于西山下。其六十墓。至今犹在。号曰社儿墩。又墓前有薤林。春不种而生。秋不收而枯。或人妄加耕锄墓旁。则雷雨大作。

古墓

延安府井泉县西六十里。有薄姬冢。高丈余。老松古柏。蓊郁相映。人不敢犯。

越王赵佗墓山在南海。南自鸡笼冈。北至天井。连冈接岭。佗葬。辆车四出。棺墋无定处。吴黄武中。交州从事吴瑜访佗墓。莫能得。独得王婴齐墓。珠襦玉匣。玉玺金印三十六。铜剑三。烂若龙文。悉螭玉押金饰。后瑜携剑经赣上。飞入江水。

汉太史司马迁墓在韩城县南芝川镇。前有祠。见存。司马迁世家龙门。芝川去龙门祇隔黄河。

荆轲墓在合阳县东数十里。临川伍福题诗曰。荒村古庙祀荆轲。立马斜阳感慨多。可惜壮心为国许。堪嗟匕首奈秦何。九泉已负燕丹死。千载空悲易水歌。落叶满庭香火冷。颓垣寂寞翳烟萝。

四明倪公冻。为南兵郎。过景州。舆中假寐。见万队云屯。前一金甲将军。若相迎状。询为谁。曰。周亚夫也。既出北门。骤雨。停一败庙中。即亚夫庙也。舆中拈一旧帙。复得亚夫传。心异之。复少寝。则见梦。且揖曰。吾室苦为牧竖所秽。得一扫除。可乎。夜次献县。为邑令赵完璧言之。明日。询之。有古筏地。则周墓在焉。因新其庙。立主悬扁。禁樵采。此万历戊子年事。赵后为太常寺少卿。倪淮安太守。

李克斋遂。为衢州太守。厅有丛冢。相传为郭璞墓。发之不利于守。公曰。出政之地。岂丘垄可栖。且景纯不殁于此。竟发之。得石笋二。乃唐刺史李郾所树者。讹传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宋刘锜之墓在皋亭山北小岭下。东向。石兽、石桥。伟壮俱存。土称刘太师坟。旁有庵。当是守墓者。土人云。掘下二尺。皆砖。甚坚。可用。墓已穿掘。前后皆穴。巨石露角。余言于县令塞之。锜之忠勇。在韩、岳下。秦桧之党。欲斩锜以谢金。晚年用兵。不得志。呕血以死。可怜也。

宋张十五者。园中有古墓。张因贫。发取其物。夜闻语云。有少物。几被劫去。张次日又毕取铜镜诸物。遂病瘴毒。日号呼曰杀人。竟以死。万历乙未。鸟镇夏司寇建宅。傍有旧墓。发而弃之。子女殒者七人。余镇人迁一墓。有蜂飞出。螫其臂。溃为疮。大仅如豆。中有人声。若呼名而詈者。竟死。

夏英公好术数。于洛中得善地。迨其葬时。其子龙图安期已贵显。当开营域。不自督促。委之干者。其地乃古一侍中葬穴也。故椁碑刻具在。讳不以白。取棺于旁近埋之。葬未几。而龙图死。其妇挈赀财数万。改适。次弟又得罪。废焉。

谯周墓

四川南充县署有谯周墓。自晋以来。无敢动者。嘉靖中。太守袁光翰徙之。尔后。县中频见绯衣贵人出入。县尹至者辄不利。往往迁他所避之。隆庆戊辰。南城吴鉴以进士任县令。独不避。下车之日。妻张暴卒。未几。母张又为侄所杀。疑是其子。笞而毙之。遂被劾去。

骆宾王冢祀

正德九年。曹某者。凿靛池于海门城东黄泥口。忽得古冢。题石曰。骆宾王之墓。启棺。见一人衣冠如新。少顷即灭。曹惊讶。随封以土。取其石而归。籍籍闻诸人。有欲觉之者。曹惧。乃碎其石。尝考宾王本传。大明中与李敬业共谋。起义兵于广陵。不捷而遁。通。近广陵而且僻。此岂其证欤。然世所传。谓其落发。徧游诸名山。今章服俨然。何也。岂嗣圣物革后。宥而弗罪。复逃于释耶。抑人怜其才。故厚其葬而然耶。

万历丙戌。祀骆宾王于金华之乡贤祠。盖吾师苏紫溪先生以督学批行。而胡元瑞请之也。元瑞尝谓。史第知狄梁公、宋广平。而不知宾王。故力以请。又欲祀刘孝标。不果。

墓记铭

文正书院祀希文而下。世遴一人统司之。曰主奉。第十世孙从规。易建石表。又以文正、忠宣、而下。累世宅兆在洛者。久缺封扫。请于官。求自往省。至万安山尹樊里。省奠封扫如仪。自魏公祔葬诸家。遗封故存。独忠宣之兆越五里。至则无所见。问知为屯戍所平久矣。因望祭悲号。削蓁蔓。披砂砾。肆搜不得。乃祷于空。踽泣连数日。天忽大雨三日夜。雨止。涤土去。深三尺余。露断碣数尺。题曰。宋丞相范忠宣公之墓。大惊喜。亟白于守御分阃官。始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图谱加封树。作墉屋。辨址界。正神道。植望兽。以表之。勒石记事。
宋时熊博为建州刺史。寓治建阳。尝乘舟江上。见山岸崩啮处有棺将坠。博使人往视之。则有铭焉。其辞曰。筮卦吉。龟卦凶。三十年后洪水冲。欲陷不陷被藤缚。欲落不落被沙阁。五百年后遇熊博。博感叹。为移葬他里。博后仕至工部尚书。
景定四年。王益为蕲州按抚使。元兵至。迁城于麟山。得古墓中石铭云。本有千年地。姑借五百年。感谢王刺史。移我过西园。
太保墓石
刘太保秉忠。祖康懿公、弟秉恕墓。俱在邢台县治西南先贤村。嘉靖年间。为盗所发。内有石刻云。为盗者李淮。事闻于府。捕得治罪。刘兄弟精数学。故前知如此。
掩墓
周济。洛阳人。母丧。躬自营葬域。见艮方多砖。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即掩之。因增土数尺。是夜梦一老人。衣冠甚伟。揖谢曰。感公修吾宅。问其名，乖崖也。既觉。悟曰。乖崖乃张咏之号。已而考之。实葬其地。济以御史巡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雠杀累年。敕济率方镇兵数千。至其境。曰。抚之不服。加兵未晚。令人赍榜往。允沉吟。书囮字于榜尾。令持还。众不解其意。济曰。此非无见。囮者。诱禽鸟之媒也。意谓诱而杀之耳。复释此意。示以诚信。允大惊曰。非凡御史也。即投服。以马数十。令子弟入贡赎罪。敏亦愧服。一方遂安。
圹对
吴明卿自作生穴。旁为祠。题其柱曰。陶元亮属自祭之文。知生知死。刘伯伦荷随行之锸。且醉且醒。明年登七十四。方贺者履不绝于户时。语二子。事小定。且自为志。无何遂卒。
耻志文
张嘉孚。渭南人。嘉靖丁未进士。历官副使。有清名。将卒。谓子孙曰。世人生但识几字。死即有一部遗文。生但余几钱。死即有一片志文。吾耻之。否德不足辱明公笔。自题姓名、官位、家世、岁月、纪诸石尔。盖先达有行之者。子孙必遵吾言。不则为不孝。所著述率焚。草草任散佚。戒勿收。故无得而称焉。致仕家居。终日不去书。晚好易。事多先觉。秘不语人。常曰。不须名位。不用身后之誉。袁绥是吾师也。署其庭曰。四十余年策名。却悔红尘浪度。七旬暮齿学易。几能黄发无愆。年七十九卒。子衮。举人。孙国缙。进士。
筑墓除妖
张惠。德州人。少以孝义称。祖茔去家五里。洪武初。遭兵燹。被窃暴露。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惑于术士。未曾修葺。时公尚幼。永乐十二年。中乡举归。即谓族人曰。祖墓荆榛岁久。为子孙者。安可坐视。不用术士。不择日期。以一身任其吉凶。冬月跣足披发。如初丧。授都察院司务。至南礼部尚书。每过里。谒宣圣毕。必至祖茔。亲操锄锹。增筑坟垄。日晡方回。亲戚邻里。就茔所一会。不于私家宴乐。每日饮食皆在坟所。亦无桌橙。就地而食。尝泣而言曰。吾祖宗在于地下。吾安忍肥甘华美。为己乐哉。巡按云南。有御史张善。福建人。病于池州。亲往视。留治汤药。日晚散步。门仆曰。此处有妖蛇。来时如风声。公曰。来即报知。门仆有惧色。责治之。他日报曰。来矣。自挟弓矢。至阶下。望蛇连发数箭。箭尽而蛇不下。令隶取席。于树下焚之。良久。蛇坠树。声如倒墙。公曰。官得其人。妖不为害。今县有妖蛇。必非良吏也。召县官笞之。过沅陵。见居民延烧数百家。皆云。有恶鸟衔火。即为文檄城隍神。责之。翌日。恶鸟死于江。

祭墓

谢枋得过辛弃疾墓旁僧舍。有疾声大呼于堂上。若鸣其不平者。自昏暮至三鼓不绝声。近寝室愈悲。一寺人惊以为神。枋得秉烛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声始息。

墓旁神鼎

博大山在番禺东。山有卢循母檀氏墓。东南有卢堠循浮海与吴隐之战立烽堠处。山下溪有神鼎。唐刘道锡刺广州。遣人系鼎耳出。鼎耳断。鼎没。刘及执绠者耳尽痛。

墓盗

鄞有猾盗詹拣尸者。善发古墓。事觉系狱。以玉碗二、黄金数锭、赂邑绅包泽求解。包曰。此为盗物无疑。当不待教而诛者。亟言于当道。寘之法。其祸少息。近日徽州亦有此事。以皮为帐。钻土入墓。骨黄者吉。即易骸而葬。白者凶。黑大凶。后皆伏法。包有刚介声。历宦称阎罗包老云。

冥婚

曹操爱子苍舒死。聘甄氏死女合葬。冥婚之说所自起。近时叶台山少师女死。女故字林给事梓子。子亦死。迎而合穸。千古事必有对者。

寿椁

南唐沈彬有诗名。保大中。以尚书郎致仕。寄居高安。尝荷杖郊原。手植一树于平野间。裴徊不能去。戒诸子曰。异日葬吾此地。违之者非吾子也。居数年卒。伐树。掘土丈余。得一石椁。工用精妙。光洁可鉴。盖上刊八篆字云。天成二年。寿椁一所。乃举棺就而葬之。

墓之凶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蔡端明言地理家说无了期。近世魏元履葬于平坡。地深三丈六尺。梯而下棺。蔡季通所卜也。既而元履之后遂绝。古人所以行营高燥者。高则远人。燥则避风。魏公之葬无乃太卑湿乎。

李阁学九我。自其祖。原兄弟二支。一多子孙。文且贵。一最衰落。疑祖坟有利有不利也。发而改葬。其尸半存半毁。若有界者。未几。阁学亦卒。余友蔡五岳宪副乃其门生。为泉州太守。所亲见。馆友李碧海亦言其家一支多至百余丁。皆聪明。读书显贵。一仅十余人。騃不识字。

不会葬

祠土题主。执事者皆东向。迎东方生气也。泰和曾姓者。请二秀才行礼，一为杨廷策。一郭应凤。行礼归。未旬日。策、凤、俱亡。岂未明于东向之礼耶。邵康节不会葬。其亦有见于此与。

方相

近年诸大臣出葬。其威仪可谓极盛。然有一欠事。凡方相辟路。自四品以上皆四目。以余所见止二目。盖细事。初不经怀也。

羡道刊志

墓志铭藏于圹内。惟裴子野卒。宋湘东王作铭。藏矣。邵陵王又作志。堙于羡道。羡道列志自此始。

志墓无愧

杨慈湖之父廷显。字时发。少时尝自视无过。视人有过。一日忽自念曰。岂其人有过而吾独无过乎。于是自省。即得一过。旋又得二三。已而纷然。乃大恐惧。痛惩力改。或至泣下。象山陆九渊为之墓碣。尝曰。志墓非古。而铭多溢辞。惟于公无愧云。

溢美

杨惟立作许某志铭。兄镜川守陈书曰。志铭之言多溢美。吾弟此作。盖眩于志铭之言也。后有览者。尚论其世。难乎免于君子之诛矣。惟立者。杨公守随也。

大范志铭

大范老子忠献公雍。压于小范老子文正公仲淹。然大范亦何可易及。临殁。索志铭于小范。称曰。发身如班定远。筹边如马伏波。又曰。维侯之德。柔文刚武。攘彼戎寇。御彼菑害。盖忠献能文。而以武职起家。故云。戎人称知州为老子。

楼启墓志

天顺七年。会场之火。大风。士焚死者百有十六人。鄞人楼启者与焉。先期杨晋庵守陈。梦有人求楼志铭者。心异之。后果如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墩

苏州葑门内有土阜对峙水中。虽巨浸弗没。号曰浮墩。相传此地昔有双松参天。建炎狄难。溃兵欲伐之。陨石如雨。乃止。今放生池即其地。

广信府城中东北隅有万松墩。隆基而圆。土膏沃衍。前左介两学间。旧传为周瑜故宅。

新安有篁墩。以多竹名。程氏始祖。赐第庙食处也。黄巢经其地。与己同姓者。俱不杀。民惧其戕害。改为黄公墩。成化间。襄毅公贵。考图牒。询故老。恶其以忠臣故第。辱于逆贼。乃复旧名。子敏政。因自号。遂显于时云。

桥

嘉靖三十二年春。方士陶仲文奏。济南府齐河县有道士张演升。建大清桥。臣已募银一万三千两助功。近闻浚河得龙骨一。重十斤。又突出石沙一脉。长数丈。若有神助。迄今尚未报完。乞捐内帑。以终大工。上令给银一万四千两。琉璃河建桥。乃嘉靖二十年事。费各处帑银三十余万两。钦助又九万三千余两。胡良河建桥。并□□□桥。乃神庙二年事。慈宁宫发银一万五千两。钦发又五万两。卢沟桥建于先朝。后时加修筑。比琉璃桥费又且十倍多矣。

蔡忠惠刜洛阳桥。横亘江中。撰时揆日。画基所向。锲趾所立。皆豫移檄江神。神得其吉告之。至凿石伐木。激浪以涨舟。悬机以弦縰。每有危险。神则来相。趾石所累。蛎辄封之。至今泉州人能言。而公自作桥记。直言丈尺。费金钱成数。与年、月、时、日。首尾不及百字。噫。若在今日。不知许多夸张。并及神异梦寐已。

俗本传端明造桥。移檄海神。一卒应募。得醋字而还。解曰。酉月二十一日。此事亦奇。然实国朝蔡锡之事。端明既有神助建此桥。后复圮。锡以泉州知府修之。发石有刻文云。石头腐烂。蔡公再来。遂改名万安云。锡字廷予。鄞县人。官大理卿。有清操。两事合为一。前后二蔡殆其再世乎。

石桥易败。易以木而得久者。我明姜昂之于瀍水也。【昂。太仓人。】木桥易败。易以石而得久者。唐李昭德之于洛阳也。累石为柱。锐其前杀水。涛不为怒。亦昭德也。

吴江长桥乃庆历三年尉王廷坚所造。钱公辅有记。

赵州石桥。成唐大足间。默啜破定州。南奔石桥。马伏地不进。见桥上青龙。狞攖奋怒。虏恐。遁去。

天桥。在云南府城南三十五里。观音大士凿洞山骨。使洱河水下趋处也。初未凿时。苍洱之间。水据十之七。凿后。水存十之三矣。古人谓之石河。下断上连。绝壑深堑。石梁跨之。凭虚陵空。可度一人。故名天桥。桥边激水溅珠。宛如梅树。人呼曰不谢梅。亦奇观也。桥之北有沓嶂。又名一线天。水故道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石有古色。可吹洞箫。

建桥改堤

济宁州济水。会洸、沂、泗之水。皆循大清河故道。旧未有桥。成化中。工部郎毕瑜。贵溪人。创为桥。牓曰济川。落成之日。长子生。遂以名。弘治壬戌进士。翰林编修。又一日。梦绯衣绛帻者。称宋邢魁。曰。公堤大逼。吾宫将为行路。奈何。亟索堤傍志石。丹书炳然。改筑堤。封其故墓。为文以祭。匝岁复见梦曰。愿为公后以报。诘朝生子为济时。正德辛未进士。亦工部郎。孙三才。与余同年。己丑进士。御史少卿。有名。

大堤

自郧阳而下。尽于黄州。皆为云梦。又曰梦泽。在在有堤。襄阳大堤曲所以咏也。余亲行其上。回复如冈如陵。真是伟观。盖因汉水时时泛溢。为此障之。亦如我嘉、湖之有圩。有（土斗）。而浙东万山中尤多。想自神禹治水后。帝王则为地方计。人民则为室家耕作计。悉其财力。不计时。不计劳苦。即愚公之凿山。精卫之填海。亦无以过。虽云人力。亦天意。神明所相。黄河之堤。莫壮于开封。余亦亲行。考宋初黄河尚在滑州。相去三百里。渐决。遂直抵开封城下。国初几欲迁王府。堤之。所以益固也。近日祖其说治运河。有长堤、遥堤、缕堤等名。其费不赀。而冲决如故。看来襄阳、开封、二府之堤。纡曲坚壮。制度绝佳。其妙全在纡曲。因水势既猛。堤若径直。全当其锋。势必不支。惟纡曲。则若迎若避。迎以抵之。避以杀之。今之桥堵。亦用此法。即宋艺祖剪纸圈、筑都城之意。乃若运河之堤势。必不能纡曲。又卑薄太甚。如何御水。即坚壮。亦止御得散漫之水。如何御得冲决之水。余行萧县一带。见河水溜处。其身如虹。其头如龙。霍霍望松土钻入。甚迅且劲。拗若乘瑕。俯若奔壑。岸崩顷刻数十丈。霆震电掣。铁石也靡。堤于何有。惟度其势之所至。豫设扫以待。可以徐徐斡转。

堤利

堤之功。莫利于下乡之田。余家湖边。看来洪荒时。一派都是芦苇之滩。却天地气机节宣。有深有浅。有断有续。中间条理。原自井井。明农者因势利道。大者堤。小者塘。界以埂。分为塍。久之皆成沃壤。今吴江人往往如此法。力耕以致富厚。余目所经见。二十里内。有起白手致万金者两家。此水利筑堤所以当讲也。然尤莫利于上乡之田。辛丑。余南归。经磁州。遍野皆有水沟。深不盈二三寸。阔可径尺。纵横曲折。随地各因其便。舆马可跨而过。禾黍蔚然。异之。问舆夫。水何自来。遥指西山曰。此泉源也。又问。泉。那得平流。则先任知州刘征国从泉下筑堤障之。高丈许。堤高。泉与俱高。因地引而下。大约高一尺可灌十里。一州遂为乐土。又余同门李太华有实。为汉中太守。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堤亘十里。灌田万顷。黄昭素有记甚详。此兴水利之良法也。匪独阡陌。即漕河之重。若非从白老人筑戴家埧。挽水归之南旺。其得南北通流。济二百余年军国之用乎。徐孺东开水利。不依山寻有源之水。而于京东平洋之地。上靠天时。下靠人力。最下又靠器具。劳而无功。反招怨谤。亦固其所。今闻涿州开水田数万亩。想必用刘、李、二公之法。刘。乡科。官至太守。李。升副使。考察致仕。大约以任气失官。要之。汉中之功。当世世尸祝。而昭素之记必传。则李亦可以不朽矣。

涌幢小品卷之七

开科

洪武四年乃开科之首。其序文只曰纪录题辞。知贡举官二人。忠勤伯右丞相汪广洋、左丞相胡惟庸。时已尚左。而右居先者。以封伯故也。主文官二人。礼部尚书陶凯、前翰林侍读学士潘廷坚。考试官四人。侍读学士詹同、司业宋濂、吏部员外郎原本、前贡士鲍恂。场中先经后书。书只孟子疑一篇。二场论诏诰表各一篇。无判。三场策一篇。录中都无程文。想规制未定。尚尔草草。至十八年。始犁然大备矣。

御制策问

洪武十八年乙丑会试。第一邓奇伟。 【 一曰伟奇。】 字子才。衡州安仁人。高皇亲制策问中云。有能者或面从志异。有德者或无所建明。中材下士。寡廉鲜耻。此三语。曲尽其妙。谁人到得。殿试。丁显第一。奇伟次之。皆授修撰。二甲。马京为编修。吴文为检讨。三甲。危dàng为纪善。杨靖为吏科庶吉士。蹇瑢为中书舍人。余观政诸司。瑢后改名为义。黄子澄、练子宁、皆是科所中。

试录

礼部所存国初会试录。止洪武四年一本。自十八年至三十年皆缺。想建文诸臣死难者多系是科以后进士。故尽毁之。文皇震怒为此不必言。三杨无一字之留。何耶。西杨原由征辟。

历仁、宣、英、三朝皆为首揆用事。与东南杨讳言逊国一节故尔阔略。乃当时诸臣与草莽士皆无私录。固是法禁之严。亦见风俗之朴。嗟乎。侯城录一线之存。天意也。

试额

弇洲杂编云。洪武三年庚戌始开科乡举。士就试者百二十三人。中式者七十二人。又云。正德戊辰。大学士王鏊。尚书梁储主会试。相传刘瑾以片纸书五十人姓名。欲登第。因开科额三百五十人。

按洪武三年应天并各省开科取士。明年正月令设科连试三年。自后三年一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洪武四年三月策贡士俞友仁等一百二十人。赐吴伯宗以下及第。【是科试录题辞出宋景濂之手。中云。先是京闱乡试中式者七十二人。未及贡南宫。上皆采用。有官御史者。及是会试。自河南而下行中书十有一。俊秀咸集。而高句丽之士与焉。则入试者当亦五六百人矣。】此后多至四百七十余人。少则三十人。永乐元年癸未补壬午乡试。次年甲申会试。上问礼部尚书李至刚洪武取士之额。至刚以实对。命从其多者取四百七十二人。此后多者三百五十人。少则九十五人。宣宗初即位。即定省直取士之额。会试所取不过百人。南士十六。北十四。至正统七年始加为一百五十人。景泰二年。二百人。五年。三百五十人。天顺元年复辟。仍三百人。四年。一百五十人。七年。会场火。改于八月。三百人。成化二年。三百五十人。五年。二百五十人。八年。三百五十人。十一年。三百人。十四年。三百五十人。十七年。三百人。二十三年。三百五十人。弘治三年。三百人。十五年。始加为四百人。十八年。三百人。正德三年。三百五十人。六年。如之。九年。四百人。十二年、十五年。又皆三百人。嘉靖二年、隆庆二年。以首科皆四百人。万历二年。张太岳为政。止三百人。【前辛未四百人。太岳主考。】余则或三百。或三百二十。或三百五十。杂编所言乃正德三年事。此额。先朝行之屡矣。前二科为四百始加之额。要知此乃中制。每间一科则依此数。皆礼部题请。而首揆主之。其年李长沙为政。安得归之试官。且王文恪与逆瑾抗。卒辞位去。而肯澜倒一至此乎。传闻之语原不足信。又不考其时与人而书之。此即祖唐人失嘱单之说。削去可也。不则后生小子传以为实。文恪亦发笑地下。谓苏人轻信轻写。弇洲亦作口业矣。

题石建坊

任亨泰。襄阳人。父杜林。从外家姓。洪武二十一年廷试。太祖高皇帝亲擢第一。官修撰。复命题名于石。建坊干门。宠异之。【此建坊之始。要知各进士通行矣。】寻请复姓。上以恩自任出。勿听。殿试录。赐其妻姓曰朱氏。盖母乃元乌古伦公主。妻亦蒙古人故也。都御史陈镐录其末路大节甚详。官至礼部尚书。子显宗。孙春。皆领乡荐。显宗不乐仕进。后以荐为吏部稽勋主事。春。西安府同知。时余公子俊为知府。同心协力。丁内艰。贫不能归。余为赍发乃得行。服阕。擢知府。卒。

策题

登科录。御制策题。在永乐、宣德、至正统初年。间用行书。想阁老亲笔进呈。因而发刻者。具见君臣一体。与慎密不泄景象。后皆付之中书官。先一夕传出矣。又如宋朝诰敕亦当制者亲笔。故皆贵重。且因之精于书法。此甚得体。宁口代王言而手反不代哉。国朝自洪武正韵一行。遂有同文专职。其制始废。不可复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殿试改期

旧制殿试在三月初一日。谢恩在初六日。成化八年以悼恭太子发引。改十五日。至今仍之。然初一日太促。毕竟十五日为妥。此虽人事。亦天意之相合也。

请改试期

三岁开科。八月乡试。明年二月会试。至元仁宗始定。从李孟之请也。入国朝因之。万历戊戌春闱。乔御史璧星监试。举子重裘以进。便于怀挟。请改三月。用单夹衣。则宿弊可清。李九我先生驳之曰。如此。则四月十五殿试。傥日暖。如何操笔。又其甚者。不暴杀举子耶。聚哄然一笑而止。

张幼于凤翼有会试移期议一篇。谓会试期。太祖定于二月。盖谓金陵南北之中。地在大江之南。得春为先。故定于二月。取春之中。今建都北京。远三千里。宜移在三月。其利有五。一在觐吏后从舟。可省雇费。二便于云、贵、士子。三减衣裘。防闲甚易。四誊录无呵冻之苦。五归家无闸河运舟之阻。乔璧星之疏止得其一。而至金陵取中云云。犹是臆度之说。

兵科瀛洲真像

廷试事毕。兵科设宴。延执事官看阁立本十八学士真像一卷。于志宁赞。沈存中跋。与近时所传全不同。盖真本也。原藏山西蒲州监生魏希古家。嘉靖癸卯、甲辰间。希古携入京。崔都尉以千金购之不得。是时边患棘。希古条边事。并以此卷封入。意图进用。世宗不好书画。所言边事又无当。疏入不省。谩以疏并此卷发兵科。或言成祖得此卷。仁庙与汉王争求之。难两与。遂发该科。可笑。余辛丑供事内庭。草草一阅。盖已摹换。非原本矣。

会场支费

会场支费。旧皆取之顺天府宛、大、二县。裁数百金。民已不堪。用亦不给。弘治七年。礼部尚书倪岳议。各省乡试用度。皆有羡余。请限数解部。贮顺天府支用。凡八百金。以后费用日多。正德九年。尚书刘春奏派加旧额三之二。诸用以足。

会试搜检

会试原无搜检官。嘉靖己未。御史建言。欲厉其禁。尚书吴山持不可。曰。彼已歌鹿鸣而来矣。隆庆二年复有言者。始设。两京乡试亦如之。然终亦不能尽行其法也。

密探状元

先朝策士。凡鼎甲。圣上多密访而后定。英宗己未科临轩。已儗昆山张和第一。使小黄门密至邸识之。以目眚。寘二甲第一。拔施盘第一。盖慎重如此。一科之长。文运所系。可不慎与。至问周旋而悞。则天也。

元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顺以后。我浙有六元会、七元会。聚散不常。要之。常六人以上。吕阁老文懿公原、杨侍郎文懿公守陈、杨尚书文公守址。俱解元。姚太宰文敏公夔。会元。商阁老文毅公。三元。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副使胡公廷瑞。俱解元。谢阁老文正公迁状元。解元。谢修撰丕、兵部主事杨质。其以未第至者。卢楷、黄廷玺。俱解元。内卢楷入太学。救祭酒邢让、陈鉴之枉有名。姚于酒中赠诗云。卢生倜傥才。谅矣。

词谶

李旻以成化庚子解元。癸卯冬将赴春闱。友人锁懋坚者送之。赋正宫谒金门词云。人舣画船。马鞁上锦鞯。催赴琼林宴。塞鸿声里暮秋天。绿酒金杯劝。留意方深。离情渐远。到京廷中选。今秋是解元。来春是状元。拜舞在金銮殿。已而旻果魁天下。

并赐袍带

丰学士熙。弘治己未廷对。初儗第一。已易置第二。以伦文叙为第一。均赐状元袍、带。盖异数也。

伦氏之盛

伦文叙。字伯畴。头颅大二尺许。长身玉立。以儒士。御史收遗才考。遂中式。举会元状元。广西全州舒尚书应龙之子弘志。儒士。中第六。其年试录五策。皆用其稿。次年丙戌举南宫廷试。上亲拔一甲第三。伦以谕德卒。年四十七。舒不踰年卒。年仅二十余。皆可惜也。伦之子以谅。乡试第一。辛丑进士。官通参。以训。会试第一。廷试第二。官祭酒。以诜。进士。官郎中。父子殆占四元矣。文叙、以训、皆不满五十。以谅六十五。以诜年八十。可见高科美官。皆能夺人寿矣。

御笔再改

嘉靖戊戌科阁臣儗陆师道第一。御笔改二甲第五。取袁炜第一。炜南宫原第一。既复改第三。擢茅瓒为状元。

失中三元

李九我。庚午解元。主考者瑶泉申少师即留为馆宾。转馆于董宗伯家。癸未。李得会元。申正当国。宜以状元与之。续商文毅之盛。乃拔朱养淳国祚第一。而李居第二。有意乎。无意乎。二公皆清品。正未可甲乙也。

易水生

乙未春试前一夕。有举子梦见冕服一人。坐殿上。召之入试。试目一纸。有晋元帝恭默思道七字。翻飞不定。与易水生争逐之。为彼先得。及入会场。第一题是司马牛问仁章。所谓晋元帝者。晋姓司马。元帝牛金所生。合为司马牛。恭默思道。是切言。其年会元汤霍林宾尹则易水生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父子解元

史俊号柏庵。涿州人。中成化戊子解元。官至副使。子道。应正德癸酉乡试。以文字呈其父。既封一柬遗道。令开榜后视之。乃对一联云。二三千人中。文章魁首。四五十年来。父子解元。道果解元。后官至总督兵部尚书。国朝父子解元。我浙谢木斋及其子丕。他省亦往往有之。

二酉解元

吾师苏紫溪先生浚。应癸酉试。分考郭青螺。梦虚斋蔡先生介之入谒先师庙。喜曰。当有佳士如蔡者。发之。乃先生牍也。县同。言易同。酉年选首同。草姓水名又同。先生官宪长卒。质行真修。直可继文清之后。在工部分考会试。拔阁学李九我第一。佥浙江学政。鉴赏诸生。如逆覩差等。人人奇骇。今阁学沈铭缜兄弟拔居第一二。以余薄劣。亦踵其次。凡二十年后。魁元上选。皆先生点墨之余也。

试官

永乐丁酉。北京行部乡试。奏请考试官。上命行在侍讲邹缉、侍讲王洪、主考。赐宴于本部。越二日。改命侍讲王英。出王洪为礼部主事。洪。杭州人。进士。任行人。升给事中。以文学擢检讨、修撰、侍讲。洪初有操守。恒自负。矜己傲物。醉辄出忿语斥同列。以不得为学士。中怀怏怏。尝密疏诬学士胡广。其父子祺为延平府知府。以罪死。广不当于实录隐其罪。上察知子祺实卒于官。遂不直洪。至是请乡试官。上命广等择人。广以缉、洪对。上从之。已受礼币。洪复密疏子祺事。上曰。此小人。岂可以在侍近。命礼部追所受礼币而改命英。洪既出。失措。乃谄事尚书吕震、方宾。以求荐达。震等屡言于上。不听。洪饮恨。未几。病死。

翰林中有以少詹事为会试正考。复以尚书为会试副考者。张惟信潮也。事在嘉靖壬辰、甲辰两科。有两主会考而复主乡试京考者。柯孟时潜也。会试在天顺庚辰、癸未两科。乡试在成化改元乙酉科。

京考

嘉靖戊子用大学士张璁之议。差京官主考。不用词林。皆科部寺及行人为之。其给事中。不独用于浙江、江西。即山东、广东、四川、云南。亦用之。行止两科而止。至万历乙酉、戊子而后。皆差京官。乃用词臣三员或四员。给事中亦同此数。皆于浙江、江西、福建、湖广。而他省则用部寺以下。或曰。弘治甲子。各省亦用京官。如王阳明主试山东是也。旧制。省试考官皆监临会同提调监试官自聘。其年。山东巡按陆偁。慈溪人。阳明适起服入京。便道聘之。非京差也。

回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嘉靖癸丑会试。礼部三堂皆有子入试。不显言回避。而托二王婚礼辞入院。盖亦事之相值也。时左侍郎已往承天祭告。乃允右侍郎之请。而以吏部侍郎程文德代。 【 尚书欧阳德、左侍郎孙升、右侍郎闵如霖、升之子铤中式。】

制科盛际

永嘉、江陵、两相公最得君。最强悍。其可恨处不少。却有一件最得意处。永嘉典嘉靖己丑试。会元唐荆州顺之、状元罗念庵洪先。江陵典隆庆辛未试。会元邓定宇以赞、状元张阳和元汴。四人者。何处得来。且同道同心事座主。不阿附。亦不抗忤。最为得体。若天生此人。以应二相之求。而二相之目力亦加人数等矣。成化丙戌。会元章枫山懋、状元罗一峯伦。人品最高。冠绝前后。其爵位之崇。名实之相称。莫如成化乙未。会元为王文恪鏊、状元谢文正迁。可谓盛矣。然比其柄用。阨于奸臣。不久而去。文正又多晚年一出。后则嘉靖之壬戌。为会元王文肃锡爵、状元申文定时行。相继为首揆。更胜于前。而因循否隔。不得尽行其志。文肃至以哭子并命。自来全盛之事。似亦若造化所忌也。

小座主

弘治乙丑。杨石斋主考礼闱。子升庵与俱。时崔仲凫铣试卷。分刑部主事刘武臣。疑其深刻未录。升庵见而奇之。以呈石斋。遂擢诗魁。崔以小座主称焉。时年十八。子随父入场。且得搜卷分考官舍中。今可行否。

考试得人

吾郡吴霁寰惟岳。嘉靖丁未分考阅礼经。得十人。为张太岳居正。官太师。殷棠川士儋。官少保。陆五台光祖。官太宰。汪伯玉道昆。官左司马。胡石门正蒙。以会元、太常寺卿、掌国子监事。余亦皆登台省监司。其督学山东。拔于谷峯太保于垂韶中。其它萧岳峯太保而下。凡东省显人。俱经奖拔。奇。奇。霁寰官至都御史。

池洲毕松坡锵。嘉靖癸丑分考。阅春秋。得十四人。祋祤马干庵自强。官少保。肥乡张心斋学颜。官大司马。丹阳姜凤阿宝。官大宗伯。仙居吴悟斋时来。官左都御史。昆山顾观海章志。官少司马。松坡官至户部尚书。

王尚书一夔、罗文毅伦、两状元皆尹直分考所取。尹官尚书学士。

伦谕德文叙、董文简玘、两会元皆徐穆分考所取。伦仍状元。徐官止侍读。

王文恪鏊、罗文简玘、两会元皆傅文穆珪所取。 【 王分考。罗乡试解元。】

赵浚谷时春。唐荆川顺之、两会元皆廖鸣和分考所取。廖官左庶子。

储柴墟巏、陈□□澜、两会元皆编修张柏厓所取。张官礼部尚书。

袁文荣炜、瞿文懿景淳、两会元。我郡闵午塘所取。袁分考。瞿乡试第七。闵官礼部尚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顾会元起元、赵状元秉忠。皆方中涵所取。方官至少师。【是科戊戌。余与方联房同阅诗经。乃两元皆入其手。顾卷。方初儗在第五六间。主考沈阁学蛟门独拔。亦只眼也。】

传胪之谬

嘉靖十一年。上御殿。传胪。诸进士皆集阙门。一序班谬传。令儒服以进。首名林大钦及诸进士。巾袍者百余人。次名孔天胤。以更服止掖门外。诏问状。鸿胪卿王道中以为礼部失于晓谕。上切责部臣。夺司官俸一月。礼部言。已尝先期揭示。实以序班妄传。遂致错误。道中乃欲曲庇属官。厚诬本部。非朝廷设官相临之体。诏道中对状。切责而宥之。序班孙士约等下法司逮问。大钦、天胤、等。俱免究。

进士回籍

国初新进士日侍左右。后放归就学。近日都允回省觐甚便。然嘉靖丙戌科办事进士应榜等九十余人。自以铨次尚远。乞如旧例放归。疏三四上。有诏切责。价等发身科甲。不思以勤自厉。练习政体。乃屡欲乞回。自便己私。大学士费宏代请。终不允。大哉王言。可以深省。

忠愍名次

杨忠愍公乡试第二十一名。乃嘉靖庚子科。解元谢一麟。主考童内方。而楚志以

为丁酉。其殁也。年仅四十。而志以为四十二。

辽阳试士

辽阳原附山东科举。嘉靖十三年因溺死多。改附顺天。以德州卫左所。与辽之十七卫学相兑。应试者四百人。是年甲午中九人。次科八人。又次科五人。以后渐减至一二人。万历三十七年题准增额五人。以夹字编号待辽士。其寄户中式者。不许图便迁徙。违者黜革问罪。

减补坊银

嘉靖中。倭患炽。盛言军兴。吏书吴鹏、都御史鄢懋卿、乞减举人坊银及驿递、铺陈船只、马骡头匹、银两之议。后于举人银两。或许嘱说入学童生。或加增长夫、水手。以补所减之数。而士风民财所损多矣。

京尹黜卷

昆山张和往试南京。时少保邝忠愍公为京尹。有投书恶张于公者。大怒。召诸应举士历验之。张故有目疾。与书所云合。公乃言曰。吾已得为奸利者。然将寘之法耶。将械送于乡。使终身不得举耶。苏人有滕垲者。直前谓公曰。公尹京。廉平有为。人孰敢为奸利事。顾毁人者多捏借。公不究竟而即治之。不亦中彼人秘计乎。公曰。尔言亦是。但吾不可以中止。且试之。悉出诸应举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留和与所指增广生数十人。命题以试。和文先成。公读之良久。曰。文体略似西江。汝当是冒籍者。和曰。吾祖以来家昆山。不闻冒籍。尝从西江人学耳。西江人者。谓翰林尹凤岐也。又读良久。乃曰。姑去。吾知所以处子矣。既入场。其舅湖广参政沈余庆。时为水部郎中。俟出。即与俱过虞衡、主事吉水艾凤翔。诵所为文。虞衡曰。其文郁畅而详整。当在首选。既而榜出。不得与。其弟穆举前列。余庆复与过虞衡。虞衡曰。吾诵其文甚习。请举之。遂为诵初终场文。不遗一字。曰。以此而下第。吾不知也。盖邝公虽悟恶人构陷不足信。然竟黜其卷。和退言。儒者之学。先治身心。名非所急。且吾尝自谓聪敏。书过目颇成诵。若虞衡。一过耳不忘。吾何敢望哉。遂去入山中。多读书。永丰彭勖督学南京。训导张承翰首以为言。复应举。和以邝公为辞。彭曰。邝已拜兵部侍郎矣。及试。而分考萧聪以和所判禁止师巫邪术。有执左道以惑人语。谓无所据。落其卷。主考学士吉水钱公习礼、侍读云间陈公恂、覆阅。诘问聪。左道原自有本。聪无以对。因使于所落卷朱勾以志之。盖与和相同。得举者五人。时正统三年戊午。年二十七矣。明年与弟穆同试礼部。穆举第二人。和廷试对策称旨。将赐状元。以目疾擢第二甲第一。钱学士与诸老入朝尝遇之。指谓邝公曰。此目疾者张和也。邝曰。吾昔为京尹。知尽吾职耳。何有私哉。少傅胡忠安濙为礼部尚书。欲迎和训其子。言于吏部尚书郭琎。郭催往。佯应曰诺。而实不往。萧山魏文靖骥为吏部侍郎。私问故。曰。宗伯为礼部首。欲训其子。而使和自往耶。魏告胡公。胡择日诣所居。成礼。始往。未几。移疾还苏。以道义自高。有参将者。礼致聂先生大年学为诗。与之来苏。和慕聂先生名。过其寓。参将置和上座。而处聂先生下。和曰。吾为聂先生来。非为参将来。参将学诗于聂先生。则先生为师。而处之下。此何为者。参将方设供具。拂衣去。不省。又尝与参议赵会于故少保陈僖敏公家。赵多议人得失。和正色曰。人当于有过中求无过。不可于无过中求有过。一坐耸然。

名先状元卷

张黼。上海人。未第时。尝梦人语之曰。汝名先状元。觉而思曰。吾其殆乎。第岂有登状元先者。及成化丁未会试。榜出。名在二十。而铅山费宏二十一。是年宏廷试第一。其幼也。尝梦神示府丞字。莫测。比致仕。果有府丞之命。

闽中鼎甲

闽之鼎甲死于非命者。自陈状元谨而外。又有龚锜。锜字台鼎。建安人。宣德庚戌科进士及第第二。已授翰林院编修。坐累去官。沙尤盗起。为大军乡道。至高阳里。遇贼见杀。锜博学善诗。字体遒劲。所著有蒙斋十集。此亦死难乡官。与钱鋐同。而不闻赠谥。何耶。又杨瑛亦建安人。字希玉。景泰丙子解元。天顺庚辰进士。庶吉士曹钦之变。入朝遇害。赠编修。其父（□敕）原。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江山人。为建安丞。遂家焉。

闱中定命

范春。会稽人。有文学。嘉靖己卯场中。誊真已毕。手试卷自校。得意甚。谓可取解元。忽飙风骤攫去。凌空莫知所之。投笔墨。叹息而出。曰。命也。后得长汀主簿。郡守陆某征文寿当道。无当意者。试以属春。诘朝具草。大叹赏。用之。宿驿楼。次壁间韵。一廉访见而称善。知为春。恨相知晚。署上杭县。一恂恂少年。称督府使者。索饷千金。从者皆狞汉。疑而诘之。闭馆中。申督抚以状闻。果大盗也。

万历己卯南试题为舜亦以命禹。华亭生员高承禅中式。主司嫌其取义与题合。欲弃去。赖京兆内江阴武卿。乃主司同乡。争之得免。然犹即席改为承祚。后壬辰中南宫。乙未廷试庶吉士检讨。与余同官。魁梧奇伟人也。未几。使归。卒。众皆惜之。因思戊戌科。余在会场中取中一卷策。有国桢二字。与余名同。弃去。陈如冈太史房中亦取一卷策。有如冈如陵字。亦弃去。成忠宇太史。丙辰分试。取一卷。有基命宥密字。同其名。弃亦如之。用诗书成句。偶同主司名号。夫宁有意。而巧值见阨。岂非命乎。

李于鳞子驹。为诸生。王元美属司理魏允孚。因秋闱之便拔之。曰。虽私。亦公也。魏许之。入场录七破为记。后检之。绝不可得。既定榜。则李生卷委于柜下尘土中。相叹息。人各有命。不可蜡也。驹未几亦媛。无子。

拟题决文

黄学士葵阳洪宪。未试前。儗科场题。十中七八。不知何灵至此。冯宗伯琢吾琦看时艺最精。壬辰会试。门下士持卷来谒者。决其中否。皆验。并名次亦不甚远。人以为神。又三年乙未。来谒者亦如之。所决无一验。一人耳。时又不远。何夐异至此。岂看文亦时有利有不利耶。

传题

春秋出传题。不知何始。天顺年间。浙江场中摘一十六股配作一题。头绪茫然。及刻程文。简略殊甚。名虽搭题。实则射覆。学者认题。一时与考官相左。即被黜落。永嘉教谕雍懋上书言之。命礼部议行。至霍渭厓主会试。止出单题。余习此经。甚以为苦。尝馆某家。见一老生。施姓。各臣道者。每至。必挟新题一二索谢。则俗所谓换比者是也。【如旧为宰喧则易宰周公。】一时骇为奇。老生寻以贡入京。馆于某给事中所。给事故春秋名家。甚称之。其时复差京考。竞向给事乞题。即以老生所换者与之。至有通场不记。所司聊且备数者。王给事士昌言之。乃得少止。贡士不久亦死。

覆试得释

天顺壬午。东平梁御史覲按河南。试祥符。得杜明卷。称赏。是岁乡试。梁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监临。杜在高等。刘佥事瑄与梁有隙。因指杜及同榜袁江、唐昭、为梁所私。以奏。并逮至京。覆考。其试卷入格。乃得释。明年癸未。会河南乡试。通一榜获第者止袁一人。唐以乙未。杜以戊戌。皆进士。杜后授礼科给事中。成化丙午。宪庙为皇太子纳征。有旨取礼科库贮宝钞。装盒。公偕诸给事开取之。库无一贯。众愕然失色曰。钞非吾侪所收。必须挨究已往升调去任者。公曰。挨究前僚。法之正也。有误大婚。伊谁之责。乃奏曰。本科库贮宝钞。年久浥烂。不堪装盒。请下户部行宝钞局。选取直挺新钞。送库备用。上允之。于是大婚礼成。而前僚得免。

场后口语

万历中。科场被论。前为戊子。继为庚子。后为壬子。或以关节。或以文体。嘉靖冒籍之搜为甲子。景泰陈王之奏为丙子。岂子年果有不利乎。丁酉北场亦被论。然意不在科场。借以倾焦弱侯者。弱侯一降便息。

代笔

代考之弊。不直生童。正统二年。考试明经儒士。兵科给事中金昭伯。擅入午门。欲代所亲为文。事觉。儗赎杖还职。上以近侍官所行如此。岂可任职。遂黜为民。未几。给事中吴绘又犯此禁。枷示长安门三月。戍边。近日有举人代考者。正无足怪也。

断幺绝六

乙卯年。南场中。有鱼见于圊。鱼。水族也。水。至洁也。而污秽至此。又见于场中。此文明失位之象。次年。丙辰会试。沈同和以代笔中第一名。代笔者赵鸣阳。中第六名。俱吴江人。事发按问。并罪除名。吴为水国。遂应其占。亦一阨运也。苏州人为之语曰。丙辰会录。断?绝六。盖名次适应其数云。赵最有才情。特以馆谷落其度中。余见代笔者数人。皆无他异。所谓有幸有不幸也。似宜末减。

自制义盛行。凡大家。必延名士为师友教子弟。即圣人复起。亦不可废。居常谭文课艺。一遇考试。同坐商量。职也。亦情也。势也。余少年馆谷餬口。有某大家邀致甚力。将赴之。先君子独否。曰。一入其中。即以文字受役。不可推。不可拔矣。固辞之。触怒。赖有解者。且以明年为期。乃得免。其年戊子中式。由今追思。先君子其殆圣乎。凡贫士有文章名者。宜于此际深思赵之覆辙。可鉴亦可怜也。

嚼笔

二秀才俱春秋有名。相善。秋试前夕。同榻。一生俟睡熟。密取彼生誊真之笔。悉嚼去其颖。明日抽用已尽秃。大惊。取起草者姑代。则湿滥如帚。乞诸邻。又皆坚拒。恸哭。欲弃卷出。倦而假寐。有神拊其背。曰。起。起。写。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既起。视笔。依然完好。执之。且疑且写。既毕。仍秃笔也。交卷至二门。一生在焉。迎问曰。试文称意否。谢曰。无之。但得完卷耳。其人面发赤。趣出宿于别所。明日。其名粘出。不得终试。秃笔生魁选联第。

常服入试

安福刘师泉先生邦采。以诸生外艰不出。嘉靖七年。督学赵渊檄之入棘。强起应命。及门。遥望赵尚未下席。却步不进。赵亟起延之。先生以棘闱故事。令诸生脱巾露体。非待士礼。不愿应。于是御史储良才令十三郡诸生并以常服入。免其检察。是秋先生中式。后官郡丞。以理学名。卒时若有所遇。奇秘不言。嗟乎。当时士风如此。待士如此。今不可再见矣。

各省监临

乡试监临非制也。自御史颛差。乃任其事。立其名。余庚子典闽试。偶缺御史。二司问云。无其人亦当存衔。余曰。祖制只藩司提调。臬司监试。两京则京兆提调。御史监试。监临之名。御史在各省科场。重事自当作主。今既无其人。有诸公在。何藉此为。且对君上讵宜填空衔。二司唯唯。以后缺御史皆从此例。至乙卯。贵州偶缺。则都御史张凤皋鸣鹤。入闱代监临事。

余以戊子中式。其年萧翰撰良有、胡都谏汝宁典试。将至。御史以八月初二日忧去。巡盐章中缶邦翰代监临事。驻松江。迎之。尚未至。二公泊驿前。藩臬往迎。辞不肯上。都御史滕少松伯轮自至。乃上。皆一时权宜之计也。

文武宴

恩荣宴。命武大臣主席。与阁老部院二品正堂皆上坐。嘉靖丙辰。郭勋莅事礼部。分左右列。勋上疏争之。得旨如旧规行。比坐。仍左右列。勋再疏。上切责礼部改正。夫礼部。其有意抑勋乎。抑旧无此规。而勋以意争也。主席者执爵。递鼎甲三人酒。礼部尚书为主。下坐。

武举宴。以大学士主席。武大臣让尚书坐其下。郭勋引团营例以争。上竟从之。

陆武惠掌锦衣。世庙丙辰年。求与进士宴。命序二品文臣之末。是时陆已加太保。富贵极矣。而有□□。宴席在上者。勋臣压首。武臣尾之。陆亦何荣之有。

试院

京师试院。改旧礼部为之。乃正统年间事。南京试院乃锦衣卫指挥纪纲没官旧房。地下时有甲马声。景泰五年。府尹马谅奏请改立。以前皆于武学借用。搭盖苫舍耳。然试院虽改。其中搭盖如故。万历五年。御史陈王道始易以木。

浙江试场原与杭州府学相连。天顺间。以守臣奏。士子累有作弊。改于城东废仓隙地也。宽敞雄伟。甲天下。旧用木舍。万历壬子御史李邦华改易以砖。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绝火患。

恩贡

穆庙登极。各省开贡取士。提学为政。浙中出论题云。唐始策贡士于洛成殿。众谓。此题合时。极佳。然乃武嬖事。遂为廷试之始。以儗太平有道天子。甚不伦。而又用之省试。可乎。是年居首者山阴朱应。乃金庭相国之兄。后登进士。官主事。卒。

武试

长安二年初设武举。其制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不同射、马枪、翘关、负重、身材之选。此武科之始。亦武嬖事。然今之武科。初场马射。二场步射。三场试策论。步射中二箭。马射中四箭。即入格。嘉靖初年。兵部侍郎杨廷仪所定。廷仪乃石斋之弟。尚书彭泽因而奏请。允之。其制大简。谓宜于马枪、翘关之外。广其目。如刀剑、干盾之类。皆取可也。

进士中制

进士科起于唐。其数至少。沿于宋至多。亦无定期。唐则许荐。韩昌黎文集可考。未几有禁。国朝酌其数。最得中制。而其禁甚厉。盖祖制之失多矣。独此尚存公道。可屑越乎。

焚私书

唐钱徽拜礼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杨浑之。学士李绅以周汉宾。并诿徽。求致第籍。浑之者。凭子也。多纳古帖、秘画、于文昌。皆世所宝。徽不能如二人请。自取扬殷士、苏巢。巢者。李宗闵壻。殷士者。汝士之弟。皆与徽善。文昌怒。方帅剑南西川。入辞。即奏徽取士以私。绅及元稹知状。时稹与宗闵有隙。因是共挤其非。有诏王起白居易覆试。而黜者过半。遂贬徽江州刺史。汝士等劝徽出文昌、绅、私书自直。徽曰。苟无愧于心。安事辨证耶。敕子弟焚书而行。路岩亲吏边咸用事。富与岩敌。有郭筹者。相善。其议事以书相示。则焚之。今写书曰乞火之。盖祖此。近时有乡士大夫某。与郡太守契。密还往。书尾云乞掷还。盖以火之犹未可信。必还而后可。其书误投于余。复封固。返之。夫秘密设策。而曰掷还。则渠二人不能自信。而况他人。为之一嘅。

王老陈少

陈通方。闽县人。贞元十年。第四人及第。少年气锐。与相国王播同榜。时年五十余。通方戏拊之曰。王老。王老。奉赠一第。言日暮涂远。同赠官也。播谕其意。答曰。陈少。陈少。切莫发恶。诮其为恶少也。播后入相。通方因之仕宦不达。以困踬终。而播亦竟罕树立云。

宋制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虚。惟以下三等取人。能中选者皆第四等。惟吴正肃奎尝入第三等。后未有继者。至嘉佑中。二苏皆入三等。已而子由以太直考官胡武平驳送。降第四等。

冯京

宋三元。冯京。字当世。产于广西宣平之龙水天门拜相山。祖墓在焉。幼流寓入藤。有读书故址。后贯籍武昌。发解。庆历间与羣士计偕。礼部赋无逸为元龟。廷试赋盖轸象天地。皆第一。历知枢密院。载我明一统志中。好事者高其名行。转相传致。私以为邦邑重。遂紊其世焉。或曰藤人。或曰江夏人。或曰鄂人。

陈氏兄弟

陈宜中。以宋朝状元宰相。国亡。逃于占城。而其弟自中。守分水关。战败不屈死。何不令此人及第。而归其兄耶。然逃亦胜于降矣。自中有子萍。兼文武。官大司徒。天亦有以报之矣。孙达。司经正字。辞官。复召为翰林学士。不起。国初被荐。亦不应。及得病。却药弗御而卒。

蔡傅进士

福建僊游县有蔡、傅两姓。宋时各中进士二十五人。蔡以忠惠显。传至蔡京父子。煽恶凶终。惟傅氏自如。后多闻人。

进士书榜首

元时及第第二者。亦称状元。盖其时第一必蒙古人。以中国人居第二。故中国自以状元称之。其余进士系中国人者。亦曰某人榜进士。皆第二也。诸公多致疑。或曰从俗所称。或曰讹。殆未之究耳。如李黼榜进士。黼亦第二也。

唐、宋人无有书状元于己官衔之上者。逮元犹然。独会稽杨维祯廉夫。当元季书李黼榜进士。至刻之印章。盖黼死节之臣。廉夫书之者。欲自附于忠节之后。其意固有在。且与黼相知。不忍忘也。后之人乃有效廉夫故事。书朱文公为王佐榜进士。谓佐足为文公重乎。惟志书宜用此法。盖一榜之首。存之足以征信也。

雁塔

塔乃咸阳慈恩寺西浮图院也。沙门玄奘先起五层。永徽中。武后与王公舍钱重加营造。至七层。四周有缠腰。唐新进士同榜。题名于塔上。有行次之列。唐、韦、杜、裴、柳之家。兄弟同登。亦有雁行之列。故名雁塔。唐自禄山兵后。龙池水涸。庚子、辛丑岁。始引龙首渠水灌池。许人占修亭榭。至壬寅。池水泓澄。四无映带。唯见雁塔影倒蘸于池中。游观者无数。我明因之。中乡试者。仍题名于上。

涌幢小品卷之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召问命官

国初四明人王桓与二儒者同赴召。见太祖于便殿。上问二儒者。在家何业。一对曰。臣业农。上曰。卿业农。亦知禾、麦之节有不同乎。对曰。知之。禾三节。而麦四节。是不同也。上曰。禾、麦。类耳。节之不同。何也。对曰。禾播种于春。至秋而获。凡历三时。故三节。麦则历四时始成。故四节。上曰。是能知稼穑之艰难者。即擢某州知州。其一儒对曰。臣业医。上曰。卿为医。亦知蜜有苦。而胆有甜者乎。对曰。蜂酿黄连花。则蜜苦。猿猴食果多。则胆甜。上曰。是能格物者。擢为太医院使。次问及桓。桓对曰。臣所业训蒙。上曰。卿亦有好恶乎。对曰。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上曰。是能理明者。擢国子助教。盖自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革丞相。升六部尚书正二品。各司所事。上自御奉天门选官。其慎重如此。

官数

洪武四年正月。中书省上天下府州县凡一千二百三十九。官五千四百八十八员。是年平蜀。十四年后平云南。以渐增置。内外官共二万四千六百八十三人。京师一千四百十六人。南京五百五十八。在外二万二千七百九人。

设官

周官三百六十。举六官成数言也。然一官之下。如医师、中下士、凡廿八人。计天官正数项下。凡大夫、上中下士、共二百九十二人。而府史、奄、女史、御史不与焉。地官更烦。是周家王畿千里之地设官大小固已不下二千余人。而官官皆得自辟。其途甚广。所以野无遗贤。

汉设官七千五百余。唐一万八千余。宋三万四千余。国朝成化五年武职八万余。文职如洪武之数。此外又有中书带俸、译字生、通事、乐舞生、厨役、勇士、匠人、写字人。不可胜纪。

判府

祥符东封。王钦若、赵安仁并判兖州。二公皆见任执政也。庆历初。西鄙用兵。夏竦判永兴。陈执中、范雍、知永兴。一州。一判二守。判者。大臣押文书之虚衔也。陈执中乃实授。范雍乃领使带州者。其实不同。

增设知县

嘉靖倭患。光禄卿章焕请每县多设知县几员。及转巡抚。又请移襄阳分巡于樊城。夫县令讵可增。而樊城隔襄阳府仅一水。地虽浩繁。不过附襄一聚落。宁可以大吏处之。故部覆设一通判。要之。通判亦赘员。如杭州唐栖亦有此官。何尝见通判到衙门资弹压耶。

停荫

万历二年。主事龚锡爵为其子方升补五代祖龚弘之荫。张太岳票旨曰。罢以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年远亲尽的。皆不准补。此公节制。亦自可喜。其后远者定以五十年为期。

世荫不同

吕常?心以荫为中书舍人。中乡试。官至南太常卿。陶鲁以军功至右布政。世锦衣千户。黄绾以议礼至尚书。虽以荫起家。要不可以常格论。至孙许之荫以锦衣。官二品三品。忠臣之后。又当别论。弇州公皆收入任子官位大于所由一则。然则然矣。不可不辨。然至近日荫锦衣。阶一品。加至三孤。往往有之。孙许之后不足言矣。

永乐而后。用人虽渐重科目。然以才学自致公卿者甚多。任子如朱长史复之子浚。官尚书仪侍。郎智之子铭。尚书、太子太保。其余有荫编修、给事中、御史者。因其人品原不限以官。今优者自府部五品。升远方太守。次乃得为运同。以瞿洞观之贤。远在黄尚书之上。止于运使。加太仆少卿致仕。此岂最初用人本旨耶。

大选诗 【 许松皋集】

每年双月大选。其日上视朝。吏部堂上官。先于门下面奏。请旨选官。上是之。承旨退。待各衙门奏事毕。同吏科都给事中。候于御道上。一拜三叩头。谢恩出。赴东阙支待房。光禄寺署官。供酒饭毕。各官又赴午门外叩头。候于直房。移时。上览本毕。传出印子本于左顺门。部官接出。照本填榜。张挂于吏科之上。西向。除官看榜。选事毕。各官出朝。嘉靖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大选。候旨之暇。次第其事。作诗十首。以纪岁月云耳。

〔面奏〕天曹钦拟授官资。九品分题列等差。奏罢阶前仍候旨。重瞻龙表彻封词。

〔上门〕峻登玉级面金台。御旨亲宣吏部来。直到御前方跪奏。四承天语听俞哉。

〔说选〕国家利器在人贤。抡选从公本奉天。圣主面前承诏令。真如造物举生全。

〔引官〕鹓行鱼贯鬻如林。俱向龙楼肃整襟。赞罢叩头瞻日表。人人无任感恩心。

〔赐酒饭〕恩赐从天降玉音。大官承旨礼惟钦。御河南畔开新宴。濊濊恩波似水深。

〔叩谢〕近午大官供馔毕。风清日朗酒容温。整衣肃向天门拜。一食无忘圣主恩。

〔用印子〕朱函象印出宸居。色色官衔纪奏书。从此品阶山一定。朝除应直是天除。

〔上本〕印罢奏书还捧上。中官传进九重宫。重瞳阅过方传出。虞舜官人本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
〔填榜〕印子官衔即御书。移时传本付尚书。天官捧下方填榜。欢动除官意气舒。
〔张榜〕看榜除官数百人。欢呼万岁祝龙宸。今朝幸免遵行过。禄厚才疏愧此身。
选法
霍渭厓以兵部主事养病家居。起升少詹事兼侍读学士。疏辞。且言。迩年流弊。官翰林院者不迁外任。官吏部者不改别曹。升京堂者必由吏部。人辄以二官为清要。以至翰林不畏升下而畏内阁。中外臣工不畏陛下而畏吏部。百官以吏部。以内阁为腹心。请自今翰林入阁必五品以上。循至三品。即迁外省参政。及各部侍郎。凡六部尚书侍郎。或留兼师傅等官。改除参政布政。翰林六品以下俱调外任。练达政体。仍转翰林。六部郎中、员外、给事中、御史。俱补郡守。佥事、参议、监司、守令。政绩卓异。即擢卿丞。有文学者擢翰林。而举人岁贡。亦得以擢翰林升部院。不宜以资格限。上趣韬速之任。所奏内外官。迁转资格。令廷臣集议以闻。
吏部尚书廖纪等奏言。韬以翰林吏部不迁外任。臣以为翰林设官之意本与常调不同。在史局则国典攸存。在经筵则君德所系。或以备顾问。或以代王言。故累朝优异之典视他官为重。所以崇奖儒臣而责效亦自别也。况九年考满。方升二级。间遇编纂。乃一转官。今欲与常调比而同之。非祖宗建制之初意矣。其谓编修、讲读。六品以下俱调外任练达政体。然后迁转翰林。臣观讲读诸臣俱及第人员。或考选庶吉士。凡储养数年方进斯秩。六品外任则如府通判、州同知之属。二甲进士例得为主事知州。翰苑储材乃欲无罪而废。使居州郡下僚反不得如常调。是岂人情也哉。吏部铨衡之任亦非他曹可比。官之贤否黜陟俱欲廉访其实。故必公正而练达者方称任。使若资望既深。量处京职。亦不为过。然亦间多外补。岂谓官吏部者不改别曹。升京堂者必由吏部耶。若内阁之地。尤政本所关。故近日所用皆先朝辅导旧臣。韬欲以翰林入阁。五品以上循至三品。即迁外省参政。及各部侍郎。是岂累朝优礼老臣。隆重师保之意也。又谓六部尚书侍郎。或留兼师傅等职。是矣。又谓或改除参政。是为有罪者言欤。有功者言欤。臣所未知也。盖国初。法制未定。人材未出。故圣祖鼓舞作兴。使人乐于效用。故不以常格拘之。今列圣相承。因时损益。随材器使。为官择人。勒为成规。至精大备。信万世所宜遵承。如韬欲以国初未定之制为法。别议资格。以为定守。则太祖以后。宸谋睿算。永可垂宪者。其将若何。愿陛下详察焉。上曰。朕以人君深居宫禁。不知外事。必赖左右大臣协力赞佐。若为大臣而不能实察民情。何益治道。翰林官有才堪布政、参政及提学副使者。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加升擢用。正欲其实历政事以资闻见。以备他日重用。吏部及诸曹年深者亦宜察其才识。内外兼用。岂可循资轻授耶。我太祖初年。法制草创者。固难比拟。以后定制及列圣成宪。不可不遵。但用人图治。亦当因时制宜。岂能一一拘定常格。况予夺皆出朝廷。自今内外官出入迁转。所司随时斟酌以闻。

尚书不轻授

马文升为兵部右侍郎。三品。满九载。仅予二品俸。久之。进左侍郎。以散赤哈事。汪直、陈钺、陷之。谪戍。又数年。起左副都。晋右都。为兵部尚书。盖尚书之不轻授如此。

本兵

洪武中更本兵二十三人。惟茹少保瑺。九年。嘉靖中。更二十六人。惟杨少保博。十年。自永乐迄正德一百二十年。更四十四人。方临安钝、于少保谦、白南宫圭、马钧阳文升。或七年、十年、十二年。此外大抵再岁不一岁。隆、万两朝。亦未有及七年者。

大小九卿

六部不相统摄。小九卿体杀各部。而事与之关。如光禄则关礼部。先年光禄卿崔志端、陈俊南、光禄卿牛凤、以厨役事屡与礼部争。言本寺非礼部之属。文移往来不应自大。封还札付。下部详议。至参奏受屈。由此观之。要见小九卿如太仆则属兵部。国子监、鸿胪、尚宝、俱属礼部。京兆无所不属矣。近年郭明龙为南祭酒。李九我为南少宗伯。署事。郭还其札付。俱用咨文。二公同年。而郭强甚。李不能抗。亦一变也。余署南翰院。院之体貌原与大九卿并。叶台山署宗伯事。移札付。譔皇太孙贺表。叶以书先之。谓旧规如此。亦惧余之抗也。夫居官各有体。岂以此争强弱哉。

九卿以大小分。文移间宜有低昂。且一切总于大听。其提拨有事。则知会可耳。若谓之属。则与各司官何异。

南兵参赞

南京兵部参赞。于成化二十三年。班在吏部尚书之上。又多以南吏书转参赞。高下名实皆不相应。此制之最舛者。又南中守备参赞下操。勒操江衙门傍坐。故操江都御史。每于次日阅操避之。至万枫潭为南御史。上疏改正。夫吏、户、礼、兵、刑、工。自周公来。天造地设。可容参差乎。

摄篆

南中九卿篆。大不摄小。小亦如之。李九我为南少宰。偶缺大司成。众议归李。李固执不从。人谓得体。偶阅王襄简公有和侍郎杨惟立摄祭酒二诗。亦少宰也。又罗圭峯亦以南少宰再摄国学。皆故事。特未之考耳。近年南大僚缺以太仆卿摄户部事。所属讲相见仪节。不知作何状。王讳轼。公安人。官太子太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立。杨晋斋守随也。尾注云。惟立。双生子。圭峯名玘。南城人。南京科道。不避部堂。台臣犹压于堂官。至科臣则直与大九卿公会矣。考之。起于成化初年。给事中王让。让。上饶人。天顺八年进士。为南吏科给事中。屡有陈奏。刚愎自用。大臣中有少忤之者。必捃摭其过。立见论列。或受人嘱而阴为之报复。朝廷以言官优容之。让益肆。每会议必与六卿并坐。遇大臣于道。不为礼。或两人肩舆行。让必策马从中。左右顾而过之。缙绅侧耳。无敢与抗者。三年考满。吏部侍郎章纶填考有大体宜知之语。让又尝劾祭酒刘俊。俊不能平。刺得让为出继之子。登科录既书其所后父母为父母。又书其本生白氏为生母。而不及其父。俊因扬言。让以母为所后父之妾。当具言于朝。让乃惭屈。诡疾去官。后数年复补考察。黜之。霍渭厓在南与科道交章。然不能尽改也。

总督总兵

文臣称总督。武臣称总兵。皆是虚衔。总兵之名见于元末。国初因之。中山王伐吴檄曰。总兵官准中书省咨云云。至正统年始有定名曰总兵。曰副总兵。总督见于宣德中。巡抚总督粮税。至麓川之役。王靖远用之军务。侯琎继之。靖远转南兵部。亦曰总督机务。乙巳之变。于少保以本兵称总督。未几。用之两广。又用之两广、川贵。用之两广、叫贵。用之陕西。用之宣大。世庙时又用之蓟辽、保定。用之浙直、江福。并用之漕河。正德末年。武宗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于是改总督为总制。嘉靖三十年。世宗以制字非人臣得称。仍改总督。胡默林总督浙直、江福。是嘉靖三十八九年事。而民间至今称曰胡总制云。张经至总南直隶、浙江、山东、福建、两广。

文官至总督方称军门。巡抚、操江、不与焉。抚、操、经过所督地方要谒见。至大门外下轿。由中门入。后堂相见。军门上坐。抚操列坐。其送迎。军门俱至大门外看轿。各总兵照抚、操、事例。移文俱用印信。呈文相见。介胄行跪。勋臣亦由旁门庭参。其隆重如此。然总兵行跪。勋臣庭参。亦太甚矣。至近日。操、抚、皆称军门。御史揖参将。陵僭又将何极。

两广总兵。旧皆以勋臣充之。嘉靖四十五年都给事中欧阳一敬题请革去。以流官都督代镇。覆允为例。

韩襄毅公初至广时。三司官以地方残破。皆待罪行事。故初见行跪礼。后因之。嘉靖壬子都御史遂昌应槚谕令改正。

先朝巡抚不许携家。亦如巡按之制。景泰初。给事中李实等奏言。镇守巡抚等官。动经三五七年。或一二十年。室家悬隔。一切疾病婚嫁。不能相通。甚有无子可矜者。乞敕各官携妻子完住。许之。由是巡抚始得携家。

门旗

抚台衙门前立竿。以黄布帖军门二大字。久矣。在外兵道亦用此例。帖饬兵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字。按臣从来无之。一日。登慈感寺阁。望见二大黄旗。如抚台坐处。异而问之。则盐臣也。因问上帖何等字。僧曰。贞肃。不知起于何时。悬此有何意趣。假如坐八人轿。抚臣以示威重。犹可。其它乘之。岂不羞死。

部属凌压

六部属官。礼部以清秩。与吏部相近。压居户部之前。每每争执。可笑。闻近日兵部亦压户部。工部又欲压刑部。益可骇。

官名

国朝官制。稽古为式。惟大理左右寺丞为堂官。而左右寺正则属官。仓务、税库、皆称大使。而按察则称副使。府县学掌印曰教授、教谕。而州曰学正。

驸马教习

凡驸马教习。宣德中有本家学录。正统中俱令赴国子监习礼读书。祭酒依学规教之。成化中令驸马二十五以下者送监读书。弘治中令习兵书。嘉靖六年令吏部会同礼部查照勋戚事例。于国子监博士、助教等官。或在部及附近教官内。推一人教习。遂以礼部主事一员司其事。

调吏部

由礼曹郎调吏部者。前朝往往有之。近时则陆太宰光祖、王光禄守素及朱左通政敬循、三人。朱。余所及见。乃吾师阁学金庭太保之子。魁梧有气韵。戊戌。以仪制郎入会场。填副榜、副考、若都给事中。强之皆不从。及太保在位。君以本官入京。至嘉禾病作。亟抵家而卒。未及中寿。可惜。太保因之惊悸。又为人言所困。刚一年而没。此天人交穷之会。要之。太保清约忠慎。终始不渝。逢时不辰。未展所抱。天乎何尤。

调官

嘉靖庚戌。虏薄都城。一时被掠州县官悉调用。有昌平知州肃礼者最贤。常为五河知县。凡十年。清节爱民。方升此官。到未二月。甚有守御功。亦被调为嵩明知州。此最无谓。大虏突入。与民牧何与。而受罚乃尔。惟壬午浙中兵变。二司普代。是时顾冲庵养谦代为杭严兵备。大能镇服。其年秋闱。余入试。方纳卷。一卒盗烛。执而挞之。狃故态不服。有一长官亲莅严喝。乃默默受杖而去。问之。则顾公也。大约人情蠢动必起于微。而赏罚操纵必谨于细。达权变。审时势。惟知者能之。

藩臬久任

先朝二司官久任。各自本司加升。如佥事则九年。少亦六年。径升副使。副使升按察使。藩司亦然。太守九年为参政。又九年为布政。有副使李隆。仅三年升参政。见邸报。泣曰。我何负于职。而升此官乎。遂致仕去。正德间图速化。藩、臬、互相迁转。而祖宗之法坏。官亦渐轻矣。盖二司体最重。以两衙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出者必由大臣所荐。即太守亦然。今以外转为劣。盖由当事者轻其官。怀有不肖心。故人亦轻之也。世道一至于此。可叹。可叹。

监司上坐

屠竹墟大山开府楚中。孟公淮为监司。公设燕。置孟公上坐。孟亦不让。

考选台谏

祖宗旧制。凡给事中御史缺。止于进士内。年二十以上者选补。或径入吏部。弘治间。始及中行评博。正德始及推官、知县。正德末年。尽废进士考选之例。嘉靖初。悉复旧制。间尝一行。旋废。格以夏言疏。再及进士王崇等十八人。次年复停。至神宗初。停评事不与。其六馆之停。又嘉靖间事也。

盐运官

近日苏州太守石昆玉以卓异升运使。时谓申、王、二相国恶其强直。故重此官。因以与石。实抑之也。后见章元礼通政问之。则实出吏部本意题准。重其事权。崇其体貌。与巡盐道相抗。庶几得清利源。比石将至。御史副使驳其移文。遂弃官归。由此言之。并圣旨亦不作准矣。何况其它。然考之永乐平凉太守何士英亦以廉吏第一升两淮运使。则前朝诚有故事。而今不可行矣。

唐、宋之转运使。利权无所不握。并兼刑名。故声势甚重。国朝一一分析。银解藩司。米归漕储。而运使独主盐政。其居官最著者。无如耿清惠九畴。杨东里以首揆过维扬。止馈鸡一只。东里厚加接引。荐之朝。得升侍郎。当日京官、外官、相与如此。即谓之三代以上气象可也。清惠升后。盐政颇弛。乃命以侍郎再出整理。后乃差都御史。且分南北增为二。又增为四。中间惟鄢懋卿最为骄汰可恨。庞惺庵欲振刷。即便见阻。至穆庙初停遣。颛任巡盐御史与盐法道。而运使益轻。史部欲复旧制加优异。是矣。然不深惟极重之势。别有调剂。而仅于体貌间争上下。其能有济乎。谓宜择其优者加兼副使。着令盐法道抗衡。得同见抚按。毋班太守之列。盐法道缺即用填补。以次推择为布政开府。则官重人亦重。庶几其弊可革。而所重在彼不在此。卒亦无如之何也。

奖县佐

王阳明以礼币奖兴国主薄于旺。又送官马一匹。带鞍一副。今有此否。

经历清廉

嘉靖十一年考天下清廉官。以浙江都司经历章献中为第七。献中。广东钦州人。岁贡。仅升判大理府。

进阶

进阶只从本品。此旧制也。品中之阶有二、有三。亦须以渐而进。后乃渝品。文臣自相为重耳。末流之弊。遂不可返。吾乡有为太守再进阶而建坊。于右曰二品坊。左曰五马第。则失之远矣。子孙妄作。祖宗亦何自知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少僊

宋人称县尉为少府。甚无谓。且少府自是汉官名。不可移。又称日少僊。盖因梅福尝为尉以僊去。故以称之。然僊人为官者甚众。假如稚川为句漏令。则县正官便可称大僊矣。等而上。何官无僊。余欲举以称南京司业甚佳。盖南司业。优游体尊无一事。私署极水竹园亭之胜。真可当此名也。或曰。祭酒何如。曰。有印在手。便不得称僊矣。又曰。南翰林掌院亦有印而无一事。体又尊。独不得称僊耶。对曰。僊则僊矣。食无果。居无室。行无徒。此苦行道人耳。闻者皆失笑。

坐部考察

朝觐。旧有坐部之制。今皆踵行。然亦习套虚数耳。嘉靖二十年。给事中刘天直请于大典隆废寺画为十五区。区为舍数楹以处各官。曰轮吏部主事一员稽出入。夫省直入觐官约可二千员。首领官如之。从者十之。不知一寺地几何。可以尽容否。又其间有公会、私会。可尽稽查否。如此条陈。徒烦纸笔。可笑也。

朝觐。自藩、臬、下至苑马寺。上林苑监各署及各处土官衙门。官吏各一员名。各赍须知文册。进京奏缴。惟市舶提举司例免。

两京兆府官在六年京察例而复与觐察。嘉靖中治中庞嵩上疏请止之。得旨。着为令。庞字振卿。南海人。由乡举授官。后官知府。有特祠云。

废旧规

考察时。吏部一司属往请大中丞宿部行事。此旧例也。己亥年次当主事某往。吏白故。某大怒。骂曰。若岂请客者。冢卿李对泉戴不得已以务厅往。中丞温一斋纯知状。亦不得已来赴。后遂为例。余谓旧规不可废。有如此司属便当参处。身往迎中丞。中丞非司属。至亦决不当赴。虽细事。岂可使属官得遂强梁之性。

凡朝觐官。递降京官一班序立。此天顺中所定。若祖制。则布政原班于侍郎副都之上。

骤黜

黄一道字唯夫。嘉靖乙未进士。兴化府太守。有善政。仅八阅月。南拾遗去。舆论愤愤不平。曰。唯夫黜骤也。霍渭厓。其同乡人。问闽布政使徐干曰。唯夫为郡如何。徐曰。闽省第一守也。问闽按察使屠侨。亦曰。唯夫者。闽第一守也。乃竟黜也。先是林方斋文俊。为会试考官。唯夫，方斋取士也。甚厚。唯夫守兴化。实方斋荐。既而方斋族弟杀人。坐罪死。祈恩。唯夫曰。曲人命之狱。媚事举主。吾不能。由是牾。坐黜科道。反其词曰。唯夫受林金巨千。脱死囚狱。然林狱实不脱。或曰。方斋不诋唯夫。方斋族弟荷校在狱。祈脱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得。曰。黄守复任。吾死已。乃以金行反间。贿闽吏黠者办事南都。腾流言曰。黄守赃。黄守赃云。且林狱诬曰亦受林金云。言官当考劾年。例耳。流言求官员短长。得词组。即忻忻动色。曰。是实迹。是实迹。告之僚。僚亦忻忻曰。得实迹。得实迹。遂载劾牍。人曰。科道交劾。公也。已不知猾胥翕张。弄官喉舌。

门户

京官六年。外官三年。考察。皆据在任事件、实迹、严核为准。前朝太宰如盐山三原题奏。历历可据。而又禁私揭杜中伤。不遗余力。以后节节申明。务在毖慎。而人情滋伪。百弊丛生。犹曰出于无心。可以理恕。至张太岳用以逞忿。辛巳一案。诸名贤皆不得免。而先年高中玄借闰考黜科道数人。不厌人心。便有昭雪。有至尚书侍郎者。此则阁臣权重。罪亦重。而张为甚。当与夺情两子中鼎甲同论。乃近年以门户分别。求之官评。不可得。则借乡评处之。又不可得。胡卢以莫须有三字处之。夫皆好皆恶。原不足据。布流言与有意搜求者。尤不可据。即确确是实黜之矣。不知是祖宗旧制否。若创为新法。不知是公心否。善善长。恶恶短。今不可望。乃当事者以善为恶。用于门外嫉之。其长竟天。以恶为善。用于门内庇之。其短无迹。咆哮颠倒。亘古所无。且所谓门户者谁定。是天门、人门、鬼门、禽门也。世变至此。可嘅。而又有未履任永锢者。更可怪。

两佐伯

葛端肃以秦佐伯入觐。有小吏。注。老疾当罢。公为请留。尚书曰。计簿出自藩伯。何自忘也。公曰。边吏去省远。徒取文书登簿。今见其人。方知误注。过在布政。何可致小吏受枉。尚书惊服曰。谁能于吏部堂上自实过误。即此可谓贤能第一矣。

己未年。闽佐伯黄琮。马平人。为一主簿力争得免。当事者甚不喜。曰。以二品大吏为一小官苦口。此其人伎俩可知。注调。黄有清操。质实为人所称。命蹇不如葛公远甚。故不免耳。

增年待劾

贾俊。束鹿人。为山东副使。年纔五十有六。须鬓皤然。不事淄饰。清戎御史恶其肮脏。因考满。将劾之。一日。正色问曰。贾宪副高寿几何。对曰。犬马之年。八十有二矣。御史默然。既退。同僚问曰。何故不以实对。俊曰。渠以我老。将劾我。虚认几岁。以成袖中弹文之美。不亦可乎。家宰尹旻素知其贤。得寝。后官至工部尚书。

白岩知人

叶公天球。婺源人。为东昌太守。善总条纲。立团甲法。准定繇役。尤笃意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材、风俗。忤总漕、御史。总漕入内台风御史。奏移登州。乔白岩为太宰。知之。曰。东人殊宜。叶格不行。

品服

唐制。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绿。八品、九品、青。今皆以青。而辨以补。

武臣品级

太祖以武定天下。故纪元洪武。武官自勋臣外。左右都督。正一品。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即在外指挥千百户。递至从六品而止。原无七、八品。惟土官有从七品。亦不支俸。盖制之隆重如此。今武臣体貌。陵夷已极。遂成偏重。一日有事。文臣不得复贵倨以面孔向此曹。可虑。可虑。

参游佐击

左右参将之名起于洪武二十年。即左右副将军也。游击之名见于武则天。以傅游艺为之。用以罗织者。佐击起嘉靖年间。

龙虎将军

于文定笔尘谓虏求加封兵部儗柱国云云。上批。加龙虎将军。谓。此官中国所无。而虏所甚羡。考之。龙虎将军乃武职二品加授之散官也。

皇亲封伯

国家于皇太后、皇后之父兄或子侄。皆封伯。而诰命则曰推诚宣力武臣。夫亲臣也。而曰武。名实相违殊甚。如张軏、张輗、以外戚兼军功。用之则可。余则不可。但当封伯而停其号。量加保傅阶级。则得其情矣。

土司衔

凡土司官有衔者。宣慰使同知、安抚司正长官、副长官、土千户、百户、之类是也。有文衔者。土府同知、通判、推官、土州同、土县丞、主簿、巡检、之类是也。长官司有属宣慰司者。有属府州县者。有属卫者。武衔。土官与属宣慰长官专用目把、汉把。夷而夷者也。文衔。土官与属府州长官事统于郡守、州守、县令。夷而汉者也。属卫长官与卫官世姻。而势难钳制。不夷不汉者也。

衙门体统

衙门体统。一失不可复振。章元礼职符玺御史。奉敕用宝章。争旧规。班其上。遂为两衙门所恶。终摈之归。考之弘治十年。南通政夏崇文。被拾旧规。六科行移通政司。俱用呈文。通政徐说畏其弹劾不能执。始有手本。崇文继之。欲复旧。于是南科嚣然劾之。北亦为助。终不能申也。

会议

朝廷会议皆成故套。先一日应该衙门于各该与议官通以手本画知。至期。集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阙。该衙门印官首发一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词组微言略为答问。遂轮书题稿。再揖而退。既出阙门。尚不知今日所议为何事。或明知其事不言。出门啧啧道其状。以告人者。

随朝米

大小官员俱有随朝米十二石。即于品俸内除去。其翰林而上。支白粲者。每石值一两四五钱。犹曰从优。若各衙门止支糙米。每石贱时不过五钱。视正俸支本色折八钱者。又减于数之内矣。

李临川先生戊辰进士。观政礼部。随朝米一石白粲加三斗。后癸酉。先生官礼科给事中。云。米不及前五倍。意者江陵克削为之。今四衙门一体。科道尤为雄峻。其复旧例。不言可知。若各衙门。决不可复矣。

选官图

今之选官图。唐人谓之骰子选格。房千里有序云。安知数刻之乐。不如数年之荣耶。千里。字鹄举。河南人。

换职

常衮为宰相。劾侍郎崔佑甫。贬河南少尹。郭子仪入言。佑甫不宜贬。德宗怒衮罔上。即两换职。衮为少尹。而佑甫平章事。快哉。快哉。

谬姓

唐薛志远知选事。有王忠者被放。吏谬书其姓为士。欲拟讫增成之。志远曰。调者三万无士姓。此必王忠。吏叩头服罪。

启事

甄拔人物。各为题目。此所谓山公启事也。想即今注考语之类。当时州有大中正。能上下人品目。则不独吏部为然。而其原又起于月旦评。盖雌黄之口。其来久矣。唐虞时即曰。知人官人。至周尤详。巨源每一官缺。辄启儗数人。俟诏旨所向。然后显奏。明明是观望。盖恬静之人不乐居职。又不欲拂人意也。以此得久安其位。而当日用人行政大约可见。自后杂乱。至有闹于堂上。大呼有鬼者。历唐及宋。与时高下。国初重会举。家卿不得尽颛。盐山能举其职。而稍嫌于愎。卢氏为后进所詈。三原最佳。困于内阁。屠、倪、马、许。极为盛际。依稀三代。不可复见矣。

二大

天下无事。所重只一大冢宰。有事。只一大司马。盖吏治常清。兵何由动。兵动矣。吏治尤为吃紧。提衡者元辅。振迭者台长。窃谓吏如温剂。养脾胃者。兵如凉剂。疏肠胃者。人身以脾胃为主。吏不可一日不清。兵乃不得已而用之。国朝兼长者。前惟马钧阳。后惟杨蒲州。今则李长垣。李若作冢宰。必有可观。惜乎其不待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涌幢小品卷之九

使相

宰相领使最多者。唐杨国忠。领四十余使。元燕帖木儿。领五十余使。又元人曰。我官衔半版写不尽。其滥如此。国朝已革此弊。文臣最贵最多者。曰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知经筵制诰实录总裁事。然经筵以下。非官衔。而前十六字并勋阶。皆在其中。武臣除受封。与命将不同。而勋阶亦如之。乃官至尚书矣。并以前历官悉载之。三品、四品、以下皆然。最烦冗可厌。且如一庶吉士耳。未受馆职者。即甚贵亦必列之。岂以翰林为重。沾一字亦光荣也耶。

唐宰相

唐之宰相。最重世系。裴氏、崔氏、张氏、最着。裴氏五房。宰相十七人。崔氏十房、十七人。张氏十七人。韦氏九房。十四人。刘氏七房。十二人。萧氏二房。十人。窦氏二房。六人。杨氏、杜氏、皆十一人。王氏三房。十三人。郑氏二房。九人。魏氏六人。卢氏八人。高氏、韩氏、赵氏、郭氏、各四人。陆氏六人。武氏、苏氏、五人。其三人而下者不与焉。

李氏最繁。陇西四房。宰相十一人。赵郡六房。十七人。唐高祖系出兴圣皇帝暠。暠子歆。歆子重耳。凡四传。为高祖昞。世祖虎。以至高祖。三十七房。宰相十一人。此外有柳城二李氏。一契丹酋长。徙京兆万年。一本奚族。高丽李氏、鸡田李氏。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代北李氏、沙陀部落。皆赐姓。范阳李氏。自云常山愍王之后。三公七人。三师二人。

李赞皇贬崖州。卒。虽得归葬。而子孙遂有留其地者。至今蕃衍。蛮人极知敬重。不敢讲钧礼。氏李者至多。北陷于虏。南没蛮中。而皆雄盛。此他姓所无者。

郑綮有歇后之称。盖自度力。不任宰相也。然初为庐州刺史。移檄黄巢无犯州境。巢笑。为敛兵去。赢钱十万缗。藏州库。他盗至。终不犯郑使君钱。及杨行密擅淮南。都送还綮。由此观之。綮之才。必有大过人者。因末季。托诽谐自晦。又知时不可为。宣麻后。亟引疾耳。孙偓。字龙光。唐末宰相。性通简。尝曰。士有行。必不以己长形彼短。己清彰彼浊。同时朱朴有经济才。亦入相。惜未造。与韩偓皆不尽用。可惜。

真宗问相

王旦疾甚。真宗问可为相者。独荐寇准。得之矣。又问张咏。不应。似不可解。【乖崖有相才而无相度。】看来张之才略毕竟在寇之上。乃其刚则相似。非真宗不能容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内阁

洪武十三年革丞相学士及大学士等官。皆儒臣备顾问者。至永乐。始有入阁之名。三杨历年既久。名位益崇。然止称曰阁臣。曰阁老。不敢着辅相字面。世宗御笔有元辅之称。后遂因之。亦有称相者。若阁中规制。至景泰中陈方洲始备。并奏定常朝与锦衣卫官对立。经筵立尚书都御史之上。午朝。翰林院先奏事。 【 明初因胡惟庸反。而革丞相之名。至今不设此官。】

文敏子弟

文敏年十七。染疫已棘。医者皆谢去。父母具棺服待之。夜半索水饮。遂苏。永乐十九年。仲弟义、仲子让、来省。与嘉兴通判陈原佑同舟。行次山东。天暑舟狭。适同乡翁良兴以黔阳县丞考满入京。舟稍宽。邀与共载。是夜盗杀原佑。尽掠舟中财物。义与让独得免。人咸谓公厚德所致。夫公之福德不必言。然当时阁臣子弟。至附舟潜行。通判舟狭。县丞舟虽大。亦得几何。盖国初规制如此。即大臣不敢过分。何况子弟。余入京。见阁臣子弟驾驿舟极宏丽。气势烜爀。所司趋奉不暇。乡里亲戚皆缘为市。其风大约起于严氏父子。后遂不能禁。且尤而效之也。

焦严终始

王怙云中丞集有祀焦少师乡贤文。焦。泌阳人。刘六入泌阳。焦遁去。跪其衣冠斩之。曰。吾为百姓泄此愤。过钧州。以马少师家在城。去之。二人之贤不肖。草贼尚自分明。焦之入祀。必居乡果有善状。人不能忘耳。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乃江右人尚有余思。袁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乡评。亦自有不同处。二公不作少师。其令终何疑。

分宜大宗伯。以前极有声。不但诗文之佳。其品格亦自铮铮。钤山隐居九年。谁人做得南大司成分馔。士子至今称之。

分宜读钤书山之下。凡九年。遂以名堂。堂与学宫相邻。面山历历。秀而且整。王文恪公作铭。有作求惟德。世蕃以昌之句。遂以名其子。字德求。此佳铭也。不善用。以亡。

分宜之高祖号本庵。中永乐辛卯举人。官四川右布政。卒官。吾乡顾箬溪尚书抚滇中。严之同年也。得小录以寄严。严宝藏之。后严败。其册复流入于顾。顾不省。落埃中。余偶过其家。得见。惜非好古董也。

夏贵溪

贵溪为都给事。上言。言官之选。当取其风裁。不当取其德量。当取其戇直。不当取其流连。当取其珪璋廊庙之度。不当取其簿书米盐之能。斯言可喜。而就中探讨。却自有说。舍德量而取风裁。则猖狂者得以自售。有风裁而无德量。则驰骤者终于泛驾。且廊庙珪璋。其德量何如。自相矛盾。全然不觉。其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笔之过耶。
贵溪为礼部尚书。于嘉靖十五年十月奏。臣自十二年以太子太保给授诰命。又历少保少傅并太子太傅、太子太师、四阶。乞赐三代诰命。又据封妻事例。凡继室。只许一人。臣为给事中时。继室徐氏。封孺人。无何夭殁。又娶苏氏。今已二十年。未沾封典。每与两宫庆贺。中宫亲蚕诸大礼。皆不得与。其于臣妾之分。亦有未得尽者。惟上幸许。上以其久司邦礼。多效劳绩。允之。可见苏本是妾。嬖而立为继室。当时骄横。聚无敢驳。礼臣舞礼。其不克终。宜矣。苏。广陵人。其父曰纲。少女适曾石塘铣。与贵溪为联衿。纲出入两家。传石塘复套之说。夏大喜。主其策。纲益自负。与巡仓御史艾朴。通贿作奸。为众所嫉。分宜已一一刺其阴事。伏毒深。夏不悟。妄度河套指日可复。得意甚。作渔家傲一阙。适黄泰泉至。掀须示之。索和。黄有千金不买陈平计之句。盖讽之也。夏大诟骂。嗾言者逐之去。去三日而祸作。苏家女拢误贵人。岂非所谓祸水。曾立功为封侯地。自无怪。乃少师骄生嫟。嫟生騃。入人罗网中。不谓之自取不可也。
壬寅、丁未、丙寅、壬辰。此桂州八字也。江西星士王玉章。于少年时。预批命书云。如今还是一书生。位至三公决不轻。莫道老来无好处。君王还赠一车斤。 【 车斤。斩也。】 贵溪死时。监刑者主事俞干。惊而仆地。移时乃苏。具疏乞归。众怜其贫。赙之。不受。同寮以诗送云。直道难容惟有去。孤忠自许欲无生。抵家。五月卒。俞。平湖人。嘉靖甲辰进士。
相传贵溪临刑。世宗在禁中。数起看三台星。皆灿灿。无他异。遂下朱笔。传旨行刑。拥衾而卧。旨方出。阴云四合。大雨如注。西市水至三尺云。京师人为之语曰。可怜夏桂州。晴干不肯走。直待雨淋头。既死。严氏日盛。京师人又为之语曰。可笑严介溪。金银如山积。刀锯信手施。尝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
贵溪方为诸生时。教谕陈（金基）奇而厚遇焉。贵溪骤贵。（金基）之子子文。登进士。令麻城。升户部主事。知长沙府。湖广副使。贵溪招之。许以美官。固辞避。曰。先博士遗命也。 【 其父固知几。其子亦克家。】 陈。闽县人。
郎官不屈
方献夫为南刑部主事。与同舍郎刘宪相善。方以议礼骤贵。宪尚为郎。盖居忧请告。积十四年矣。犹以原官补秩。方佐吏部。一揖而退。方衔之。移檄核稽违。待报逾年。盖阻之也。宪终不为屈。后官光禄寺丞卒。方之忮乃尔。固议礼诸臣本色。无足怪也。宪。闽之长乐人。字有度。
大臣开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臣富贵已极。又自恃得君。志意盈满。必欲立盖世功名自固。如王安石之于西北。蔡京燕云。韩侂胄中原。国朝则夏文愍西虏。张文忠三卫。事有举有不举。皆徒费心思。不独无功。或至害民杀身。而大者遂亡其国。故杨文贞等寝安南之议。真名臣也。

华亭归田

徐华亭在事既久。家产又多。子弟奴仆。难道无得罪上官乡里处。又与高中玄隙末。归田之后。蔡春台备兵苏松。性素强直。一番扰攘。自然不免。其归过于高、于蔡。又或归之海忠介。考海抚吴日月。徐事已渐解矣。皆揣摩之谈。不足信也。

相传蔡春台守苏时。徐公子有所请。不听。亦不加礼。又因他事杖其家人。蔡以职事走松江。谒兵道还。徐合男妇数百人。皆倮形。逐其舟。大骂。蔡只得隐忍去。果有此。则蔡转臬司。而治徐非过。即谓之爱徐可也。华亭受谤。无所不至。近日有定论矣。而屠长卿深诋之。谓奸过曹操。其言曰。瞒盗大利。受奸雄名。徐盗大利。受贤相名。复借汪伯玉拍手称快为助。其然岂其然乎。长卿所坐华亭者。谓徐燕监司。必毁先帝赐金银器治具。而又故令之知。以示贫者。夫徐之富。岂可瞒过。相公虽駑。必不至此。人亦何肯信。此真儿童说话。又谓客至。延入卧内。萧然若僧庐。或者其生平素尚如此。决非矫。亦决矫不得。以此二端。实其大奸。人之不恕如此。

阁臣相构

王大臣一事。高中玄谓张太岳欲借此陷害灭族。太岳又自鸣其救解之功。看来张欲杀高甚的。张不如是之痴。或中有小人。窥而欲做。则不可知。一曰。冯保之意。庶几得之。 【 大臣原名章龙。】 沈蛟门恼郭明龙。不必言矣。难道便要杀他。妖书事发。沈在阁中。闻有中书茅姓者进言云。外边谓是郭侍郎。沈嘿不应。遂传出乱做。郭几不免。此案遂为毒药。当中书言时。沈宜厉声力折。只因心中恼他。置若罔闻。推其微意。谓便做也得。遂揣摩迎合。甚至连及归德诸名士。岂嘿之一字。真是相体。流祸无穷。千古炯戒。

妖书发。四明在阁中太息。谓妖人作此事。必逸于外。须行文各府各省严拿。此漫语也。归德信为实然。强争。谓一行文。必有报怨株连。种种大弊。天下必乱。乱则谁任其咎。四明故不听。作愁苦分忧状。归德力争不置。小内使络绎报入禁中。圣上闻之。谓四明爱我。愈恼归德。归德亦终不悟。后对余道之娓娓。余直视。胡卢而已。沈用心如此。亦大巧。然归德亦十分老实。不能悉此情状。可以羣韩、范、富、欧。不可御吕夷简者。

中玄定论

高中玄麤直无修饰。王思质总督。其辛丑同年也。王失事被逮。弇州兄弟往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高自知无可用力。且侍裕邸。人皆以长史目之。又与严氏父子无交。而思质贵盛时。相待甚薄。比及有事。意下殊少缱绻。弇州固已衔之矣。比鼎革。上疏求申雪。高在阁中。异议。力持其疏不下。弇州怨甚。徐文贞因收之为功。故首辅传极口诋毁。要之。高自有佳处不可及。此书非实录也。

张太岳

江陵为童子。顾东桥为楚抚。奖拔殊等。解带以赠。且曰。此带见志。君所服不止此也。仍出其少子峻为托。东桥为司空殁。江陵当国。峻来见。念旧恩。欲以当得荫子移之。谋于太宰杨虞坡。杨曰。东桥有显陵功。当录。乃荫一国子生。其二兄之子。争于南台。江陵移书南中丞赵麟阳锦曰。此乃翁见托之言。仆知己之报。遂以与峻。谁得而争。夫知己之报。移荫可也。显陵之功。东桥本有。自当长孙承之。乃以与峻。而又禁之争。狗私情而忘天伦大义。国家大典。桀骜如此。麟阳既不敢执正。而当日礼官与台谏亦不敢争。可笑也。

江陵归葬。所司承奉太过。不必言矣。既殁。杨御史追劾。有曰。五步一井。以清行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那得有许多井。许多灶。可笑。又山阴朱相国。善人也。有嫉者劾以十二罪。翻来覆去。百般摹拟。悉入鬼魅变幻中。读其疏。其人之人品、心术、了了。所谓自供。托出面目也。

人言太岳夺情。恨廷臣攻之。每骂罗伦小子。余初以为疑。太岳天分尽高。何放肆便至于此。近见一新进。骂前辈。呼名指斥。甚曰。小畜生。小奴才。乃知人志意既满。又有愤激。不自尤而尤人。决裂安所底止。

当路。则狐而媚。至于逢大敌。则鼠而窜耳。金版六弢。是其本业。率不能句。况于屈首受书。而练于当世之务乎。余谓此三者当文武共之。而文臣尤甚。武弁流而为三者。皆文臣先之、贻之也。?江陵谈武弁。有曰。夫夫也。解为三兽。不解读书。朘军膏。则虎而翼。

江陵夺情辞俸。光禄寺每日送酒饭一桌。各衙门每月送米十石、香油二百斤、茶叶三十斤、盐一百斤、黄白蜡烛一百枝、柴三十扛、炭三十包。其余横赐。不可胜纪。

神庙刚直大婚。江陵丁忧夺情。吉服供事。纷纷惹出许多事来。这封君。死得不辏巧。自古好事都难成就。亦日月盈昃。必然之势也。

夺情。是万历五年丁丑七月间事。十月朔。彗星见。长竟天。大内火。十八日。编修吴中行疏上。十九日。检讨赵用贤疏上。二十日。刑部员外艾穆、主事沈思孝、合疏上。江陵大怒。时大宗伯马公自强曲为解。江陵跪而以一手燃须曰。公饶哉。公饶我。掌院王学士锡爵径造丧次。为之求解。江陵曰。圣怒不可测。学士曰。即圣怒。亦为老先生而怒。语未讫。江陵屈膝于地。举手索刃。作刎颈状。曰。你杀我。你杀我。学士大惊趋出。二十一日乙卯。受杖。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驱出国门。同官不敢候视。许文穆公方以庶子充日讲。镌玉杯。一。曰。斑斑者何卡生泪。英英者何蔺生气。追之琢之永成器。以赠中行。镌犀杯一。曰。文羊一角。其理沉黝。不惜剖心。宁辞碎首。黄流在中。为君子寿。以赠用贤。穆、思孝、杖毕加镣锁。且禁狱。迟三日始佥解发戍。更辛楚云。方杖时。邹南皐元标观政刑部。愤甚。上疏。中贵人持之。绐曰。我是告假本。又危激厚贻之。乃得入。廿三日丁巳。杖百。谪戍贵州都匀卫。时申文定已为掌詹侍郎。调护甚至。邹感之。文定殁。邹为立传。而罗给事大纮。故论文定夺职。与邹同乡相厚。年又长。闻之大怒。几欲出揭。为停其传不行。乃止。夫人各有主意。各有交情。那得以我律人。以此律彼。近日正坐此弊。所以增是非。分门户。人之生也直。谓各自树立。使万物皆遂其性耳。一切畦町必削去之。乃称君子。乃成世界。

训士

许文穆公典己丑试。余得登榜。约日聚射所。戒厉之。既至。拜谒。余切欲亲承其教。从诸魁元后。挨近前列倾听。文穆大言曰。中后。索赏赐者必多。分毫皆不可与。即如我轿上、门上。一切拒之。从我言者为好门生。不从者反是。我密切体访。定人品高下。闻者谓平平无奇。由今思之。即是宋举主问生事之说。生事足。则取与明。进退轻。赏赐节。则一切饮食、衣服、皆可类推。文穆独挈出。俟人领悟。当是时。余等安然。不闻有座主一役一钱之费。其虑长。其忧切。不下带而道存矣。

被谤得白

余初归。太仓相公省母给假归。入谤言。余再候。不交词组。一茶即别。复有后言。谓余豪富。田连阡亩。居第干云者。余心知来历。然无以自明。同镇董宗伯。先生座主也。宗伯坳。先生来吊。余迎之。先生率其子缑山。肩舆来访。所见破瓦旧椽。愕然曰。还有厅事否。余曰。有之。敢不延坐。止后有书舍三间耳。先生厉声曰。此件那个不有。徐顾缓山日。翰林先生。庭户不剪。啧啧久之。起去。野次复舣舟。召田父问状。田父指余舍。对如余言。且曰。兄弟三人共之。意遂大解。余复登舟送别。先生执手再四。曰。人言岂足信。余曰。先生何出此言。复厉声曰。我眼是肥皂核。去。去。不必言。以后过先生。必留饭深谭。越十余年。复问家计若何。对曰。如初。无才故至此。先生大笑曰。办此何必大才。这段意思。衔感如何能忘。今老矣。益觉恋恋。

先生与吴县相公。同年、同大魁、同大拜。吴县逍遥。先生愁苦。一友问。异处安在。余曰。不见罗汉坐中。有坦腹哆口者。有攒眉泪欲堕者。各有相法。各有禀受。各有趋向。不得论异同也。

先生自谓文行冠绝今古。丙戌取士。并会录。稍破常格。时归德为大宗伯。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言坏文体自此始。太仓怒甚。然会录果不甚佳。墨卷大雅者殊少。而太仓之文行又不可以此贬价也。

是时议从祀诸臣。有大珰。广东人。主白沙先生。阁中因益以王文成、薛文清、两先生。归德谓三先生诚当从祀。事发内珰。固不肯覆。卒取中旨行。与阁中遂如水火矣。

三王并封之议。原某少宰进于太仓者。太仓称善。一时大哄而止。太仓身被攻击。绝口不言其故。得大臣体。谓少宰非有心作弄。吾不信也。其旧隙且勿论。实欲挤代之耳。

阁衔

国朝阁臣。大约初入为东阁。进文渊。又进武英。以及谨身、【今为运极。】华盖。【今为中极。】惟文华则二百余年来。在永乐间。权谨以孝行举。拜文华殿大学士。至万历三十五年。加山阴朱文懿公赓。亦一奇也。又殿阁递进不相兼。而高文懿谷以谨身兼东阁。王毅愍文兼谨身、东阁。又一奇也。朱文毅公奏疏云。儿童走卒。无非怨诅臣等之言。流离琐尾。无非感悟臣等之状。乃者。赍捧官来。即说矿税。各处书来。未开缄而知其说矿税。令臣等如何抵对。如何搪塞。抵对搪塞已非一朝。巧言如簧。不过增谎。皇上于章疏可以留中。而臣等之书揭。不可无答语。时时户外。罗无对业之冤家。日日街前。列不欠钱之债主。按剑相视。谇语横加云云。近日辅相真是苦海。【矿税真是敝政。】

亲戚门生免受牵累

阁臣当国。勿论贸不肖。归时必牵累同乡亲友。若门生辈。华亭以癸未及第。又十九年。而陆平泉先生会元入馆。凡二十七年。穆庙登极。华亭当国。已十余年矣。先生仅以太常卿掌国子祭酒事。盖家居当十之九。又为南司业。恬退如此。其又谁得牵累哉。此后邓定宇之于江陵。近日顾邻初之于四明。皆门生。卓然免于风尘拟议之外。陆。辛丑。邓。辛未。顾。戊戌。并以会元居之。更奇。

阁臣勋臣

万历中叶。文渊阁失印复铸。而阁权始日轻。南中魏公赐第。毁而复造。失太祖御笔甚多。而勋戚日就窘迫。至有投河死者。两事关系。独在阁臣、勋臣已乎。

世将

世言。为将三世。必凶。乃薛仁贵既以寿考终。子讷。为朔方行军大总管。卒年七十二。说曰谧定。弟楚玉。为范阳节度使。楚玉子嵩。为相卫洺邢节度使、检校尚书右仆射、平阳郡王。卒赠太保。嵩弟萼。为留后。被逐奔洺州。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朝见原。嵩子平。河中节度使、检校司徒、韩国公。卒年八十。赠太傅。子从。左领军卫上将军。赠工部尚书。凡五世。无凶者。【兵、刑、二事。能造业。亦能造福。】

鄂蕲学道

尉迟鄂公、韩蕲王。不但忠勇。兼有谋略。晚年俱谢客学道。保其身名。韩复能作小词。自号清凉居士。此其人似皆得道而去。真西游记所谓战鬬佛也。

韩都督应变

都督韩公观。提督两广。初入境。生员来迎。观素不识生员。见其巾衫异常。缚斩之。左右曰。此生员也。观不听。曰。生员亦贼耳。朝廷闻之。喜曰。韩观善应变。使其闻生员而止。则军令出而不行矣。岂不损威。韩杀人甚多。御史欲劾之。一日。观召御史饮。以人皮为坐褥。耳、目、口、鼻、显然。发散垂褥。首披椅后。殽上。设一人首。观以箸取二目食之。曰。他禽兽目皆不可食。惟人目甚美。观前席坐。每拏人至。命斩之。不回首视。已而血流满庭。观曰。此辈与禽兽不异。斩之。如杀虎豹耳。御史战栗失措曰。公。神人也。竟不能劾。

武而能文

岳蒙泉谪甘州。郭定襄以诗送之。吴匏庵置之集古录中。定襄武而能文。又敬重正人君子。宜其享名。为勋臣之冠也。

秋崖文武

朱秋崖中丞纨。吴人。少负文名。兼长谋略。勘定绵戎。甚着声绩。会海上告警。视师浙闽。性严鸷。鄞令徐易。永丰人。号丰溪。论事不相中。命卒捽庭下。加诟辱。徐舒然不少动。徐曰。明公怒既定。可使下吏有言乎。因历引辨。如是如是。朱无以难。后中丞被抑死。徐曰。其才兼文武。且直前忠敢。世鲜比也。徐后为刑科给事中。

秋崖之父昂。号圭庵。为景宁教谕。先娶马氏。生子衣、冠、绶。后娶施氏。生纨。衣不孝。与外家猾吏钮让合计以螫陷人命事。圭庵本懦懦。大惧逃去。县收施及纨。置于狱。纨纔生数日。剪败絮裹之。衣又百计绝其食。且中毒几毙。凡五月。赖同乡陈宪副冷庵训戒不孝子。力言于史太守。白状。母子俱出狱。圭庵亦就理得释。后衣、冠、钮让、俱败绝。绶以从父独存。纨清强为名臣。冷庵字粹之。罗一峯有冷庵记。

俟命辞【秋崖听勘作。】

万劫羣凶。独立孤踪。八疏军功。十疏迂忠。一官早辞。一命莫容。浙闽之机械则巧。宵旰之缓急谁庸。盖以海为利之家。布列显要。故以是为非之口。充塞鸿蒙。披腹经年。正惧多谗之险。乞骸请老。敢干不韪之公。日月在天。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霾在地。便宜敕旨。遂成文具。旗牌军令。遂成儿戏。世睽谁开。党同伐异。知责人以常法。不念呼吸之兵机。知论事以常情。不念顺逆之名义。知一时贼命之当惜。不念累年赤子之倒悬。知一时威柄之当收。不念累年冠履之倒置。知坐计以旬月。不念先奏福宁。得报云云。相去漳州千里。知遥制以文墨。不念先奏先人。夺人云云。实为天阁万里。变虞仓卒。孰非督阵之时。事系机宜。未奉班师之旨。九十六执讯之丑。若云可矜。若云可疑。数百千航海之家。何据而作。何据而止。兹幸指挥麤定。大开报复之门。向使反侧四起。必树激变之帜。报复尚尔公行。激变固当文致。不然。开府职掌参劾。何奸宄悉见弥缝。极口条陈利害。何上下曲为壅蔽。屠府朝贡夷国。谓非叛臣。谋杀宁波巡抚。谓非怙势。郑世威未奉复职之旨。布置升迁。张德熹显犯通贼之私。颐指营卫。惟功惟忠。为仇为厉。作福作威。孰大孰细。且内外录囚应死。尚多摭拾之词。今荐绅为贼前驱。孰无迎合之弊。会议如此支吾。主者得无牵制。尽删原奏之要。全为佑贼之计。既非贼。曷虑不靖。既行勘。曷烦告示。既虑变。曷不体念当事之人。既佑贼。曷不早寝开府之议。军门未撤。占风之月无波。勘使未来。伪府之船已炽。开刀至于开胸。岂法所许。杀人至于杀官。何词可诿。将官人之命。轻于叛贼。抑天子之法。轻于势利。前此一年。臣奏九重。固曰。不死盗贼之手。必死笔舌之锋。斯言既验。俟命为恭。乱曰。纠邪定乱。不负天子。功成身退。不负君子。吉凶祸福。命而已矣。命如之何。丹心青史。一家非之。一国非之。人孰无死。惟成吾是。

默林手疏

胡默林为总督。先后上疏。皆手书如一。后被劾。为上所怜。盖不独有御倭之功。其一段敬谨心亦自难及。孰谓公仅麤豪人物哉。凡古人上疏。必手书。宋时犹然。想至胡元始停耳。

默林被逮殁。歙太守何东序窥时局。欲罗织。没其家。发兵围守。嘉禾郁阳川兰。为绩溪令。知胡公家贫。且捍海功不可泯。力覆护之。愿上印绶去。乃得免。

田水月

徐文长渭。自称曰田水月。客胡总督。野服。具宾主礼。非时出入。一日饮酒楼。有数健卒饮其下。不肯留钱。徐密以数行驰胡公。公立命缚至。斩之。一军股栗。

四少保

默林被逮。自谓宋以来。少保当阨者三人。一岳武穆。一于忠肃。一自谓也。然胡虽有劳。要非二公匹。而汪南明以戚南塘四之。戚本良将。以江陵波及。自蓟门调广西。不贬爵。与胡之被逮者又异。那可并举。伯玉志戚将军。言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燕志托郭山人。身后。郭私其千金去。志竟不成。考之郭山人。名造卿。号健初。福清人。交诸名公。徐天目、顾冲吾、叶龙潭、皆重之。最后叶少师台山为之传。则其人品可知。且燕史、蓟略、皆有成书。何汪之不伦乃尔。岂故有怨。遂曲笔耶。

戚将军镇蓟。所驻三屯署。庳隘。稍拓之。并及文武庙。梵宫道观。南山有碧霞、景忠、诸坛。望之缥缈。如在云端。有香钱簿。取佐军费。公不入一钱。皆以饬材具。有东湖。因濠为险。导以资灌溉。护以柳堤。有鱼虾菱菱之利。荷亭采鹢。可供游赏。忌者蜚语上曰赛西湖。章下抚按会勘。上言。诸所征缮。士不告劳。为太平雅观。即贡夷亦徘徊啧啧。可以示远。事乃得释。嗟乎。为大帅修边。成功暇逸。不得动一木一土。至形论列。亦大苛矣。戚未几亦调广西。坐党张江陵。无有录其功者。没凡二十余年。至乙卯。乃得膺恤典。天启元年。辽事大败。叶少师题请赐谥以励边将。得谥。

名将必好文。名臣必备武。好文。故有所附丽而益彰。备武。故有所挥霍而益远。名臣不必言矣。名将则近时戚将军。得交汪南明、王元美弟兄、沈紫江希仪。交唐荆川。故其战功始着。若周尚文。刘显父子。人能言之。罕能举之。尝欲为之查补未能。而刘颇喜文事。余与其少子国樟会于招宝山。语及戚。大不满。谓多假手。未知其果否也。

陈同甫谈兵

辛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侠之气未除也。一日。陈同甫来访。及门将近。有小桥。同甫引马。三跃而马三却。同甫怒。拔剑斩马首。徒步而行。幼安适倚楼见之。大惊异。即遣人询访。而陈已及门。遂与定交。后十数年。幼安帅淮。同甫尚落落。贫甚。乃访幼安于治所。相与谈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可以并南者如此。钱塘非帝王居。断牛头山。天下无援兵。决西湖水。满城皆鱼鳖。饮罢。宿同甫斋中。同甫夜思。幼安沉重寡言。因酒误发。若醒而悟。必杀裁灭口。遂中夜盗其骏马而逃。幼安大惊。后同甫致书。微露其意。为假十万缗以济乏。幼安如数与之。后同甫上书孝宗。谓钱塘一隅之地。不足以容万乘。山川之气。发泄无遗。谷粟桑麻丝枲之利。禽兽鱼鳖之生。日减一日。请移都建业。建行都于武昌。以制中原。上韪其议。以问宰臣王淮。淮素与同甫不合。对上曰。秀才话耳。遂不复召见。

同甫祀本府乡贤。有议其喜谈兵事。不修小节。斥之者。何损斋瑭为督学。檄日。圣门施教。尚分四科。君子取人。岂拘一律。子路好谈军旅。游、夏、齐驱。宰我立论短丧。闵、曾、同祀。若依浅狭之见。均在罢斥之科。先生才高志忠。文雄节峻。原送入祀。庶修缺典。嗟。嗟。同甫命薄。生前之坎壈。死后之推敲。不遇贤者。难乎免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絷献千户

钱琼。太仓州人。字孟玉。倜傥强毅。洪武间。有勾军千户。舞威虐民。无敢抗。琼直前絷之。面太祖。应对称旨。千户伏诛。琼赐衣钞还。

罗汤侠气

罗仲渊。吉水人。多读古书。性倜傥。好施。国初。挟赀游巴蜀、秦陇、江汉间。致数千金。客淮扬。结交皆奇杰士。纵酒自放。喜为侠日甚。季父闻之。亟往索分其赀。仲渊尽出橐中金。恣叔取其半还。复以所留。悉分诸弟。走闽广。复致数千金。久之。洪武戊辰。应诏实京师。占籍江宁。守令皆礼为宾。市里争讼。走求平者盈门。永乐初。上书言便宜十事。文皇甚嘉之。仁庙监国。江宁令王凯、上元令魏鉴、造战车不如法。系御史狱。仲渊怜凯、鉴廉。倡两县父老白其枉状。后父老悔惧鼠散。仲渊独诣东宫。陈二县令之贤。御史折之曰。两县父老不至。若以一人。白两县长吏。公邪。私邪。对曰。公私不在人之少多。诚公。一人可也。仁庙召与语曰。县官诚贤。战车重事。而误之。如何。顿首曰。人安能每事尽善。仁庙喜曰。长者之言。即释两县官。亡何。应天府丞张执中系狱。使人诱仲渊。如两县官救我。仲渊不可。曰。两县误公事。故得公言。今府丞私罪。敢面谩。且与丞口族矣。执中衔之。竟因盗官钱被籍。犹不足偿。乃诬寄钞十五万仲渊所。逮狱。长子三锡。皇恐倾赀。晨夜携千五百金偿所诬钞。得释。仲渊虽以直受诬。然其自负益甚。诸学士如解、胡、金、杨辈。皆忘势与交。既老。乞归故里卒。孙通。右都御史、太子少保。

汤胤绩在江阴县。其知县弗利于民。将受代。胤绩率少年数人。直入县厅。反缚之。状其罪。送之上官。上官大骇。并收下狱。凡数岁。会赦。乃得释。夏郎中时正尝语侵胤绩。怒。就坐上捽之下。拳之、蹴之。众客之股栗。又尝过友人家。见道士在坐。与语不合。骂捶之几死。与人言。出入经史子籍。纵横捭阖。随意所如。无所不快。别自有传。

谕贼卜珓

林公武。不知何许人。建州土贼叶颙作乱。挺身持帛书。往谕。贼怒将杀之。以珓卜于神曰。阴阳胜兆。皆死。必立乃免。珓倒地。倚案而立。公武初无喜惧色。盗不敢害。

博鸡者

博鸡者。袁人。素无赖。不事产业。日抱鸡。呼少年博市中。任气好鬬。诸为里侠者皆下之。元至正间。袁有守。多惠政。民甚爱之。部使者臧新贵将按郡至袁。守自负年德。易之。闻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会袁有豪民尝受守杖。知使者意嗛守。即诬守纳己贿。使者遂逮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胁服。夺其官。袁人大愤。然未有以报也。一日。博鸡者遨于市。众知有为。因让之曰。若素名勇徒。能籍贫孱者尔。彼豪民恃其赀。诬去袁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诚丈夫。不能为使君一奋臂邪。博鸡者曰。诺。即入闾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数十人。遮豪民于道。豪民方华衣乘马。从羣奴而驰。博鸡者直前捽下。提殴之。奴惊。各亡去。乃褫豪民衣自衣。复自策其马。麾众拥豪民马前。反接徇诸市。使自呼曰。为民诬太守者视此。一步一呼。则杖其背尽创。豪民子闻难。鸠宗族僮仆百许人。欲要篡以归。博鸡者逆谓曰。若欲死而父。即前鬬。否则阖门善俟。吾行市毕。即归若父。无恙也。豪民子惧不敢动。稍敛众以去。袁人相聚纵观。欢动一域。郡录事骇之。驰白府。府佐快其所为。阴纵之不口。日暮至豪民第门。捽使跪。数之曰。若为民不自谨。冒使君杖汝。法也。敢用是为怨望。又投间蔑污使君。使罢。汝罪宜死。今姑贷汝。后不善自改。且复妄言。我当焚汝庐。戕汝家矣。豪民气尽。以额叩地。谢不敢。乃释之。博鸡者因告众曰。是足以报使君者未耶。众曰。若所为。诚快。然使君冤未白。犹无益也。博鸡者曰。然。即连楮为巨幅。广二丈。大书一屈字。以两竿夹揭之。走诉行御史台。台臣弗为之理。乃与其徒。曰张屈字游金陵市中。台臣惭。追受其牒。为复守官。而黜臧使者。方是时。博鸡者以义闻东南。

吴刘心计

吴叟。吉安人。忘其名。里中有大猾。家徒数百。暴行为患。人皆畏而苦之。然不敢上状于有司。即上。有司亦怵怵恐致变。不敢问。会流贼逼里中。叟遂间诣其庐。说曰。公之行事。上下之所知也。即有司惧不敢问。假令部使者督千人捕公。公能终拒之乎。曰。不能。叟曰。吾固知公之不能也。公既不能。何不因事自解。亡论自解。且令里人德公。其人欣然曰。唯长者命之。叟因执其手曰。方今流贼四劫。诚危急存亡之秋。而公雄杰。所部皆堪战力士。贼气骄。剪此何有。公当此时。诚能率其子弟击贼。贼必溃。则里中莫不驩公。公得以长豪里中无惧矣。其人遂掀髯而起。曰。公无言。吾当为公击贼。于是勒其子弟最强者百人。人持梃急驰之。而叟骑一驴。从二苍头。往赞。一遇贼。辄奋鬬。自巳至未。凡数战。杀数十人。猾者稍倦矣。辄命左右取水。而叟心计。贼既已杀数十人。无可虑贼矣。独念此猾。暴里中无已时也。不若因其机灭之。遂从旁大呼。我兵且退。贼遂乘胜追之。悉杀猾之父子兄弟。

类。亟复往迹之。无所得。韩曰。败矣。携数锭远遁去。既明。乡人唁刘。刘笑曰。财固在也。告官捕之。不数十里。贼尽获。金皆如故。独失韩所携耳。

?刘滋。濮阳人。少为庠士。家贫。田不二十亩。又值水旱。无以自活。乃尽鬻其田。逐什一之利。十余年致数万金。为人慷慨。重然诺。取舍不苟。尤善心计。家藏白镪。皆铸大锭。锭四十斤。覆楼板下。有剧盗韩氏者。使其党五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余。越城劫之。得刘。刘曰。若辈利吾财乎。曰。然。指板下示之曰。唯若所取。贼见大镪。喜甚。尽力携之。人不过二锭。既去。刘告家人。亟远匿。贼且复至。贼既登城。复命于韩。韩见金。良久。曰。不杀此人。吾辈且无

王葛仗义

王朝佐。清源人。负贩为生。万历己亥。中常侍马堂搉清源。横甚。诸亡命无赖。从者数百人。白昼手锒铛通衢。睨良家子富有力者。籍其业之半。佣夫里妇。负斗粟尺布往贸易者。直搤而夺之。少谁何。辄以违禁论。髡为城旦。没入田僮。有能告者。以十之三畀之。于是中家以上大率破。远近萧然罢市矣。朝佐。佣者也。不胜愤。凌晨。仗马棰挝中使门。请见。州民譁呼。荷担随以万数。堂惧不敢出。则令戟士乘墉发强弩。伤数人。众益沸。朝佐攘臂大呼。破户而入。纵火焚其署。堂有心腹王煬者。时为守备。负而趋以免。毙其党三十七人。检视之。皆郡国诸偷。臂上黥墨犹新也。御史某。惧失中使驐。隐其情。以格鬬闻。上怒王煬以救不蚤逮系。下朝佐御史治。时欲尽录诸胁从者。朝佐曰。死。吾分耳。吾实为首。奈何株及他姓。时郡守李士登争之力。欲曲赦。而郡人副使傅光宅疏于朝。力攻御史。皆不能得。狱具弃市。临刑崛强。挺颈待刃。时七月二十有六日也。天地昼晦。观者数千人。无不叹息泣下。朝佐无子，有母及妻。郡大夫厚恤之。清源诸大贾。心德朝佐。岁时馈遗不绝。而中使焰顿戢。故州民益思朝佐不置。立祠祀之。同时苏有葛贤者。逐杀收税人。税使孙隆故以织造至。颇老成。敬礼士大夫。兼摄不无扰动。贤既为倡。从者数万。隆亟走杭州。得免。有童某者。故役申文定府中。为州判。起赀数万。居于湖。慕而从之。收刘河税。变起。泅河奔避。中寒毙。贤原名成。为当道所改。后得赦出。有馈皆不受。至今尚存。

虎枕不杀

许谷。字本善。歙人。文穆公国之从侄也。豪健。善击剑。挽强命中。尝被酒。卧岭北。有虎枕其颈。醒而视之。鼻息甚酣。盖虎先食犬。口吐沫。一如醉人状。许熟视。曰。彼无忮心。乘醉杀之。不武。遂舍之。先在嘉靖中上三策。请立县城。不果。后倭突至。太守陶公承学召与议事。令守东门。饬武备。倭不敢入。绕出宛陵。遂议城。以谷为督。授冠带行事。却之。徐为措置。立办。后辞去。商于嘉禾之皂林。以酒暴卒。祀为神。陶太守深伤。为文以祭。太守时已为显官。即泗桥先生也。

巨贾居间

刑部尚书赵公锦。为南御史。清军云南。上疏忤分宜被逮。械行万里。途中坠车再。偶入坎窞。轮过得不死。既至。下锦衣狱。有巨贾某亦在狱。视公而泣曰。公即拷讯。宜为双足。诚得行六十金。可全矣。曰。吾不能保首领。焉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吾足。明日。刑至足。有青衣数校在傍。若阴护者。则贾已代为居间矣。狱上。分宜票旨杖百。公自分决死。肃皇抹去之。削籍归。后起抚贵州。过江右。见分宜藁厝道傍。恻然。言于监司。加守护焉。忤江陵再归。及江陵籍没。公召入刑部。又力请宽恤。乃得少解。盖其厚德如此。【君子之所行固宜如此。】跻极品。享高寿。完名全节。非偶然已。

佐军兴

弇州从兄世德。字求美。能驭恶啮马。驰回中道。以嫡孙故。司马移荫为詹府主簿。会倭大入。再上书。极诋用事者养寇状。众以为迂。与礼部沈郎者煮黄金不就。弃官去。所受腴田二千亩。悉籍官。佐军兴费。田宅庭沼。俱不省治。斥绮丽。英食面饼、麦饭。冷淘至斗许。取足而已。

不喜神怪

路贵。字秉彝。顺天人。麤涉经籍。少为童子师。性伉直。不匿人过。母丧发引。仿家礼。去旛幢鼓乐。用人为方相。市儿争哗笑之。尤不喜神怪。尝有降鸾者。人各献香楮。贵脱所趿双鞮置案上曰。吾无他物。聊以供神。观者缩颈。贵大笑而去。后以寿终。

杨范。字九畴。号栖芸。鄞县人。有学行。里中有巫。称曰龙神道人。谈祸福如响。家趋户迎。官不能禁。公作文。令人读以谕之。弗止。躬往见巫。捽其首。痛殴之。巫蒲伏。惟叩头求解。时拥巫者千百人。惊怪散去。公。杨晋斋守陈之祖也。

豕首

东吴有张氏者。业儒不就。辄执笔谢去。论兵说剑。走马猎狐兔。为侠。往来三吴中。归则鸣琴在堂。坐客常满。而亦慷慨周人之急。名隐隐起。一夕。有客卒至。体服甚伟。锋颖横出。髯发直指。腰剑手囊。血淋淋下。入问曰。此非张侠士居耶。曰然。张揖客甚谨。坐定。客喜动颜色曰。夙耻已雪。张问故。指其囊曰。某之首也。且曰。此去有一义士。欲报之。闻公高义。可假十万缗。得谐所图。吾事毕矣。张立应之。客曰。快哉。无所恨也。乃留囊首去。告以返期。及期不至。时已五鼓。张虑以日出而囊首见。遣家人出而埋之。乃豕首也。

涌幢小品卷之十

讲读学士免考

弘治十年。考察京官五品以下。掌院侍读学士杨守址疏言。臣与掌詹侍读学士王鏊俱在听考之数。但臣等俱掌印信。俱有鼠属官。进而与吏部会考所属。则将坐于堂上。退而听考于吏部。则当候于阶下。一人之身。顷刻异状。观视不雅。况我朝列圣。于学士之官。特加优异。如庆成侍宴。坐于四品官之上。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学与三品以上官。坐彝伦堂内。今四品官不属考察。而学士与属官一概听考。其于事体。亦甚不便。且学士所职乃讲读撰述之事。非有钱谷、刑狱、簿书之责。其称职与否。圣鉴昭然。若非其人。自甘赐黜。又有不待于考察者。伏望断自宸衷。循用旧例。特假优礼。示崇重儒臣之意。从之。

弘治十七年。翰林学士刘机奏。臣虽叨任学士。掌印职衔。不过五品。亦在考察数内。乞敕部院。先将臣履历逐一考核。应否罢斥。奏请圣裁。果不系应斥之数。方令臣会同各衙门从公考察。允行。于是学士江澜等又奏。学士所职乃讲读、撰述之事。非钱谷、簿书、必待稽考而后见。况臣等历事先朝。供奉皇上。前后已二十七年。其称职与否。圣明洞鉴久矣。若有不称。惟陛下显赐罢黜。有不待于考察者。伏望念累朝之典。及往年免考之例。特赐宽假。以示荣遇。从之。

合二事观之。由前则讲读学士掌印之故也。由后则学士掌印。与学士自叙荣遇。申明前说也。此免考之始。而近日所刊词林典故。止述免考。不推本来历。又止称学士。不及讲读学士。殊欠详备。今并其官。皆为尚书、侍郎、詹事、少詹所兼。而本院废不复设。间或设于南京。掌院止侍读学士。岂难其人。抑靳其官而惜之耶。皆不可晓。

学士开棍。盖国初学士。原正三品。后虽改为正五品。而体貌崇重如故。就杨公之疏可见。五品以下。过部考察。始于弘治年间。持疏陈免。亦是申明祖宗旧制。非因免考。始开棍也。故讲读学士不得开棍。

又五品不逊一句乃各衙门所以嘲词林者。亦收入为佳话。独邓定宇先生见而哂之。

东宫官

东宫官如庶子而下。国初俱大臣兼领。修撰黎淳等。九年考满。值英宗实录进呈。以纂修俱升庶子谕德等官。淳上言。旧制无专领者。乞以大臣兼之。臣等仍翰林之职。不许。

院中老柳

杨晋庵守随。掌翰林院。称院之后堂有巨柳数章。参天蔽日。民之输廪米者欲暴于庭。患柳阴之翳之也。请伐其最巨者。公不许。作伐老柳赋示意。今院后柳。不知何如。亦不闻贮廪米。想米归户部。而柳皆非其故矣。

瀛洲亭

院后堂东南角有瀛洲亭。环以池。池去玉河可百余丈。掌院学士曾植斋朝节欲沟河水注之。畚锸已具。时余在史馆科深。谬称为长。已注籍求省母。学士亟来迓。不得已乘肩舆往。学士迎笑曰。老史官当为主。乃尔推托耶。时督工者为余同年主事应云冥朝卿。学士门生也。与诸公相顾未及言。余曰。得注水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妙。然须测地势高下如何。测之。池高于河数丈。学士召匠诘问曰。汝言河高于池。可凿。今何悖也。匠不能应。余曰。彼只欲从事。支钱粮耳。安惜其它。故非亲验不能决。学士大笑而止。乃别为沟。汲井水以灌。

二大节

童承叙。字大章。号内方。官左庶子。有高才。好谑浪。喜说相。谈死生之理。自谓体太魁硕。当不寿。以志属其同年王思斋（口与）。果先二十年卒。王不及志。后王召为户部侍郎。因它文字及之。感慨。且述公二大节云。不附石亨求官。挽之终不去。一朝士辱石氏党。既力为解。后上怒索其人。终不妄指。遣己罪。当时称羡。而世无传焉。嗟乎。士君子隐德美行。自尽于暝暝中者多矣。

稀鬓中允

陆文裕公以詹事推少宗伯。同郡孙文简公以少詹事副之。世庙独用文简。尝称文简稀鬓中允。盖属意久矣。文裕竟卒于位。赠少宗伯。文简以太子少保、大宗伯、致仕。赠太子太保。公少颖敏。有人以红烛令作破。应声曰。色如朝霞。光同夜月。在词林。沉默敦笃。即张桂气焰。不忍倾。居乡存厚道。不忘故旧。子克弘。号雪居。以乃祖为延平知府。号雪岑。所以志也。有高行。善大书及画。人皆宝惜之。可谓能世美矣。

谈兵荐起

秦鸣夏。字子亨。号白厓。嘉靖壬辰进士。癸卯以右中允。主北试。中翟阁老二子。众议藉藉。次年二子登第。乃稍安。寻事发削籍。并及乡试事。逮秦下狱。闲住。会倭寇。所建白中肯綮。当道荐起为兵部主事。至徐州。疽发背卒。年仅五十。秦魁伟。长髯。隆准。白皙。望之若神。而止于此。命也。

留馆职

万历丁丑。会元冯具区梦祯。以庶吉士告归。既满。入京。时浙中庶常凡四人。沈自邠、陆可教、杨德政、皆已留馆。故事。一省未有尽留者。冯当补别署。其座师蒲州张阁学凤盘忧之。盖张方恣睢。其子居二甲。冯遇之。初无加礼。张怒言于父曰。彼特恃元。决留馆故尔。因尽留三人。将以抑冯。并示诸词臣意旨也。蒲州计无所出。命冯且驻郊外。俟江陵有家庆。过拜。恭甚。而微作邑邑状。江陵欢问故。且曰。有心事所不足耶。蒲州蹙额曰。为冯子馆事。江陵怜之曰。是会元。还它编修。蒲州悦。饮尽欢方出。次日。入朝补馆职。此与于文定公笔麈所述。陆平泉先生留馆。亦藉座主张龙湖之力。颇相似。要之。分宜虽贪。江陵虽愎。决不令会元既入馆。复为它官。彼视一编修。只是本等官。世蕃索松绫之说。亦未必真。渠眼孔尽大。罕希穷措大一丝。龙湖具银币之说尤赘。林既留。安用此。且不用于先。而今乃作谢仪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馆长

庶吉士推一人年长者为馆长。总挈诸务。人多匿年避之。世庙时。癸丑。马干庵自强。年在数人下。独不避。遂领长约。后卒拜相。

馆选取二十八人。相传谓上应列宿。然成祖取有定数。而周文襄以年少。愿入馆读书。成祖许之。则其说似不足据。盖宋端拱初已有此举。以慎滥取。亦二十八人。今以选数符合。遂附会之耳。端拱中第十九名为古成之。字亚奭。广之增城人。广举进士。自古始。梁灏及第之年。次即成之。有张贺、刘师道者。嫉广南人右己。夜召饮。置暗药焉。比胪传。成之不能应。太宗怒。扶出。再举登第。与选。上闻前事。欲置二人于法。成之申救。谢无有。上甚重之。张咏深奇其才。辟知绵州。长于文章政事。雅意丘壑。后遇异人韩泳。邀以僊术。谢曰。方为亲仕。非所愿也。卒于官。或曰。终以僊去。

改翰林

大臣子弟为科道者。例应回避。得改翰林。嘉靖中。御史胡效臣以父琏任都御史。当改。御批曰。改授翰林。乃近年阴厚私弊。准别衙门用着。

南翰林

南院在东长安门外。列宗人府上。太祖右文之意可见。岁久塌坏。名为衙舍。木石俱尽。己亥年。余以使事过南中。密往观之。荒地亩许而已。刘云居曰宁起掌篆。请于工部。得百金。又节公费。佐之修葺。略备。乙巳。余以司业至。刘换祭酒矣。旧规。本院缺官印。必属司业。院中月剩银四两一钱入橐。余受署十八月。悉以了余工。并换大门、梁柱。栽庭中松柏。置柜买书。检斋中书籍重复者实之。云居亦助足二十一史。皆注公簿。列二大屏。明刻数目于上。无得私移私借。又诫后来。凡司业署事。都照此例。别衙门来署则否。朱密所以光禄少卿至。见而怒曰。偏司业能。别官不能亦辞之。复发考亭诸刻充其中。此真同心。而院役桑松老矣。每叹息曰。纔成衙门。余既被废。追思景象。深犯喜事二字之戒。今不知何如。梦寐及之。觉而失笑。且自嘲也。

名帖

词林写名帖。用大字。各衙门尤而效之。几与亚卿等。余乙卯年三月。过故鄞姚氏。乃大京兆画溪公之孙。出公座主王槐野先生单名帖。称友生字。仅蝇头细书。是年甲辰。会元瞿文懿。画溪同年也。亦有单帖。称年侍生。字与王先生等。次年借书于里中董遐周。一旧帙中。有阮函峯名单帖。字亦如之。而画较细。阮是时不知何官。称曰年侍生。名下有一等字。上写早临二字。居中。速字在右。想同门之邀帖也。盖凡事之朴而谨如此。今滔滔不可复返。稍损之。且以为失体矣。

大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史与主事平行。文移谓之手本。御史署名颇大。王伟时为职方郎中。口占贻之云。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虽于事体无妨碍。只恐文房费墨多。有士子代答云。诸葛大名垂宇宙。我今名大亦从先。百凡事体皆如此。费墨文房不用钱。伟寻升兵部侍郎。客往贺曰。大名属公矣。伟又占曰。诸葛大名非用墨。清高二字肃千秋。于今一纸胡涂帐。满面松烟不识羞。众相传为笑。其习稍改。

坊局严重

词林官至坊局。体严重。稍暇即发单帖邀馆中新进者。或以地。或以科。多至十。余人聚集。设榼深谈。因得其人之学问才情短长处。合则称知己。日后连翩为公辅。最高者不难屈己下之。劣者亦因识别以渐改用。故新进史官。多策励。不敢放荡。虑其卒然来邀也。至今词林中有前辈请后辈。后辈不请前辈之说。以后此风渐微。便涣散。极于相倾相贼而后止。

或曰。必若此言。其互相党比而后可乎。曰。非也。张文僖固已行之矣。有大不可。乃上疏直言。与天下共之。有何不可。

词林初授官。有七科以上。旁坐避马之说。如余己丑科。遇辛未前辈。则执此礼。后丁酉年补官。又有避讲读学士之说。余懵懵皆遵行。后官南中。闻同年焦弱侯。前过家邓定宇先生为司成。先生辛未科。焦执旧礼。先生固辞曰。即如俗礼所云。曰七科以上。盖八科也。奈何仍讹至此。遂得改正。后阅陆文简传。文简辛丑庶吉士。徐文贞癸未及第。已正位宗伯。仍讲钧礼。则不但七科不论。并官品原不拘拘。盖先辈之从雅道如此。

翰林前辈

翰林最重前辈。张太岳丁未进士。陆平泉第辛丑。盖前两科矣。太岳柄国。位少师。起平泉大宗伯。从人望也。而欲其速去。设燕数数。令人刷鬓发。又数更新衣。若曰。修汝皮毛。行当换改云尔。后虚传有旨。令礼卿捧接。平泉即趋入。无有。乃亟请归。善始善终矣。

升转

旧制。编修九年升侍讲。检讨九年升修撰。既升侍讲、修撰矣。与状元径授修撰者又皆九年方升中允。盖原五品衙门。重之。不轻授也。成化二年。童缘以修撰升谕德。因同官王献。以将秩满。谋于大学士李贤。欲为己地。故有是命。后遂为例。至弘治中改正。必二十六七年。方升五品。杨文襄召对录可考。隆庆中。申文定修撰满九年止升中允。又一年晋谕德。未几。穆庙登极。讲官皆叙升。有十七年大拜者。因丙辰、己未、壬戌、三科。不馆选。缺人。且值龙飞之会也。

凡升迁。龙头僭前科之半。外转。让后科之半。自隆庆戊辰后。局稍稍变。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龙头犹如故。而外转流落益多。如戊辰李翼轩。才名冠世。历藩、臬、几四十年。仅转南太仆卿。而言官攻之。又词林考察谪官。见后考察。即与补官。牵复仍入坊局。焦弱侯补后。一推南司业。未奉旨。即被人言。弱侯岂便不堪此官耶。至王损之列考察凡十三年方补官。再迁又止。升参议。旧规。外者不谪。谪者不外。以一人兼之。吾党之穷乃一至于此。

己丑馆选

是科。三鼎甲外选者二十二人。中间才士甚多。留者十二人。惟余最薄劣。俯仰三十年间。初十年聚京师。济济皆有公辅之望。自己亥年一散。便分陵谷。刘云居自宁。得少宰。已不及见。蒋恬庵孟育殁南少宰。庄冲虚天合、黄慎轩辉。得少詹。傅商盘新德得太常卿。署国子监。周砺斋如砥得祭酒。冯源明有经得庶子。区海目大相。以中允改南。王损之肯堂。检讨考察。今皆作古人。董思白其昌。外转。浮沉闽楚藩臬。余与林兼宇尧俞。皆祭酒被废。三人仅得不死。授科道者。惟包大瀛见捷至少宰。冯少墟从吾、顾海阳际明。家居无恙。而鼎甲焦弱侯竑。一摈不复收。陶石篑望龄。亦止祭酒。吴曙谷道南虽大拜。有所阨。旋以忧去。从来馆中之否。未有甚于此者。而先一科为丙戌。合鼎甲无大拜。有五亚卿。皆在事久。又皆典会试。差以此胜。

焦弱侯。率直认真。元子初出阁。定讲官六人。癸未则郭明龙。丙戌唐抑所、袁玉蟠、萧玄圃、全玄洲。己丑则弱侯。太仓相公迎谓曰。此重任。我辈先年少着精神。故到今扞格乃尔。诸公看元子资向如何。择其近而易晓者。动一书进览方佳。无何。相公去国。诸公不复措意。惟弱侯三上、三多、三不惑。纂养正图说一册。郭闻之。不平曰。当众为之。奈何独出一手。真谓我辈不学耶。且此书进后。傥发讲。将遂与古书并讲。抑出汝之手。令我辈代讲。谁则甘之。其说甚正。弱侯亦寝不复理。后其子携归。刻于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而珰陈矩适至。取去数部。达御览。诸老大恚。谓由它涂进。图大拜。事不可解矣。

吕新吾司寇廉察山西。纂闺范一书。弱侯以使事至。吕索序刊行。弱侯亦取数部入京。皇贵妃郑之侄曰国泰者。见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门。而贵妃与焉。众大哗。谓郑氏著书。弱侯交结为序。将有他志。疑忌者又借此下手。至今其说尚盛。不独败官。将欲啖肉。文之不可轻如此。

弱侯以此谪官。绝无几微怨色。对客亦不复谭及。惟与余善。细问之。乃述此。且戒余曰。惟认真故及。切无然。余曰。不认真。乃认假耶。然养正图。一人独纂。不商之众。毕竟自家有不是处。

黄慎轩心口爽快。其同省范凝宇醇敬。先二科入馆。而年差减。且其弟乡试同年也。黄以小范呼之。用文正故事示重。亦以为戏。范大不怿。遂有违言。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好佛。茹斋持颂。若老僧。当道颇不谓然。因别事票旨。有熏修当入深山之语。又因推祭酒。嗾言官劾之。黄遂注籍。俄一日。僧万余人来造。自宣武门至寓所。可三里。肩顶相接。皆曰。黄公所招。黄实不知也。久之始散。黄知所自来。亟归不出。而达和尚之狱起。意欲因达连黄。而达故黄所不喜也。遂得免。

王损之。强直自遂。诸生时。文名藉甚。且鼎族。与申、王两相国世为通家。两家子弟严事之。一语不合便悻悻出门去。两相国每每优容。素善医。时延入。不免绸缪。而绝不与事。谈人短长。饶豫章主事疏上。与杖。众喧传王相国盛怒。损之在傍。从臾重处。忌者又加粉饰。牢不可破。壬癸间。申公归田。王公复出。将抵国门。恐其为援。遂罗入考功法。余在南中。问损之当日事情。怅然曰。戊子十一月至京。见王氏父子一次。夜酌谈文。寻入西山习静。至明年二月初五。抵宿试院。前科场纷纭。何人上本。何人得罪。毕试后始得其详。而饶疏在正月。并不知其影响也。

余去国十八年。去南京亦十一年。收入拾遗中。所列事款。梦想不及。救出陈座师之长子。心血几枯。力辨陈太守之不贪。神明可鉴。皆粉饰作为罪案。坦然甘之。更因此得脱丙丁之阨。 【 见普陀一则。】 实为大幸。老闲无事。偶有所得。稍述于后。

朱修仲舍人有五计之说。余亦作五计配之。十岁为儿童。依依父母。嬉嬉饱暖。无虑无营。忘得忘失。其名曰僊计。二十以还。坚强自用。舞蹈欲前。视青紫如拾芥。鸷声名若逐膻。其名曰贾计。三十至四十。利欲熏心。趋避着念。官欲高。门欲大。子孙欲多。奴仆欲众。其名曰丐计。五十之年。嗜好渐减。经变已多。仆起于争鬬之场。亨塞于崄巇之境。得意尚有强阳。失意遂成枯木。其名曰囚计。过此以往。聪明既衰。齿发非故。子弟?卿。方有后手。期颐未艾。愿为婴儿。其名曰尸计。嗟乎。如舍人之言。肯作老计死计。贤于人远矣。于今已六十。前二计自所不免。后三计颇觉夷然。今后日损。毋以老子作行尸也。

渊材生平所恨者五事。一恨鲥鱼多骨。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苇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余亦有五恨。一恨河豚有毒。二恨建兰难栽。三恨樱桃性热。四恨末利香浓。五恨三谢、李、杜诸公多不能文。

有程姓者。善数学。持某师某友书至。余曰。莫谈。且吃饭去。其人愕然。余曰。我拙人也。秀才时。并不灼龟起课。何则。得佳兆未必佳。得凶兆未必凶。且穷儒何处着力。又如本佳而得凶兆。豫先愁这几日。本凶而得佳兆。日后失望。烦恼更甚。所以一味听命。其人默然。临别。求书为荐。余曰。生平寡交。只此一师一友。书已先到。默然而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惟以退为乐。乃能进退两忘。惟以死为安。乃能死生一致。尹师鲁、郑夷甫之事未可轻议也。

人有恩于我。自当铭心。传之世世。不可忘报。一切仇怨。不但自家当忘。亦不可示子孙留笔札。何则。子孙不肖。方且流落。自救不暇。如其贤也。亦不报仇。一怀报心。便动杀机。是种之祸而贻之毒。齐桓公之覆辙也。至笔札刊行。尤可笑。有何佳事。而使后人据为话柄。或悼或酝。甚以为耻。即其事果实。先输三分矣。

讲闲话可以远口舌。读闲书可以文寂寥。此老废人上上补药。少年学此则败矣。

夜坐久之。忽见灯尖散为二。奇之。是夕。烹茶甚清。又不欲寐。夜过半。灯尖忽散而三。度是时且三鼓矣。久之忽散而四。鸡鸣。遂废寝待之。久久忽散而五。鸡三号矣。其时为三月十七日。岂是应五更之数耶。非耶。

择祸莫如轻。古今人能言之。未有能行者。余下一转语曰。择福莫若轻。夫福之为祸根也明矣。可不兢兢审所择乎。

生平好游。有三快事。己亥重九。太和登绝顶。风净无纤云。下视汉江。如一银线。庚子三月。上太山看日出。早起。见山顶之东。红光四射。意谓已出。亟赴之。尚未也。亦风净无纤云。但见光发处如金丝一抹。中晃两角。稍微。围天之半。丝下有青黑晕数丈。晕之下则纯黑不可辨。此数丈者乃海水。纯黑者土也。坐移时。日露一点。如豆色。胜镕金。渐勾。渐半。渐圆。圆时。日观顶阑。有影正相对。山尖尚黑。渐升。尖白。其下尚黑。僧云。山趾鸡三号矣。或言。看有许多奇怪。疑是眼花非实。辛丑中秋。石梁赏月。山与树俱作白玉色。泉飞如白玉屑。其声如雷。月垂落而朝霞动。白玉忽作黄金色。羣鹤蔽空旋绕。钟声四合。万山皆应。一鹿自桥左突过。众皆惊走。余奋起逐之。将及。鹿跃上峻壁。回顾作声。沿涧而去。则天明矣。

太和山仰看星辰亦如常。登泰山较大一倍。论山势。太和更高。不止一倍。地势亦如之。何星之大小迥异乃尔。征北记言。大军四十万。分五哨出塞。文皇至某岭。指侍臣曰。到此。北斗反南矣。而陈侃使琉球记谓仰视星辰。亦如在中国一般。大约文皇出塞北。不过三四千里。而琉球东南海面不啻数十万里。何星远近乃尔。有自日本来者。言在彼中看。亦只如中国一般。日本在琉球东南又不啻几万里。此皆事之不可解者。

近来士大夫称善游者莫如临海王公士性。公字恒叔。万历甲戌进士。五岳俱徧。皆有记。瑰丽可诵。性既好游。而天又助之。宦迹半天下。云、贵、广西、四川、皆徧。此四省。非五岳所丽。而山水尤奇。不亲履不罔。不宦游。亦不能履也。公以行人给事中至藩、臬。后老炼丹。家贫。盖敬所先生之侄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此句妙绝。妙绝。然庸人扰之。犹可。才智者扰之。祸不可言。虽总归于庸。而祸之大小。必有别矣。
有谭理之书。有纪事之书。有方内外洸洋之书。今人纂述多出事门。而诸书并采。且又刊行。失其肯綮矣。
巧言令色足恭。佞人也。匿怨而友其人。险人也。佞必险。险必佞。实一人也。
自己杜门。嫌人出路。自己绝滴。怪人添杯。自己吃素。恼人用荤。自己谢事。恶人居闲。自己清廉。骂人贪浊。只是胸中欠大。
人必一钱不入方是清。立锥无所方是贫。我辈有屋、有田。每每受人书帕。岂可言清、言贫。只是不饶裕。不龌龊而已。若侈然自命。而曰我云云。彼云云。宜其招怨而翘祸也。
古人只说三不惑。不及气字。何居。要见此字难去。去了又做不得英雄。直养之则为浩然之气。
我怨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怨。则彼厚我薄矣。我算人。人未有不知者。若彼不算。则彼逸我劳矣。曰怨。心便不快。曰算。心便不闲。将一点灵台。扰扰役役。反出人下。噫。拙不已甚乎。
君子道其常。此论理耳。若论时势。当道其变。如忠孝。常也。变而为篡杀。清宁。常也。变而为毁裂。皆当想到。不及焉则浅。过焉则蒽。恰好则妙人。
或曰。圣人能尽鬼神之情状。看今来人情。又有出于鬼魅之上。即圣人。如何识得。余曰。易之鬼神。造化之体段也。今之鬼魅。乃造化中一点乖气也。甚浅。甚拙。本色人看之。如爝火。如死菌。不足道。何况圣人。
收佛之实以文儒。倒儒之体以佐佛。此皆高明人作用。
一友云。某书。某书。都是说谎。余曰。天地间。奇奇怪怪事。何所不有。随人说谎。未足写其万一。姑听之。不必论有无也。
未有爱人而不自爱者。此人心也。未有害人而不自害者。此天理也。
柳玭谓文学德行为根株。正直刚毅为柯叶。有根无叶。或可俟时。有叶无根。雨露所不能活也。其言是矣。然无根而有叶。此色厉内荏之小人。其得称正直刚毅乎。至谓孝慈友弟。忠信笃行。乃食之酰酱。不可一日无。则真根本矣。
今人行善事都要望报。甚至有千善报千。万善报万之说。颛为村婆野老而设。读书人要晓得。只去做自家事。行善乃本等。非以责报。救蚁还带。此两人直是陡见。突发此心。如孟子所云。赤子入井之云。两人若起报心。神明不报之矣。 【 有心为善。不足为善。古人已言之矣。】
余自甲申至己丑。五年。因宕耳生底。遂聋。置不复治。时方联第。对尊长同侪。唯唯而已。人皆笑之。其秋忽大开如故。不治之效如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到气力竭尽时。即贲育。只得放下。未尽放下者为豪杰。未起而消镕者为圣贤。
自来士大夫中有居乡贪暴而居官反铮铮自励者。盖立名进取之心胜。所欲有甚于此故也。亦有居官贪暴而居乡又循循相安者。盖保家远祸之心胜。所恶有甚于此故也。二种人甚多。然不犹愈于出处作恶。为世间一大蠹者乎。
小人失势。而其力犹能鼓党动众。攻害君子。使君子不敢开口。此亡国之小人。而失势者。天也。国之不即亡。亦天也。君子得时。而其力不能拔茅连茹。慑伏小人。使小人反得生心。此误国之君子。而得势者。幸也。国之终于误。非不幸也。
凡事。君子能放下。小人则否。大小人亦能放下。小小人则否。
韩魏公只是有福。此句最妙。故曰。无福之人。不可与共功名。
韩侂胄亦有好处。弛道学之禁。崇鄂王之封。其当国。初诚失策。后亦凶终。然终不失为魏公之后。
章元礼谓宋朝讲明道学。国朝受用。此语极有见解。却得太祖尊崇。固是天纵圣人。当日宋刘诸君子之功不少。
攻讲学者莫甚于宋季。至有窜逐流离者。然止科以伪之一字。犹可言也。近乃訾以牟利。利之涂甚多。以学牟之。无乃大拙。若谓可兼。则廉隅龌龊。势不同涂。如何说得上。不过心度、心想。谓当然。人之愈趋愈下如此。
圣人语录是行的。说的。门人记的。贤人则悟得的。命词的。门人修饰的。下此则摹仿的。安排的。门人附丽的。又有一等人。绝不知学。窥文苑之半斑。染三教之余唾。亦晓晓为此。是尚口的。改头换面的。其徒赞颂夸张的。古有僭经。此则僭语。盍亦自反而思之。
读书不求甚解。此语如何。曰。静中看书。大意了然。惟有一等人。穿凿求解。反致背戾。可笑。故曰。解是不解。不解是解。
疾之已甚。乱也。难道是容他。作养他。小小怪他。此处理会。不可说尽。有必不传之书。何劳辟他。有必传之书。又何苦辟他。
翻刻古书甚害事。刻一番。错一番。必后者为是。则必以前者为非。
我辈居林下。不是至人。莫作悬空齐得丧语。直是向闭门扫轨中寻出许多滋味。看世上人纷纷迭迭。到老不休。真是可怜。心下便干干净净。
做官只有两件。为国家干事。为自己营私。二者俱做不得。真极痴极蠢人。反而思之。自是明白。不要说着造化二字。
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此是何等语。又是何等意思。人却引以自命。袭此口吻。长了浮薄。岂当日立言之意。
以石激水。水更清。以雪压山。山愈净。以火炼金。金益精。寻常体帖于激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压处、炼处。不要胡乱讨个镇心丸药。如达子、倭子杀来。力与之抗。中国人定狠于夷狄。方寸灵明定胜于外感也。
不道人短。便不说己长。若说己长。必道人短。
宋朝人物。充李若水之才。可以为张乖崖。充张乖崖之才。可以为管、葛、韩、范、富、欧。只到得这地位。其分量然也。
吕申公用韩、富、范。可谓曲当其才。议者谓其挟仇用间。何居。
虎豹、鳄鱼。擒而杀之。易耳。为文驱得去。方难。
人都愿儿孙聪明。读书取科第富贵。予谓如许儿孙诚佳。但富贵行其恶。斲伐元气。根必立枯。即做好人。行善事。亦发泄秀气。今年花茂。来年无花。不若平平一顶头巾。为乡党自好之士。乃可久。上策也。
世谓竹有节而啬华。梅有花而啬叶。松有叶而啬香。惟兰兼之。其说未尽。竹无华。故中虚而挺。不然。是君子。乃插鬓画眉也。梅无叶。故枝疎而老。不然。是野叟。乃锦衣博带也。松啬香。故干霄而苍。不然。是伟丈夫。乃熏肌膏发也。兰草本无枝干。与三友另论。
余丁酉。病几死。病中常觉此身立万峯顶上。两下俱深壑。或卧危堤上。两下俱大海。要见生死关头。只在此处。
病中必有悔悟处。病起莫教忘了。
与一友谭五福六极。戏言。今之君子。特不恶耳。每犯六极之五。小人所欠。特攸好德一件耳。多备五福之四。友人云。居四之中。又须改考终命为做僊人。方快。此是一说。然君子独无是心乎。要知考终即是僊。但不必去求。故老年人只以保啬为主。沉沉过日。即不必富。而四福可以稳取。决非小人所能及。
近日一名公。学问只有三件。曰。贫可使富。贱可使贵。夭可使寿。甚以为疑。一日悟云。贫可富。烧炼也。贱可贵。钻刺也。夭可寿。采战也。此语太峻。却可障邪。
妙语
吕仲木曰。行藏犹饥饱。吾自知之。吾自策之。如以吾腹而度他人之心。是既饱而强饭。此语最妙。然自身上事推之。件件皆然。不独行藏大段而已。
范伯达被召。问于藉溪。藉溪久不应。再三扣之。藉溪云。凡学者治继述。商量义理。可以问人。至出处二字。不可与人商量也。
滇人冯腾海。名云龙。以子文卿贵。封御史。尝曰。枯体变为荣体。荣体即是枯体。缕体变为丝体。丝体故是缕体。有味。有味。
方扬。歙县人。龙庆辛未进士。志行端方。尝语人曰。善。阳也。而为善宜阴。此人身上真水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齐武帝评杜僧明云。矜其功。不收其拙。收字最妙。凡拙者收得好。尽自可观。且有滋味。不收则害。乃痴拙也。

良法

悬钱屋梁。日用一块。此贾耘老、韩忠献之法。东坡效之。此后张无垢诸君子为之甚多。真良法也。

韩非子言。为土木人。耳鼻欲大。口目欲小。盖耳鼻大。可裁削。口目小。可开凿。此可为建置处事者之法。

好事难干

义田本是好事。宜兴徐文靖行之。至请于朝。垂永久。而其后不免于争。见震泽长语。常熟严文靖亦有此举。争又如之。其子中翰治计户。以田价偿之。乃得息。世间事皆如此。为善者实难。余少年。慨然慕立义举。今老废。不能干尺寸。要之。干亦终归画饼。口实而已。

言不可行

繄闾先生贺钦。辽东人。清操绝俗。讲学宗陈白沙。师事之甚确。乃国朝有数人物。陈言时务疏。欲革东岳玄武行宫。教坊司除娼优杂戏。恐亦难行。但为之节制可也。先生子士诰。性通敏。博极羣书。陈白沙一见。称之曰。老眼识凤雏。弘治壬子乡举。抱道自娱。不赴春选。都御史张文锦荐召。首陈十二事。不报。辞疾归。先生可谓有后矣。张文定献十策。其三封建。岂不迂阔。断分财。以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于今也行不得。

寇莱公欲斩李继迁之母。真是没学问。

卷帘审视

吕端锁王继恩抗李后。立真宗。大事真不胡涂。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羣臣。端平立不拜。卷帘审视。然后降阶。率羣臣拜贺。此时帝座上。若非真宗。将如何。必死之矣。

人心异

文潞公荐唐子方为盛德。在今日则为套子。张乖崖诮寇莱公为良规。在今日则为恶口。王沂公除丁晋公为妙手。在今日则为憸计。韩魏公瞒富郑公为独断。在今日则为擅权。匪独时异。亦其人其心异也。

。

涌幢小品卷之十一

韵均

五帝之学曰成均。古无韵字。韵即均也。周人立太学。兼五帝二代之名。东学为东序。西学为瞽宗。北学为上庠。南学为成均。鹖冠子。五音不同均。可喜一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学、国学。汉晋时名也。隋大业中。更名国子监。入国朝因之。

雍政

郭明龙为南祭酒。条陈雍政一款。真可叹息。疏云。两京国子监。则辟雍也。此陛下之学也。今天下府、州、县学。其大者。生徒至一二千人。而小者至七八百人。至若二三百人而下。则下县穷乡矣。臣自受事以来。在监诸生。数仅六百。一时缙绅夸以为多。则往岁之寂寥可知也。夫人才盛衰。实关于国运隆替。臣不意陛下之学。乃不得比于府、州、县之学。臣谨按往牒。洪武四年。诏选府、州、县诸生俊秀者入国子学。得陈如奎等二千七百八十二人。二十六年。监生悦慈等八千一百二十四人。永乐十九年。监生方瑛等九千八百八十四人。宣德四年。监生程宪等四千八百九十三人。正统十四年。监生金聪等四千四百二十六人。景泰五年。监生黄梦麒等五千一百七十九人。天顺八年。监生徐福等五千八百三十三人。成化二年。监生任兰等六千二十人。正德三年。监生洪濡等一千三百二十六人。嘉靖十九年。监生徐甸等二千一百五十一人。及至今日。寥寥如此。非所以风四方。示后世也。臣请下礼官。广立科条。大兴学校。夫纳粟纳马。非祖制也。今未敢议减。万不敢议增也。臣初试士。举人仅五七人。其文理优长。考在前列者。尽选贡耳。向非选贡一途。太学几无文字矣。臣窃叹天下府、州、县学之士尽皆属文。而太学之士乃半居写仿。又府、州、县学之士不无以文理被黜而来。不无以行谊被黜而来。与夫商贾之挟重赀者。游士之猎厚藏者。皆得入焉。是古之太学。诸侯进其选士。造士。最优最上者。贡之天子。而今之太学。郡邑以其被谤。被黜。无文无行者。纳之辟雍。良可叹也。郭去。刘幼安代之。余为司业。刘每叹曰。成甚国学。朝廷设此骗局。骗人几两银子。我为长。兄为副。亦可羞也。

邓刘相似

幼安少豪爽。登第后。收敛。一以邓定宇先生以赞为法。定宇官南司成。奉母龚以养。后转北少宰。母惮跋涉。先生不出。龚殁未几。先生卒。赠大宗伯。谥文洁。幼安有母罗。官守次第并赠谥。与其学问大略相同。岂天之并生奇人。抑志至而天亦从之耶。良不偶然矣。

定宇先生为南司成。苏士乞一乡绅书为先。所用礼币中有一诗扇。受之。则皆细剖名人真笔合粘而成者。有某公至。授使观之。嗟叹不已。先生笑曰。宝剑赠与烈士。即以与之。其人喜过望。而苏士甚惋惜。谓为暗投不见赏也。

丁祭演礼

两雍丁祭。北因特遣。肆于本监彝伦堂。南肆于神乐观。皆道流执事。

太学生分教

国初重太学。北方初平。选太学生为府、州、县教官。所至伺候。若贵戚重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被选者多骄横。奴视吏民不为礼。后征还京师。郡邑恐其入奏发己罪。多赂以金钱。至数百缗。盖上之所重。必有偏胜处。虽神圣当天。亦无如之何。后事闻。多坐死者。焰亦少息。

好秀才

郭士渊。台州人。在国子谙生中以文名。为祭酒甘所忌。谮杀之。太祖览其文。恨恨曰。好秀才都坏了。追戮甘。极惨。

历事

监生历事起于天顺时兵部尚书马昂所题。谓曹务机要。上下疏牍关系。不宜专委胥吏。当择监生。文行明慎。综达时务。俾专司缮录。因课功。高其入铨常资。诏下所司通行。着为令。

民生

近月民生纳粟一途。人轻之。在庠士下远甚。考之罗圭峯七试。有司不录。入赀北雍。中解元、会元。人顾自立。岂在小试利不利。而俗人眼孔浅。以此分别。可笑。

余同年生吴彻如。讳正志。宜兴人。天才绝世。尊公安节先生丁丑进士。为江西丰城令。携之任。虑考试往复奔走。过金陵。入赀以去。后中己丑进士。同年秦湛。字尚明。有气概。来为令。痛抑民生。每形词色。凡编役不得免尺寸。吴方建言归。颇不平。一日笑曰。请自隗始。为道本末。秦骇然。起谢过。遂待民生加等。

秦屠出入

屠枰石羲英。宁国人。督学浙中。持法严。竿牍俱绝。先任为秦鸿洲梁。无锡人。以太仆少卿调补。最宽。青衿居间。可以券取。时有秦晋屠出之谣。屠升南太常少卿。万历初。张江陵为政。绳下急改为祭酒。治如督学时。而周儆菴子义为司业。周亦无锡人。和厚得士心。时又有屠毒周旋之谣。至形奏疏。屠寻转太常卿。

屠以乙丑年考我湖。先君子与焉。祯方九岁。从入郡中。考之先夕。盗发署前。正先君子寓所。次日出题。乃譬之小人二句。先君因战悸不能书。书亦难辨。屠阅草稿。批曰。此有学识。而书法乃尔。必警于盗者。寘二等。屠先生其殆圣乎。外严而中实。婉转能体人情。 【 正人虽严。必须人情。凡不近人情者。必色厉内荏者也。】 先生按湖时。羣小望风。搜诸生过失。一生宿娼家。保甲昧爽。两擒抵署门。无敢解者。门开。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状。先生佯为不见闻者。理文书自如。保甲膝行渐前。离两累可数丈。先生瞬门役。判其臂曰。放秀才去。门役潜趋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先生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顾失之。大惊不能言。与大杖三十荷校。并娼逐出。保甲仓皇语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向殆执鬼。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曲全一酒色士也。士亦自惩。卒以贡。为教官。

沙汰罢官

赵鹤字叔明。江都人。督山东学政。郡邑士汰其十六。又杖死训导。为诸生所讼。勘明。调霸州兵备。教官而至于杖。又至于死。岂偶然耶。抑酷刑耶。可见前代教法之严如此。至沙汰生员。又不始于张江陵矣。 【 士习不佳。沙汰亦未始不可。】

精鉴

正统元年。两京设提学御史。各省设佥事。彭勖。永丰人。往南直隶松江府应试。取十五人。华亭七人。或以为少。请益之。不许。曰。吾所取皆决。科若是足矣。及秋榜出。钱溥第一。徐观第三。张恭第五。所遗者华亭二人耳。其精鉴如此。此后南畿督学最著者毋若衡水杨宜与我浙江山之赵镗。杨拔瞿昆湖。赵拔申、许、王三相国。镗以佥都卒于家。三相方在朝。分作墓志、传、表。亦盛事也。杨至总督侍郎。

天人

李献吉督学江西。试士袁州毕。严介溪来见。时严方读书钤山堂。有盛名。献吉亦雅重之。谈次。严偶及某生文字。曰。此尽佳。何不寘上等。献吉曰。固也。为举其词。自首至尾。不遗一字。且诵且问曰。如此可得上人否。严骇服曰。公天人也。不敢复谈文字长短矣。性高简。独待士甚厚。令勿谒上司行跪礼。故事。五日一上察院。聚揖。至是亦废。遂与御史江万实忤。互讦奏。万实谢病去。而左布政郑岳、参政吴廷举与献吉素有隙。吉安知府刘乔尤甚。皆以侵官奏。廷举至弃职去。献吉亦累疏劾辩。事下总制陈金。金以军前多事。不暇，请以各奏词并付巡抚任汉及纪功给事中黎奭等勘理。汉等顾虑不能决。于是给事中王爌言。江西羣盗纵横之时。各官不能协济时艰。逞其私忿。自相搏噬。有伤风化。乞特遣官究治。乃命大理卿燕忠往。会奭按之。忠等奏。岳、乔赃有实迹。梦阳欺凌僚属。挟制抚按。皆宜罢黜。廷举论事过当。擅离职任。罪次之。又劾金临事托避。汉中立不决。万实奏词半诬。布政使黄瓒、按察使王秩、佥事李淳等。承勘迁延。亦俱宜罪。都察院议覆。诏黜岳、乔为民。梦阳冠带闲住。夺廷举俸一年。瓒秩淳各半年。金等俱宥之。万实后以考察去官。而献吉在事。毒宁王阳礼重之。请得阳春书院记。后宁王败。遂以此陷献吉。林见素救之得免。凡恣睢险薄之名。加者无所不至。至天启元年。始赐谥景文。公论乃定。

持旧制

孙世芳。华容人。以职方郎出督云南学政。为宽科条。凡试士。既命题。度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尽记者。示以所由。曰。禀质由人。撰词由质。苟不及此。即宿构何为。御史某欲合试诸应举者。持之。曰。非制。约士以八月五日始集。会城御史卒。不得试。其僚由左布政迁为都御史。抚滇。迁之日。敕诸司不得乘舆传呼。公曰。制。内三品始得舆。外三司舆。非制也。然都御史为布政时。业已先之。且都御史舆。四人耳。今用八。而以禁人不舆。是五十步笑百步走也。其人为敛容谢。

停告考

各省巡按于科试年。大放告考。自昔有之。正德中。陈公凤梧督湖广。山西学政上疏力争。乃得止。其巡按以民生送入学者拒之。真一大快。陈后至副都御史。泰和人。神宗初年。我浙中亦有告考。丙子年。吴御史从宪。收至千五百人。中试者几三十人。近年始题革。而督学自以干请批送者甚多。吾友陈赤石大绶至尽黜之。又一大快。陈。浮梁人。

免追廪

旧制。廪膳生员黜退者。追食过廪米。甚以为苦。成化九年。北提学御史阎禹锡引考察黜官为比。免追。从之。

督学发策

席元山书。为剡城令。多善政。后唐渔石龙至时。召父老咨而行之。元山服其义。遂相知重。及元山以议大礼。位宗伯。与宰衡异同。时龙督学陕西。因乡试发策。论朋党陈列大义以讽。元山阅录。曰。是策专箴大僚。非唐提学不能作。亟呼秦吏语曰。为我谢唐君。谨受教矣。元山丰裁甚峻。此段屈己受善。亦自难及。然未知真能受教否。寻病。命入阁。卒不起。则改之亦何及矣。人生少壮时。不克己从人。消镕气质。老而悔之。真是可惜。

亲行冠礼

叶良材。昆山文庄公之曾孙也。督学御史张鳌山以名臣之后。亲至学。行冠礼。而字之曰世德。文庄之泽远矣。鳌山亦君子哉。

嘉靖甲子。安福邹颖泉督山东学。得邢知吾侗。曰。异日当文名天下。时邢年方十四。召读书省之司衡堂。亲行冠礼。东方传为盛事。

重教职

国初最重教职。所司不许差遣。教生员必有登科合式者。方叙升。或辞职。得去官。广东博罗人林厚。字万重。以举人历四学职。凡三十六年。方允归。今勒为定法。积三四年一转。惟有气力黄夤者上进。又进士得告改大郡。副榜举人得大州县。其擢尤易尤速。而贡途老死不自振。益懈于教矣。

不上名

陈贤。参政观之弟。永乐初。征入馆修大典。先后八年。为诸儒所重。尝献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安南颂、嘉禾颂、孝感赋。上奇其才。朝廷建普度大斋。诏百官欲追荐其先者。各上名礼部。贤独不上。曰。吾平生不佞释子。今敢以徇君耶。论者劾其违诏不忠。忘亲不孝。众为危之。贤曰。吾以此得罪复何恨。有旨置不闻。历清淮、湖口、南康教职。方客京邸。有邑子暴病。往视之。已喑不能言。第数眴其橐。已属贤。贤检视橐中装。具百金慰之曰。得无念此乎。锱铢弗致而家者。吾责也。竟全归之。在南康常出江浒。见一人病挛。为同舟者所弃。舁归学舍。予饮食。戒家人谨视。问其家。知在岭南。移书久不报。死敛而瘞之。

奏弹靖远

正统十四年。四川卫儒学训导詹英言。靖远伯王骥、都督官聚等。奉命征思机发。不体上心。惟纵己欲。行李二三百扛。动役五六百人。挟带彩币等物。密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却敢故违祖训。擅用阉割之刑。必进御为名。实留以用。及至行师。全无纪律。大军一十五万。俱从一日起程。蹂践伤残。畧不悯惜。其运粮又不设法。每军运米六斗。搬负艰辛。何以养锐。以致。有自缢而死者。又指驮粮为名。派马一千余匹。不知此马何施。又临贼境金沙江边。攻围不克。被盗杀死都指挥等官。却将渔户解作生擒。遂尔班师。将地方分与木邦孟甸。以败为功。欺天觊赏。昔唐南诏有警。侍御史李宓将兵七万击之。兵败。杨国忠更以捷闻。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门远于万里。言壅蔽之害深也。皇上深居九重。岂知此弊。乞将骥、聚、执付法司。明正其罪。先遣廉干官沿途盘校各官行李。以谢天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掩败为胜。古今武臣之常技。】疏下兵部会同三法司议。遣御史一员。沿途直抵云南。同彼处巡按御史从公实勘。明确具闻。上以专任骥等征剿苗寇。特原之。先是骥等奏捷。赐敕奖谕。令还京。寻留骥剿贵州蛮寇。虽以土木之变。得免刑书。而加禄进封之典。赖以寝矣。

忤督学

戴冠。长洲人。为诸生高朗。下视曹耦。人多忌而非毁之。然卒莫有过者。试必居首。督学御史。绍兴人。以文章自负。或谮曰。戴秀才唾宗师文。御史怒。将黜之。会罢官得止。后以久次。贡为绍兴训导。与御史邂逅有言。不相下。他日。御史死。其家谬云。为戴教官激怒。以气疾殁。遂归。雅有志尚。小时即上书有司。请查里中淫祠去之。及壮。益究心时事。三原王公以都御史抚江南。特爱重。每召见。辄款语移时。听其论议。未尝不伟叹。知非经生也。及贡至。王公已为吏部尚书。见之。惊曰。尔尚举子耶。因问当今切务。条上数事。大要以用贤为国家首务。又劝公不弃迩言。不恃己见。勿以尝挫夺志。其言謇谔。皆有所讽切。在绍兴时。浙中海塘为患。有韩参议者。从访水利得失。条上。皆行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负心

俞绘。滑州人。少负意气。为父兄服里正役。输粮入海。时有闽寇。充民兵。有斩艾功。不自叙。为诸生举于乡。赴京过沛。沛令冯。乡人也。贷十金。既下第。谒得歙县训导。冯已死矣。遗金还其子珏。珏以无券弗受。绘曰。贷金无券。信我也。若遂弗偿。非负汝父。负心也。汝父复生。其谓我何。为文告其墓。固与。珏乃受。广西尝聘典乡试。有以金赂取者。赋诗慰遣之。其人愧谢去。任惠州。过赣。按察佥事陈公壮以卒送之。道经南康。卒谓尹曰。过宾。乃陈姻家也。尹信之。厚致赆。辞曰。吾非陈姻。卒绐君矣。宪庙时。罗伦章懋以言被谪。方在歙。抗疏请以己官赎伦等罪。天下壮之。

书香窝

刘昂字孟俯。祥符人。性狷介。与众寡谐。家贫。绩学勤苦。成化间。江浦张瑄巡抚河南。聘为子师。公曰。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辞之。提学副使天台陈公选间而嘉重。馈鲁斋遗书。命生徒有器资者从之游。以身为教。讲究义理。务使学者体而行之。经指授者多为名士。贡礼部。授内邱训导。教士不倦。内艰起。补枣强。郡太守知其贤。委摄邑符。政令清简。百姓安之。日读书堂上。事至又能立办。弘治庚戌满九载。入京。上崇守令、重儒道二疏。为当道所沮。遂归。歌曰。职冷官微言语轻。不如归去结鸥盟。林间睡起三竿日。且与儿孙乐太平。致仕归。筑室。扁曰书香窝。日吟哦其中。正德丁卯卒。年七十二。

教职入台

邵清。字士廉。江宁人。弘治壬子乡举。为江西德化教谕。典试咸自主断。交荐考上上。选御史。教职擢台臣。自清始。清在台。逢逆瑾之祸。廷杖罚米。瑾败复官。备兵左江。赍表事竣。叹曰。可以归矣。居家萧然寒士。霍文敏深重之。夫前朝教职尚入西台。今并国学各堂俱寝不行。阒茸日多。人才愈下。非一日矣。可慨。可慨。

执盖护行

刘文靖之父名亮。以贡为滨州澄城教官。性严毅。士皆畏而服之。在滨病暑。夜坐雨中。诸生更执盖立侍。去澄城。道梗。诸生共推勇有力者护之。与盗角。不能近。此虽公之教法。而一时士风之厚亦可见矣。

御倭

唐钦尧。嘉定人。为诸生有名。好讲论世务。慷慨有大节。贡入京。倭奴犯境。亟归。言于大吏。权假邳庐兵为援。贼薄城下。亲仗剑登陴。冒矢石。一夕。贼遶城三面鼓噪。惟西南隅寂然。疑之。即跃马往。见贼方自林麓中迤逦出。将济河。命连弩射之。贼惶骇走。竟解围去。先是城中无储。君以县边海上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贼必首犯。请易漕粮以银。奏留十万粟。以是城久围而民以无恐。时狼款兵被调。城守出私财。厚抚其豪长。人人得其欢心。以备仓卒可指麾也。

材略

黄（日英）。莆田人。僊游训导。知县王彝以二百金寄之。虽所爱妾莫知也。彝病死。先生呼其子来。授之。改丽水时。浙寇张甚。众推其材略。奉以捍贼。即加部署。谕以忠义。众感激效死。鼓之而进。贼奔北。境土以平。升广元教谕。与佥事董应轸同时济江。董船覆。呼近岸诸小舟。莫肯前。曰。是欲得财耳。乃自取囊中金分授之。众乃乱流而渡。董获免。众义之。刻石书其事。

赠文

贺钧。庐陵人。家尝失火。亟取累世神主奔出。他一无所问。为丽水令。见官不能俯仰。张罗峯方赴召。驰传络绎。独不一见。改应天教授。日与诸生讲学。必依于孝弟忠信。赀仪悉却。有强之受者。则曰。吾闻诸生中某贫。某病。某不能婚葬。若能助给之。即惠我也。他日诸生受助者来谢。则大喜。以为古道友谊。今乃复见。南宗伯渭厓霍公加敬礼。赠以文。称其词不饰以屏伪。礼不缛以崇质。言不谐以自立。仪不炫以衷孚。诚求自得。而无外羡云。一日出城。误传舆蹶。落水。士子倾城来迓。则方坐池亭吟诗。相与奉之而入。

执正存厚

陈芹。应天府上元县人。为崇仁教谕。其令峻刑并征。众大哗。有二生员素有私憾。遂揭于诸司。诬以倡率鼓众。听者不察。牒下节提。芹执不发。奏记曰。今奉朝命。不能禁民无越志。而谓倡自二生。此理势必无。台持三尺法。概以加之。若拉朽耳。芹司教事。而坐视诬陷。是不得其职。则当去也。若二生自以别情取戾。则宪约自有三等簿在。岂肯轻纵。当道是之。二生得免。其一官教授。一恩例冠带。皆善士也。此弘治间事。先朝重儒官。所用得人。故敢与令抗。当道亦雅信重。今则唯唯。曰可杀便杀之矣。又有一教谕曰李登。与芹同县。亦得崇仁。有肆侮贫士者。众为白于令。令有所私不惩。遂积疑移怒于登。揭于上官。时令亦被它揭。属直指使者密委它官访令事。正登之亲故也。因为详解得不罪。人以问登。登曰。吾自分已矣。令方热中仕版。吾安忍重伤其意。人咸多之。

课士

王士和。字希节。侯官县人。正德丁卯举人。甲戌署钱塘教谕。县自弘治丙辰王献登科。未有进士几二十年。公萃诸生试之。日课文一通。亲为改定。尽月辄第而警策。家故饶。丰酒馔。与诸士饮食。如亲子弟。或贷与钱物不校。诸生感奋。凡二十年。成进士者十五人。连考乡试。晋繁昌令、高邮知州。调海州以优之。弃官归。卒年六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遣故人

廖轻。字锺范。崇仁县人。幼刻苦力学。正德八年乡荐。署海盐学事。与同寅陈玱相友善。玱。莆人也。敦行谊。善诗文。二人爱慕。皆出肝膈。公历任广楚。常修候于玱。及谢事家居。玱年已七十余。忽携仆来访。相见对泣。旋复忻慰。居岁余。玱遘疾弗起。公挥泪曰。兄毋虑。天遣故人终于吾手。丧具。当勉力图之。玱顾仆。点颔而逝。公为捐赀厚殓。立主于家。服朋友服为丧主。率子侄朝夕哭临。七日讣报玱子。至则厚遣。归其柩。

直责主司

李凤。祈州人。嘉靖三年为象山司训。古貌古心。博学能书。内子双瞽。爱礼有加。其子得金于市。麾使还其主。坐斋舍中。日肃诸生。多所发明。会主司恣睢任意。士子少有忤者。辱以非道。出丑诋语。凤整冠掀髯直前厉声曰。大人为斯文宗主。士子观法。何躁妄如此。因言不可者三。同列皆股栗。主司气夺。从容步出。闭门求归。留之。终不可得。

救难生子

嘉靖十三年甲午。陕西鄠县王邦相者。携其幼子六儿。往投巴县刘主簿。主簿。王姊夫也。至则不礼。会刘亦失官归。王不得已。乞与同舟。又且病。主簿恚之。至潜江。欲下诸水。屡不得死。乃推而弃诸路旁。逸去。父子匍伏行乞市中。居无何。父困。子独行乞。间乞于学谕任良干所。且告之故。任哀之曰。嗟乎。吾不为计。将父子同死。谁为还乡知若者。遂躬诣困处。致医药馆谷备至。王病且死。泣数行下。公亦泣曰。若无忧。吾为若治后事。归若子。乃买地葬。立石焉。收六儿于家。与弟同卧起。令学书。报书于王之族兄。为顺天府通判者。无几。通判亦卒。书未达鄠。而王氏以主簿独归。意见杀。讼起成狱。则通判之父为王翰林九思。得遗书箧中。六儿手模在焉。或疑书诈。其母刘思子垂死。见之。泣曰。吾儿其指缺。此当是也。使次子持金至潜江取子。当是时。任已行取赴京。行时诫家人。王氏来取子。无留一钱。至则家尽却其金而厚遣之。母子得全。主簿狱亦解。任后官申阳知州。祖母尚无恙。父母具存。五十后生子。人以为有天道云。

肥香

王良臣。钱塘人。名轩。受业姚文敏公之门。经术精专。以贡为松溪教谕。时年五十。无子。弃去不赴。阳明先生为赋当年一诗。家本饶。中落。晚年艺菊后圃。号曰肥香道人。后有子曰元。世其家学。为休宁训导。家复完。年八十三卒。肥香之名亦佳。

正德中。歙方肯堂司训我湖。门人吴御史巡按浙中。行部谒庙毕。诣司训斋。执弟子礼。如受业时。方平受不辞。 【 惟不肯借事干请。故能乎受其礼而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辞也。】 豪家行重贿。脱重罪。司训怒斥去。若两公者。真可以风矣。

辞贡

许西溪岳。安吉人。嘉靖丙辰当贡入京。以疾辞。或问其故。曰。吾少壮。不克致身于明时。今老矣。无能为也。吾尝劝友人某以恬退。不吾听。卒斋恨以殁。幽明之际。吾何忍负。且自言而自背。人谓我何。督学阮凵?了峯高其志。署牒云。此生殆痼疾烟霞。足媿世之沉湎荣宠。竞进不止者。饬有司其冠带礼币。旌之。

两欧阳

欧阳阅。字崇勋。泰和人。文庄公之族兄也。从王文成游。宸濠有异志。进曰。以时事论。将有汉七国之变。计将安出。三问。文成不应。而密诏之曰。书生何容易谭天下事。可读易洗心一句。沉思有悟。兼长诗赋。童庶子重之。语人曰。欧阳生。理学之由、赐。词赋之左、宋也。久资为林邑训。凡五岁。滁州学正。与其乡先生胡庄肃公深相结。滁人号曰欧阳家。又一醉翁矣。久之。拂衣归。子况。字曰方。博极羣书。为文敏而赡。尤工四六。亦以明经贡如京师。例入太学。同舍某病。调护尽力。没则棺敛。某子以谒选称贷。畀之数百金。无何。卒于官。驰往伏哭。其子谓收责也。色弥蹙。公收泪言曰。长者为行。不使人疑之。吾乡者过于一哀而出涕。岂有恨耶。急取券付之。曰。事有不可知。若父方仕而忽然。吾奈何能长有此也。远近传诵其义。

海征

程文恭。休宁人。为邑诸生。介然特立。有所不可。义形于色。邑令李。遘难。郡大夫嫁祸于余孝廉琏。侍御史行县。问诸生。皆不敢对。独前。盛言枉状。辞气俱奋。事遂解。学使稍更张。不厌众心。具言其不可。得止。为西安训导。擢辽东海州卫教授。少梦渡海。作破海诗曰。日月乾坤镜。波涛鱼鳖家。揽观穷宇宙。指顾判夷华。辽负海。此岂其征也。寻告归。年九十卒。

奇中

杨松。字孟岳。建宁人。正德中贡士。授广州府训导。母丧归。贫甚。莫自存也。乃时时自谓。宇宙道义场中。不会饥饿倒人。 【名言。】 服阕。复授广之香山。香山僻在海隅。士习乐游衍。躭身利。松谓之曰。陈公甫非汝邻邑伟儒乎。彼其一孝廉。倡道白沙。崛起南服。至今江门烟水白龙池之风月。揭揭如在。同时握鼎鼐。持衡枢者。今安在也。而况如诸生者。乐游衍。躭身利哉。学士黄佐为诸生时。贫甚。松却其贽。重遗赠之。佐父善星历。多奇中。而松谓之曰。子占人多中。余以文占汝子。亦奇中如子矣。佐果以其年魁多士。

胎色

蔡黄卷。晋江人。字于省。故名黄圈。生时。胎衣色黄。故父以命之。后学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改曰黄卷。精易学。嘉靖中贡授睢州训导。督学置优劣二籍。卷持不署。曰。所名劣士。非劣也。贫也。某不愿吾党有此名。抑平原独无。何害。转汝阳教谕。识赵贤、孔惟德、于诸生中。其后贤至南京吏部尚书。而惟德来为郡太守。卷不往贺。惟德率同官来拜。乃出见。其后率以朔望率同官省候。至则二破竹胡床而已。守请卷各用其一侍坐。而丞判推官。并列坐破小竹凳。惟德或时密问曰。吾师有以示之。盖望其为邑子请者。卷曰。愿公爱民如子。于愿足矣。不知其它。盗陷永宁城。指挥某当连坐重辟。惟德来问。卷曰。法不可贷也。而情则亟。政弛久矣。事起仓卒。一庸弁其安能支。【平恕。】指挥竟得生。后闻其故。斋百金为寿。怫然辞却曰。吾何与。吾何与。仕终唐府教授。睢、汝、两地并祀之学宫。

浚泮池

翁兴贤。尚书正春之父也。以贡历金山卫学职。升两淮运判。不赴。在金山。武弁虐文盛轧己。为木将军。关弓射文庙。甚者毁弃圣像。为厌术。翁素究青乌家言。捐俸。浚泮池。得木将军圣像于污泥中。未几。诸生张轸珍、李凌云、徐光启、相次登第。光启中解元。有名。

世俗溺人

刘志。字景仁。顺天人。通经史。为近体诗有警句。性谨朴。言若不能出口。每论礼。必以朱子家礼为的。为某国公府教书。训导欲迁其嫡母之墓。而以生母配葬。请具奏草。志力折之。某公强焉。志曰。以若所为。非独礼悖。且不免于法。某公乃赂他训导钱暄者草疏以进。英庙震怒。责某公所为谋者。枷暄于市。人皆服志之有识。又尝劝某公毁铜佛以铸器。某公不肯。强之乃从。后志年未五十。得奇疡被面以死。人指以为毁佛之报。嗟乎。志所存一也。幸而免于祸。则服以为是。不幸而得疾以死。则指以为非。世俗之溺人如此哉。今异端之说。愈久益炽。殆无以易。天下如志者尚可得哉。

掾令修志

郭南。字世南。鄞人。以邑掾起家。初为吴江典史。筑长桥有功。迁常熟簿。寻擢令。时推能吏。虞山出软栗。甚肥美。民摘以献。南食而甘之。乃令悉伐其树。并绝其种。曰。后必有以是进奉。病吾民者。南自负博雅。修邑志。人颇訾之。满九载归。

擒盗

张汝骏。陕西泾阳县人。以掾吏为眉州判官。署嘉定州。大盗入劫库。自呼壮卒、健仆、格鬬甚力。盗引去。至明。侦其窜伏蛮洞。深入擒之。皆尽。先在司农办事。庚戌虏警。在事者计无所出。以问。掾应对如流。倚以集事。嗟乎。世间人才。阨异途。沉下僚者。岂少哉。掾虽不显。而寿八十一。子问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官尚书。天固有以优之矣。

三不宝

郭文通。庆都人。嘉靖末。以掾为碣石卫经历。时征贼伍端诸将皆败。独文通大开城门。使卒环侍。持满以待动。贼熟视不敢动。寻遁去。居民赖之。后屡讨贼有功。擢至肇庆府同知。尝语人曰。吾有三不宝。官也。钱也。命也。嗟乎。不宝官。高士也。不宝钱。清士也。至不宝命。则忠孝大节皆从此出。此圣贤豪杰。讵易及哉。

公庭诗思

吴孟谦。莆田人。为府小吏。性峻洁。容止端严。弘治三年。为顺德丞。民供折薪钱。叹曰。丞何功受此。番禺后山之役。转饷久。多浥损。自以俸偿。卒于官。邹立斋时谪吏目。诔之曰。君棠萧疎。君貌山?畏山?畾。公庭如寺。诗思如水。

天下第一

邬尚达。福清人。少刚介。就掾。执役藩司。以洁廉无害。除得任丘尉。执法不挠。邑人大学士李文康尝语诸部使曰。吾邑尉。贤者。凛有司直风。惜位卑耳。忧归。除补雩都。复为王文成所赏识。有天下第一之誉。转大冶主簿。故苗地。长吏多不乐往。代行令事。多方抚恤。尽却例金。锱铢无所取。至饘飧不给。部民有馈白粲者。严却之。民苦请。非敢溷公。不忍公贫耳。公曰。我贫尚有禄。尔毋虑也。岁荒。邑多逋赋。坐夺俸。民闻。更相责让曰。吾簿无俸。不饿死耶。为日夜输纳课。更以最。任久不调。力告归。邑人追送数百里。号泣载道。为祠祀之。郡守吴希贤赠以诗曰。十年作簿贫如洗。不改生平一寸丹。抵家贫甚。所居灾。短褐敝缊俱尽。族人有为河源尉者。积金钱巨万。以衣一袭遗之。不受。卒饥寒寄寓以死。临没。谓二子曰。吾作官二十年。无分寸遗子孙。慎毋假贷治丧累汝。其族以掾史兴者甚众。独公最清白。人谓有陶靖节风。台山先生其姻也。感慨书一联赠云。滨海村落许多。此处见衣冠家文物。吾乡缙绅无数。惟君是清白吏子孙。

自称名

黄清。上饶人。起吏员。清勤。积官嘉与同知。加四品服俸。筑海塘有功。后以运同。

治高宝河堤。积劳。死于宝应之宁国寺。盖上官忌而挤之水以没也。至不能敛。以病卒闻。赠恤有加。黄伉直。与人言必自称名。至今嘉兴人犹能言之。

清在宝应。筑土石二堤。支河工银四万余两。锱铢磨算。上下皆不得欺冒。嫉之甚。时已积劳。得呕血病。水次谒所司。令人密促其板坠下。救起。死矣。寻复苏。掖入城。凡二日气绝。盖万历七年六月初二日也。年仅五十八。奏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良工苦心难以名言之语。管理海塘。采石我湖。先祖月溪府君亲受役。见清徒步出入。慰劳夫匠。备极勤苦。运石甲首自卮酒劳之。无丝毫它费。人人感激。府君部下一人逸为盗。事发逮捕。独移文昭雪。得免。即家立碑祀之。后闻变。致祭哭三日。初亦不知何许人。嘉兴题名记亦不载。盖恶而削去之也。后江右一士子谈及。始知为上饶人。今其子孙不知如何。清官之后多不振。【 或苛廉使然。】 刘司空元瑞。其一也。天道信不可知。然吾亦未见贪者厚积。世世受用。总只各据所见。各就得意处行去。不必相笑相訾议也。

批内官

萧景腆。晋江人。以掾授定远尉。定远经大盗残蹂之后。百姓流离。景腆与令。吊死问孤。修城凿池。身先畚锸。以忧去。服除补长洲。时织造太监张志聪。恣睢横索。长洲令郭波持法挫之。志聪忿甚。诬令挠御造龙衣。执而倒曳之车后。景腆闻。领所部弓兵夺追。直前。手批志聪。落其帽。市民从旁观者尽为景腆张气。梯屋飞瓦。羣掷志聪。志聪阻折去。竟夺令归。志聪还诉世庙。有旨。械下诏狱。时令已先擢入为工部主事。亦与景腆并下镇抚司拷讯。廷臣壮其义。会疏救之。令落五级。而景腆仍调尉。永从吴廷举巡抚吴中。为景腆立仗义英风之碑。碑于长洲之县门。孙腾凤举进士。官运使。

罚水

田濡。尤溪人。正德间。以掾授处州卫经历。刚毅持重。武庙南巡。逆彬檄诸卫以辽、金、二书进。卫无以应。拟醵金军士。以货使者。濡独不肯。且上记言。书籍宜问诸学宫。卫所不过军器若文册而已。无从取辨。彬怒。将逮捕。太监张永呵曰。安用此。板在国子监。乃索诸海滨耶。众大欢笑助之。声彻御幄。武皇讯得其故。亦笑曰。江平虏此箭射不着。当罚水二碗。 【 此何等帝王也。】 诸内侍以水灌之。江淋漓免冠。携之走出。自此丧气。濡后遭继母丧。徒步归。蹉肿血流。葬庐墓侧。以哀瘠终。

代罚

王蕖。宁夏人。吏员。为保定府知事。武皇南巡过之。巡抚伍符设燕。符素洪于饮。上闻。召与拈阄。赌大觥。偶不胜。甚愠。连罚符数觥。潦倒匍匐阶前。上大笑。蕖直前奏曰。符老不任罚。臣蕖请代。上睨而问曰。汝小官能胜几许。对曰。不敌天子。远过抚臣。上拍手笑。手大觥赐者三。执壶者将复注。上曰。止。不要采它。这蛮子会赚我酒吃。着扶巡抚去。符出谢曰。今日微君几殆。欲荐之。曰。是荐酒也。观听不雅。人且议我。后卒辞之。

发橐

目陈景弼。莆田人。弘治间省祭。先后上疏十余。皆切时政。后授潮州卫知事。署海阳、饶平二县。爱惜民财。不为势屈。有给事中以使事过里。讌货以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率卫卒发其椁。送其赃物于府库。时论壮之。

袖金

曾仍。兴化人。为藩臬从事。以待次铨曹。时郡守林慈、邑令张朝、博士黄暹、相继客死于京。悉为之经纪。博士病且革。囊三十余金。置仍袖中。曰。奴辈非所托。幸藏诸。时无复与闻者。仍虞外泄。告归。授其子。曰。此先人属纩时寄也。物论高之。乡人林学士文语同列曰。掾行乃尔。吾儒庸有弗及者。遂与定交。后官小鹿巡检。竟弃去。

禁入试

太祖开科取士。以吏员心术已坏。不许入试。然在建文时。张祖之识力义气。即士人中不可多得。【见后。】此独非洪武中人才耶。何绝之太甚如此。盖当元末法度废弛。土豪奸僧相比为恶。皆此辈为之耳目左右。故恨甚。且用重典惩其不法者。一意兴学校教士。其俗顿改。并吏与其子弟之纳名者。颇恂恂自爱。先朝名臣。就中择而教之。有取科第以去。而其余入仕者。尽有可观。如十二掾吏传。亦可矫矫挺拔类中也。窃恐太祖在今日亦当开禁。而惟书算一涂。最为弊数。各县户房窟穴不可问。或增派。或侵匿。或挪移。国课民膏。暗损靡有纪极。甚者。把持官长。代送苞苴。吏不过拱手听其指挥。饮余滴即万幸。顿首满期出门。而此辈积数十年。互相首尾。互相授受。根株牵连。吏礼兵三部尤甚。【今则礼部弊少。而户工特甚。】太祖见此。不知又设何法以治。余谓县官能治此。即称卓异。部官治此即忠良。当大用矣。

实效

张祖。惠安人。建文时以宪史入部考。入格。留为吏部吏。其时建文君方与方孝孺辈讲求治古经济之事。多变章奏太祖旧章下吏部。旁午。祖为尚书张紞所信爱。密言于紞曰。高皇帝起布衣。有天下。立法创制。规模远矣。纷然更改。未必胜前。徒滋人口。愿我公重之。夫为治亦顾实效何如耳。紞深然之。而夺于羣议。是时添设京卫知事一员。佐经历理刑名。诏吏部选可者。紞曰。无逾祖矣。授留守知事。文皇即位。除罢建文所置官。出祖为湖州安吉丞。居九年。有治绩。方紞被谴自经。舁尸归。属吏无敢往视。祖日经理其殡。殡毕。哭奠去。

三司狱传 【董见龙集】

吾闽盖有三司狱云。其一为孙一谦。一谦者。温麻人也。万历戊子、己丑间。为南都官司狱。能不以狱为利。于囚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为狱卒盗去。饭以不给。又散时强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即颂系囚。初入狱。狱卒驱之湿秽地。索钱。不得钱不与燥地。不通饮食。而官因以为市。一谦知之。一切严禁。手创一秤。秤米计饭。日以卯、巳时持秤按籍。以次分给。食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均。又时时视囚衣。弊。为洗濯补葺。令完善。视轻系之尤饿者。予囚饭之半。囚得不死。狱卒无敢名一钱者。每曹郎视狱。问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对曰。幸甚。孙君衣食我。是时少司马王公用汲闻其事。以告郎中蔡献臣。久之。大司寇就李陆公光祖、少司寇琅琊王公世贞、皆加叹异。欲为之地。而一谦满三载。考转灵山吏目去矣。王司寇赠以诗曰。背衫白马帝城西。祖道无人日欲低。犹有若卢方亩地。赭衣能作数行啼。盖纪实也。蔡献臣亦以一谦廉而才。而迁转非其道。作文慰勉之。一谦竟不之官。径归。归至番湖。舟中恍然。见有请为某地主者。与之应答。妻子骇之。不数日遂卒。其后十余年。有同邑陈继源。继源为大胜关大使。关上人皆爱大使不费我钱。及迁温州司狱。穷老矣。亦却例金。太守蒋光彦。闲人也。令兼摄外狱。外狱者。诸县轻系。待谳于府者也。继源固辞。请属之仓。守曰。此非司狱职乎。继源应曰。某未任时。此狱属之仓。安得尽司狱职乎。蒋守笑而罢之。及满归。至不能供饘粥。依老仆以居。予深怜敬之。又闻其为小吏上计都门时。同邑有孙胥者。从事京兆府中为主库。日盗金钱。事觉。见继源。泣曰。吾命在旦夕。若能救我乎。指其舍壁曰。此中皆金钱。以此救我。未几。入诏狱。继源尽其金以救。孙胥得问。遣出狱。不死矣。而继源贫甚。不自为德也。继源与孙一谦同里。相去二十年。并以掾吏著名。继源今尚镢铦无恙。

又有闽县苏梦旸。以岁之丙午来司南都官狱。谒予。予以一谦事告之。梦旸心动。至狱。问一谦所为。一老卒曰。孙君则善矣。然官竟如何。梦旸曰。善则善矣。何官之云。于是尽举一谦所为踵行之。而益戢狱卒。不使患苦诸囚。又恐其夜虐之。而莫之知也。则监置一锣。令曰。有虐囚者。同监鸣此。不鸣者与同罪。于是狱中肃然。其它践更稽察。抚恤病苦。法甚备。郎中沈琉尝指狱户语曰。此故生地狱也。苏司狱去。吾不敢系人矣。旧时囚有死而无为收葬者。率置窦中。羣犬恣食之。梦旸恻然。适料囚米有余。即白视狱诸曹郎。请为槥以待死者。诸曹郎大是之。相率白中丞丁公宾。丁公时视秋官篆。闻之喜。益发衣絮诸物。令梦旸给施诸囚。未几。转粤东守御吏目。丁公太息曰。吾署司寇。惟有王郎中绍先及苏司狱耳。惜也。绍先死。而司狱又远迁。于是特奖梦旸。资遗之甚厚。予语梦旸曰。幸矣。子之迁也。王郎中何如人。是万历十九年所举天下清苦以风百僚者。即吾莫敢望。今丁公以子并称。不其荣乎。梦旸曰。某则何敢当。虽然。某闻念经作佛者不为福田。吏目何病。某行矣。于是跳身之粤。梦旸年三十余。未有子。以司狱俸薄不携家。其为吏目亦然。盖有志者也。

涌幢小品卷之十二

兵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农以石为兵。黄帝以木为兵。蚩尤以铜、铁为兵。挥于作弓。夷牟作矢。汤筑五库藏五兵。秦孝公以战获首功多寡授爵。秦二世发闾左民戍边。汉惠帝令戍卒岁更。武帝置八校尉、五属国。宣帝募饮飞射士。初置屯卫、屯田。后魏作府兵。后周置十二卫兵。隋置军器监。始募民为骁果。唐玄宗募兵宿卫。募丁壮实边。昭宣帝文民面为军。五代晋籍乡兵。国初立大都督府。洪武十三年。分中、左、右、前、后、五都督府。而卫所则立于元年。有京卫、外卫之分。亲军十二卫不在京卫之列。中都河南、山东、大宁、有入卫班军。文皇就中摘出北征。分为五军。归则团操。号曰京营。大率五千六百人为一卫。一千一百二十人为一千户所。一百二十人为一百户所。其官增设无定员。召募始于正统己巳。踵于嘉靖庚戌。征倭处州兵、河南毛葫芦、山东抢手、皆募兵也。两广用土兵。洪武初已然。后四川、云贵、亦如之。在制驭何如。大征居其十八。

京营

徐丈贞谓。京营兵。世世有月粮。暇时又营生事。不调从征。平时郊祭上陵。拱卫车驾。军容甚盛。当开操中。如法训练。万一如庚戌有警。登陴自不乏人。正不必责之临阵。此如大家世族多义孙。一旦呼之。可壮颜色。若边陲。如戚将军练蓟兵。胜略固自有在。此言切中京营肯綮。若欲练以从戎捍敌。是以小儿夜半格大盗。其安能抗。人家御盗不别寻壮丁。而责豢仆。与二三童子日讨而训之何益。

清军

余年十四、五。为隆庆庚午、辛未间。见清军御史至。搜剔操切。民间骚然。每图甲有克军一名。里长解去。给一帖为据。赴县挂号。御史至。据号征帖。先考心斋府君藏其二。先祖月溪府君忘之久矣。诸甲长都忘失无存者。比御史至。莫不皇惧。先府君以帖上。乃得免。先祖喜若更生。其余死捶楚者无算。后见杨襄毅公集。以边患需防。一御史主此说。行之二年无所得。遂罢。后读杨文贞公传。条陈清军一件。谓南北不相习。以极北往极南。极南往极北。是驱之死。因引祖制除逃军仍旧。其余军丁。各就近卫服役。因会议今后清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隶军丁。皆发甘肃、宁夏、延安、大同、宣府、辽东诸处。云贵、两广、四川、湖广、江福、浙江、南直隶、皆发附近省分及边海卫。待补足其缺。填腹里之缺。允之。天下称便。余谓。今之犯罪遣戍者亦只发之本府县相近卫所。使武弁拘管屯田。则恶人束手受制。流官军职皆得治之。又免佥解缠累之苦。 【 今之充军与流徙等耳。非真入伍也。】 尝见佥解。有民壮。有里长。号曰长解。又买军妻费可百金。而猾者勾吏书经年不行。在在索诈。弊不可言。且原有妻者索直另买。到彼处挂号食粮。逃归则粮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彼处冒支。公私皆受损。可惜。可惜。

家丁

唐刘约自天平徙宣武。暴死。家僮五百无所仰衣食。思乱。卢钧抚之。乃定。此家僮即家丁也。隋张须陀有罗士信。王君（口比）有李左车。善战。乃家丁所自始。

民壮

民壮之设。介在军民间。最为得用。国朝盛于王阳明。在宋谓之白艻子。弘治间令州县选民壮。先是天顺初。令召募民壮。鞍马器械悉从官给。本户有粮。与免五石。仍免户丁二丁。以资供给。如有事故。不许勾丁。至是令州县选取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精壮之人。州县七八百里者。每里佥二名。五百里者。每里佥三名。三百里者。每里四名。一百里以上者。每里五名。春、夏、秋、每月操二次。至冬。操二歇三。遇警调集。官给行粮。 【 今之民壮与皂快无别。安能得其御侮之力。】

土兵

其法起于宋。所谓陕西义勇刺为兵者是也。然唐藩镇与汉郡国所用独非此类乎。国初胡深在缙云。当元末盗起。慨然谓其友人曰。军旅钱粮皆民出也。而今日之民。其困已甚。遂请于上。令有田者。米十石。出一人为兵。而就食之。以一郡计之。米二十万石。当得精兵二万人。军无远戍之劳。官无养兵之费。而二十万之粮固在也。行之数年。使所在兵强而财阜。此制最善。

【 此即古寓兵于农之法也。往余守渝。立团练轮操之法。时方用兵。甚得力。】

然胡元法度宽纵。又当扰攘时。故可行。且不独深有此言。章溢父子兄弟固已亲行之矣。成化二年用陕西抚臣卢祥之言。选民丁之壮者编成什伍。号为土兵。原佥民壮亦入其中。量加优恤。凡得二万人。时毛里孩方强盛。窥边。惮之。不敢深入。世宗庚戌以后。建议欲练薊卒。而不及土兵。终无成功。王思质以此受祸。唐荆川以此受谤。今边方有事。处处摇动。未知此制可行否。

调兵

调之说凡二。一调边兵。一调土司兵。边兵起于正德六年。流贼猖獗。允兵部尚书何鉴之奏调宣府、延绥、奇游兵五千五百至涿州。听总督官调遣。寻益以辽东、大同、二枝。数数追贼。败之。事渐平。提督仇钺言。边军久劳。风土不宜。人马俱病。请量留三之一。部覆从之。延绥军取道径还辽东。宣大军过京犒劳。后至京。上方好武事。遂留不遣。并保定兵亦召入。寻命京军、边军。互调出入。大臣争之不听。然京军终不出。而四镇士马、团操、大内、号外、四家。其军冯依威宠。人皆畏而避之。至上晏驾。乃始散归。世宗时虏儆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边互调。而调守蓟州者尤多。神宗二十年前。边上安堵免调。比征宁夏、征播、征倭、悉借边兵。东西万里。骚然烦动矣。

土司惟川湖、云贵、两广有之。然止用于本省。若邻省未尝上中原一步也。亦流贼时征入。用之有功。嘉靖间。南倭北虏。无不资之。且倚为重。如湖广土兵。永顺为上。 【彭翼南。】 【彭苾臣。】 其兵保靖次之。甚强。近尝调三千人。后调六千。此在官之数也。实私加一倍。共一万二千人。其阵法。每司立二十四旗头。每旗一人居前。其次。三人横列为第二重。又其次。五人横列为三重。又其次。七人横列为第四重。又其次。七人横列为五重。其余皆置后。欢呼助阵。如在前者败绩。则第二重居中者进补。两翼亦然。胜负以五重为限。若五重而皆败。则余无望矣。每旗一十六人。二十四旗。共三百八十四人。皆精选之兵也。其调法。初檄所属。照丁拣选。宣慰吁天。祭以白牛。牛首置兀上。银副之。下令曰。多士中有敢死冲锋者收此银。啖此牛。勇者报名。汇而收之。更盟誓而食之。即各旗头标下十六人是也。节制甚严。止许击刺。不许割首。违者与退缩者皆斩。故所战有功。但沿途苦剽剥。因调来者非止一枝。有过得相推委故也。其它若安、若岑、若奢。大约相同。余琐琐不足道。

土司兵近年官数亦调至万矣。其实强者亦不甚多。乃官则增之以张声势。而彼亦愿增以徼粮饷。赏赐本司。不足则借之他司。又或收集地棍为助。而中国亡命与不得志流落者。投之如鹜。渐多。渐黠。渐横。渐不可制。而我军实又益虚。此西南之大患也。 【兵无强弱。能者统之则多功。不能者统之则多败。】 且如号物之数曰万。女直兵满万不可敌。盖言精也。匪独女直。即南方号称侮弱。兵满万而精。其可敌乎。更下一转语。女直精兵满万。而将非阿骨打等。其可胜乎。谭者袭口吻而不究实际。往往如此。

背水阵

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后生。人人能言之。又必引韩信背水阵以实之。是矣。却其中有紧要六字。读者全然不讲。可笑。六字者何。曰。殊死战不可败是也。此最用兵得力处。所谓人之命根。屋之栋柱。而太史公文章妙处亦在于此。若舍此不去着实讲究。而徒曰我欲云云。即十万、二十万。置之死地。围而屠之。如羊、豕、犬然。岂不可怜。其又何益。再有进焉。水上军不可败。亦全赖间道赤帜二千人。得此一着。方纔收功。不然。水上军抵定。亦济得甚事。此绝世神谋闷计。出九天、潜九渊者所为。而人乃引以资口角。可乎。

多多益善

此四字惟韩淮阴自道是实话。其曰陛下不过将十万。犹是君臣间体面话头。泰承几分。而下亟足之曰。天授非人力。大意可见。盖帝王与臣下不同。自当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此后在唐惟李靖。至我明惟中山王可以当此。靖知几。能事唐太宗。中山闻道。能事我太祖。然为靖易。为中山难。其气象自然有别。而靖之气象又胜于淮阴。所以然者。淮阴自是天人。然当秦末焚书之后。流落奔走衣食。决无学问工夫。观其自请假王可见。靖。读书晓礼义。识得真主。确有欛柄。而中山王则亘古圣贤豪杰。不可得而拟议赞叹也。 【 夷狄则粘罕、伯颜、亦可语此。】

词林谭兵

兵家自有一种天才。不分文武。 【 用兵固由天分。亦须更事多。】 至词林谭兵者。前则吴中徐元玉有贞。精悍多力。工天文。每言将星在吴。深自负。不知韩襄毅雍已出世矣。谓紫微垣星皆动。力主迁都。以此蒙诟。要之。土木之陷。业已应之。此际所谓毫厘千里。固未易辨也。然元玉有奇才。若委以军旅之任。必能破虏立功。惜相左。仅一见于治河。且有金齿之阨。则命限之也。嘉靖中王允宁维桢。谭之班班。时无能用者。读文集。想其气象。要自不凡。他如王恂以修撰改大理丞抚贵州。杨鼎以编修兼御史。同元玉募兵。其方略必自可观。嘉靖庚戌赵文肃贞吉以谕德兼御史。赍五万金劳行营督战。既还。杖谪。词林皆夺气。争附丽。工青词。求入直。无敢言兵者。惟近日。或练兵。或本兵崛起。詹翰中为众所仗。大足吐气矣。

塘报

今军情紧急走报者。国初有刻期百户所。后改曰塘报。塘报之取义。未解所谓。其说亦不着。阅马塍艺花记云。凡花之蚤放者曰堂花。堂一曰塘。其取之此与。

三军

三军者。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壮男待战。壮女负垒。发梁辍屋。给从使客。无得以助攻备。老弱牧牛马供爨。此商鞅之论。乃若春秋之三军。殆不如此。盖皆堪战。而以大臣互出入分将者。

士戎

楚成得臣与晋文公遇。曰。请与君之士戎。戎者。兵也。三军之号。所云戎下是也。若曰以兵相见云耳。林尧叟谓得臣轻用民命。便解作戎弄之戎。学者习而不???言?。以为实然。夫得臣亦英雄。岂有此失。真千古不白之冤。更令左邱明扼腕。无以谢得臣。杜征南独不下一字。已得其解矣。

败将弛法

自古败军之将。必服上刑。辽、金、稍弛其法。即国随之矣。我朝丘国公败死革爵。徙其家于岭外。自后遣将多以文臣督之。即边镇以赞理为名。而事皆归其掌握。故大将亦不敢力战深入。即败亦有分责。不得独坐一人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射礼三不入

射礼。败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得入。败亡之耻莫甚焉。不入固宜。为人后者亦如之何。故冯文所云。贱夫妄为者也。然则宜为后者当入矣。盖射本观德。德以孝为先。既为人后。则本生父母不得执三年丧。人子之心何安。而敢上观德之场乎。先王盖以教孝也。由是观之。为人后者。当列不幸之科矣。冯又曰。非大宗、非贤、非德、而后之。皆曰妄。弃其亲而亲人为利。几于夷虏禽兽。吁。何至若是甚乎。其不妄者岂无十之四五乎。或者冯公有感之言。不可为据。

兵器

旗有五等。曰高招。曰角旗。曰门旗。曰督战麾旗。曰队旗。

纛有二等。曰牙纛。曰望纛。

盔有二等。曰明盔。曰衬盔。

牌有四等。曰挨牌。曰圆牌。曰藤牌。曰皮牌。

斧有四等。曰钺斧。曰凿斧。曰铁鞭。曰铁简。

刀有五等。曰腰刀。曰斩马刀。曰捍刀。曰眉刀。曰钩刀。

鎗有十等。曰长鎗。曰线鎗。曰叉鎗。曰看鎗。曰蛇鎗。曰神鎗。曰飞鎗。曰火鎗。曰戟鎗。曰拒马鎗。

锤有五等。曰重。曰卧。曰蒜头。曰骨朵。曰□□。

棍有五等。曰双头。曰闷棍。日脚棍。曰操钩。曰狼头棒。

弓有二等。曰马。曰步。

弩有三等。曰斗子。曰诸葛。曰俚弩。

石有二等。曰飞。曰蔺。

炮虽名十一等。近益增多矣。

武艺十八事。一弓。二弩。三鎗。四刃。五剑。六矛。七盾。八斧。九钺。十戟。十一鞭。十二简。十三挝。十四殳。十五叉。十六爬头。十七绵绳套索。十八白打。

白打即手搏之戏。唐庄宗用之赌郡。张敬儿仗以立功。俗谓之打拳。苏州人曰打手。能拉人骨至死。死之速迟全在手法。可以日月计。兼亦用棍。棍徒之说。殆取诸此。

左都督马芳。少为继母所虐。走出。遇虏掠去。从俺答饲马。虽小。辄能腾跃控御。无敢踶啮。又挽弱木为弓矢。每发命中。后亡归。隶周太傅尚文幕下。充骑队。虏至通州。以三百人横贯其阵。分为二。虏大惊引去。累立功至极品。盖嘉靖末一名将也。黄酋尝请与公约日手搏。许之。为坛塞上。方广五百步。各携虎士百人。去弓箭兵器。散手单帖立坛侧。公结束登坛。威容若神。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手壁立。意气闲暇。黄酋望见震惧。不敢上。抽匏矢三发而去。虏皆退走。由此夺气。不敢窥塞者数年。公猿臂壮伟。走及奔马。太傅短小精悍。坐而竦身。两足跨坐屋梁以为常。乃议者谓太傅武艺虽非所长。练兵亦有可取。盖阿分宜之指欲弹治。而北方正赖其力。又恐摇动军心。生他变也。至马公虽始终无异议。而末年以郝吉纳降为非是。坐夺职。夫武人言战是本等事。乃以此课去留。何耶。如此人物。若使文臣知兵有方略者督之。捍奴虏如秋风扫落叶。可以一空。而动多牵制。不尽用。可恨。

刀两刃者曰拍刀。起于隋阚陵。

火器

火器起于周官。有矢枉、矢紧、矢利、火射、枉矢之属。以变星名。能飞且有光也。春秋焚成邱。焚者。樵之也。晋中军曳柴焚之也。鲁取齐攻廪邱之郛。主人焚冲。焚战车也。楚奔燧象。齐纵火牛。孙子五火之变。此其最着。水战之火。起于赤壁。束苇灌脂。用以济舟。魏、唐以来。火箭、射梯、巨炮、飞石。宋曾公亮编武经。有虎蹲、旋风之炮。蒺藜、霹雳之球。

国朝火车、火伞、大二三将军、等铳。四眼、双头、九龙、三出、铁棒、石榴、等器。最利者为佛郎机、鸟嘴。近又增火箭、火砖。而用无可加矣。此外则猛火油最烈。今未之闻。或云。出高丽东数千里。日初出处。烘石所融之液。佗物遇之即化为火。唯真琉璃器可贮。

陆战用火。莫着于陆逊秣归之役。水战用火。自赤壁外。莫着于我太祖鄱阳之役。然皆草木苇荻之类。束而灌脂。又走??风势。虽间以球、炮。未闻全用火药、火器也。惟建文东昌之战。燕军为火器所乘。死者万余人。味一乘字。则战酣而用。非全恃以决胜也。文皇因之。有神机铳炮之属。其制始盛。五军铁骑恃之益强。能逐虏数千里外。至宣皇喜峯口外之战。先以两翼飞矢。虏不能支。而后以此乘之。则用之次第可见。自后兵不习战。专倚之为护身符。敌佯挑战诱我。或驱所掳掠我中国人先尝我。火器迭发。敌迭为进退。药尽。敌冲而前。全军溃散。甚有不见敌而发火。敌至不及发而先走者。则火器误之也。【 火鎗、火炮。守则得力。若战。不及弓矢便捷。此余亲在行间知之。】 火药重在提硝洁净。硝有上、中、下、三等。上等百斤提至九十斤。次者提至八十斤。下者七十斤。必咸秽去尽。舂捣极细。试然铁上。着火无滓。方妙。大铳药干结成块。经年不碎。虽久冒雾雨。放之雄烈。远去百步。入火箭、火龙、火砖、诸器之内。虽二三年可用。则提之至净故也。不者。虽藏之极密。吐湿。尽废无用矣。

阵法战法

刘锜、王德、御金人于柘皋。用万人持斧。如墙而进。此阵法之最整者。葛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众号百万。尔朱荣以八千骑讨之。分骑为数处。处不过数百人。扬尘鼓噪。使贼不测多少。临战不听。斩首以捧。捧之而已大破擒之。此战法之最神者。然必惯战久用精兵。指挥如意。方可语此。近年抚臣有以万人持刀。演为雪花阵。又有以万人持棍。演为一字阵。真同儿戏。吾友庄复我督粮庄浪。每称西兵戇勇。云。百数人遇虏。杀尽不肯退。用兵者有此站立脚跟。方可言阵。言战而吃紧尤在选将。将如何选。那得有宗汝霖一只具眼。拔出岳鹏举。只于练兵见之。看其人骨格坚劲。意思深沉。木呐有志尚者。付以二三百人。练成一队。卒而试之。果能站定不扰乱。益以千人。又尽其力量。加至三千人。便是一枝上好战兵。能加至万人。即大将所向无前。更得文臣知兵者与之共事。而所谓监察巡视者。各宽其文法。公其举劾。何施不可。

步骑射

古人之射。穿杨命中。今天下之大。岂无其人。而省直武举。骑四矢以上。步射二矢以上。即为中式。闻射骑在十步之内。即步射靶子亦不过六十二步。苟有妙手与平日习惯。中之。亦非难事。而从来骑未见有中至六七矢。步未有四五矢者。至十发十中。想二三百年中无一人矣。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至此。【予往在湖南。有安化武童。善射。余首拔之。其人盖二十发而二十中也。】

僧慧开弓

开劲弓者。古多有之。左右射者亦有之。惟董僧慧能反手于背。开五斛弓。此自来所无。僧慧。丹阳人。慷慨好读书。在南齐事晋安王子懋。子懋举兵不克死。僧慧葬之。悲恸而卒。真可谓义勇士矣。

纸铠绵甲

纸铠起于唐宣宗时。河中节度使徐商劈纸为之。劲矢不能入。商。有功五世孙也。官至平章事。太子太保。子彦若。官亦如之。有功仁恕之报也。

绵甲以绵花七斤。用布缝如夹袄。两臂过肩五寸。下长掩膝。麤线逐行横直。缝紧入水。浸透取起。铺地。用脚揣实。以不胖胀为度。晒干收用。见雨不重。霉黮不烂。鸟铳不能大伤。纸甲。用无性极柔之纸。加工锤软。迭厚三寸。方寸四钉。如遇水雨浸湿。铳箭难透。

甲胄密法

元太宗攻金。怀孟人李威从军。患世之甲胄不坚。得其妇兄杜坤密法。创蹄筋翎根别为之。太宗亲射不能入。宠以金符。威每战先登。不避矢石。帝劳之曰。汝纵不自爱。独不为甲胄惜乎。谓诸将曰。能捍蔽尔。为国家立功名者。威之甲也。

廷杖

廷杖始于唐玄宗时。御史蒋挺决杖朝堂。张廷珪执奏。谓御史可杀不可辱。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服其知体。然本之。又起于隋。文帝本纪称殿庭挞人。此其征也。其后北魏、金、元皆用之。盖以夷狄效中国。而其本俗止有斩杀。原无此法。

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绵底衣重毡迭帊。示辱而已。然犹卧床数月。而后得愈。正德初年。逆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又成、弘间下诏狱。惟叛逆、妖言、强盗、好生打着问。喇虎、杀人打着问。其余常犯。送锦衣镇抚司问。转法司拟罪。中间情重始有来说之旨。正德以后。一槩打问。无复低昂矣。凡廷杖者俱豫知状。或自分疏入必不免。得多服药。节啬以待。然间有死者。惟廖恭敏庄谏上皇事。久留中不报矣。以母忧领勘。合入见。景皇想旧事。大怒。命锦衣卫着实打八十。送吏部贬驿丞。此而不死。真天佑也。余同年有为刑官者曰。凡卒然与杖。即十下亦可死。有意待杖。至百亦难毙。盖心血不上冲故也。然刑人者亦可念已。

族刑

战国而后。有三族、五族、九族之刑。国朝乃十族。邹阳则谓荆轲湛七族。不知如何算帐。

木丸塞口

刑人者以木丸塞口。始于武曌杀郝象贤。象贤。处俊之孙。曌衔怨。因事诛之。临刑极骂。用此法令离磔其尸。斲夷祖父棺冢。人生不幸遇大难。度不可脱。只默默以死。何至愤极。以自取酷烈。且累及先人骸骨耶。读方正学传。尤令人酸感。

申文鬼杀

凡狱囚。往往为仇家赂狱吏。或承上官风旨。谬以疾申。不数日辄报死。实杀之也。成化弘治间。曹子文为司狱吏。主书写申状多矣。一日。与众坐狱舍。忽旋风从外来。文色变神乱。张目若对语曰。某人某所命。某人某所使。非我罪也。随语随困殆。舁归家。语不绝。卒。时谓众鬼杀之也。里中人亲见。皆能言之。

伏气

魏宏。字损之。宝元中进士。岳州司理参军。尝鞫狱。有囚闭口不食。莫能诘。宏乃引囚问曰。吾以一物塞若鼻。能久不食乎。囚惧。遂承伏。或问故。宏曰。彼必善伏气。若塞鼻。则气结死矣。

革鞭夹钱

洪武末年。湘阴县丞刘英以生革为鞭。长三尺。中夹铜钱。挞人至皮肉皆裂。尝出行。以巡检未即迎。怒而挞其妻。几死。上闻曰。刑者不得已而用之。故圣人常加钦恤。惟恐滥及无辜。英。一县丞耳。酷虐乃至于此。独不闻刘宽蒲鞭之事哉。且律载刑具。明有定制。乃弃不用。而残贼如是。是废吾法也。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论常律。逮至。戮于市。

刑人而笑

宁国诸生周世禄有仆逃孝丰。抵罪当赎金。械送本县。县令欲毙之狱。周代偿而舍之。其子希旦举进士。为莆司理。公训之。无深文。无淫刑。古者怒而刑人。今或笑而刑人。怒则仇矣。笑则乐。仇之已甚。又可乐乎。余尽见有刑人而笑者。不独有司。此言真刺骨可痛。

鹦鹉堕地

陆纶。字理之。号南洋。归安人。为云南太守。一日之野。有鹦鹉向前哀鸣。忽堕地。则赫然死人也。就而视之。已复为鹦鹉。呼老妪问故。家先杀人。瘗尸鹦鹉笼下。掘之如生。亟召其子孙。畀以杀人者。四境颂若神明。

神断

伍典为柳州太守。州民锺钮。其叔自他所。贻书钮。携囊金市产。钮堕其计。至中途。叔与伙贼扑杀钮。携其囊金去。不可踪迹。妻讼之官。且祷于神。谓事必下。公始得决。已而南宁道果以属公。檄至。公得钮妻所上叔所贻书。方思为之计。神忽见梦。公因策梦中语。谓事当起于僧人。因于府治白石山结僧堂一区。令方僧至者率舍其中。各写经凡几。已而得一僧。所写经字与锺妻所上书适类。又因诘其祝发岁月。正与杀钮时合。乃令锺妻遣仆觇之。众僧中果一人如钮叔。指以示。即公顷所诘问僧也。杖之吐实。遂伏辜。

陈琰。字公信。江都人。贡生。尝按云南。每出入。则凝顾院东民家烟楼。人莫知其故。一日召其家长。闭诸后堂。复遣人诣其家。文书匣检阅。有江西贩客路引。乃呼家长出讯曰。汝于灶所谋害江西客人某。因取其货。汝罪当死。即伏辜。盖尸瘗灶下。出入见烟楼中。若有人手招以诉者。众惊以为神。后转陕西布政。

余一龙。婺源人。为江山令。妻戴。以刲股疗姑。卒。继李入署。合卺夕。虑有乘间者。潜出则逻卒醉。狱户启。重囚将逸。悉捕获之。郊行见妇哭夫于墓而不哀。有男子从。召问。若与彼何亲。曰。妇夫友也。廉其邻里。妇故淫。夫暴死。家无朞功亲。收妇系狱。阴语狱卒。来视妇者告我。前男子频致其私。狱卒以告。执讯之。吐实。邑称神明。

成宰。长垣人。举人。知睢州。有杀人北城者。街卒射声寻逐不得。来白。密察。中有无良数辈。忽驰骑迹之。一人卧褥下。有血刀。诘之。以屠彘对。笑曰。屠彘。何避人为。而负刀以卧。北城之事。汝实为之。出不意。语塞。服辜。

顾承显。临淮人。太保尚书佐之孙。为虞城令。乡民祝如川者颇居积。一夕。室有橐尸而丧其元。家人恟恟。惧不测。驰往熟视。笑曰。是不类生人手刃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殆雠之为。挟睚眦而思覆其巢。奴辈利汝财耳。命徧索诸野。得新阡。有遗首焉。携至。胎合。迹其人。得之。立承。曰。公天神也。

增官寿

彰德部中有大盗发觉。株连士族数百家。葛端肃守礼为司理。谳鞫尽释之。后晋为郎。病甚。梦帝谓曰。以彰德狱事增寿三纪。后年七十四。官太子少保左都。卒。为郎时正年四十。其数果符。然则公不但增纪。且增郎秩至八座矣。

年少编发

两广擒贼。率多斩首。年少者亦毙于狱。嘉靖三十二年。总督应榜题请韦扶道等。皆年二十以下。积恶未深。乞编发湖、江、浙为军。兵书聂贞襄公覆允。活人阴德。大矣。远矣。

非法用刑

南齐时。孔琇之为吴令。有十岁小儿偷刈邻家稻一束。付狱案罪。或谏之。琇之曰。小便为盗。长大何所不为。遂致于辟。又有吉翰。为徐州刺史。有死罪囚。典签意欲活之。因翰入关斋。呈事省讫。语令且去。明日更呈。明旦。典签不敢复入。呼之取昨呈来。谓曰。卿意欲宥此囚。昨于斋中见其事。亦欲活之。但罪重不可全贷。既欲加恩。卿便当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签付狱。杀之。原此囚生命。此皆出理法之外。乱世之政。不可为训。乃吉翰收入循吏传。而史赞琇之贞素之风。不践无义之地。何居。十岁必无按罪之理。典签即受贿。欲活死囚。进邪说。何至于杀。既可杀。囚无活理。此时君臣任意诛赏。读书有名称者尚然。况武夫悍将哉。大约惟势家转宗任意恣行。无敢犯而格者。生人之酷。宁独编民卒伍为然。可哀也已。

门客义男

樊举人者。寿宁侯门下客也。侯贵振天下。樊负势。结勋戚贵臣。一切奏状皆出其手。然驾空。亡事实。为怨家所发。事下刑部。刑部郎中韩绍宗具知。诘主奏。以实对曰。樊举人为此。于是摄樊举人。是时樊匿寿宁侯所。甚深。乃百计出之。下狱数日。韩一旦出门。见地上一卷书。取视。则备书樊举人罪状。宜必置之死。不死不可。韩笑曰。此樊举人所自为书也。诘之果服。同僚咸谓。此畏笞诬服耳。何乃自为此。韩呼樊举人出。使背诵其书。背诵不讹一字。同僚惊问曰。何乃自为此。对曰。韩公者。非可摇动以势。鄣生则必死。今言死者。左计也。几死我耳。郎中曰。不然。若罪不至死。于是发戍辽。寿宁侯虽心恶之。然无如之何。又朝审囚徒中。有乱义男妇者。坐死。冢宰三原王公疑其太重。以问主者。不能对。韩前对曰。义男犯其主。与子犯其父同科。有之乎。冢宰曰。然。韩曰。固也。然则乱义男妇者。独奈何弗死也。【究与子亲妇有间。罪宜少减。】冢宰妒雅知公。乃愈益重之。后官副使。归。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洛先生之父也。

神示扼吭

马应祥为歙县知县。郡有杀人者。久不可得。乃以付公。公先期斋戒。祷越国汪公祠下曰。神许我得其情。则雨。是夜果雨。翌日启死者棺。事中诸人罗跪。乃一鼠自棺出。钻跪者一人衣底。寻忽不见。公念曰。此神示也。乃指其人曰。杀人者汝。其人色动。推究。果服。又郊外杀一人。未绝。公命移之县大门内。许人纵观之。乃一人嗟叹其侧者。久之。因扼其吭。遂绝。是时公已教隶卒觇举措矣。觇者以告。遂执而抵于法。盖杀人利其财。不绝。恐或出语。故复来扼吭耳。于是县中称神明。

雪冤解狱

保定御史栾尚岳。家居寝疾。微得其奴妾奸状。与妇议。欲扑杀之。妾闻告奴。奴厚贿一屠。夜入。杀御史夫妇。而密洒血宿仇赵某之门及所经道上。已乃佯惊大呼。集众迹之。以血为据。栾无子。奴妾即讦赵。坐大辟。赵不服。亟诉覆鞫。时青阳章时鸾为守。一见疑之。密询奴所最厚者何人。知为屠也。擒屠母。询之。立得实。尽伏辜。而御史之冤雪。赵氏之狱解。

冯小二

衡阳有少妇秦氏。孀居。有姿色。姑欲嫁之。不听。邻少年冯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间。因计毒其姑。佯为助丧。求与妇合。妇大怒。飞石中之。因讦妇有所私。为姑所禁。置鸩焉。陷于辟。有管思易者。鄞人。以恤刑至。疑之。夜梦老妇牵一马。泣诉曰。马实杀我。非妇也。偏求马姓者不得。视邻右尺牍有冯小二。【马旁二为冯。】忽悟曰。是矣。遽呼询之。立承。妇遂得释。管后与尚书吴中争狱。不胜。愤而卒。

同宗二狱

丰城雷焕九者。盗引为窝。法当死。以冤走匿。陶谐为佥事。曰。第无恐。果冤。吾为尔辩之。焕九出。公以杂诸隶中。使羣盗认之。不识。明日复鞫之。门外跂而瞩者。执以入。盗叩头曰。渠实贿我建昌狱中。使诬焕九。焕九曰。是同宗而有雠。不意其为此也。立出焕九罪。又同宗有二商。自远归。其一商过旧馆止食。竟不归。其家以先归有谋。讼之。公推案馆人。不服。见馆所畜鹦鸲能言。使持刀诘之。鹦鸲言积灰处。启灰得尸。事遂白。咸以为神。

断朱英

尚书才宽为西安府太守。有治才。过客失金于店。急白宽。宽仰见飞鹰。又有蜘蛛坠案。曰。店中必有朱姓名英者为盗。执之果得金。民皆神之。谣曰。才宽断朱英。

呜咽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邹平王之士为河间守。民妇赵。年二十六。无故死。讼于官。王手其牒。心动。如闻有呜咽声。廉之。则姑与少年通。因逼赵不从。断指自誓。窘之百方。益骂不从。姑与少年击之死。狱具。称神明。

支解不孝子

唐刚。保定府新城县人。告其子钺不孝。知县吴瑗令屠者支解钺而燔之。事闻。以专杀惨虐。瑗永远充军。 【 嘉靖十九年事。不孝子宜诛。而诛之非法。】

二主事得罪

正德十三年。下刑部主事郑懋德、林桂、于锦衣卫狱。初。刑部狱卒例有供食。后移为公使费。而以囚粮之赢者给之。其弊已久。会锦衣卫千户王注与朱宁有连。挟宁势。纵恣。

有瞽者善歌。出入注家。瞽者之兄与人鬬。不胜。注为执鬬者。绑掠之。寻死。其家讼于刑部。摄注就理。宁庇之不发。尚书张子麟、郎中林文缵、知其故。置不问。员外郎刘秉监代文缵署事。再摄注。又不发。秉监即据众证成狱。注闻而惧。求救于宁曰。我亲戚谁不知。乃待我言。阴讽东厂发盗用囚粮事。时懋德、桂、相继提牢。遂收系狱。且言诸堂官。皆利其赢余。请穷治。于是三法司皆恐。诣东厂求解。乃知意出于宁子麟及侍郎金献民、胡歆。造宁谢过。宁佯不知。三人者以秉监触祸。尤之。秉监称病不出。然宁必欲改狱。秉监乃移兵马司覆勘。指为病死。注得改拟。而死者之家以诬反坐。注始诣刑部。见尚书侍郎皆与揖拜。若宾客礼。及谳。大理寺亦即报允。宁怒既释。乃寝囚粮事不治。懋德、桂、本非其罪。竟调为州同知。懋德临清州。桂平度州。

争田

江西新建县民毛凤与同里民徐均仁争田。有旧怨。相讼久不决。会朝廷遣南刑部侍郎金绅巡视江西。凤乃嗾人诬均仁频年在乡劫杀拒捕。且赂其县官。妄报于绅及镇守太监刘倜、巡按御史段正。同檄三司及分巡等官。遣百户叶俊往捕之。凤又赂以五十金。密谋害均仁一家。快私忿。俊率兵四十人。凤集二百七十余人。操火铳兵器以从。围其家。纵火焚之。家属死者二十三人。杖死者五人。尽缚其未死者二十六人送于府。转达于巡按。御史皆信之。独按察司疑均仁等称冤。伤已重而无赃。其事必诬。令府县重鞫。死于狱者又十七人。存者徐细仔等三人令人诉之新巡按御史熊翀。翀奏其事。上以凤等挟仇聚众。诬害一家人命。命刑部郎中奚昊、锦衣千户潘旺、往会镇巡核勘。得实。凤等及俊坐凌迟死。仍籍俊家。从者俱斩。并责问守巡等官。境内有大狱。久不究理。令具闻处治。后俊死于狱。磔尸于市。

寝大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健斋。名茂功。文定公第四子也。为兴化守。少年羣不逞。詢而过市。市人或目之曰将。曰虎。曰地煞。邑令喜事。博名高。知非公所欲也。私告变台使者党数百人有异谋。下令捕系。具狱。台使者檄公覆案。公嘻曰。屠沽儿。醉饱得过恶。足与治乎。为戍一人。城旦舂三人。余杖而释之。郡人大安。同时吾兄汝器守建宁。亦有此事。活数百人。既归。即生二子。人谓有天道云。

鬼挠搏颡

神宗四十年。南京御史王万祚。严州府人。巡江至苏州治。豪家仆众。翕然归之。常熟有女巫。妖淫惑众。土人擒以献。其罪甚确。王览牒。忽大怒。坐诬。与杖各数十。众出不意。又暑月。毙者十余人。巫叩谢去。王得意甚。回京。忽羣鬼挠之。搏颡叫曰。这是我不是。这是我不是。流血立死。

雪白

谚曰。雪白百姓。谓人身上无一点瑕类也。此二字即美玉不能免。惟雪无之。故以为言。然古不云乎。一家之中。大者可诛。小者可杀。此又何也。百姓中岂无隐过。岂无无心之过。以雪白二字概之。不可。舍二字而苛求。不可。余所历府县正官甚多。有一最快事。录于后。

里中有某者。父子济恶。道路以目。即宦族方盛。无如之何。有谢氏子。家可千金。少孤而佚。诱之赌博。其祖尚在。老矣。且懦甚。屡往寻归。归而复去。盖某别有诱之之术。落其度中。心已荡。不可制也。历两年。其善田宅悉勒契质于大家矣。谢老大愤。欲告于官。某闻之。笑曰。此所谓蜻蜓摇石柱者。余叔父。谢老之侪也。来就谋。长之。亦数数劝止。即余亦以为非敌。时县主为杨楚璞应聘。怀远人。癸未进士。有强干声。谢老奋曰。杨公好官。即死。且走一遭。状入不省。谢老大窘曰。当死又何言。众揶揄。尤不可忍。跄踉而归。次日。某方缓步街市。将寻谢老所在。捶之。尾而譁者数百人。忽捕者至。众失色。犹愀然挈其子以往。既至。杨不与语。某微觇气色。回顾同类曰。事败矣。杨治它文书毕。喝与大杖三十。其子求代。并杖下狱。而召谢老。慰谕令归。俟农毕待理。盖不啻家人父子云。众闻之皆大惊。呼杨青天。盖其人纵恶久。杨已刺知。待时而发。后竟伏辜。里中清泰者可十余年。此后陈筠塘太守尤快尤多。然以此府怨遭谤。而杨之威德亦竟无人明之者。漫录出俟后。

涌幢小品卷之十三

埋羹撤茶

王琎。昌邑人。洪武初。以儒士历宁波知府。堂馔用鱼肉。命埋之。号埋羹太守。有给事来谒。具茶。给事为客居间。公大呼撤去。给事惭而退。又号撤茶太守。

中官祈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佥事陈谔。字克忠。诙谐。正统初。有中官阮巨队奉命来广征虎豹。谔从阮饮。求虎皮以归。明日草奏。言。阮多用肥壮者宴客。徒贡瘠虎。使毙诸涂。阮大恐。置酒谢。谔酣谓阮曰。闻子非阉者。近娶妾。然否。阮请阅诸室。谔见羣罐。知为金珠。佯问何物。曰。酒也。谔笑曰。吾来正索此。遂令人扛去。阮哀祈。得留其半。广人至今传为谈谑。谔。永乐戊子举人。初为给事中。奏事。声震朝宁。上令饿数日。奏对如前。上曰。是天生也。呼为大声秀才。忤上。命为坎瘗之。谪瘗者云。吾今夕乃为大瓮所苦。请其故。则骂曰叱嗟。汝不知耶。朝廷瘗人。当如瓮。可令速死。瘗者从之。遂得屈伸。凡七日不死。释还故官。谔性刚直。屡仆屡起。历卿寺、佥事、知县、长史、同知。以寿终。

岁月正合

洪武间。黄岩县承方寇之后。顽敝殊甚。有瞽林心月者。年八十余。寓西桥。善易数。预知吉凶。尝为人言。后此五十年。有周令者来。民始安。果有周旭鉴者。贵溪人。以学行。三杨荐知县事。凡九年。县以大治。父老忆其岁月正合。羣诉请留。即升台州通判。仍县事。即升知台州府事。又加右参政。掌府事。前后凡三十余年。台人赖之。黄岩遂为善邑。

试诸生

韩公雍巡抚江西。每对生员称说诗书。时江西科目方盛。生员私相谓曰。巡抚。千字文秀才耳。安得称说诗书。公闻之。命提学送诸生来考。以律吕调阳为论。闰余成岁为策。诸生皆不能详。公曰。我辈做秀才时。读了百家姓。便读千字文。诸生如何连千字文也不知。士皆愧服。

杖知府

朱公英总督两广。继韩襄毅之后。一切以简静治之。民以大和。又荐陈白沙。皆贤者事。其杖广州知府林橙。亦奇。橙。莆田人。天顺丁未进士。知广州。性豪侈。暑日易纱衣数袭。烹茗。碗不再用。以纱一幅封其口。用毕即弃去。烛大如椽。使童子执之。动即与杖。阅讼。以己意出入。纵吏为奸。英杖之。启其裙裤。皆纱制。英叹曰。民力竭矣。即逐去。民皆称快。

掩金宝

榆林双山堡之东有所谓柳树会者。旧柳州也。土人于瑾耕地得金砖、金甲、诸物。所值万余金。邻人讼之。镇督姚公镆。令佥宪姚文清鞫之。问其所自。瑾云。其下隧道数曲。有巨室三楹。东西皆金银堆积。中则金甲胄数十。又有金耳环。如今制而长者数瓮。所积以千万计。盖西夏、金、元故物也。姚佥宪请公差官勘实。闻于朝而发之。以实库藏。则百万之积可具。镆曰。若是。则人将谓我辈先有所获。何以自明。且榆林镇所少岂独此哉。于瑾。一农夫耳。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天赐之。不可夺也。乃斥讼者。以金归瑾。仍厚封其地以绝后患。后至者议即故地发取。旋思其言而止。

操纵蜀府

罗通以御史按蜀。蜀王富甲诸国。出入僭用乘舆仪从。通心欲检制之。一日。王过御史台。公突使人收王所僭卤簿。蜀王气沮。藩臬俱来见。问状。且曰。闻报。王罪且不测。今且奈何。通曰。诚然。公等试思之。请旦复来。俱曰。无策。通曰。易耳。宜密语王。但谓黄屋左纛。故玄元皇帝庙中器。今复还之耳。玄元皇帝。唐玄宗幸蜀建。祀老子者也。从之。事乃得解。王亦逆自敛。通始至蜀中。士大夫易通少年。至是始惊服。

都郎中

户部郎中刘尔牧。号尧麓。东平州人。尚书源清之子也。进士。在部八年。方大司徒钝器重。举奏必以属。同列不堪。目为都郎中。卒坐杖归里。尚书公尚无恙。

清主事

张随。字子贞。山西芮城人。永乐丁酉解元。授户部主事。极清苦。宣庙微行至其家。见其躬汲水。内子舂米。甚嘉叹。后坐法。上曰。此清主事也。勿问。改工部。以疾归。三十余年。茅屋村居。不异寒士。或曰。张巡之后。巡。芮城人。有墓在焉。有东张、南张、二村。史曰。巡。南阳人。盖自芮而迁。死节后。土人怜之。具衣冠以葬。

林公四知

闽。林氏。祖、父、孙、三世五尚书。最后南工书仲山公烃。予同官南京。恂恂笃实人。公之曾祖父名锳。永乐辛丑进士。抚州知府。有善政。吴康斋大书金井玉壶冰五字褒之。入觐。乞致仕归。其友戴弘龄素方严。慎许可。称公有四知。佥曰。杨震故事乎。戴曰。乃公饶为之。更有进者。知县、知州、知府、又知足也。公为上犹令。山东宁海州守。俱乞归展墓。见许。祖制之优恤外官乃尔。

却馈负税

丘司寇橓。本清方之士。然其胸次浅隘。好为名高。不近人情。 【 此种人。最不足取。】 其在省中。时湖广抚臣方廉馈之五金。疏发其事。方以此去。人颇不直之。遂谢病归里。其后居乡。力却上官馈遗。而多负国税。有县令恶其矫。积所却馈遗数百十金。请于两台。以抵其逋税。丘大惭。方在告时。有荐之江陵者。江陵曰。此君怪行。非经德也。 【 江陵亦自有识。】 终不肯起。江陵没。召为侍郎。往籍江陵。大宗伯于公慎行深规之。未几。丘之子云肇。中进士。宦亦不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骑士捧檄

吾师刘晋川以少宰起少司空。理河漕事。方憩于门。二骑士捧檄至。谓其田父也。揖曰。为通主君。公诺而入。肃衣冠出见之。骑士惊伏罪。笑曰。无伤也。若固不识耳。此等事古有行之者。又见于公。亦自可喜。

习成节啬

梁司徒材为广东左辖。旦夕皆饭堂上。侑以青菜。或冬瓜、萝卜。惟一味。比擢副都御史。巡抚江右。荐绅皆饯诸大观桥。解衣尽欢。痛饮大嚼。始知其节蔷。乃习惯成自然尔。视所服圆领。用浙蕉极下者。衷服布素澣补。惟两裾鲜洁。

止象凿山

世庙末年。滇有都御史某请行战象之法于北边。钱塘陈敬亭善。时为右辖。极言象产炎徼。不耐西北苦寒。事得寝。陈居滇久。昆明之傍曰榜山。山阳有田五千顷。地高苦旱。陈视白石崖有泉在上游。可引溉。而为横山所隔。议凿山通渠。众咸难之。陈力任。矢众祷天。久之未就。众嫉之。陈引去。行有日矣。横山水洞。忽报开通。咸惊为神助云。感之立祠。至今享有永利。屡荐未能用。在家优游二十年。令终。舆论崇重。与松江莫中江如忠。金昌袁裕春洪愈并称云。

三速六字

郭青螺子章。与夏仁吾良心。辛未科同年。同为左方伯。郭得闽。夏得江西。郭问夏曰。何以从政。曰。予有三速。速收。速给批。速放。夏问于郭。曰。予有六字。一锭收。原封放。二公兼用所长。皆有清声。皆开府。郭。泰和人。夏。广德人。

投书

胡澧。字伯锺。三水县人。弘治癸丑进士。强力有干。为松番副使。讨贼有功。胡端敏荐之。忤柄臣归。吴清惠又荐之不起。后霍文敏为少宰。熟知其才。且善射。精韬钤。值大同兵变。荐赴京。拟佥都御史。任西北。有投书者。发之。中四字曰。何如如何。求其人不得。命未下而卒。

二于

于达真字子冲。历城人。丁丑进士。以泽州知州。为兵部员外郎。兵部未满岁。升山西佥事。饬兵昌平。神宗阅寿工。昌平孔道。以才选择。三年中。车驾四出。应之沛然。后官至参政殁。人咸惜之。初第以诗文名。诸生时。与于文定公俱为我郡吴竣伯所拔。称二于。又善骑射。总兵董一元兄弟较猎。数数胜之。天与之年。必为名制阃。

叱金忘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屈西溪直。华阴人。官至左副都御史。先为我浙按蔡使。归安知县某被告发。科敛万金。按之。知县怀白金来馈求解。叱出之。治益急。会迁河南。乃止。及公治漕事。则知县为御史。起复赴京。过淮上。修谒。执属官礼甚恭。公喜留宴。谈及浙。偶忘某为御史也。因言。生平未尝苟取。如浙属一知县犯赃。馈金求解。叱出未竟。及今耿耿。不知其人何如也。御史色沮。愈恭。公怪之。及别去。谛思。即其人也。大悔已无及。某入台。以刘瑾党。诬公。遂罢。

杨太守

杨继宗为刑部主事。河间府获强盗。遣里甲张文、郭礼、解送京师。中途遇夜。盗自释刑具而逃。张语郭曰。人言纵盗者罪与盗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留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为解人。予为盗。可全汝母子之命。郭感谢。张以刑具自服。到司。公疑其言动非盗。审之得实。二人遂俱得活。其真盗。后亦为人所擒。

公在天顺中升嘉兴太守。成化元年丁忧。五年服阕。复补嘉兴。先后满九载。今人皆知公之德政。而不知其先后两任也。

守嘉禾久。时清北都等乡。禾每茎离根二节。节间又生三茎。秀三穗。或生四五茎、四五穗者有之。竟亩计之。三穗者一二百。二穗者数千百。在在皆满。府经历司莲缸内栽禾二本。亦如野外生茎穗。公自为文记之。满九年考。以素苦风痹。自治行访医。送者倾郡。内外不得行。愿乞一物示永永。解青纱衣与之。百姓藏之髹柜。寘三贤祠右。后即家起浙江按察使。至佥都御史。抚云南。公字承芳。山西阳城人。为国朝良刺史第一。又有黄懋者。元氏人。亦满九年。有惠政。曾拔吕文懿于诸生。升福建布政。还卒嘉兴。遂葬于邑北板坊。子中。领浙乡试。墓数废数复。子孙尚存。

杨公升浙按擦史。以忧去。民挽之不能得。既行。十余日。相惊谓。公夺情复任。欢呼载道。迎候者填溢城门。月余方息。近年。我浙窦廉使子偁。弃官去。自杭至平望。挽留者塞途。无虑数十万人。则余所亲见者。

神识

范榠。会稽人。守淮安。景王出藩。大盗谋劫王。布党。起天津至鄱阳。分徒五百人。往来游奕。一日晚衙罢。门卒报。有贵客入傲潘氏园寓孥者。曰。有传牌乎。曰。否。命诇之。报曰。从者众矣。而更出入。心疑为盗。阴选健卒数十。易衣帽如庄农。曰。若往视其徒。入肆者。阳与饮。饮中挑与鬬。相搏。絷以来。而戒曰。慎勿言捕贼也。卒既散去。公命舆。谒客西门。过街肆。搏者前诉。即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阳怒骂。曰。王舟方至。官司不暇食。何暇问汝鬬乎。叱令就系。入夜。传令儆备。而令隶饱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诸囚于庭。厉声讯曰。汝辈谓官府当出迎王。而欲乘空虚为乱。吾久知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徒送死耳。咸叩头伏曰。奴辈当死。往捕。贼首已遁。所留孥。妓也。于是令飞骑驰报徐、扬、诸将吏。而毙十七人于杖。余贼散溃。乡宦某者。淫暴擅杀。大为里中患。海夷之乱。筑郛。绝衢道自固。府判出。经其郛。闭勿令过。判还以诉公。公怒命堕焉。无何。其徒杀邳州三邮。以贼级报验。得之。遂以兵围其第。絷徒三百余人。并发其所为诸奸利事。讯之皆款伏。某知不可解。阴行刺。侦知之。不得发。则赂于朝。得复起。脱身亟行赴官。会为台纠。奉诏逮问。而归狱词于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囚七百。鞫之。得实以报。某竟狱死。民家子徐柏。及婚而失之。父诉府。公曰。临婚当不远游。是为人杀耶。父曰。儿有力。人不能杀也。久之。莫决。一夕秉烛坐。有濡衣者。臂两甓。偻而趋。默诧曰。噫。是柏魂也。而系甓。水死耳。明日问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暂游。对曰。某寺。遂舆以往。指池曰。徐柏尸在是。网之不得。将还。忽泡起如沸。复于下。获焉。召其父视之。柏也。然莫知谁杀。公念柏有力。杀柏者当勍。一日忽下令曰。今乱初已。吾欲简健者为快手。选竟。视一人反袄。脱而观之。血渍焉。呵曰。汝何杀人。曰。前阵上涴耳。解其里。血渍沾纩。公曰。倭在夏秋岂须袄。杀徐柏者汝也。遂具服。云以某童子故。执童子。童曰。初意汝戏言也。果杀之乎。一时称为神识。少尝读书道观。数怪见。同学者死焉。公翫习无惧色。其胆决盖天性也。卒岁。有降紫姑神者。诸孙就问寿。以诗呈公。诗有半醉逢司马句。公笑曰。吾今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寿数也。醉者。酉、卒。丁酉年也。马属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殁。

王公政教

王锐。永平府迁安县人。进士。景泰间。为彰德知府。锐。长身修髯。顾盼生威。有权术。尚严政。治察郡中吏民贤不肖。赋则狱讼。皆籍识。自听其政。吏亡得为奸。出必钥关。泥之。民终岁不得与吏交一言。县吏以贿闻者。案之。即令去。他事不中程者。笞督令改案。深究事情。吏民畏之如神。每行郡。城中民皆闭户。亡敢立道旁。藏远鸡犬。恐有声。锐时策马过。视马耳。不左右顾。令民临道屋俱作修廊。檐外浚深沟。雨潦得泄。中道隆立。令水赴沟中。行委巷口。树栅门。有钥。甲夜。即阖门钉板。仰卧棚门外。柝竟夜鸣。奸人莫敢入郡地也。尤留心学校。凡朔望。谒先师庙已。坐明伦堂。听诸生说经。发疑无异。诸生皆居学宫。筹识姓名。政少暇。令隶持数筹。造明伦堂。诸生持筹来。自临试。或背诵书。或作义。其它出。及不衣冠居者。受笞。当是时。黉序间。读书声洋洋盈耳。丁祭。陈钟鼓。鸣弦管。升降揖逊甚都。参政姚龙行部至府。往见之。出而叹曰。此虽国学。亦无以加也。

阳和俎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吕大川。字中源。浙新昌人。成化甲辰进士。守惠州。有善政。征剧贼张权。大川随军督饷。蔡胁从诖误者。释之。所至。召耆老。谕以礼义祸福。莫不感动。番禺张诏。曰。吕惠州。可谓霜雪之阳和。戎马之俎豆也。竟卒于官。

妄捕弃官

妖贼王子龙已于赣州龙南县当阵杀死。报功叙赏矣。后惠州通判署和平县事复称子龙未死。今在民家。白所司擒获。赣抚移书。令杀后捕者灭口。太守孙光启不从。拂衣归。孙。嘉兴人。正直忠厚。余于昭庆寺一识面。真有过人者。未几。起福建参政。卒官。

藩国两名臣

胡兴。祁门人。进士。授三河知县。文皇帝封赵王。择辅。以兴为长史。汉庶人将反。密使至赵。王大惊。将执而奏之。兴曰。彼举事有日矣。何暇奏乎。万一事泄。是趣之叛。一夕尽歼之。汉平。赵王让还护卫兵。宣庙亦闻斩使事。曰。吾叔非怀二心者。赵遂得免。兴。恢博德智略。历辅简王惠王及王八子。侃侃师道自任。

赵准。藁城人。长身美髯。性刚毅方严。终日无惰容。不轻言笑。年二十余。始读书。时有敏少年。日记数千言。赵先生耻居其下。日所诵书必与之埒。日不足。竟夜读忘寝。举顺天乡试。为学官。景泰间。迁赵府纪善。好谏诤。常思死节。王令诸郡王皆受经。为讲说甚详恳。门弟子常数十。矩矱严。诸生步立皆有则。尤重背诵。以身先之。无倦。诸生侍侧凛凛。时太守有十子。五子骄纵甚。虽守无如之何。一日。闻赵先生严。自领其子来。且遗一朴。广二寸。厚半寸。书其面曰。专治五子。毋及余生。诸子一望见。即凛然。皆折节受学守规。致于衙。置上座。亦不让。崔仲凫之父。少时出门下。殁祀于家。

誓不留食

顾昌。字德辉。长洲人。乡荐。为思恩府同知。清介绝俗。人不敢干。未尝受一蔬之馈。晚年家居。诣人家。誓不留食。虽远去数十里。宁饥而归。文章简洁。似其为人。

麾兵抗席

太仓周云川怡。贰泉州。值倭变。署事。调兵食有方。士皆怀之。新守秦姓者至。年少任意。不时给。兵大哗。公出。麾之立散。遂罢守。以公为代。公受业于王大司马思质。弇州方幼。与公为尔汝交。狎挡靡不至。思质忽延公为师。抗席正颜。指摘文字亡所避。弇州小怠。即摄齐请去。皇恐谢罪乃已。后补永昌。不复出。

夫妇却金

南乐魏节斋怡。以贡为巩昌通判。行部秦州。赋户投金于几。觉而察之。逸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乃付州库。夫人杨氏东归。复过其地。州吏取以献。夫人又谢却之。生三子。长允贞。丁丑进士。官侍郎。允中。丙子解元。庚辰进士。吏部主事。允孚。甲戌进士。刑部郎中。侍郎子广微。甲辰进士。官宫寮。世着清节云。

侍郎抚山西。日廪止受八分。京朝官以使事至者亦如之。或嫌其薄。曰。计肉食可五豆。必食前方丈而后快耶。一佥事行部至泽州。州守为吾友许绳斋维新。事之无失礼。而佥事少年举解首。素豪奢自用。挞其承事人。许怒。停传给。凡三日。佥事窘。驰去。申文侍郎云。州乏供具。仅杀一母鸡而食。批云。食鸡有何不足。而尚以为慢。露笔作罪案耶。佥事大愧。引疾去。

立应军需

张恺。鄞县人。宣德三年。以监生为江陵知县。时征交趾。大军过。总督日晡立取火炉及架数百。恺即命木工以方漆桌锯半脚。凿其中。以铁锅实之。又取马槽千余。即取针工各户妇人。以绵布缝成槽。槽口缀以绳。用木桩张其四角。饲马食。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为法。后周文襄荐为工部主事。督运大得其力。

补盗库

嘉靖乙丑。盗劫长寿县。知县刘燮。清吏也。挈印踰墙。大呼逐寇。库中一空。邑中人相率补足。竟以呕血死。为神。民怜而祠之。祈祷必应。

救覆舟

李一宁。字应坤。东莞人。正德丁卯乡荐。为苏州教授。清苦端方。后知怀宁县。岂弟爱民。卒于官。无以为殓。先是泊江干。遇一覆舟。心动。令人凿之。得一妇。抱婴孩犹活。询知长沙人。随舅宦游。一家淹没。扳挂已二日矣。为买舟归其乡。

双槐

黄瑜。字廷美。香山人。有学行。景泰丙子举人。历长乐知县。有惠政。以劲直弃官。手植槐二。构亭。吟啸其中。自称双槐老人。曰。子孙更植其一。则吾志毕矣。盖希踪三槐也。作双槐岁抄。

编差

洪范。金溪人。字邦正。进士。弘治末。为嘉兴令。初至不事事。吏卒皆侮易之。及编差粮长。太守忧其不任。讽谕之。洪归。集里书庭中。焚香与约。吏卒笑狎如初。洪大怒。杖而悬诸树。申令曰。多用人。废时日。且牟利。每区只里老二人。敢妄举者即代役。毋贷。庭中肃然。皆以实举。尽日而毕。上诸府。府惊曰。此重事，须几更日月乃办。何草草乃尔。范曰。姑覆之。即辞还。府召应役者问。人人称允。守叹曰。神哉令乎。吾眼几瞎。在官锄强扶弱。廉静寡欲，以比杨继宗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苦里正

韩伦。字秉彝。苑洛先生之叔。知武清县。忤梁昉。罢归。杜门不出。县尹以礼致之。不得。子堂叔继宗。应里正。尹故苦。以为公必可致。公曰。彼苦里正。于我何与。竟不往。尹后愧悔。言之分守车平章。平章曰。尹误矣。致贤岂以威力哉。率尹踵门。请数次。乃见。尹诚俗人。然悔而请教于上官。则俗而不失为雅。若在今。则祸且不测矣。

编役连拜

长洲知县郭波。福建人。与致仕尚书刘缨有小隙。编其家粮长七名。复以谢罪为辞。造其庐。连拜二十余拜。既出门。号于众曰。我欲拜死老贼耳。刘年八十余。不胜惫。愤而卒。其孙不能承役。逃移四方。家立破矣。

鳏巢

陈善住。广东钦州人。洪武中。以贡历任知县。官居三十余年。皆有能声。妻子不入官。自号其居曰鳏巢。

请旗牌

陈岷麓为德清令。甚有声。盖亦快士也。后为御史。监辽东军。救朝鲜。发愤请旗牌督战。此提督事。如何可行。部执不与。怏怏遂卒于军。赠光禄少卿。荫其子。 【 陈名效。四川人。】

增笔画

王受。洛川人。以监生为东阿丞。邑民王虎当受重役。赂吏改其名曰田虎。两人争不决。公曰。此必王虎也。笔画可增。请府籍质之。果王虎也。遂伏罪。

名宦

平度州名宦。故祀汉臣王成。判官陈有勋见之。嘻曰。此非伪增户口者乎。草牒请厘革。未及举。以忧归。有勋。副都克宅之子。太宰有年之兄也。志节为时所重。

娄璇。东阳人。成化五年。以监生知顺德县。性刚果。好摧折权势。刻廉自喜。闻贪者辄厉声骂。虽上官不避。人多嫉之。遣子就外傅。令自执盖。曰。皂隶役于官。非汝役也。竟坐诬去。后祀名宦。万历十二年。所司檄削。士论惜之。夫削名宦。非抚按。即提学也。当查其人实之。

生祀

地方官生祠。自上达下。往往有之。惟学院绝无。盖教以严为主。不欲苟悦于人情也。惟南京有陈督学一祠。余友刘幼安见之必嘻曰。提学乃有生祠。又谭有秉宽政者。嘻曰。秀才为汝造生祠矣。此言甚有意。习俗相沿。宁独提学为然。

蚤致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常熟丁南湖。名奉。正德戊辰进士。南司封郎中。年三十九致仕。谓古今贤士终此官者得二人焉。宋则席汝言。明则庄定山旦?水。且云。同入泮者二十五人。三进士。同乡举者六人。五进士。皆先死。而己以年少独存。又多子孙。快然自幸。亦达人也。考公以母徐太安人丧。服阕致仕。累荐不起。时同乡陆太宰完为政。将用之。固辞不赴。太宰。其母舅也。临卒。作入山待尽诗、别六孙、别鳏居小楼、数诗皆有超然之识。先是。国朝戊辰科。本县中进士者。止洪武二十一年施显。正统十二年吴淳。官皆御史。皆有文学。皆不寿。至公亦入御史选。以母老辞。改南吏部。早乞休。所著有南湖留稿。而寿亦甚永。要见夭有定数。人固能留之矣。又筑假山于家。名曰代胜。自为之记。

冢宰有媿

鞠珍。字廷玉。临朐人。成化中。乡荐。奉亲至孝。不信浮屠。母卒。躬负土成坟。后选南乐主簿。常禄之外。一无濡染。诣部考绩。珍乞归田。曰。老不能任职。余禄足以养身。复何求焉。冢宰王公叹曰。吾有愧乎尔矣。归家。杜门不出。尹尝署其家以远役。珍裹粮以往。尹闻之。惊曰。何乃尔。遽令罢之。非公事不谒。人称有澹台之风焉。

章童齐名

章枫山先生同时有童品者。字廷式。号慎斋。与先生齐名。成化丙午。举南试。丙辰始登第。为兵部主事。仅两考。引年致仕。家居十九年。以读书丧明。不自炫而卒。著书甚多。其学问行谊不后枫山。而有传有不传。则后死者之责也。

劝父隐居

嘉兴包冯。隐居不仕。父鼎。池阳太守。欲弃官归。意未决。冯奉书重缄。无他言。惟左太冲招隐诗而已。池阳遂归。归后学神仙。无所遇。孙柽芳。副使。代有冠冕。

忍詈

曹宪副时中。华亭人。邻有悍生。修其先世怨。以垩书公名于牛后。向其僮加鞭。因极口肆詈。欲以激公怒。僮归以告。徐曰。人詈我而若述之。是重詈我也。速往谢。无劳齿颊。生不能难。于是修尺一。若为候者。而中实痛诋。令人直入。踞上之。公不发曰。休矣。待吾僮来。既而从者至。命火燔之。曰。知若主于我无好言也。生愧而止。年九十卒。卒时有紫云自天而降。绕尸。人以为仙去。

归寿

吴蔚。全椒县人。举进士。为临淮簿。时青苗法行。口语藉藉。蔚举措得宜。民以不扰。积朝请大夫。知广德、彭、池、三州。所至兴学劝士。性尤夷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夕。梦人示四大字曰。龟蓍必良。觉而诵曰。龟者。归也。龟寿而藏。神告我矣。即谢病归。终日宴坐。凡十七年。卒年八十四。

安贫

顾琛。字英玉。璘之从弟也。官副使。以抗直归。贫甚。昕夕不继。晏如也。尝曰。贪贿请嘱与武断乡曲虽有差等。然皆非知耻畏义者之所为。

藏贤书

贡生陈职。号铁峯。东阿人。性淳古。受贤书。藏之不复出。一日。客有泊舟河上。陈诣之。语及江南多士。欣然往。不复与家人别。追之至淮而返。

知机挂冠

永新县萧公樟以举人署江山学谕。凡十年。登进士。官刑部主事。大礼被杖几死。告改南京刑部执法。号萧铁汉。屡忤要人。升曲靖知府。公知机械所自。挂冠不赴。

老莱衣

叶孟祯。惠安人。永乐丁酉举人。司训高州。念亲老。陈情乞归省。随改授泉州。朝夕子舍。备尽孝养。久之。迁顺义教谕。升陵源令。弃官归。称为廉吏。邑有陈御史者。横甚。乡里苦之。公上书陈状。御史坐削籍。惠安人皆德之。莆田林太史文有送归省诗。后四句云。江燕迎人语。山云傍马飞。到家欢侍日。应着老莱衣。

耻扫门

程学庸。孝感人。伊川先生八世孙也。九岁善属文。乡三老刘公骑而过之。扬鞭曰。孺子行矣。为拱立道左。不移足。刘愧下揖。趋而别焉。为诸生。力学。手两程夫子遗编。服膺勿失。尝言。两夫子产黄陂。前川有望鲁台。邑东有读书台。百世之下。闻风兴起。而后裔顾屑越之乎。一日。坐矶石。咏阳明白沙诗数章。豁然开悟。题其壁间。有涓涓银海陶尘虑。皎皎明月照匠心之句。宗人坐事。走白监司。约公往。曰。吾不欲屈膝贵人。前往者皆溺死。邑人士以公前知云。与江陵弟子同籍。计偕入都。众皆修谒。公独否。或言。相国。雅相慕也。公以正对。扫丞相府门者何人。而子为我愿之耶。授荥泽知县。有惠政。

拔发

杜杰。黄岗人。父子鸣。为佥事。杰少时。日者言。当以刀笔得官。怒而自拔其发。誓以儒显。有朱廷相。官知县。女字里中豪。朱贫且死。豪停婚。佥事公叹曰。为令而贫。君子也。焉有君子而其女患无婿者。为公委禽。夜梦朱峩冠衣绯来谢。君谊甚高。得请于帝美报矣。复梦神赠以言。有天上日初长。人间春正好之句。是岁戊午。公弱冠。遂举于乡。主司初掷不录。诘朝。卷自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案上。如是再。异而录之。众甚传其故。以为天所以胙德也。父客死滇。扶服万里。将柩而归。值暑。滩濒大如马。瞿唐不可下。公抚棺而哭。头抢地吁天。惊涛忽减。须臾。舟行抵岸。长年三老。相顾且骇且喜。微孝子精诚昭格不及此。授长宁知县。采木万山中。一切驭以信义。夷酋咸乐为尽力。水涸。木不行。露祷于天。比晓。诸溪涧不雨而溢。石激之。跳沫丈许。木沿流无所阻。观者讙为神。寻告归卒。

抗中珰

吴宗尧。歙人。为益都令。税珰陈增至。横甚。诬奏福山令下诏狱。余皆震恐。往往长跽如属吏。吏白公。公叱曰。须眉男子。乃为阉屈膝耶。不往见。而之登州谒海防使者。德王使人谕增。此非他令比也。增阳诺。公还。王使两珰来。翼公舆而入。增无可如何。下堂迎。卒成宾主之礼而退。然耻为公所亢。衔之深。公过金岭镇。镇驿长金子登。驺从。如上官。公诃之。已盛供张。复麾不纳。孟坦山有铅矿。子登说增。此可鬻金。幸以相付。月得金若干为寿。增遂檄之。公数诘责。子登遂行谗构。增逮诸富民。诬之盗矿。三日至五百人。公愤甚。疏其状。增反诬。遂被逮。初公见增恶。已书而藏之笥。曰。吾侪七尺躯。戴天覆地。托足圣门。岂可浮慕空谈。自类穿窬。际会当几。则张胆明目。为民请命。为主达聪。为缙绅作气。身外荣瘁。都付浮云。郡守胡士鳌甫上官五日。以疏示之。士鳌曰。君有二亲。不虞贻其忧乎。曰。有兄弟在。曰。闻君贫。曰。可以笔耕。略无戚容。士鳌卜之灵棋曰。金精欲起。赖得元士。左手抑之。乃获止息。其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藉此匡扶力。乾坤物又新。公曰。金精。所谓六庚、白虎。客星害气也。左手抑之。桎梏之象。扶乾坤者谁乎。下镇抚司。送刑部。益都民欲杀增者汹汹。增恐。徙徐州。俄梦牛在山上。寤曰。其出牢之征乎。会增以所括时俸等赀数十万进。而阳乞贷公。仪郎鲍应鳌偕其友人谒四明相曰。南康守星子令徼惠得正襟牖下。益都何独不然。四明秘启入。即日释公归。方劾增。寻上书。乞放还山。皆不报。父母念公。俾公妇来视。至淮。闻逮。止不进。公使吏翟士朴奉书还。而奄迹得之。士朴藏书壁隙。令旁舍儿驰去。奄考朴。亡所有。舍之。乃得免。公归家。寻卒。人皆惜之。

涌幢小品卷之十四

保全功臣

韩信以告反被执。赦为侯。居咸阳。声望赫人。至令樊哙称臣。汉祖又用兵燕、代。留信于腹心之地。安得不死。且假王之请。自有以胎之。彭越原非汉臣。事定封王。隐然敌国。势不并立。方追项羽。约与韩信会兵而不至。如何免得一死。虽吕后用刑。恐亦萧何之谋居多。高帝闻信死。且喜且怜。亦是真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所发。其赦栾布。亦是怜韩信之余。然则二人之死。逼于地位。未可尽罪高帝。至元功十八人。无一人强死者。则汉高之保全亦至矣。而坐以杀僇功臣。可乎。

亚父用壮

范亚父之为人。苏老泉评之当矣。中间如张良献玉斗。拔剑撞而碎之。曰。唉。孺子不足与计事。是何等气质。言不用。归至彭城。疽发背死。是何等涵养。看来是愤激用壮之徒。止能望气。不足与成功。陈孚题其墓。诗曰。七十衰翁两鬓霜。西来一笑火咸阳。生平奇计无他事。只劝鸿门杀汉王。

先主伐吴

刘先主与云长结为兄弟。义气甚重。方即位。而云长败死。平时共患难死生。不少须臾离。而一旦委之虎口。既忝为兄。又做皇帝。戴平天冠。而弟仇不少泄。当日誓言谓何。又何以见天下。故刘先主之行。决不可已。即不行。亦须枉受张翼德一番臭气。驻手不得。惟一败。气结而死。故可以下见云长。而先主之心。亦可以无愧无憾。此正英雄本色。天下为轻。义为重者。况乘此机会。及其锐而用之。直下吞吴。亦未可知。当时孔明知先主之心。亦不强谏。既败。泣下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纵行。必不倾危。亦是感慨无聊之言。非孝直真能制之。而保其不败也。

三谋臣

擒王当在阵上。若人以好来。而我怀恶意。从酒席上取人。此最无行者所为。史籍中惟田蚡用之灌夫。蚡之所以为蚡。叩头伏罪而死。即如磨笄鱼肠。亦是盗篡杀之行。亚父以此动项王。取沛公。看来项王英雄。岂屑为此。既不听。又用项庄舞剑。当时多了项伯翼蔽一番。即使项庄行凶。必有云龙雷雹。将此宴搅得一场扫兴。暗暗送沛公归营。决不死于小人之手。亚父之谋。拙矣悖矣。他如法孝直。说昭烈取刘璋。刘穆之说宋祖取刘毅。二主皆不听。方有气概。方成些事业。项王才气实胜二主。而败于垓下。天也。太史公之断。不足为据。而谋臣如范、如法、如刘。风斯下矣。

三召平

史记所称召平者三。其一具项羽纪。广陵人召平。为陈王胜狥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令急引兵西击秦。其一具齐悼惠王刘肥传。朱虚侯刘章。欲令齐王发兵以诛诸吕。齐王乃与中尉魏勃等阴谋发兵。齐相召平闻之。乃发卒卫王宫。后为勃所卖。遂自杀。功臣表。平子奴。以父功封黎侯。其一具萧相国世家。召平者。故秦东陵侯。秦破。为布衣。贫。种瓜于长安城东。瓜美。故世俗谓之东陵瓜。据此三召平者。姓名偶同。非一人也。齐王传。小司马索隐注云。广陵人召平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别人。杨用修史记题评。于羽记召平云。召平加广陵人于上者。正与东陵召平异也。又后汉书。广陵郡有东陵亭。博物记亦谓东陵圣母祠在广陵。疑此东陵即召平所封地也。

两颜子

吴门徐祯卿。字昌谷。一曰昌国。以进士为评事。亲老。求改便地。当事者抑之。降五经博士。初善词章。后好玄学。晚乃从阳明游。凡三变。年三十三卒。阳明比之颜子。

徐爰游阳明之门。正德十三年卒。年三十一。尝游南岳。梦一瞿昙抚其背曰。尔与颜子同德亦同寿。自南京兵部郎中告归。与陆澄谋耕霅上之田。不果。合前说观之。阳明得二颜子矣。要之。阳明岂有此言。必出王、钱二公之手。若使罗念庵、邹东郭、为之。更自浑成。

两廉蔺

梁武帝时。蜀人兰相如为父报仇。杀降人刘季连。自缚归罪。帝壮而释之。时亦有廉颇者。为别将。立功淮上。后卒战死。有风雨之异。祀为神。

两逍遥公

北齐韦琼以高隐封逍遥公。唐中宗时。韦嗣立以宰相阿附韦后。亦封逍遥公。逍遥二字。亦有幸不幸如此。

两施全

秦桧十客。其狎客为施全。而刺桧者亦曰施全。为殿前军使。以为一人。或以为非。要之。既为桧狎客。乃天下下流至不肖者。岂能复作此等忠义出格事。而桧老奸。岂有与其人久处而不能觉眉宇气味。几入其手乎。老节妇决不装淫娼。而老嫖院亦决能辨识于微渺间也。

两王保保

元有二王保保。其一。扩廓帖木儿。其一。征行元帅王斌之子。袭父封。复以军功殁于国事。赠武德将军。盩厔子。

两龙光

吉安有龙光。从阳明兵间。着奇节。乃其先泰和县亦有同姓名者。为松江训导。克振师范。人比之魏文靖。弟郁。工部侍郎。子伯。进士。慈溪知县张庄简有龙光先生传。字士熙。号素斋。

两六如

苏门公啸有六如。一如深溪虎。一如大海龙。一如高柳蝉。一如巫峡猿。一如华丘鹤。一如潇湘鴈。唐子畏号六如。取佛书之说。不如前说。更为脱洒有意趣。或者当时所取在此。而更托之彼。使人不可测耶。

两小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张曲江呼李邺侯为小友。毕文简士安于王元之禹偁亦然。
两傲弟
牛弘、王旦、俱有傲弟。一杀驾车牛。一击破祠庙百壶酒。俱无一言。
两烧尾
唐进士宴曲江。曰烧尾。而大臣初拜官。献食天子。亦曰烧尾。
两大索
秦始皇大索十日。汉武帝末年。坐建章宫。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疑为异人。命收之。男子弃剑走。逐之不得。亦大索十日。
两岘山
殷仲文从桓玄之逆。黜为东阳太守。得免于诛。足矣。犹邑邑不得志以死。尝登县南二高峯。以僬羊叔子。立亭其上。曰双岘。何叔子之不幸耶。马之纯有诗詈之。
两吴兴
我郡曰吴兴。孙皓以乌程侯入即王位。侈而改之也。浦城县旧名吴兴。江文通尝为其令。梦五色笔于此。县有狐山。因号曰梦笔山。
两天台
我浙天台。郡县皆以之得名。陕西凤翔府麟游县亦有天台山。在县南五里。九成宫之西。
两孤山
杭州孤山以林和靖着。潍县之孤山乃伯夷避纣之所。而名不甚着。则地之冲僻不同。而好事者所重在此不在彼也。
两太岳
禹贡太岳山在冀州河东彘县。东上党。西即霍山是也。国朝尊武。当为玄岳。一曰太岳。而其名乃移之楚。要非其本称也。
两水晶宫
伪闽王延翰跨城西西湖。筑室十余里。号曰水晶宫。每携后庭游宴。从子城复道中。西湖之名甚多。惟水晶宫独见我湖。渠亦妄慕。效为之耳。
两淞江
吴淞江。今吴江宝带桥一路是也。而淞江亦因其名。惧水灾。故去水以禳之。眉州有江。即蜀江分派。亦曰淞江。
两湖
东坡谓杭州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王梅溪谓越之有鉴湖。如人之有肠胃。可谓贴对。鉴湖周回三百五十余里。溉田九千顷。湖高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后为民侵占。今之存者。视旧额不知何如。闻陶家堰上下一带皆其地也。至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湖。往往有之。特不如杭州之佳丽著名。河南上河亦曰西湖。差可相亚。【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即其处。】

两尚书

邝尚书埜。清谨士也。而司本兵。故及于己巳之难。丁尚书汝夔。长厚人也。而司本兵。故及于庚戌之诛。人事乎。气运乎。皆有不可逃者。

丁尚书坐死。殊可怜。后六十余年。万历癸丑。其曾孙鸣阶举进士。余览齿录。得其家系。良喜。同时死者杨守谦尤可怜。杨本世家。不知其子孙若何。至邝公之后。又未及闻也。于我心有戚戚焉。

尚书坐死。职方郎中王尚德从坐。丁独自引罪。王得减死。丁赴西市。问王郎中免乎。王之子化在旁谢曰。免矣。丁曰。尔父劝吾出兵。吾为内阁所误。不从。今一死一生。天道也。即死不恨。吁。丁之人品可见。宜其有后也。化为平远知县。会田坑贼。力战破之。超拜副使。妻计。烈妇。自有传。

两海运

朱清、张瑄。太仓人。皆为元海运万户。【今吴城有朱张?艹大巳?。即二人所居。】国初则朱寿、张赫。怀远人。亦海运。皆封侯。何同姓乃尔。

清佣于杨氏。杀杨掠妻子财货。官捕之。终不得。瑄行劫被缚。时洪起畏为浙西提刑。夜梦录囚。十八人中。一人虎形可畏。明日所解贼。数与梦合。瑄在其中。貌特异。遂贷死。未几宋亡。瑄贵显。事洪终身。瑄目不识丁。书押文卷。但攒三指。染墨印纸上。状如品字。虽巧作伪效之。终不能。

陆文裕集云。沈都远登宋进士第。仕于扬州。会元兵渡江。复仕于苏。夜梦双虎。黝然据狱。比明入视。果有两男子荷校者。察其异。阴纵之。即张瑄、朱清也。寻罢官。寓苏之乌鹊桥。后瑄、清、以海道功。为万户。贵显。物色之。一日遇诸涂。遥拜曰。吾父。吾父。即奉以归。至青浦居之。地沃。遂卜筑焉。始为嘉定人。至今子孙日衍。称大族。【二说少异。两存之。】

宋亡。有都统崔顺。领众五千。泊紫雾岛。元世祖命朱清招安。问用兵几何。清但求勇士二人。与子虎。驾一舟至岛。顺舟发矢如雨。清曰。我朱相公也。皇帝者我来招。从者富贵。登舟宣旨。顺意徘徊。即斩以徇。众皆降。悉纵遣之。后清被逮曰。我世祖旧臣。宠渥无比。岂敢从叛。新众宰相。图我财宝。以至于此。触石死。

清、瑄、虽死。而清子虎、瑄子文龙。仍治海漕。给所没田宅。清孙枢密院判完者。与诸孙皆还太仓。守墓。墓在北门外。松柏如山。武陵杜青碧云。太仓风水。赖朱氏山林茂盛。以致殷富。及张士诚据吴。赭夷成丘矣。又清之子旭不乐仕进。退居田野。与士大夫游。博涉经史。长于小楷篆隶。好施。勇于为义。人咸德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两降夷

东汉末。其降夷徙处内地。渐渐能读书。通古今。故晋有五胡之乱。我朝降夷。内徙者尤多。惟厚其廪赐。止射猎自娱。其桀者。以武显。为参将、副总兵。终不佩印。称上将。其封侯者间出佩印。而内顾重。不敢为恶。故己巳之变。虽在在蠢动。犹不为大害。又因用兵。徙之两广。故二百余年。四海宴然。盖祖宗控御之略。历代绸缪之功。视汉为密。而功德基本又万倍于司马氏。要不可一律论。

两大界

用夏变夷。王政也。晋武用之刘渊。而五胡横行。以夷攻夷。上策也。殷浩用之姚襄。而一败涂地。晋武是承籍。不是创业英雄之主。殷浩是清品。不是用兵老辣之才。在国运为华夷之辨。在人才为文武之分。此世上两大界也。

殷浩悟空

殷浩既废。夷然无几微见颜色。桓温遗书。以示引用令仆之意。殷答以空函。斥之亦戏之也。温虽大怒。而无如之何。咄咄书空。盖已超凡界。入初地矣。道生之对亦是至情。后温果杀其子涓以报辱。桓玄得志。著书痛诋浩以成父志。既败。刘裕建义。止竞武功。何暇改正。故余谓晋书有二大冤屈。桓氏之于殷。王庾二氏之于陶士行是也。

告反

张嘉贞为天兵使。人告其反。按验无状。当反坐。嘉贞谓重兵利器皆在边。告者一不当即罪之。恐塞言路。为后患。遂得减死。嘉贞以文士起。故为此言。且以中玄宗意。此后告禄山反者皆不听。以致大乱。夫反是何等事。而可轻告。告必按虚实。方可示惩。而后之以实告者至矣。

褚遂良被诬

褚遂良真命薄。言者坐以谮杀刘洎。犹曰许敬宗为之。至常思谦。直谏有名。亦以市地亏直。露章劾罢。遂良为宰相。岂亏些小之直。其为诬捏无疑。常亦轻信太甚。终不得入名臣传。

皮日休避广明之难。奔钱氏。官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子光业。为吴越丞相。孙璨。为元帅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东。见尹师鲁文集。集中有大理寺丞皮子良墓志。可考。子良。璨之子也。今唐书乃谓日休为黄巢翰林学士。诛死。何舛错陷人乃尔。

萧颖士才识

萧颖士再拒李林甫及永王璘。策东都先陷。劝李承式及崔圆保淮南。通贡道。识力经纶。当是李邺侯之流。而以宦不达。仅以文苑称。然则人果不可无官。官果能重人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饤座梨
崔远有文。而风致峻整。世慕之。目曰饤座梨。言座所珍也。后与白马之难。
定命
古之寻常人亦有奇者。如段文昌帅南州。或旱。禳解必雨。或久雨。遇出游必雾。民为语曰。旱不苦。祷而雨。雨不愁。公出游。若韩昌黎奇崛人。蓝关之雪。马不能前。此皆命之通塞为之。淮西碑文。一仆一立。 【 平淮西文。段实胜于韩。】 其又何疑。身后日月光。谁复辨之。
主方我。改夔州。宪宗立。召还。授礼部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上雅恶朋比倾陷者。览其书善之。谓学士沈传师曰。凡君人者宜所观省。然编录未尽。可广其书。乃与令狐楚、杜元颖。起周讫隋。增为十篇。更号元和辨谤略。噫。次可谓苦心矣。而时君有怒有喜。岂非自己命中利钝。而亦可观时矣。?唐次者。唐俭之裔孙也。以礼部员外贬开州刺史。韦皋表以自副。唐德宗恶而斥之。自以身在远。久抑不得申。采古忠贤罹谗毁被放。至杀身。君且不悟。为辨谤录上之。帝益怒。曰。是乃以古
取幽州
宋太祖欲北伐。取幽燕。谋于赵普。以曹翰为将。即以翰守之。普皆不敢驳。惟曰。翰死。孰可代之。太祖默然。则明明是翰不可取。不可守。燕亦未可取。未可守。故设此。穷其辞赵普得谏法。宋祖悟意表。奇。奇。
南使折虏
孔道辅使契丹。优人以宣圣为戏。公正色对曰。中国与北朝通好。以礼文相高。今优孟侮慢先圣而不禁。北朝之过也。 【 北朝之意。原因其孔氏而侮之也。】 虏君臣默然。此对似矣。而犹未尽。当曰。宣圣。并乾坤。配日月。本朝尊崇。凡皇帝幸学。四拜致礼。九夷百蛮。无不知。无不敬。而某使臣则其裔孙也。北朝独不闻乎。何礼文之有。则虏之惭悔又不止默默而已。
钦宗札
完颜方强。宋钦宗所与李忠定、刘忠宣札子不下数百十。大约云。贼锐。不可与争锋。宜逼逐出境。此譬如刍豢子弟。偶门上遇一凶人。畏而想之。只谓家人曰。打他不过。赶他出去，既打不过。尚可赶耶。哀哉。哀哉。
不学虬髯
赵永忠。秦州人。本姓胡。名清。少慕班超为人。因游岷州。遇积石国大酋。鲁黎结膻。与相交善。后至交州。结膻移书永忠。告以其国久失王子。莫知存亡。可伪为王子归国。永忠乃西行。结膻迎之。国相撒斯金庞斯等咸纳款焉。永忠居王位六月。致书青唐守仲威。求归宋。或阻之曰。为虬髯韩不亦美乎。笑曰。虬髯一海茜耳。不足学也。状上宣抚童贯。贯遣威至境上待之。永忠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将相偕至河州。贯掩其功。以为拒战。不敌而降。授忠州刺史团练使。赐姓名赵永忠。贯虑其言于朝。诬以事。谪监韶州酒税。建炎南渡。广东盗起。宣尉司檄诸郡各出师讨贼。韶守命永忠督兵。大破雄连诸寇。擒其酋。复解南雄围。遣三子分兵。破循、梅，潮诸寇。绍兴二年。被召至临安。未及朝见。卒。初永忠闻徽宗结女直图辽。谓韶守曰。朝廷此举非善计也。后其言竟验。人服其识。 【 胡清一本作胡澄】

宋用李纲

弇州谓宋用李纲。未必能灭金。还二圣。固是一说。然用李则国势必强。可战可守。僭逆伪命之法行。则人心知儆。咸思自奋。敌国即未必灭。亦必惧而连和。还辕。复三京地。自在掌握间。嗟。嗟。畏强欺弱。人情皆然。而况禽兽夷狄乎。

渊圣之酷

宋绍兴中与金人议和。时渊圣在虏中尚无恙也。自后太后回銮。而渊圣竟不返。初疑金人欲留以为质。宋虽有请。彼或靳而未许。阅朱子语类。窥见其间一二。乃知渊圣之殁于虏。盖有深故也。先是兀术下江南。屡失利。而张通古之来。朝之忠计者愤不肯和。宋势盖稍振矣。是时。刘豫既废。金遂欲立渊圣于南京。以中分宋势。赖和定而止。既。太后南旋。渊圣卧车前。泣曰。归与九哥与丞相等言。幸早归我。我得太乙宫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太后许之。且与誓而别。及归。知朝议大不然。遂不复语。自明受太子殂。高宗竟乏嗣。金人又欲立渊圣之子以变动江南耳目。岳武穆尝具札言之。故终渊圣在虏。宋遣巫伋一迎之。后不复终请者。虑其狡谋复起。至不可区处也。后逆亮谋扫国南下。目中已无宋矣。而渊圣在彼。终以前议致疑。虑生他变。故先戕之。此殆南北一大机事也。作史者都不能举其概。渊圣阨于虏。又阨于弟兄。自覆载来。帝王之酷。无有过者。

大劫运

梁武帝、唐玄宗、宋徽宗、会逢大劫运。三主皆聪明人。亦预知其兆。切儆于心。凡梁之舍身。唐之厌胜。宋之暗祷。无所不至。然皆外勤兵而内忘武备。毕竟及祸。虽然。大劫难逃。内备虽饬。又必发之意外。今人但成败论人耳。南宋末造。蒙古兵势漫天漫地盖来。又加以谋勇。如何御得他。金虏悉力支撑。终归净尽。残宋亦尽努睁。到此真无可奈何。此古今剥运第一。所以太祖之功为大。

宋亡。好个姜才、张世杰。张本降人。姜被虏复归。即配巡、远。何愧。

读宋亡死节死难之人。上自大臣。下至戍卒。真是流涕。皇天殊欠慈怜。

钱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钱忠懿王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宋太宗端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刚一甲子。复与父元瓘卒日同。人皆异之。杭州有保俶塔。因俶入朝。恐其被留。作此以保之。称名者。尊天子也。今误为保叔。不知者有保叔缘何不保夫之句。

欧阳永叔以妓故。衔钱惟演。厚诬其祖元佐以下重敛虐民。或引钱氏纳土后。王方贽均杂税。减三?为一?之说实之。谓为不诬。是则然矣。然吴越之民追思钱氏。百年如新。钱之子孙即失真主。其福泽绵远。子孙代兴。至满江南。何哉。宋虽减为一?。而衙前各役之费多至破家。钱虽三?。而一切差役俱免。又钱立国。置营田数千人于松江。辟土而耕。其奇器精缣皆制于官。以充朝贡。民老死无他缠累。且完国归朝。不杀一人。则其功德大矣。而永叔无一字之及。何耶。

生他郡

宋诸大臣多生他郡。亦多徙他郡。韩魏公生于泉州。欧公生于绵州。司马公生于光州。二程生于黄陂。李纲生于华亭。朱文公生于龙溪。王冀公生于武昌。王荆公生于临江。岂衙署风气厚。多毓贤人耶。张齐贤由曹州徙洛阳。杨亿由浦城徙颍川。韩亿由真定徙雍丘。杜衍由会稽徙睢阳。范纯仁由苏州徙许州。文彦博由汾徙洛。吕公着由寿徙洛。欧公由吉州徙颍州。二苏由眉州徙颍。及阳羡。司马公由夏县徙洛阳。王文正公由大名徙开封。周元公由道州徙九江。邵康节由范阳徙洛阳。朱韦斋由新安徙建安。离乡井。去坟墓。于礼合邪否邪。或谓。宋都汴。诸公之徙亦近圣之意邪。以上二项。不能悉数。入我明。徙两京及凤阳者。以间右。徙云南者。以罪谪。隶锦衣、太医、钦天者。以官籍。余大臣。则李文正、杨文襄、而下甚多。至程襄毅由河间徙歙。则又归原籍也。

辟幕客

范文正公言。幕府客。须可为我师者辟之。虽朋友亦不可辟。其论甚伟。然要看自家力量如何。

简肃心事

曹利用力挤鲁简肃。幸真宗蔡知。得寝。后曹骤得罪。简肃方病。闻之叹曰。利用何罪。但倔强。不识好恶耳。欲救之。报已押出国门。惊急脉绝而卒。此等心事。又在文彦博救唐介之上。

王苏

考亭谓大苏早用即是王安石。此未必然。大苏乖。老王痴。大苏俊。老王笨。大苏可以机挑。老王难以理夺。考亭因程伊川恼苏氏。因张敬夫护张浚。大贤亦有未化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程子若能容大苏便是孔子。对面服得大苏便是西方至人。

上疏仰药

宋仁宗国本未立。诸公争之不能得。有监察御史里行陈洙发愤上疏。且云。陛下以臣怀异日之图。莫若杀臣之身。用臣之言。疏上。仰药死。仁宗愍之。赐钱百万以葬。元佑初。司马光以为言。官其子。洙。字思道。建阳人。庆历二年进士。为乌程令。有声。

刺客同异

军中刺客引领待刎之事本出韩魏公。考亭作墓志。归之张浚。此必本于南轩行状。岂真有是事耶。然在魏公。一以为驻延安军中。一以为镇相州宣圣庙斋宿。记事者信笔而写。往往如此。

苏云卿评张浚云。长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然浚所短。毕竟短于君子。一个岳武穆在面前。纔交数语。语又磊落。便鞅然。赶他还山去。又杀了有文有武的曲大。所长安在。至以邵宏渊副李显忠。益愦愦矣。

浚开府视师。诸将有以北讨之议闻者。事下督府。将从之。李椿为参谋官。亟奏记曰。复仇讨贼。天下之大义也。然必正名定分。养威观衅。而后可图。今议不出于督府。而出于诸将。已为舆尸之凶矣。况藩篱不固。储备不丰。将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练。节制未允。议论不定。虽得其地。不能守也。书未入而师已行。又言。大将勇而无谋。愿授成算。俾进退可观。毋损威重。不听。果大败于符离。浚之轻率寡谋如此。宋安得不弱。若李公者。筹略精明。真将相之选。如时之不用何。

石大门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隆兴初进士。任天台尉。迁临安府教授。与朱晦庵为友。丞相史浩荐其学行。改枢密院编修。上书论朝政。言甚剀切。其曰。朝廷辟如万金之家。必严大门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掀开便门。不知便门之私。乃复滋甚。一时以为名言。因目之曰石大门。除知武康军。晚益嗜学不衰云。

辞集乐

邹浩为扬州教授。吕申公守扬。命浩为宴集乐。浩辞焉。公语浩曰。他日为翰林学士何如。浩曰。为翰林学士则可。为祭酒司业则不可。公被召。临别谓浩曰。教授器识不凡。当自爱。至上前。首荐之。

坤为金

姚佑者。元符初。为杭州教授。堂试诸生。出易题。干为金。坤亦为金。盖福建本书籍。刊板舛错。坤为釜。脱二点。故姚误读作金。诸生疑之。因上请。姚复为臆说。诸生以诚告。姚取官本视之。果釜也。遂升堂自罚一直。其不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短如此。

教官全城

宣和间。睦寇猖獗。所至。同恶响应。州连陷且五六。建瓴而下。将至永嘉。守贰欲弃城走。教授刘士英。湖州人。愤激于众曰。吾徒诵诗书。讲逆顺。而俯首帖耳以事贼乎。馆下生石砺慷慨佐之。昼守御策。行保伍法。出奇计。数挫贼锋。于时海内习安。郡无武备。而忠驱义感。独恃人心为守。保全城以还天子。越五十六日。王师至。贼始惊遁。上功刘通守太原。会金虏犯城。死于力战。卒全其节。石辞禄不居。以布衣终。

学正抗敌

宋末。国手学正周泰。临安人。元兵至。纠众抗之不克。而志益奋。名其子曰。思岳、思李、思文。谓武穆忠节信国也。后徙无锡。五世孙曰广济。号月窗。子敷。号煦庵。工医。尝曰。病不能死生。药不能生死。皆以寿考终。孙即礼书文恪公子义。曾孙炳谟。今官宫僚。皆学正公之报也。

五日受用

孙伟。字奇甫。学于刘待制。孙初为静州幕官。待制谪夷陵。自静请见曰。某生长南方。未见北方贤士大夫。闻先生学于司马公。此贤士大夫之冠。所以求见。不敢说从学。但求听说话数日足矣。刘许。因共饭五日。与之语。既五日。孙以所闻尽录为一册。请曰。所闻如此。恐录记有所不审。更住半日。先生为看过。乃辞归。孙生平所受用只此五日所闻。噫。古人好学之笃与实践精专如此。

救善类

莫汲。湖州人。自号月河。绍兴间为国子监生。秦桧恶其救拔善类。谪化州。士之秀者多从学焉。

临安三学

宋时以京尹之学为国学。临安三学之横。乃与人主抗衡。或少见施行。则必借秦为谕。动以坑儒恶声加之。招权纳赂。豪夺庇奸。动摇国法。作为无名之谤。扣阍上书。经台投卷。人畏之如狼虎。市井商贾无不被害而无所赴愬。虽京尹不敢过问。一时权相如史嵩之、丁大全、极力与之为敌。于是协力合党以攻大全。大全终于得罪而去。至贾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胜。遂以术笼络。重其恩数。丰其馈给。增拨膳田。种种加厚。于是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不敢发一语。及似道要君去国。则上书赞美。极意挽留。今日曰师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者。

大盗借口

殷文珪。池州人。干宁中进士。朱全忠特表荐之。文珪恶其奸。逃去。全忠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怒。追捕不及。每言穷措大率皆负心。白马之祸。亦引为证。古言待小人不恶而严。匪直道理如此。亦以免祸息乱。况大盗握重兵而可轻犯。全忠非文珪。白马之沉。自不肯免。要之。借口有由来矣。

乡官多口

澧州同知甘玉声。阳朔人也。弘治间。条奏猺獞积岁劫杀之惨。兵部是其言。请于上。令抚按相宜剿抚。首恶闻之。猖獗愈甚。数掠玉声家。至取其人杀之。必欲赤族而后已。为县令者又扬言甘乡宦云云。欲尽诛汝辈。恐吓取厚赂以为解。嗟乎。玉声为地方计。未必有益。而家先受祸。为县官者。又因而取利。余近日均田之事酷与相类。盖惟口之祸如此。吁。今戒之。晚矣。

均田

命坐磨蝎。无事得谤。余不幸坐此宫。生平所被猜疑讥讪。无影无形横加者。都出意外。自知自忍。自怜亦自笑。今都忘之矣。惟均田实自作之孽。岂得尽归咎磨蝎。然此议发之已久。余有所感。揭之抚按。误采发下。时编审已定。众当愤结时。哄然并起。适按台马起莘从聘。自嘉兴将至。众往迎。大刻均田便民四字。粘于道傍。处处皆遍。因随按台舟。自平望至郡城。一百二十里布满。极目不见首尾。愈近愈多。号呼投水者。往往而是。既至。登舆。众拥枳不得行。擒数人。旋释之。抵署问状。两县主又失辞。按台怒。却立曰。民情如此。三日不靖。于汝乎取之。于是大议泮宫。挤排几至堕桥。权在百姓。不在县主矣。县主亦怒。据均字以一切法齐之。而各大族之子弟互纠集。直犯府主。加恶声。府主震怒。多潜遁去。有二生犷甚。自以名实之。以示无惧。遂逮捕不可解。而初发时。率其仆从可千人。抵浔焚余居。未至三里。或云。小民聚且格鬬。乃返。余妻子皆懵不知。又分布郡城各门。欲执余。余亦懵不知。而守道谢某至欲请兵。虞变。好言慰诸子弟曰。可速问之朱平??亟。凡汹汹者旬日。乃小止。既议上矣。抚按会题。户部驳下。按台怒。勒所司毋动。且行十年。是时许敬庵师亦深为余危之。余曰。事已然。无可奈何。第后有言入师耳者。幸以理裁。惟丁长孺公深主其说。且屡为解于许师。傥亦所谓推波助澜者非耶。

初一册为辛丑年。第二册为辛亥年。合郡公议已定。余惩往事。不发一语。且法原非一人所得主。亦未有久而不变者。我亦何成心之有。最后县主曾兰若绍芳来问。只驳宦户贴银一款应之。曾不知何故。临期仍主均田。恨乃益深。第三册。县主曾有蘅国祯暇时偶谈及。余曰。罪魁也。何敢言。惟我父母。政成将内召矣。再做一篇好文字。终之造福在此。不朽功业亦在此。有蘅默然。遂精心求之。以均之一字为主。顺人情。从中略为参酌。不一月竣事。上下帖然。未知余之罪得小解否。痛减思痛。毛发尚自凛凛。恐老死无能自明。乃略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始末。及均田初议。与赠有蓦文字。存于篇末。总之。所谓罪案云尔。

揭帖

揭为均田定役。以救民命事。东南财赋之乡。而杭、嘉、湖、在浙尤重。嘉靖以前。编审均徭。如库子、民皂、门厨之类。悉佥乡民应役。朝充夕破。重以倭警。官吏侵渔。公私俱尽。于是庞御史尚鹏。首行条鞭法。计直征银。而民力大纾。载在名宦。尸祝至今。可征也。又议革去粮长。以里长收粮。彼此互管。贫富通融。十年一审。大约中人之家应役有期。力均时暇。不至破家。破亦有救。当道可谓苦心。地方亦云大幸矣。然而法久弊生。圣贤不免。迟至今日。道以人弘。岂偶然哉。请先言弊。又先言一县目击之弊。祯。乌程人也。辛未之审。幼不及详。然创法未久。当无甚害。辛巳。则罗知县用敬在事。是时豪贵把持。首进在图还图。在甲还甲之说。罗亦利仍旧贯。苟且了事。民虽愤郁。折于威刑。爱惜身命。且力未甚穷。只得隐忍。递至辛卯。袁知县光宇以至今辛丑祖述其说。而民遂大困。不可支矣。兴衰各异。偏重不均。有一甲全然无田者。有一半亩产而充至数分者。有户绝丁存。妄报分数。而亲族代当者。一佥解户。必至逃亡。系籍则百劫不免。漏落则安坐自如。凡势家之佃户丛仆。疏属远亲。与其蔓延之种。田产悉据膏腴。亩数不啻万倍。影射挪移。飞诡变幻。三十年来。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今番适当鼎新之会。在上者皆大贤大良。颙望绝命复苏。朽骨再肉。而牢不可破。殆有甚焉。不曰脱漏何妨。则曰断然不动。开口与杖。争辨授枷。惟图正积贿如山。卖免买免。报德报雠。公然无忌。而一种奸猾又从中把持。或子女。或田产器具。乘机胁夺。此谁之责。谁之过哉。亦试度五十年来。能保闾里间。图图甲甲。尽如其旧哉。当此势穷理极之时。大奋便民除害之断。力主均田。为民造命。参酌优免。以重儒绅。均派余田。以恤编户。直下宪牌。责以如式。弗以批发了事。弗以异议动摇。弗以已成惮改。则恩波与江海同深。爱戴共乾坤无极。岂不媲美庞公。且超而上哉。除后项条款外。为革弊均田以救民命事。应否会稿通行。理合具揭。须至揭帖者。

绪帖

再照编审之弊。不能尽言。病根积于在图还图。在甲还甲两言。重以漏丁不查。报顶不允。而民之生理尽矣。夫甲止数人。若系贫难。别无援救。贫者日贫。辟如索酒一盏之中。索肴一碗之内。断不终日。其偏一也。势家大族实繁有徒。团作一处。罔上害人。富者日富。殊无餍足。甚至把持官府。摇惑视听。正论难伸。伸亦旋遏。其偏二也。有一二已故大宦。从公存恤。未为不可。而羣小用事。形影欺瞒。主或加充。仆尽幸免。即背畔驱逐之辈。尚尔坐拥高赀。公然不动。泰如王侯。睥睨自若。不知何缘。概蒙显庇。其偏三也。等则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均。威胁愈甚。凡贫难下户止有逃移自尽一路。决不能控陈告诉。落水病儿一直到底。下既无日无天。上亦不间不见。久成者卒难遽改。后来者无可奈何。其偏四也。逃绝既多。势必累及亲邻。展转扳扯。展转躲避。以一害十。以十害百。以百害千。其偏五也。凡此五偏。犹其大略。至于琐屑。罄竹难书。故处今之势。别无善策。惟均田一节。直截简易。若曰便于民不便于宦。则一县极富极多田之家不过数人。就中分派。大段既定。彼亦无辞。尽有子弟奴仆寄庄取羡。非士大夫本心。而士大夫于优免之内尚未足数者。比比可屈指数也。今长兴金知县业行此法。彼中士夫素称强直。然已帖帖亲认。郡中颂金长兴者。万口如一。岂可行于长兴而不可行于各县哉。若各县不行。无论失此机会。十年内民无孑遗。而长兴士夫且将援以为例。一日又将变而归之民矣。可不虑哉。可不惧哉。千载一时。宜汲汲为之所矣。惟仁人君子。裁之。察之。遇其人而不得行。则地方气运正厄。小民命脉当斩。非人之所能为也。

客问

或问于朱子曰。均田之说。当路断然行之。而子从旁多口。当路其大将也。子亦幕下一冲锋劲卒也。战虽乍胜。敌亦甚强。又添生兵焉。与其种百万大将。不日引旗鼓去。而子以只身乘障。窃为子危之。朱子曰。其然其不然。得失者。事也。公私者。理也。缓急者。势也。成败者。天也。天不能违势而可以权夺。理不能离事而可以衡平。目前则我急。何者。当路秉山岳之重。谁敢异议。朱生要不足当斧锧。内无期功强近之援。以穷人犯众怒。如踏虎尾。如履春冰。杀机已见。乌得不惧。虽然。惧亦无益。君子道其常。不以人之汹汹也而易其节。乃若日后则在事者亦急。何者。余即甚口。然不过一时愤激。条陈千百人之一耳。能夺抚按若郡邑权耶。能驱使小民耶。有意穽陷大家。使之受役。且坐罪耶。天日皎然。人心不死。此七尺者一任判断。惟是田均。而役法无定。异日必有伏害。必有更张。是在事者能始不能终。得其名而遗其实。所谓大人作用犹有未尽也。人情难与虑始。贤者固自不凡。诸家之纷纷当然无足怪。以操纵之权治不逞。以永久之利定新规。以公平之体挽偏重。大家安之以为当然。小民忘之以为何有。一种伉愤之夫。亦自惭且悔曰。上人良法美意如此。惜乎不胜躁。而以子弟为俘。以奴仆为殉。则汤武仁义之师也。夫所谓大将者。剿抚两用。胡越一家。候通万里。民无犬吠之惊。乃始称贤。岂其以一战奏凯而弃其精卒以与敌而不顾乎。必不然矣。客笑曰。子祸不远。既任胆。安枕无多谈。 【 后议均役役均。而大小并安。公私俱妥。陈筠塘太守之力居多。】

条议自序

守拙者必爱闲。国祯请急归家。慈亲定省外。三时礼拜。鱼鸟为羣。闲之一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分半生受用。高可以望傲士。下亦不失散人已矣。无端为管城子所役。草均田一节。言之再言。目击亲尝。殊多感慨。褊衷信口。颇似讥弹。当道采而行之。一时大哄。谓剚刃沉宗。犹未足尽朱氏之辜也。初只假笔端自遣。实不意遂见施行。又不意万众从而鼓踊。役偏豪人。累缠巨室。揆之情理。委自不堪。总之。造物妬闲。故以不相干之事扰之。非直德薄命薄。自驱陷穽已也。纵免者如江湖之鱼。悠然以逝。束入者如山中之兽。即是麒麟。亦难安顿。客有云云以告者。笑而不答。归之有命。既先慈见背。困卧无事。一日曝书。偶见彼时底稿。读之且愠且激。忆敬庵许师诮祯学问不足。乐之初水部论亦如之。良师、良友。政自难得。若早奉教。何至猖狂。然而功罪所由。终不可泯。谨将原揭。不改一字。存之梓工。以俟大人君子。要见狂悖。止亦如斯。事辞别无波及。愤同当辙。情异含沙。望在改弦。心非扞罔。苟有益于细民。当无辞于大僇。本末既已详明。罪案可以公判。至于家居梗概。众论是冯。天地鬼神。黑白难变。若夫多口杀身。则古人云。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拙竟难全。何及矣。

驳宦户贴银一款

贴银在小民对支。其力相抗。或可入手。若以士夫论。祯。痴人也。只从自身上体帖。最急官银。蒙县主持帖来催。亦逊谢。待明日矣。束修最要紧。无所悭。然遇节令。或散馆。数日皱眉矣。犹曰囊之缺也。其以书帕至者。每两赏五分。已至微细。有不九折八折者乎。折矣。有不用新倾水丝者乎。此虽世套。亦人情之常。若以贴役持券而至。必孔夫子、陶朱公、合为一人。又当暇闲喜欢时。自可立地发出。三者少一。吾知其必不可得也。再从身上体贴。门户非高深也。仆从非簇拥也。然其人有敢突然至前者乎。至矣。家人有不索谢者乎。拒而有不怒。肯再通者乎。通矣。良朋胜赏。雅歌投壶。有暇料理及此乎。若夫湛思绩文。或愁冗疾病。与留得一钱之时。有不告之且去者乎。去而复来。来而复如故。又去又来。其人或怨嗟。或无状。有肯容而恕。且与之如数者乎。委之家督。督有贤于其主者乎。进之必曰官收之。官散之。官可尽法。手脚愈多。弊不滋甚乎。法当稽其所弊。有名无实。断然不可。天日在上。我辈官法难加。民隐难达。妻子奴仆皆涂掩耳目之人。图史文章亦雕丧心术之具。无可自致。只是出力当差。贡天子。臣职也。替小民。乡谊也。消灾积德。大利也。习事练手。远谋也。故贴银之说。诸公谋之。当道主之。祯决不敢闻命。在宦言宦。狂瞽之见止此。别有高论。请间之高品高官者其可。

曾有庵赠文

公之莅我邑也。大要严不束湿。宽不随流。明足悬断。而敏又足以赴机。雅洁性成。尤能强记。过目入耳。终身不忘。历政余四年。正直编审。比我郡先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十年变法。余实建议均田。至今为口实。供刀俎者。众方观望。公精心处之。念此字安得有弊。或者弊自议生。谓领议之人得阴阳上下其间也。停之审则立推必众所允服。始为责成。妙在严任而出之速。又或者弊自隔生。谓上下隔绝。情不得通也。令凡议有未尽者。再三往复。必惬当而后止。宁减毋增。宁豁毋署。绝不震以威。施以敲朴。妙在用和而出之迟。又或者弊自左右生。谓供役诸人。得窥伺行其术也。就一二质实畏法者。谕以至诚。密为体察。其人感激效用。等为身谋。视如家事。互相告诫。密佐聪明。妙在慎择而守之确。于是高卑远近轻重之际各叶于则。单赤者尽除。负重者减等。缙绅优而不漏。阛阓摘而不惊。万众欢然。四境谧若。均之一字。始为曲尽。克臻大成。此皆他人心思所不及。精神所不到。然亦惟公行之。能握机中的。有归于神明嘿成之中。而余初议之罪。或者因之少解。夫今之贤令尹。不过五年见德。编审则垂之十年。果其尽美。又可引之数十年。公承前草创。启后规模。此之功德。垂之永永。当日龚黄卓鲁。未知何如。乃以真心任事。沦浹恩施。要亦若斯止矣。余沉沉宇下。乐观厥成。以极蹇极戇之夫。世皆欲杀。公抚之有加。而余最与细民相习。所见出入耕作。无不举手加额。愿公此去。居要路。为大官者。不知何修得此。盖亦至和之旁礴。天籁之自鸣也。余久阁笔。无意当世之得失。第良心尚在。言其所明。其于赠行之文藻。蔑如也。

先兆

余既坐均田。得罪后。徐检吾以抚台一行于苏松。众大哄。谓祟发自吴兴。徐玄仗以乡绅一议于嘉禾。与贺伯闇相驳甚苦。今不知何如。大约彷佛均之一字为主。而贤有司临期参酌。故得相安。近来田价日增。不知时和年丰。既庶且富使然。抑田役均平。民不甚苦乐。趋为长久计也。记得先慈尝言。戊午岁朝。梦太守至家编役。寤而余生。而余甲申馆于汇沮潘氏。一夕三梦。甚清。初为乌程知县。梦中深思。乡党如何相处。比觉。以为杂乱无当。少选。合眼。升湖州太守。再合眼。升浙江布政。起来失笑。由今思之。皆田土户籍官也。一生作业。神先兆之。想数有不可逃者。亦何用怼且悔也。

涌幢小品卷之十五

天文

国朝最重天文。童轩以景泰辛未进士。为都给事中。升太常少卿。管钦天监事。考正历法。癸卯。予告归。再起掌监事。日食陈修省之要。盖公原占籍钦天监。精于天文故也。后改巡抚。历官南礼书。卒赠太子少保。嘉靖初。南给事中华湘。主事乐護。改光禄少卿掌监事。后以传禁书。出为知州。

帝车

斗为帝车。运乎中央。说者谓斗。君象。故谓之帝。运动不居。故谓之车。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者造车之初。有取于斗柄。下镌龙角之象。则所谓帝车者。岂非因其象而名之与。唐有北斗赋。王伯恂复为帝车赋。实一题也。

五星聚

嘉靖三年。五星聚于营室。司天乐護上言。星聚。非大福即大祸。聚房周昌。聚箕齐霸。汉兴聚东井。宋盛聚奎。天宝聚尾。禄山乱。占曰。天下兵谋。星聚营室。

彗星

万历五年。彗星之异。光芒数丈。扫东南。经历斗、女、凡三度。观者无不骇绝。一曰。蚩尤旗也。嘉靖八年。亦有此异。

王李二生

但调元。江右人。有高才。乡举。游琼州。遇王某、李某、讲天文。奇之。谓为异人。尽得其说。癸丑会试策第三问。偶及天文。条对甚悉。谓前代及昭代诸名家皆不足信。惟海上王、李、二生可聘入修定。其一二场佳甚。主试叶师相取为会元。定已七日矣。阅至此篇大惊。批云。如此荆棘之世。何物二生。乃妄言。又有妄信者。公然笔之试卷。遂致斥落。然则此生琼州之游。岂非寻业对。自阨其进乎。故天下奇异之事。奇异之人。在见者择而用之。不可胡行乱说也。

雷电

二月雷乃发声。声发五日而始电。电闪雷乃益震。此阳气之以渐而张也。击石者始击则先有声。击而热。火乃出焉。非二物也。

祈雨法

春秋繁露中有祈雨法。贮水巨瓮。杂柳枝。聚蜥蜴寝其上。复以木固其泥封。令十岁幼童环日夜鞭。雨立至。此宣城徐华阳尚书试于蜀中有验。人谓仲舒深于阴阳五行之说。不虚矣。

藏冰

南方冰薄。难以收藏。用盐洒冰上。一层盐。一层冰。结成一块。厚与北方等。次年开用。味略咸。可以解暑愈病。

雪报

春雪不宜过多。若多。则百廿日必有大风雨。俗谓之雪报。最伤农。

雪篷

黄哲。番禺人。字庸之。有学行。国初聘入翰林。应制当上意。寻出知东阿县。浪溪有怪物啖人。哲为文祷于天。须臾。风雷大震。一青蛟毙于水上。人称精诚所感。初北上时。倚篷窗听雪。诧曰。天下奇音妙韵出自然者。莫是过也。欣然自酌。人称雪篷先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余录黄先生事。时乙卯腊月廿七日。在余溪舟中。盖余诞辰在元日。且届六旬。以病如径山避之。正大雪。有感先生听雪之题。冷冷会心。余尝有杂记曰。风来有影。非尘也。雪下有声。非珠也。意亦如此。然先生自东阿归。横经受徒。岁凡数百人。又多名士。复征判东平。坐诖误死。余尽谢亲友。以文贽请教者。瞠目不答。并绝意仕进。人亦力挤且溺之。决不复然。然则学逊先生而祸。吾知免矣。惟听雪有感。欲作歌。未能也。

蜀雪

赵纶。字廷言。上海人。进士。为内江令。识拔赵大周。先生有善政。民有利侄财。手刃七人者。绐为盗。公片言折伏。众惊以为神。蜀素无雪。是岁雪盈寸。又蝗不入境。粟一茎五穗。士民刻石称三异。仅南京刑部主事。卒。

迤南雪至少。而吴元年二月。昆明县雪深至七尺五寸。

雪三色

神宗四十四年正月。大雪。无锡有黄、红、黑、三色。城中屋瓦。勿论大小人家。俱有巨人迹。不知何祥。丙辰二月廿六日。时清明后六日也。余扫先墓。过唐栖。下雪珠。溅入篷窗。甚巨。鹧首顷刻可掬。

望气

吴元济未破数月。吴武陵自硖石望东南气如旗鼓牙盾。皆颠倒横斜。少选。黄白气出西北。盘蜿相交。武陵告韩愈曰。今西北王师所在。气黄白。喜象也。败气为贼。日直木。举其盈数。不阅六十日。贼必亡。夫天见其祥。宜修事应之。且洄曲守将。急缓不可使。吴城贼将赵晔。诈而轻。若以兵诱之。伏以待。一举可夺其城。则右臂断矣。

节令

文皇时。上元节。午门张灯。听人纵观。示与民同乐之意。庭臣有父母。多奉之来观。上闻甚喜。至加赏赍。十三年正月壬子。灯山焚。有仓卒不及避而死者。都督同知马旺与焉。上甚惋惜。时在北京。敕皇太子修省。凡各衙门追送物料。悉皆停止。以纾民力。

正统中。每岁立春。顺天府别造春牛、春花。进御前及仁寿宫、中宫、凡三座。每座用金银珠翠等物。为钱九万余。景皇即位。以明年春日。当复增三座。宛平坊民相率陈诉。言被兵之后。人户耗减。供办实难。其春花。乞买时宜花充用。从之。

西湖志谓清明前两日为寒食。琴操则曰前十日。一曰前三日。

俗云。夏至有风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验之殊不然。及阅感精符云。夏至西逢三伏热。重阳戊遇一冬晴。乃知俗说之讹也。

五月五日。江南曰竞渡。陕西洋县曰踏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六月六日。日未出时。汲井水。用磁罂盛之。入黄瓜一条于中。黄蜡封口。四十九日。瓜已化尽。水清如故。可解热毒。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张说上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献之。又宋璟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为端午也。卢琐传云。是夕冬至除夜。又陈师锡家享仪。谓冬至前一日为冬往。往者。冬除也。则除夕亦不独岁暮一夕为然也。

太平兴国三年七月。诏七日为七夕。至今仍之。

夔门有武侯八阵图。士女以七日游此。谓之踏碛。八阵图。一在夔州之永安宫。一在新都之弥牟镇。杨升庵谓在永安宫者乃武侯从伐吴。防守江路行营布伍之遗制。非也。此图乃武侯应先主之召。入蜀时所布。非伐吴也。先主伐吴。武侯未尝从。惟临终受遗托付。又一到永安耳。而说者谓孔明预知先主败走。设此以迷陆逊。未知果否。

腊者。接也。新故相接。故大祭以报成功也。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汉改为腊。

月忌

凡五月五日生者多不利。其最著者。如宋徽宗改天宁节于十月十日。辽懿德皇后改坤宁节于十二月。盖亦因俗忌也。以帝后之尊尚不能免。异哉。异哉。然则五国城之酷。十香词之冤。又何尤于粘罕乙辛耶。

俗忌五月。官历不与焉。此是正当道理。不必言。然亦有可异者。太祖以闰五月十六葬孝陵。果有靖难之师。建文一支。灰飞不必言。而文皇之劳苦亦已甚矣。英宗以五月二十七立皇后钱氏。皇后遂多病。无所出。又七年。英宗北狩。后在宫中伏地祝天。昼夜不辍。因而流湿折股。又幽栖南城者六年。景王以五月十三就国。寻卒。无子。归葬西山。帝王如此。而况民家。则忌之未尝不是也。

律灰

律管吹灰。术甚微妙。须用河内葭莩灰试之。方验。余灰即不动也。

九州岛不同

尔雅。九州岛。冀州。冀。近也。在两河之间。其气清。厥性相近。豫州。豫。舒也。在河之南。其气着密。厥性安舒。雍州。雍。壅也。东据龙门。河西距。其气蔽壅。厥性急促。荆州。荆。强也。又警也。北据荆山。南及衡阳。其气燥刚强梁。又南蛮数为寇逆。常警备也。扬州。扬。阳也。据淮南。距海。直大阳位。其气燥劲。厥性轻扬。兖州。兖。信也。越济水。西北至河。其气专。厥性谦信。徐州。徐。舒也。东至于海。北至岱。其气宽舒。禀性安徐。幽州。幽。要也。自易水至北狄。其气深要。厥性慓悍。岱之正东曰青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青丘名。东方少阳。其色青。其气清。东北据海。西南距岱。曰营州。以营丘名。盖今辽东西之地也。此尔雅之文。上与禹贡不同。下与周礼又异。禹别九州岛。有青、徐、梁。而无幽、并、营。是夏制也。周礼。周公所作。有青、并、幽。而无徐、梁、营。是周制也。尔雅有徐、幽、营而独无梁、并。疑是殷制也。据此。则尔雅又在周以前。郭景纯之序。无乃未尽与。杜牧云。冀州者。以其恃强不循理。冀其必破弱。虽已破。冀其必强大也。并州者。力足并吞也。幽州者。幽阴惨杀也。

西南寒暑

风土南北寒暑以大河为界。不甚相远。独西南隅异。如黔中则多阴多雨。滇中则乍雨乍日。粤中则乍暖乍寒。滇中则不寒不暖。黔中之阴雨。以地在万山之中。山川出云。故晴霁时少。语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也。粤中之乍暖乍寒。以土薄水浅。阳气尽泄。故顷时晴雨迭更。裘葛两用。兼之林木荟蔚。虺蛇嘘吸。烟雾纵横。中之者谓之瘴疟。宜也。独滇中风气。夏不甚热。冬不甚寒。日则单夹。夜则枲絮。四时一也。夏日不甚长。冬日亦不甚短。刻漏按之。与历书。与中州。各差刻余。又镇日咸西南风。更不起东北。冬、春。风刮地扬尘。与江北同。即二三百里内。地之寒热。与谷种之先后。悬绝星渊。地多海子。似天造地设。以润极高之地。亘古不溃不堙。犹人之首上脉络也。李月山谓其地去昆仑伊迩。势极高而寒。以近南故。寒燠半之。以极高故。日出没。常受光先。而入夜迟也。

府州郡县异同

春秋时。县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县小。汉有郡国。皆统于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九。及南北分裂。彼此相冒。各立侨寓名色至百余州。而郡即带焉。隋并天下。废郡存州。州即郡也。炀帝改州为郡。而州之名废。唐又罢郡置州。而郡之名废。其实一也。宋、元以来。设府于州。州即府也。我明府、州、并存。但州有直隶者。有属府者。以此稍异。

云南自段氏改天水。有郡之名。胡元入主中国。有州之名。我明始有府之名。惟云南县则始于汉。

各府地方。其平洋旷远。自平阳府而外甚多。至山谷幽邃而又辽阔者。莫如汉中府。自凤县至白河。南北凡一千七百余里。东西一千二百余里。州县相距多或二三百里。设官虽多。势不相及。其地分属郧台。于金州添设佥事。控制尤易。产药甚多。何首乌有一颗至十余斤者。然枵落无味。不堪用。余曾试之。笑其大而无当也。

金州谓秦头楚尾。余谓当作秦尾楚头。

古扬州。山有会稽。今分于浙。水有彭蠡。今分于江右。震泽二江五湖。今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苏州。亦犹乌程之分为一州六县。及宜兴、余杭、华亭之分为松江三县。又分嘉兴也。

地名支干

西安府南百里有子午谷。有子午关。杜诗。故人今居子午谷。独在阴崖结茅屋。是也。陕西西乡县有子午谷。子午水。宜君县亦有子午水。庆阳府合水县有子午山。广东惠州有甲子门。成都绵竹县有庚癸山。福建福州有丁戊山。汀州府有丁水。有寅湖。德化有丁溪。广西桂林府有癸水。陕西沔县有大丙山。有丙水。有丙穴。杜诗。鱼知丙穴由来美。是也。湖广辰州有辰溪、辰水、酉水、酉阳、大酉山、小酉山。湘东王绎赋。访酉阳之逸典。是也。其源皆起于汉之戊己校尉。

地名训义

地名栎阳。读作药阳。莲勺作辇勺。隆虑作林庐。荡阴作汤阴。不羹作不郎。平舆作平预。宛句为冤劬。沙羡为沙夷。不其为不基。太末为闼末。番和为盘和。乌氏为乌支。龟兹为丘慈。番禺为潘禺。荔浦为肄浦。阳夏为阳贾。如此类甚多。此必有义。未能详考也。

五岭

裴氏广州记云。五岭。大庾、始安、临贺、桂阳、揭阳。邓德明南康记云。五岭者。台岭之峤。五岭之第一岭也。在大庾。骑田之峤。五岭之第二岭也。在桂阳。都庞之峤。五岭之第三岭也。在九真。萌渚之峤。五岭之第四岭也。在临贺。越城之峤。五岭之第五岭也。在始安。都庞。水经注作部龙。萌渚。舆地志作明诸。徐广曰。五十万人守五岭。淮南子曰。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分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凡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注。镡城在武陵之南。接郁林。九嶷在零陵。番禺在南海。南野、余干、在豫章。其说五岭又不同。并志于此。俟考。

渡泸

孔明出师表。五月渡泸。今以为泸州。非也。泸州。古之江阳。而泸水乃今之金沙江。即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泸名之尔。沉黎古志。孔明南征。由今黎州路。黎州四百余里至两林蛮。自两林南瑟琶部。三程至嶲州。十程至泸水。泸水四程至弄栋。即姚州也。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府元江驿。一在姚安之左却。据沉黎志。孔明所渡。当是今之左却也。瑟琶一作虱琶。两林。今之邛部长官司也。

胸忍

汉地理志有胸忍县。颜师古注。音劬。误也。按说文。胸。腊挺也。其俱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字既从句。与地名何干。通典作朐（月忍）。朐音如顺切。（月忍）。如尹切。读如闰蠢。通典之音。得之矣。而字作劬。则因汉志而误也。当从朐。乃叶闰字之音。朐（月忍）。虫名。夔州地多此虫。遂以为名。又谓朐（月忍）属汉中。亦误。检地志。汉中实无此县。云安之西三十里万户驿下。横石滩上。土人云。驿之左右。朐（月忍）故地也。辩文字与辩职方者。宜知之。古李巽岩朐忍辩。可谓互证。考千古之谬矣。

息壤

永州龙兴寺有息壤。柳子厚尝记之。谓隆然负砖甓而起者。步四步。高尺五寸。始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锸者尽死。由是人莫敢夷。子厚曰。南方多疫。劳者先死。彼持锸者。其死于劳且疫耳。土乌能神。其说甚正。然万历庚辰。余姚蒋劝能分部永州。有要人冀攘此寺为宅。郡邑皆唯唯。独蒋持之不与。以此得谤罢官。后数年。地竟归要人。土功兴。执役者八人。一日尽死。未几。要人亦卒。宦永者贻蒋书曰。使公早与之。则向时彼已死。无能害公矣。闻者相共惊异。按古籍。息壤有二。一。甘茂盟处。一。即此。所云鲧窃以堙洪水者。未知孰是。触者死。前后皆符。然则理诚不可穷。柳以劳疫当之者。亦臆说也。而旧有详为辨者。未知孰是。

息壤辩

山海经云。县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罗泌作路史。发挥求其说而不得。乃云。楚有地名息壤。其土能长。若人之赘疣焉。是瞇而道也。按许叔重说文解字云。壤。柔土也。书曰。咸则三壤。孔安国云。无块曰壤。九章算术云。穿地四为壤。五为坚。三缓。是息土和缓之名。周礼地官十二壤注。壤。赤土。以万物自生。则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树艺则曰壤。土坚而壤濡。前汉书欧阳传注。梁益间所爱。谓其肥盛曰壤。又尧时有击壤歌。耕者拔其陈根。击其坚块也。又汉令解衣而耕曰襄。壤字从襄。盖耕治之土也。宋杨亿当制。于辽国书云。杰壤交欢。太宗以嫌于粪朽。朽壤易作境乎。以上数文证之。壤字之意明矣。山海经所云。鲧窃帝之息壤。盖指桑土稻田。可以生息。故曰息壤。土田皆君所授于民。故曰帝之息壤。鲧之治水。不顺水性。而力与水争。决耕桑之畎亩以堙淫潦之洪流。故曰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其义岂不昭然矣哉。古书、传、之言本自明且昭。而解者翳且晦。此类多矣。

编户

县有编户一里者。全州之平利县是也。然东至湖广郧阳府竹山县三百里。南至四川夔州府大宁县一千里。西南达县一千三百里。北至金州九十里。东北至洵阳县二百四十里。中间辽阔乃尔。大约溪山胶结而居民稀少也。其景象亦可思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木?豕船
战国时。楚项襄王遣将庄蒙伐夜郎。军至且兰。（木豕）船于岸。步战灭夜郎。后人以且兰有（木豕）船牂柯处。乃名其地为羣牂。牂柯。系船筏也。
哀牢。古姚州永昌郡。当在滇。今以广西为哀牢。想必有据。
新丰南迁
嘉禾城东三十余里。镇曰新丰。塘曰汉塘。相传以为汉新丰人迁于汴又南迁于此者。
洞天
普安阎洞。天下洞天之首。
长乐县有华阳洞。洞庭山有林屋洞。我湖有黄龙洞。余皆得游。奇诡不可殚述。惟林屋洞门下连涂掉。游者必卧板上拖入。故进者绝稀。
滁有秋山洞。每天雾。即洞燥欲尘。将大水。飞瀑从洞出。头高丈余。如疋练。老农觇此现旱潦。
白路贯顶
泰山悬崖绝壑。不可攀援处。时有白路迤??里。贯顶而上。盖因风雨晦冥时。狩龙求珠不可得。怒抉其石致然。理或有之。且不独泰山也。
火井
阿迷州有火井。烟来水出。投以竹木则焚。邛有火井。以外火投之。生焰。光数里。
幔井见月
宿迁县西北马灵山。凡中秋遇月。张布幔其上。月光照井。一无所隔。余日则否。时有白气冲出。下必有异。人不能测。
圣井
陈高祖生我湖长兴下若里。其宅址犹存。去太湖仅十余里。以东弁山为案。六水环注焉。宅有井。相传始生时。井水沸出以浴帝。名曰圣井。有红罗浮出焉。好事者屡为去其翳蔽出之。归震川先生为令。往视。作亭于上。勒铭焉。
泰州井
泰州有天女缫丝井。相传董永行孝之所。每蚕熟时。井中有白草。根长丈余。如丝。又有度军井。泉虽浅。常不竭。汲且尽。击其栏。泉复溢出。岳武穆经略通泰。领兵过此。饮之不竭。故以名。元淮南王闻其异。取栏置庭井中。击之无验。遂送还。至今人呼为圣井栏头云。
井署井脉
贾制使守扬州。有黄冠持画轴来见。展之。皆云章鸟篆。不可识。问之亦不应。冉冉上升。足有紫云。急拜祷曰。已涉下界。奈何不留遗迹。黄冠复下。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出。入后土祠井中。因缒狱囚下视。见一洞。署曰玉勾。复使入。则水漫不可寻矣。蜀冈上禅智寺侧有井。味极甘冽。脉与蜀江相通。有老僧洗钵蜀江。失之。从井浮出。为寺僧所得。凡数年。老僧过而见之。惊曰。何缘到此。脱衲衣赎归。

山池船

无为州天井山顶有池出泉。四时不涸。弘治间。池偶涌沸。流出一敝船。船有篷。蓬有断绳。

虾池

白虾池在开化县北金水乡三十里。余仁合家左。广七丈。深三丈。清献赵公抃尝馆其家。后为四川制置使。以白虾遗仁合。仁合朴雅。不好玩弄。置之池内。厥后生息不绝。有求而他畜者。其色变赤。

石潭

安定县后深潭有两石似龟。或击折一头。江水为赤。数年。又有五泥人。卓立如人形。知县有清德。则沙开成潭。而泥人出。若贪污。则淤塞而泥人隐。相传吴定寔、罗昌、作令时。潭深数丈。余皆填塞。

峡岭山洞

中宿峡。一曰峡山。在清远县东。山对峙江中。秦赵胡曾钓得金鲤鱼。可重百斤。贡之秦王。有钓鲤台。东有尉佗万人城。南有标幡岭。唐大历间。哥舒晃叛。州将来讨。梦神人谓曰。见幡即回。及晃平回师。山顶有挂幡焉。白云山在番禺东。山高无泉。有龙化为九童子。泉遽涌出。时有五色小蛇。蜿蜒其间。下为大小水帘洞。秦安期生隐处。始皇尝遣人访之。或云。子城东遗迹尚存。蒲磡溪磡中产菖蒲。一寸九节。食之仙。

崇阳洪

崇阳县北有崇阳洪。两山相夹。中有三洪。堪舆家谓凿山有利。遂兴工。石工暴病殁乃止。久之。山长复如故。

石油

延安府延长县。石油出自泉中。岁秋。民勺之。可以燃灯。亦可治毒疮。浸不灰木。以火爇之有焰。灭之则木不坏。

周公庙泉

岐山县有周公庙。庙有润德泉。在东北隅。世乱则涸。治则出。其出必有数日烈风雷雨。弘治十五年。九月甲子。雷风交作。山泽震裂。泉乃复出。盖不知涸已若干年矣。

温泉

温泉最多。而骊山、安宁为佳。骊山泉出有二穴。朔后出左穴。望后出右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浇田至五里外方冷。暖水灌禾必枯。而此水无恙。其泉清澈。深五六尺。毛发都鉴。又水中蹲绿玉石。坐而浴。甚佳。骊山泉出穴甚热。到浴池正温。安宁出穴即可浴。然初浴觉稍热。久之反温。新安黄山温泉亦佳。余尝浴之。正温。雪天坐楼上望之。气坌出如蒸云。泉当大岭之下。贩米者踰岭而来。弛担就浴。必百十人。溷甚。少选即清。盖泉出右穴。流于左方也。初出处。手之甚冷。杨用修以硫黄实之。恐未必然。浴而有硫黄气者是也。斯最下。

灵泉

博平县西三十里。有灵泉。一名涵管洞。巨石甃成。六管三窍。以泄暴水。永乐九年。疏会通河。其水遂塞。可见水溢不在彼则在此。一会通河。不但通南北咽喉。而天地之气赖以节宣多矣。

甘泉

东昌府茌平县西北有丁家冈。出泉甘冽。酿酒甚美。谚云。茌平丁块酒。又称曰酒泉。余同年程肖莪尝就冈下造酒以归。号为天下第一。余过访饮之。真绝品。当与易州相配。

酸水泉

莱州府潍县有酸水泉。在潍东三十里刘邨。地势甚高。平泉流数十步。伏流于地。他水在左右者皆淡。惟此泉独酸。因甃为池。立祠祀之。其地去海近。岂一窦所通而然。亦奇。

第四泉

天下第四泉在上饶县北茶山寺。唐陆鸿渐寓其地。即山种茶。酌以烹之。品其等为第四。邑人尚书杨麒读书于此。因取以为号。一曰臙脂井。以土赤名。

石穴水

蜀黔之水都出石穴。处州东十里有龙泉。或一日一涨。或三日一涨。雨则清。涨则浑。人莫能测。若京师玉泉之瓮山。我湖之广若山。自趾及顶。在在从石罐溢出。而草翳之。又不必穴也。

品水

黄谏字廷臣。临洮兰州人。正统壬戌及第三人。使安南却馈。升翰林学士。作金城、黄河二赋。李贤、刘定之、皆称美之。好品评泉水。自郊畿论之。玉泉为第一。自京城论之。文华殿东大庖厨井为第一。作京师水记。每进讲。退食内府。必啜厨井水所烹茶。比众过多。或寒暑罢讲。则连饮数杯。曰。暂与汝辞。众皆哗然一笑。石亨败。以乡人有连。谪广东通判。评广州诸水。以鸡爬井为第一。更名学士泉。谏。博学多艺。工隶篆行草。而尤长八分。后诏还。卒于南雄。

禁城中外海子却古燕市积水潭也。源出西山一亩、马眼、诸泉。绕出瓮山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汇为七里滦。纡回向西南行数十里。称高梁河。将近城。分为二。外绕都城开水门。内注潭中。入为内海子。绕禁城。出巽方。流玉河桥。合外隍入于大通河。其水廿冽。余在京三年。取汲德胜门外。烹茶最佳。人未之知。语之亦不信。大内御用井亦此泉所灌。真天汉第一品。陆羽所不及载。至京师常用甜水。俱近西北。想亦此泉一脉所注。而其不及远矣。黄学士之言真先得我心。

南中井泉凡数十余处。余尝之。皆不佳。因忆古有称石头城下水者。取之。亦欠佳。乃令役自以钱雇小舟。对石城。棹至江心汲归。澄之微有沙。烹茶可与慧泉等。凡在南二十一月。再月一汲。用钱三百。以此自韵。人或笑之。不恤也。

俗语。芒种逢壬便立霉。霉后积水。烹茶甚香冽。可九藏。一交夏至。便迥别矣。试之良验。细思其理有不可晓者。或者夏至一阴初生。前数日阴正潜伏。水。阴物也。当其伏时极净。一切草木飞潜之气不能杂。故独存本色为佳。但取法极难。须以磁盆最洁者。布空野盛之。沾一物即变。贮之尤难。非地清洁。且垫高不可。某年无雨。挑河水贮之。亦与常水异。而香冽不及远矣。

又雪水、腊水、清明水、俱可用。但雪水太澹。取不能多。惟贮以蘸热毒有效。

家居苦泉水难得。自以意取寻常水。煮滚。总入大磁锅。置庭中。避日色。俟夜。天色皎洁。开锅受露。凡三夕。其清澈底。积垢二三寸。亟取出。以坛盛之。烹茶与慧泉无异。盖经火煅炼一番。又浥露取真气。则返本还元。依然可用。此亦修炼遗意。而余创为之。未必非水经一助也。他则令节或吉日。雨后承取。用之亦可。

石名

郑磁之青石。莱州之白石。绛州之斑石。洛水之石卵。吴越之奇石。此宋所采者。国朝白石。采之近畿之大石窝。宋时未入版图。斑石取之徐、邳二州。显陵之役。枣阳出白石。若神启之云。

奔石

昔有神人驱石之海。祝曰。苍苍为牛。凿凿为羊。羊牛来斯。曰骤而骧。石皆羣奔。鞭之流血。既出谷。遇老姥。问之。见吾羊否。姥曰。奔石也。羊。吾不知。又问。见吾牛否。曰。奔石也。牛。吾不知。神人曰。惜为汝道破。因忽不见。惟羣石存焉。

磬石

宝庆府东五里康济庙有一石。约长五尺。阔一尺四寸。厚一寸五分。中穿为窍。置铁索悬架。以为磬。击之有声嘹喨。闻五里。上有二线纹。相传昔有渔者。兄渔于江。获金片以归。兄弟争分。遂化为石。因舁庙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津石

宋元佑中。韩相国玉汝帅长安。筑通津大石梁。督责有司急。巨石无所出。忽夜梦一文面人自荐曰。吾可应命。诘其所来。曰。吾青州石氏丈人也。居某所。以齐封人辱吾。文面之垢若干年矣。倘起吾泥涂。磨洗吾垢。与今相国任津梁。以济世之病涉者。非吾之至幸与。明日。抵某所。果见一穹碣在泥中。【杨光远碑。五代时事。】丈之。应所科。磨其刻。舁至津所。柱于津。而梁落成。

石妇

广平府城东庄有二石妇。俗呼为石婆婆。其一折腰。庄人相传。夜有一妇人入人家窃饮水浆。防者以刀中之。亦不知为何物也。明旦视石人。其一腰下两断。遂以为异。咸来祈子。元旦。浓抹臙脂。焚香拜祷。颇有验。遂构亭以居云。

娥石

汉彭娥时遭乱。娥方出汲间。贼至。弃汲器走还。与贼遇。贼缚娥出溪边。将污之。溪边有峭壁。娥呼曰。皇天有神否。我岂受污于贼奴之手。遂以头触石者再。山忽开数丈。娥即趋入。贼急逐之。山复合。贼皆压死。娥遂不知所在。遗下汲器化为石。形似鸡。山曰石鸡山。潭曰女娥潭。

醒酒石

李德裕醒酒石。在河南长春殿南。色微青。今改曰婆萝石。作亭覆之。因以名。然不若仍旧名为得。大凡古人命名。政不必易。

五丁石

五丁石道在汉中府褒成县境。汉永平中。司隶校尉阳厥又凿而广之。

太湖石

宋太师秦国卫文节公泾。淳熙十一年进士第一人。参知政事。文章议论有裨于当时。宋史轶不传。公。昆山县人。韩侂胄用事。隐居十年。于所居地名石浦。辟西园。累致太湖石甚富。至今往往流落人间。然皆为屠沽儿酒肉腥秽。可吊也。独其在学宫者。为四方过客之所瞻仰。其冢间大石尤奇。旋转作人舞。而形质恢诡。类韎师所率之夷舞。若以甲乙品第。当在学宫之上。归震川先生得之。记云。公。我乡之先哲。余朝夕对之。复如对公。前十年于阊门刘尚书宅得一奇石。形如大旆。迎风猎猎。髣髴汉大将军兵至阗颜。大风起。纵兵左右翼围单于。骠骑封狼居胥。临瀚海时也。久僵仆庭中。今立于西垣云。

朱勔进太湖石。舁者千人。徽宗封曰盘固侯。

怪石

英德江中有怪石为患。众神之。创庙祀焉。霍渭厓毁其庙。未几。雷击去其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洪涛驱沙江为安流。清远飞来峯有虎患。霍移文山神。虎遂绝。今其文竖寺中。世呼驱虎碑。

庙石

石船、石帆。铁履、铁屐。郡国志。涂山有石帆。长一丈。云禹所乘者。十道四蕃志。圣姑从海中乘石舟。张石兜帆至此。遂立庙。庙中有石船。船侧掘得铁履一量。寰宇记。宋元嘉中。有人于石船侧掘得铁屐一双。会稽记。东海圣姑乘石船。张石帆至。二物见在庙中。盖江北禹庙也。

田州石

初。岑猛之将变。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倾卧岸侧。其时民间有田石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宁之谣。猛甚恶之。禁人勿言。密起百余人。夜平其石。旦即复倾。如是者屡屡。已而果有兵变。卢苏等既来投顺。归视其石。则已平矣。

剑门皆石。无寸土。潼关皆土。无拳石。

南宫旧物

壶中九华石。此东坡题识。高不能踰指。广仅周尺。巉岏憍怪。山立九峯相属。如神劖鬼斲。米南宫旧物。后入严东楼家。尹洞山有记。

石碣

弘治初。庐州府店埠东北。居民修桥。掘土。得小石竭一。长可三尺许。上镌慎县界三字。背刻少避长。贱避贵六字。

石箭石鲸

文王射于丰。有石箭一枝。长二丈五尺。围四尺七寸。见存。因名曰文王山。其对峙者。曰武王山。今在同官县内。

渭水石鲸长二百尺。

石光射人

正德六年。桐君山下。傍江。有石发白光。皎洁闪烁。圆大如簸箕。每日自巳至未。射人目。烛数里。远近皆往观。如是者弥月而止。

石人赌钱

雷州治前立石人十二。执牙旗两旁。即今卫治是也。忽一夜。守宿军闻人赌博争声。趋而视之。乃石人得钱数千。次早闻于郡守。阅视库藏。锁钥如故。而所失钱。如所得钱数。郡守将石人分置城隍、岳庙等处。其怪遂止。

石青

永乐十七年。山西行都司军士采石青于净沙州旧塘。用工多而所得甚少。忽见青蛇随所往。二百余步失之。发其下。得石青加倍。其色视旧塘产者益鲜明。至是都指挥李谦绘图来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石
王之辅。新城人。大名同知。寿工兴。督采文石于黎阳。凿地无所得。有田父言。丙夜见火光烛地。状如星陨。旦往视之。文石在焉。得万余方。
献石
屠丹山太宰父松窗公好治鱼池。及丹山母忧时。将凿池以悦其意。而未得也。一夕梦神人谒曰。吾当献之。觉而大惊异。已而于居之干隅购得隙地。因凿池。得石多且巨。又瑰奇可爱。叹曰。梦征矣。殆天意乎。乃即池为山。名曰天赐岩。构亭于池前。曰乐亲亭云。
端溪石
端溪旧石。久不可得。万历间。采珠内臣至其地。测旧坎。水深数丈。用皮囊绞至百日。水尽。人缒而下拾取。凿成零块颇多。水忽大至。缒者亟上得免。时憨山和尚在彼觅得。致王损庵五六方。大者长尺余。高半之。召匠依古式琢成。董思白题识。细洁莹净。宛如碧玉。天然奇珍。可爱。
社义立石
黄棠。字迪吉。番禺人。在政和时修县志。论社所以主石之义。曰。社祭土。主阴气也。夫阳气积而成天。故其精为星。阴气积而成地。故其精为石。石击则星出。阴动生阳也。星陨则化石。阳变为阴也。土为阴气之积。而石乃其精。故社以石为主。时称其善论。
无字碑
泰山顶上有无字碑。色碧。文理极细。高可三丈。每面六尺。唐高宗干陵中亦有之。乃于阗国所进。
癸巳碑
龙泉关坛山石。上有吉日癸巳碑。乃周穆王所刻。笔力遒劲。有剑拔弩张之势。今移赞皇儒学仪门内。
韩文公碑
南海广利王庙在番禺南。庙有唐韩文公碑。玉简、玉砚。象鞭精致。郑絪出镇时。林霭守高州。献铜鼓。面阔五尺。脐隐起。海鱼虾蟹周币。今藏庙中。宋真宗赐南海玉带。蕃国刻金书表。龙牙火浣布并存焉。
汾阴碑
宋真宗祀汾阴。立碑石。今在荣河县察院东。高丈余。阔三丈。光泽坚厚。上镌二圣配享铭。俗称萧墙有铁人四。高各六尺。在碑前。盖顶焚炉之具。后土祠东岳祠铁柱各二。
仆碑起立
南宫县有李阳冰庙碑。高仗余。岁久。祠颓碑仆。山阳刘安为知县。率僚属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雨。至祠下。见碑。非数百人不能起。告于神曰。神如有灵。碑自立。安当新其祠。翌日。雷雨大作。四野沾足。碑起立。安以银觥奠神。就付诸庙中。因具上闻。且请新其祠。诏许之。召工薙草莱。增基址。兴版筑。掘地获钱六十万缗。遂为修葺之需。期月而庙成。正统辛酉春。安嘅科目久乏人。乃割俸资。市巨木送学宫。语诸生曰。吾以科目望汝辈。不负吾所望者。当以此木表其坊。是秋。白圭乡荐。举进士。历官巡抚。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遂以所市木。立乡贡进士坊。又出俸金厚赠之。自是人才辈出。科目有人。后同官于浙。师生僚友。各尽其道云。

仆碑生杏

司马温公之葬也。敕苏子瞻为文。御笔题曰。清忠粹德之碑。至党祸作。仆其碑。有杏生于断碑之罅。盘屈偃盖。拥其龟趺。金皇统间。夏邑令建祠。入元凡二百余年。白云先生家与之邻。益加封殖。绘图传之。

勒石题名

勒石始于李斯。题名始于汉文翁。礼殿三碑。止题姓字。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记碑。则署爵里官方。而司马温公谏院记则用文矣。

禁立碑

刘宋裴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实。上言以为立碑者宜上言。为朝议所许。然后听之。庶几可防遏无征。显章茂实。由是普断遵行。至隋唐。凡立碑者皆奏请。至五代而弛。今之立碑者。弥市普天。若行此例。悉摧作阶砌。亦快事也。

诘龙浮碑

欧阳公四岁而孤。二亲俱葬吉安永丰之泷冈。盖其考崇公官于绵。而生欧阳子。官于泰而殁。妣越国太夫人郑氏以其子依叔父官于随。欧阳子年二十。豫随州贡。二十四登进士。历任多在中朝及江北。年四十六。太夫人卒。归祔崇公之兆。葬后还颍。尝于青州刻泷冈阡表以归。舟泊采石。夜梦神人从公假观阡表。明日。水裂舟危。公悟。投碑于江。黄山谷为文诘龙。顷之。灵龟涌碑出沙溪沼中。有龙王点迹数行如镂。取置西阳宫。为亭覆之。后宫火。独碑亭无恙。

掷碑熄火

靖康元年。尚书省火。延及各署。折省中石碑掷火中。遂息。隆庆元年。南城县治火。佥事张祉往视。亟令人拽石碑入火中。亦顿息。张盖熟宋事。投而试之。果验。岂气有所制。石火亦不免。抑事之偶值者耶。

穾碑

去思碑与题名碑。凡负时名。执法有功迹者。必经磨穾。更以浅深为高下。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监则姜凤阿宝。吾郡则万太守云鹏。姜不过奏增监生坐班日月耳。恨之如此。万一时劲吏。千古人豪。其名宧至寸余。盖补而复磨。故深乃尔。近则陈筠塘幼学。其有以朱笔添花者。则某公也。

碑神

越嵩道上一石碑。高三丈许。中有大唐地界四巨字。苔藓繄如虬龙。独绕字傍。若巧避。下有青石。方阔可二丈。滑净若人素所履者。时有神鬼出没。人至憩且立者。必有祸。一老叟过而悦之。坐石上。良久。出酒肴。解榆柒。酌而且歌。其柒甚精。非世间物。有神人自碑跃下。笑而揖曰。今日之饮乐乎。老叟与对坐。饮且数杯。慷慨纵谭曰。别三千年。不谓相遇于此。又曰。已被此子觑见。去。去。非久留地也。遗一器。飘然上升。有樵者隐丛薄间。遥见。亟趋至。器中尚有余沥。刮入口。觉精神勃勃。自踵贯顶。归家不复思食。后辞家。不知所往。

供御柒

唐曹王皋有巧思。精于器用。为荆南节度使。有羁旅士人怀二柒求通谒。先启于宾府。观者讶之曰。岂足尚耶。士曰。但启之。尚书当解矣。及见。皋捧而叹曰。不意今日复逢至宝。指其刚匀之状。宾佐唯唯。或腹非之。皋曰。诸公未必信。命取食拌。自选其极平者。遂重二柒于拌心。以油注柒满而不浸溢。盖相契而无际也。皋曰。此必开元、天宝供御柒。不然。何以至此。问其所自。客曰。在黔得于高力士之家。

白紬帐

安禄山昵吉温。温还朝。敕吏设白紬帐于传。庆绪亲御而饯之。此时正极奢靡。而以白紬为重。岂紬一时独出而贵。或北方所少耶。今宦涂以为常物。帐用至锦绣矣。

人舆

三代时。人主乘车皆负以马。故曰辂车乘马。惟桀用人辇。谓之不道。至穆王犹用八骏。汉黄屋、左纛、袭秦之旧。当必用人。然未及臣下也。东汉阴就始用人。为井丹所叱。唐宰相皆乘马。武元衡被刺。马归。始知之。裴度马上被斫。毡裹厚。得不死。犹断鞅而去。张弘靖以宰相镇幽州。用人舆出入。将士创见。且骇且怒。驯至于乱。是时朝官出使。皆乘驿马。间有乘担子者。夫皆自雇。然惟宰相至仆射。致仕官疾病者得乘之。王荆公在金陵乘驴。有进肩舆者。怒曰。奈何以人代畜。朝臣有赐者。力辞乃受。南渡时行在百官皆赐。汪淳溪有谢表。然止肩舆。秦桧入朝。施全刺之。毡裹厚不得入。则帏轿矣。今制。两京文武三品以上乘轿。双棍引前。四品以下即少詹、佥都、祭酒、皆乘马。用双棍。京师人谓之马棍。甚厉。若乘轿。则棍反拖后不得施矣。在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大吏而下。皆给马。武官勋戚皆乘马。惟年老公侯拜三公者赐轿。内相掌司理东厂者如之。亦必钦赐。今南中无大小。皆乘轿。惟有四人、两人之分。犹曰留都稍自便。北京亦用肩舆出入。即兵马指挥若卫经历皆然。雇直甚贱。在外惟典史乘马。恐不久亦当变矣。

有部使者王化。按浙。一举人冠员帽入谒。王问曰。此冠起自何时。对即起大人乘轿之年。王惭。反加礼焉。盖前此外官三品用帏轿。部使者止乘马故也。

织锦札

书札至用销金大红帖。奢已极矣。闻江陵盛时。馈者用织锦。以大红绒为地。青绒为字。而绣金上下格为蟒龙蟠曲之状。江陵见之嘻笑。不为非也。江陵振厉有为。不甚通贿赂。独好华整。人以此求媚。理或有之。要亦駸甚。如此权势。何不率先俭朴。而为人所窥乃尔。

习套科禁

宋末柬帖虚套。有学际天人。即膺召用。台候神相等语。又有场屋喧噪之禁。今有大台柱、大柱国。即官詹。即开府。即铨省。恭候台福等语。习为固然。而扮屋喧谍。沿以成风。日甚一日。然所司秉公者。亦自帖然。即此可以观事。可以观人矣。

告示

前在京中过安福胡衙。见兵马司告示大于巡城御史。后归家。见驿丞告示大于知县。乃富翁之告示佥以朱笔县之通衢。盖人之不自分如此。而风俗纪纲可槩见矣。

京师老媪

京师惟内官妇人遇轿不下马。不引避。宋栗庵太宰转长安街。一老媪面衣不避。隶人误以为男子。呵而触之。媪露面。指太宰面叱曰。我在京住了五十余年。这些见了千千万万。罕希你这蚁子官。从者失色。无如之何。亟前行。老媪亦不顾去。太宰到部。笑语同寮曰。今日悔气。空受了老妇人一场大骂。同寮问故。语以状。又大笑曰。也不是蚁子了。听者俱失笑。嗟乎。此妇人眼界亦不小矣。

施钱

乘舆济人。孟子以为小惠。今有大臣行长安街携钱以与丐者。每一出。丐攀号求施。累累缀行不绝。彼自色得。人亦艳而称之。不知于政体有当否。即不能平天下。独不能如先朝姚文敏奏令五城收养活人耶。比余官南中。亦有大老行之者。数以讽余。余不应。此老亦悟。虽行之自若。然辄令圉人曰。勿令朱爷见。

松筠相公总督江南时。每出。令从者怀白金以施贫子。由是丐者探其出。常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伯随之。此可为惠而不知为政者。

涌幢小品卷之十六

圣表

先师四十九表。至援神契所志。苌弘所谈。姑布子卿所称。老莱弟子所识。荀卿、司马迁所述。并未一及须髯。汉文翁刻遗像。与唐大观元年所刻吴道子画像。孙淮海先生跋其须髯皆不甚盛。然则今之所刻殆亦太失其真矣。

道子画像在鄱阳县。元末红巾起。马至一处。不行。策之不动。疑有异宝。掘之。穹碑立土中。则圣像也。徙置一屋。众罗拜而行。从此道宫佛宇俱设宣尼像。以避兵火。饶州府学。昔为天宁寺。国初陶学士安知府事。以原有先圣十哲像遂改为学。僧奏夺不得。近年行人陆起龙欲得圣像。广文不欲开端。假巡道力。一时摩数百纸。陆得七十纸以归。有乞者皆不应。

启圣祠

立启圣祠。以孔鲤、颜路、曾点、孟孙氏配。其说发于先儒熊禾。至世庙时。工部主事刘魁申其说。遂下礼官拟议另祠。乃丘琼山亦有议欲立庙于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颜子、曾子、子思配。或各祀于其子之墓。孟有墓在邹县。颜墓在曲阜。曾墓在嘉祥。然不如禾说为妥。丘亦未之见也。宋濂溪孔子庙堂议曰。古者立学。专以明人伦。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今一切寘而不讲。颜回、曾参、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颜路、曾点、孔鲤父也。列祀庑间。张载则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颠倒彝伦。莫此为甚。吾又不知其为何说也。余谓表叔似不必拘。

解大绅大庖西上封事曰。孔子自天子达于庶人。通祀以为先师。而以颜、曾、子思、孟子配。自闵子以下各祭于其乡。而鲁之阙里仍建叔梁纥庙。赠以王爵。而以颜路、曾点、孔鲤配。一洗历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献。岂不盛哉。

易主之始

先师易木主。世庙时。张罗峯当国议行。然成化十七年国子监丞祝澜曾有此说。疏上。黜为云南广西府经历。又天顺中林鹗守苏州。先师像岁久多坏。鹗曰。塑像非古也。太祖建学。易之以木。百年夷俗。为之旷然。未坏者犹然。况遇其坏耶。盖木主之说。有自来矣。

圣称圣裔

孔安国先圣远孙追称曰先君。此最得体。孔颖达亦然。今人单以称父。而称其远祖曰家某。或以官。或以字。

湛甘泉称孔子曰庶圣。谓庶人中之圣也。其语生拗无意趣。且为鲁司寇。原非庶人。如陈剩夫、王心斋等。可称庶贤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衍圣公入京下程。自宣德后用羊一双。鹅二只。酒六瓶。面二十斤。茶盐酱各二斤。油烛十枝。其初钦赐。后改礼部。又改顺天府。今仍之。

曲阜世以孔氏裔孙为令。世庙时。有不胜任者。议改流官。诸大臣谓此前代故事。即不职。当择贤者以易。何至一人废数百年盛典。遂复世职如故。惟令抚按考选。

曲阜令故不上计。万历中。孔弘复号桂窗。请于大吏。愿觐观。许之。考三年满进知州。六年进同知。又三年进运同。皆掌邑事。

先师四世独传。杨子云五世独传。

厄台

汉祖追项王于固陵。其地。今在陈州西北三十里。汲长孺守淮阳。即今之陈州也。州城中尚有卧治阁遗址。州有厄台。盖孔子绝粮之处。其地以厄台夕照作八景之一。王元之记云。天地厄于晦冥。日月厄于薄蚀。山川厄于崩竭。圣人生而肖天地之貌。禀日月之灵。锺山川之粹。得无厄乎。所以帝舜厄于历山。大禹厄于洪水。成汤厄于夏台。文王厄于羑里。我先圣厄于陈蔡。其道一也。于时。周室卵危。鲁道迷溃。仁义路塞。奢侈源开。列国用权。猾芒而起。坏礼乐为糠粃。视诗书如莞蒻。孩提王室。变坏儒风。俎豆不修。军旅用事。苟有衣缝掖而冠章甫者。鲜不拔戟而叱之。三纲五常。盖扫地矣。吾夫子抱帝王之道。处衰乱之世。痛五教之大裂。嫉四维之不张。刳道德为舟楫。将欲济天下之垫溺。斲礼法为耒耜。将欲芟天下之荒秽。故不程其力。不顾其势。聚三千之徒。聘八十之国。应机设教。与世垂范。然佩兰于鲍肆。孰闻其香。施法于乱主。孰知其政。所谓天柱将倾折。建一枝而扶之。厥惟艰哉。故教不用于哀定。位不崇于季孟。辞逊于阳货。见忌于子西。文行忠信未得用世。卒致天厌圣道。绝粮于陈。颜冉之徒。馁目相视。我先圣则坦尔无闷。怡然自居。腹空肠干。未尝太息。盖圣人为人也。不为己也。忧道也。不忧贫也。但欲缀皇纲之绝绪。辟帝王之坦途。酌二代之礼文。垂万世之典则。彼王泽浸于生民。苟道至于是。虽不食而死。复何憾哉。吁。奸喉佞舌者。图一日之饱饫。道醉德饱者。谋万世之利功。故教不用于当时。而用于今世。位不显于生前。而显于殁后。何则。祖述宪章之义。雷行天地之间。俾夫为君臣父子者。不可斯须离也。得非用于今世耶。名载典籍。身享庙食。得非显于殁后耶。与夫图一日之饫者。又何辽绝哉。余客在宛丘。得覩斯台之地。披蓁访古。驰笔而铭曰。僭禄尸位。殁则绝祀。所谓伊人。若敖之鬼。夫子耻之。不其馁而。饱德醉义。殁则垂世。所谓伊人。东山之士。天子求之。可谓仁乎。巍巍圣人。生而道迍。历聘求合。绝粮于陈。箕山之士。可齐其名。若敖之鬼。决非其伦。庙食不匮。祀典惟新。我来旧国。荒台磷磷。拂石勒铭。德音益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孔子台在庐州柘皋乡。状如圆坛。可容千人。宣圣与弟子尝憩于此。故名。

占鼎

孔子使子贡往外而未来。谓弟子占之。遇鼎。皆言无下足。不来。颜子曰。无足者。乘舟也。赐且至矣。诘朝。子贡果乘舟而至。

游海

昔鲁人泛海飘泊。而失津至于澶州。遇先圣七十子游于海上。指以归途。使告鲁公筑城以备寇。鲁人归以告鲁侯。侯以为诞。俄有羣鹊数万。衔土培城。侯始信之。乃城曲阜。城讫而齐寇果至。

翔鹤

金真佑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北虏犯孔庙殿堂。廊庑灰烬什伍。植桧三株亦遭厄数。俄有五色云覆其上。云中羣鹤翔鸣。良久而去。

仙迹

金明昌元年。有异人拜先圣于庙门外。竚立石上。甚有异色。既去。其足迹存焉。文曰仙人脚。

曾孟

世庙时。诏官曾子裔孙质粹为博士。传子至孙承业。贫而盲。宗人有豪者。上书争袭。已嗣官矣。承业父子号而行乞。不能白。滋阳刘公不息为礼科给事。申奏。状夺还之。人心称快。

孟子生时。其母梦神人乘云自泰山来。将止于峄。母凝视久之。忽片云坠。而寤。时闾巷皆见有五色云覆孟氏之居焉。

配享孟子之始

孟子配享起于宋神宗时。晋州教授陆长愈之奏。太常寺看详。初以不同时为疑。礼部言从祀。但取着德立功。相成为主。不必同时。引勾芒乃少昊之子。以配伏羲为言。议乃定。章时鸾。青阳人。父梦神授以孟子小像置膝上。遂生。号孟泉。英气勃勃不屈。后以举人为邹县知县。有善政。官至副使。卒时。梦邹民千余迎公赴庙。岂孟夫子转世。抑官其地而先之兆也。

太祖欲黜孟子配享。固因钱唐等力谏而止。然其时风雷示异。太祖业心动。所谓岩岩气象者。亦真可畏也。至孟子节文乃刘昆孙等奉旨所为。后昆孙以科场事坐死。说者谓节文报应。岂孟子乃迁怒而然。

宫墙修礼

郑大同。莆田人。卒之旦。会新文庙。有江西木匠数人。于昧爽候。见公服大红。拜庙门内。出广桥。忽不见。顷之。一匠过其巷。闻哭声。归相讶曰。早有长髯伟貌。行昂昂如鹤。衣吉服。肃入庙门内拜者。非侍郎乎。盖公宅近宫墙。每过必入谒。故其卒也。亦修礼而行如此。时嘉靖之丙寅年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余以丁丑入县庠。见有司行香。皆黎明入庙。礼毕。讲书三春乃退。今闻随便过门一拜。不复知讲书为何事。而圣殿宫墙。荒颓不理。其它一切祭祀乡饮。尤草草了事。甚至接诏重典若等儿戏。谕祭乡贤。视其家之隆杀。为迟速厚薄。大约世变江河。刑日重。礼日替。而政事可知已。

夹室塑像

杨止庵先生未生。其父赠公梦行绀宫。夹室左右皆塑像。金碧欲剥。赠公揖之。其一举手答曰。是将以某月日时降于家。及公生。而岁时日月悉符梦中语。他日赠公过学宫。则又见所谓夹室金碧而揖公者。状貌甚肖。乃以问先达蒋公。盖嘉靖中文庙改用木主。诸贤遗像尽藏夹室中。

黜从祀

吴草庐、许鲁斋、以仕元。黜从祀。然则孔子有灵。于元祭祀决在所吐。考之元史。独宦官李邦宁主祭祀。风雷示异。余皆平平无事。则八十九年中。享其祀。已二百七十七次。而其余祭告又不与焉。天以夷狄为骄子。骄子献食。有何不是而拒之。骄子用事之人。苟非济恶。间有恂恂知书人在旁。方奖之不暇。而反夺其饩。曰。何故事吾子。则亦非人情。非天道矣。

骄子一日逐嫡长。据其家政。而事父母师友如故。父母且无如之何。师友从旁只得与父母伺隙。徐徐改正。而所谓家统家教。固不可一日废也。辟天地虽极晦冥极变怪之际。历日支干。可得削而去之否。

为学两端

晦翁云。近时为学不过两端。一则径趋简约。脱略过高。一则专务外驰。支离繁碎。过高者固为有害。然犹为近本。外驰者诡谲狼狈。更不可言。吾侪幸稍平正。然亦觉欠涵养本原工夫。此言盖为陆象山、陈同甫、发也。

多目星

晦翁与吕东莱同读书云谷。日夜锐志著述。文公精神百倍。无少怠倦。东莱竭力从事。每至夜分。辄觉疲困。必息而后兴。尝自愧力之不及。爰询文公夜坐时。书几下若有物抵其足。据踏良久。精神倍增。数岁后。一夕。文公忽见神人头有目光百余。云多目星现。嗣是后几下之物不至。而文公夜分亦必就寝。

得水解毒

晦翁中乌喙毒。头岑岑。渐烦惫。遍体皆黑。几至危殆。深山中又无医药。因思汉质帝得水可活之言。汲新水连饮之。大呕而解。此神明所佑。亦平日精力完固之验也。

晦翁之祖名森。字良材。

晦翁门人可考者三百三十八人。亡考者五十八人。得夫子十分之一。

宜楸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有善睡者。其神名曰宜楸。吴渊颖先生久病嗜睡。作窜宜楸辞。先生名莱。字立夫。初生之夕。父直方忽梦西域神人飞空而来。止于内寝。因名曰来。南嵓方凤见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台诗中。更曰莱。好学无所不窥。体素羸弱。年四十四。久病不自振。忽梦作童汪踦赞。觉谓人曰。汪踦。殇者也。今岁殆不起。果卒。私谥曰渊颖先生。宋景濂出门下。其学大抵多出于先生云。

学者归宿

景濂自称白牛生。想生平出入所乘者。元至正戊戌作诸子辨。起鬻子至周程子。凡三十四人。具九家者流。而终之以周程。示学者有所归宿也。中间疏别觚排。各有深意。又佐太祖议礼制度。考文之功。确然为本朝儒臣之冠。与薛河东并驱。而文学过之。俎豆宫墙不为过。乃不幸谪死。子孙零落。门人方正学又死靖难。遂无有发明者。正德中谥文宪。嘉靖初录六世孙德寿为国子生。

陈白沙先生

先生以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以累荐征用。入京朝见赴部。五月二十五日。吏部题奉圣旨。恁部里还考试了。量拟职来说。先生以病。久之不赴部。终以病不就试。上疏终养。此必吏部以应考题。而儗旨者亦仍之。是时太宰为尹旻。揆路为万安刘吉。皆不向学。拘例抑之。失最初征聘之意矣。且康斋授谕德而先生止检讨。其意可见。父乐芸。年二十七卒。母林氏。年二十四寡。先生。遗腹子也。母后以节旌。年八十余。

先生弘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葬于圭峯。后二十一年。改葬皂帽峯下。湛甘泉倡之。各司皆有助。新会县典史贺恩督工。余置祭田。买其前湖。湖曰自然。先生挽罗一峯先生诗云。状元文史少微星。翰苑为官漫两京。此二句说尽一峯生平历履。又云。青天白日人千古。五典三纲疏一通。说尽行事。只此四句。可当一篇好墓志。人谁做得。先生之诗。大约得温柔敦厚之旨。法律之精又不必言。其谈诗有云。作诗当雅健第一。忌俗与弱。盖其所得深矣。大儒之不可尽如此。国朝讲儒除荆川先生文集。如先生若罗念庵之集。俱不可不细读也。近日文字中间为上官而作。如考满入觐。贺寿送行。连篇累牍。有一人而至二三首者。非不美观。然套语谀辞若出一辙。其于文格益靡且远。惟先生一切谢绝。即刘东山为广左伯郡太守。求送行序文。亦不肯应。其言曰。所不敢施于当道。一嫌于上交。一恐其难继。其识远矣。

厓山大忠祠慈元庙之建。与祀典之举。最初皆发议于先生及副使陶鲁、右布政刘大夏、佥事徐纮。共成之。大忠祠成。太夫人梦金冠三人。从甲士数百。谢于门。慈元庙之未建也。先生梦一女人后饰立于大忠之上曰。请先生启之。后十年。建庙。即其所也。故先生吊慈元诗。有依稀犹作梦魂通之句。先生精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尝与神明通。居外海陈谦宅。有异人来见。尝梦游天台。至第八重而觉。又梦一长髯道士以布囊贮罗浮山遗之。八月十五日夜忽梦玉宇无瑕。碧云灿烂。南斗下大书八字。下有四人面西而行。或隐或现。临歿。梦与濂溪、两厓、答歌于衡山之五峯。皆纪之以诗。盖其神之极清。故所感如是。昔人所谓夜验之梦寐者也。北归时。泊舟江浒。夜半有人呼。急起。未几。水至。溺死人畜无算。因得免也。

先生作潮州三利溪记。盛言太守周鹏之功。鹏。道州永明县人。濂溪先生之后也。故下语尤真切。后知其妄。悔之。作诗云。欲写生平不可心。孤灯挑尽几沉吟。文章信史知谁是。且博人间润笔金。王侍郎哲见而叹曰。君子可欺以其方。噫。今有明知而故为谀。更有献谀以凑妄。彼此欢然。不但润笔。且以干没者矣。

先生既授检讨归。复有荐者。与中书舍人王汶同征。弘治二年之十月也。汶未抵京五十里。卒于舟中。汶号齐山。文忠公祎之曾孙。稌之子。成化戊戌进士。初第即请为教官。竟得中书。非其好也。谢病归。读书不仕。乡人尊之而不名。称曰齐山先生。年仅五十七。

王阳明先生

先生起征岑猛。启行过郡城。前驱一人冲道。絷之。盖军法也。有陈生者。将从之受学。问知。状曰。是且威乡里。遂去之。阳明闻颇悔。大减导从去。

四友斋一款云。阳明既擒宸濠。因于浙省时。武宗南幸。驻跸留都。中宫诱其令阳明释放还江西。以待圣驾亲征。差二中贵至浙省谕旨。阳明责中官具领状。中官惧。其事乃寝。

先生擒宸濠。知诸边将领兵至江西。欲令释放。俟上至。亲与战。擒之。不得已。将濠取浙河北上。至杭州。以濠付臬司狱。适太监张永至浙。与语。知其可信。遂以付之。后诸人谗毁。终得永之力免于祸。此时中贵气焰赫然。乃能责之具领状耶。

又云。阳明广东用兵回。经兰溪城下。过时。章文懿尚在。阳明往见。在城外即换四人轿。屏去队伍而行。盖阳明在军中用八人轿。随行必有队伍也。至文懿家。阳明正南坐。茶后。有一人跪在庭下。乃文懿门生。曾为广中通判。以赃去官。欲带一功以赎前罪。文懿力为之言。阳明曰。无奈报功本已去矣。然本实未行。人以为文懿。似多此一节。余谓诚朴之人。易为人所欺。然心实无私。言之益见其厚。

枫山先生卒于嘉靖元年。阳明广东用兵在六年。远不相及。事平七年。阳明告归。卒于南安舟中。未尝生回。经兰溪城下也。为门人请托。先生必不为。阳明有道人。可不可。自然以情告。宁有未发本而诞言已发之理。狙诈之术。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所羞。而谓阳明为之。且以对长者乎。或者江西俘宁王过兰溪。相会未可知。要之。先生决不为一门人力言。果言。阳明必有以处决。不作诞语也。
又云。章朴庵。名拯。枫山之侄。释褐为给事中。后官至工部尚书。清操淳朴。略与枫山等。其致仕回家。有棒余四五百金。枫山知之。大不乐。曰。汝此行做一场买卖回。大有生息。朴庵有惭色。
枫山先生卒时。朴庵方为布政。治其丧。请恤典。比尚书忤旨归。则先生卒已十余年。俸余五百。足见清操。何大不乐。先生素待人以礼。叔侄之间。义不掩恩。买卖生息之言乃市井小人之口。先生决无此语也。
又云。武宗未年。当弥留之际。杨石斋已定计擒江彬。然彬所领边兵数千。为彬爪牙者。皆劲卒也。恐其仓猝为变。计无所出。因谋之于王晋溪。晋溪曰。当录其扈从南巡之功。令至通州听赏。于是边兵尽出。而江彬遂成擒矣。
武宗晏驾在十六年辛巳三月十四日。杨石斋即以遗诏散豹房威武营官军。至十八日。诱江彬入内。奉皇太后密旨。擒付狱中。石斋故与晋溪相左。前十二月改晋溪于吏部。以王宪代为兵部矣。
庄定山先生
先生以南行人司副。家居三十年。奉旨赴都。过吏部堂。止三揖而不跪。【中外官过吏部堂本无跪礼。】补原职。迁南验封郎中。中风疾。告归。明年考察。以老疾罢官。主者。倪公岳也。丘琼山深嫉定山。曰。引天下士背叛朝廷者。自（旦水）始也。
后渠评品
崔后渠评大厓李世卿集云。李子未知诗。其词险。其调戾。文则庶矣。古而鄙。简而腴。奇而妥。
又评圭峯集云。罗景鸣。振奇人也。故其言捷于异。而奇于典。其昭于细故。而闇于大。然能自治伟词。不乱于颓习。评白沙禅而疏。一峯尚直而率。定山好名而无实。又云。白沙受清秩而交泛。一峯行乡约而僇族人。定山晚仕而败。独推重章枫山甚矣。然指谪三公处。殊不尽然。禅与疏二字非白沙本色。其交亦非泛泛者。僇族人。事必有故。苟为所不可。除之何害。定山以老疾被察典。不可谓败也。英皇之狩。袁彬沙狐狸扬铭实从。门达自以诇察得幸。仲鸟谓袁彬门达实从。必别有据。至其恕李文达之夺情。犹可言也。而讥周文襄。则非北人入词林。不熟钱谷事。宜其以余米为訾。
后渠长子滂。少颖异。以子房、孔明、自期。后渠屡斥其狂。后乡举。强力治田圃。宽。后渠家食甚赖之。嘉靖己丑卒。年三十四。
荐贤
蔡京荐龟山。石亨荐康斋。赵文华荐荆川。荐而得召。自然当应。世乃以此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病。何与。虽然。此三人者。尚知荐贤。今之忌嫉者是何等心肺。宜其以荐者为病也。
康斋先生以讼至县庭。原以墓田。此大不可已。大不得已处。何损于日月乎。
邪正
凡真正道学。决被攻击推敲。即贤者犹不免致疑于形迹间。而惟一种邪说横议最能惑人。为人所推。举国趋之如狂。故似李卓吾次之。匪敢雌黄。聊志吾过。
李卓吾
卓吾名贽。曾会之邳州舟中。精悍人也。自有可取处。读其书。每至辩穷。辄曰。吾为上上人说法。呜呼。上上人矣。更容说法耶。此法一说。何所不至。圣人原开一权字。而又不言所以。此际着不得一言。只好心悟。亦非圣人所敢言。所忍言。今日士风猖狂。实开于此。全不读四书本经。而李氏藏书焚书。人挟一册。以为奇货。坏人心。伤风化。天下之祸。未知所终也。
李氏诸书。有主意人看他。尽足相发。开心胸。没主意人看他。定然流于小人。无忌惮。卓吾谓。只有东南海。而无西北海。不知这日头没时。钻在那里去。又到东边出来。或曰。隐于昆仑山。然日县上之正中。则下亦宜然。决非旋绕四傍而无上下者。且由上下。则四傍在中。只四傍。岂能透上达下乎。理甚明白。勿多言。
卓吾列王陵、温峤、赵苞、为杀母贼。夫对使伏剑。陵其如何。峤过江东。原欲奉使即归。苞母在贼。降而救母得矣。然必败之贼。母子俱死国法。忠孝两失。悔将何追。古人值此时势。万不得已。几许剜心呕血。尚论者又复苛求。宜其宽于胡广、冯道也。
黄叔度二诬辨 【 徐应雷着】
黄叔度言论风旨无所传。闻入明嘉靖之季。昆山王舜华 【 名逢年。】 有高才奇癖。着天禄阁外史。托于叔度以自鸣。舜华为吾友孟肃 【 名在公。】 诸大父。余犹及见其人。知其着外史甚确。自初出。有纂入东汉文。王舜华尚在。而天下谓外史出秘阁。实黄征君着。则后世曷从核真赝乎。叔度无弦琴。曷横加五弦七弦诬之也。近复有温陵李氏着论曰。牛医儿一脉。颇为害事。甚至互相标榜。目为颜子。自谓既明且哲。实则贼德而祸来学。回视国家将倾。诸贤就戮。上之不能如孙登之污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规之不与。下之不能兴狐兔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为名高。是诚何忍哉。此乡原之学。不可以不早辨也。此李氏有所激而言也。李氏尝曰。世固有有激而言者。不必说尽道理。明知是说不得。然安可无此议论乎。李氏盖激于乡原之与世浮沉也。而移色于叔度。竟不考诸史传。评叔度之始末。按朱子纲目。于汉安帝延光元年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书汝南黄宪卒。当是时。天下无党人。又四十五年为桓帝延熹九年。捕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部党二百余人下狱。遂策免太尉蕃。永康元年六月。赦党人归田里。又三年。为灵帝建宁二年冬十月。复治钩党。杀前司隶校尉李膺等百余人。史册之彰明较着如此。计诸贤之就戮。去叔度卒。已四十有八年。夫诸贤之最激烈者莫若李膺、范滂。李膺且死。曰。吾年已六十。范滂之死年三十三。遡叔度卒之年。李膺年十三。范滂正未生。故曰当是时。天下无党人。盖宪卒之十有六年而滂始生。宪卒之三十有八年为延熹二年。而膺以河南尹按宛陵。大姓羊元羣始与时忤。又七年而党事起。则党人之祸。于宪何与哉。宪虽大贤。安能救诸贤之就戮于吾身后之四十有八年耶。岂谓当宪之时。党人有兆。李膺虽幼而有长于膺者。范滂虽未生而有先滂生多年者。叔度曷不化诲之。使不及于祸耶。噫。即使叔度与诸贤皆同时。自孔子不能改一子路之行行以善其死。而何以钩党百余人。责一叔度也。岂谓不能维持国事。使吾身殁四十年之后。刑戮不加于善人耶。则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而何以责不就征辟之一布衣也。是故叔度之隤然处顺。渊乎似道。无异孙登之默。何以曰不能如孙登之污埋。当叔度之生存。尚未有党人之名。何以曰不能如皇甫规之不与。诸贤未至于就戮。何以曰不能兴狐兔之悲。又何以曰回视国家将倾。诸贤就戮。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为名高。李氏之轻于持论如此。不亦无其事而唾骂名贤盛德乎哉。且叔度之为颜子。为千顷波。盖诸贤之目叔度。不闻叔度之目诸贤也。何尝互相标榜。叔度稍以言论自见。则为郭林宗。叔度不死遭乱。则必为申屠蟠。总之。必能保身。何尝自谓既明且哲。夫以李膺之简亢。独以荀淑为师。乃牛医儿年十四。荀公一见。竦然异之曰。子吾之师表也。以戴良之才高倨傲。自谓仲尼长东鲁。大禹出西羌。独步天下。无与为偶。而见叔度未尝不正容。及归。惘然若有失也。叔度盖易之所谓龙德耶。何以曰贼德而祸来学。曰。此乡原之学也。且李氏既恶乡原矣。顾于胡广、冯道、有取焉。何也。盖李氏奇人盛气。喜事而不能无事。以济世为贤。而不以遯世为高。故喜称胡广之中庸。冯道之长乐。绝不喜叔度之无事。今李氏方盛行于世。故览者不察也。余故以纲目之大书特书辨之。虽然。千顷汪汪。万古如斯。澄之淆之。河海不知。余固辨其所不必辨也。

余守拙。于人无敢短长。独于卓吾云云。自知为众所笑。及读二诬辨。乃知此老本末略被人窥破。又见太仆瞿洞观墓志。有最不喜温陵人李贽一句。而朱大复执议最坚。一旦问曰。李卓吾何如人。余直以意对。大喜。要知世间自有同心者。乃大复以狱中不堪其苦。书刀自刎为天报。事有无不可知。只据所刻书评论。至欲翻倒孔夫子坐位是何等见识。何等说话。惟焦弱侯尊崇之。若闻此言。必且推几大骂。弱侯自是真人。独其偏见至此不可开。耿叔台侍郎在南中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谓其子曰。世上有三个人。说不听。难相处。子问为谁。曰。孙月拳、李九我与汝父也。

焦弱侯推尊卓吾。无所不至。谈及。余每不应。弱侯一日问曰。兄有所不足耶。即未必是圣人。可肩一狂字。坐圣门第二席。余谓此字要解得好。既列中行之下。不是小可。孟子举琴张曾皙为言。而曰嘐嘐。古人行不掩言。不屑不洁。吾未敢以为然。盖孔子尝言之矣。曰。狂者进取。取而曰进。直取圣人也。狷者有所不为。有不为。直欲为圣人也。取字径捷。为字谨密。乃二人分别处。故圣门之狂惟颜子可以当之。曰。见进未见止。狷惟曾子可以当之。曰。参也鲁。此其气象居然可见。下此则为狂简之狂。至三疾之狂又须别论。盖一则界中行狷而言。是其品也。一则一冠矜狂而言。是其病也。如德字有吉、有凶。仁字有小、有大。悍字有精、有麤、有凶。古人用字。义各不同。今乃一概混而称之。猖狂无忌惮者。引以自命。圣人固曰。贤知之过。已豫忧思有以闲之矣。

卓吾初与耿天台不相入。焦弱侯受天台国士之知。在南中建祠堂会讲。其弟叔台又为操江都御史。相与推尊。卓吾亦以二公弥缝。焚书中大加赞服。天台学问自佳。奖进后学尤力。与张太岳最相善。夺情致书。为录于后。

去冬苍皇颛启奉慰。时尚未悉朝议本末。伻还。辱示奏对录一册。仰惟主上眷倚之隆。阁下陈情之悃。精诚纚纚。溢于缃帙。藉今世有仲淹。而缀之太甲说命篇中。当更为烈。不可论古今矣。某尝思。伊尹毅然以先觉觉后自任。初不解所觉何事。近始省会。挞市之耻。纳沟之痛。此是伊尹觉处。盖君民与吾一体。此理人人本同。顾未肩其任。便觉之不先。譬彼途人视负重担者。其疲苦艰辛。自与暌隔。故不无拒蔽于格式。而胶纽于故常也。惟伊任之重。觉之先。其耻其痛若此。即欲自好。而不冒天下之非议可得耶。夫时有常变。道有经权。顺变达权。莫深于易。易以知进而不知退者为圣人。亦时位所乘。道当然也。古惟伊尹以之。兹阁下所遭与伊尹异时而同任者。安可拘挛于格式。而胶纽于故常哉。乃兹议纷纷。是此学不明故耳。忆昔阁下为太史时。曾奏记于华亭相君所。士绅佥艳颂之。某尝以请。而阁下故恚曰。此余生平积毒。偶一发耳。某时（口双）然。窃谓世咸藉藉钦为忠告吁谟。而先生故以为毒。何也。积疑者许年。近少有省于伊尹之觉。而后知阁下之所为毒。其旨深也。夫今士人自束发呫哔以来。便惟知以直言敢谏为贤。而其耻其痛不切君民。则世所谓为贤。非毒而何。某非阁下之觉。亦终蒙毒以死矣。

天台所经相公用事者。分宜、华亭、新郑、江陵、吴县。皆不甚龃龉。观所与江陵一书。大略可见。王阳明初不为杨新都所知。后不为张永嘉所喜。极于桂安仁之嫉妬。既殁岭表。可以已矣。椎敲弹射。无所不至。甚至夺爵而后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阳明和粹。造到极纯熟地位。岂果有所自取乎。大抵经霜雪一番。增一番凛冽。经煅炼一番。增一番光彩。安得人人而悦之。为大臣者亦大可以思矣。

权臣受枉

郭青螺为胡庐山直墓志云。副使入京补官。江陵犹加礼。延之上座。既别。致书不答。考之江陵集中。答书甚详。可见权臣亦有受枉处。即如分宜之恶。古今无两。然惟杀杨椒山、沈青霞、郭损庵。出其父子主意。张半洲、李古冲。则赵文华结构得罪。千古可恨。其它受祸受摈。出其报复者固多。却有世宗独断。与部院公评。历历可指。今其子孙皆推之分宜名下以自解。又如嘉靖癸亥以后。事体皆推之华亭。隆庆庚辛两年事体。皆推之新郑。万历十年以前。必推之江陵。十七年以前。必推之吴县。二十二年以前。必推之太仓。此后相权日轻。其风稍息。而终亦不尽免者。则祖前人余说也。

阁部争权

万历十七年以后。阁部如水火。部臣不安其位。反得享其名。夫有所不安。则阁亦不得独安矣。有所享。则阁之所享者。又可知矣。此国家最不幸处。既阁权日轻。部臣自宽。稍稍相安。此际得一名世大臣。如马钧阳、刘华容其人主之。内调宰辅。外统百官。崇廉黜贪。奖恬抑竞。天下可大治。无奈时之乏人何也。循资而进。老者居先。二三十年。回翔出入。垂涎之精神一旦如愿。急欲发挥。伥无所之。愦无所分别。悻悻必欲求振其权。遂有一二匪人窥之。投入怀中。其气、其辨、其作用。果自不羣。遂深信。任为腹心。倚为命脉。而又呼朋引类。张局作威。辟之老和尚。领袖众沙弥。鼓钵百花喧闹中。只得随其奔走。甘受驱使。不自觉。夫其人果正人也。必不乘势。暗牵其鼻。窃其权。既窃之矣。何所不至。且谁之权而可窃也。窃必私。私必杂。两者胶胶结结。极之颠倒是非。淆乱黑白。官常日替。秕政田滋。四民失业。百猬皆张。以至今日。其祸乃烈。然则窃者。与被窃之失主。当坐何律。律所不载。在家为家运。在国为国运。在天地为天地之剥运。噫。存而不论可也。

涌幢小品卷之十七

罗先生

念庵先生。年六十。门人欲为寿。以书辞之曰。今世风俗。凡男妇稍有可资。逢四五十谓之满十。则多援显贵礼际以侈大之。为之交游亲友者亦皆曰。某将满十。不可无仪也。则又醵金以为之寿。至乞言于名家。与名家之以言相假者。又必过为文饰以传之。而其名益张。凡此皆数十年以来所甚重。数十年以前无有是也。夫满十而不容无言。交游亲友知之矣。然在人亦有宜不宜者。某今年十月十有四日。幸满六十。回思先人保抱维持之艰。与夫顾惜教诲之专诚。不意遽至于今。至于今年且六十。不可谓非寿矣。而先人所以望之子。与子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自待以终其身者。反之丝毫无有也。故凡满十而悲伤益甚者。惟洪先为最。以悲伤负罪之人。而纳宾客之礼际与其言。是非忘哀而为乐乎。自洪先有知以来。以生日未能奉一觞于先人以为报也。故未尝受妻子之奉以自为乐。平日不敢自为乐。一旦而纳宾客之礼际与其言以为乐。非君子所取也。非君子所取者。君子所不行。惟执事亮之。且古者。六七十之养于学校者。尊其行也。故养之以乞言。又其老也。则宪老而不敢乞言。惧其劳也。是安其老者将以乞言。未尝以言侈大之也。不敢少增其劳。未尝以饮食烦之也。不肖空生无比数固矣。概以古昔。其不敢又若此。是以先期力疾以辞。不然。将扫迹一楼。是绝其承教于君子也。惟执事亮之。

念庵之高祖曰庆同。号善庵。以孤子出继。承家难之后。卓能自立。有奇行厚德。然则念庵取号必本于此。乃小说谓念庵之父为知州。过一庵中。接流尸葬之。生子名洪先。号念庵。考其尊公讳循。字遵善。号□□。弘治己未进士、刑部主事、副使。归隐不出。未尝为知州。

遵善公当会试时。身故贫。一日亡其囊中罽褐。同舍唐鹏内不自安。物色其人。绐访得之。比入座。唐故戏探其囊。出褐示曰。是不类君家物耶。罗目逆曰。汝毋戏言。唐又持褐相辨。则趋出向其人曰。唐谇语也。唐归。怒曰。君失褐不取。何也。曰。吾失褐。不甚损。彼张恶名。尚得为士人乎。唐始逊谢不及。尝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阳。旅舍有来奔者。佯若不谕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实。则忿怒脱走。出栈道邮亭。亭长告曰。恶地不可留也。时已昏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户开。月色中美女婷婷。来坐榻上。意其奔也。不之答。遂熟寝。少顷。从者作魇语。起问之。已为鬼物所侵。返视户。户固扃也。明日以告亭长。亭长曰。此妖杀人多矣。而莫能动公。公福德未可量也。

唐先生

荆川先生出入仅一小航船。敝甚。不蔽风雨。中仅五尺。伛偻而坐。凡三四年自如。一日泊陈波铺。家人取路傍碎砖。铺人出噪曰。此官墙砖。安得盗之。纠众为难。中有识先生者。乃得免。后以病就医无锡。友人见船敝。以小楼船易之。至耦塘。遇豪仆舟。舟牵罣其尾篷。仆怒甚。抶牵夫。以砖石系先生舟。先生自出逊谢。以名帖投之。皆不省。痛抶且骂而去。先生因作知命说。谓航者。吾分也。楼船。非吾分也。据其分。航可免侮。非其分。楼船不免。据其分。三四年可。不则一日固不可。有味哉此言。可以深思自省矣。

陈后冈束。没后。贫甚。有赙金数百两。先生收之为经营。而岁归之息。又以田租时周其乏。其子渐能读书。言于督学雷古和。进之学宫。噫。只此一节。先生之过人远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先生以乡贤事答学中书云。乡贤之祀。关闾巷万口公论。关国家彰瘅大典。非势位可得而干。非子孙可得而私。若可以势位干。则鲁国之祭乡先生于社者。当太牢于三桓。而不当太牢于一栖栖伐树、削迹之人矣。若子孙可得而私。则三桓之有力皆当奉其祖父。以从祭于社与祭于大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当大书特书叔纥之名于郑侨、吴札之上矣。故曰。称天以诔之。称天以谥之。此臣子事其君亲。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毫之私与焉者也。此之谓古道也。仆不能自谋。而能为人谋乎。草草亮之。

乡贤一说。大率出于有力子孙遮掩门户及无耻生员餔醊之徒共成之。绝无足为重轻。罗念庵以吉水乡祠驳杂。所祀非类。耻其父与之同列。一日入城拜宫墙。奉其主以归。此仁人孝子事亲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也。乡党自好者。未死时必不肯与乡里无赖为伍。死而魂气有知。何独不然乎。既作答学中书。因漫记其说于后。

万文恭语王文肃云。吾师唐荆川。刻身练名节。习于世故。实万倍不敏。乃师用才高。不能无见锋锷。而不敏仅仅藏拙自守。嘿而图寡过已尔。此语最公道。然为文恭易。为荆川难。

先生以郎中差往蓟州阅视土兵。时总督则思质王司马也。先生自以学达天人。才兼文武。又前辈也。出山任事。目中已无司马。司马自以名位已重。主眷甚隆。又世家也。乘时立业。视先生为下僚老儒。其不相得固宜。及司马受祸。弇州兄弟以一卒不练之旨。归怨先生。然世庙实以边儆怀怒。托此为词。而司马亦不欲以练兵二字闻于朝。何者。恐各镇征兵借口日减。力所不能支也。

吴先生

先生讳昂。字德翼。海盐人。六岁而孤。性端颖。嗜书。闻海宁祝先生萃者。履方笃行。以员外郎予告。家居教授。往从之学。四方学者多从之。公短褐草鞋。从一老苍头。负书走数十百里。及其门。就江滨濯足。更儒衣冠以进。谒者以告。祝先生大惊曰。此非可以常人目也。既见。拜而请曰。昂。鲁人。窃慕先生。不敢请。愿受高足弟子学。先生曰。生来晚。书舍尽满。无所置生。唯室旁一牛棚。幸无牛。生宁得居乎。公曰。唯。唯。无不可。于是祝先生益大奇吴生。令人扫除涂墅。使可居。公遂解衣。杂涂人共作。不日就舍。时祝先生持教最严。常映户以察羣弟子。公在羣弟子中最苦。外被一敝袍。而衷一败絮袄。又时时见老苍头寒。则解而更相衣。甚或周走于室中。跳踊以敌寒威。而日夜诵不辍。其精悍深造。盖纨绮羣弟子所不及也。岁暮。辞祝先生归。怏怏有赧色。先生曰。吴生去不来矣。彼仅谓束脯不备也。小礼不大妨。执是中止。而今业不得成耳。乃赍米二石。布二匹。遣赠吴生为岁计事。且要明年当复来。公曰。吾事先生。如此其浅鲜耳。先生为是者。徒心訾昂也。不以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时力学依先生。异日者悔何从乎。除夕。家庭啐酒爆竹事已。即徒步诣祝先生。比明。祝氏诸族人。少长济济。拜元旦庆。而吴生俨然在列。祝先生大骇曰。而安得至乎。公曰。先生所以爱昂者备矣。士感知己。可奈何。由是愤厉激发。日镂心铅椠。学大成。后举进士。官福建右布政。归。混迹农渔。意甚适。人或侮之。亦不较。一日驾舴艋入郡城。会郡中两措大南行。触其舟。两措大怒。邀公葺。盖公素貌侵。又眇其一目。布衣毡帽。局促舟中。舟中又无繁华供具。逆揣其为农庄人。欲道辱之。公曰。二少年秀士耶。老农悞触舟。不足辱。藉令舟坏。当代为葺。但老农囊无钱。能携至西门汤别驾家。当贷以供费。如其言往。汤别驾一见曰。呀。公玄遁久矣。何以至此。因顾两生曰。此海盐吴老先生。君知之乎。两生微有惭色。坐定。公具以告。别驾曰。泛舟于河。两相触。即两不相慎也。偏责公不可。如知公先达。渠又宁敢责乎。公曰。两君子初不胜恚。幸宽之至此。又敢祈宥。请以白金二钱。为榜人油麻之费。于是两生??双然汗下。惶遽告退。公愈益恭。必欲致其金而去。明日。两生扶服谢过不已。公慰遣之。祝先生死。吴公奔赴丧次。寝苫枕块。擗踊号哭。如子于父。人尤多之。

沈镜宇先生

先生虽出鼎族。而清约简素。无异寒士。官礼部。高中玄为尚书。大作气势。以事诘某主事甚厉。先生遣一吏白曰。沈郎中在外说道以为不可。高矍然。立延入谢过。久次丞光禄。告归。入京俟补。张太岳在事。见谒刺。曰。何处有沈光禄。仅与尚宝。寻晋卿南中。见时态日异。告归不出。

方在告。予正馆其叔氏家。每考试入城。见先生从水次步至鸿禧寺。可二里许。幅巾旧衣履。遇者不知其京卿也。尝乘小舟过升山。一人挽纤。一人把楫。遇农船纤罣。不能去。自顶席扉揭之。适与予舟相值。拱手一笑而已。

先生父巽州翁。醇诚正直。号称宿儒。余备馆宾。相见必谈旧人、旧规、旧事。余间能酬答。则大喜。谓诸子曰。这先生尽可与谈。比余通籍。见一贵人用此法。亦借此以讽。贵人笑曰。安用及此。深悟德之短长在无意口角上见之。可不慎与。

翁既宿儒。试多居首。独阨于秋闱。嘉靖戊午。宗师以奚冠冠素为题。翁举古制冠名实之。 【 勤学者晚而不遇。每坐此病。盖胸书卷物而不化也。】 镜宇先生只轻轻点缀。翁阅甚怒。至欲与杖。其馆宾进曰。案发而殿。未晚也。乃得止。比发。则翁居劣等。先生名在第三。意不自得。弃去。时去贡期甚近。亦不顾也。镜宇即是年中式。次年成进士。是时沈氏阙科第已十年矣。

翁颖敏绝人。幼时父老以历日授使读。一览。暗诵。不差一字。殁时年八十余。三子三孙。皆贵。又三十年。诸孙梓其时论二十一篇。古质宏雅。兼理学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济有之。余得为序。了一生景仰与其家三代交情心事矣。

许敬庵先生

余非知学者。亦非能讲者。惟念许先生同乡前辈。且仆起功名之会。恬愉得丧之涂。因往见之。和气蔼然。令人心服。遂礼为师。先生密嘱曰。我湖翰林甚多。德业未见光显。子勉之。余闻汗下。由今思之。负愧多矣。

师尝深辟轮回之说。余曰。刑罚所不加者多矣。即无此事。犹当设出儆戒人。况实有而辟之。辟之。则其说益长矣。师欣然笑曰。此等议论尽好。然不可以训。

一日与师坐舟中。谈升沈事。余率尔问曰。先生以铨部转佥事。闻报时。意下如何。曰。也有两日不自在。徐曰。若在今日则否。余曰。先生前句是真话。即是圣贤话。后句倒多了。【臣子之于君父。东西南北。惟其所使。余往时自翰林出为郡守。且戎马之乡。而心中略无不自在处。此处颇觉胜人。】同坐者相顾愕然。师颜色自如。曰。正是学问相长处。

一日会讲岘山寺。请吴养晦先生为主。先生。师之乡同年也。年老而贫。日午未至。师候之。出入寺门数次。立堤上远望。见小舟必问其仆曰。是否。久之傍偟曰。吴兄在舟中。冷矣。饿矣。既至。亲下堤扶掖。欢甚。问途中安否。礼置上座。极恭。时列坐者甚众。或言妖书事。语侵郭宗伯。几至攘臂相竞。师厉声曰。不必谭。此等事决非读书人所为。语次。一座帖然。因此益服师之才情。盖精神管摄有在言语机锋之外者。

李见罗出狱戍闽。道上仍督府威仪。既至福州城外。师出见。劳问垂涕。顷之。正色曰。蒙圣恩得出。犹是罪人。当贬损思过。奈何一路震耀。此岂待罪之体。见罗艴然曰。迂阔。而师气色益和。丁敬宇【今曰改亭。】先生。令句容。清勤爱民如子。入觐。当留为御史。故张太岳门生也。谒见朝房。张亦素闻其名。问句容后事如何。对曰。得复任五年。方可尽行其志。张厉声曰。迂阔。夫复任一节。诚不可行。然却是先生真心真话。所当奖重。而许师之言。乃人臣正理正法。皆不免迂阔之诮。何耶。

敬宇在南中。勤于事。与余最相得。每顾而叹曰。早用十年。干许多勾当。今老且惫矣。唐张嘉贞曰。昔马周起徒步。谒人主。血气方壮。太宗用之。能尽其才。甫五十而没。向使用少晚。则无及。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时。后衰无能为也。且百年寿谁为至者。此言出于人臣为干进。用人者于此细思。则汲汲引进与爱惜保全之意当油然而生矣。

钱澹庵先生

先生刚直孤介。深于理学。尤长经济。晚年登第。仅以武选郎罢归。盖同官某构于大司马杨虞坡。杨信而逐之也。家居坦然。勤于农事。至亲操畚锸。诸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皆有文章。丙子年。长君负□□时名。三试皆第一。俄暴疾卒。先生年六十八矣。瞠视不能言动。亦不思饮食。如木偶然。惟目睛尚动。气休休出入而已。幼子士完新入学。应遗才试。往武林。来别亦不能应。比发榜。士完中式报至。先生跃起。焚香拜谢。平复如初。又二十年乃没。士完即吾友继修。今为山东制府。缜密清和。盖世其家学者也。

先生少贫。茅鹿门先生见而奇之。以从女归焉。生三子。先生过同年陆布政纶。女童杜氏递茶。归谓茅曰。杜女唇红。生子必贵。遂请于陆纳之。果育继修。茅爱而乳之。愈于所生。为聘沈巽洲先生之女。先生甚重其壻。女亦贤孝。相敬如宾。可见贵人出世。际遇不凡。茅夫人三子。或夭或贫。继修极力拯之。不使失所。茅真贤妇人。终亦食报。而两先生具只眼。得子得壻。俱非偶然者矣。

先生学问识力。极见推于许敬庵。先生歿。而许先生志之最详。末云。论学确为孔门嫡派。而陶镕变化。力亦有所未全。故或刚而近于激。或大而失于疏。或处家庭乡党。有偏蔽不该洽之处。先辈秉笔公直如此。许先生固不可及。而钱先生之贤益显。今之谀墓者。岂非无善可称。故无病可见。一概以游词塞责与。

先生试于督学林公。当受饩。同试生邵鈇以廪居劣等。先生正补其缺。抗言于林。谓邵生文劣行优。宜饩如故。林色动。允之。

李临川、沈继山二先生

沈先生伉直。不为人所附。侨居湖城。余亦畏之。不敢见。李先生其同年也。一日。与余会慈感寺中。谓余此有意思人。既在湖。不可不见。余即随往。言次颇合。两先生有山水燕集。必拉余入会。沈先生庄雅修饰。颇学晋人风流。语杂诙谐。李先生严重浑朴。好负手独行。而于风致亦不减沈。尝遥指私谓余曰。这老子。只可管钱谷。做布政。李回首嘻曰。莫说你定不能。又一日。背指曰。这老者面冷须张。乃近妇人纳妾。妾见此嘴脸。如何喜他。李回头厉声曰。他偏肯喜你。沈拍手大笑。比沈先生七十。共游麟湖沈氏园亭。席中谭及名妓薛五。李津津色喜。沈愈谑愈喜。竟席极欢。此一段景象。令人追思。何能已已。

己酉十一月。同李先生如嘉禾访沈先生。舟晓行。将至东门。有马孝廉船暗中与官舟相触。食器有碎者。官舟去。马舟适值李先生舟。牵之求偿。泊于岸。余舟亦相并。先生呼余同坐。见碎器陈于舟侧。亦不为意。俄沈使至。下舟尽踢碎者于水。马之舟人奉主命擒去捶之。纳于鹚首中。孝廉二人。怒目龂龂若不可解。先生呼曰。本官舟所触。我舟无与。我是李某。以名帖投之。亦不省。俄沈使至者渐多。沈先生亦至。乃出其人还之。默默移舟去。沈先生止自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仆。不以为意也。
沈先生赴潘氏毘山之宴。竟日夕不倦。次早过余舟催行。从容问曰。外间谓我何如。余曰。谓公口太狠。好骂人。先生怃然曰。信有之。是我本色。我亦自知其非。然不可改也。余问故。因慷慨曰。人要做成一片段。若刓方为圆。敛噪而默。人将谓沈继山要做尚书。尚书宁不做。此片段不可改也。后入朝。与孙太宰大竞。孙一日过之。好言请曰。愿与解开。正色曰。公解可。我解决不可。竟被攻而去。此亦前舟中之意也。余既重其义。又感其情。廉顽立懦。自是有数人物。而议谥犹未之及。毋亦见其貌未得其情。泥于同而未稽于独与。
李先生初授新涂县令。萧公廪方为御史。有名。过之。先生来谒。未即见。先生曰。柱史至县界。则令为主。公为客。令来谒。则公为主。我为客。不得迟迟。萧颇愠曰。偏只知县多口。既见。色甚厉。后会曾见台谈及言状。曾曰。此贤令。未可轻议。萧后再过。李再见。深引过谢之。前辈风度如此。
李先生有口号云。朝里有官做不了。世间有利取不了。架上有书读不了。闲是闲非争不了。不如频频收拾身心好。此语极有省悟处。唐子畏一世歌云。世上钱多赚不了。朝里官多做不了。即此意也。得李先生而始详。
沈先生好古书画珍玩。李先生独否。颇好吟咏。亦尽有致。家贫。止一敝舟出入。或劝易之。不应。所雇乳母。适其夫至。留宿有娠。大恚曰。吾何面目见主翁。缢死舟中。先生怜而葬之。并弃其舟。一日。借它舟过余。颇华壮。余目之良久。先生笑曰。我已添得此舟矣。余曰。未然。必定有说。坐定吐实。为泫然久之。所云仁心为质者。于李先生见之。
丁石台、吴平山二先生
丁先生狷介方正。素师事黄博士晴川。榜登乡书。下第归。复延晴川于家。事之如旧。晴川绳趋尺步。动以礼法督诸生。呼必称名。稍不如意。长跪呵责。未尝以孝廉假借。先生尤斤斤率先。博士自南徐归。贫甚。廪之终身。没则赡其妻。先生既卒。子元荐缘其志。周给至今。且二十三年不少怠。吴先生敦朴。自孝廉时。出则授徒。归则力耕。置田百亩。下潦每淹于水。丁先生有祖业颇饶。辛未同第。时相过从。亦最相契。闻吴贫。周之。不肯受。曰。大丈夫不能自食。乃仰给于人。丁先生惘然自失曰。我乃不知吴公。吴以春秋魁其经。时总裁为张江陵。本房则王太仓两相公也。江陵将引入吏部。会丁丑分试。吴以次得与阅文。最精勤。所取多名士。为主考蒲州相公所称。江陵疑之。会居平亦自落落。乃止。后竟得脱党祸。出守江州。改扬州。孤孑行一意。众嫉之。坐墨罢归。家去太仓仅二百里。素以文字义气相知。岁必一往。馈飧十石。棉百两。太仓亦喜曰。吴生衣食我也。既罢复往。拒不见。饷亦不受。吴向门再拜恸哭。弃其米、棉、而去。然修岁事不废。凡数年。吴邑邑抱恨殊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余过太仓谭及。百口明莫不然。相公喜。谓其子缑山曰。平??亟非妄言者。其冬吴复往引见。出不意。跪泣问故。告以实。乃就坐受馈。欢好如初。吴归。余适游其园。引入。垂涕曰。非公。谁为我剖此心者。

先辈

直道厚道。先后一也。而先辈得之最多。一则气运醇庞。一则学问博洽。或师传。或庭训。其渊源又自有素。彼行之以为固然。初非分外稀奇事。有谈及称颂者。面即发赤。且怫然不悦。盖其意以为窥我浅。待我薄。且原无要名立誉之心故也。有此心。故其神常清。其理常直。其气常壮。历平陂夷险。略不为挫折。子孙亦有所承藉。得守其家法。衍其余庆。人徒见子孙富贵。以为才且贤。而不知精神命脉。乃祖宗积而培之。非偶然者。噫。不独因此见人品。抑可以观世道矣。

彭泽舣舟记

邹南皋先生。癸巳五月端阳前一日。至彭泽。母夫人舟泊大江。相去十余里。先生坐后舟。泊邑城。取夫。会郡丞署篆他之。邑簿尉相次来谒。先生惧母舟埜泊。欲亟得夫。辞簿尉不见。渠不无少望去。其夫见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计无复之。乃持尺牍呼尉至。而厉词诘之。须臾。夫集舟行。家童喜。谓不厉词则不惧。不惧则夫不集而舟不行。先生退而深自惭悔。呼尉至。以好言慰劳之。遗祥刑要览一册。然尤悔不能已。因自讼曰。惟桑惟梓。必恭敬止。彭泽。吾桑梓地。奈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生平以理性为主。兹词暴气粗。恐不可令知者见。且不过谓尉可欺耳。万一尉有如陶彭泽其人者。束带以去。遂为世戮。人怒可轻视哉。或曰。圣贤处此何居。曰。圣贤宁从容以竣。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因记之以昭过。谓不如是。与家童有喜心者何异。

断维

王塘南先生服阕北上。舟至仪真。时两岸巨舟林集。日且暮。风忽起。舟人系维于巨舟之尾。巨舟人断其维。先生舟飘入风浪中几覆。舟人皆号泣。先生危坐不为动。久之。复挽他巨舟得维焉。晨起。舟人欲白有司。究断维者。先生曰。舟幸安矣。不必问也。

槎捧

罗近溪自盱江赴讲学之会。舟触石败。溺漩涡中。众度不能救。呼号而已。俄一槎冲至足下。捧若盂。空中有神语曰。莫浸杀此。先生得出。整冠大笑曰。洗得清清净净。更好。江西讲会。莫多于吉安。在郡有青原、白鹭之会。安福有复古、复真、复礼、道东之会。庐陵有宣化、永福、二卿之会。吉水有龙华、玄潭之会。泰和有粹和之会。万安有云兴之会。永丰有一峯书院之会。又有智度、敬业、诸小会。时时举行。地多溪磵水。学者每揭裳而济。一生素滑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渔舟方随流撒网。呼曰。鬼头渔父。网如张盖手如梭。舟中应声曰。兽面书生。口若悬河心若漆。众大骇且怒。拏舟将追之。渔父长啸放舟。倏忽不见。啸声彻林木。隐隐数里不绝。或疑为仙也。题曰。渔父何迁次。孙登事有无。直从烟水去。已绝洞庭湖。

修民敬

郭原平。会稽人。以孝义著称。常于县南郭凤埭助人引船。遇有鬬者。为吏所录。众皆逃散。惟原平独住。吏执以送县。县令新到。未相谙悉。将加严罚。原平解衣就罪。义无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颡请救。然后得免。由来不谒官长。自此以后。乃修民敬。余之缺敬于官长久矣。遇事安能免罚。故凛凛自防。不得少越。

往役

苏州曹太守新构官衙。欲藻绘。需诸画史。有侮沈石田先生者。阴入其姓名。出片纸摄之。先生谓摄者曰。无恐老母。第留其所当画者。旦夕赴事。不敢后。或曰。此贱役。谒贵游可以免。先生曰。义当往役。非辱也。遂潜往讫工。终亦不见曹而还。无何。曹入觐。铨曹问曰。亦知沈先生无恙否。则漫应曰。无恙。已而见相国李西涯。复问曰。君来。沈先生有书乎。则错愕对曰。有而未至。当附诸从事来耳。时吴少宰匏庵方在詹府。曹仓皇走谒。问。谁为沈先生者。其人能作何状。吴乃具语之故。曰。此其人。名重朝端。五侯七贵不足齿也。曹曰。然则奈何。吴曰。仆多其画。可代之缄而致之。第言沈先生适病。不能为书耳。曹乃徧谪过吏卒。敕之曰。归也。必无至郡斋。而先诣沈先生。比其诣也。则从容出肃曰。阎阎渺小。何至辱枉尊重乎。曹乃折节为礼。索田家餐。饭之而去。先生则至郡阙一投谒为谢。卒亦不蒲伏庭阶也。

笃行

叶广彬。字大宜。号月窗。少聪慧。日记万言。为举子业甚精。以亲老。凡为诸生。遂辍业。治田园杂事。然诵读自如。经史百家。下及阴阳算术。无不淹贯。貌甚谨朴。若无能者。见人疾言遽色。应之益恭。或有詈者。即走匿帷中。戒家人急闭户。毋外窥。俟其人去。乃听出。家大小皆笑其怯。恬然安之。父贾闽。清邑有谢生贷百金。计息当倍。而谢生亡。父怜其孤。悉蠲予之。后次子往征。尽得其数。分半归公。公曰。父蠲之。子受之耶。违亲获利。其失多矣。坚不受。事父母甚孝。妻没尚未艾。竟不再娶。有郑士者。尝贷金不偿。更贷其子。复不偿。往征有谩语。心不能无少望。欲讼之官。已思曰。彼贫。故负金。急征。且鬻田宅。是祸之也。检券还之。郑与妻子泣且拜曰。我无以谢公。闻公未孙。此乡有九天一炁真人祠。其神灵甚。我夫妇朔望为公祷。以此谢公。逾年生台山先生。乙巳大歉。贸粟于福安。馆人利其金。锁卧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招矿夫三人。令杀公。漏初起。忽邑尉至。其家警夜达旦。晨发。邻人密告曰。公知夜来危乎。所共饭矿夫。磨刀霍霍者。意在公也。笑曰。有命。晚年结社谈诗。自题月窗曰。天光清浅夜如练。桂影高低月下明。坐向中宵犹白昼。却疑月窟在灵扃。又曰。小构幽窗与月通。清辉莹彻此心同。仰天不语无人会。坐对明蟾独省躬。喜熟寝。一日。其子桂山问曰。寝安乎。曰。安。殆将还造化矣。又曰。世人谓将死有鬼物。甚妄。我但觉气尽。如五谷黄熟自归。又天堂地狱亦杳茫。纵有之。吾行可质鬼神。非所惧。慎勿效世俗供佛、饭僧、荐福也。因自诵曰。八十年来识更真。深知言行切修身。谨言慎行无些过。细数吾乡有几人。已复泣下。子曰。怛化乎。曰。非也。吾今安坐待往。思吾父母没时病苦。故悲耳。遂起拜天地祖先。复卧。语音尚琅琅。而耳鼻渐冷。又闻堂上客语。亟索衣。欲起迓。忽曰。吾逝矣。遂终。年八十二。居家俭素。课仆力耕。躬自饭牛。至老犹然。一日为牛触僵仆。子奎谓大人何不自爱。作此细事。公曰。百里奚饭牛而牛肥。此细事邪。汝试使仆往。牛必饥。牛饥则无以耕。是废农也。可不慎欤。

高行

关中贡士樊天叙。字敦夫。有行谊。其妻背而去之。故有一侍婢。即日遣之。诸子念公起居。踪请再娶。峻拒之曰。余德非曾、闵。恐贻家累。由是终身独居。许敬庵先生时为督学。吊以诗曰。丈人高行冠乡闾。闭户长安只著书。恬处萧斋同野衲。懒随尘鞅谢公交车。希踪古道贫逾力。问学吾门老更虚。奄尔少微星陨殁。令人洒泪满襟裾。

辞钱

张真。绛人。以贾之上郡。有僧行乞。辍所食食之。再乞再食之。三乞三食之。同人笑以为此细事。宁足博名高。真曰。吾食有余。而彼不足。损有余。补不足。天道也。僧因附耳语。极知公长者。尝掘地得钱如囷窌。不晓所从来。以畀公。固辞。僧谢曰。奈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久之。钱主迹盗。多所连染。真独得免。尝贷里人杨氏子百金。杨氏子病殆矣。举子母还之。辞曰。余藐焉畴依。持此何为。不听。内诸其篋而去。南游云间。晨泻盥水于地。水入壁隙中。如注。发视之。有钱一罂。遽掩之。子与行。举进士。官重庆太守。

引发

孙文曜侨居檇李。值岛寇。瘗死者以千百计。一日。邻人避乱相遇。夺其资。解与之。戒速去。毋返顾。则寇逼跬步间矣。投于河。若有人引发缘芦苇委曲出之。出而邻人已中三刀死矣。复取资以归。

不食官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朱蕴奇。字子节。西安右护卫人。家贫甚。僦屋而居。妻子织网巾为生。读书古东岳庙。尝并日而食。晏如也。听讲宝庆寺。寒暑不辍。一日。其子因差徭下狱。会天雨。四日不食。气息奄奄待尽矣。时岳庙有大户收粮米者。黄冠怜之。因取其米少许。为粥以食。蕴奇知其故。心计以为此官米。何可窃也。曰。死即死耳。岂可临死改节。竟不食。而亦不明言其故。同舍生素诮蕴奇迂矫。至此始深服其节操。以为不可及。因出其食食之。蕴奇曰。此可食也。由是始得不死。而刘孝廉必达闻而义之。因白于卫官。始出其子于狱。当路诸公及士大夫有高其节而周之者。必择而后受。一毫不肯妄取。先是。尝之市途。有遗网巾二顶。其子拾之。蕴奇曰。彼之失。犹我之失也。使我失此二巾。则举家悬磬矣。即命其子追而还之。其人感之甚。欲分一为谢。蕴奇竟却不受。年五十一卒。盖己酉八月十八日也。今侍御杨鹤令长安。为屋三柚居之。扁曰高士。

酌水

嵇竹城。【元夫。】川南太史之子也。以简傲。忤嘉禾节推坐死。高中玄当国。出太史门。营解得免。召入京。中玄执手示六卿云。此座主之子。天下奇才也。趣者辐辏。却之不应。商人以万金求请。亦不应。高失位。随至芦沟桥。检囊中仅三十金付之。归。贫甚。岁暮大雪。坐涯次酌水。给谏李临川时家居。谓侍儿曰。此时嵇必大困。载酒炽炭。棹舟从之。共醉。赠赀而归。未几卒。诗集传于世。

真我

沈涵。扬州府兴化县人。家贫。尝言。吾有真我。而假我者从我以丐衣食。一徇其请。则真我者丧矣。故我于饥寒疾病乃至风火倏至。一以真我御之。时大栗烈。或挟之炙于日中。谢曰。与吾妻同宅幽阴。而我暴日以自偏。以为不义。而不可为也。后生卒以饥冻垂毙。友人裹粮候之。至。曰。噫。涵死矣。

儒宗可儿

胡孔范。南昌人。倡理学。称儒宗。闻宁庶人厚招游士。避入匡庐。庶人反。有客过。言。兵威甚盛。大署宾客官职。公方饭。怒以箸击客。折其齿。子儒。方数岁。仰曰。客欲作贼。何不打杀。公摩其顶。大叫曰。可儿。可儿。儒亦明经世其家。

占地

谢逑。字维正。崇仁县人。好行善。能让人。邻有侵其界者。辄自宽曰。占得地。占不得天。尝窒塘为基。乡人裹粮而赴。日以千计。曾莫详其姓名。三日而基成。年七十五卒。子孙日蕃。多显者。

散家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元季金华倪子贵以世乱悉散家财。里中有王仲和者骤富。子贵自书券。以田卖与之。不取直。所亲或以为讶。笑曰。子贵田有送处。仲和无处送也。仲和果败。

陈湖道士

沈万三秀之富。得之吴贾人陆氏。陆富甲江左。秀出其门。甚见信用。一日叹曰。老矣。积而不散。以酿祸也。尽以与秀。弃为道士。筑室陈湖之上。曰开云观。居之。竟以寿终。

万三宅在周庄。所藏有玛瑙酒壶。其质通明。类水晶。中有葡萄一枝。如墨点。因号月下葡萄。籍没后。为吴江某甲所得。以赠吏梅元衡。元衡死。其物不知所在。天顺间。邑人李铭教童子为业。一夕于市中见沟渠有光。私识之。诘旦往发。获此壶。有刘姓者曰。若持此献镇守张太监。可得佥嘉兴一郡盐钞。李喜诺。遂与之夤缘。果获所图。计利三千金。刘分其三之一。李领钞渡江。舟覆。皆湿毁。太守杨继宗追捕前钞。瘐死狱中。刘废产与偿。怀璧其罪。信非虚语。

道化恶人

大梁张勰。靖康之乱。家破。航海致富。居婺州。谢故业。为德于乡。蚤岁经赣吉境上。天大雪。失道。夜投宿人家。栋宇闳丽如王侯第。卧未安。闻牖外嘈嘈语且泣。杂五方之声。起窥之。则数十女子羣处一室。累然若囚系。且私问于邻。邻人吐舌曰。君何从见邪。主人翁岁岁剽掠子女。鬻之远郡。累资且巨万矣。亟闭口勿语。且并祸我。张上谒请见。徐以利害祸福晓譬之。初愕不答。久乃领解。比复过其门。有指以语张者曰。是翁去岁遇异人。遂尽舍故业。所掠皆护致付其父母。畏事自守。一乡以安。叹咤不休。不知乃张也。张亦不自言而去。

忤子心动

万安县刘周。号良溪。布衣。有淳德。里人陈雪筠之子忤。而避于野。忽心动。就父所邀良溪。泣曰。吾已不容于天地。理固宜死。奈吾父何。公。仁人也。愿以为托。良溪诺之。明日。子果暴死。治其丧。数年雪筠死。亦如之。人服其义。

竹轩

徐本。字以道。姑苏人。籍京师。尝出入杨文贞公之门。及见诸老。能道前朝典故。气棘棘。好面折人过。徐天全兄呼之。本殊不相假。言辄中其肺腑。曰。吾吏笔也。一时名德如叶水东、岳蒙泉辈皆礼为上宾。素习家礼。士大夫家有事敛殡。请之必往。然非礼致。不轻造访。访亦不俟茶而出。独嗜书。每得一书。手自披对。缺板脱字。则界乌丝栏纸。乞善书者补之。笑谓人曰。吾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老鼠搬生姜。劳无用也。年八十余。乃卒。其自号曰竹轩。所辑有竹轩诗一卷。

偿金

海门县崔鐇以税金五百两付镕工。工欺其无券而负焉。鐇废产以偿。时王端毅公为守。廉其状。命讼工。对曰。鐇家已破。若讼镕工。是又破一家也。公叹赏不已。镕工闻且媿。且德其庇己也。遂偿强半。子润。孙昆。曾孙桐。世贵。桐。解元及第。官编修、少詹事、学士。

全税金

赵伦。字序之。号五溪。高平人。好义而饶。县令使总输边赋三千金。盗夜入索金。固不与。曰。公家财。小民膏血。吾不忍数千户重累也。盗怒儗以刃。死拒如初。刺杀之。尽其私藏。而赋金扃深处得全。令丞亲临吊祭。妻李氏尚少。厉志教二子。家日起。二子。伯积、仲科。俱官典膳。孙三。次毓。进士、给事中。

致厲物

何炫。号介庵。榆林人。其父输粟塞下得官。疾革时。指橐金相目曰。此王威宁??禺物也。致之。死不恨。殓甫毕。炫以骑橐载如滑。王骇曰。今世乃有尔父与尔为子者。分千金与之。不受。王后起总制。乃檄炫。将以相报。避不就。王终念之。隐己功。署其名。授百户。炫竟与从子。人两贤之。已贾于广陵。为德日益甚。终武畧将军。子城。字叔防。举嘉靖壬辰进士、庶吉士。坚举应天乡试。皆出吕仲木之门。

免祸

章叔良。文懿公曾祖也。洪武初。创造黄册。时叔良充里长。县簿陈。管册迟悞。被逮赴京。册局里书各逃窜。叔良独携十金。追至三河舟中赂之。陈曰。汝同事相周患难。可无补报乎。叔良悄然曰。此一都里书意也。因得免。其以黄册迟悞坐永军者。三十六家。又国初令邑各里造军衣。既毕。叔良计令以余布缝各衣襟。仍书管造姓名。同事诧之。及解至京。高皇帝验视余布。独叔良者。一挈领而见。得免侵欺之罪。且赏以钞。今县中各都皆有永军籍。独本都无者。叔良之先见也。

陆应期。大同人。正德初。贾齐鲁间。同舟者四三辈。不知舟人皆盗也。数因事嫚骂之。应期独否。又时时推饮食劳苦焉。一日。舟人迟迟不肯进。若有所待。同舟者谇欲加鞭。顷之盗发。会天大暑。舟人拥应期坐树下。剖瓜啖之。且相诫曰。公长者。愿毋犯。执同舟者。榜挞甚楚。劫其赀一空。比去。应期橐缄识如故。居平好行德。人皆义之。

与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慈人冯景茂尝下乡督农。中途遇骤雨。有一妇哀求附伞。冯曰。吾虽不忍尔沾湿。然嫌疑当远。委伞与之。而自跳入民舍。后乃于其地割田一方。立石享。使行旅雨暍有所休荫。题曰。休休亭。夜梦神语之曰。尔有阴德。与尔三银带。后生子彰。武昌同知。孙安。江都知县。曾孙震。御史。亭在县东五里之八都。

报谢

王士良。中都人。有友相与甚密。友之子流客忘归。垂死。捐橐付士良曰。与吾子无益。且重之祸也。语毕即瞑。哭而收之。人无知者。他日子归。即举以付。子复散尽。又数数周之。不倦。士良不善持筹。生计萧索。一子钝甚。忽能读书。入国学。谒选。得县丞。为上官所知。委差。赢得千金。父尚在。资以老。忽道士入门语曰。某托致谢。已有以报。则友之姓名也。长兴沈姓者。资数千金。为县守库。生一子。将婚。族弟代为之守。竟启柜窃官帑八百余金去。觉而罪及守者。易产代偿。其窃资者。越一二年事寝。纔出盗金。置田百余亩。晚亦得一子。爱之甚。托于县之豪家。并所置产。因而寄籍焉。子即婚于豪。有违言。挈妻以逃。而其产竟为豪家所得。

有蒋姓者欺其寡嫂。一日广所居。占半焉。方择日安梁。嫂额手呼天。忽大风。龙挟云雾入其门。蒋亲遇见。仆地。龙爪柱掀出。坠田中。节节皆断。余方馆温氏。闻而往视。咸奇骇。以为有天。

酱杨

赵某者。顺天人。本杨姓。粥酱为业。人呼为酱杨。天顺初。迎銮之役。武官胄士争乘势纳赂。以冒官赏。至累千数百。人或以语某。某摇手谢曰。我粗人。无食肉相。财帛非所惜。恐反蹈祸机耳。不越岁。冒官者事败。尽革职任。或遭贬窜。人始曰。赵某不若也。某尤好意气。其女夫刑部朱主事铎。贫而有守。某每遗钱谷以助其廉。朱病卒。子又死。某膳其女。俾不失节。暨某寿终。其子敏。又赡其女弟以居。

步皇城

蔡通。府军卫籍。既老而代。每步行币皇城。见其砖石堍坏。默数之。自某门至某门。凡损几千几百有几。佣善书人具奏疏。赴通政司上之。请命工修葺。事下工部。寝弗行。越数年复然。又寝之。又数年欲复奏。其子谏之不可。其妻呵止之。索佣书钱不得。乃潜脱银簪具疏。竟上之。项郎中文泰恶其渎也。送法司讯治。既赎罪。费家赀数两。其妻若子交怨不置。通已老病。遂郁悒以死。当具疏时。通素不识字。习读其章。对客口诵。累数百言。尺寸一二。无少遗失。及遭沮抑。辄叹曰。朝廷养士。岁糜官禄数十万。孰肯计及此者。或以为此细事恶足计。则应曰。自某年至某年。已加损若干数矣。久而不治。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坏极弊。所费何可胜计哉。呜呼。通所见诚小。譬之以管窥天。天虽小。乃真见也。以庶人计此。亦不为细。彼所谓有官禄者。不能触类而长。计直而事。而顾笑且抑之。至于参送。独何心哉。

清计簿

余昌。字鼎盛。乐清人。性孝友。潘公潢时为令。察而重之。躬礼其庐。因请昌清计簿。条飞诡以千数。民大悦。而豪右皆怒。中以危法。久之始释。以寿终。潘公闻而咨嗟。为文吊之。

处士

前朝湖州出一吴甘泉琉。富而躬处士之行。学问渊源。气魄甚大。近日苏州出一徐声远应雷。贫而固处士之节。学问清彻。力量不小。卓哉两人。千古厂?堇见。皆非游大人以成名者。次则王子幻。游必择人。皆有终始。有一人背而疏之。终不出口。亦一妙人。可敬。

山游

苏州黄勉之省曾。风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十七年。当试春官。适田汝成过吴门。与谈西湖之胜。便辍装不果北上。来游西湖。盘桓累月。勉之自号五岳山人。其自称于人。亦曰山人。田尝戏之曰。子诚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顾功名。可谓山兴。瘦骨轻躯。乘危涉险。不烦筇策。上下如飞。可谓山足。目击清辉。便觉醉饱。饭纔一溢。饮可旷旬。可谓山腹。谈说形胜。穷状奥妙。含腴咀隽。歌咏随之。若易牙调味。口欲流涎。可谓山舌。解意苍头。追随不倦。搜奇剔隐。以报主人。可谓山仆。备此五者。而谓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为之大笑。此虽戏言。然人于五者无一庶几焉。而漫曰游山。必非真赏。

截头尾

一山人多酒过骂人。辄自命曰。浮云富贵。余曰。且与汝细讲圣人言语。切不可截了头尾轻用。只如此句。上有不义二字。故他是浮云。下有于我二字。故我可浮云。他若富贵而义。则彼是卿云。又对我者是我。我者。孔夫子也。不是孔夫子。亦何可浮云。其人嘿然。第曰道学先生。

酒禁

古人多设酒禁。即太祖初年有之。并禁种糯。以绝其源。胡大海方用兵处州。其子犯禁。众皆请赦。曰。宁大海反。吾号令不可违。遂手刃之。其严如此。盖深虑军食。不得不禁。禁又不得不严。今承平日久。酒日多日佳。糯米之直贵于粳米。而世家子弟。向号醇谨有法度者。多事豪饮。以夜为昼。种秫亦倍往时。余恐数十年后必复有严此禁者。似亦循环之理也。

头脑酒

凡冬月客到。以肉及杂味寘大碗中。注热酒递客。名曰头脑酒。盖以避寒风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考旧制。自冬至后至立春。殿前将军甲士皆赐头脑酒。祖宗之体恤人情如此。想宫中进膳后出视朝。遍用之近侍。推己及人。无内外贵贱一也。景泰初年。以大官不充。罢之。而百官及民间用之不改。

瑞州敖宗伯铣与吴宗伯山嫏。家相近。敖豪饮大嚼。吴方初度。具冠服过。觞之。及门已苦饥矣。吴戏出句。欲敖对就。方具酒。句云。暖日宜看胸背花。敖应声曰。寒朝最爱头脑酒。一笑。共饮。极欢。

醉龙虎

于定国饮至数石不乱。尚矣。此后谢玄饮至一石。人指之曰醉虎。蔡邕饮至一石。人名之曰醉龙。今之子弟有饮至一石者。当何名。曰醉狗耳。

清欢

陶渊明日用铜钵煮粥。为二餐具。遇发火。则再拜曰。非有是火。何以充腹。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秫水杂投之。曰。少延清欢。

醉后诗文

恩州王兴宗。字友开。（口斤）弛不羁。豪于诗酒。诗文必醉乃能为之。愈酒。言愈奇。无酒不能作寻常语。得濮州学正。怀檄饮市中。醉而遗之。将行。亲友相送。始言其故。众咸咋愕。王曰。命焉尔。毫不为动。至元二十九年。突谒御史中丞张养浩。哆吻奋髯。状似武人。张素闻其名。奇之。握手如平生。辟为掾。无何。暴卒。王初谒选时。有权臣擅政。乘醉突入省。攘袂叫呼。或旋庭中。或箕踞。当路闻者。掩耳闭目走。目为狂子。

趣击贼

嘉靖庚戌。虏十万骑入云中。总兵张达、副总兵林桩、皆骁勇善战。御史胡宗宪夜饮醉。趣二将击贼。达谓有伏兵。夜出不利。请待旦乃发。胡大怒。将劾之。达不得已。以二百骑夜出。至红寺堡。大虏围之数重。与椿皆力战死。败所去制府二百里。胡上书为二将请恤典。而匿其发纵状。给事中唐禹遂劾总督郭宗皋、巡抚陈耀。俱逮问。陈死杖下。郭戍陕西靖虏卫。

新挂教范

林桐。字茂材。海外人。有襟度。然遇酒即狂肆。大醉后。或着双蓑古牛、鳖、鼻、囚、诸饮。或舞虾虫?麻、鹳鹭。渔唱巫歌。讙座不休。一日。乘醉造王处士瓒宅。见所顿寿其。大骂曰。此恶物。吾仇也。平生恨见之。何为置此。怒呼斧破之。瓒急移置以避。后以上舍生除章贡司训。生徒方羣谒。见其醉。悬木杪。皆却退。桐以手招曰。休避。休避。请看新挂教范。士皆惊讶。后值不饮时。敛襟危坐。议论英发。且持廉仗义。始知重之。丘深庵尝譬之为水。秋则漫山平谷。折木崩岸。入冬则成川为渊。供饮利溉。

绘图私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唐桂芳。歙人。以教官家居。扁其居曰三峯精舍。有当道若旧交来见。酒酣。必大噱。起舞。太守李公讷喜之。绘为图。尝私谥渊明为酒圣陶先生。王无功为酒贤。自称酒狂。凡岁时令节。以图像祭享。设酒浆。陈俎豆。举殇浮之。不至沉醉不止。或披衣哭泣。歌笑自放。识者谓有托而逃。盖佯狂云。

酒趣

酒中之趣。高人辄逃以自名。曰酒圣、酒仙、醉乡侯。尚矣。唐汝阳王琎自称酿王兼曲部尚书。甚佳。近日废辽府载阳王孙豪俊能诗。自称曲部尚书。因以名集。尤佳。余量仅中下。而嗜甚。妄得此名。今年老。减且十七八。诗不能工。颇好典籍。又遁居农庄。称曰秫子监学正。可乎。

大噱

张万里。字广陵。闽人。嗜酒。辄骂其坐人。醉吐街市中。且行且吐。羣犬辄随之。张目叱曰。勿争。吾且尽吐所有。市人大噱。万里敏于文。久不第。得官经历。致仕。

八崖

周廷用。字子贤。华容人。饮酒终日不醉。放口论人浅深。畧不旁顾。才禀超拔。文笔烂然。所著有八崖集。八崖。其地山名。临江有奇石。

酒喻

林楷春。漳浦人。以翰林编修。出为副使。督学浙中。于补考。拔陶石匮祭酒。人称其精鉴。升参政罢归。能饮酒。所至命觞登览。飘然格外。同年顾公养谦开府辽东。致书以酒德为言。戏报曰。昔人以酒为兵。兵可千日不用。不可一日不备。酒可千日不饮。不可一饮不醉。美哉此言。可与论酒矣。弟落落无成。正可归醉乡耳。而脾气虚弱。溏泄为灾。欲效郑公一饮三百杯。竟不可得。安得使酒乎。乃知器自有限。此禄亦不易也。顾饮中友故相往复如此。归家日与同好痛饮。老无子。后举子。数岁而殇。悲咤成血疾。疾时令人奏管弦。倚而欹枕听之。遣亟。问以后事。皆不言。独引声歌刘长卿上阳宫诗。声若金石。两手交舞。其达生如此。

浹洽

刘俊。深州人。在官终日闭门。不通一谒。有善客至。时或对饮。惟蔬菜汤饼而已。必求尽醉。指大樽曰。吾兴在是。非浹洽不可。奖善疾恶。皆越常格。率意而行。卓诡绝众。以致仕终于家。

饮会

王遵岩云。亲戚常人之会。俱已辞绝。惟士夫之会。不得不应。恐其以为立异相拒而起怨谤也。然细思之。身不惜而将好性命陪伴人。口语可笑。余自通籍后。即辞绝士夫会。而好与亲戚常人饮。欲免怨谤。其可得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贵人持斋

一大贵人。奉六斋。嫌味薄。怒捶厨人。乃以腥汁合作清澹色素品和之。贵人甘甚。诧曰。奉斋何不佳。而人乃嗜荤。贵人之侄。余主其家。一日饭素。亦怒甚吓。厨人凡易十余品皆不称。余笑曰。何不开斋。其人一笑而止。

心口

今之修斋诵经者每每有佛口蛇心之说。余初以为疑。后试之。良验。盖世之矫诬者多矣。天且勿畏。而况于人。乃知其言有味。却均一蛇心也。有托之佛者。有托之儒者。有托之玄者。总之以善门为标。行其恶机、杀机。逞志而纵欲。要之善门原大。作恶藏机者到底赖之。存此根核。故愈见其大。人能为蛇。蛇亦复能为人。仁人心也。此天地生生之机也。

涌幢小品卷之十八

精经史

罗泰。字宗让。闽人。学精易、春秋及史传。隐居教授。不乐仕进。永乐间。南京尹闻其名。聘为考试官。亦辞不往。曰。吾志善一乡足矣。彼都人士也。安敢与知去取。国初南城县萧泗。其父兄皆仕宦。泗独为农。而通经术。多读古书。时称曰布衣学士。此名甚佳。如在今日。便以隐士求征辟矣。

陆彭南。字去邪。号象翁。明毛诗。不仕。文章劲健。与陆伯灵齐名。伯灵字子敬。皆松江人。尝讲论。戏曰。君谈诗。何敢思无邪。象翁应声曰。子读礼。胡为毋不敬。人称敏妙。

士夫守礼

宋时士大夫家守礼法。客造门。肃威仪。俯首。拱而趋以迓。至门左右立三揖。至阶。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揖皆致词相称慰庆赞。周旋俯仰。辞气甚恭。元人入主中国。此法遂废。为士者辫发短衣。效其言语衣服。以自附于上。冀获速仕。然有志之士。犹私自确守不变。而金华、广信、建宁、尤多。既守礼法。便不屑仕。一意读书敦古。而儒术反盛。太祖龙飞。诸君子悉搜出。佐大运。而宋郑王为冠。噫。岂偶然哉。

啖助解义

春秋胡传中数引啖助。啖字从口字。叔佐。赵州人。爱公、谷、二家。以左氏解义

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盖如史佚狐之云。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刺。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着丘明也。

史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尔雅翼云。史者。示往知来者也。梼杌之为物。能逆知来事。故以名史。

班史

班固作西汉书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书。言固私改史记。诏收固下京兆狱。固弟超上书。具列固著述意。会郡亦上固所为汉书。天子奇之。除兰台令。使成前书。唐天宝初。郑虔。荥阳人。为协律郎。缀当世事。著书八十篇。有窥其稿者。上书告虔私撰国史。虔苍黄焚之。坐谪十年。玄宗爱其才。欲置左右。特更立广文馆。以虔为博士。子美有诗。广文之名起此。虔追译故书。得四十篇。苏源明名其书为会粹。班、郑、皆良史才。以未奉明旨得罪。至宋秦桧。则禁私史。国朝原无此禁。亦不明许人着。所谓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圣意远矣。

唐史记

有以一研示孙之翰者。索三十千。孙曰。何异而然。曰。石润。呵之水流。孙曰。一日得一担。缠直得三钱。此语欠雅。只云得水不难便了。公有唐史记七十五卷。取入秘府中。间谓褚遂良不谮刘洎。太子瑛之废由张说。张巡之败由房管。李光弼不当图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无大略。皆旧史不及。白首乃成。未以示人。文潞公执政就索。止录姚崇论与之。后苏内翰与李荐书云。录示孙之翰唐论。仆下识之翰。见此书。凛然得其为人。

宋史

宋史列传。李纲至上下卷。犹可言也。李全亦如之。无乃太甚乎。三百年文物辱于胡元之手。真可浩叹。永乐中。编修周叙以为言。诏允自修。竟不克成。余初为史官。亦欲手笔削。另立一书。而不果。今老矣。无可望矣。

元修宋、辽、金、三史。吉水贡士周以立上书争之。谓辽与本朝不相涉。其事首已具五代史。虽不论可也所当论者。宋与金而已。本朝平金在先。而事体轻。平宋在后。而事体重。宋之为宋。媲汉、唐而有光。金之为金。比元魏而犹歉。宜有分别。附金于宋书。奏不省。揭傒斯深是之。而夷臣自相为力主之。揭不能违也。

不列监修官

钱若水。字澹成。又字长卿。宋太祖晏驾。若水监修实录。有驯犬号叫不食。诏遣使送陵寝。参知政事欲若水书其事。遗之诗曰。白麟朱鬲且勿书。劝君书之惩浮俗。若水不从。后奏若水成书。不列监修官吕端名。以为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实录不书监修官名。众不能屈。

史难信

世言伯道无儿。谓无天道。夫避难时。子侄不两全。弃子抱侄。犹曰念兄无后。不得已弃之。然子能脱缚走。至暮追及。独不可并携去乎。又再缚之而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则天性灭矣。其无子固宜。余谓此史臣描写太过。伯道决不狠戾至此。甚矣。史之难信。观者不可不辨也。

信大节

无垢居士言。读书考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节。若小疵。当缺而勿论。盖其间往往有曲折。人不能尽知者。如欧阳文忠公志王文正公墓。言寇准就公求使相。寇公正直闻天下。岂向人求官者。若此类。宜慎言之。余谓世间如此类甚多。若宋子京为晏临菑门下士。晏公罢相。制有广营产以殖货。多役兵而殖利等语。亦未必遂真也。

袭影

古书中尽有袭影处。只如瞽瞍二字。从目从耳。真源赋便云。舜粢米平阳。为父舐目。目以光明。

儒禅演语

禅语演为寒山诗。儒语演为击壤集。此圣人平易近民。觉世唤醒之妙用也。

训注

秦延君注尧典二字至十余万言。此训注之最烦者。如何传得。

字法

尚书尧典连用六哉字。成汤祷旱连用七与字。哀公问政章连用九也字。此欧公醉翁亭记与苏公酒经所自昉也。

通典有本

杜佑通典。今行于世凡三百篇。其先刘秩摭百家侔周官法为政典三十五篇。房管称才过刘向。佑以为未尽。因广其阙。号通典。然则刘秩开凿之功。不可少也。

房管用刘秩而败。秩。子玄之第四子也。安禄山反。杨国忠欲夺哥舒翰潼关兵权。秩上言。翰兵天下成败所系。不可忽。房管见而称之。其时兵势不敌。二人亦无如之何也。

撰记

唐永徽以前。左右史惟对仗承旨。仗下谋议不得闻。唐武后时。平章姚璹以帝王谟训不可阙起居。仗下所言军国政要。宰相自撰。号时政记。以付史馆。从之。铸字令璋。思廉之孙。

平贼作记始于裴肃。肃为浙东观察使。剧贼栗锽诱山越为乱。肃引州兵破之。作记一篇。上于德宗。生三子。仲子即裴休也。休为相。奏宰相论政上前。知印者次为时政记。所论非一。详己辞。略他议。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详。请宰相人自为记。合付史官。诏可。裴家父子可谓详于记者矣。

文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选所收。多浓郁。兰亭简旷。自所不取。或曰。天朗气清似秋。或曰。丝竹管弦。四言两意。诸公又曲为辨。俱揣摩之见。

文选五臣注。吕向字子回。泾州人。玄宗朝官主客郎中。以李善注为繁。自与吕延济、刘良、张铣、李周翰等更为解。今称为六臣云。

韩文

韩昌黎之文本之于经。而得法于孟子。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来无择。无择授之孙可之。可之没。其法中绝。后王临川得之独深。而边幅稍狭。可之有集在秘阁。武宗时稍录于人间。

文公佛骨表自是事君忠爱之言。从福田利益上说。事暗君道理当如此。岭外与大颠往来。亦人情之常。何劳诸公苦苦逼拶。此际惟考亭最妙。考亭极重韩公。注经书外便注韩文。故文公决当从祀。而议者异同。今且不复讲矣。

攻佛者惟昌黎一篇。浅浅说去。差关其口。故佛子辈恨之。至今哓哓若不共天。其余极口恣笔。自谓工矣。味之。翻是赞叹夸张。却不为恨。

退之肥而寡髯。韩熙载小面美髯。熙载亦谥曰文。后人题像。遂误以为昌黎。潮州韩文公像。状如浮图。此后人因公辟佛。而故以此挫之。以实大颠之说。郭青螺为守。易以木主。最是。

苏文

东坡文字。至近日。推尊极矣。在宋则朱考亭比之淫声美色。盖以程伊川对头。故作此语。觉着成心。至叶少蕴何人。而亦痛诋。且引欧阳文忠为证。其谁信之。

东坡身上事。件件爽快。只程颐奸邪四字。见之便欲气死。

浙文

浙之文章莫替于宋。都被四川、江西、夺去。至国朝。金、处、诸公开先。王新建大振。此外如郑澹泉、茅鹿门、王敬所、唐一庵、张甬川、许云邨、徐子与、蔡白石、吴泉亭、田汝成、徐文长。或以理学。或以诗文。皆号成家。而近日。余汉城、孙月峯、亦铮铮独上。又如冯具区文集。尽简质可读。屠纬真天才骏发。法度不足。入目斐微。久嚼少味。至如于忠肃、胡端敏之奏议。虽不以文名。而大手笔、大议论。足盖天下矣。澹泉之史笔。何减孟坚。鹿门之叙事。庶几龙门。余尝执此说。为人所笑。要之。后世必有能评之者。

焚枕文

梅溪江天祥与张姓者为仇。勒众拒捕。一郡大骇。欲请兵行剿。唐一庵先生言于当事。与之约。就狱僦死长系。免其家。凡再三往。江信先生至诚。出就缚。无何倍约。竟斩之。灭其家。先生私抚枕哭之。作焚枕文谢过。有云。我负伯仁。伯仁者。江之字也。江虽死。其名得先生而传。死贤于生。可谓知所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至先生仁心。又活郡中数万人。子孙必兴。今尚式微。殆天之未定者与。

叙文首尾

王文恪公作丙辰同年会叙曰。首某人。殿某人。此南宫之次。又曰某某。此胪传之次。又曰某某。此私会齿坐之次。甚得体。今则科名以殿为耻。齿坐以首为耻矣。公是年典试。会元陈澜、状元朱希周、皆苏州人。在今必疑私其乡人。生口舌。

启戏

侯总戎【名一元。】归家买田。于文定公作中。皆潴水不畊。讼于官。文定公作启戏之。伏以龙韬虎略。方图秉耒之耕。雀角鼠牙。递速穿墉之讼。堪为捧腹。未足介怀。恭惟大将军戏下。望振百蛮。威宣九塞。拂衣玉帐。敛攘夷安夏之才。袖手青山。为问舍求田之计。本觅禾麻之野。翻成烟水之乡。汪汪千顷之波。惟见沿凫而飞鹭。闵闵三农之望。虚闻佩犊而带牛。已悬罄于橐中。尚辍耕于陇上。反劳讼牒。致见比追。陶令尹之西畴。孤舟可棹。王将军之武库。束矢何充。曾无批亢之能。可效弄丸之解。料无负三尺之法律。亦何伤八面之威风。聊陈奉慰之辞。自释作中之愧。

文字简古

国朝诸集。大约流盏鬯者为多。其号称简古。惟崔仲凫文集盛行。次则桑民怿有集数卷。序金文靖前后北征录。凡四百余言。中谓宣王淮北之伐为定师。师定者理。高祖平城之役为漫师。师漫者挫。隋唐高丽之行谓荒师。在淫主则乱。在英主则挫。宋太宗收复幽州。谓之棘师。棘则不支。我太祝为涤世之师。太宗为继武之师。其题朱清花园堂诗中二句云。可怪名花真势利。东家倾覆西家去。大有情致。今之不为名花者寡矣。

文冗长

文之长短疏密。各有体制。皇甫湜为裴度作福先寺碑。至三千言。其冗长亦已甚矣。事未必真。盖后人欲夸润笔之多。而曰字三缣。何遇我薄。则其态可知已。凡读古事。当以时论以理推。

楚志繇。至四千余字。广东志序。则二千四百八十四字。

文照顾

叙事文虽细碎。极要照顾。如贼得主人胁之曰。必曰事我。富贵可得。而唐书张兴传作史思明语曰。将军壮士。能屈节。当受高爵。屈节二字。岂像思明口中语耶。景文之病。大都如此。不直替易生拗而已。

有作李太白祠碑。而甚訾老杜曰。同于遇主。自足枋榆。避地三川。依人转侧。卑栖待哺。不异鹪鹩。猥云忧国忧民。许身稷契。浸假而当一官。受一事。即啁啾奚益焉。夫文字中毁桀誉尧已非。况骂尧以誉舜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嘉鱼城记曰。上则洞庭。下则彭蠡。霍苻为警。县当其锋。犹孤注也。考县境俯临洞庭。而去彭蠡。尚隔武昌、黄州、蕲州、九江。凡千五百里矣。
造桥记曰。上控衡皖。西绾浔阳彭蠡之口。盖不啻数千里矣。古人作文。约大而小。今之作文。推小而大。烦简亦如之。此所以分也。
三品以上身后文字。于其卒。皆曰上闻震悼。甚至封君亦用此语。上果震悼否。其人果堪震悼否。
某公作某尚书墓志。所引前后诸大臣凡二十余人。皆称其字。夫前人有名者。尊之称其号。或字曰某某先生。盖举世所共知共晓者。以为重。然不过间一及之。或引证。或点缀。以尽文之变。其它庸庸者。即贵至三公。数至千百人。何足有无。而人亦安知某之为某也。
文淫妖
布衣王彝。字宗常。有操行。为文本经术。会稽杨维祯以文主盟四海。彝独薄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色态惑人、媚人。所谓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数百言诋之。洪武初。召修元史。
文奇字
林鈇。字克相。闽人。与郑善夫同时。鈇为文好用奇字。令人不识。然字非素习。第临文检古书。日稍久。或指以问鈇。鈇亦不识也。【此习。今人亦有蹈之者。不知文章古于意。不古于字。读论语与孟子。几见有一奇字】官至御史。武林近时有虞淳熙。字德园。亦如之。官吏部郎。隐西湖不出。
序文之多
沈靖峯太史文集可二十卷。宏雅可颂。每卷有序。凡二十四篇。
河下皂隶
一达官遇王敬美曰。尊兄文字佳天下。毕竟何如。漫应曰。河下皂隶耳。盖谓随便答应。没甚紧要关系也。其言似过。却亦切时病。
忏悔
王弇州云。志表之类。虽称谀墓。尚是仁人孝子一念。至于后进少年。偶得一二隽语。便欲据西京。超大历。官评仅考中下。辄称韩冯翊、黄颍川。老而不死。多作诳语。畏入地狱。观此则公之忏悔已甚。而近日诸家文集。当有以自振矣。
换字
近日名家文字。多用换字法。其计无复之。则曰俚之。黾勉曰闵免。尤甚曰邮甚。新妇曰新负。异曰异。须臾曰须摇。赤帜曰赤志。又以殊字代死字。古称殊死乃斩首。分为二也。奉母改作奉妣。妣指已死者而言。
塑像藏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陆鲁望建祠堂。塑己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仆其像于水。腹中皆生平诗文亲稿。

千字文

千字文。周兴嗣所作。周字思纂。世居姑孰。宿逆旅。夜有人谓曰。子文学迈世。初当见识贵臣。继被知英主。齐昌隆中。谢朏雅善兴嗣。荐于武帝。法帖中有王羲之所草千字文。文帝患其不伦。命兴嗣以韵语属之。一夕成文。本末烂然。

百千万姓编

今百家姓以为出于宋。故首以赵钱孙李。尊国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运起文。然宋嘉佑中亦有千姓编。雁门邵思撰。汉颍川太守聊氏复有万姓谱。我郡凌氏因衍万姓统谱。

志录集

夷坚志。原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一卷。盖病其烦芜而芟之。分门别类。非全帙也。如博物志。止存十卷。此皆可惜。

牛僧孺撰玄怪录。杨用修改为幽怪录。因世庙时重玄字。用修不敢不避。其实只一书。且非刻之误也。

李任道编云馆二星集。以新安朱弁与宇文虚中同载。虚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见之不乐。自为诗题其后曰。绝域山川饱所经。客蓬岁晚任飘零。词源未得窥三峡。使节何容比二星。萝茑施松惭弱质。蒹葭倚玉怪殊形。齐名李杜吾安敢。千载公言有汗青。朱自金还。仅转奉议郎。所著有曲洧旧闻三卷。其余尚十余种。

刘敞。字原父。有公是集。弟刘邠。字贡父。有公非集。尝曰。是其所是易。非其所非难。

书名先取

玉海一百卷。乃王应麟所集。王盖取文天祥为状元。亦名儒也。考之南宋张融有文集数十卷行于世。自名为玉海。玉以比德。海崇上善也。凡佳名。率古人先之矣。

书已先做

近年新安谢生改三国志为季汉书。尊昭烈以继东西汉之后。然先年吴中有德园吴先生者。挺庵宪副之父。以岁贡受子封。不仕。孝友饶文学。亦窜定三国志。订正统。名曰续后汉书。可见好事都有人先做去。其曰季。不若续为妥。【志名三国。纪实也。止观其名。陈氏斟酌尽善矣。】

俞羡。长山人。刻类函百卷。其书盛行。然世庙时原有此书。乃郑虚舟山人奉赵康王命纂之。累年书成。而郑卒于清源。其子献之得厚赏。不知视今书何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岂青出于蓝。而青于蓝耶。俞。吴江人。郑。太仓人。
红线杂剧。乃吴中梁辰鱼伯龙所演。今时所用。不知胡懋礼已先之。更胜于梁。胡。南京人。
古板不可改
刻书以宋板为据。无可议矣。俞羡长云。宋板亦有误者。余问故。曰。以古书证之。如引五经、诸子、字眼不对。即其误也。今以经、子、宋板改定。则全美。余曰。古人引经、子。原不求字字相对。恐未可遂坐以误。俞嘿然。余谓。刻书最害事。仍讹习舛。犹可言也。以意更改。害将何极。
碧云騢
宋有碧云騢一书。宛陵梅圣俞所撰。碧云騢者。厩马。庄宪太后临朝。以赐荆王。王恶其旋毛。太后乃留之上闲。遂为御马第一。以其色碧如霞片。故名之。圣俞书意。言旋毛世所丑而见贵。以刺范文正、文彦博诸公官虽贵而行可丑也。其毁文正尤甚。言文正附会范仲尹。遂改姓名相从。尽取其家资。及仲尹既败。家破。略不抚恤。又媚宰相贾昌朝。至呼其夫人为婆婆。大都皆不根语。一曰。魏泰所作。
正杨
杨用修博学。有丹铅录诸书。便有正杨。又有正正杨。辩则辩矣。然古人、古事、古字。此书如彼。彼书如此。原散见杂出。各不相同。见其一未见其二。哄然相驳。不免被前人暗笑。 【 名论可靖考订家之口舌。】
文人喜憎
近代文集及著书。若杂志中间。必有所喜而褒者。又必有所恶而疵者。皆非公心、公论。察语下自见。文集自王阳明、唐荆川而前。少此破绽。杂志则自古往往有之。惟吾乡陈栋塘先生见闻纪训。李临川先生见闻杂纪。绝无此弊。
字义字起
（上竹下思）篬。韵书四豪篬字下注云。（上竹下思）篬。竹名。而不详其说。按异物志。南方思牢国产竹。可砺指甲。竹谱云。可挫爪。是也。崔鶡诗曰。时一出轻芒。皑皑落微雪。又李商隐射鱼曲曰。思劳弩箭磨青石。绣额蛮渠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新州有此种。制成琴样。为砺甲之具。用之颇久则微滑。当以酸浆渍之。过信宿。则涩复初。又作涩勒。东坡有诗云。倦看涩勒暗蛮村。
诗韵如回、回、游、游、等字。皆不可同押。
字书云。汉都洛阳。以火德王。为水克火。改为雒。此自无疑。杨用修引春秋会雒戎。并左传。皆作雒字以驳。是则然矣。然春秋左传之板。岂刻西汉前者乎。至五代时方有刻本。安得不从雒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古法字作（左汀去丁右上鹰下去）。尔雅翼云。从水。言其平如水。从鹰去者。鹰之所去。法之所取。鹰。神羊。触不直者。咋不正者。即豸也。御史冠鹰。亦曰执法。

元命苞苻。曰。侀者。侧也。说文曰。刀守井也。饮者陷井。刀以守之。割其情也。

仓颉制字。八厶为公。盖分幺即公。非私外有公也。古人取义最简而直。

乐记。獶杂子女。郑注曰。獶当为优。孔颖达曰。獶杂谓猕猴也。谓舞戏之时。状如猕猴。间杂男子妇女。无分别也。然则倡优之优。当作獶字。一曰。优者。借也。谓饰他人面目、形色、声气也。

贞元中。宣武兵变。执城将另之。注。另。古瓦翻。即剐字也。剐一作（歹丐）。

赋鹏二字为壮年谪官不永者言也。今皆槩用。如此类甚多。临文者忽诸。

唐人云。于字必字无廿。今于字草作す??。【书谱于字尚作于。不知す??字始于何人。】

礼为礼。处为处。与为与。皆说文本字。弃为弃。饥为饥。亦正文也。【弃为弃。唐文讳世字也。饥字。帖人说。饥渴之饥作饥。饥字。帖岁说。饥荒之饥作饥。】

凡无妻、无夫。通谓之寡。寡夫曰茕。寡妇曰嫠。孟子。老而无妻为鳏。今人从之。未有用茕者。

大学曰。失诸正鹄。小尔雅云。射有张布。谓之侯。侯中者谓之鹄。鹄中者谓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谓之槷。槷方六寸。今之解者俱合正鹄为一。不知正与鹄乃有分也。

索与绳一也。大曰索。小曰绳。空棺谓之椟。盛尸谓之柩。自换字之法行。扶柩悉改为扶椟。而长年用帆樯所呼为力索者。亦以为欠新。改写作力绳。椟则何尸。而绳则何力耶。

方言。凡葬。无坟者谓之墓。有坟者谓之茔。檀弓。古者墓而不坟也。邯郸淳曹娥碑。丘墓起坟。盖言丘其平墓而为高坟也。后世以坟墓混为一。遂疑其重复。改为立墓起坟。非也。

韩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为涉。朱子考异已着其谬。盖南方谓水际曰步。音义与浦通。孔戣墓志。蕃舶至步。有下碇税。即以韩文证韩文可也。柳子厚铁炉步至云。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水经。赣水西岸有盘石。曰石头津。步之处也。又云。东北径王步。盖齐王之渚步也。又云。鹦鹉洲对岸有炭步。今河南有县名城步。青箱杂记。岭南谓村市曰墟。水津曰步。罾步即渔人施罾处也。张勃吴录。地名有龟步、鱼步。扬州有瓜步。罗含湘中记。有灵妃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金陵图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处。温庭筠诗。妾在金陵步。门前朱雀航。树萱录载台城故妓诗曰。那堪回首处。江步野棠飞。东坡诗云。萧然三家步。横此万斛舟。元成原常有寄紫步刘子彬云。紫步于今无士马。沧溟何处有神仙。字又作埠。今人呼船侩曰埠头。律文。私充牙行埠头。
山之取义。不独高峻而已。今人称蚕作茧曰上山。佛寺曰山门。曰开山。灯曰鳌山。伙曰合山。江边人伐荻。曰上山去。盖多而丛聚。亦谓之山也。又祝万寿。曰山呼。 【 山呼乃用汉武嵩山事。】
牛僧孺以拍板为乐句。韩愈、皇甫湜、大赏之。其名遂震。 【 今人唱曲。乐句之外。多加赠板。以迟其声而取媚。】
假父之称起于唐。李锜择善射者为一军。曰挽硬弓。随身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军。曰蕃落健儿。禀赐十倍。使号锜为假父。
子双生曰??孖。又曰孖。
窜名二字起新唐书归登传。
捉笔二字起唐书刘瑑传。又见刘祎之传。
唐突二字起于南史陆厥传。
仆遫一作禄蔌。
债帅二字起唐书高瑀传。时裴度、韦处厚为相。用瑀为忠武节度使。士相告曰。裴韦作相。天下无债帅。
胜国二字起于张养浩游龙洞山记。
后赤壁赋结语七字。同李翱解江灵。止改一启曰开。
弇州卮言深诮巨斗二字。乃近时有称名公集古文。题曰巨文。此又斗之流亚也。
棘字之义。一曰荆棘。为棘刺之棘明矣。曰棘闱者。盖取警急呵厉之意。如云事棘。又如两两束湿不可放松之谓。非谓主司畏哗。围之以棘。限出入。而遂以名也。今之衙门四墙。何处无棘。岂独春秋二闱哉。前朝云锁棘。放棘。甚无谓。国朝曰入帘撤帘。帘之中曰帘内、帘外。帘远地则堂高。其事愈重。而意愈深矣。
汉文帝以日易月。原三十六日。 【 礼再期为三年。本无三十六月之说。】
唐玄宗始变为二十七日。君臣同之。
唐之留守不许出城。此是何意。今之亲王亦如之。同于囚矣。
纂书进御览。起于唐韦处厚。
度僧道取资。起于裴冕。
诸王驸马胥以上亲不得任京官。起于魏少游。
布帛以济西北。始于韩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五君咏起于张说咏苏怀以感动其子颋。进言玄宗。得召还。【文选五君咏在张说前。】其后祖之。至咏五十。何太滥也。
冥服襹褕。起于黎干。亦古尸服之义也。
列侯不世袭。始于唐。亲王不世袭。始于宋。
走马楼起于许敬宗。号曰连楼。令伎走马其上。
以茶市马。始于唐贞元回纥入朝。
燎松丸墨。起于唐王方翼。【庄子云。副墨之子。此以墨写书之证。】方翼少孤。母李被逐。居凤泉里。执苦养母。以墨致富。后为名臣。
砚。一名墨海。黄帝得玉一纽。治为墨海。篆曰。帝鸿氏之砚。然则砚墨之来久矣。
老学庵谓杨文公游岱之魂一句出河东记韦齐休事。然骆宾王代父老请中宗封禅文云。就木残魂。游岱宗而戴跃。又在河东前矣。
王文公父名盖。故字说无盖字。苏东坡祖名序。故为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为未妥。改作引。而谓字序曰字说。张芝叟父名盖。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效之。非也。
孟子曰。恶。是何言也。恶字盖齐鲁间发语不然之辞。乃方言之祖也。
广西方言近楚者多正音。与中州同。近粤者多变音。与高廉同。其俗字颇多。皆鄙野依附。如（上大下坐）。【音稳。人坐稳也。】（上不下高）【音矮。不高故矮也。】（上不下长）【亦音矮。不长故矮也。】奀【音勒。不大故瘦也。】（上石下山）【音碛。山石之岩窟也。】闩【音?木户?。门横关也。】汆【音酋。人在水上也。】奂【音魅。人没入水下也】。阢【和鼾反。言隐身忽出以惊人也。】（上毛下口）【音胡。毛口故胡也。】并【束敢反。以石投水有声也。】自范成大帅静江时已有之。【见桂海虞衡志。】
今又有如?生、泵、之类。殆难研究。俗语有五荤三厌之说。厌字殊不解。【言多也。元结嵁台记曾用此厌字。】后读孙真人歌。谓天厌鴈。地厌狗。水厌乌鱼。鴈有夫妇之伦。狗有雇主之谊。乌鱼有君臣忠敬之心。故不忍食。
名义
弓有缘者谓之弓。无缘者谓之弭。缘盖缴缠而成。弭即今之角弓。左传曰。左执鞭弭。是也。
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肉者。边也。好者。孔也。以边孔大小及相等分三者之名。（占夕）中尊也。尊之不大不小者。
（乌口）古为罗。兔曰（口且）。麋曰（口矛）。彘曰口。鱼曰（口八）。又曰（口或）。缁帛全幅长八尺者曰（方光）。又以帛续（方兆）末为燕尾者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旆。载旄于竿头者曰旌。有旂曰旗。剥鸟皮毛寘之竿头曰旗。以白练为（木口）曰旃。
一染曰緆。今之红也。再曰赭。三曰纁。
山上有水曰埒。石崇金埒。盖布钱于大道之上也。石山上有土谓之崔嵬。土山上有石谓之砠。山有穴曰岫。山大而高曰崧。小而高曰岑。锐而高曰峤。卑而大曰扈。小而众曰岩。小山曰岌。大山曰岳。属者曰峄。独者曰甸。上平曰章。中央平曰隆。山有脊而长者曰冈。地自生起曰丘。大阜曰陵。未及上顶旁陂曰翠微。山顶有冢者曰崒。又曰厜（厂义）。一曰巉岩。山如堂者曰厂。如堤防者曰盛。长而狭者曰峦。山形如累两甗者曰隒。山绝曰陉。多小石曰碛。多大石曰礹。多草木曰巾?古。无草木曰峐。山韇无所通曰溪。堤防曰坟。莫大于河坟。人力所作。绝高者谓之京。
厓内为隩。外为隈。岸上平地去水稍远者为泬。重厓为岸涘。厓。水边也。不通之水为汜。别通于谷者为微。泉见一杯为濸。滥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县出。县出。从上溜下也。仇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河水决而复入者为滩。河之有滩。犹江之有汜也。水有沙堆出者为潬。源深出于底下者为瀼。水决之泽为汧。汧水不流。大波为澜。小波为沦。水草交曰湄。潜行为泳。
水注川为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渎。注渎曰浍。逆流而上曰拆洄。顺流而下曰泝游。横绝其流而直渡曰乱。水中可居者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人所为为潏。
世言四通五达之衢。非也。四达谓之衢。五达谓之康。六达谓之庄。九达谓之逵。
水草交曰湄。湄。眉也。如眉临目也。
字义异同
孝宗初即位。礼部尚书周洪谟上疏。言御制各寺观碑记及遣祭谕祭各王府并大臣文字。代言之臣。多有用字讹谬者。宜令改正。以示将来。又近日撰先帝谥议有阴寓诋毁之意。宜逮治万安等罪。以为人臣欺罔不忠之戒。上命九卿同翰林院会议。以为洪谟所奏止是指摘文字一二异同。非有关于朝廷大经、大法。使其言皆是。亦何补于治。况言多纰缪。徒为烦渎。洪谟曰。御制大学碑云。在宫城之艮隅。宫城当改作都城。议以为自古帝王所居之城。或曰皇城。或曰帝城。或曰宫城。或曰禁城。随人所称。初无分别。今国子监在皇城东北。碑文所言宫城即皇城也。不必再改。洪谟曰。御制灵济宫碑云。在宫城之西。当改作皇城之西。民庶苍惶。当改惶为黄。议以为宫城之西即皇城之西也。古韵惶字注云。惑也。恐也。遽也。又苍惶亦作苍黄。然则苍惶、苍黄。古人通用。洪谟曰。御制东岳庙碑云。辅神之贵者。皆肖像如其生。古昔圣贤。曾生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可言肖像如其生。今东岳辅神。非曾生人世者。当改为如其式。议以为此类贵神。世传皆有姓名、貌像。故碑言如是。今洪谟欲改为如其式。不知有何式可肖。洪谟曰。御制灵明显佑宫碑云。禁城艮隅海子滨。古者。天子所居谓之禁。禁城指皇城言。禁城艮隅则是在皇城内艮隅。非皇城外艮隅也。今显佑宫实在都城坎位。不在禁城艮隅。议以为本宫在皇城之北少东。非正北也。洪谟乃谓在坎位。是自谬耳。洪谟曰。御制大慈延福宫碑云。卜吉址于城东。城指都城言。城之东是在城外。今延福宫在都城朝阳门内。不可言城东。议以为本宫正在皇城之东。非差也。洪谟曰。敕谕百官云。文恬武嬉。出唐韩愈平淮西碑文。按韵府羣玉。当作熙字。议以为韩愈盖言当时太平日久。将相偷安嬉戏。以致淮西反叛。用嬉字为优。洪谟曰。御制龙纹春景诗云。省耕岁岁来东阡。韵书云。路南北曰阡。东西曰陌。今误以为东阡。万里郊圻晴皞皞。古云城外百里为郊。邦畿千里为圻。万里郊圻是尽天下四海皆为郊圻矣。议以为礼部韵注云。路皆曰圻。韩文亦有东圻西陌。又圻字与畿字同。周礼夏官。畿内方千里曰国畿。国畿之外。又有九畿。曰侯、甸、男、采、卫、蛮、夷、镇、番。每畿东西南北各五百里。则所云东阡万里郊畿皆是。洪谟曰。御制祭赵府仪宾崔端文。营魂不爽。祭都御史李侃文。灵其不爽。按韵书。爽者。明也。又差也。今言魂灵不爽。则是魂灵不明。议以为不爽正不差之意。诗小雅蓼萧旌篇云。其德不爽。韩愈祭竹林神文云。神无爽其聪明。祭文盖取诸此。洪谟又言。中庸合外内之道。及金縢曲礼传注。输字、巽字、俱宜改。议以为合内外与合外内。文义皆通。其输字、巽字。官板原是纾字、异字。恐近时书坊私刊错写。合行改正。洪谟又谓。先帝谥议游豫绝稀。于田猎为诋毁然。议以为论语子绝四注云。绝。无之尽者。盖绝稀即绝无也。谥议实是称颂先帝圣德。殊无诋毁之意。况谥议系礼部掌行。当时百官集议。洪谟何不明言改正。今既进呈。乃妄行陈奏。希恩于己。嫁祸于人。上曰。御制文字。既考据不差。周洪谟偏执浅见。妄肆诋毁。本当重治。姑贷之。仍罚俸两月。

事起

请封孔子之后。起于梅福。

请韩文公配享太学。自皮日休始。日休推崇文中子以及愈。开伊、洛、关、闽之源。其功不小。

纸鸢起于韩信。后人用之。引丝而上。令儿张口以引内热。

汉制。总羣官为厅曰省。分务而专治曰寺。

凿石崖为佛像。起于魏高宗。时与昙曜于武州塞山壁开五所。镌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奇伟冠绝。

考亭常平义仓法。虽师汉人意。然其法实始于绍兴庚子年乐清人陈光庭之集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仓。
将领亲兵。起于韩魏公。因好水川之败。诸将战死。麾下无救者。遂疏请自总管以下各置亲兵有差。将赴敌死。全队俱斩。故战比有功。西虏臣服。今之家丁即此意。边将皆赖其力。列郡施药。亦起于韩魏公。
署书始于李斯。
郡国立学设助教。博士学生以次减。始于北魏高允。
五五连坐。起于北魏之高佑。佑。允之从弟也。
唐时陈藏器着本草拾遗。谓人肉可治羸疾。自是民间以父母疾。多割股以进。
天子为臣下立碑。始唐太宗之于魏征。题碑额。始唐玄宗之于韩思复。
糊名易书。起于唐。而李揆相肃宗。大陈书庭中。曰。上选士。务得才。可尽所欲言。由是士论归美。宋之制科用此例。故得人最盛。
去任官。百姓脱鞾。起于唐崔戎。历今遂为故事。即贪酷吏亦用此法。然必有名者方悬樵楼。亦直道之未泯也。
功臣赐号。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虚诞褒嘉。苟悦疆臣。以代爵禄。宋神宗时罢之。至国朝文武并用。名实相称。居然华衮可光金石矣。
活板自宋庆历间布衣毕升始。
铁斛起于周文襄公。后朝廷下所在通行。贤者作法。不肖者守之。何问君臣之有。
名姓字号
箕子名胥余。庄周字休。仲雍字孰哉。解者曰。雍。孰食也。梁武帝法名曰羯磨。苏子瞻一字和仲。严光本姓庄。新野人。汉时避帝讳。改庄曰严。其妻。梅福季女。福又有女。嫁徐道晖。壶关三老。姓令狐。名茂。
蔡邕父名棱。母袁氏。袁公妹。曜卿姑也。今传奇作秦氏。
晋牛金之子。逃患改为牢。又改为寮。岂因通琅琊妃事觉被罪。而子为此计耶。
幸姓甚少。晋书有幸灵传。近时广昌有幸节妇。生员李邦植之妻。
元次山之祖曰元亨。字利贞。全用易四字。可异。弃官隐居。年七十六卒。门人私谥曰太先生。用一字。又可异。
唐张俭之兄曰太师。官至太仆卿。典羽林兵三十年。未尝有过。古之命名者。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今以极品之官为名。殆不可晓。
以古人之名为名。不知者勿论。乃知而故用之。如吴郡陆氏兄弟。厥字韩卿。绛字魏卿。襄字师卿。其义何居。襄原名衰。字赵卿。因奏事者误字。遂改之。改而又用。尤可笑。
苗晋卿十子。发、丕、坚、粲、垂、向、昌、稷、望、咸、皆与帝王圣贤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僭窃者不必言矣。同后稷、文、武、二王亦不避。可异。
范希文少孤。从母适长山朱氏。即从其姓。考之名说。节度集庆军始更名。还其姓。
暨陶。字粹翁。崇安人。元丰五年进士。初定陶第一。胪唱者以洎音呼其姓。迄不应。乃以次名递升唱第。苏颂云。当以入声呼之。陶乃出。可见姓之平险亦能误人进身之高下矣。
刘静修云。近世士夫多为顽钝椎鲁。人所不足之称以自号。其说有二。一以矫俗。一附于老氏。后人多效之。然又有自道心事。如近日陶石篑之称歇。乃真歇也。桀一称大牺。谓多力。能推动之。故以为号。要见绰号之名已起于桀矣。
称谓
五代时称朋友曰周旋人。杨彪称其妻曰乡里。
白乐天称刘伶为酒仙。称韦苏州为诗仙。茅鹿门称韩信、苏东坡为兵仙、文仙。
范文正称御史为端公。盖取台端之义。今用以称首揆。盖端揆之义。
黄干。考亭先生之壻也。先生行状出其手。余见其手笔。止称门人。【可见师生之名重于翁壻。】
农丈人
余汉城寅。慈溪人。以古文自负。称曰农丈人。因以名集。考之张东沙致仕归。力农倍收。自署曰上农夫。张于余为同郡先辈。余盖后起效之者。
名字互重
吾郡蔡侍郎名汝楠。字子木。而沈大中丞名子木。字汝楠。沈视蔡为后辈。犹相及。居相去仅三十里。决非有意。其偶合也。亦自可异。
二王改名
正统中翰林编修有王振。司礼太监亦曰王振。振既陷驾土木。王编修耻其同名。请改曰恂。从之。时方有兵事。升恂大理寺丞。镇云南。寻召入为庶子。成化中。编修有王臣。江南买办妖人亦曰王臣。臣既伏诛。王编修亦耻之。因奏臣名初误。犯七世祖讳。乞改名舜功。有旨。王臣名乃其父所命。何得犯其祖讳。吏部看详以闻。于是尚书尹旻等劾。臣名本父命。且授职贴黄已定。辄欲更易。非惟有违父命。抑且烦渎圣聪。当治其罪。有旨。王臣无故搅。本当治罪。姑宥之。看来前之见许。必以直陈。而后则托言祖讳。文致参驳。不知是阁中所票。抑宪宗英明。自能检察耶。今则一概批允矣。
呼名
四友斋一则云。赵大周在内阁日。如杨虞坡冢宰、王南岷都宪。大周皆直呼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或以为言。大周曰。昔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事栖栖者欤。无乃为佞乎。当时人亦称孔子之名。则我岂得为薄待二人哉。尝观双槐岁抄云。王忠肃自总督两广。入为太宰。马恭襄昂代公总督。后恭襄入为大司马。忠肃犹呼其名。恭襄未尝不敬诺也。乃知此事。前辈常有之。不以为异。

杨虞坡为兵部尚书。赵大周方以南吏部郎中升南光禄少卿。嘉靖四十五年十月。虞坡改吏部尚书。此时大周以侍郎家居。其年穆庙登极。次年吏部题请录用诸臣。大周与焉。起礼部侍郎。寻掌国子监事。则虞坡已一品。九年考满矣。此时相见。恐无呼名之体。三年九月大周以尚书入阁。十二月虞坡致仕。相去仅三月。若大周即恃阁臣体貌。公然呼名。勿论虞坡不受。而大周乃狂诞俗人。何以为大周。明年。大周致仕。与虞坡再不相值矣。何元朗与大周相善。极意推尊。不知此语从何处得来。录之登刻。夫听言当以理观。著书立言。何可草草。王盐山呼名之说。亦未必真。一说曰。马家、崔家者。近是。

朋友间直呼其名。见于微生高。此亦前辈施之后辈。若等夷尔我之间。恐无此体。故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非君父之前。自不得概施。乡党中直以名呼。闻北方若江右与近地新安有之。然对人而言。取其简便易明。非坐次彼我直致如此。故称谓间。老翁之类。诚厌人听。必欲称名。非君父不可。或以行。或以字。古之人已行之矣。惟文字必称名。庶后人观者易晓。故曰。临文不讳。

大周起自谪所。改南吏部郎。时周简肃延为南吏部尚书。谒见。周置席于左。赵拂衣径出。大言曰。我不知吏部尊如是。杜门不出。闻之当路。改南光禄少卿。始来谒周。周辞不见。赵亦不再往。堂属自有体。安得有所挟。一切紊乱。夫是非曲直可以抗论。即天子不避。而行坐随侍之间。即布衣亦有定分。何况堂官。大周此举。吾未敢以为是也。

南小九卿。除国学外。凡遇大九卿。皆先下轿俟之。至。亦下轿。街次对揖。俟大九卿上轿乃上。大周既转南光禄少卿。相遇不下。对举手而已。至今独光禄用此例。余则否。

街次对揖

南中下轿对揖之礼。想在前朝。一时相知者偶尔为之。后遂为例。最可笑。最可厌。六科易马。直前而拱。自成化年间给事中王让始。因此得与公会。海忠介至南。独不然。只轿上举手。然惟海一人行之。诸公不尽尔也。总之。南中优闲。日夕聚会讲论。而又路遥。得一遇一揖为快。要未知大体何如。从时、从众、可矣。

涌幢小品卷之十九

祀神第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祖最虔祀事。到任须知册。以祀神为第一事。今官府莅任。吏人先投须知册。仿此。

各神俱存本号。而后代泛加之称。悉皆撤去。为之一清。其不入祀典。而民间通祀者听。前代有毁淫祠者。而太祖有举无废。盖重之也。御制册序云。五经四书。有志之士。固已讲习。即继曰。此书麤俗。实为官之要机。盖严事神明。推崇经术。其圣不自圣如此。

大社取土

洪武四年五月。立大社庙于中都。命工部取五方之土筑之。应天、河南进黄土。浙江、福建、广东、西进赤土。江西、湖广、陕西进白土。山东进青土。北平进黑土。天下郡县计三百余处。每土百斤为率。仍取之名山高爽之地。世传张士诚筑王府基。取三兴土为之。【嘉兴、长兴、宜兴。】与此相似。然张以便身。太祖以事神。筑基之土必多。太祖以百斤为限。此兴亡所由异也。

朝天宫

两京皆有朝天宫。事天礼神。并为习仪之所。南建于太祖。即冶城旧址。景阳楼在其左。二门外纡道屈曲。最可喜。北则宣宗八年。始卜筑于阜城门之内。宫成。有景星之瑞。其规制宏丽胜于南。而雅秀则不及。嘉靖中。陶真人请重修。辉映益加于前矣。

城隍

北京都城隍庙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此国初旧物。一老卒云。其石长可丈六尺。下有城隍庙三字。既建北京。埋而露其顶。埋矣又露。不知何意。仪门塑十三省城隍。皆立像。左右相对。其香火甚盛。每岁顺天府官致祭。府尹可以配都城隍。则布政可以配省城隍。势位略均。而一坐一立。何居。岂幽明少异。而仪门所塑。或者后人附益。非经礼部考订者耶。

再思在外府州县皆有城隍庙。并不闻有各省城隍庙。即如江西城隍为灌婴。亦相传旧说。前朝及国朝亦未尝祀之为省城隍也。然则都成隍者乃都城之城隍耳。岂如都御史、都指挥之云乎。其位次亦可辨矣。

洪武二年。应天、开封、临濠、太平、四府。滁、和、二州。城隍皆封王。正一品。各府封公。正二品。州为侯。正三品。县为伯。正四品。应天衮冕。十有二章。开封等五府州及各府九旒九章。州县七旒七章。王矣。公侯伯矣。仍递其品。章服各异。似不可晓。岂幽明各异。独加崇重与。

景惠殿

太医署中故有三皇小像。医令以便宜奉事。世庙从侍医之请。作景惠殿。令大臣春秋主祀事。殷棠川士儋为尚书。用侍郎王希烈议。上疏谓。三皇继天位极。而列医师之中。于礼不协。请撤祠。进历代医师于一堂。院使以少牢行礼。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报可。

帝王庙

历代帝王庙。塑像精巧如生。光武恂恂有儒者气象。余多雄武可畏。嘉靖中。虏患甚棘。修撰姚涞。题黜元世祖之祀。其言曰。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刘石。贪剧于契丹。暴过于女直。给事中陈棐亦主此说。上疏坚请。且谓太祖存其像祀。乃开国诸文臣刘基等中元进士。受其豢养之恩。强假元以帝统。谬与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失。又谓北虏方横。祀胡虏之君。何以禁胡虏之侵。看来元世祖大有好处。赵氏子孙不杀一人。旧臣多所录用。即文丞相逃真州。再就擒。延至数年。以星变方就僇。其余善政。种种可录。岂非狄夷之圣主与。太祖祀之帝王庙。又立庙于北平。岁时致祭。追顺帝之谥。封崇礼而归之。每曰朕元布衣。又曰朕父母为元百姓。受其养育。吁。此岂腐儒所能窥哉。二公弹不得太祖。便弹刘中丞。嗟乎。仕于元者。岂独一中丞。中丞亦何恋于元。而世宗方议礼。大有改革。又愤虏横。议行。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尧庙规制

帝尧庙在平阳府汾水西。后徙于东南。唐显庆中。徙府城南。有地七百亩。屋四百间。中为文思殿。前为宾穆门。左祀老子。右祀楚霸王。后祀玉皇。总曰光泽宫。正统中。左布政石璞、郡守万观。以左右二祠不合经典。撤去之。左祀舜。右祀禹。易玉皇阁为执中阁。颜尧殿曰广运。门曰俊德、协和。舜殿曰重华。门曰玄德。禹殿曰文命。门曰祗德。增屋五十二。廊六十八。合为三圣庙。已更执中阁为殿。而于尧殿前为阁。颜曰光天。最为雄鬯。于是规制大备。冠于西垂。然前人祀老子。犹曰孔子尝问礼。西入流沙。不甚悖也。至霸王入秦。坑卒纵火。一猛悍武夫。而与老子分东西。且上配帝尧。不已甚乎。石公之改。正足洗千古之陋。方议兴工。一夕大风拔木。积庑下。皆栋梁材也。人咸神之。

孔庙

两京孔庙。各见志书中。万历二十八年。始易以琉璃。从司业傅新德之奏也。曲阜庙肇于鲁哀公十七年。汉、魏、唐、宋。代有修饰。至金皇统大定间。制乃大备。元凡三修。本朝洪武初。改建国学于鸡鸣山下。即六代乐游苑。故亦战场也。分为二东。则小教场。西则学基。学舍隙地。种菜。佐饮食之用。五年。文庙成。上视学释菜。七年诏司府州县卫学。通祀孔子。衍圣公赐诰。如一品法。颁大成乐器于天下。舞用八佾。永乐十四年。撤其旧而新之。以后累朝登极。遣官致祭。成化中。加笾豆十二重。建正殿。恢为九间。缕阁门庑皆廓其制。弘治十二年庙灾。学士李杰祭告。发帑金十五万。守臣重修。十七年告成。大学士李东阳致祭。庚子春。余得恭谒。檐下皆盘龙云花石柱。壮丽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致。目所未见。入庙。清肃壮严。远非佛宫可儗。相传费至三十万。万历己卯。抚臣赵贤重修。甲午。抚按郑汝璧、连标等。复开瓮城重门。以辟神路。

祭用常服

历代忠臣庙皆府尹致祭。凡祭必用祭服。独此用常服。想当时请旨未下。府官草草行事。遂以为例。今当改正者。

不领祠祭

京师诸祭皆领于祠祭。惟坝上马房别自建祠。以元旦冬至圣节。遣内侍主祭。光禄寺具品物。不领于祠官。

许庙祭田

许远。字令威。世居盐官洛溪里。许之后有名忠者。藏其谱。今见存。并新其庙额。祭银八两。后减三之二。及括祭田。故所优以轻折者。并罢去之。万历十二年。忠诉于县令陈某。为请于两台。得复。

螬矶

芜湖江心有矶。矶上有祠。祠孙夫人。曰螬矶。甚有神灵。孙夫人至此矶。闻先主崩摧。哭自沉。又曰。孙、刘、有却。夫人归吴。舟檥矶下。不忍见仲谋。遂坳于此。夫人真烈丈夫也。蜀既不传。吴亦遂讳。宜其为神。血食万世。郭青螺榷芜税。并塑先主像。改曰蜀望台。

萨法官

建阳县横山王庙甚灵验。递岁乡人祭赛。必用童男女。否则疫厉随起。宋绍兴间。萨守坚入闽至建阳。是夜。横山王托梦朱文公曰。庙久为蟒蛇所踞。递年祭祀。渠实享之。今萨法官欲罪我而重谴之。檄惠先生一言为救。文公梦中问之曰。法官安在。曰。寓关王庙施药。次日往庙中。果有一道士。诘其姓名。曰萨某也。文公具白其事。萨曰。先生说关节耶。姑免究。比归。则庙已烬矣。惟有一大圆石镇其中。今人呼为飞来石。是夜文公又梦曰。业蒙救矣。亡以为谢。此去护国寺。风气甚聚。可为宅兆。君其世世获福。宜急图之。后文公议建学其间。即今学基是也。

苻神

苻坚死于新平佛寺。见梦于寺主摩诃曰。改为吾宫。则已。不则尽杀居者。果死疫相继。因共改寺为庙。遂无复疾疫。正月二日。民竞祠以太牢。号曰苻家神。

飞天神

嘉州开元观。后周所创。本名弘明观。隋大业末。方建大殿。殿西塑飞天神王像。坐高二丈余。坐二鬼之上。初。道士吕元藻数夕梦神从空直入。其形接天。遂为此像。隋末多事。不果就。然灵应则多矣。太和中。杜元颖镇成都。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南诏侵沐源川。分道而来。掩哉不备。欲取嘉州。去州四十里。寇忽大惊奔溃。州境稍安。有得夷人觇候者。乃言。本欲径取嘉州。忽旗帜偏山。兵士罗立。有三五人。金甲持斧。长二三丈。声如雷霆。坐二鬼之上。麾兵士直进。蛮遂惊溃而去。是日。蛮酋死者三人。始知为飞天神阴兵也。自是郡中祈祷无虚日。有人将下峡。乞福于神。瞿塘水泛。波涛甚恶。同行之舟皆损失。其人甚惧。见神人立于岸。如飞天之状。使二鬼入水扶舟。舟得无恙。开元观之名益着。观在层冈之上。下眺城邑。俯视江山。二水回滢。众峯环抱。为郡中之胜。旧有高阁临崖。祟楼切汉。制度宏巧。远近称之。久而摧坏。官收其材用之。余者为马厩。有门扉。制古。且坚。无丝毫朽蠹。置之木栈之旁。既而有光。炯然可鉴。以其为怪。弃而不用。迁于紫极宫玄元殿内。有小赤蛇蟠缀门楔之上。累日不去。涉旬之外。不知所之。

锺葵

钟馗之义。笔丛言之最详。且不止尧锺葵而已。隋时又有乔锺葵为大将军。大约辟邪之神。隋唐以前。往往取佛僧鬼神为名。葵、馗、音同。杂出。俗画钟馗戴软角巾。便有开元进士之说。

猿仙神

韩苑洛为浙江佥事。王镇守谮之。被逮。时山东鲁桥有庙曰猿仙神者。能预言人祸福。官校孙百户等谒神。且布施。神一见。即曰。汝辈非拿韩佥事者乎。众曰。诺。神曰。韩大好官、好人。浙江民以青天呼之。王镇守无天理也。我近日来自京。科道部寺。无一人不惜其枉。世界如翻饼。时当不久。此人异日当大用。尔辈可小心待之。众应曰。不敢。神怒曰。张某狡猾无状。不念尔六岁鳖膊子儿乎。张股栗叩头。盖张年六十余始得是儿。项短。而遇韩无礼。故神言之。张大惊。挟其曹致贺。自是待韩愈恭。而张某尤甚。

霍庙池冰

御史阎睿行边。经祈连。暮宿山下。夜分闻金鼓声。比晓。雪满地。询诸左右。曰。山径冰滑。霏雪。马不可度。山后有霍将军庙。入庙祀之。庙下有池出冰。若榴梨瓜果状。众咸奇之。

舞阳侯

樊哙。原武康县人。从母李。嫁于沛。遂为沛人。今县有舞阳侯庙。甚灵应。

卫公生日

安吉州李卫公庙。初在孝丰玉磬山阳上方寺前。宋干元年间。风雨暴作。庙移于山之东。即今址也。熙宁甲寅。陨石于庙之东。嘉定己卯。陨石于右庑下。元泰定乙丑。陨于左偏。栋宇像设。一无所损。若避之者。成化辛丑。复陨于后殿。损桷之楣。弘治初。岁大旱。邑令礱神祷雨。雨随舆至。须臾沾渥。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亥夏。旱且酷热。祷于神。神额有汗如珠。拭之复汗。雨亦随应。初神微时。射猎霍山。投宿朱门。遂有乘龙行雨之事。则神之灵异。其来也远矣。每八月十八日。相传谓公生日。众先期醵金。寘酒酣宴。演扮先代人物。鼓吹歌唱之声。昼夜不绝。谓之李王会。

河神

金龙大王。姓谢。名绪。晋太傅安裔。金兵方炽。神以戚畹。愤不乐仕。隐金龙山椒。筑望云亭自娱。咸淳中。浙大饥。损家赀。饭饿人。所全活甚众。元兵入临安。掳太后、少主去。义不臣虏。赴江死。尸僵不坏。乡人义而瘞之祖庙侧。大明兵起。神示梦。当佑圣主。时傅友德与元左丞李二战徐州吕梁洪。士卒见空中有披甲者来助战。虏大溃。遂着灵应。永乐间。凿会通渠。舟楫过洪。祷亡不应。于是建祠洪上。隆庆间。大司空潘季驯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为文责神。河塞如故。会司空有书史以事过洪。天将暮。遇伍伯。擒以见神。神坐庙内。诘问书史曰。若官人。胡得无礼。河流塞。亦天数也。岂吾为此厉民。为语司空。吾已得请于帝。河将以某日通矣。若掌书不敬。当罚。书史诉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果以某日通。于是司空祇事神益虔。

石像

晋天福以前。有巧工来自霅川。见有石浮于水。叹曰。石岂真能浮乎。是必神使之然也。其夕梦一老人揖而前曰。吾楚历阳侯范增也。大功不成。邑郁而死。未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君能留意。必有以报。遂取以为石像。奉香火惟虔。烟随风飞。直至兰溪县。止于苎峯之巅。邦人归向。聚木石而成庙。题曰福佑括苍。王淮诗云。关中失鹿人争逐。一去鸿门不可寻。千古英雄死遗恨。封侯庙食更何心。合第十四卷陈孚之诗读之。亦可悲矣。

荷石

邵仁安。睦之清溪人。贞观初。与弟仁应俱隐蟠山。诵道德经。深得其奥。没而为神。有巫何氏。虚谭祸福。惑人。神甚恶之。现形。以一木荷二大石。重各万斤。至山之巅。折所荷之木。植于地。枝叶生焉。巫者惊走。人名其树回虬锡。立庙以祀。庙前有池。岁旱致祷。水涌沸山上。二石云起。有蛇出于池。入庙升屋。雨随大注。山下一小儿。失已三日。途遇老人呼曰。随我。闭目。勿得开。从之。闻风雨声甚厉。少顷。抚其背曰。至矣。开视。果其家曲巷中也。

老父指路

孙明。潍州昌邑人。李璮据益都。明被兵掠至鸿沟。去家三十里。年始十岁。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伥伥乱行。有老父教之曰。儿但从吾指以往。即至家矣。明如其言。走固堤盐场中。草深灭顶。而豺狼左右嗥。明竟得还。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母亦避兵方归。举灯索明不得。相向哭。灯忽作花。复自相慰曰。我儿其返乎。不然。此花何征也。言未讫。忽闻叩门声。启视之。明也。急挽以入。初父止生明。明之子孙逾四十人。孙惟中。字伯庸。有孝行。庐墓。通书史。居家严肃。三子。长尚志。入国朝为礼部主事。

神鬼所护

赵尚书豳。祥符县人。有异质。善赏识臧否。正统中。钱塘于肃愍公谦巡抚河南时。公谢政家居。于数造其庐。以前辈礼。事之甚恭。一日。公执于手。啮之出血。于即悟。泣拜请教。公不答。顷于出。其孙怪问曰。大人何囓于手。公怃然曰。于好官。惜不得令终耳。公先为郎署时。一人犯大辟。死狱中。出其尸。实闭气诈死也。越四十年为司寇。其人复犯法。公一见。呼其姓名曰。汝非曩死狱中者耶。讯之伏辜。人以为神。公在襁褓。母避乱。抱匿林莽间。有虎至。母惧。置公于地。虎熟视而去。暑夕寝黉舍中。羣狐采麻叶作扇。扇之。驩呼曰。赵尚书方苦热。吾辈敢惮劳耶。公闻之。益励志读书。

顾度。昆山人。有孝行。坐事亡命。走西南夷万山中。经辰水、麻合山、乌江、紫梢蛮洞。几死。常有神人护之。自播州转入丁山。山神夜来与语。貌甚伟。曰。吾姓褚。导如巴中。巴人以为神。相与敬事之。居九年赦归。时洪武三十年也。将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江不可渡。是日大风。渡者皆死。独得免。永乐中以人才征。不就。

诗镇

我湖慈感寺前桥曰潮音。水清彻。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见之。每风雨。即有蛟龙来攫。永乐中。夏忠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里。率一美女来见。公不为动。徐诉曰。久窟于此。岁被邻豪欲夺吾女。若得大人一字为镇。彼即慑伏。永不敢动。公书一诗与之。中有蚌倾心之句。神拜领而去。未几。公至吴淞江。有金甲神来诉曰。聘一邻女已久。无赖赚大人手笔。抵塞不肯嫁。请改判。公张目视之。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因悟曰。是矣。慈感蚌珠之仇也。牒于海神。次日。大风雨震电。有一蛟死于钱溪之北。文皇方有侦卒报知。及还朝。问状。对曰。此皆陛下威德。百神效灵听命。臣何敢与焉。上甚悦。杨文贞请录付史馆。上不许。万历己亥。余游太和至荆州。文贞六代孙。现为兵使者。对余言如此。

刘忠宣免难

忠宣公少随其父广居官广西。归至赤沙湖。误堕水。风悍。帆满急。舟行已远。浮沉水中。遇渔舟掠出。送至舟。已半日矣。癸未会试。场屋火。攀垣数四。皆为后人拽下。喘喘待死。俄若有人推之上者。遂踰垣。旁一人衣之白袍。问其名居。不答。标衣号于市。亦无应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陆庄简风火

庄简公馆于陶氏。夜梦三神舁火器至前曰。祝融将有所儆。以公在。薄其罚。语毕。焰起。公又力恳。曰。第及三舍。不傍延也。翌日果爇三楹。尝渡江。遇疾风。舟几覆。公肃衣冠自讼。须臾。若有物曳舟者。抵浅洲免焉。自是遂戒牲庖。

济风救难

刘佐。中部县人。生五岁。值岁凶。民有鬻美衣于市者。大母以升米易之。佐问易以何为。大母曰。将衣汝。佐曰。今米与衣孰重。亡米。死矣。衣何用诸。大母大奇之。奉母暨诸弟北上。渡江。风。佐年十五。号且祷曰。吾愿代吾母暨诸弟死。风益急。佐将投于水。舟人执之。已。风止复济。正德丁卯。乡荐解元邵升。未冠登科。有俊才。刘瑾从孙女妻焉。庚午秋。瑾败。有司逮升。急奔佐。匿之。阅数月。佐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邵君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故不与瑾事。我知之。夫不权其是非之原。而轻背其友。岂仁者乎。卒脱升于难。

刘瑾为侄女求婚。时有戊辰探花戴大宾、丁卯陕西解元邵升、皆未娶。谀者争以二人姓名进。瑾曰。吾关中人。归邵生其可。苦辞不得。升因闭户绝人事。瑾诛。众以升无所与事。免诛。斥为民。升字晋夫。才调超逸。能诗。绝不以得丧撄心。年仅四十四卒。众皆惜之。戴尤早夭。均犯忌才之阨矣。

神人救阨

金峯胡公宥。新安人。甲戌进士。能文章。诸生时。下帷。呕血甚剧。梦黄冠假艮背之旨。疾乃瘳。每神其术。秘不语人。尝自城南夜归。灯火相接。及门。阒无一人。舟覆彭城。赖居人出之溺。公问故。则神人夙戒。谓贤者有阨。宜亟持勾繘以救。见屠者将解牛。市而豢之。守冢。及公卒于黔。牛不食死。初生时。母毛孺人梦车驾临其第。方以臬司入觐。岁在癸未。会廷议相寿工。有荐公习圭测者。受命往视。屡赐御膳。车驾之幸。其在此乎。同时往者。南司寇陈道基、通参梁子琦请改。而礼书徐学谟不从。止。

辞请威灵

徐楚。淳安人。为辰州太守。甲寅疠大作。公亦昏愦。恍惚觉身着金绯坐殿上。两楹间旛幢飘摇。署曰威灵。几前大鼎爇香。黄冠在前。问曰。此何地。我何在此。对曰。此城隍庙也。郡人请公生为之。公怒曰。谁为此议。我肯向汝作土偶耶。道士忽不见。旛幢殿宇。一时都没。翌日。士民苦旱祈雨。执牒请公署名。公曰。有如梦。我当应祷。纔出暑。大雨如注。三日夜不绝。疫疠顿苏。先是公以内艰归。过山东闸。有高孝廉争舟怒骂。复举大石掷公。几中额。且曰。异日见我廷谒毋悔乎。公笑而谢之。后至辰州。高乃补沅陵令。辰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附郭邑也。大为局踬。高顿颡愧泣。公怡然答曰。乃公吞云梦者八九。愿勿复言。为云南副使周庞者。广西人。有所亲人周歧岳选蒙化卫经历。死矣。庞谓其子曰。滇广万里。谁知而父死者。以文凭假我。我之官。所得与而共之。庞竟赴蒙化。恣意贪墨。居一年。而歧岳家有七人来。庞恐事泄。饮之酒。夜尽扑杀之。燔其尸。有宋经历者。故识歧密。以告公。公佯檄庞往事邻县。而擒其妻子。讯即服。捕庞置极典。滇人称为神明。子应簧。己丑进士。参政。

黄冠授药

刘绎。字斗山。代州人也。成化丁未进士。理辽东粮储。逆瑾恶之。械至京。枷午门前。枷重法严。凡枷者。十余日多死。公枷月余不死。时同郡王沈庵以死侍侧不去。有黄冠者至。遗家人一丸药。曰。日剥一分食之。尽则难脱。公是日亦梦仙人自霄而下。内药口中。觉来尚有香气。监守者俱言有老人送药。忽不见。语喧。闻上达九重。太宰张西麓彩。乘此异。言之瑾。得释为民。张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监察御史。朝野称为铁汉。后升卫辉知府、长芦都转运使。此一铁汉。阨于瑾。救于仙。而又见知于瑾。后之见知。则又黄冠误之也。故官不甚显。

神示

任汝亮。猗氏人。进士。户部主事。督饷彭城。渡河。登舟失足。坠没。陪仆自投下援之。亦不复见。日向昃。舟人骇而噪。有顷。与陪仆忽跃而出。神色晏然。或问公溺时状。曰。若有巨木载者。舟人以缆度水。深百丈。骇以为神。知泉州府。泉州苦旱。郡人占九鲤湖神。神示之。须二千石至而雨。公方入武夷。缙绅有以梦告者。疾行。左右言支干不利。公策其马曰。农夫闵闵望岁。所言不可以过今日。脱有灾。太守任之。至果大雨。又三月。牧儿入山中。经一峡。见石理若文字。隐起。拭蘚读之。云巨雷辟石。神泉涌出。见者神强。食之无疾。以传以颂。良二千石。郡人争来观。有疾。一歃立愈。会内计。中蜚语。左迁。知兴国州。泉亦先涸。

神儆

蒲州高岳。为黎平太守。黠夷以岳西人。不习土风。骤而掠供张物。尝之。岳乃与杖。械系。复夺去。传檄将吏。悉收斩以徇。夷众慑指。无敢犯。尝闭户卧。漏下已三十刻。有红光夺目。迹之。赍烛自然。默筹。兵犹火也。神其以示儆乎。部署材官、粟马、厉兵、寝戈、擐甲。钦钦如对敌垒。众窃怪之。已而旁郡夷戕杀官长以叛。台檄岳调孟兵讨贼。孟兵盖获之后。剽轻敢战。寻罢不用。兵恚曰。是谩我。使仆仆道路。士辱兵顿。不则受贼贿耳。将甘心于罢者。鼓课噪。蹋邸而入。左右无人色。辟匿。岳坐堂上。以一吏侍。胥之入。意气自如。徐呼而前。以尔讨贼。乃自为贼耶。吾贳尔。缚贼自效。众顿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愿受约束。倍日并行。卒获渠魁还报。

断狱

归震川先生令长兴。好谭文。于听讼非所长。有乡豪与媳奸。为仆所见。挥刀杀之。知事不可掩。入室。取一婢杀之。提二首赴县。告以获之奸所。欲脱己罪。偶大雨沮城外。其夕。先生梦城隍神告以杀死本末。先生辰坐堂上。其人携二首奔入。未及言。先生大呼曰。贼贼。汝杀人。如是如是。遂伏罪。众咸以为神。自后无敢欺者。

却羡

吴猷。新喻人。任兖州府通判。库吏杨福以羡金千余两私猷取之。猷不取。后十年。其子总税赴京。舟至芜湖螬矶。触石破。赋金沉于江者五日。诘旦。家僮狂叫曰。我螬矶神也。汝父猷。不取兖藏金。今所沉者称是。盍以长绠系铁钩。曳取之。必获。亟如神言。果获。同事者乞神。效之。仅出空橐焉。

王春元

王命。河间饶阳人。滹沱大溢。水及城。不浸者数版。有妇人呼于市曰。必王春元祭之。时饶有两王春元。问主名。指曰。君也。杀牲为文。登城望祭。祭毕而水落。迄不为灾。或问以故。妇曰。渠。东斗星也。翌日复问。其妇懵然。不复忆矣。人咸异之。后为凤翔知县。洁己爱民。秋禾正茂。忽有虫如蚕而微小。色正黑。缘苗食之。徧四境皆然。百姓奔告。即为文。率众祷于神。请朝。而虫迹如扫。竟亦莫知所往。士民为图颂之。尝以治邑。劳瘁成危病。医药罔效。夜梦梓潼神告之曰。服补心丹乃愈。觉以语医。医言非对证药。已之。既复梦如前。即和而服之。遂愈。

青衣持檄

严天祥。朝邑人。为绛县知县。恒以役至夏县。道经傅说祠侧。严必入拜。徘徊瞻顾。有旷世相感之思焉。一日复过。属有急。不得入拜。憩其侧。短亭中坐。见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要公。严谢不往。顾左右。赐使者食。左右实无所见。以为严作鬼语。然不敢诘。第应曰。食使者矣。严乃语二青衣。还报傅公。异日竣我为御史乃往。言讫就寝。顷之寤。呼左右。大惊汗出。述梦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寝时有之。非梦也。严默然。诫左右勿泄。及甫为御史。辄郁郁不乐卒。其后从人始言之。

易榜

绵俗尚祷。有白牛庙者。民竞夸诩其妖。以为神。戴黯为监司行部。见之。曰。此必伯牛庙之讹也。遂命易其榜。禁民无得淫祀其中。众初以非其神。譁之。后获断碣于埂地。果立以祀伯牛者。遂皆服公明见。

焚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陆钶为贵州副使。尝行一山谷中。鼓角不鸣。军皆衔枚疾走。怪之。左右对以猫王神最灵。人辄避不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见其像累累。令军人持一像以行。及下车。军且以像俯地。呼而请罪。公曰。是何惑人之深也。焚之。无能为妖。

心计得情

戚南玄贤为归安知县。民尝夜被盗。未曙。戚谒庙出。河侧闻舟中密语云。某之盗。藏某所。不识有司能觉否。天且明。遣人获盗赃来。具如所闻。被盗家犹未知也。素有心计。善剂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实。有萧总管祠甚灵。且厉。豪右欲诅有司。辄先赛庙。庙壮丽特甚。一日过之。值赛期。入庙中。列赛者阶下。谕以祸福。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祷神。得雨则善。不尔。庙且毁。罪不赦也。舁木偶道桥上。竟不雨。沉之水。叉数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跃起。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萧总管来。萧总管来。戚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系舟侧。顾岸傍有社祠。别遣黠隶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来。已而果然。盖诸赛者贿没人所为也。遂焚之。

井神

贵溪县仁福乡圣井。相传宋初。有郭巫祈雨井上。忽坠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遂坠井。初不觉。既而见水中。有楼台。俨然一老翁中坐。侍卫森列。置所坠角于牖间。巫进请角。翁谓曰。旱乃天数。非吾独专。小民不修诚动天。而昼夜聒井何为。故夺汝角。巫恳请不已。谓后不敢聒井。翁命还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后再旱。巫违前诫。吹角井上。角复坠井。巫取之。溺不复出。踰五日。尸出山前潭水上。僵坐不仆。渔者推赴长流。旦视坐如前。如是者数四。尸竟不去。亦不朽败。是夕见梦于乡人曰。吾郭巫也。向再入井见龙。龙谓数入冥间。不令出。既因命我掌祠。出尸以见异。我尝为乡人效劳者。今神有后命。而数数苦我。奈何。乡人往验之。信。为立祠。凡有祷则应。

竹神

陈岸为闽录事。死之明年。妻哭之曰。君平生以刚直称。今以谗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见梦于妻曰。吾不知死。闻卿言。方悟。吾当报雠。然公署非可卒入。卿为我诉冤。吾当随之。明日。妻往诉至县。遇一雠吏于桥上。击其首。即仆而死。及入。凡吏尝害公者。以次十死八九。惟二吏奔至临江得免。王埜、蔡襄、有记。神墓前忽有竹二根。从树柯中出。众以为异。因为盖竹神祠。

石鹿神

青州石鹿山。临海有神庙甚灵。刺史王神念以祈祷惑众。毁庙坏像。栋上有一大蛇长丈余。役夫扑打不能得。走入海水。时阴子春为东莞太守。梦人通名请见。云有人见苦。破坏宅舍。无所托。钦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密记。经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日知其事。甚惊。以为前所梦神。因办牲醑。请召安置一处。数日复梦朱衣人陈谢云。得君厚惠。当以一州陈谢。子春心喜。供事弥勤。果以功授南青州刺史。又迁都督秦梁二州。神信有灵。逐于神念。祠于子春。辟之于人。遇合乖违。各有缘分。

保障为神

吴江县黎里秦氏。世素封。行善。多以赀得官。其始祖干。当宋季之乱。集乡兵自保。寇不敢犯。依以全者甚众。诏授护民太尉。没而为神。祀之至今。考五季之末。民闲聚兵保乡党者。率称太保。故有遍地太保之称。宋末则称太尉。非实授职衔也。中间有豪杰。有强梁。江左以来。豪杰最著者。程忠壮公。次则秦公。观其能荫及后人。则当日行事大略可知矣。

石吞为神

琼州临高县西十里有昆邪山。建武二年。村民王氏者二人。长曰祈。次曰律。与乡人王居杰。猎于山。憩石上。祈为石所吞啖。居杰三引刀不解。祈被吞未尽间。忽作声曰。我为昆耶天神。隐此石室。已后可以纯白三牲一祀我。言讫。遂没入石中。不复见。宋靖康间。逆酋王文满煽乱。众聚兵攻临高。民受荼毒。无能御者。吏民乃祷之于昆耶神。须臾。蜂虿弥空。肆毒行螫。羣盗奔溃。民赖以安。益神其佑。

神灯庙

姚江有神灯。每岁春月初。昏无风雨。远望火光数点。起自大黄山东岳庙前。已而跨江南北。散漫数十百点。多至万亿。灿然若繁星。明灭聚散。参差不定。渐移而西。至夜分。隐隐向白山没。俗传。三月既望为岳神诞辰。此其下降之征。然读书龙山上者言。不特春季为然。凡遇天气郁蒸。往往有之。第卑处不见。如登山绝顶。见江南遍屋皆赤。即环山半亦是。甚有人坐树下。倏缀树如旒。至集人衣裙。拂之不去。西门桑神庙。俗呼桑九郡王。并祠其子周舍、史舍。周生时馆谷外邑。归而经其姊家。严氏姊为具鸡黍。周怒何为以骨饲我。众曰。肉也。姊家实以祠神。竟不食。归告其妻。趣具汤沐。吾将去为桑郡王子。浴竟而逝。史名自张。髫年从学舍归。途遇一丈夫。须髯甚伟。曰。竖子。而非史氏子。乃郡王桑氏子也。史惊惧。归告其母。夕发寒热。语语若神授。竟死。传邑人十月间具旗伞鼓乐。舁桑神及二舍。迎于途。至桑巷祠而返。岁以为常。

丹台记

蒋焘。字仰仁。其先宋侍郎堂守苏。遂占籍长洲。父原用。娶武功伯徐有贞女而生公。原用登进士。出知乐亭。殁于官。焘尚孕于母。未育。既育旅邸。七阅月。母始扶榇归。少颖悟。五岁。母口授小学。即成诵。十一善属文。时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惊人语。选隶学宫。十四应都试金陵。文誉驰公卿间。又三岁而卒。当未卒时。常梦上帝召为丹台记。以母老辞不得。录而秘之。姊婿刘炌入其斋。得所为辞帝文。以语母。母恶之。抵于地。然竟不免也。初母在蓐。慌惚见道流三人入房。顷刻间失其一。即免身。常以为异征。及卒后。母甚悲。着哭子诗十三首。闻者莫不陨泪。母又梦焘来。言我之帝所甚乐。母问其死状。焘曰。儿死。从首上以往。儿虽死。不灭不散也。至嘉靖中。陆詹事深死三日而苏。既苏。语其子楫曰。取笔记我语。我病渐时。不见若辈。觉身坐厅事。有黄衣二人踽于庭云。奉大王命召公。余方欲置对。忽身已坐舆上。黄衣前导。随者数十人。皆旧隶物故者。余心甚骇。舆北行如飞。至一城。黄衣踽请曰。当去舆从步。顷刻间已失舆。两人挟而走。足不着地。至一城。黄衣又踽请曰。请改服。不觉已易衣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楼橹皆如京城制。可十余里。至阙门。门数重。大殿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黄衣先入。唱曰。奉命追松江陆深已至。王起坐曰。入之。余从东阶庑下北面立。王南面。字呼余曰。子渊识我否。余曰。殿下莫非当年蒋焘耶。盖余为诸生时相习耳。从者呼之曰。奈何犯我王讳。王曰。此我故人。无迫之。王曰。子渊。尔官应居一品。寿应登八十。以犯三大罪、十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寿减一纪。是年余方六十八岁。闻是语。骇曰。深得无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此。因命吏取詹事簿籍来。须臾。吏持簿至。余阅之。见平生所言所行。无一不记。其末以朱书总核其罪。余因丐王。幸念夙昔。使得毕其寿命。王曰。此非寡人所得专也。主在帝。寡人为故人受罪。姑假以两旬。俾治后事。其毋为子孙计。命黄衣送之出。已出门。复呼入曰。若兹来也。于地狱无覩。何以警世。传黄衣。又导观诸狱。景象甚惨。目不忍视。狼狈而走。至街衢。所见冠盖往来如长安道上。皆朝士久没者。咸下车。与叙寒暄而别。出城。从高原上行。久之。甚昏黑。忽见一灯微明。既近。则其尸卧于床。心恶之。黄衣推之使附。乃苏。又两旬。而黄衣复至。詹事遂长往矣。

神惠记

类者。而吾家幸完。居东城数载。倭难平。与家人浮海归故居。业登舟矣。神复来告不利。意虽信之。而难于易舟。适有友人王散轩者亦以避倭浮海归。劝附其舟。先生从之。方有所待。未即解缆。而前舟先发。不数里。飓风作。覆其舟。舟中人皆葬鱼腹。遂得俱免。惟神救者三。皆大难大厄。心思意想。所不能及。?叶先生朝荣。号见山。少师台山公之父也。中年得奇病。病不知所由来。亦无他苦。第不能睡。每睡欲合眼。则背蓬蓬然动。始如斗大。渐缩至背心。仅如钱孔。则涌起醒矣。以此三年不成寐。遂骨立。延医诊之。医不能名其病。第见其骨立。则以为损也。用参苓诸药补之。愈补愈甚。且将就木。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忧之。遍访名医。得十人。莫适与也。则具十人者名。祝于乡祠女神刘夫人者。枚举而筮之。良者阳筮。否则阴。十筮皆阴。大惊。吾儿殆哉。其不可药矣。不然。何十医而无一良也。家人相对涕泣。计无所出。先生忽见一人。星冠道服。自空下。拊而告曰。君何病。服越鞠丸。愈矣。遂翛然去。异之。以询医。医曰。方诚有之。平平无奇耳。安能愈君。君病久恍惚。何言神也。问方载何书。曰。在丹溪心法。问何疗。曰。疗郁。先生瞿然曰。得之矣。往余再丧妻。四丧子。复丧妹。最后丧母。骨肉之痛连绵不绝。哭泣悲伤。五衷菀结。今兹之病。由郁生也。神告我矣。遂合一剂服之。即成寐。再服则通宵安寝。三日而起矣。友人来问病者皆大惊。谓君遇茅山道士。授还魂丹耶。何起之骤也。遂醵钱。具饼饵酒果。罗庭中。为拜答神贶。时已甲夜矣。忽炉中有火。荧荧如炬。光照一室。友人皆见之。先生喜。占一联曰。危而安。方识神功广大。微之显。莫言阴教虚无。更十年。读书三山。忽一夜。前神复至。语曰。君何尚留此。其亟归。谋避倭。时倭已远去。乡人安居无恙。殊不以为然。第念神曩者救于垂绝。今岂我诞耶。因五鼓就道。徒步疾走二百里。以夜分抵家。明发即欲行。而家人及父皆不信。以告乡人。乡人咸揶揄。谓其騃。不得已。留二日。竟强父挈家去。止东城。未十日。倭以风便突至。乡人不及避。诛杀惨毒。至有一家无

先生弱冠时。肄业三山之开元寺。社友十余人过之。送于寺门。至钟楼下。一老人年可九十余。野服倚柱。立挽而语曰。在相法。君当刑四子。时犹未娶。心恶之。又曰。无愠也。子虽晚。当贵。已又曰。功名竟有。迍邅耳。时方年少气锐。谓一第可立取。闻此愈怫然趣出。老人复笑挽曰。更有一言。门下多贤士。诸所言皆忤。默然怪之。他友人意其善相人也。问焉。俱不答。再访之。去矣。询之僧。僧曰。无有也。越一岁。先生始婚。连产俱不育。己未。少师生。先生年四十五矣。为诸生。累举不第。试多前列。而不及饩。乙丑。京口姜先生试首。年已五十一。心念已老。即馋无益。力让次者。姜先生不可。乃受饩。戊辰。穆皇登极。诏选士充太学。遂得与焉。畿试复不第。久乃谒除。得九江别驾。鬼啸于斋中。不为动。斋故战场也。芟而辟之。产五色芝。满六载。移守养利州。州治。深入蛮夷中。拮据三载。欲归不得。卒于官。老人所谓迍邅。岂不信哉。方滞学宫。家贫。岁常就塾。弟子有声庠序者至二百余人。登科第者。累累不绝。在官时。延接诸生。教以经义。多成名。而瑞昌科甲厄且七十年。署邑试士。首拔李汝祥。其年遂举于乡。门下之多贤亦不虚也。而当守养利时。少师亦举进士。官翰林。细思老人邂逅数言。尽平生无一谬者。曩己卯岁。以摄郡代太守入计。遇善风鉴者。谓先生有道骨。当遇异人。验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术

贺朝用。绵竹人。少遇异人。授神术。百不失一。然深秘之。一假于相。有官将赴滇。别其署事州判温君而栗。温请曰。先生远行。何以教我。应曰。祖公万福。但三日后。州前有小变。当流血。温大骇。徐曰。勿忧。非州事也。越三日。番人节拐争于州前。果剚刃焉。幕景东时。滇南大旱。巡抚见吾陈公甚忧。召之相。君曰。须董太守至。乃可言之。陈曰。吾为一省主。顾不如郡守耶。对曰。不然。方今旱灾。惟云南一府。公之所辖广矣。何可占。陈然之。促太守至。熟视之。曰。喜可贺矣。本月二十一日戌时。云当合。有微雨。三更雷大鸣。黎明雨如注。非三寸不止。至期。言无一不酬。陈大奇之。以书荐于刘巡按。刘见之曰。吾雅不好星相。无已。姑视我子。察之曰。甚佳。名列贤书第几。已而果然。其术多如此。后以任事。为人所嫉。构下狱。叹曰。数也。遂自引决。先谓妻曰。子亦不免。殁后。妻亦从之。

蒋侯授矛

刘白川景韶。在军中梦建业蒋侯从空授以丈八蛇矛。盘舞如飞。其卒也。梦蒋侯以天乐来迎。凡文臣立军功。神相之。要非偶然者。

朱书

邢如约。临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见者不祥。邢幼。从羣儿之塔庄。获蟾。挚搦良久。释之。卒不为祟。一日。雷电风雨画暝。有神人长十余丈。冠黄金。朱衣白简。鬼物从之百数。麾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下。神人曰。当生者生。当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雕篆字。隐隐见若富贵寿考。大昌厥后者。稽首谢。历三日。流黄气满室中。朱书龙蛇状盈几。不可识。夏日与友之宿安店。月明熟卧。忽有声若雷。从地起。友人坠榻下。邢卧自如。

假神

平湖金员。字汝规。为人朴而迂。家颇裕。人有称贷。无不与。人既不复还。彼亦不复取。坐是家益落。一日。其孙病。求护于所谓朱八官神者。抵暮。有贼数人。打门而入。则自称朱八官至矣。见其灯烛荧煌。则以为朱八官神灵显应若此。贼入卧内。挈取衣被。其妻以为神恶其衣之秽也。则呼曰。朱八官。我衣非洁净者。不须挈去。及贼倒囊箧。运粮米。心窃疑之。比去。家一空。始知其为贼矣。年八十四。已见曾玄孙。行动饮食如壮者。其寿盖未量也。天其或者有以补之。

假妖

王海日华。少时。邑中迎春。里儿皆欢呼出观。独安坐读书不辍。母岑太夫人谓曰。若亦暂往观乎。答曰。观春何若观书。太夫人喜曰。儿是也。吾言悞矣。年十一。从里师钱希宠学。初习对句。月余习诗。又两月余习文。数月之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同学中诸生尽出其下。钱叹异之。曰。岁终。吾无以教尔矣。县令呵殿到塾。同学皆废业拥观。独据案朗诵。若无睹。钱奇之。戏谓曰。尔独不顾。令即谓尔倨傲。呵责及尔。且奈何。答曰。令亦人耳。视之奚为。我方诵书。恐彼亦何词呵责。钱因语父竹轩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断非凡儿。十四岁时。读书龙泉山寺。旧有妖祟。富家子数人。豪侠自负。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伤者。寺僧因复张皇其事。众皆失气。狼狈走归。公独留。居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为异。假妖试之。每夜分。辄登屋号啸。或投瓦石。撼卧榻。或乘风雨雷电之夕。奋击门障。僧从屋隙中窥之。方檠灯端坐。神气自若。辄私相叹异。然益多方试之。月余技殚。因从容问曰。向妖祟。诸人皆被伤。君能独无恐乎。答曰。吾何恐。僧曰。诸人去后。君更有所见乎。答曰。吾何见。僧曰。此妖。但触犯之。必露怪状求胜。君安得独无所见。公笑曰。吾见数沙弥为祟耳。诸僧色动。疑觉其事。因佯谓曰。此岂吾寺中亡过诸师兄为祟耶。公笑曰。非是。乃见现在诸师弟耳。僧曰。君岂亲见吾侪为之。但臆说耳。华曰。吾虽非亲见。然非尔辈亲为。何以知吾之必有见也。寺僧因具言其情。且笑且谢曰。实以此试君。君。天人也。异时福德何可量。

精爽

梁观。字大用。分巡潮州。廉介刚果。决狱如神。会天时久旱。观斋沐祷神。雨下如注。没于官。潮人哀思之。塑像于韩山书院祀之。观虽没。其精爽不迷。有祈辄应。同庠谢孚为御史时。领兵平百家畲于潮。夜宿行台。每夕。户鐍无风自击。孚坦然不之疑。一日晨兴。守门隶卒不来请钥。孚怪问之。守者曰。昨夜明公衣内衣。往来中道。提钥。将门尽开。若有沉思者。时月色蒙蒙。某等于窗隙见之。第无命。不敢出耳。孚知其为观之神也。恐隶卒惊。绐之曰。是我。是我。一时失记矣。至夕。鐍凿如故。孚乃默曰。某奉命来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当加阴相。使公私皆美。何作此态以相恐。又默戏之曰。大用博我奠耳。声遂息。明日。具牲醴。即书院以祭。其后凡有捷。前夕。必梦与之欢笑如生。

马骕。解州人。与其兄主燕医张圯馆。圯卒而无子。为买地以葬。仍以居授其媪。后为松江同知。背疽几危。一夕梦圯夹视疾。明日寻愈。人以为圯之冥佑。圯、初为行人。使蜀。馆称多怪。人莫敢居。径入。因夜坐观书。忽壁上如人持梃而击者三。观书如故。不为动。居父忧。庐中磬。不扣自鸣。灯下见鹹影如斗。亦处之如常。祟弗能干。自松归。渡江。会大风陡作。舟师震惧。无人色。从容仰天祝曰。吾平生或欺君虐民。舟当沉。否则风亦当息。此须自信得过。方敢如此。俄而风恬浪妥。须臾数百里矣。

陆道判。嘉禾人。洪武初。薄游姑苏。得一废宅。先是居者多祟。遂以微价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于陆。始居之。张灯夜坐堂中。有二女笑语于前。陆知为怪。叱问之。二女曰。妾乃大青、小青也。言讫跃出。陆急飞剑击之。若中其臂。没。早视剑处。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树。因斧之。其声铮铮。启下一石版。版数罂。满贮黄白。陆遂用饶富。后赘沈氏。生万三。为江南富族之甲。已皆籍没于官。 【 万三名秀。】

李瀚。沁水人。为乐亭知县。邑门外有古木数十章作祟。吏兹土者多病死。人为危之。公一日毁台斩木。得朽骨若干。令野瘗焉。竟亦无他。后为南京户部尚书。

熊翀。光州人。少年业南园。同事十余人。忽睹绝色女立松树上。众皆错愕。翀略不为动。女寻灭。遂以刀刮树皮。书曰。作怪风雷灭。成形斧锯分。明日夜半。雷劈之。后官南户部尚书卒。武宗时已得恩典。世庙立。梦称臣南京户部尚书熊翀见。明日咨大臣。称其丰表峻越。贾阁老南坞以先朝名大臣对。再赐祭。不但慑鬼魅。且声灵通帝座矣。

孙继先。盂县人。以御史忧居。尝乘马之里社。逢路人。指公前有绯衣妇人却行去。曰。孙御史来。吾不敢过盂县界。公驰马即之。入于牛羣。迄不见。明年。民病孛?页瘴。自山以西。死者数十万。独盂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

高唐州驿舍。夜有鬼物自空中过。车马人畜之声一一可辨。亦曰海市。

避正人

兰溪北隅。明远楼左偏。一区穹窿其颠。周密四傍。圣之以白。窍其前。若圜月形。障以纸。天光照映。虚明莹彻。常若月在其所而无亏也。扁为月区。文懿公游其上。倦而假寐。有二鬼来瞷。惊曰。章大人在此。奈何。其一欲避去。一曰。奉命洒扫。俟北斗使者摄狱。如何可违。方逡巡未决。公隐隐闻之。曲肱未动。久之。声渐远。乃起归家。数日。门人王觉言医士梦一鬼。两股流血。泣曰。不避正人。为主者所挞。乞药傅创。公笑曰。正人亦何须避。

役鬼

王弼。字良辅。秦州人。游学延安北。遂为龙沙宣慰司。奏差龙沙。即世谓察罕脑儿者也。弼以刚正忤上官去。隐于医。至正二年。吉巫王万里与从子尚贤卖卜龙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谒焉。忿其语侵坐。折辱之。万里恚甚。驱鬼物惧弼。弼夜坐。读金縢篇。忽闻窗外悲啸声。启户视之。空庭月明无有也。翼日。昼哭于门。且称冤。弼召视鬼者。厌之弗能胜。弼乃祝曰。岂予药杀尔耶。苟非予。当白尔冤。鬼曰。儿阅人多。惟翁可托。故来诉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儿冤。宜集寿俊十人为之征。弼曰。可。人既集。鬼曰。儿。周氏女也。居大同丰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张氏。生时月在庚。故小字为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万里占之。因识其人。母死百有五日。当重纪至元三年秋九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丙辰。父醉卧。兄樵未还。儿偶步墙阴。万里以儿所生时日禁呪之。儿昏迷瞪视。不能语。万里负至柳林。反接于树。先剃其发。缠以彩丝。次穴胸割心若肝暨眼、舌、耳、鼻、爪、指之属。粉而为丸。纳诸匏中。复束纸作人形。以呪劫制。使为奴。稍怠。举针刺之。蹙额而长号。昨以翁见辱。乃遣报翁。儿心弗忍也。翁倘怜之。勿使衔冤九泉。儿誓与翁结为父子。在坐诸父慎毋泄。泄则祸将及。言讫。哭愈悲。弼共十人者皆洒涕。条书月西辞。联署其名。潜白于县。县审之如初。急逮万里叔侄鞫之。始犹撑拒。月西与之相反复。甚苦。且请录其行橐。遂获符章、印尺、长针、短钉、诸物。万里乃引伏云。万里。庐陵人。售术至兴元。逢刘炼师。授以采生法。大概如月西言。万里勿之信。刘于囊间解五色帛。中贮发如弹丸。指曰。此咸宁李延奴。天历二年春二月。为吾所录。尔能归钱七十五缗。当令给侍左右。万里欣然诺。刘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师命我何之。刘曰。尔当从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无苦。万里如约。酬钱。并尽受其术。复经房州。遇邝生者。与语意合。又获奉元耿顽童奴之。其归饯。数如刘。今与月西为三人矣。刘戒万里。终身勿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败。倘复何言。县移文丰州。追和卿为左验。和卿颇疑之。杂处稠人内。弼阳问。谁为尔父。月西从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和卿恸。月西亦恸。恸已。历叩家事。慰劳如平生。官为具成案。上大府。万里瘐死于狱。部使者虑囚。召月西置对。弗答。吏骂曰。狱由尔兴。今反不语耶。月西曰。杀我者既伏辜矣。喋喋将何为。尚贤竟以赂免。初。弼诉县归。亲宾持壶觞乐之。忽闻对泣声。弼询之。鬼曰。我耿顽童、李延奴也。月西冤已伸。翁宁不悯我二人邪。弼难之。顽童曰。月西与翁约为父子。而吾独非翁儿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齐也。弼不得已。再往县入牒。官逮顽童父德宝。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验之。皆如和卿。而邝与刘不具里居。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弼家。昼相随行。夜同弼卧起。虽不见形。其声琅然。弼因从容问曰。卫门当有神。尔曷从入。月西曰。无之。但见绘像悬户上耳。曰。吾欲蘸象泉赐尔何如。曰。无所用也。曰。尔之精气能久存于世乎。曰。数至则散矣。二僧见弼。一华衣。一衣弊服。华衣者居右。月西曰。尔为某恶行。萌某邪心。尚敢据人上乎。彼服虽弊。终为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顽童善歌。遇弼饮。则唱汉东山及他乐府为寿。弼连以酒酹地。顽童辄醉。应对皆失伦。客戏以酰代之。顽童怒曰。几蜇吾喉吻。何物小子。恶剧至此。哓哓然。数其阴事不止。客惭而遁。月西尤号黠慧。时与弼诸子相谑。言辞多滑稽。诸子或理屈。向有声处击之。月西大笑曰。鬼无形。兄何必然。徒见其不知也。凡八阅月。始寂寂无闻。洪武四年。有司异其能。荐入京司。赐衣一袭。遣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鬼道姓名

贾节妇陆氏。徐州人。举人王邻女弟。颇解文事。夜读史。至舜诛四凶。心疑之。曰。何物四凶。乃敢尔耶。忽窗外有四鬼物。各道姓名以应。曰。某等在此。启户视之。寂无所见。媪遂得怖疾而终。年八十余矣。

鬼报恩

青州益都尉某华人云。初在乡。累举不捷。居郊野。一夕。有盗雨中穿窬而入。谓盗曰。汝冒雨穴壁。必不得已。盗曰。我营卒也。因博输。不敢归。乃来相扰。尉曰。吾有绢二匹。取赠之。盗谢去。复诣营。请于军尉。得不治罪。后将就试。卒忽出灯下。曰。某前蒙恩。誓必报。今不幸殁于军。既而赴举试。前盗以所试题送出。三场皆然。悉不差谬。果获高荐。至南省亦然。已而登第。卒又见曰。若遇益都尉。不可不受。有数人负命者在彼。至时。某亦当往相助。后果尉是邑。到官未几。有告羣盗聚某村林中者。尉率众往捕。会马骏。独尉与一厅吏先至其地。羣盗望见。皆俯伏就执。

鬼怪

元末有罗文节者。庐陵人。以掾吏督造至乐安。憩廨中。或告以鬼物所凭。不可居。笑曰。恶有是。酣饮而卧。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见一丈夫。长而青。立与檐齐。奋起执之曰。尔来矣。尔来矣。应时而灭。比明视之。并廨有大树甚茂。人祀为神。曰。怪在尔矣。历数其罪。用竹楔钉之。树枯。怪亦随止。后官至泸州同知。年八十。官虽不显。而生平劲挺不可夺。乃知鬼所长者正人。不必尽达官也。

冥狱

邵溥。字公清。康节先生之孙。绍兴二十年。为眉州守郡。有贵客。素以持郡县长短。通赇谢为业。二千石来者。多委曲结奉。邵虽外尽。而凡以事请。辄不答。客衔之。会转运副使吴某从襄阳来。多以襄人自随。分属州取奉。邵独不与。客知吴已怒。乃诬邵过恶数十条以陷。吴大喜。立奏之。未得报。即逮邵系狱成都。狱司理参军韩汴。懦。吴择深刻吏佥判杨均鞫之。眉州都监邓安民以谨力得邵意。主仓庾之出入。首录置狱。十数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许。裸其尸验之。邵惧。每问即承。如是半月许。眉之吏民连系数百。死者且十余辈。提点刑狱缙云周彦约绾。知其冤。亟自嘉州亲诣疏决。邵乃得出。阅实其罪无有也。但得其小酒馈游客及用官纸札数过多等。方具狱。杨即死。狱吏数人继亡。明年。邵坐贬三官。归犍为之西山。其社眉山士人史某正燕处。人邀迎出门。从者百余。绣衫花帽。驭卒控大马。甚神骏。上马绝驰。目不容启。到一甲第。朱门三重。洞开。从中以入。史欲趋至客次。驭者不可。径造厅事。座上绯绿数十。皆揖。史东向辞曰。身是布衣。安得对尊客如此。其一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今日之事。公为政。何必辞。吏前白曰。帝召公治邓安民狱。今来也。俟君登科毕。即奉迎矣。史不获已。就坐。欠伸而悟。不为家人言。密书之。又明年。赴廷试。过荆南。时吴适帅荆。得疾。亲见鬼物往来其前。避正室不敢居。无几而死。史还至夔峡。小疾。语同舟者曰。吾当死。幸报吾家。令取去年秋所书观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二年。所谓贵客者。暴亡于成都驿舍。又明年十一月。邵见安民露首持文书来白曰。安民冤已得伸。阴狱已具。须公来证之。公无罪也。挥牍尾。请书名。已而复进曰。有名无押字。不可用。邵又花书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亲宾乐饮。踰六日。正食间。觉肠中微痛。却医药。具衣冠待尽。中夜卒。溥得家学之传。洛党被祸。伊川没时。人皆避匿。吊不敢往。志不敢作。溥独素衣白马会葬。盖真知道者。

冥司牌

张才。少与郑生者善。尝梦冥司遣一卒持牌。书才及郑名。摄之。既至。主者检其籍曰。张某犹有二年。郑某系狱。阅数日。郑果物故。才寻举乡荐。又梦至-冥府。守者名呼才曰。叶落凋相公请见。居顷之。一人。青衣丝绦。自内出。从者曰。是叶落凋相公。语才曰。尔寿止三十二。缘心地好。增算倍之。才趋前谢。游遨阛阓间。忽仆马拥从甚都。其乘舆者。乌纱幞头。绯衣金带。叶策一蹇从。见才傍立。遂步拥向神曰。此张某。神揖才如叶语。且云。已改注禄籍。神去。叶留后。速才归。才曰。乘舆者为谁。叶曰。天下都城隍。语既而别。才觉。流汗被体。后才以子琳贵。弃其涞水学谕归。年已六十。又四年卒。果符前梦。

涌幢小品卷之二十

关云长

自古忠义雄勇士。不得志。冤死、兵死者何限。独云长之神最灵最久。思之不得其解。姑妄揣之。圣人继天立极。每每神道设教。圣人不生。则神自设教。云长必明神转世。姑托此幻躯。着姓名。结兄弟。驰骋干戈扰攘之场。耸动人耳目。着之史册中。俄然兵解以去。而神乃愈烈。要知气运薄。故寥寥二千年间。圣人不生。生亦扼于有位。于是有神焉。出没隐见其间。以待圣人之生。以补圣化之所不足。我太祖则大圣人出世矣。犹谓佛教暗助王化。而俗传云长为伽蓝神。理诚有之。不可得而拟议也。

三国志。云长谥曰壮缪。其义谓壮于出兵。缪于料敌云耳。众以穆穆之义解之。夫以穆为褒词耶。不足重。以缪为贬词耶。不足轻。大抵英雄不能违时。时命大缪。则云长取曹仁而不足。且有陆逊拟其后。时命大顺。则石勒取王浚而有余。孙纬以劲兵邀。极罢。不能得之掌股问也。

山西盐池在解州。云长所产处也。相传黄帝执蚩尤于中冀。戮之。肢体身首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处。而名其地曰解。其血化为卤。遂成池。宋崇宁中。池水数溃。张静虚摄云长之神治之。池盐如故。云长见像于廷。于是加封拓祠。祠最伟。神亦最灵。池长百二十里。阔七里。周垣守之。每大雨。辄能败盐。必祷于神而止。蚩尤以其血为万世利。而云长周旋。永此利源。同于煮海。奇矣。奇矣。

蹇理庵达严事云长。每事必告。居皖。梦侯语之为我公祖。已守平阳。解在部中。后起总督蓟辽。税珰高淮张甚。祷更力。阴得济其请。内帑亦然。累世信卜。叩之奇验。尝与联和至百韵。后为一小令来赠。末云。再挥戈蓟北。重整旧江山。果验。

岳武穆

安陆州故有岳武穆祠。为十八景之一。世宗龙飞。升州为承天府。营造宫殿。祠遂湮废。万历中。守备杜正茂创于城西。辟土。下有积石甚多。取为周垣之用。恰相当。最后得一石碑。出而洗之。光泽可照。远望之。中有人影甚多。其一奇伟丰腴。簇拥而过。如此经日。众欢呼。以为武穆露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见一伟丈夫跃出。骑白马。冉冉乘云而上。从者数百。遥见天门开。一人衮冕迓之而入。守者惊伏。不敢出声。比明。碑上题一诗云。北伐随明主。南征拜上公。黄龙已尽醉。长侍大明宫。俄震雷。大雨洗去。一秀士录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监。出以示余。味之。则武穆已转世为英国。酬此愿矣。大约明神再生。必有奇迹。终以兵解。故英国卒终于土木。客有言英国。面白而肥。与魏公徐鹏举相类。徐之生。梦武穆到家。云当受汝家供养。则武穆在我朝。殆再转世矣。

岳王墓。木皆南向。同知马伟取桧析干为二。植墓前。名分尸桧。正德八年。都指挥李隆范铜为桧、桧妻王氏、万俟卨、三像。反接跪墓前。万历中。兵使者范涞增张俊像。抚臣王汝训沉张俊、王氏、两像于湖。移秦、万、二像跪祠前。

余葬先君子于皋亭山之麓。其山故元伯颜取宋屯兵之处也。步村中。一蒙师唐姓者。年八十余。自言其家驻此六世矣。大王父犹及见宋末事。方伯颜兵至下屯。其夕月明。忽大风雷震电。伯颜知有异。起立帐外。勒兵防变。见四山旌旗闪烁。皆作精忠字面。伯颜曰。是矣。此岳公护本国。现灵异也。亟宰牲为文致祭曰。王系心本朝。此是大忠大义。敢不仰体。但气数如此。王虽有心。不能违天。若旦日宋以三千人来战。即敛兵北归。如只力竭讲和。亦不能舍囊中物。而为口舌所动也。祭讫。风雷皆止。明日。天皎洁如故。宋无一兵。且纳款。伯颜入城。又亲诣王庙致祭。宋遂以亡。余闻其言。洒然有异。方往来此中。将寻归骨处。伴先君子。因欲买地立庙。合云长公祀之。题曰关岳庙。而老废未能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武穆七世孙仲明。洪武初。自固始徙于汴。少负清节。隐居不仕。庐墓九年。朝廷三召不起。赐号纯孝先生。所著有遗安集。

文文山

文丞相。梦至天庭。坐不孝之罪。于戏。忠孝不两全已豫兆之矣。

丞相嗜象弈。以其危险制胜奇绝者命名。自玉层（尸普）金鼎至单骑见虏为四十局。玉（尸普）。盖公所居之山也。吉州泰和县赣江滨黄土潭有神物栖其间。岁亢旱。民祷辄应。公生。潭沙清浅。公殁。潭近居民梦神归。驺从甚盛。乃公也。自是潭深墨如旧。两任赣州提刑。江水泛溢。勤王召募。溢尤日甚。又暑月喜溪浴。与弈者周子。善于水面以意为枰。行弈决胜负。愈久愈乐。忘日早莫。或取酒炙就饮啖。荆南草窃成汭亦类此。盖神有正有怪。自不同也。丞相兵败于吉之空坑。有石大如数间屋。忽然自山顶落。当路径。元兵望而大惊。稍却。公乃得脱去。邹凤等以余兵拒战。死伤涂地。今宋史丞相传云。空坑之战。得赵孟濞绐元兵以免。盖史作于元之盛时。极诬陋。至云丞相求为黄冠。欺妄尤甚。同时仗义效力者。萧文琬父子、梁克中、尤最。俱遗漏不书。而全子仁骄淫不事事。无智略。死为人所逼。乃反立传。史家之谬如此。

赵孟僩。宋之宗室。年十七。及胄举。文天祥辟为参谋。天祥北去。居吴。依亲友以居。越十年为道士。名道渊。居松江北道堂。又五年为僧。名顺昌。因自号三教遗逸。改道堂为本一庵。临终手辞以诀。有曰文山之客。千古忠贞。丞相若不市死。便非事体。便无收拾。此正天之所以成人美也。于少保更赖得一刀。乃知左右之赞。与徐石不杀于谦。今日无名之语为有功。

黄冠归故乡。是何意。实欲出来举兵复宋。盖宁败。宁多杀人。而此志不肯息也。留梦炎之言。已观其深矣。

文陆二事

福唐刘汝钧贻书括苍吴思齐子善。论文丞相事。初自江西起兵时。崎岖山谷。购募义徒、畊氓、洞丁。造辕门请甲仗。不啻数万。而尹玉实为骁将。大衣冠指撝。众皆诣阙。感泣。求效死。已而当国。二揆交沮用兵。师无宣谕。卒无犒赏。盘桓月余。仅令守姑苏一路。张彦提重兵居毘陵。且有叛志。尹玉竟以绝太湖吊桥。首尾不救而溺死。未几。独松告急。朝廷四诏。政府六书。趣援根本。一日一夜。仓皇就道。及至行都。而独松随以破陷。复令驻兵余杭。守余杭。守独松。朝议不一。众心离散。会有尹京之命。余庆遽夺其印不予。汉辅遁。德刚遁。北军入城。与权陈宜中又绝江遁。乃即日拜枢使。又拜首揆。补宜中处。且令往军前讲解。毅然请行。及被囚以北。中道奔迸。收集亡散。无兵无粮。天下大势去矣。正闰交驰。真伪更作。是不一姓。当世之为大臣元老者。视易姓如阅传邮。况当沧海横流之际。而彼乃以异姓。未深得朝廷事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欲只手障之。至死不屈。微、箕、二子且有愧色于宗国矣。其书大略如此。又淮阴龚开所作文陆二丞相传云。方唐末五代之季。藩镇跋扈。武臣骄矜。君臣父子之义不明。而土地甲兵之强类无不欲黄屋左纛自为者。先宋知其然。一旦践大位。即罢诸节度兵符。遽用儒臣为通判。其权虽分。其势遂弱。石晋所割境土。终不能复。迨乎宣和衰乱。北兵南下。急若建瓴。曾不得乘一障。设一候。而遂至奔亡不守。后宋再造东南。区区山湖之间。内政不修。惟恃夫江淮为外藩。久之且南北夹攻。而沛蔡之藩篱自撤。荆襄受围。鄂渚交警。巴蜀侵陷。广西之烽燧亦不绝。此其国势垂尽。受兵处多。殆如囊中探丸。围中逐鹿。无复有潜藏隐伏地矣。所可幸者。天下学士大夫。二三百年祖宗培养作成之泽。熏蒸者久。忠臣义子。或死节。或死事。盖无媿焉。卒之。文国瑞、陆秀夫。前后死国。精忠激烈。诚有在于天地。而不在于古今者。于戏。吴、晋、陈、隋之变。岂复有一人若是哉。龚开者。字圣予。少尝与秀夫同居广陵幕府。及世已改。多往来京师。家益贫。故人宾客候问日至。立则沮洳。坐无几席。一子名浚。每俯伏榻上。就其背口按纸。作唐马图。风鬃雾鬣。豪骭兰筋。备尽诸态。一持出。人辄以数十金易得之。藉是故不饥。然竟无所求于人而死。志节既峻。仪观甚伟。文章议论甚高古。殆亦不愧秀夫者。

崖山旧有石勒云。元大将张弘范灭宋于此。嘉靖中。督学陈垲磨去之。改曰宋少帝及其臣陆秀夫死国于此。并篆文丞相正气歌。立碑于五坡岭。吾友区海目有诗云。崖无灭宋字。涛有撼胡声。垲字山甫。号宅平。绍兴人。官参政。严分宜恶之。嗾其党杨以诚劾退之。居林下四十年。卒年八十有七。子孙蕃盛。一说作林泮。祥。闽人。官尚书。区字用孺。高明人。官中允。

张世杰已溺死。诸军棺敛。焚尸岛上。其中胆大如斗。更焚不化。众皆号恸。须臾。云中见金甲神人大声曰。太上以我驱驰。关系不小。以多方措置恢复矣。由是军心皆不移。葬之香山之赤坎村。陆秀夫挽以诗曰。曾闻海上铁斗胆。犹见云中金甲神。盖说郛之说如此。然崖山之败。秀夫负祥兴帝入海。世杰知事不济。夺舟先去。行收兵。欲再立赵氏后。遇杨太后。告之故。太后大恸死。世杰葬之海滨。欲投占城。飓风溺死。则在秀夫赴海之后矣。二说再详。然谓世杰葬阳江之赤坎村。则阳江无此村。陈白沙因阳江令何昌之说。封墓立祠。作心贺卷赠之。盖诳白沙也。君子可欺以方。信矣。

于少保

于肃愍改谥忠肃。抚臣傅孟春题请。大宗伯于文定公慎行题易。乃万历十八年事。而其说则发于王凤洲。至吾兄凤翔入台。题褒忠功。于是于之后。以杭州右卫指挥改锦衣。其孙即升都督功臣者。胡总督忠宪也。得世袭卫指挥。

傅公疏未入。少宗伯黄公凤翔梦一伟男子持书来。有空山孤魂之句。觉而心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之。诘晨接傅疏。乃知于公生气。凛凛犹存。
我朝虏叩京城。大掠者二。己巳之变。于忠肃以大司马即为总督。帅石亨等御城外。有请即从。不必覆奏。军中诸将受成。绝无牵制。故能力战却虏。有建言者请重将权。景皇批答曰。于谦总督即将权也。其专任如此。庚戌之变。丁大司马坐于内。恇怯无谋。杨少司马赴于外。权非独擅。仇将军以劲兵要功。不敢战。又不受节制。而严少师又阴持于内。虽有韩白。无如之何矣。
己巳之变。辟迁都。主固守。人犹能之。惟人心摇动。极危险。只一二月间。聚兵。教战阵城外者。已二十二万。则守城与各处把截之人。又岂下数十万。分布经略。齐力奋击。此其才真所谓多多益善者。却虏后。陈循挠于内。罗通闹于傍。处之泰如。二人亦心服不敢动。其气象何如。罗之才不减忠肃。然复辟之举。史云自陈曾与密谋不报。一云石亨来邀不从。要之。忠肃之祸。循亦谪戍。则罗非曹石之党明甚。而多此一疏。遂添蛇足。
南城东朝之事。诚不能为忠肃解。然景皇刚决雄猜。固不肯遣使。忠肃和颜进曰。羣臣之请。亦借以纾边患耳。帝始曰。从汝。从汝。朋友相处。要识性。避其所短。况君臣之间。又如此性格乎。阮浪之狱。得不上侵。沂邸之养。得近太后。焉知非公委曲调停以至此。柔事景皇。如扰龙驯虎。中间备极苦心。哑子吞黄连。自知不可告人者。故西市之变。皇太后惊惋。英皇自追悔曰。好个于谦。宪皇既立。昭雪赠谥。夫以二圣英明。不以为怨。而更以为德。孜孜不忘。则其始终心事与默运之功。鉴在帝心久矣。公既不言。外人又不知。二圣更难发明。一腔热血洒地。知之者其天乎。后人责备。更又何惜。
当时君臣相信。可谓至矣。然荐一徐有贞为祭酒。不可得。至叩头谢罪。而谓黄竑邪说可以力阻乎。辞免宫傅。心良苦矣。
于坟祈梦灵异。人人能言。闻太仓相公以子病往祈。忠肃见梦曰。公是当朝宰相。奈何问我。太仓曰。非为朝事。余一生清苦。认真不作亏心事。而儿病如此。是何罪业。忠肃曰。公记得吝一单名帖。失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仓默然。醒来终自狐疑。盖海商漂至。巡兵执以为盗。众皆怜之。请于太仓往解。不应。又请一单名帖投兵道。终不听。一舟二十七人。不胜栲。皆死。太仓矜名节。于此守之最坚。故虽知其冤。终不为救。然力可为而不为。则神固已存案。作罪过矣。

责备

责颜鲁公者以不从方镇之议。以不能高飞远举。避祸为先。责岳武穆者。以金牌还师。以枢密请还兵柄。责于忠肃者。以南宫之锢。东朝之易。责苏武者。以胡中生子。责方孝孺者。以全身远害。责许衡者。以仕元。责文信国者。以黄冠归故乡。责狄梁公者。以失身女主。此等事。存而勿论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苏子卿娶胡妇生子。是天之哀忠臣。而不绝其后也。不然。安国死。子卿为馁鬼矣。

张南轩责诸葛瞻不能力谏去黄皓。又不能奉身而退。冀主一悟。兵败身死。仅贤于卖国者。嗟嗟。贤者乃为此言。

海忠介实际

海忠介在系。自分必死。人亦无以更生期之者。世庙宾天。外廷未知。颇有密询得者。提牢主事知状。夜设盛馔款之。忠介饱啖。饮酒渝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欢之甚。对曰。欲作饱死鬼耳。故事。明日西市。前夕必与酒饭一顿。海自分伸颈无疑。主事告曰。莫悞。莫悞。宫车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门进用耳。公问曰。果否。曰。果矣。即大恸。投体。肴酒尽呕出。狼籍满地。绝而复苏。扶归禁处。哭终夜不辍。又明日成服。衰麻徒跣。呼天若丧考妣。噫。到此然后知公真忠。一片心肠。有贯彻千古者。人须于此处勘得忠臣心事。方有实际。忠臣亦必有此心事。方垂千古。其它居官之劲正清苦。又其余事也。

忠介父翰为秀才。母谢氏。年二十七而寡。忠介仅四岁。家贫。谢矢志教育。有戏谑。必严词正色诲之。忠介卒为名臣。谢例应旌表。忌忠介者竟沮止之。忠介终亦不自请也。

死水拱立

高宗南渡。有卢臣忠者。字信臣。黟县人。侍行。上骤欲用之。命相者视之。曰。有膺无背。官止此矣。后扈跸至建康。虏骑迫溺水中。后数日。上求臣忠所在。左右记其处以对。使没取之。拱立如生。赐水银以敛。赠谏议大夫。与两子官。

忠魂助战

逆亮南侵。有统制魏俊、王方、死于瓜州之战。我太宗渡江。见梦助战。立庙府城祀之。嗟乎。异代忠臣。能识天命如此。

江涛得完

顾圭。上虞人。少负奇气。方国珍来寇。集乡兵与战曹娥江。败死。里人瘞尸于江岸。其冢为风涛荡折。而冢独完。越七月。其孤谋反葬。启视面如生。次日。其地尽为江矣。

魏公有孙

韩魏公之孙浩。知潍州。金人来寇。力战死之。此史所未载。

袁氏全家死难

袁柳庄之父号菊村。其先有袁天与者。以进士。死德佑之难。全家俱覆。凡十七人。仅一孤救免。又百余年而有柳庄云。

孝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河南人杨牢。字松年。有至行。李甘方未显。以书荐于尹曰。执事之部。孝童杨牢。父茂卿。从田氏府。赵军反。梁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丧。虑死不果至。牢自洛阳走常山二千里。号伏叛垒。委发羸骸。有可怜状。雠意感解。以尸还之。单缞。冬月往来太行间。冻肤皲瘃。衔哀雨血。行路稠人为牢泣。归责其子。以牢勉之。牢为儿。践操如此。未闻执事及门唁而书显之。岂树风扶教意耶。且乡人能啮疽刳月?毕。急亲之病。皆一时决耳。犹蒙表其闾。脱之傜。上有大礼。则差问以粟帛金。河北骄叛。万师不能攘。而牢徒步。请尸仇手。与夫含腐忍疮者孰多。牢绝乳即能诗。洛阳儿曹壮于牢者皆出其下。闻牢之赎丧。潞帅偿其费。其葬也。滑帅赙之财。斯执事之事。他人既篡之矣。即有称牢于上者。执事能无恨其后乎。其激昂自任类此。甘举贤良方正。沮郑注。贬封州司马卒。牢后亦擢进士第。

代父饮酖

贾直言代父饮酖死。既而毒自左足洞出。乃苏。事闻。减父死。并直言流南海。嗟嗟。如此孝子。不免行戍。唐代宗之赏罚可知矣。直言后为绛郡太守。自言始饮酖时。岑岑然。觉毒沿五内。至肢节。其痛渝于钻灼。通体不可名状。既苏。每遇天阴。则又甚焉。轸盖及足胫。色皆如墨。其傍攻出六孔。脓液紫淤臭败。逆抢人鼻。达数十步外。惟饮啖无减平昔。故得不死。嗟嗟。如此孝子。天有神丹。何不悉除其苦。使之优游仕路耶。

青天歌叹

吕升。字德升。淮安人。事父百岁翁。至孝。幼失母。遂不入私室。与父同寝。务悦其心。父年高。齿不任坚。每食尽肉一斤。升率妻子供饪。必极精烂。父出入。必呼升随。或适旁近舍。升不随行。则不往。若婴儿不能顷刻离其母然。父年益高。便液不时。升承顺益谨。夜尝四五起。遭元兵火。升负父避鸠鹚山。出觇贼。为所获。知其孝子也。善视之。与食饮。不入口。辄泣下。贼亦怜之。令歌。升为青天歌。浩浩歌。歌已辄泣。夜令击刁斗。升为思父叹。贼感动。纵之归。升夜行昼伏。凡三昼夜。还家扣户。侍者以为鬼物。久之。启视。乃升也。相视大哭。出其足。故刺一握。升园有美杏。父所嗜。乡豪窃之。并夺其地。升为文诉城隍。神即谴豪疽发背。曰。还孝子地乃已。豪妻子匍匐叩门还地。疽即愈。

船灰涂颈

王泰。永嘉人。宋提刑允初之后。幼失怙恃。鞠于伯父。丁未冬。元兵至。伯父被执。求财物不得。将杀之。泰年十五。匿丛薄中。跃出。绐兵曰。儿知瘗物所。伯父遂得释而遁。兵监掘数穴皆无。乃涕泣告兵曰。儿实不知。恐伯父被害。故出。愿以身代伯父死。兵怒斩之。仆地。兵既去。伯父哀而视之。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颈骨已断。而喉尚在。遂捧其首合于颈。适人家有修船泊灰。因取以涂其疮。试以水滴其口。稍能咽。至暮。以扉舁至家。越七日始苏。言曰。方斩时。若风冷然过颈。良久。热痛闷晕。若有数人过。指曰。此子甚孝。且不当死。即令一人以药傅其颈。冷若冰雪。痛遂止。凡八越月。其创始合。而首竟偏。

祷泉灌田

张杏孙。慈利县人。以孝称。乡人皆重之。争讼者不诣公府而诣孝子。里有毫麂鹿泉。乡人素赖其利。岁大旱。泉竭。诣孝子请祷。孝子沐浴拜泉。泉初出如缕。众喜曰。泉至矣。复再拜。沛然如初。所灌方数十里。岁以大熟。人益信其诚。孝子通尚书。以授其子兑。成进士。有闻于时。

和盗诗

泰和邓学诗。姓至孝。元季。母子俱为盗所获。盗魁知其儒者。哀之。与酒食。口占一诗。命之和。约和免死。盗诗曰。头戴血淋漓。负母沿街走。遇我慈悲人。与汝一杯酒。我亦有佳儿。雪色同冰藕。亦欲如汝贤。未知天从否。应口和曰。铁马从西来。满城人惊走。我母年七十。两足如醉酒。白刃加我身。一命悬丝藕。感公恩如天。未知能报否。寇喜。道之出城。得远去。学诗后以荐为校职。考终。嗟嗟。此盗可应举做官。

梅高报母

梅应发。居阊门市中。母尝有病。医药弗疗。刲股为羹以进。母啖之。疾已。他日母复疾。危甚。应发露立。北面稽首。以香然顶灼臂。叩天乞减己年以益母寿。是夕。天阴暝。俄顷。云开。尽见北斗之六星惟一星尚没。顷之云复合。及还至母所。见母拥衾坐床上。言有白衣者六人。以水灌洒。遂霍然而苏。诘旦。母平复如常。年八十余而卒。

成化末。武城县生员高谨之母为人殴死。谨父得重货。焚其尸。谨哭不已。父乃讼于朝。章下按察司。行东昌府验问。知府杨能纳贿。颐指证佐。言谨母实自经死。上状。副使许进与按察使石渠无所可否。谨遂走阙下。击登闻鼓。奏上。并言渠亦受赂。既入。因自刎不殊。锦衣卫执以闻。命刑部郎中吴钦往会抚按暨三司官杂治。得其死之本末。逮渠等下镇抚司重鞫。杀人者始伏其辜。刑部论能受赇听嘱。罪当徒。渠失入人罪。以为长官得减当杖。狱上。有旨。能降四级。调除边任。渠等罪皆准拟。时渠已考察闲住矣。

未尽之禄

彭方伯应时。父南坡。早卒。配萧氏。哭之哀。一日。南坡附舍人儿语及生前事。历历券合。谕萧曰。未尽之禄。当以贻汝。年八十四。仲儿某年当举子。后一一不爽。萧双瞽。一日用针。豁然。盖方伯孝养。天佑之也。方伯。泰和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星斗

淮安卫人王铉年七十。久丧双目。嘉靖丁丑。暑夜纳凉。仰见星斗。起而稽颡。旬日。两目燎然如童子。其人心田明洁。人或不能偿债。则焚其约。少事父母至孝。年至一百三岁。犹强健善饭。一日。无疾而终。人以为孝义之报云。同时有不孝子。目瞎复明。方自诧。可比于铉。忽雷震死。

孝愤

王仰。湖广崇阳县人。余己丑同年也。除广东肇庆府新兴县知县。有仆王效真等三人同衙役作弊。入觐后。事发。怒甚。会调闽县未果治。而时时恚骂。新兴有鸡爪兰花。盖断肠草之类。食根立死。叶则少延数刻。时三人窃藏之。声言事急自尽。王履闽任。夜深。食于外。三人捣药汁入豆芽菜中。夜半死。根究。三人服罪。其子三廷试请于官。面质三人于城隍庙。藏父剑。击杀之。立毙。廷试仅弱冠。孝愤所激。挥刀若有神助。众咸奇之。事闻得温旨。真孝子。可传后。而王露机不即治。又不即逐之。此与元嘉逆劭之事同。

万里寻亲

赵廷瑞。云南大理府太和县人。少读书。能文章。补弟子员。数省试不第。弃去。故习青囊。所历名山水。必指画风气、融结、聚散、向背之略。或验或不验。将游中州。且访异人。于是囊一瓢。浮家而出。由贵阳入蜀。久之。泝江下荆州。谒武当。北转许、邓。渡河、洛、漳、洺。以次于燕。又久之。无所遇。所过帝王陵寝及古今将相、名贤、学士家墓兆。必规度验。或六七复。东游泰山。过阙里。南窥凤阳。达于金陵。过浙。访天台石梁及钱塘西湖之间。从侯二谷、陈敬亭、两方伯游。两方伯挟其书。至湖访茅鹿门宪副。时为万历乙亥也。年已六十。其在江湖间。亦十有三汉禩矣。问其家世。曰。离家时。儿重华仅七龄。母与姊妹及苍头辈殆六七口。存亡不可知。鹿门赠以诗曰。近获陈琳江上檄。知君家世傍昆明。丁年数卷青囊出。白首一瓢沧海情。万里关山花外梦。王孙芳草客中程。夜依南斗看天象。已卜使星马上迎。别去五载。犹栖迟东海。并匿锡山道中。所遗妻已没。重华壮且冠。年二十一。日夜欷歔。而号不自已。葬其母。嫁姊与妹。请路邮于郡太守而出。众危言沮之。华哭而题壁曰。少小违亲十五年。思亲不见日凄然。从今即与家人诀。不覩亲颜誓不还。华复自忖曰。吾少不谙父貌。即道逢之。不识也。榜其背曰。万里寻亲。又恐父东西南北之踪无所定也。别为缮写里系及父年貌数千纸。所历州郡都会之次。辄遍榜之宫观街市间。已而又曰。闻武当之山名天下。吾父好名山。当或过之。且闻山之神故灵。于是踰汉沔而西。祷之武当。盖万历戊寅十二月二十有二日也。紫霄宫道士间携之过太子岩。岩之阴有字曰。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南大理府人赵廷瑞朝山至此。华读之。哭且恸。道士谓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父曩年驻此。若今过之。复同月日。可以卜相逢之兆矣。于是华亦尾而书之曰。万历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云南大理府赵廷瑞之子重华踪父至此。由南阳颍寿。东涉淮泗。泝金陵。又卒无所遇。谋曰。今且渡江矣。闻三茅峯冠江以南。吾且祷之。祷讫。宿观音寺。梦玄帝钩帘坐。华哭而前诉云云。帝呼谓曰。汝父犹未死。如是者三。觉而爽然。从丹阳过毘陵。被盗攫其赀去。所遗者独前请郡太守路邮耳。窘甚。且行且乞。次横林观音寺。忽一老僧杖锡而前。双眉覆面。前谓曰。孺子何从来。华曰。吾云南人。吾父出访中州诸名山。不归者十有七载。吾是以万里裹粮。踪父至此。而犹未获也。不幸为盗所窘。且奈何。僧曰。汝胸所囊者何。曰。路邮。辄出以示僧。僧笑曰。汝父犹未死。客无锡南禅寺中。汝第往。又顾嘱他道人导之。老僧忽不见。明日。偕道人过南禅寺。遇一老翁。华心疑属父。而犹未敢请。伏地曰。吾云南人。吾云南人。翁亦绝不识华貌。且以为故乡人也。于是携之。同道士南向坐。华泫然曰。吾父离家游中州。故万里踪访。以至于此。翁得无即吾父已乎。笑而应曰。吾离家已十七载。所遗儿。比仅七龄。存亡不可知。焉能到此。华于是前。携而哭。并出所囊路邮示。翁读之。始惊曰。吾即尔父也。且前问母及姊妹以下。华随一一口画始末。父子乃相携哭而拜。闻者无不泣下。转相告。过寺刺本末。共为啧啧太息不能已。

庐墓

国朝有三世庐墓者。芮城李锦。子尚絅。锦子泽。字公溥。泽子柄。字子权。锦与泽父母各三年。俱岁贡。锦卒庐所。柄为生员。亦卒庐所。泽听选卒于家。可悲。可悲。人言。三世读书必发。李三世矣。又纯孝如此。不知子孙何如。

工人孝义

潘生者。富阳人。世业农。幼丧父。独与两弟奉母居。间出与人执埙篪。治筐筥。又为善工。大德间。江南大饥。人民道殣者相望。自度无所得食。曰。吾终无以给母。则母子俱死。等死。盍若用吾强壮。少延母旦夕活乎。即以母属两弟。自佣回鹘人。乃告母曰。儿当佣钱塘数月。得钱米活家。且自活。母勿忧。既。回鹘人得转卖辽东大家军户。遣代戍虎北口。会有诏。江淮子女流徙者众。禁人毋得转掠。饥民使悉还乡土。遂从辽东经过。道遇一女子。鸦鬟尾行。问之。则曰。淮产也。昨因饥。父母弃我。转徙数家。今主家使我归。君南人。倘挟我得同归乎。于是日操瓢道乞。夜泊茆苇中。虽颠沛流落。亲黏日久。曾无一语少及乱。渡淮曰。我家通州。今近矣。君盍送我到庄乎。因及女子上堂见父母。皆涕泣。起相抱持。诘门外同来者何人。即引生更衣。具酒炙乐。饮酒半。执醆跪曰。吾女幸完骨肉。归见乡里。免罹霜露、盗贼。君力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今吾女犹处子。君谊声暴淮楚间。且君去家久。母不知在亡。岁丁荐饥。乡闬必离析。庐舍必墟莽。虽有兄弟。亦恐不能自存活。吾家尚薄有园田。给饘粥。吾女。实君箕箒妾也。君必无归。生则毅然谢曰。吾何敢以若女为利哉。吾虽贱。不读书。且义不敢取。况吾母固衰耄。度尚可活。万一母死。两弟倘或有一存。今遂不归。是吾遽死吾母也。音又何忍即安此土乎。遂告归。母死者盖三载。两弟亦死。生追制服。复食其故技于乡以终。

节妇给粟养子

宋制。凡节妇死者。给粟养其子。此制甚妙。今之有司可仿行之。

二沈妻

吴人沈思道。妻孙氏。沈树田。妻宣氏。两家居近有交。沈、孙、夫妇相爱。树田暴戾无人理。宣归见父母。父母对之泣。宣曰。此不足伤大人心。儿自是命也。树田死。宣哭极哀。沈思道亦死。孙送夫丧过河下。见宣以死相要。同日自缢。宣有救者复苏。而孙竟死。后三年。宣父母谋嫁之。宣觉。亦缢死。嗟乎。孙死宜矣。树田何面目见其妻乎。然树田病时。宣进药。翻之。曰。若毒我。则死为厉鬼。骂妇又未可知。要之鬼必灵于人也。

媵奴死节

真奴。黄岩县人。媵锺氏嫁于苻松仅十三日。松死。松遗腹子也。母解氏尚存。锺有异志。奴窃知之。告于松之从父讽之。锺怒不省。因泣告于解氏曰。安人不幸至此。真奴虽欲奉以终身。势不可得。惟求他日见安人与安人之子于地下而已。言讫。血泪俱下。是夜沐浴。绎死松柩上。闻者咸惊叹泣下。众议葬之。以从其夫。锺不顾。竟焚其尸以去。同时邑中有阿菊者。从陈氏嫁于郭崇文。生一子。而郭死。陈改嫁。菊夜窃其子归于郭。谢方石为立传。

节妇涌江

嘉定州王宪明妻张氏。少寡守志。万历十三年。扫夫墓。舟覆嘉陵江。失其尸。丙戌五月五日涌出江上。去沉之日八月矣。肌发如生。见者惊叹。立祠祀之。

母丧不嫁

节女都从夫家上起见。惟元时。容城县王氏女以母丧。感念不嫁终身。获旌命。此外更有真学清净而不嫁者。又一种闲气也。

大饥甘饿

芮城李氏。二女。成化甲辰岁大饥。父卒乏食。二女年已笄。箱中犹有妆具。人劝其出鬻。二女惭。不肯出。伏淤箱。饥死。

伏毒食醋

康对山先生子栗先娶王漾波女。生一子。并死。继妻杨氏。未几。栗亦死。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服砒霜。以醋汤三碗下之。盖食醋则药不可解也。毒发。容貌安舒。略无仓卒。奇。奇栗有才志。又得良妇死节。天之待康先生不薄矣。

守节自信

安吉州节妇都氏归于陈。孀居。矢志无他。庭下故有井。或曰。弗利居者。且不便客。塞之宜。都曰。井。地道也。何与人客不便。孰与同室妇女河汲不便乎。门为邻树所蔽。术者曰。伐之。则贵气弗阏。斯利举子。都曰。吾闻穷达在天。力学在人。顾尤之邻木耶。【此明于理者。】子良谟登第。官参政。所称栋塘先生者也。都旌表。赠安人。子孙繁盛。且优文学。天之报之正未有艾也。

节妇胆识

近地吴节妇。沈之鎏之妻。沈以溺死。嗣子汶。家政甚整。业日拓。汶有俊才。早贡为博士。有郎廷瓒者。贷金十。鬻妻以偿。吴闻。亟还金赎之。盗入室。吴厉声曰。我沈门老节妇。刀不去手。犯即自刺。盗骇愕散去。其胆识岳岳。真女中奇男子也。

求见不得

章丘逮经生之妻于氏守节不出门。门内草生。如无人之境。尝三日不举火。邻人馈之米盐。却不受。邻人报县。馈粟一石。方得活。嘉靖间。长清知县武金过县。武故遗腹子。闻而谒之。求一见。终不可得。曰。孀居以来。誓不见男子。官非男子乎。武拜门外。叹息而去。节妇卓矣。若邻人与武。亦可谓知义者哉。

芝竹

王土。昆山人。能读书。妇陆氏。方娶后。其墓园枯竹更青。凡三年。二生芝草。皆双茎。比四年。芝不生。土病死。妇从死。以烈妇称。此嘉靖初年事。瑞芝之生恒于寿考富贵康宁。而于烈妇见之。此可观天道矣。

三尸绕门

成化间。海康吴金童携其妻庄氏及一女避贼于新会。寓刘铭家。佣以自给。庄有姿色。铭屡诱之不从。谋之乡人梁狗。同其夫渔于海。推下水死。越三日。庄氏寻之海滨。得尸。手足皆缚。乃夫也。归家。携女赴水抱夫尸而没。时年二十有二。翌日。三尸随流遶铭之门。去而复还。乡人惊讶感伤。共殡祭之。然未知铭之杀也。久之。事渐露。犹畏铭强暴。未敢发。士夫各为诗歌。闻于官。得实。磔杀之。审录员外郎奏闻。旌表。其处立祠。

双烈

曹桐丘镆。长子（口唐）。生而瘸。不谙男女事。故聘钱皓女。未敢娶。以情辞钱。钱不听。乃先以婢沈氏侍帷中尝之。终不谙。复申之。饯解盟别聘。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私闻。自经死。未几。（□唐）死。沈氏亦守终身。桐丘公为立后。至万历三十五年。疏闻。并旌。

桐丘公之祖。原吴之自出。育于曹。故一姓曹。祖殁葬吴墓。余高祖民畏公。吴甥也。贫甚。殁亦葬吴墓。吴讼之官。亲友和息。归价数金而止。盖先民之忠厚乃尔。其地。辛、丙、巽、三水俱会。桐丘公先发庶吉士、主事、佥事。归年九十余卒。善绘画。有清名。长子（□唐）痼病。钱、沈、双烈。华其后。余家迟发。余亦庶吉士、检讨、司业、祭酒。长子（□章）。病亦如之。媳沈氏。仪郎惺予公之女。归十年而（□章）殁。沈犹处子也。贤孝能自立。异日必继前烈。但余拙宦不媿吴。吴分嗣子田九百亩。余仅得十一。而嗣子尚有待。又自念多病。恐旦夕霜露。且文翰无一长。何况绘事。其负媿多矣。

愍贞哀感

万历己酉。夏五月。夜半。延建水大出。漂尸蔽江。人从卧榻中流出。尽无衣。一女尸年可十五六。一手掩目。一手掩阴。若不欲人见者。余友董考功应举。瘗而谥曰愍贞。愍言灾。贞言操也。

哀感孺人。杨氏祈玉妻。鄞人。夫死。守节。玉好鲤鱼。每忌日。必设鲤。一年。河枯无鱼。杨悲恸不已。忽渔人持鲤至。以一金易之。祭毕食胙。得原金于鱼腹中。人大异之。呼为哀感孺人。

丐妇投桥

正德五年。崇德石门东桥上有丐妇。色丽甚。盖荒年。夫负母与妻行丐而至者。观者甚众。妇丑之。候姑与夫乞市上。跃入水死。不知何里人及姓氏也。哀哉。

义门

会稽平水云门之间有裘氏义门。自齐、梁以来。七百余年无异爨。宋大中祥符四年。奏旌其门闾。是时。裘氏义居已十有九世。阖门三百口。其族长曰承询。至嘉泰初。又五六世。盖二十四五世矣。犹如故。 【 此亦非良法。人多。不能无生得失也。】 乡人谓尝有馈瓜者。族长集小儿十三岁以下者百余人。使自取之。各相推逊。以长幼持去。其习为廉逊如此。于时犹共一厅。颇宏壮。有孙威敏公题字存焉。其后族老季光以所藏今昔留题诗刻石。傅惇作序。至元末。始毁于兵。而族亦且渐陵替。非其旧矣。

周德威。后唐名将也。其五世孙愉避乱。自河南徙居上虞。至宋有名承诏者。十世同居。凡四百余人。赵抃帅越闻于朝。旌门免徭役。

隆庆年间。潞安府长治县民仇火。仇塙等。一门合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鹗。二世仇朴。三世仇勋。四世仇阶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男女数百悉听其长约束。巡按贺一桂题请旌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连江杨氏。六世同居。旌义门。有讳崇者承其后。尤孝谨。子孙互相乳哺。家鸡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余口。季年倍之。用俭以裕。构宅三十六年无哭声。仅一老妇人殁。崇率子弟拜祷。须臾死妇复活。活十二年卒。家无丧者四十八年矣。崇卒。年九十一。卒时。里有鼓乐声。有梦请公为福宁地主者。连江令章武闻其义。去七十里。行至其家。视崇。崇在田。子孙儿童出见。武赐杨梅食之。羣儿班立序啖。惟谨。虽至少者不紊。武叹美而去。

义友

陈东已死。弃其尸。其友李猷偶寻妇翁。诣行在所。知状。哭且诉曰。少阳以忠谏死。劲节英气。当不与草木同腐。吾欲收葬而莫能得。少阳有灵。其启我心。越一日。得尸。又一日。得其元如生。合而敛之。归葬。猷字嘉仲。鄞县人。

义姻

宋张洎典相州。部民张某杀一家六人。诣县自陈。县上州。洎诘其故。曰。某之姻某。贫困。常纳息于某家。少负必被诟辱。我熟见而心不平。思为姻家报雠。幸毕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遗其一。使有口类。私雠已报。愿就公法。洎曰。杀一家宁无党乎。对曰。某既出身就死。肯复连及同谋。又曰。汝何不亡命。对曰。姻家即其邻。若不获盗。彼岂得安。曰。汝不即死。何就缧绁。曰。我若灭口。谁当辩吾姻之不与谋。又孰与暴其事于天下。等死。死义。可乎。洎曰。吾将闻上免汝。曰。杀人一家。安敢苟活。且先王以杀止杀。若杀人者不诛。是杀人终无已。岂愿以一身乱天下法哉。速死为幸。洎嗟叹久之。卒按法诛。河朔间无不传其事者。

义仆

我朝有义仆阿寄。李温陵发挥。谓在我辈之上。近阅谐史。记杨忠一则。似又在阿寄之上。盖寄只勤劳知礼。而忠奋力挽幼主于流宕之后。即犯死亦不顾。尤为奇特。阿寄传见田汝成集中。杨忠。宋时人。谐史。宋沈俶撰。所记似皆事实。而名曰谐。岂真谐耶。抑别有所寄也。

金养者。王华仆也。嘉靖中。倭寇至。华族女妇数十人前遁。贼望见。逐之。众大窘。养麾之曰。主第走。养能捍之。即扼桥格贼。白刃如林。独以孤梃出入死鬬。良久始仆。而主人远矣。王氏既免。思养功。欲祠之。而竟不果云。

王环者。曾石塘铣之仆也。方临西市。作诗曰。袁公本为百年计。晁错翻罹七国危。功虽未就。其志可哀。 【河套之役。最为无谓。今无河套。而中国金瓯无缺也。彼时唐荆州屡有害。而曾不听耳。】

环。沧州人。本回回种。虬髯铁面。负脊力。善骑射。曾闻其勇。致之幕下。俾教射。被逮时。泣谓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顾吾妻子奈何流落边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沟中瘠乎。环闻亦泣曰。公无忧也。某力能致之归。曾既被刑。妻子安置城固。环乃以小车载夫人与其二子从间道去。环日则具汤粥。夜则露宿邸舍外。间关数千里。不懈。后遇赦。归维扬。酬之金帛。不顾而去。环能书。给事陆锦衣家。陆遇之厚。改给事朱锦衣家。以寿终。

孙明。丁尚书汝夔之仆也。尚书坐虏阑入诛。仲子懋正谪戍辽阳。明从焉。居半岁。懋正死。无何妻复死。遗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儿往村媪丐乳。或市牛羊酪哺之。每监司行部至。辄哭诉冤状。泪尽继之以血。当事者怜之。为脱其籍。得归。间关数千里。昼负儿。且行且泣乞。宁己不食。不令儿馁也。夜宿。辄择温燥与同卧起也。间月始得达家。事儿如事主。仍追理其遗产。为族戚干没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长。悉以付之。仍孑然一奴也。儿名继志。得为邑庠生。明以老寿终。

张礼。刘养正之仆也。养正方与宁庶人密谋。礼心忧之。常于屏处。哭谏不听。有方士言长生者馆养正所。养正北面礼信之。夜定。仆走其所。叩头。言愿有请。其人曰。若岂欲方术乎。对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与宁藩通。异日必及祸。祸不小。而诸人无能为言者。今独信先生。窃观于往来。为主所蔽敬。无瑜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主也。愿先生为一言。毋附宁。其人乃大惊。晨起去。不知所之。后养正死狱中。礼收尸葬之。为木主。怀以归。寻簿录养正家。礼愿从。吏逐之去。曰。我主母乃行。我家人安得去。徒跣京师。馈其妻狱中。妻死。奉尸归。合奏养葬。岁辄上冢。哭而祀之。

真州袁山人服麟。有仆名志。失其姓。山人好饮酒。性跅弛也。慕为方外游。及诸秘戏幻术。年二十余。妻死。遂终身不娶。游行郡国。辄以志从。岁丁西之夏。山人逃暑金山。与所亲纪生者饮而醉。夜且阑矣。二人各踞石临江如厕。山人恍惚间若有鬼物挽之入水。纪生见。急呼志。汝主溺矣。志仓皇奔水滨。审其已溺。遽自投下。纪生急呼其仆善水者。助之拯。其仆胡卢曰。入则俱毙耳。胡拯为。仅褰裳水际。垂手左右。援之不及也。志既入江。挟得其主。尽力持之。不舍。沉而复浮者数四。自分必死。适为旋湍所激。回至崖侧。与纪仆手相值。纪仆援得之。大呼主来救。于是四人者。猿臂而出。出则山人死矣。志哭之恸。谋经纪其丧。寺僧闻变。皆来集。无何。山人蹶然而起。都忘。如醉梦中。体亦无苦。时五月十有三日也。翌日。二人平复如常。众俱叹异之。工部郎谢在杭在真州。故与山人善。亲得其详。作传。

书仆书佣

王弇州书室中。一老仆。能解公意。公欲取某书。某卷、某叶、某字。一脱声。即检出待用。若有夙因。余官南雍。常熟陈抱冲禹谟。为助教。其书满家。亦有一仆如弇州。乃知文人必有助。即仆隶。天亦饶之。荆川先生有书佣胡贸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胡贸棺记。
书佣胡贸。龙游人。父兄故书贾。贸少。乏资。不能贾。而以善锥书。往来诸书肆及士人家。余不自揆。尝取左氏历代诸史及诸大家文字。所谓汗牛塞栋者。稍删次之。以从简约。既披阅点窜竟。则以付贸。使裁焉。始或篇而离之。或句而离之。甚者或字而离之。其既也。篇而联之。句而联之。又字而联之。或联而复离。离而复联。错综经纬。要于各归其类而止。盖其事甚淆且碎。非特他书佣。往往束手。虽士人细心读书者。亦多不能为此。贸于文义不甚解晓。而独能为此。盖其天窍使然。余之于书。不能及古人蚕丝牛毛之万一。而贸所为。则蚕丝牛毛之事也。嗟乎。书契之不能还于结绳。书契又繁而不能还于简也。固也。然余所以编书之意远矣。非贸则余事无与成。然贸非余则其精技亦无所用。岂亦所谓各致其能也哉。贸平生无他嗜。而独好酒。佣书所得钱。无少多。皆尽于酒。所佣书家。不问佣钱。必问。酒能厌否。贸无妻与子。佣书数十年。居身无一垄之瓦。一醉之外皆不复知也。其颛若此。宜其天窍之亦有所发也。余年近五十。兀兀如病僧。益知捐书之乐。视向所为披阅点窜若雠我者。盖始以为甘而味之也甚深。则觉其苦而绝之也必过。其势然也。余既不复一有所披阅点窜。贸虽尚以佣书餬口诸士人家。而其精技亦虚闲而无所用。然则古所谓不能自为才者然。独士之遇世然哉。此余与贸之相与。始终可以莞然而一笑者也。余既不复有所披阅点窜。世事又已一切无所与。则置二杉棺以待长休。贸无妻与子。无一钱之蓄。死而有棺无棺不可知。念其为我从事久也。亦以一棺畀之。而书此以为之券云。呜呼。百余年后。其书或行于世。而又或偶有好之者。慨然追论其故所删次之人。则余之勤因以不没。而贸乃无以自儿。是余专贸之功也。余之书此。亦以还功于贸也。虽然。余既以披阅点窜为雠。而岂欲后人又以披阅点窜知余也哉。然则贸之肆肆勤苦。从事于割截离合。而一付之无何有之乡也。与一醉亦无以异也。其亦何憾之有。
仆惜字纸
冯南江恩。有仆冯勤。其父佣者也。素多病。日者谓其短造。甚忧之。问一道士。何以延年。道士曰。若为佣。不能积德。惟勤洒扫。惜字纸。乃可延耳。佣乃市箕帚。徧历所居村巷。凡有秽恶。悉为扫除。见一字。则取置于筒。至暮焚之。岁以为常。寿至九十七。无疾而终。
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一
父子
古谓父子不同舟。盖思风涛一旦并命绝嗣也。与老子压石磨。缚大绳观井同。续博物志以鲧为颛帝之子。
夷狄禽兽知母不知父。都邑之士知尊祢。大夫知尊祖。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祖。
吕向生父岌客远方不还。少丧母。失墓所在。将葬。巫者求得之。不知父在亡。招魂合诸墓。后有传父犹在者。访索累年。不获。他日朝还。道见一老人。物色问之。果父也。下马抱父足号恸。行人为流涕。玄宗闻咨叹。官岌朝散大夫。赐锦彩。给内教坊乐工。娱怿其心。
程大中先生自撰墓志。子六人。长应昌、次天锡。皆幼亡。次明道、又次伊川两先生。次韩奴、蛮奴。皆夭。女二。席延年、李正臣。其壻。
父子与庆成宴
嘉靖四年郊祀庆成宴。大学士杨廷和子慎、左司马姚镆子涞皆为修撰。大司马金献民子皋为检讨。皆父子与宴。为盛事。三公官高有名。而皆有子。其子爵位清华而皆不甚显。可见际遇极盛者。亦造化所忌。与而不必尽与也。况下此者乎。
三及第子
父为显官而子赐及第者。程襄毅信子敏政、谢文正迁子丕、皆至侍郎。白恭敏圭子钺至尚书。当时庆成宴亦必并与。特非同时耳。至子为显官而班于父之上者。往往有之。子居津要而父为卑官末秩。忘在得之戒者。尤不可胜数也。
两翰林父
翰林父为官者甚多。乃余年友吴曙谷阁学父一龙岁选知高邮州。方严有品格。林兼宇宗伯父焱章。乡进士。官参议。温裕有才情。庚子外察。阁学方为编修。以使事抵州署。长跪促归。阁学子有举乡书者。宗伯子铭鼎。会魁、莱州太守。
同居异室
吕文穆公父母以口舌相戾。遂异处。交誓不复嫁娶。吕既贵。泣请同居。然终异室而处。
学士少年牧豕
曾学士棨。少不得于父。父督之货家。豕突蹇其足。又息不丰。逐之。学士即牧。手书策不弃。遂擢大魁。事父至孝。
贤母
陆天全完。为冢宰。母夫人叶氏贻书以物禁太盛为戒。陆败籍没。叶亦逮诏狱。神色怡然。后出狱。死于长安官舍。人咸智而伤之。叶之幼也。庭有积水。一儿溺焉。女伴曳之。愈沉。叶夺而纵之。儿遂起。识者谓有司马公之风。
冯南江父子忠孝。人人知之。然当被逮考掠时。讹言汹汹。欲籍其家。家人奔溃。其母吴氏挈孙行可入京。沥血为疏奏曰。儿戆无状。万有余罪。但妾临年。不忍见子刑僇。愿身赎孤以延嗣息。事虽不报。而行可卒申其说。末减戍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犹得补考绩。封吴太孺人。世庙英明。宁可溷请。盖亦深鉴慈德而默以旌之矣。御史归。遂葺慈训堂以居。今御史父子有祠。而于太孺人竟何如也。
我郡守栗公祁。号东阳。东昌夏津人。余年十二。以童子试。望见之。白皙丰下。岳岳有神。清操振绝。公生一二岁孤。母萧。年二十二。抚之。贫甚。一夜风雨大至。抱儿起坐。壁坏压焉。邻妇举火照之。颓楹覆砾。室中之物皆蘸粉。母子被发裂裳。体肤皆无恙。遂持长斋以报神贶。后公为山西参政。殁。萧尚在。教二孙。时中、用中。有才名。世其家。
栗饮量甚洪。过吾里董宗伯宅。巨觥犹未洽。睨海斗。可容三觔。侍者持以前。戏曰。此泰大。不能任。宗伯即以寿。平饮自如。将毕。又曰。不可再。凡三进。乃怡。就坐。鲸饮而别。然公颜色不变。若未尝饮者。迁官抵苏州。一面檠。乃衙中物。母夫人见之惊。令役持还。
李及泉颐。母夫人张氏有贤行。怀妊时。流贼入境。往山穴避之。适其兄遇于涂。曰。彼穴人众。不可居。余家近地可避。遂从之去。甫入而寇至。寇退。往视前一穴。则石崩。百十人皆蘸粉矣。及泉守我湖。有名。余出其门。后官右都御史治河。闻命不怿。到官即殁。盖有先兆也。
少宗伯张玉阳。名一桂。既卒。母太安人刘氏治家。斩斩有法。裕于宗伯存时。诸孙皆成立为诸生。年九十一卒。

严母

韩莲峯。名绍宗。为宪副。母张氏。严甚。莲峯为刑部郎中。配阎氏。亦两封至宜人矣。张氏命阎与嫂负水。莲峯归而见之。命二隶人为代。张怒。持杖迎出。将击之。以杖指莲峯骂曰。汝有皂隶。可令代。无则不吃水耶。莲峯笑曰。媳妇身强有力。岂不堪负。嫂子薄弱。且有妊。是以代之。张怒乃解。张生莲峯数月而孤。后上其事旌之。即韩苑洛之祖母也。

贤继母

平湖沈晴峯修撰。生三岁。母俞卒。鞠于后母张。甚有恩意。忘其为俞母出也。少善病。忽剧。梦一妇携之去。曰。若真吾子。有髯翁夺之归。乃苏。以质大母。具言被服容止。则俞母也。于是始知所出。而张母抚之益厚。公荐乡书。俞母复见梦。为史官。事张母甚孝。张母至欲全以产付公。令毕父丧及己身后事。而后分所生子。相守二十余年乃卒。盖继母之极贤。而俞母得安地下。修撰得报父。若前后母亦近世最难得者。修撰有文学。以科场事见纠。调外。不复出。有贲园集。为时所称。

三柄臣母

柄臣之母。其因子享荣华。不必言矣。然先殁而犹蒙子之休者。在昔为宇文护母阎氏、贾似道母胡氏。有后殁而蒙子之辱者。在今为张江陵母赵氏。其余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臣非无存者。然气焰岂敢埒三臣之盛。宇文之母先陷于齐。赎归。贾之母先为婢。有娠。寄于其寮。故不得与张母比。要之。天下大福无得全者。又可见天道矣。

钱袁二母

钱钺。杭州府昌化县人。以都御史更抚山东、河南、贵州、三省。继娶曹氏。钺以正德二年卒。前在贵州裁抑中人恨甚。言于刘瑾曰，钱钺显宦。积赀巨万。瑾信之。构河南禄粮事。籍其家。无所得。毁屋及墓。勒民倍直。阖境骚然。执曹氏以下凡五十六人以北。严寒。困顿几死。械系久。狱不可成。诸大臣争之。司寇山阴王鉴坐免官。竟分戍固原、庄浪、肃州、三处。曹过涿州。病痢。剧甚。诸子仓皇号泣。治后事。忽遇异人授真人养脏丸。一服即愈。再逾年。为正德庚午。会赦得释。家人亡者过半。行抵关。瑾诛。诏罪状瑾。以都御史钱钺受害为言。于是还其封诰及故籍物。任子应福。亦录用为福州推官。孝养备至。至嘉靖十五年卒。年九十一。子六人。一妇人。更盛衰之际。中遭奇祸。卒以免。晚更荣华寿考。吁。亦奇矣。必有大过人者矣。

袁文荣以会元及第。受世宗眷遇。拜相。可谓盛矣。然素性跌宕。未几。以病乞归。道卒。无子。时为嘉靖甲子。其夫人管氏携嗣子扶柩归。独持家秉加毖。嗣子夭。复再立。事其伯及抚弟侄有恩。事继姑张甚恭。张没。临葬。病不能送。柩重不可举。管舆疾至。乃举。又赈贫饲饥。所行义事甚多。万历丁西卒。年七十九。去文荣殁凡三十四年。然则文荣乃袁氏一枝奇卉。而夫人则袁之根干也。人生在自立。何必分男女哉。

兄弟

张九龄之弟九章、九皋。性孝友。尝泛海。兄弟异舟。风涛大作。中夜漂泊。自分俱没。诘旦并在津亭。余舟鲜有存者。皋至御史中丞、南康郡开国公。章经略节度使。诸子俱显贵。魏公浚亦其后云。

安福彭文宪公时以少保赠太师。超六资。同时三从弟文思公华以少宰乞归。不允。特升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又乞归。乃允。先朝之优礼儒臣乃尔。彭氏一门得二。盛矣。盛矣。文思父贯。佥事。弟礼。左副都御史。文思入馆时。文宪正司教习。

文思过邑城。座客有持败箧故券证以争产不已。公以齿。坐独下。独抗声曰。若券果出革除。年庚辰。当以建文三年书。今称洪武三十三年。赝可知矣。一座皆服。

宋南渡时。屠姓兄弟二人。自陈留随行。一居鄞。一居嘉禾。代豪富。国初籍没。有一公者。赘杨氏得免。未几。杨亦被籍。复以异姓免。数传为康僖公。同时居鄞为康惠公。子孙皆有冠冕。今乍浦教场。广袤约三里。相传为屠旧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康僖公长子应埙。辛未进士。历参政。踔厉慷慨。甚有时誉。后家居过自贬约。多靳恤。佳客过从。不设饮食。虽子孙亦琐琐不忍予。与居官时若两人。或谏之。曰。吾恶夫拥赀而身安逸。乐厚自奉养。以余沥媚人者。

刘李有兄

刘忠愍公球。既没。权贵人犹衔之不置。将采危语倾其家。公之伯兄理。号益轩。奋曰。是不可坐待也。即日戒行李。诣阙白其情。且踵权贵门。直以事告。其人亦惭而止。后其子与忠愍子皆至大官。

李崆峒先生之兄曰孟和。字子育。号北野。为儒不成。能殖财。第宅田园。壮丽膏沃。崆峒触瑾下狱。事急。家人俱逃散。公大出赀。往来宾客。游说万端。卒脱于死。公好气慷慨。性友爱。喜施。盖奇人也。年七十五卒。子女各四。□□。丙子举人。九孙。用恒、用谦、用观、皆有文名。

忤兄请罪

方献夫之父遂。全州学正。遗腹生献夫。后以大礼拜相。五十即致仕。尝笞其家奴。忤兄茂夫意。至置酒长跪请罪。

敬兄之怒

严凤号溪亭。归安人。以御史归家。族兄某老而贫。迎养。凡宴客必令兄递盏。自执箸以从。一日。进箸稍迟。兄反顾。怒批其颊。欣然受而应之。终席尽欢。既醉。送兄归卧而后出。日未明。已侯榻前。问昨饮鬯否。卧安否。每诫家人曰。事有误。我容得。大爹容不得。抶汝矣。以寿终。恸哭。葬之尽礼。

兄弟贤贵

苏、松、二府同时兄弟并贵且贤者。太仓王阁学文肃公。弟太常少卿和石。名鼎爵。王凤洲尚书弟南太常少卿麟洲。名世懋。云间陆尚书文简公弟佥都御史阜南。名树德。称一时盛事。更有异者。兄皆极贵。弟皆京堂四品。又皆先卒。而三家子姓登第者。二王各一人。皆长公出。陆二人。兄弟分出。三家三代共十人。两解元、两会元、两会魁、两榜眼。尤奇之奇。

起家工部

苏州皇甫氏兄弟涍。字子安。濂。字子约。汸。字子循。皆起家工部。止于部郎佥事。其父录。亦以工部改礼部。官太守。我湖竹墩沈氏兄弟。子木。字汝楠。子来。字汝修。儆焯。字仲亨。儆炌。字叔永。亦皆工部。子木官至右都。儆炌见南京兵部侍郎。与儆焯皆右都之子。两家初任。授官相同。进士同。而沈氏官最显且贤。堪舆家传其所居地前后宛如工字。地之能印人如此。理或有之。

三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席书号元山。正德庚戌进士。由户部主事、方伯中丞、以议礼。至大学士少保。谥文襄。季弟春丁丑进士。号虚山。庶吉士御史。以兄贵。改检讨。进少宗伯。季弟象。号梅山。甲戌进士。给事。贬死。赠光禄少卿。蜀中以三席比三苏。文襄幼时。梦涪江涨落。见沙砾之碑。其文曰。三仲连芳。果应其兆。近年蜀中有三黄。则予同年。黄慎轩辉。官少詹事。弟缜轩炜。官按察使。弟烨。举人。楚中有三袁。则丙戌会元袁玉蟠宗道。官左庶子。弟季修宏道。官吏部主事。弟小修中道。丙辰进士。皆奇才也。

兄弟年远甲科

同胞兄弟登甲科者最多。然其年皆不甚远。惟庐陵习先生孔教。嘉靖戊午解元、隆庆戊辰进士。官礼部侍郎。卒且三十余年。而其弟孔化。以万历戊午举乡试。去其兄刚一甲子。明年进士。其父亮封编修。兄弟相去若隔异代。虽曰幼子。然其父之高寿亦可知已。

兄绐得归

上海人刘铣坐法被系京师。其弟钝。阴祈守者代兄。令得一见家人。归死。钝既代。而铣归。绐其父母云。已得赦归。钝以客死。钝系而兄不至。士大夫皆知其冤。为馈饮食。久之。赦归。扣门。家人惊以为鬼。母泣曰。儿馁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钝哭。历历具言不死状。乃纳之。铣闻逸去。钝生二子玉、珣。珣进士、建宁太守。玉子兖。汀洲通判。兖子兆元。怀庆推官。

义姊

陆浚明以直谏谪远恶地。妻没。二子幼。时令严。当速往。其姊嫁口氏。舍其家以来。为育之。至长。浚明自永新令谢事。姊乃归。吴人义之。以比鲁之义姑。姊遂以称之。浚明事如母终身。

妇人知兵

上源驿之变。以李克用雄武。即宜发兵剪朱全忠矣。然竟以刘氏言而止。盖左右勇士多死于难。其气已竭。且孤军无后继。势不可轻用。欲而不能。非能而不欲。刘氏亦姑托辞。真女丈夫也。太原被围。克用欲走。刘氏谏止。亦与此同。自来妇人知兵。无若刘氏。

女将

女人有军功者尽多。然无若顾琛之母孔氏。孔年已百余岁。晋安帝隆安初。王廞吴中作乱。以女为贞烈将军。悉以女人为官属。及孙恩乱。东土饥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粮以赈邑里。活者甚众。生子皆以孔为名。

孝烈将军。隋炀帝时人。姓魏氏。本处子。名木兰。亳之谯人也。时方征辽募兵。孝烈痛父耄羸。弟妹皆稚騃。慨然代行。服甲胄。鞬橐操戈。跃马而往。历一纪。阅十有八战。人莫识之。后凯还。天子嘉其功。除尚书不受。恳奏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视。及还谯。释其戎服。衣其旧裳。同行者骇之。咸谓。自有生民以来。盖未之见也。遂以事闻于朝。召赴阙。帝方恣酒色。奇之。欲纳诸宫中。对曰。臣无媲君之礼。以死誓拒。迫不已。遂自尽。帝惊悯。追赠将军。谥孝烈。土人立庙。岁以四月八日致祭。盖其生辰云。

妇女有须

李光弼之母李氏。封韩国太夫人。有须数十。长五寸。为妇人奇贵征。【光弼姓李。而母亦姓李者。盖父原契丹赐姓故也。】闽林文恪母黄大夫人亦有须寸许。黄有奇术。立柱下卜吉凶。其术莫知所自来。立柱以晴日向日月跌坐。徐伸两手加额。默视。引右肘于鼻端。凝视久之。渐见小如一发。吉。大则凶。卒之年。谓诸子曰。今年不佳。吾立柱几如股矣。果卒。年八十一。

弘治六年五月丙寅朔。湖广应山县民张本华之妻崔氏生须长三寸。

贤夫人

胡端敏之夫人李氏。不妒。亦不自识其贵。有问汝夫历几官。今何品列。应曰。丈夫自知之。妇人焉用识此。以寿考终。

乔刘二妾

乔白岩太宰卒。妾二人缢死。刘白川尚书有二妾。亦如之。两公其以情感耶。抑选得贞烈人而后娶。故若此耶。亦奇。

长爪妾

翠娥秀。娼家女也。以处子适松江管军副万户薛彻都为小妻。都卒。谨护其爪。不肯嫁。卒完其志。年踰八十。爪长尺余。卒。

瘖妾

严澄。字道彻。文靖公之仲子也。年三十无子。纳妾二人。皆陋。一日。过姻家。见侍女年且及笄。而尚未蓄发。询其故。主人以素瘖。即蓄发。孰收之。澄恻然。谓第使蓄发。吾将以为妾。其人以为戏。未信。复为申约。卒娶之。文靖闻之喜曰。儿合天道。必有后。后三妾皆生子。澄素持白衣陀罗尼。且坚守不杀戒。凡举子多重胞之征。人皆异之。安小范又云。三妾。一瘖。一聋。

姊妹继娶

古人娶妻。多以姊妹为媵。唐、宋、甚稀。或先娶死。而续其妹者。入国朝益稀。惟濮阳李伯承先芳。元配盛卒。继任氏。即以妹助箕焉。号曰仲任、季任。仲任卒。继许氏。又卒。乃以季任为内主。伯承豪宕。为尚宝少卿。能诗文。无子。年八十四卒。

妬后化龙

梁武帝郗后以妬忌。化蟒入梦。帝为忏礼。得复为好女子来谢。释家及小说往往见之。今梁皇忏是也。而南史谓其化龙。入于后宫。通梦于帝。或见形。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彩照灼。帝体将不安。龙辄激水腾涌于露井上。旧殿衣服委积。常置银鹿卢金瓶。灌百味祀之。故帝终不立后。其说小异。或先为怪。如史所称。而后得度。未可知也。【妬妇化为异类。理或有之。谓蟒?龙。殆史氏文饰之词。】

妬妇

邹观光。字孚如。楚人。有才名。为南京光禄少卿。余起家南司业。自幸得一见请益。比至问之。则送客江东门。暴没舆中。甚骇之。一日。刘司成座中谭及。吭嘅。且曰。邹精神甚旺。而阨于妬妇。尝一日相遇涂中。拉归寓所。从容谈笑甚适。呼进午饭。其妻内捶一婢。声彻客座。邹已失色。刘逡巡辞归。邹又固留。捶久不止。声愈厉。其婢气垂尽。刘局蹐告辞。邹面如土。竟出门而去。未数日变闻。盖妬妇之为害如此。亦可怜也。

正德八年。刑部主事陈良翰妻程氏杖杀女婢。解尸置木柜中。他日复缚一婢。欲刃其胃。婢脱走得免。东厂廉得其事。并良翰俱下锦衣卫狱。拷讯得实。都察院复议。程氏穷凶极惨。比拟故杀律斩。良翰纵妻为恶。谪戍边卫。

俗语谓法马为乏子。乏者。法字之讹也。谓兑架为天平。由来尚矣。吴中有天平山。山石林立。皆剑拔。甚锐而匀。真奇观也。学宪范长白得之。曲折筑园奇巧。夫妻时游其间。妻徐氏。能诗而妬。范遂无子。情甚笃。苏州人为之语曰。范长白夫妻上天平乏子。闻者大笑。长白名允临。能文章。精书法。名与董思白相亚。年尚壮。闻已得子。可塞苏州人之口。

爇衣

叶朝宠。貌魁伟。能读书。福清人。初娶魏。再娶林。林悍甚。与魏子新不相能。新去之三山。林复与妯娌日阋争宠。不能禁也。一日。林忽语其所善。吾夜梦-绯衣神人持炬火爇我。我避之不能。觉而体犹痛。此何祥也。次日。林就爨下炊。火飞出。焚其衣。衣带结不可解。仓皇以水沃之。愈沃愈扬。遍体糜烂。生蛆。臭秽难近。竟死。

妻妾投缳

钱首曾。号瞿轩。常熟人。嘉靖庚戌进士。为兵部郎中。遇妻妾严。舍中风烈。所挂蒲织稍触损。皆惶惧。投缳死。事闻世庙。下法司。廉其事。无他。且在署。得不坐。后娶一室。不受绳束。或骂詈。即反唇。托郊行。约友人纂取之去。

妾祸

吴中张献翼夺军人蒋贵妻王二为妾。嬖之。张夜宴。五鼓就寝。蒋操刀伏山石中。先杀张及王。并门客七人。手提灯自厕逃。遇一妇人。不见也。妇人愕立如揸。溺其身去。次日就擒。投河而死。张为人多怪。携卧具。宿府县狱中各二夕。自为犯人。使奴持大杖痛笞之。三下不见血者。反与杖。【今有人自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作罪囚。向城隍座下者。与此正同。】 自称朝奉。人称亦如之方喜。

家庭之累

君子每处家庭不幸事。真可怜。瞿洞观。有道人也。娶徐司空凤竹之女。悍甚。怍其姑李夫人。至愤死。洞观逐居别室。司空讼于官。十余年。洞观卒不屈。上书以死自誓。且许再嫁。乃得免。同时严中翰治亦有此苦。欲离异。文靖公以妇翁相与厚。命姑忍。公没后。乃行其志。中翰以贵公子能文章。被服儒素。外处休?凵?匕?。而中多邑郁。以此。近日士大夫有为子所累者尤多。其是不可解之业冤。余妇甚拙。不我扰。二子不甚学问。性颇因循。此一节犹有可虑。偶感书此自幸。且励二子。毋荼毒老人为也。

人有有志为善。而兄父不见亮。反挟子弟之势横行者。如云间张状元瀛海。讳以诚。刻意自立。父兄不佳。里中有来诉者。稍进正言。便受荼毒。无如之何。后凡来诉者。告云。汝只去诅张状元死。如死了。父兄无可恃。汝辈庶得免累。果万历乙卯暴殁。去登上第仅十五年。真可怜。真可怜。乃若子弟奴仆为政。而我辈不能禁。则己必有过焉。奴仆犹可言。子弟之穷凶极恶者。圣贤豪杰亦不能化也。而况我辈乎。

善处侄仇

宋王之望之父纲。襄州谷城县人。家饶。好行善。其侄任气好酒。与无赖子为仇。时相鬬。呼无赖子与钱十万。使市布房陵。众皆争。谓一去必不来。不答。无赖子得钱。醉酒蒲博。数日尽。遂遁去。争者咎之。纲曰。吾非不知。此人得钱而改化为良善。益莫大焉。今其逃。与吾侄无杯酒之衅。是以百千去之。所以两全也。靖康之乱。襄、汉被祸尤酷。独王氏仅存。之望贵显。则积善之报也。

子孙

齐神武子侄多夷灭。独清河王岳。谦约畏慎。故其孙士廉以文行昌显。梁武子孙亦多夷灭。惟昭明太子孝友下士。故其子岳阳三詧。立国江陵。传数世。其后名德相闻。与唐终始。萧瑀、萧俛等。俱贵盛。八叶宰相。孰谓无天道乎。谢玄立功于晋。盛矣。而子奂不慧。殷景仁辅宋文帝为宗臣。卓矣。而子道矜亦不慧。奂子灵运有俊才。至不保身。道矜之后更无闻者。

桓玄虽灭。其子诞。字天生。年数岁。流窜太阳蛮中。多智谋。为羣蛮所宗。属于魏为太都督。襄阳公卒。谥曰刚。子晖袭爵。卒。弟叔兴袭。立功。传者数世。

桓冲尽忠王室。史传亟称之。即刘裕起义。亦全一孙示报。乃冲存时。朝议用谢輶为江州刺史。冲怒。奏輶文武无堪。遂自领州事。吁。横亦甚矣。盖将门之习。即忠顺亦不能尽革也。桓彝儒者以忠死。而诸子皆以武显。卒至灭门。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惜。可惜。
王猛子永。起义佐苻丕死。永弟休。休子宪。仕魏为并州刺史、北海公。卒年八十九。世世显重。太原王氏本田齐之后。田氏称王家。子孙因以为氏。
王安石。生性执拗。已自不幸。又生出儿子不才。放泼短命。受了多少谤议。多少悲哀。范文正之子。最多最贤。西夏用兵。即一有病。儿子得其力不小。宋璟四子皆不肖。韩休五子皆贤。幼滉。亦至宰相。天之待人。其亦偏有轻重耶。
安石子雱为待制卒。有兴化尉胡滋妻。宗室女也。自言梦中人衣金紫。云。王待制来为夫人儿。妻寻产子。安石闻之。自京师至金陵迹访。与夫人常坐于船帘下。见船过辄问。得非胡尉之船乎。既而得之。举家悲喜。亟抚视泣涕。遗之金帛。不可胜数。邀与俱还金陵。滋言有捕盗功。应诣铨求赏。介甫使人为营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年余。欲得此儿。其母不可。乃遇之。
安石女嫁蔡卞。知书能诗。蔡凡事先与谋。然后行。及拜相。优人戏曰。右丞今日大拜。皆是夫人裙带。蔡嘻而不言。后卒以败名。荆公生子女皆聪俊。其败类流祸乃尔。真间气之锺也。
宋学士之祸。孙慎。字子畏。以洪武十三年庚申岁十月二十八日死。年二十七。次子璲。字仲珩。以是年十二月八日死。年三十七。一子。璲之子怿。从祖父子性以丧归。长子瓒。字仲珪。与怿同学士赴贬所。学士次年五月殁于夔。瓒以洪武十九年丙寅四月十日。殁于茂州安远驿傍之蓬簇。惟怿以孤童治丧。三子慎先死。恺恂继之。幼子怀。以卒之年始生。嗟哉。学士事圣主而不克终。三世颠沛流离至此。亦可怜矣。
毛东塘长子口。号白山。长厚质直。中怀泾渭。多识典故。善别人物。子世卿。举乡试。不少见喜色。终太保之世。无盛满之咎。睚眦之隙。皆其力也。太保颇疵其短智。罗念庵在座。解曰。公胡责细行而忘大节。太保惊问状。曰。礼不云乎。不敢失色失言于人。而使人曰。幸哉有子。此孝子之大节也。太保竦然。为起谢。
刘庄襄公冢孙守蒙。深理学。当荫文资。让其叔溧。又军功荫锦衣千户。让其弟守孚。试在高等当既。让族叔沾。人曰。泰伯三让。孔子称为至德。守蒙似之。
大学士刘翊之子锐荫尚宝卿兼翰林博士。历官四十年。进阶三品。加一品服。致仕。岁给夫四名。俸米六石。此真奇事。锐。八岁受荫。召至文华殿。拜起如成人。门限高。杨邃庵提携过之。终太常。著述甚富。
多子
庆成王锺镕。谥荣惠。晋恭王之曾孙也。弘治五年八月。山西巡抚杨澄等奏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女至九十四人。恐其中有收养异姓之弊。且为子镇国将军奇??戏等增年。冒支禄米。乞下礼部议处。并乞限各郡王以下。妾媵之数。礼部查勘覆奏。谓王子女俱王妃、夫人并宫人、室女所生。别无违碍。其冒支禄米。法宜追征还官。得旨。王子女既无违碍。其支勿论。冒支禄米不必追征。准作以后年分该支之数。法司原奏。有不许滥收子女事例。仍行各王府知会。自郡王以下。妾媵多少之数。再会官定议以闻。礼部复会议覆奏。谓郡王自正妃外。妾媵不得过四人。各将军不得过三人。中尉不得过二人。从之。着为令。王后生子至百人。俱成长。又皆隆准。自封长子外。余九十九人并封镇国将军。今本府数至二千余人。他府有止二三十人者。

汉张仓。子百人。赵王彭祖。子七十二人。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荣王琬。子五十八人。延王玠。子三十六人。皆玄宗之孙。而玄宗亦有子三十人。宋徽宗。子三十八人。张耆。四十二人。杜子征。一百四十人。冯盎。三十人。宋初李僊哲。【一曰后周人。】真州人。任本州岛刺史。生男女六十九人。缘江十余里。第宅相连。僊哲鸣笳道从。往来其间。子孙来见者。披簿以审。

宗室谋玮所辑异林。中有多男一款。备矣。尚有未尽者。故摘出如左。犹之乎千一也。其三十人以下皆不书。

无子

三代以后。帝王无子者。在末季如汉之平、哀。宋之光、理。不必言。莫贤于宋仁宗。而无子。尤莫贤于我孝宗。虽有武宗。犹之乎无也。当是大菩萨转世。不以此为有无重轻。至大臣贤而无子者。多不具述。以余目所经见。李九我阁学。为南吏部侍郎。年逾五十。尚未有子。丁改亭。起南大理丞。切切劝纳妾。其夫人立屏后。听之甚愠。改亭知状。再三。至大言。唤一老媪出见我。我自有说。既出。语之曰。说与奶奶知道。你老爷会元及第。官至少宰。无后。它日官生。却被侄儿受用。你老爷精神尚旺。急急纳宠。必定生子。既生子。于奶奶只隔一胎。却是老爷亲骨血。抚养成人。就是奶奶亲生一般。日后祭享。大家并坐入口。若是侄儿。先与老爷也隔一重。何况奶奶。其言切至。老媪闻之亦下泪。夫人悟。纳妾生二子。后孙月峯尚书以参赞至。改亭亦依此法言之。孙不应。后渐厌。拒不复见。改亭固求见。则自后门潜出。避之。盖孙方续娶。应接不暇。其自言曰。释迦不以罗候传。仲尼不以伯鱼显。终不立嗣。

乞养子

此类甚多。以余所见。隆庆戊辰进士司汝霖。本张姓。汶上县开河里人。生而明秀。方数岁。失母。江陵人司铿。以督运至。与其父林游甚驩。见而奇之。使属对。受命如响。遂乞为子。教之。年二十二。登第。历文选郎中、太常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副都。抚八闽。镗与妻罗两受贻封。三年之丧毕。奉使过开河里。行求宗党。得其叔父宗鲁。考问家姓。乃奏复故姓。名汝济。卒年五十三。殁之日。援笔为书。以授诸子曰。开府非卑僚。半百亦长世。惟生我之劬劳。吾惭负于天地。盖悔之也。夫童子能属对。则已有知矣。既第。齿录科录。本生父母。何以皆不书。考其日月。镗夫妇。没在万历五六年间。初入吏部时。其复姓。其移封。最初即可举行。何以迟迟至万历十五六年间始复。而移封一节。全不讲及。谓昧所自来。则世无此事。谓为司老所制。则察其气韵。非受制之人。亦无可制之理。于心于例。皆所未安。意者。江陵当国时。以同邑。嫌于自外。不敢题。江陵殁后。以事久。嫌于掠眼。不欲题。比题复。则官高不及报满罢免。惭负以殁。始见真心。嗟乎。聪明伶俐人。三十年驱驰热路。何暇议及。犹幸京卿稍间。得复本姓。不全然作它家堂下人耳。

附异林记

田常专齐国之政。选国中女子。长七尺以上者。为后宫。有子七十余人。靖郭君田婴有子四十余人。其贱妾有子名文。是为孟尝君。【出史记。】陈成子有数十妇。生男百余人。【史记索引隐。】中山靖王。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人。【汉书。】晋永嘉之乱。吐谷浑始度陇西。止于枹（口干）。有子六十人。【十六国春秋。】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后秦纪。】左卫率胡潘藩。南昌人。有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坐罪。徙远州。【宋书。】陵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人。陈宣帝四十二男。太子则陈后主。其封王者三十三人。除始兴逆诛。岳阳死隋难。余皆令终。鄱阳王恢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封主者三十八人。陈尚书仆射王冲。历仕二梁。年七十八卒。有子三十人。并至通官。【俱南史。】

并产

哀牢国之先有妇人曰沙壹。触沈木而孕。一产十子。最幼者才武而黠。是曰九隆。诸兄共推之以为王。其时哀牢山下复有夫妇产十女者。因而妻之。殷王祖甲。一产二子。曰嚣。曰艮。许僖公一产二女。曰姝。曰茂。楚大夫唐勒一产而双。男曰贞夫。女曰琼华。吴回之子陆终。娶于鬼方氏。曰女嬇。孕而不粥。三年。启其左胁。而产六子。一为昆吾。二为参胡。三为彭祖。四为云郐人。五为曹姓。六为口姓。汉永宁元年。南昌有妇人一产四子。唐檀以为京师有兵气。唐淮南程干妻茅氏。连八年。孪生一十六子。宋郯城民有二十一子。而双生者七胎。南齐王融、王琛。同是四月二日孪生。后以四月二日同刑死。南唐时。金陵人康国辅娶司马氏。一产三男。唐主以为人瑞。皆封将军。其后蕃衍。号千秋康氏。宋会川伊氏伯仲以嘉熙三年正月朔日孪生。至元泰定丁卯。享年九十。皆聪明强健。方国珍之妇一产一男二女。景泰三年。宛平县民福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妻一产三男。诏人予月米三年。天顺中。扬州民妇。一产五儿。体貌相似。无夭者。成化中。曲阜人孟麟、孟凤、皆孪生。麟官陕西布政使。凤官刑部尚书。德州人王楠、王杨、亦孪生。楠官南鸿胪卿。杨官右布政使。嘉靖六年。河间民李公实妻陈一产七女。嘉靖戊午。举人顾合璧、顾联璧。其父四举胎。生八子。万历戊申。仲冬乙巳。福州军苏九郎妻邓。一产两男两女。

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二

放生序铭

唐干元二年诏诸道置放生池。颜鲁公手书序铭。其词略云。去杀流惠。好生止辟。率土之滨。临江是宅。实胜如来。畴庸允格。真卿勒铭。敢告凡百。今合皂山放生池见存鲁公墨帖。亦载此铭。

赞词有本

世传米元章孔子赞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而前。未见孔子。孔子而后。更无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盖本于舒元舆玉笥篆志。论李斯、李阳冰之书。其词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时。冰复去矣。后来者谁。后千年有人。谁能待之。后千年无人。篆止于斯。呜呼主人。为吾宝之。米盖化其意。而近滑稽。只因达巷党人一赞。敷演出来。秦太虚所不能。苏子瞻所不为者。

谢太傅赞

方秋崖有晋谢太傅赞云。丝竹云林。妓女冥壑。此亦一安石。鬼域老奸。风鹤劲敌。此亦一安石。盖太虚之云无心。而空谷之响无迹。要未易窥敌手之碁。而訾折齿之屐也。此赞得实得韵。乃安石千古知己。

笠屐图赞

王文恪公作东坡笠屐图赞。极佳。其辞曰。长公天仙。谪堕人界。人界不容。公气逾迈。斥之杭州。吾因以游。投之赤壁。吾因以适。琼崖儋耳。鲸波汗漫。乘桴之游。平生奇观。金莲玉带。曰维东坡。戴笠着屐。亦维东坡。出入诸黎。负瓢行歌。十惇百卞。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无庵赞颂

孟无庵珙。任荆湖制帅。创书院以处流寓之士。每日见客。虽数十百人。一一接谈。凡有投献。并入袖中。客退。以所受文书。令馆客逐一朗读而谛听之。可行者付出。不可行者赸之行。尝自作无庵赞云。老拙爱游戏。忙里放痴憨。正当任么时。无处见无庵。混沌庵之基。太朴庵之梁。太始庵之柱。太极庵之坊。两仪庵之户。三才庵之房。四象庵之壁。八卦庵之窗。白云庵之顶。清风庵之墙。谁人运斤斧。大匠曰羲皇。明月为伴侣。万古其如常。欲知吾富贵。秋水接天长。水云不到处。一片玉壶光。临终又颂曰。有生必有灭。无庵无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说。踢倒玉昆仑。夜半红日出。君子曰。无庵之诗。超悟如此。是岂寻常。进乎道矣。

恒岳图赞

千岩竞秀。中有虚堂。穿棂拂槛。白云茫茫。云为堂幕。堂为云囊。无心出岫。来往徜徉。【白云堂。】流水高山。锺期已矣。山樵烂柯。厥观亦止。胡携琴还。独留棋子。归去来兮。风旌可企。【琴棋台。】一亭岩嵲。千峯山?截山（目木）。下俯万松。古色如铁。清风徐来。寒光凛冽。千顷翠涛。凌空洒雪。【翠雪亭。】谁开绣嶂。于彼山阿。色非采绘。文非绮罗。深碧如嵌。空翠不磨。探幽揽胜。对此婆娑。【碧峯嶂。】石文如绣。石膩如脂。补天可炼。织锦堪支。丹青地涌。彩绘焉施。九还谁饵。以俟炼师。【石脂。恒岳自石晋时没于虏。我朝始涤入版图。志书刻于近年。乃赵王二公所纂。中列图赞。不知即出其手。抑前人所留。摘出俟知者。赵名之韩。汜水人。王名璇初。山阴解元。太保王文端之子。】

蚝山连房

韩文公诗。蚝相粘为山。十百各自生。安本草衍义云。牡砺附石而生。礧礧相连如房。故名砺房。一名蚝生。初生海畔。才如拳石。四面渐长。有一二丈者。一房内有蚝肉一块。肉之大小。随房所生。每潮来则诸房皆开。有小虫入。则合之以充腹。宋翟忠惠焦山诗。僧居蚝山迷向背。佛宇蜃气成吹嘘。

河畔雪

唐许浑诗。河畔雪飞杨子宅。海边花发粤王台。汉议郎杨孚。字孝元。尝树河南五鬣松于广州北岸。语在列传。今下渡头村前即其故宅也。越本无雪。至此乃降。城南民有张琼者。掘地种葵。得一砖云。杨孝元宅。琼以为瑞。因号南雪。自是聪悟。渐能赋诗。

宋祖凌敲

南宋刘氏诸帝称祖者。裕高祖、义隆太祖、彧世祖。许浑诗。宋祖凌敲乐未回。三千歌舞上层台。盖指彧而言。彧荒淫残忍。殁而称祖者。因讨平逆劭。追尊义隆为太祖。侈以为功。故后人亦因而尊之也。台基今尚在采石。驳浑者认为高祖裕。谓裕清俭寡欲。无凌敲乐事。是矣。而实未通查。且谓一朝必一祖。亦不料宋之有三祖也。

十幅红绡

韦楚老诗云。十幅红绡围夜玉。沈存中驳云。十幅红绡为帐。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此真可笑。古人但引成数。亦必定曰三十幅耶。

杀妓百诗

罗虬官鄜州从事。隐之弟也。乘醉。杀官妓杜红儿。作诗百首。传于世。红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直得一死矣。

慰童仆

韦庄穷时。赖内外奴仆之用。作诗慰之。有曰。努力且为田舍客。他年为尔觅金鱼。又曰。他年待我门如市。报尔千金与万金。其言虽俚。其事难期。而其情则可悲。后唐亡。入蜀为平章。不知能报此二人否。百韵诗亦起于庄。

丘道源诗

游至山阳。郡守召之夜饮。翌日作诗曰。丑却天下美人面。正得世间男子心。又至仪真。太守召看牡丹。作诗曰。何事化工情愈重。偏教此卉太妖妍。王孙欲种无余地。颜巷安贫欠买钱。晓槛竞开香世界。夜阑谁结醉姻缘。可知村落桑麻处。田叟饥耕妇不眠。又至五羊。以诗上太守云。碧睛蛮婢头缠布。黑面胡儿耳带环。几处楼台皆枕水。四周城郭半因山。又云。唇上腥臊惟蚬子。口中浓血吐槟榔。又云。风腥蛮市合。日上瘴云红。康定中尝上观风感事诗一百篇。往往讥刺权贵。嘲宰相张士逊诗曰。中书坏了朝纲后。方始辞荣学退居。又嘲张耆诗曰。西鄙用兵闲处坐。可能羞见碧油幢。又嘲执政曰。密院中书多出入。不论功绩便高迁。金银一似佛世界。动便三千与大千。执政怒。且以诗多及朝廷休咎。于是言于上。请诛之。仁宗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古有郁谟哭市。其斯人之徒欤。皇佑中。以为光禄寺丞。有诗云。三圣艰难平九有。纔当陛下守宗祧。太平日久还知否。官滥民穷士卒骄。太阳日日无光彩。阴雾漫漫甚可惊。臣道昏蒙君道蔽。天垂警戒最分明。太阴度度临南斗。南斗当寅属艮宫。月是大臣艮是主。何人敢尔窃天功。太祖艰难恢帝业。庚申起历到庚辰。庚辰自是元九数。国事边机合鼎新。大游太乙临西北。便有干戈动域中。五将三门如不会。谩言边吏尽英雄。小游丙午归东北。内外宫中两相来。客算虽然二十五。其如迫胁也成灾。好是四京兼九有。人人尽着窄衣裳。天垂美意还知否。急迫须忧万事忙。取士只凭诗与赋。谋猷方略悄无声。今朝正是求贤际。又把科场引后生。枉费民财修郡学。总言丞誉比文翁。其中只聚漂浮辈。教化根源恰似空。 【道源。名浚。黟人。天圣中进士。读易。悟损益二卦。能通数。知未来。历官殿中丞。尝语家人曰。吾寿终九九。后至池州。一日起。盥沐。索笔为春草诗毕。端坐而逝。年八十一。殓时衣空。众谓尸解。后数年。有黄衣人持浚书。抵滁。家人启封。持书者忽不见。书云。吾本预仙籍。以推步象数。谪为泰山主宰。】

王梅溪诗

乐清之东。地名左原。中有古井。深数丈。时冬旱水枯。井仅盈掬。有女子数人提罂而汲。绠绝罂堕。俄有男子。锐然解衣。入井取之。既而石陷。声震山谷。井深石重。咸谓压者必齑粉矣。越三日。事闻于邑尉周。以职事来。环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视。恻然嗟悼。命役夫具畚锸。扶石取骸。将以葬焉。自旦逮午。犹未及尸。俄而役者惊相告曰。井底有声。其鬼物乎。周曰。此陷者不死。须吾以生。于是捐资募出之。众力争奋。头颅稍露。而语可辨矣。土石撼动。势将复压。救者惊溃。周乃整衣焚香。叩井而拜。命工植板。以捍石危堕。益以缗钱啖役夫。俾蹈死以救。时尚未饭。吏以进。却之曰。必活人而后食。日没井昏。继之以烛。用长绠系衾。挽而出。观者数百人。讙呼震动。嗟异之。梅溪目击其事。作诗一篇以纪。周名邵。字嘉成。婺州永康人。

君不见温公年方髫龀时。奋然击瓮活小儿。至今遗事在图画。活人手段良可奇。又不见耿恭昔年困疏勒。孤城凿井踰千尺。整衣一拜精神通。俄顷枯泉飞为液。乐清有地名左原。地幽井古知几年。一朝陷溺谁氏子。万石压脑沈黄泉。路隔幽冥生望绝。三宿沈魂岂能活。鬼神莫救功莫施。天遣仁人为之出。彩旆来临驱五丁。抉石求尸俄有声。头颅半露语未辩。人疑鬼物相视惊。拯溺辛勤功未果。土圻石歌纷欲堕。争言陷者不复生。救者徒遭颓压祸。梅仙恻然临井旁。焚香再拜祈彼苍。散金募众蹈死救。手植板干加堤防。土石相衔危不倒。蘧粉余生仅能保。须臾夺命鬼窟中。万口讙呼喜填道。翕然舆论咸奇公。异事行将达帝聪。感物诚居耿恭上。活人手与温公同。况公才学俱超绝。吏隐那能久淹屈。使君前日飞鹗章。莅事详明已廉洁。鲰生桑梓居此间。具书目见非妄传。太史采诗傥见取。愿付银笔书青编。将见大书特书屡书不止此。史笔芬香此其始。

桂下十二子诗

竹子修、井子深、梅子先、桂子苍、兰子芳、昌阳子仙、黄子嘉、丁子素、柳子春、槐子夏、菊子秀、黄子野、有咏史诗一百六首。君自伏羲至周世宗。臣自由余至徐有功。

象棋诗

小艺无难精。上智有未解。君看橘中戏。妙不出局外。屹然两国立。限以大河界。连营禀中权。四壁设坚械。三十二子者。一一具变态。先登如挑敌。分布如备塞。尽锐贾吾勇。持重伺彼怠。或迟如围莒。或速如入蔡。远炮勿虚发。冗卒要精汰。负非繇寡少。胜岂系强大。昆阳以象奔。陈涛以车败。匹马郭令来。一士汲黯在。献俘将策勋。得隽众称快。我欲筑坛场。孰可建旗盖。叶侯天机深。临阵识向背。纵未及国手。其高亦可对。狃捷敢饶先。讳输每索再。宁为握节死。安肯屈膝拜。有时横槊吟。句法尤雄迈。愚虑仅一得。君才乃十倍。霸图务并弱。兵志贵攻昧。虽然屡克获。讵可自侈怏。吕蒙能馘羽。卫瓘足缚艾。南师未宜轻。夜半防斫寨。

刘后村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后村诗。自苌弘至刘蕡为十臣。尹伯奇至唐宁王为十子。伯夷至司空图为十节。许由至汾子钓者为十隐。荀卿至王通为十儒。孟之反至刘琨为十勇。广成子至孙思邈为十僊。瞿昙至志公为十释。卫姜至卢江小吏妻为十妇。召南媵至绿珠为十妾。毛遂至周戴为十豪。鬼谷子至蒯通为十辩。墨翟至李卫公为十智。韩起至桑维翰为十贪。尹氏至冯道为十憸。巷伯至张承业为十嬖。神农至韩伯休为十医。巫咸至袁天纲为十卜。项它至阿买为十稷。漆室女至灵照为十女。各五言四句。寄意而已。其胪列未当也。

谢方石悼诗 【 注云。甲寅亡去诗一册。追念不已。因成四韵。】

胠箧分明奈尔何。鹤声一一已无多。朱弦自爱齐门瑟。白雪谁酬郢上歌。好事定应供覆缶。苦心宁复念填波。也知不是丰城剑。敢望神灵有护呵。先生口吃。自为诗云。心自分明口不明。向人堪笑亦堪惊。可应黑白令难辨。天遣模糊过此生。

项庙诗

项王庙有李山甫题诗云。为虏为王尽偶然。有何羞见渡江船。平分天下犹嫌少。可要行人赠纸钱。俗传有云。仗剑为何怀旧恨。汉家今已属他人。平分天下犹嫌少。一纸金钱值几文。虽非韵。亦自好。尝谓项王之死。正在不渡江。方有些气概。一下船。便索然。生为擒虏。死为怯鬼矣。何者。初起兵时。气盛决死。席卷而前。自然成功。至今一番英雄业已做过。业为逃虏。气竭力尽。勿论自家羞见人。江东子弟亦决不来助。杜牧之诗。真是可笑。惟王介甫独窥其深。

完颜亮入寇。至和州。于项王庙乞杯珓。卜渡江不吉。大怒。欲焚庙。俄大蛇出屋梁。后林木中鼓噪。若数千兵至。亮惊而遁。

白樱桃诗

樱桃有白者。韦庄诗云。王母阶前种九株。水精帘外看如无。只应汉武金盘上。泻得珊瑚白露珠。

香入云诗

高子章。兰溪人。能文章。晚年谓其友杜端父曰。吾先世封树之地。两桂当庭。屹若古君子。对之则往昔之典刑俨然。吾取苏文忠公何氏读书堂语。扁曰香入云。子其为吾赋之。端父随占近体云。缘曾分月种。故发入云香。子章曰。似矣。请更散语。端父再属长篇云。山麓有庭存古意。不种凡花惟种桂。苔封藓剥迸鳞皴。雪劲霜顽耸苍翠。栽培岂解一日成。爱惜至今尤不易。来人不必问典刑。对此俨然前辈是。树前翁仲不可求。树下子孙能几世。子孙立竹满庭除。前人于此见心事。近年乔木几家存。是中林壑何阴翳。前人种树爱读书。种时已喻书中义。后人读书念前人。对树类能歌蔽芾。八月九月秋风高。金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变化乘飘飘。朝元顾祖归寒殿。仙香直入于云霄。老兔痴蟾开鼻孔。奏彻虚皇应得宠。虚皇锡赉万琼瑶。赏君爱护月中种。

双头兰诗

金似孙植兰于庭。自号兰庭。其兰忽开花双头。吴应奉为之赋诗。金和云。手种盆兰香满庭。闲来趣味独幽深。敢夸双萼锺奇气。祇恨孤根出晚林。长倩生男不得力。滕公有女谩萦心。援琴欲和春风曲。却对骚魂费苦吟。【西京杂记。长倩一生二男。滕公一生二女。金。男女各二。故其诗云然。】

瑞榴诗

嘉靖二十二年。瑞峯陆太学庭中盆榴。重楼并蒂。同郡太史程文德诗云。何处盆榴有异花。银台仙吏陆君家。已知多子非凡种。今见丹心更瑞葩。并蒂红蕖惭艳态。重轮赤日拥青霞。知君世德原忠孝。留福层层正未涯。余姚都督佥事孙堪诗云。炎夏繁朱英。柔枝弹无力。烈烈婴秋风。昭昭露衷赤。

竹生室中

括苍王叔诚为倪山长家馆宾。其斋室中生笋一茎。叔诚奇之。爱护勿折。长逾寻丈。干叶猗猗。有拔俗离羣之意。叔诚因赋诗云。书斋壁左生孤竹。似与骚人伴幽独。高节不承雨露恩。此身已免牛羊牧。色侵书帙长猗猗。岁寒相守仍相知。叮嗟竹寿不可期。后人见诗当爱之。童良仲亦有诗云。笋穿苔砌到书房。爱护成竿过壁长。秀色不须承雨露。高标应解避风霜。潇湘自此浑无梦。枕簟相亲倍觉凉。谩对短檠怜瘦影。渭川千亩亦俱荒。豹峯陈叔仁构轩居林石间。亦有竹倚壁而出。中而不偏。正当客位。因号其轩曰宾竹。

石碑诗

赵灼题霍山诗曰。七千七百七十丈。丈丈藤萝势入天。未必展来空似翅。不妨开去也成莲。月将河汉随岩转。僧与龙蛇共窟眠。直是画工须搁笔。更无名画可留传。得意甚。有老人自山而下。览诗。微哂。灼甚不平。揖问何从来。曰。某学道人。初无定迹。即昨宿处亦忘之矣。因叩?上诗何如。曰。气象颇佳。惜无远韵。俄别去。尾之。至英山。有石碑。老人题其阴曰。百尺岩头佛阁前。淡云疏叶思攸然。岸边酌酒和清露。石上题诗惹翠烟。猿鹤泉声千涧合。芙蓉秋色万山连。清风似欲吹人起。去逐骑鲸汗漫仙。忽不见。始知为异人也。

伯言应制

刘伯言。新淦人。洪武初。宋潜溪以诗文荐之。应制赋钟山晓寒诗。有鳌足立四极。钟山蟠一龙之句。称旨。授官。辞归。赐金帛。同时韦德显亦工诗。至京重阳诗云。人在金台即天上。更于何处去登高。人多称之。

诡谲秀才

吴彻。字文通。崇仁人。雅善吟咏。家贫落魄。好奇节。元末天下乱。为伪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陈友谅所得。置诸亲密。友谅僭号。屡欲官之。辞曰。愿就宾师之位。友谅呼以先生。岁壬寅。友谅攻围豫章。高皇亲率舟师讨之。遇于鄱湖。友谅遣彻间行觇我。有缚以献者。高皇素闻彻名。释其缚。问曰。闻汝能吟咏。试为我题天闲百马图。彻应声上诗曰。问渠何日渡江来。百骑如云画鼓催。九十九中皆汗血。当头一个是龙媒。盖彻虽为友谅所遣。及仰瞻天表。即知天命有归。故为是言。高皇不忍杀。又度其不为我用。欲间疏其君臣。乃刺诡谲秀才四字于彻面。遣还。友谅果恶之。曰。安有如此形容而可为我宾师者乎。彻遂棹小舟。不告于众而行。后友谅败死。其次子理奔还武昌。高皇忿其城久不下。将屠之。忽军门外有自称诡谲秀才求见者。召入曰。汝安得尚在此。语良久。复命题西山夜雨诗。彻复进曰。莫厌西山夜雨多。也应添起洞庭波。东风肯与周郎便。直上金陵奏凯歌。高皇会其意。即下令还建康。命诸将守之。初。吴人将乘虚入寇。至是其谋乃寝。未几。高皇再行武昌。始下。比登极。屡下诏物色之。竟不出。永乐间忽归田。面色莹然。复出游缙绅。或以范增目之。而多其豫识圣祖。有增所不及者。

赋诗言志

刘伯川。泰和人。家富而轻财。年四十。有田数千亩。一日悉散于其亲闾。并臧获一切遣去。独与其妻处。敝庐数楹。仅蔽风雨。旦暮饘粥而已。平居不与俗人接。然善观人。邑人杨士奇。年十四五时。与陈孟洁谒伯川村中。二子皆其故人子。留款特厚。一日。雪霁酒酣。伯川命各赋诗言志。孟洁赋云。十年勤苦事鸡窗。有志青云白玉堂。会待春风杨柳陌。红楼争看绿衣郎。士奇赋即景一首云。飞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处踏琼瑶。不嫌寒气侵人骨。贪看梅花过野桥。伯川顾孟洁笑曰。十年勤苦。只博红楼一看耶。又曰。不失一风流进士。顾士奇。笑曰。寒士。寒士。鼎鼐器也。又曰。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子其勉之。惜予不及见也。后孟洁果登进士。为庶吉士而卒。而士奇官至少师。皆如伯川言。

少师生于袁州治南之凤台山。盖元至正末。其考名子将者。携家避乱而生公。公尝送袁守诗曰。老夫犹记凤台生。至嘉靖中。尚有别业存焉。

少师第几代孙寅秋。历官内外。当神宗中年。前星未耀。言路正塞。辑文贞四朝御札长短叶楮。汇封以进。因规时政。不报。寅秋字义臣。号飞瀑。有才略。以宪长征播。殁军中。赠太仆卿。荫一子。

野叟诗

杨文懿公守陈。其先未有仕者。至公与弟。守址、守随。相继发解。父子兄弟同朝者七人。居第在县南镜川。有野叟作诗一律献公云。昔年曾向此中过。门巷幽深长薜萝。令祖先生方振铎。贤孙学士未登科。将军曹氏坟连陇。卖酒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婆店隔河。今日重看新第宅。烟波缓棹听弦歌。公叹赏不已。谓叟曰。君诗诚吾家传也。珍藏贻后。欲饮食厚馈之。固辞而去。

诗句

吕紫薇诗云。春尽茅檐低着燕。日高田水故飞鸥。其滕王阁诗云。小艇口从天上来。白云自向杯中落。

种树留春住。编茅待雨过。

僧灵准诗云。晴看汉水广。秋觉岘山高。

朱震。字震之。安吉人。少好学。为晦庵先生所赏。恬澹不仕。灯夕。里人招之不往。谢以诗曰。赖有半牕知我月。已多一点读书灯。

张之翰有镜灯诗云。一池铅水藏真火。半夜金星犯太阴。人呼为张镜灯。

温州永嘉县民朱良观、良直。信妇言。争财而讼。时何文渊为太守。知其故。以天伦大义劝谕。判辞有祇缘花底莺声巧。致使天边鴈序分之句。其人感泣。退修亲睦。

余入楚。从马行沙中。没踝。迹深数寸。舆人曰。马坎儿。又武陵溪中架鱼梁。以其网迟捷。因水缓急。甚有制。余友温允文深喜之。赋诗曰。沙晴销马坎。水激鬬鱼梁。真妙句。可入唐选。

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此王右丞诗也。允文用为门联。余曰。子出门纔得几步。乃用此。惟永乐中祭庸。戎士也。年二十余。于万全独洲洋为贼所俘。至日本。投其国僧。祝发为浮屠。久之。乘间泣言。母老在堂。僧恻然白其主。得释。遂率其徒赋诗。名万里一归人卷以赠之。及归。母尚无恙。而庸已七十余矣。

祝融口号

祝融峯有道者。口号云。大道应修及早修。世间万事总虚舟。劝君莫恋黄堂印。归到青山免白头。似为本处太守来游而讽之者。

遇李全诗

罗一峯之谪。虽由李文达。实学士陈文主之。文死山阴。薛御史纲以诗挽之。有九原若遇南阳李之句。今录其全文于后。学士先生早盖棺。薤歌声里路人欢。填门客散名犹在。负郭田多死亦安。盐井已非今日利。冰山不似旧时寒。九原若遇南阳李。为道罗伦已复官。

大明易览

天顺四年五月丙子朔壬午。江西万安县民罗学渊录诗歌三百余首。名大明易览。以进。中有咏蚤虱。嘲丑妇及阿谀当道。词多谬妄。上览之怒。出其诗。命法司锦衣卫会诸大臣廷鞫。坐造妖言律斩。命禁锢之。

中兴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一名公谒显陵诗云。圣主中兴陋汉光。诗家用语跌宕。自不甚拘。虽然。汉光何可陋。惟我太祖远过汉高。陋之或可。然要非太祖之心。世宗入继大统。断续之间。能革弊政。则可。谓曰中兴。非少康、光武、不足当。臣子谀语。那可承袭入大家作手。

走马灯诗

余与董伯念分咏走马灯。董正雄盛。余结句曰。炎炎谁税驾。蜡尽是归程。伯念捏纸耸然。黄平倩亦有诗云。团团游了又来游。无个明人指路头。除却心中三昧火。刀鎗人马一齐休。更快。一云。平倩诗见杨用修集。未及考也。

俚诗有本

茅鹿门先生。文章擅海内。尤工叙事志铭。国朝诸大家皆不及也。晚喜作诗。自称半路修行。语多率易。次子国缙登第。喜而口占曰。堂前正索千金赏。门外高悬五丈旗。闻者皆笑。然黄滔已先之矣。滔发榜诗曰。白马嘶风三十辔。朱门秉烛一千家。御试曰。九华灯作三条烛。万乘君悬四首题。以古准今。如出一手。然则先生未可笑也。月君有赠内诗。中一联云。神传尊圣陀罗呪。佛授金刚般若经。即此堪偕隐者矣。夤有探龙、钓矶二集。作诗甚多。中以东西南北为题。

诗谶

彭教字敷五。吉水人。天顺甲申状元。有才气。颖敏善属文。在翰林。稍收敛。过于刻厉。作诗时遇讥讽。状元张升归省。饯以诗云。何用有才如董贾。不愁无命到公卿。或云。上去二字可为教挽词。未几卒。年四十二。人以为谶云。

华空尘

华鳌。章丘人。以绘事妙天下。每落笔辄题咏其上云。空尘诗画。故邑人称曰华空尘云。兼工诗。其佳句云。秋老留红叶。风来转绿苹。雨霁闻啼鸟。风停数落花。垆头留宿火。花径锁秋云。爱此疏林月。兼之一磬清。评者谓有庾、鲍之致云。

集杜诗

自古名臣才士困阨者多读杜诗。且集句遣闷。如洪忠宣困松漠。谪岭表。文丞相囚燕中。皆沈酣于此。若与饮食俱。盖悲壮感慨。即景会心。真是穷苦中好友。即此便非诸家可及。

夏忠靖诗

夏忠靖公曾宿我湖慈感寺。有贝叶晓翻龙侧耳。珠光夜吐蚌倾心之句。又登道场山。有泉迸石梁存虎迹。峯名金盖拥螺鬟之句。俱切实可诵。公之父名时敏。洪武癸丑。以布衣召。有才学俱优之褒。授本县教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处士和韵

顾荣。吴人。晋名臣也。今吴人亦有顾荣。字大显。以处士称。能读书。教授里中。有两尊宿。人无敢抗。荣与接。一日为百韵诗。驰云。立索和。困之。荣不视。令门人唱韵。倚席趣成。还报。词又赡美。两人大惊。有恶少酬酒。格伤之。默不校。他日遇诸涂。其人愧匿。呼与揖。或曰。巽且过矣。荣曰。向彼为酒使耳。即求以报。不雠酒乎。俭朴惜福。乡人爱重之。孙云凤。进士。守京兆有名。今驻常熟之顾墩。

国贤诗

邵二泉有国贤诗一卷。皆以哭李西涯者。辞极悲怆。陆俨山深与修撰何粹夫塘、盛希道端明谒文正于私第。议及国事。公手挥双泪不能已。俨山以诗哭之。末二句云。白发门生伤往事。每看忧国泪双涟。邵、陆、皆贤。虽门人。决不阿所好。其言如此。则西涯之为人可知。未可轻议也。

作诗送券

江西赵尚书与常省元园相近。百计取之。一日常作诗及券送之。诗曰。乾坤到处是吾身。机械从来未必真。覆雨翻云成底事。清风明月冷看人。兰亭禊事今非晋。桃洞仙人也笑秦。园是主人身是客。问君还有几年春。尚书惭。归其券。

王翰土

王翰。松江人。凶暴淫虐以死。潴其宫久矣。后乡人钱溥学士还里修宅第。用丁夫筑基。有老人趋事甚勤。慰之曰。负且勤。土甚美。何自来耶。老人释负对曰。个便是王翰土。钱且愧且骇。遣老人使去。某公因即其语为乐府以讽焉。

钱学士。瀛洲人。玉堂金马当青春。归来故乡广田宅。筑室役使官家民。不问老与少。荷畚负锸来乡邻。老父负土殊殷勤。学士慰劳方逡巡。对言此乃王翰土。学士流汗麾而嗔。君不见翰之恶。通于天。翰之死。何足怜。讵知富贵不可逞。覆车之戒犹昭然。学士读书破万卷。底事老父之言是殷鉴。

鸡伏雌

山中田家有鸡伏雌。无脚。鼓翼而飞。盖晨牝也。范平仲有诗云。羣鸡唱罢山月落。一鸡戛冠却无脚。腷腷膊膊转雌声。乃与雄鸡相对鸣。有翎飞不高。无足胡能行。徒为牝晨祸门庭。羽毛之孽何由生。气淫运乖非祥祯。德辉之鸟翔千仞。安肯下食与尔相喧争。

猛虎行

壬子夏六月。有虏中降人。驱百马入塞。遇饿虎三四自林中突出。噬其半以去。降人仅身免。许松皋为赋猛虎行。边城猛虎日蹲嵎。厉爪磨牙过豺貙。不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噬虏偏噬马。饿枭突起谁为虞。昔年败北昆阳战。今见穹庐益股扑。降人万死幸归来。何意遭罹恣蹂践。择肉能飞似暴秦。考精解学九方堙。一吞数十未属厌。咆哮犹睨道旁人。何不结徒啸侣靖虏窟。云锦千羣还塞樾。降人驱马能几何。充尔一饱无遗骨。安能弘农化太行。渡河北去惠苍生。又安得中黄逞绝技。手搏太行驱尔类。

小国引道神

广东有道士。年九十九。状貌奇古。目光射人。自言来自交趾。别号漫叟。因渡海船坏。结庵于金仙水石上。养一鸡。大如倒挂子。日置枕边。啼即梦觉。又畜一胡孙。小如虾蟆。以线系几案间。道士饭已。即登几食其余。又有龟。状如钱。置金盒中。时使出戏衣褶。常以诗自娱。诗云。流动乾坤影。花沾雨露香。白云飞碧汉。玄鸟过沧浪。月照柴扉静。蛙鸣鼓角忙。龟鱼呈瑞气。无物汗禅口。僧惠洪见之。戏曰。公小国中引道神也。后莫知所之。

季方小西湖

岳季方。以阁臣出为兴化太守。城中有水自西来。堰而汇之。立石为记。题小西湖三字。遒劲有韵。媚曹石者因腾谤书。彭惠安。郡人也。力明无他。仅得致仕。公薨。几上一纸飞下。中有一绝句云。年来为恋小西湖。尘世飘飘一幻躯。日下云生扶拄杖。天边露滴挂冰壶。宛然手笔。其子亟入公旧书室。见砚有墨汁。笔润如新。

石东梦思

叶天裕。字顺父。号石东。洞庭山人。工诗。有警句。年三十余。娶妻于吴江。遂家焉。万历初。有故人官于湖湘。往访之。去三年不返。或传初去。卒于丹阳道中。县令知其诗人。买棺敛之。其子扶柩。令复资之以归。及启视。发黑不类。姑葬于所居之旁。复有传叶题诗于太白楼。岁月识甲戌云。徐鲁庵先生有诗云。湖海萍踪任所之。杳然长去失归期。诗瓢零落今安在。旅榇虚无汝自知。远宦故人曾遇否。留家稚子但传疑。游魂只道乡关近。频向清宵入梦思。

四喜添字

相传有四喜诗曰。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隆庆戊辰科。有以教官登第馆选者。吾师山阴王对南师相戏曰。四喜只五言。未足为喜。当添二。曰。十年久旱逢甘雨。万里他乡遇故知。和尚洞房花烛夜。某公大笑曰。莫说。莫说。是教官金榜挂名时了。闻者绝倒。壬辰科。闽翁青阳正春。以教官登第。赐第一甲第一名。余同馆黄平倩戏曰。四喜七言犹未了当。当于后再添三字。众问之。曰。第一句添曰带珠子。二曰旧可儿。三曰选驸马。四曰中状元。翁闻亦解颐。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谑诗

郁勋弱冠为华容令。素戏谑。作诗曰。华容知县是区区。三甲多因不读书。县丞、主簿皆僚友。通判、同知总上司。忙里无心吞冷饭。闲中有口嚼干鱼。前世业缘今世苦。华容知县是区区。

吴明卿二子皆肥而矬。又皆饶才致。喜谭谑。常往谒汪伯玉。辞归索赠言。汪知其好诙谐也。乃口占云。泰伯由来有后昆。身如泥塑面如盆。喘月一双肥水??殳。拜风两个壮江豚。并肩尽教填深巷。独立还堪塞大门。其弟自谓稍清于兄。乃启汪云。小侄不似家兄太胖。老伯何不少分别。汪即应声云。我正无结句。只以兄此念足之。悬知袅那无君分。不必争长踮脚跟。

秋蟾诗

范秋蟾者。台州塘下戴氏妻也。琴棊书画靡不所精。尤工音律。一日。其夫与客同赋诗吊泰不华。未就。秋蟾出一律曰。江头沙碛正交舟。江上人怀百战忧。力屈杲卿生骂贼。功成诸葛死封侯。波涛汹汹鲸横海。天地寥寥鹤怨秋。若使临危图苟免。读书端为丈夫羞。时戴与方国珍婚。张士诚遣能诗妓女十余来觇国珍送至。戴与秋蟾角艺。无所轩轾。及其行也。秋蟾又制一新词。被之管弦送之。凡十章。张妓大服。后戴将败。妇女皆淫泆。为桑间之音。一日忽童谣曰。塘下戴。好种菜。菜开花。好种茶。茶结子。好种柿。柿蒂乌。摘个大姑。摘个小姑。已而洪武末年。戴之家籍没。惟出嫁二女在。此其先谶云。

丐诗

诗丐者。乐安人。李姓。名兴生。年六十七。患风痱篷篠。口箝。眼喎。手挛。欲食则仆卧于地乃能下咽。欲言则画地作字始达其意。然颇能诗。董侍御时望未第时。在乡会中。丐适至。佥令献董诗。丐首肯。须臾就。中云。鹏鹗直翀霄汉远。龙泉高射斗牛光。清时早展为霖手。莫遣苍生望八荒。董礼而食之。欲使养于官。辞以老母在。遂为述其事。时望。成化甲辰进士。孝友廉洁。有雪峯稿。

怪诗

宋时渝川谢谔、胡昱、读书于峡江之顶。山寺夜坐。窗外有声。破纸隙窥之。霜月皎然。小木桥有一物。如黑狖猴。蹲其上。须臾。又一物。如枯槎。长二三尺。与对蹲。俄而逡巡起。黑者先吟曰。风定长林静。云深片月沈。诵之数过。白者续曰。寒霜打枯骨。夜咏髑髅吟。互相称赏。忽寺犬自窦突出。且吠且逐。俱逃而去。

宣德间。安福华严寺僧忽于月夜见两矮男子行吟。其一云。几度人间结善缘。百花丛里闹喧天。鸾凤一去无消息。独坐空阶五百年。其一云。梵语无多语。空门即善门。夜深风露冷。有口不能言。后顷之渐没入地。循迹掘之。得无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铜铃一。铜钹一云。

诞妄

姚嗣宗题崆峒山寺与张元雪诗。宋人以为奇而夸之。姚曾入希文幕府。亦一无表见。此等事。皆庸流不得志者作诞妄语欺人。可唾。原不足称诗。或者乃以此等人为豪杰可用。善乎袁盎之言曰。夫吴安得豪杰而用之。使吴有豪杰之士。则劝三不反矣。

赋

赋之名色最多。乃杨夔着溺赋以戒田頠。则又可笑矣。頠事杨行密谋叛。而颇好文士。故夔依之。戴令言赋两脚狐以讥杨再思。亦此意也。

六合赋已自可笑。至黄滔有太极赋。甚于六合矣。又有乾坤篇。虽非赋体。乃亦赋之意。其余东西南北之题又纷纷不可纪也。

游客酬缣

徐寅。唐末号能赋。谒朱全忠。误犯其讳。全忠色变。寅狼狈走出。未及门。全忠呼知客。将责以不先告语。斩于界石南。寅欲遁去。恐不得脱。乃作过太原赋以献。其略曰。千金汉将。感精魂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风而胆落。全忠大喜。遗绢五百匹。全忠自言。梦见淮阴侯。受兵法。一眼胡奴指李克用也。又张齐贤记云。梁祖读至此。令军士讽诵之。敕一字酬一缣。不责前事。

书家之祖

董北苑曰。刘景升为书家祖师。锺繇、胡昭、皆受其学。然昭肥。繇瘦。各得其一体。景升即刘表也。表初在党人中俊、厨、顾、及、之列。其人品之高可知。艺文志有刘表集。今虽不可见。然三国志载其与袁尚兄弟书。其笔力岂减崔、蔡、诸贤。翰札之工。又其余事耳。

曼卿大书

石曼卿真书大字妙天下。湖州经史阁石学士书。焦澹园移书问之。觅宫墙。已亡之久矣。必有沈沦处。再当加意。

草书第一

张士逊生百日始啼。既拜相致仕。仁宗遣使劳问。御书飞白千岁字赐之。士逊因建千岁堂。卒年八十六。子友正。杜门不治家事。居小阁学书。三十年不辍。遂以书名。神宗评其草书为本朝第一。古帖中时时有之。

伪赵

陈谦。字士谦。姑苏人。居京师。能楷行书。专效赵松雪。华媚可人。时染古纸。伪作赵书。猝莫能辨。购书者踵接户外。势家贵人每酬以金帛。用是起家。年七十余卒。家所蓄古书名画。其子并其屋一日尽粥。人多伤之。

书法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善长之父号憩庵。善大书。撰书法论。

扇上山水

萧贲。齐文宣王子良之孙也。形不满六尺。神识耿介。好学。有文才。能书善画。于扇上图山水。咫尺之间。便觉万里为遥。矜慎不传。自娱而已。好著述。有西京杂记六十卷。

幸蜀图

宣和中求画甚急。而明皇幸蜀图。以名不佳。故不敢进。徽宗微闻之。心动。曰。此天也。果有北辕之祸。终不能逃。

村梅

萧州有大梅树。如数间屋。苍皮藓斑。繁花如簇。杨补之日临画。大得其趣。以进徽庙。徽庙戏曰村梅。因自署奉敕村梅。更作疏枝冷叶。清意逼人。而徽庙不及见矣。南渡后。宫中张其梅。蜂蝶竞集。惊怪求之。补之业已物故。

毛理浅深

牛、虎、鼠、画毛。马不画毛。沈存中谓鼠小可画毛。马大则否。牛、虎、深毛。马浅毛。理须有别。余谓虎之威在耸身振毛。牛大。鼠小。毛皆可昼。马在神骏、骊黄、牝牡之外。只着色不着毛。此古人微意。

元章来去

米元章少名黻。其印文曰火正后身之印。生于皇佑之辛卯。卒于大观之庚寅。出守淮阳军。将殁。预告郡吏以期日。即具棺椁。时坐卧其间。阅案牍文檄。洋洋自若也。至期留偈句。自谓来从众香国。其去亦然。舁归。葬丹徒五舟山之原。壻吴激为金翰林直学士。有文才。

墨梅

赵文敏喜画墨梅。印以水晶宫图书。杭州有玛瑙寺。或戏以为对。遂弃此不用。而梅亦少画。此可与滚马之说相表里。

常国宝

世庙末。以书学校士。入彀者饩于官。金陵人常国宝为首。久之。以印局大使。为府照磨县丞。数平巨盗有功。致仕归。色养三十年。向学。刻苦自励。能诗歌。恬澹。超然物表。亦奇士也。

逸致

蔡一槐。字景明。晋江人。佥楚臬。黄有苏子瞻祠。乡贵人请以为居室。不许。贵人他请得之。一槐过黄。则贵人室已成。必复之。毁而重建。乃已。寻迁东粤参议。坐前构失官。有逸致。爱法书名画。善小楷行草。作墨兰、石竹。具有意态。琴弈寄意。对客弈。至忘日夜。拳石片砚。古董小物。玩弄移时。不知饥饱。一草一花。静观独会。罢官后。遨游江湖间十余年。敝履布衣。莫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识谁何也。年八十余卒。

似王韦

陈勋。字符凯。闽县人。魁庚子、辛丑乡会榜。历文学博士户部郎。谢病归。终日扃门却扫。尝一至乌石山。闻客声即走。谈佳山水。心辄动。畏客辄不往。其友董见龙嘲曰。世皆如手。直须以环堵为天地。即日月山川皆为空设矣。大笑。不为意。指庭间花石瓦水盆。此非吾之五岳江湖耶。其为趣如此。多材善画。妙有词翰。虽不出户。曰揩揩笔研间。有以自遣。其拈笔。造次必择言。不为近语。诗入唐人室。字与画皆精妙。人宝贵之。见龙评曰。读其所作。如入清溪。棹晓月。两山倒影荡漾于舲楫之下。而空明激射。如近如远。其清言莹骨。雅步绳趋。不失尺寸。酌于古今之间。动中伦虑。亦似其为人。又曰。元凯盛年独居。似王右丞。终日焚香。嘿坐寄怀。清远似韦苏州。然右丞有辋川差足乐。元凯贫。无一林亭可适。卒而后有绍兴之命。视之苏州。犹为不遭。然其出处语嘿。肃然韵致。则二子莫之先也。

宝谟

近见嘉兴一刻。谓宋有宝谟阁直学士。阁中所贮乃熙宁、元丰实录。正新法用事之时。以为宝谟。则用人行政两失。且以名官。是明为士大夫立党。其说甚佳。考宋朝诸帝多优文事。兼长书画。每易一朝必立一阁贮其著作。曰龙图。曰天章。各自为名。各置直学士。宝谟为神宗而立。非为新法。亦非为实录也。至徽宗乃立书学、画学博士。书则米元章。画之流传甚多。佳者识以御宝。非徽宗笔也。

鹰马

余镇中有御书阁。相传为宋高宗南渡过此。留徽宗画鹰一幅而去。又赵松雪有滚马图一卷。僧世守之。袁胥台戍我湖。宿其处。题曰御书阁下鹰还在。名义庵中马尚存。名义一曰法华。即御书所刷处也。今庵阁如故。而二物失之已久。且胥台见时是嘉靖初年事。失去是六十年前事。盖小沙弥窃出。归董氏质库中。仅得银二两。事觉。僧往赎。不可得。诉于太宗伯浔阳公。公厚赠留之。然非所甚好。为苍头持去。不如归何处。乃孙青芝祠部问于祖。不应。细访求。绝无踪迹。盖妙画通灵。必鬼神所宝。化去久矣。

梅蛇

镇西北可十五里。曰默林。中有大梅树一株。可设三十筵。宋高宗过浔。燕其下。因称曰上林。方到庵。有一巨蛇。冲水昂首而至。众鱼尾之。日夕为常。若有意者。高宗举笔题其首。作小画。泣下。怀之而去。至镇南五里古寺中宿焉。今有康王桥。桥之西为康王寺。废已久矣。一老儒每言。镇之大桥下。常有巨蛇。横亘如木。舟碍不得行。又居人数逢于路。两眼如灯火。见顶上有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王二字。又或蟠于店楼上。第不伤人。人既数见。亦不为异。盖其时人烟尚稀。最初高宗过之。乃一荒落。现草庵景致。不觉留连。今聚且万家。人物日盛。蛇亦非容身之所。老者死。幼者不及闻。离人口角且五六十年。天下大矣。何所不有。姑记之。亦镇上一件志怪典故也。

好谭

王弇州不善书。好谭书法。其言曰。吾腕有鬼。吾眼有神。此自聪明人说话。自喜、自命、自占地步。要之。鬼岂独在腕。而眼中之神亦未必是真。是何等神明也。此说一倡。于是不善画者好谭画。不善诗文者好谭诗文。极于禅玄。莫不皆然。而袁中郎不善饮。好谭饮。着有觞政一篇。补所未足。尝见某公文集。门门皆有议论。皆有著作。亦是此意此法。要之。可传者别自有在。决不以兼通并晓。推而冠之九流百家之上也。古云。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吾友董玄宰于书画。称一时独步矣。然对人绝不齿及。戊戌分献文庙。斋宿。余问曰。兄书法妙天下。于国朝当入何品。曰。未易言也。再问曰。兄自负。当出祝枝山上。且薄文征仲不居耶。玄宰曰。是何言。吾辈浪得名耳。枝山尚矣。文亦何可轻比。因举笔写十余文字曰。着意写此。曾得征仲一笔一画否。看来此句是真心话。 【 余常言。文书胜董。观此益信。】 又黄昭素尝曰。假如各经呪。佛遇佛。方解得讲得。云栖和尚曰。它乡人说乡语。只是自家晓得。佛图澄听铃音。与麻襦问答。岂容它人插入词组耶。

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三

元定推演

绍兴辛巳。蔡元定在显庆堂推演后世子孙休咎。赋云。显庆堂将后世推。子孙绍复承吾书。四传学业家还在。五世因贪人产除。缵俗流风六七代。继兴遗迹八九渠。数终轮奂犹有代。御史尹仁为吹嘘。厥后子沉集书经传注。盛行于世。而孙模杭辈相继表扬。曾孙希仁以贪酷籍没。成化丙申。巡按御史尹仁入关。夜梦一老人嘱求栖身之地。叩其姓名。曰。蔡某也。及至建阳。访蔡氏子孙。得其所传家谱阅之。见西山推演后世之诗中。预有姓名。不觉悚然。即捐俸为建传心堂。盖其赋毫不爽云。晋江蔡松庄先生云。周子出。则生一邵子知数学。朱子出。则生一季通知数学。其揆一也。

兴复旧窝

洛邑水南。两农相哄。讼于府。言耕时有石一方出田中。其一云。己耕田而得之。一人云。出自己田中。纷纭未已。守郡者舁其石于府。视之。有文曰。大明景泰己亥。知府事者虞廷玺为我复兴此窝。博古者辨其地。知其为康节也。往视之。尽为禾黍。遂于其处辟地建祠一区。复上书巡抚。大兴殿宇。殆至百楹。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太乙数

我湖甘泉先生吴琉精皇极太乙之学。人有就学者。多不能尽。惟何天衢尽得其术。自知咎征死兆。何。湖广营道人。字道亨。官澍藩臬。长平汤毛九之乱。升工部侍郎。

石蟹

邹浩谪居昭州。以江水不可饮。汲于数里外。后所居岭下忽有泉。浚之。极清冽。名曰感应泉。乱石之下。得蟹一枚。自放于江。曰。余至五岭。不覩此物数年矣。乱石之下。又非所宜穴处也。何从而出耶。易不云乎。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蟹者。解也。天实告之矣。蒙恩归侍。立可待矣。未几。泉忽涸。疑之。有人至门。厉声呼曰。侍郎归矣。求之不可见。次日。果拜赦命。【 杨龟山挽诗。有泉甘不出户。客至岂无神之句。】

龙驹

蒋粹翁。政和人。宋季为太学生。元混一天下。遂归隐于满月山。尝言其先世家九峯山下。畜一牝马。舍侧有龙潭。马入浴其中。龙与之媾而生驹焉。龙首马身。状如负河图者。有父老曰。昔仲尼笔削六经而麒麟出。今朱晦翁表章四书而龙马生。圣人之瑞也。晦翁闻之。逊不自居。谨视刍秣。后牧于山林。竟失所在。

蛙鸣

钱恭惠王镇明州。浚治前清澜池以御火。既而太守李夷庚复浚之。以其土益镇明岭之庳薄。壮州治案山之势。池与州学泮池。春间蛙大鸣。夷庚禁之不鸣。鸣时必兆抡魁。有验。

宝山

平江伯陈瑄以四十万众修海塘八百里于嘉定东南。筑土高三十丈。为海舟表识。文皇赐名曰宝山。亲为碑文。先是居民每望其地有山影。至是乃成。若有神兆之。

巨儒之象

宣德癸丑。温州守何文渊于明伦堂集诸生讲书。有羣蜂拥一巨蜂集楹间。声闻如雷。顾谓诸生周旋曰。蜂有巨儒之象。来科状元。子必当之。周果及第第一。

脢庵

刘文靖官修撰时。有荐为督学者。文靖筮之。得咸之九五爻。其脢无悔。公曰。此周公教我也。自号曰脢庵。今人皆误书为晦庵。如祖逖字士稚。今俱误曰士雅。如此类甚多。

甲乙之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章枫山先生居白露山下。好奖接后进。和易。不事边幅。每对诸生云。甲子以后。天下必多事。乙丑。孝皇宾天。果有刘瑾擅权之祸。岂心灵豫识。抑别有术数致之耶。

祷兆

刘五清瑞。成都人。以检讨忤逆瑾告归。时江水险恶。奉母侨居澧州。有奸人谋害。倡言曰。斯必逋逃人也。奏于司礼监。可立杀。乃密怂一恶少。持奏北上。阖境汹汹。谓祸且叵测。刘亦自分必死。祷于城隍神。兆曰。此蠹贼。庸何伤。印绶自天。在火之年。瑾得奏。快甚。将捏旨来逮。忽眩而止。既苏。掷去不省。明年寘鐇反。果肆赦。瑾亦及诛。奏者逸去。奸人迄不敢逞。计其数。庚午六月也。为作记。着其神。后官至礼部侍郎。

肄器修祀

漳州学乐器久坏。太守陈洪谟遣人求泗磬。请神乐观知音乐羽士。选俊民百余人肄习。仍刻大成乐谱传焉。适琉球使者过漳。闻而来观。皆合掌捧手。称叹而去。一日。习仪开元寺。见寺后有朱文公祠。已敝坏。祠后有峯。僧庐其下。仍旧额扁。为芝山书院。以事文公。陈北溪、黄勉斋、蔡九峯、为配。又遴选庠生数十人。读书其中。士习丕变。郡父老相传。文公尝遗一联云。十二峯送青排闼。自天宝以飞来。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盖若有待云。守漳之三年。畲人居海滨者见有大鸟飞过。遗一尾于水边。长七八尺。五采炫焕。众以为凤尾。拾以来献。命寘之库中。略不为异。后镇守太监遣人来取。答以火焚。乃得止。

书院燕巢

繁昌县治旧俯大江。后有缥缈台。形胜极佳。天顺初。县内徙。其址为豪人所占。后夺归官。又有侵者。万历四十年赎出。建同仁书院。凡有名士出。则院中结一燕巢。

阁额

四川梁山县举人来知德。字矣鲜。有高行。邃于易学。督抚交荐。授翰林待诏。不出。额其阁曰优哉。郭青螺素相善。闻之。曰。来不久矣。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未几果殁。

谣乩

吴淞江久湮。童谣云。要开吴淞江。须是海龙王。人谓工决难成。后巡抚海忠介倡议开浚。而董其事者则郡同知黄□□、推官龙宗武也。其言始验。是时两月不雨。工亦易集。殆有天意焉。又江山县久无城。议立。辄不果。有叩乩者。批曰。江山县欲成。直待金龙兴。后知县余一龙至。城之。盖合余之姓名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吴江一士夫家扶乩者。有神至。众未问而笑。乩曰。诸生何笑。对曰。我笑汝未必神耳。乩曰。诸生能解谜否。哄且笑曰。我辈能做文章。何况于谜。乩曰。有二字作一谜。与汝猜。词曰。长十八。短八十。八个女儿低处立。混沌看来一个字。四面看来四个不。众皆不解。又曰。我辈只会文字。何暇及谜。乩曰。尔说会做文字。如何考了四等第二。盖为首一生。近考名数如此。乃大骇服。又曰。费氏到至诚。里面拜我。盖主母在内行礼。已先知之。于是众咸拜问。谜是何字。则楼米二字也。

拆字

郭中丞青螺与蔡见麓家宰同官于浙。是时冢宰为右方伯。有引去意。一日。坐弘济堂。冢宰曰。子为我拆一字。指堂扁弘字。郭曰。公为何事。曰。子只拆字。不必问事。郭曰。公意将引去而数未能。公曰。何也。郭曰。弘字左为弓而无丨。是未能引。右为?而无土。是未能去。公笑曰。奇哉。郭又曰。非徒如此也。堂扁有济字。公将开府齐鲁。或操江。又不徒如此也。堂字。尚书而后归土。公笑曰。是太穿凿。后其言一一验。

赠砚钱

卢某号东楼。扶沟人。尝供郾城传役。见分宜舍人横索邮卒。仰而呼天。异日幸有儿贵。愿勿效若人为也。主者闻而异之。以一砚为赠。曰。此经生所遗。为若子兆。受之出。遇人操一大钱。狂呼于市曰。蚤登科第。因以相赠。又受之。视其文。喜曰。天所赐也。归示诸子。且告之故。使各勉焉。一日。有羽衣诣门与语。语竟。入语妇曰。道人来呼我。我行去矣。遂卒。子傅元。万历丙戌进士。副使。兄弟五人。皆有官职。

堂上金紫人

建阳豪民吴璋。以财横乡曲。亲疏甚惮之。每坐堂上。无敢过其前。必窥伺不在。方敢入。弟十九郎。因窥隙。见金紫人向堂立。后有服朱绿数人。少长俨立。惊异之。疾走入门。乃无所覩。私喜为家庆。未几。璋以不法。为邑丞所治。至窜流远方。弟亦连坐。黜徙袁州。家赀皆籍没。刘侍郎岑。买其室居。缘是为请袁守。免其弟归。因得服役门下。适刘当岁除享祀。偶于壁隙窥之。金朱绿袍。恍然曩日所见者。始以语人。

蹇太师父子

蹇英太师。忠定公之子也。娶冯氏。久未有子。忠定公请杨文贞制词。祷于神乐观。斋沐亲往。梦有人语以道士写祈文有误。视之果然。遂生二子。长曰霖。中书舍人。次曰沾。尚宝丞。英侍忠定。邻有隶卒服某侍郎之役。疽发背。委于涂。见而怜之。延刘御医疗之。得不死。游句容。寓崇明寺。寺有中官一仆。亦患背疽。垂毙。延医士张荣疗之而愈。后英患肺疾。甚剧。医勿效。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夕梦神人告曰。毋忧。吾为汝增福寿矣。疾果平。

木龟

郑赐。为礼部尚书。待漏直庐。梦神人肩一龟遗之。公盛以盘。视之。乃木龟也。觉而语同列曰。吾其不食已。越三日。俟命内庭。曰将哺。忽眩瞀不能支。僚吏掖出。登肩舆。至部。喉中有声轰然。汤药不下咽。夜二鼓。逝矣。

际昌时

杨石斋少时。尝梦天门开。遥瞻卓楔。曰。际昌时而公显。其老也。复梦天门开。有二幡导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禀间气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辞伯爵及太师太傅。二辞锦衣卫千户荫。三辞文职四品世袭荫。

神人纸署

严文靖公尝梦神人出二纸。一署文正。曰。此以授华亭徐相公。其一署文清。曰。以授相公。后华亭谥文贞。解为正。公谥文靖。点画亦相近。而徐方当国。严居冢宰。同心辅政。神告之矣。

高、沈、徐、先兆

高文端南宇。少遇老僧。与谈。意合。留之。僧言未然事。奇中。高询以科第、名位、年寿。皆得其概。并欲问卜葬处。久不敢言。僧令携榼过藕花居。向一桑柘隙地。坐即偃卧。少时而起。公亦未解何意。后公卒。赐葬。卜穴。正其卧地处也。又沈继山少遇一星士。推算终身事。历历皆验。江陵夺情上疏。谪电白。病垂死。叹曰。某言皆验。独此乃大谬邪。后日荣遇。付之鬼录矣。少顷。算者至。细阅前书曰。已悉。必无他虑。疾果愈。数起至右都。寿七十卒。卒之年。坦坦无恐怖。亦不服药。盖术者之言已定。知必不免也。徐文贞少年得一梦。自登探花、翰林。谪官复召。渐次大拜。归田葬处。皆了了。故所处夷险。都不动心。而末年卜葬湖州。亦梦中所兆。不以人言为劝沮也。

李姬

袁宗皋以兴府长史。从世庙入承大统。拜相。赐奴婢各六人。初公为长史时。中酒昼寝。偶梦一美姬扶床踞。请曰。妾备李白洲下陈。今愿治相公帷箔。公惊觉。对黄夫人。与语。异之。继而李以党宸濠败。妻挈没入官。至是。公所受赐婢李姬预焉。则宛然梦中人也。辞之不得。夫人置酒令荐寝。寻得疾卒。

五曲异人

翁东崖以佥都请告。削籍归。游武夷。至第五曲。有异人挥手曰。别久矣。记得岩下授受秘语。解公大阨乎。今可回头矣。言已忽不见。东崖恍然趣归。得疾。卒于清流舟中。又二日。抵家。眉宇欣欣如生。盖公原以本兵召值。庚戌之儆。疾进。以四十日到京。上犹迟之。将从丁杨之戮。夜卧。梦一仙官自天冉冉至御榻前。手翁字下拜。上既寤。释然。乃得以佥都视三关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东崖贵时。门前仆树自起。卒后。树即仆。

行通神明

平泉陆公试南宫时。郡守王华梦谒帝庭。庭下数百人罗拜。口举善人。则公名也。守觉而异之。比得公会元报。守语人曰。此君冥行通神明。他日。禄位名寿必皆第一。至后果验。而公自少至老。数遇奇险。如颓垣堕木。皆不能伤。每出游。天日必熙明。即甚风雨。无不顿霁。至老强健。九十七岁殁。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纪梦

陈恭介有年。未卒之先月余。尝自作纪梦云。万历丁酉十二月十八日之辰。余卧畏天楼之从吾斋。梦徘徊一山馆中。已而吴滦州敬夫、倪博士章、偕至。余曰。此中尽有佳处。吴曰。适来舟。故在。试共一游。遂相携入舟中。舟无榜人。亦无仆从。渐能自移。有顷。转入山口。峯峦耸拔。山椒一老桂。盘根樛枝。下临清涧。飞花飘洒。芳香袭人。逡巡稍前。遥望前山中。房舍甚都。相与叹赏。倏忽已至。舣舟而登。白石鳞次。涓泉出石间。若微雨新过状，徐步入舍。明厂轩揭。四无窗几。寂不见一人。循除久之。忽老仆自外来。诣前报曰。馆罢矣。余第颔之。又回指伟衣冠数人。自舟而陆。若相就者。二友曰。此吾辈适来泛舟路也。遂欠伸而寤。惟见窗际月影朣朦而已。念昔嘉靖丙辰。南宫被放。与吴倪同舟东归。中间区区聚散。亡论已。即二友化为异物。不啻一纪。而顷刻之梦。堪为惘然。若老仆之言。莫可致诘。岂余病侵寻。预为捐馆兆耶。枕上漫成二调纪之。夫人生霄壤。所白昼明目而争于善败之场者。千古一梦也。胜纪乎哉。又爽然自失已。其二调云。山之幽。郁盘丹桂临清流。临清流。花泉溶漾。馥袭兰舟。　个中秋思空淹留。觉来窗外寒蟾浮。寒蟾浮。同游安在。千古悠悠。口人翩翩。揭来携手穿云泉。穿云泉。依稀玉宇。不见神仙。个中微明胡来前。瞥然孤觉成高眠。成高眠。万缘如梦。何在何捐。盖寄忆秦娥云。明年正月既望。环恭介宅而居者。丙夜闻车马杂沓声。窃窥之。见笼火隐隐。不下数十。度骢马桥而来。上下桥址间。呼声甚彻。鸡再号。始返。呼复如之。辄讶。何物官人。乃尔深夜过访。诘朝走问。则属乌有。越数日。恭介卒。

梦泉

有僧宗静欲于杭州无垢院立三门。土石无所取。梦神人语之曰。但于岩下取之。得泉而止。且赠以诗。及穴地。果有泉涌。仍得石剑、雷斧、剑。神人诗。有海变桑田因禹力。持竿之者绝踪迹。岩峦拱耸巨鳌形。林木参差碧波色。岌巉峯前铺像教。僧梦中以钟声而觉。祇五句耳。又齐云院僧文思等念香积所不可无井。因施九轫之力。地凡三易。无一及泉。郁郁不乐。忽一夕。梦有告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凿井徒劳。良为师苦。泉之通塞。繄吾是主。念师之诚。投师之所。语竟。指西北之隅。觉而骇然惊。恍然若有所得。诘朝。设香几。扬梵音。诣所指之地凿之。仅丈余。脉络寖通。益浚之。而寒泉迸冽。井于是而定焉。

判土地

刘崇之儿时。书斋文籍为鼠啮。戏判土地云。尔不职。杖一百。押出斋门。是夜。其师梦老人曰。某实不职。烦一言于侍郎。免断。次日。其师以告崇之。遂毁其制。夜又梦老人曰。谢教授救解。有少白金为谢。次早。于书几上得银一片。后崇之果侍郎。使金。渡黄河。先一夜。河口舟人梦岸上军马数百。有神人呼曰。明日刘侍郎渡河。见奉岳府指挥。令我拥护。尔等须着小心。次日。崇之至。值河水泛涨。中流失楫。舟人仓皇无措。其舟自风浪中直抵岸。隔河望水中。若有数十人操舟而行者。

梦真

茫湖李封翁。名万平。年四十八时。得奇疾。气绝三日而寤。云至帝所。伏庭下。遥见殿中紫衣者麾黄衣人掖以出。道遇羣狙围之。翁跃马奋力杀狙。晚至酒肆。主人持簿相视。览之。即翁诗稿。所与语皆身后事。病且愈。后二日盥手。狙之毛血凝爪甲间。梦非真。梦真。奇事也。翁年八十三卒。子遂。尚书。孙材。都御史。

索命

戴谦为南京御史。梦骑马至清江厂。有朱衣引一人索命。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盍往观乎。即前导。所过皆竹房。至一家。独瓦房。入门。有男子卧地上。一妇人。绿衣红裳。簪花处其傍。曰。欲救之。奈气绝矣。惊寤。出水西门。至清江厂。物色得之。道途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梦所见。呼其家问之。乃因市肉。与屠人鬬而死。告以所梦。举家皆大哭。妇人乃其姊归宁者。即捕屠。寘之法。一时白下盛传之。教授王礼、五经博士陈贽、皆有记。时正统八年四月。有殒石之异。

梦韩

陆浚川灿。以给事中奏弹张永嘉。谪官迁永新令。薅栉奸盗。邑以大治。上下多噎呕。意鞅鞅求归。一日假寐堂中。若有来讯然者。曰。君奚如韩子。韩不谪阳山耶。惊起曰。异哉。生平极慕韩。然念不到阳山也。后改其堂曰梦韩。而洞山尹台为之记。洞山。盖先生所识拔计偕者。先生遂不复出。荣遇与昌黎有间。而文章气节则先后一揆矣。

访故址

陈钢。南京人。成化乙酉举人。知黔阳县。有惠政。升长沙通判。议复岳麓书院。初渡江。有僧来迎。公曰。安知迎予。僧曰。夕梦绯衣使君来访故址。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以来。公喜。掘砌。得故甓。识曰。陈某造。适同公名。乃白吉王。得故殿材成之。

傅佛

傅作雨。江陵人。为吏部主事时。朝臣谏江陵夺情者。或锢以计典。执不可。与夷陵王篆争之强。因求补外。江陵没。乡人株累无遗。公独皎然。所部岭北。捕陈乡盗千余人。鞫讯僇渠魁。余尽原之。虔人称曰傅佛。立祠祀焉。抚赣中丞张岳与公兄作舟不相中。迁怒公。草弹文。其母闻而惊曰。是非所称傅佛耶。何可以凡故诬之。事遂已。后数月。不令母知。坐密室理前疏。而屋梁忽坠。碎其案。夜复梦关将军语之。夷、齐、不念旧恶。醒而骇汗。急邀公及他僚言其事。既悔且叹。公神人所共与。遂更为知己。荐于朝。曰。贞心足耐岁寒。履桑梓独挺羣杰。懿行可表天日。遭荆棘不累连枝。

登龙门

魏廷用。新建人。父时雍。少遇异人。得丹书。工炼气术。里有祟厉。治无不立验。宁庶人召而问之。阳为不喻者。庶人怒。囚之。得间亡走。或言之世宗。征拜太常博士。奉诏搜天下异书。所至郡国守相。缘上意。致金帛交驩。一无所受。三年谢病归。耻与诸方士伍。而一意督课廷用。冀以儒成名。困青衿中。尝叩芗溪神。梦若呼登龙门者。觉而殊自负。后以岁贡授龙门令终。

梦剖腹

卢柟梦至东海上。远望见霄绮杂驳。金根云霞。照曜上下。海水振荡。遂作沧溟赋。将半。倦睡。梦一人以刀剖腹。抽肠尺五许。莹洁有红黄色。沃以水。复内之。遂醒。终篇。

神人送诗

宣德四年。杨昺为浙江佥事。有贼据百丈山。频出金衢剽掠。昺夜梦神人送诗云。影入菱花秋月里。人如枯草洛阳边。昺喜曰。贼在吾目中矣。明日。进兵围其山。尽平之。后辞疾归。正统二年。东西二杨学士荐昺可大任。召见。操乡音。擢广东按察使。西杨曰。何为土音。对曰。某世楚人。奈何效齐语媚时。至广。冬大雪。人咸异之。致仕。年八十六终。

弹击汪鋐

冯佑山汝弼。工科。时汪鋐为冢宰。科道交弹。汪犹奏辩不已。冯疏第七上。是夕。梦逐一恶少过桥。桥为所断。冯伫立良久。不得渡。有人从桥下操舟葺桥。则窗外鸡鸣矣。同疏同年潘十泉子正。时在刑科。上疏之夕。梦一大缸。缸内大黑鱼一。小鱼数十。大黑鱼翻身一跃。缸水皆浑。小鱼为其所吞。吞而复出。若死若生者数枚。有顷始苏。不苏者二枚。大黑鱼亦死。时汪复上疏力讦。冯疏留中不出者三日矣。众虑圣意不测。时屠渐山应埈为翰林侍读。谓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曰。昨圣上置公本于几上。连看数次。怒形于色。急召阁老李序庵。时费鹅湖宏入。上大声曰。如何不与我处。我怒。不能进午膳矣。二老进曰。臣等待他自陈。上大怒。连呼曰。他肯自陈。他肯自陈。汪不得已。疏上。翌日旨下。汪罢去。科道交章者十人。受廷杖死者二人。薛宗恺、曾翀。而冯及翁溥等八人俱谪外。汪亦寻死。

星鈇

王鈇。号苍野。以进士知常熟县。有声。轻兵袭倭。与乡官参政钱泮俱死之。时嘉靖乙卯五月二十四日也。王。赠太仆少卿。钱。光禄卿。王以正德甲戌四月十四日生。父母各梦有星若鈇者坠于苍野。因以名。号曰苍野。兵出先一日。邑有周解元梦兵还时。舆神主入城。惧以告王。三恶闻而言它。邑人感其谊。留一子占籍。

梦桃

呼良朋。隆万间名将也。既致政。一夕。梦上帝符召。偕漳南吴司马渡海征蛮。见桃烂甚。时司马已卒。曰。及桃。吾其逝矣。果庚寅三月卒。司马名华。号小江。呼号益斋。官都督佥事。

鹰禽入窗

有郑老人夜得恶梦。占于善卦者。卦云。三月十四日己卯。有横祸。宜避匿不出。城南潘家。外孙也。是日邀之家。临水窗中。静诵莲华经。适待夷欧内官。使从者放鹰。猎于负郭林野。鹰逐一禽。直入窗内。同坠莲经上。老人惊。以两手重按。鹰禽俱死。从者追及。见鹰死。执老人送欧内官所。痛鞭几殒。追鹰价八两。乃知横祸之及。不可逃也。

虎迹龙风

平湖尹刘汉楼初第时。尝宿盖山驿门外。从人忽扣门求入。间之。云适梦神人促起。曰。虎将至。汝可急入。昨途中欲伤汝。因见刘进士。失跌而去。明早。视路傍稻田内。见一头两膝之形。深入泥中。俨然虎迹也。又于左旗营雇舟往光化。时薄暮微雨。舟数十俱不解缆。汉楼力强所雇舟。独行途中。懊恼之声不绝。是夜抵光化。次日报者云。左旗营昨夜龙起。舟数十只一时颠覆。溺死百余人。信乎死生有定数也。

江夏来

正德年间。华阴学久无举者。有萧先生诲生徒。勤甚。一夕。梦有告者。汝何自苦。举子须江夏来尔。久之。尚不举。复有黄先生者来任。众曰。黄属江夏郡。应矣。仍不举。后有黄瑶先生。以江夏训导至。众欣然曰。江夏来矣。果一人发解。嗣后不复乏科云。瑶号逸庵。雍邱人。

梦兆相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沈庆之。年八十。梦人遗布二匹。曰。吾数尽于此乎。谓八十尺也。果以其年赐死。嘉靖间。参将薛腾霄梦人赠锦二匹。量之。其末微少。亦以七十九卒。古今人梦兆乃相同如此。

五老人

俞琳初为行人。尝使周府。舟次归德。感疾甚笃。仰天叹曰。丈夫志在四方。即不幸客死。命耳。奈老母何。因痛哭失声。是夕。忽梦五老人。须眉皓白。语琳曰。尔母寿高。尔寿亦远。病当寻愈。毋多伤。琳扣姓名。答曰。此地五老人耳。旦访之。则宋太子少保杜衍、侍郎王涣、司农卿毕世长、郎中朱贯、冯平。年皆八十。庙食兹土者。

祸淫

陆中丞埏。嘉善县人。子中锡。颖悟绝人。一日。与某生倚门。有美妇过焉。中锡心动。某生恶恩之。投牒神祠曰。愿得阴庇。以遂桑中驩也。中丞方寝。梦神来访曰。若子无礼。吾得请于帝矣。若子当魁天下。今且削为老儒。某生者本无禄。兹将抽其肠。既寤。召中锡责问之。以实对。语未毕。忽报某生称肠痛绝矣。中锡自后日愚钝。终日曳白。顾参议中立知其事。尝语人。谓天道祸淫如此。

衡山君

屠宫谕应埈。乙巳冬。病甚。梦至衡山。揖衡山君而进之。见大屏两庑间。曰。明年正月十三日。官至二品。增寿一纪。晨起呼诸子曰。我殆将死矣。我宦游二十年。官不踰五六。二品增纪者。其易岁之兆乎。如期卒。

馆宾爵位

梅司马国桢为孝廉时。时冢宰王公国光为子觅礼经师未得。其夫人夜梦一人谓之曰。公子师。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爵。与堂上主公同。顷之。即见孝廉坐堂上。长髯。而鼻如拳。寤以告王。王明日往谒麻城刘锦衣守有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刘曰。有之。不佞儿女姻也。王即托刘延之。后王与公夜饮。夫人窃窥之。依然梦中人也。王语梅以故。第逊谢而已。一日。王对宾僚言此事曰。梅大将来名位未易涯也。少宰王篆曰。孝廉已非壮年。即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须近三十年。耄矣。将恐不得待也。次年即成进士。为县令。未满十年。为大中丞。晋少司马。赠尚书。梦中之言始符。梅初无子。近六十。乃生子。不杀之报也。

大司马前驱

万历中。广平一时有五大司马。肥乡张学颜、邯郸张国彦、曲周王一鹗、广平王遴、威县贾待问。贾抚陕西。御虏还。卒于临洮。巡按杨在巩昌。梦两别驾同入告。请为制府前驱。寤而异之。门启。报二人卒。午而公讣至。一儒生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白母。贾公召我。母曰。梦也。顷之。又白如初。是夕亦卒。

大士题绢

郭青螺与刘淳寰同官闽中。为左右方伯。一夕。刘梦郭汾阳、李邺侯、引之同谒观世音大士。为郭问功名。大士云。取黄绢一幅来。题其上云。仗钺终为夏地游。长城大解圣人忧。若期八座还京国。蹔为冯唐渤海留。光禄云。不甚解。大士复批云。问郭生自知之。次日。光禄语郭。亦莫之晓也。夏地。意以为宁夏。寻督抚贵州。贵州昔属明玉珍。亦名夏。非至贵州不悟也。后以平播。加右都。则解圣人之忧。官亦至八座矣。然在贵州者十年。得请去。岂非京国难期。龚遂渤海留之验哉。

梦墨

唐子畏乞梦仙游九鲤神。梦惠之墨一担。盖终以文业名。年五十四卒。无子。唐自作梦墨亭。祝枝山有记。

还环

唐维城。字邦翰。号两峯。莆田人。嘉靖乙丑进士。为青州知府。有惠政。官至都御史卒。见梦于所属临朐参政冯子履。以玉环授之曰。赠此为尔子。寤而举子。命之曰环。明日梦复来曰。吾为郡神且满。举公自代。期以某日。故以环聘公。冯漫应曰。诺。遂病。下血斗余。日忽忽与神接对语。神趣之急。冯曰。有老母在。身未敢以许人也。神曰。若尔。还我环。从几上取授之。环遂暴卒。冯霍然病已。冯即礼部尚书琦之父。维城守土时。尚书以童子试见赏。后乃为立传云。

铁柈

于杭陈某尝梦两僧趺坐室旁。自后夜中时见火光荧荧。正值坐处。陈异之。掘视。得破铁柈。长八尺。厚五六寸。入冶不化。时闻碧霞僧方募造罗汉。賫往施之。铸成二像。宛如所梦焉。今供寺中。

十八尚书

礼部尚书李长春五世祖。本南京礼部尚书。为诸生时。常有所往。其主人延接甚恭。且出酒馔。怪而诘之。曰。夜梦神语曰。有十八尚书来。故供帐以待公。既始有文名。闻其言。益自负。后行巴江。有双鱼跃入舟中。其一尾带金缕色。仍即跃出。夜梦神人告曰。君知鱼之兆乎。典谟要须再读。再者。两尚书也。至长春而验。

薛公剑

蒋云汉。巴县人。徐州监仓。夜梦白面大耳冠巾者来见曰。我薛公之神也。赠汝剑。设有他虞。击之。言已。忽有鬼物拥随。公如其言。击之辄仆。既觉。莫知所谓。明日。舟经济宁下闸。为急湍冲覆。见者谓不可救矣。顷之。手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舟底。声闻于外。人趋救之。舟即自正。

触舟沉香

万历戊戌。副总兵邓子龙领兵征倭。渡鸭绿江。有物触舟。取视之。乃沉香一段。把翫良久。曰。宛似人头。爱护之。每入梦。则香木与首。或对或协而为一。后死于倭。载尸归。失其元。取香木雕为首。酷肖。子龙。南昌人。骁勇善战。能尽其才。亦一时名将。乃存时仅一偏裨。屡为言者所攻。世之不善容才乃尔。沉香其殆怜而先知。愿与作伴作面目乎。

梦之真幻

孔子梦周公。志也。不言文、武。庄生蝴蝶。寓也。不言鲲、鹏。今人学为儒者。必曰梦孔子。学佛者。必曰释迦大士。学老者。必曰广成、老聃。真耶。幻耶。是乃梦梦耳。

吕翁梦

吕翁祠在邯聃县北二十里黄粱店。李长沙诗云。举世空中梦一场。功名无地不黄粱。冯君莫向痴人说。说与痴人梦转长。端溪王崇庆诗云。曾闻世有卢生梦。只恐人传梦未真。一笑乾坤终有歇。吕翁亦是梦中人。

梦报

杨雄蜀本纪。言张仪筑城。依龟行迹筑之。后龟壳藏酒库。长六尺。高崇文截为带跨。龟夜见梦曰。无事相屠。一一相报。后崇文诛死。尸二十余段。如带之数。此与潘妃毁玉为钗同。然龟剥于生时。而报仇于朽骨者何。可见发冢弃骨。而得显祸。固不虚也。

神对

刘珙少时。尝谒梦于大干惠应祠。梦金牌上有曲巷勒回风五字。未晓所以。迨登第。除诸王宫教授。一夕。上幸宫邸。问诸王何业。珙答以属对。时月照窗隙。上曰。可令对斜窗拗明月。诸王方思索间。珙遽以曲巷勒回风对。上曰。此神语也。

位不副梦

陈轩。字符舆。未第时。夜梦一官府。前有两高门。门各有金书额。一曰左丞陈轩。一曰右丞黄履。其后履官至右丞。轩止龙图阁直学士。轩暮年谓诸子曰。吾白屋起家。平生不作欺心事。今位不副梦。尝思昔守杭州。有达官。以一老兵执送府。欲杖之。此兵年余七十。不应杖。遂听赎。俄达官折简相责。不获已。复呼入。亟命行决。即死于杖下。至今二十年。吾未尝不以自咎也。违法徇情。杀人招谴。宜不登显位。汝等戒之。方轩梦时。左右丞乃寄禄官。后始以为执政。岂法令变更。幽冥中已预知耶。

道人携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霍鳌。井陉人。为食曹椽。其父生日。归上觞。留其仆张斗于仓。郡大夫诘问斗。仓粟若何。今有几。斗不能对。予杖。创痛数日死。斗父蹋门而诟。汝饮酒乐。而令吾儿代汝死乎。鳌闻之。惊怛丧箸。痰骤起。咽如车轮转。召医药之。不受。卒。先一夕。梦道人赤肚子携其手而吟曰。兔葵无草。蚁酒无水。一人来叩。丝有色矣。莫解其故。卒之岁。为癸酉。识者寤道人盖隐语癸酉命绝四字也。

施药

许叔微。字知可。毘陵人。尝获乡荐。春闱不利而归。舟次吴江平望。夜梦白衣人曰。汝无阴德。所以不第。叔微曰。某家贫。无资可以与人。白衣曰。何不学医。吾助汝知慧。叔微辄寤。归践其言。果得卢、扁之妙。凡有病者。无问贵贱。诊候与药。不受其直。所活不可胜计。后举又中乡试。赴春官。舣舟平望。复梦白衣人相见。以诗赠之曰。施药功大。陈楼间处。殿上呼胪。唤六作五。思之。不寤其意。姑记于牍。绍兴壬子。以第六人登科。因二名不合。升为第五。其上则陈祖言。其下则楼材。方省前梦也。晚岁取平生已试之方。并记其事实。以为本事方。 【 此书颇多神妙。】 取本事诗词之例以名之。又拟伤寒歌三卷。凡百篇。皆本仲景法。又有治法八十一篇及仲景脉法三十六图、翼伤寒论二卷。辨类五卷。

农占

暨生。吴人。性钝。不识牛马。家贫。岁大饥。卧古庙中。奄奄垂绝。忽梦其三世祖父母跪于庙神前。泣诉曰。家世单传。此子死。血食斩。吾辈皆馁鬼矣。久之。神传示曰。此子无禄命。缘汝等皆惰农。故天以此报。然农亦良苦。罪不至绝。延之。亦上帝生生之意。却如此人。终难存活。姑授占术。生一子以续。神苒苒升天而去。暨寤。心忽开朗。则吴泰伯庙也。出与人占。无不验。汝南刺史桓臣范尝以入考。道过吴。适得东京缑氏庄奴婢初到。桓问以庄上事。暨云。此庄姓卢不姓桓。见一奴又云。此奴即走。仍偷两贯钱。桓问。今去改得何官。暨又曰。东北一千里外作刺史。须慎马厄。及行至扬州府东。奴果偷两千而去。至东京。改瀛州刺史。方始信之。常慎马厄。至郡。因拜跪。左脚忽痛。艰于行。有一人解针。针讫。其痛转剧。遂请告。经一百日停官。其针人乃姓马。归至东都。于伊阙住。其缑氏庄。买与卢从愿。方知诸事无不应者。后娶妻。果生一子。

瞽术

毛升。字伯时。御史节弟也。少颖慧。读书过目不忘。七岁丧明。梦遇异人授以前知之术。玩物听声。大类邵子皇极数。近在眉睫。远虽数千百里。决人之死生存亡。祸福得丧。若目覩也。占者坌集。日不暇给。馈之则一无所受。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称藉甚。抚巡诸臣因以上闻。永乐间。两召至京师。凡军国事有疑。辄问之。无不神验。上喜甚。欲加显秩。升辞曰。臣赋命贫薄。不得禄食。获守本郡阴阳正术足矣。上益贤之。以老疾。乞还。因命中使护行。宣德间。复召入。宠眷有加。方升之少也。父母旦夕期其大成。忽失明。伤之特甚。升赋一诗以慰父母曰。失却双瞳未是灾。暗中常得好怀开。隔牖听竹消清昼。扶杖闻莺步绿苔。尽有好音供醉耳。更无邪色破灵台。老亲何用多伤慨。锦片光阴看过来。洒然自得。一无烦态。非夙世智慧。能超一切前尘妄想。安得若此。此其术之所以通灵。而梦亦甚奇矣。

涌幢小品卷之二十四

百寿

大寿字一轴。御史张数之家藏者。张始祖曰子成。赘周景端氏。景端无子。尽产遗之。此亦其一。自子成传六世至敷。书画多蠹腐。此贮神龛中。得独完。取而装潢之。字崇四尺有七寸。广杀其寸之六。楷体黑文。其点画中皆小寿字。白文。一一作别体。满百。无一同者。自庖牺成八卦。颉皇创六文。而字书浸繁。秦有八体。汉有小学十家。世增人益。至晋徐安子已集五十六体矣。齐王融又图六十四书。韦仲定为六十九种。谢善埙增九法。合成百体。繁不已剧邪。庾元威书十牒屏风。作百体。若悬针垂露。金错玉文。鹤头虎爪。倒薤偃波。与夫日月风云。仙人科斗。麒麟龙凤。龟鱼马羊。猴鸡犬豕。以及铭鼎幡信。摹印刻符。署胡蓬相。行草飞白。无不备矣。然他书若填奠螭脚。犹有所遗。盖书之作比类。象形而成文。物类无穷。则文字亦无穷也。奚啻百体哉。今寿字百体。多晚出而鲜古传。然非精书者不能为。考其间时有疏缪。盖传摹之本。然大字宏壮若楼阁。小字精微如刻镂。而一字百体。世所希见。足以耸奇观。资博识。亦可谓难得者。

宰相具庆

唐至玄宗。宰相二亲具存者。惟郭元振一人。国朝则常熟严养斋讷、兴化李石麓春芳、江陵张太岳居正。

母寿

赵隐父存约。死李绛之难。隐与兄隋庐十年。阖门诵书。躬耕不仕。后亲友敦勉。始应举。历官宰相。隋亦至观察使。既辅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诣第庆母。岁时公卿必参讯。懿宗诞日。宴慈恩寺。隐侍母。以安舆临观。宰相帅百官拜恩于庭。回班。候夫人起居。缙绅以为荣。后崔彦昭、张浚、皆有母。遂踵其礼。子。光逢、光裔、光胤、皆显。

永乐中。夏少师原吉。元宵奉母观灯。上撤御膳以赐。仍赍钞二百锭。廷臣往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世宗朝。熊太宰浹。唐太宰龙。各有母年九十余。生日。皆被赐赍。
宫詹孔公恂。大学士李贤之壻。其子彦喆。贤而早世。配王氏。守节表闾。年至百二岁。
三世高寿
世庙朝。崇德隐士周德茂。年百有三岁。子年皆七十余。孙且五十。扁其堂曰上寿。其曾孙为给事中。犹及见之。章皇帝宣宗时。韩王护卫朱氏者。父子皆几百岁。又皆身见玄孙。诏褒之。复其家。月赐石米、二帛。
大臣寿考
我朝阁臣寿最高者。惟刘洛阳健。年九十四。我浙魏尚书骥。年九十八。萧山人。冯尚书拱宸。年九十四。淳安人。陈尚书瓘。年九十三。余姚人。皆官南京。皆高寿。皆致仕归。皆存问。完保名节。先后相望。真盛事可述。我湖茅鹿门坤、孙屏石铨、皆嘉靖戊戌进士。皆宪副。皆九十余。皆多子。皆过后戊戌数年。近年陆宗伯树声。九十七。华亭人。杨太宰巍。九十三。海丰人。毕司徒锵。九十二。石埭人。方侍郎弘静。九十五。歙人。
寿而死难
寿高是美事。然尽有老而受祸者。高要人梁致育。字遂初。以明经举乡试。为训导。六典文衡。志行高洁。致仕家居。与修郡志。天顺二年。被流贼掠去。逼令讲书。厉声骂曰。蛮奴若晓礼义。必不为此。贼不忍害。以竹舆舁之。时年九十六。目瞽。谓舁者曰。至泾口深处。白我。遂投渊而死。嗟乎。笃老盲人。何不先一二年考终。而构此难耶。子嵫、孙瑜、曾孙镛、皆举于乡。有清白声。
王英。字邦杰。益都县人。性刚果。善骑射。为莒州千户。至元中。毛贵兵至。英年九十八。谓子弘曰。我世受国恩。今老矣。虽不能事戎马。尚忍食异姓之粟求生耶。自饿死。嗟嗟。命当饿死。乃与高寿。数固不可逃耶。
前身
大明寺前有平山堂。欧阳公守扬州时所刱。负堂而望江南诸山。历历在檐楹间。与堂平。故名。公政暇。辄往游。啸咏竟日而返。及殁后。有右司郎中糜师旦。庆元十一月游堂中。宛如畴昔所经。独叹惜壁间字画。堂前杨柳之不存耳。翌日渡江。适其兄倅京口。即移柳数十本。属扬帅赵子固为补植。且寄诗云。壁上龙蛇飞去久。堂前杨柳补来新。一生企慕欧阳子。重到平山省后身。是夕舟行。兄弟对语。至戊夜方寝。晨起。师旦逝矣。先是公登第时。过妇家姑苏之黄渡。饮于园亭。夜半。忽屏间有大书太师字。秉烛聚观。黑影随灭。人谓公他日必远到。至是始悟欧阳官至太子太师。益验后身之句云。万历中。我郡吴平山秀来为守。见堂额同其号。大喜曰。此为我也。大加藻饰。复筑梅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岭。增亭馆其上。为一郡胜概。后为忌者所毁。而平山石刻二大字。携归。砌于家园玉皇祠之下。曰。欧阳子有知。必能亮我心也。

仙侠

寇莱公有妾蒨桃。随南迁。再移光州。蒨桃泣曰。妾前世师事仙人为侠。今将别去。敢有所托。愿葬杭州天竺寺。吾向不言。恐泄阴理。今欲去。言亦无害。公当为世主者阎浮提王也。公不久亦亡。有僧克仅见公于曹州境上。拥驴北去。克仅询问后骑。曰。阎浮提王交政也。

莱公谪雷州。道经我湖。至安吉。有雾山寺僧。异其貌。礼之。留款数日。题其壁而去。

严阇黎

王梅溪少时。有乡僧每见必谓曰。此郎。严伯威后身也。王不晓所谓。既而访诸叔父宝印大师。叔父曰。严阐黎。字伯威。汝祖母贾之兄。吾之舅氏。且法门之师也。博学工诗文。戒行修饬。有声江澥间。为士俗所推重。汝父母以无子为忧。祷求甚力。至政和壬辰正月。师卒。汝祖一夕梦师至其家。手集众花。结成一大毯。字汝祖而遗之曰。孝祖。君家求此久矣。吾是以来。忽不见。是月汝母有娠。至十月而汝生。师眉浓黑而垂。目深而神藏。儿时能诵千言。喜作诗。人以汝眉目及趣好类之。且符所梦。又谓师死之月。汝即受胎。故云。王幼从学鹿岩。人有指其眉垂目藏而靳之者。表丈贾元达曰。此子眉目类吾伯严阇黎。他日能文未可知。王曰。阇黎智慧。纵未脱轮回。当复生人间。世为大善知识。胡为于灭度之后。现此穷薄困苦之相。王尝写字作文诒宝印叔父。叔父曰。人言汝吾师也。文仅似之。字乃尔不同。何耶。严阇黎尤工笔札。王颇拙于书。故云。因自嘲曰。严阇黎。汝前生食蔬何多智。予今生食肉何许迂。因为之记。

丁友鹤

成化中。大宗伯周洪谟中乡贡日。舟泊邗江。夜见一异人谓曰。吾即子之前身也。前程万里。终身清要。周曰。子何人。对曰。吾友鹤丁山人。周官南京翰林日。以诗讯太守三原王恕曰。生死轮回事杳冥。前身幻出鹤仙灵。当年一觉扬州梦。华表归来又姓丁。王得诗甚讶。集郡之耆老讯之。罗文节曰。友鹤山人。吾友丁宗启之父。以诗名家。元末隐处。至建文元年。殁于成都。以儒雅重于藩王。有德人也。王即以此回报宗伯。世以为异。迥合羊祜、房管之事云。

张明经

张越吾。三辅人。明经待试。中煤毒死。无子。止一女。曰喜姐。字同乡李上舍子。死之日。李在北雍。因经纪其丧。检阅箧中。装有珠一封。题曰。备喜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姐女妆。李悉识而封之。为护其丧归。甫抵家。张妇出哭而谢。备陈所为经纪事。若目见者。李异而问之。张妇曰。先凶问未至。妾有梦。梦夫君仓皇归家。言死后得君周旋。今我为江都城隍。当时时归家视汝。李异之。凡五六年。忽一夕。李梦张至其家。呼曰。我得投生人世。在高唐州城外十五里村中林秀才家。为之子。秀才名接武。六年后。谒选。当贰某邑。时喜姐计已适君子。当携之行。经高唐。幸为我少驻。须遣来童一访。我与女一面。来童。其故臧也。李惊寤。识之。及期谒选。果若梦所拟。乃携家过高唐。遣来童访之。过城约十五里许。问所谓林秀才名接武者。人云。秀才已告衣巾矣。前墙门内。有儿坐其间者。即其家也。来童至彼。未及启口问儿。儿即呼之曰。来童。汝来乎。来童惊曰。儿何自识我。儿曰。我故汝主张越吾也。已则李夫妇与喜姐来。儿初持李泣。且谢之。已携喜姐手以泣。言汝母孤苦。今奈何。州守曹某上其事于郡。郡伯罗檄召之。林生抱儿入。儿长揖称罗曰。公祖。若犹自谓明经也。语前生事历历。

侵邻居

朱瑄。鄞县人。弘治中。督漕运。尝以微疾卧邮舍。谓侍吏曰。若等有异闻乎。其以语我。吏曰。里中有陆氏者。奸而横。侵其邻郑氏。尽其产。撤其居以为己宫室苑囿。所余唯嘉树一本。陆氏晚得子而喑。数岁。游于庭。忽指树而言。树乎。汝犹在耶。家人大惊。已而复喑不语。百方诱之。终不出一声。稍长。荒淫戏傲。靡所不为。家罄乃死。人曰。是郑氏后身云。朱曰。信乎。曰。信。尽召其里人问之。亦皆曰。信。后朱遇人。必以告焉。

薛满八

薛鸣歧。闽人。父曰如冈。生三子。长即鸣歧。少顽犷不驯。而有干济才。以倭难。同父母避居三山。贸易为生。饶机变。射利如隼。不十载。累千金。骎以骄奢。妻俞氏。忮妇人也。相与计。吾夫妇勤苦有尺寸。而仲季安坐享之。不能平。因时相鬬阋。母从旁解之。掷铁器。中母额。几殆。父屡诮责。不悛。将讼之官。鸣歧挟利剑。恐喝其父曰。讼我。我即屠若家。父无如何。则以丙夜焚香。书其罪状。诉之帝。如是久之。忽梦一道人语曰。汝前生。嘉善人也。尉嘉祥。家二十口。有金三百两。遇强贼薛满八。尽杀死。没汝金。今来为汝子。父醒。书之籍。心念此儿以偿债来。其不久矣。遂罢。不复诉。未数日。鸣歧疾作。徧体如刺。号呼之声。人不忍闻。屡自经求死。家人持之。则叩头求哀曰。速与我死。免人磔我也。其舅台山先生方为诸生。往视。入门。即呼舅救我。曰。何方可救。曰。与我死。即救耳。如此者弥月乃死。俞氏屡举子。不育。妾遗腹生子。未周岁。亦死。遂绝不嗣。而如冈收其遗赀。归故居。与妻叶。皆以安乐寿考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供养报德

咸宁胡叔元。字允卿。第嘉靖乙未进士。时终南有高僧净敖。戒行修洁。始居宁夏宁静寺。与元大王父琏友善。嗣后元王父襄陵尹汝楫。至咸宁。而净敖亦来居终南丰德寺。论交益厚。襄陵子姓。以师事之。敖每言曰。吾受若供养厚。吾当为犬以报若德。正德甲戌四月十九。襄陵假梦。见敖入室。已而变虎跃出。惊寤。语其子佑。异之。语甫毕。佑之室生元矣。时漏下乙夜。及明。闻叩门声。讯之。敖弟子来曰。师夜二鼓示寂矣。襄陵益异之。岁当甲戌。其为犬之验乎。遂以和尚名之。及长。不茹荤饮酒。弱冠登甲午乡荐。明年连第。忽忽不乐。无何病大渐。乃言曰。功名误我。时父佑在都。为裹巾帻。元揽镜顾视。笑曰。原一僧也。易形为儒。今乃裹巾若道士然。本来面目固如是耶。语毕而逝。

樵阳子

蜀灌县青城山有樵子。大足县人。姓雷。方诞育。有踞而募于其门者。父母因呼之曰化缘。可二岁。随父母往安县。父母皆死。县民陈和养为子。凡十余岁。陈夫妇亦死。遂投青城山下童翁家。童又贫。无所得食。则入山斫柴。售灌县人以活。灌县人持升米。或碗许米。市其柴。尽一担。樵子不计也。一日入山。天大雨雪。迷失道。益深。雪盈六七尺许。所见惟高崖万丈。古木架阴壑。飞鸟都绝。忽一老人须眉皓白。执拂子。招樵子坐。顷之。又一老人。貌颀。腹便便。衣大袖紫衣。亦来共坐。如是累月。并有所指授。已乃导樵子大树下。指曰。是中。尔前身所托也。坐樵子石上。设十二拜。礼甚恭。号之曰樵阳子。人因以称云。老人既去。樵阳子徘徊岩谷间。往往闻隔崖弹琴声。或人声。及迹之。无有也。结跏趺大树下。凡百数十日。败衣掩形。颓然槁木。采药人遇而怪之。佛耶。仙耶。颇以语灌县人。转相语。羣走物色。识为童家儿。是儿陷雪窖。一年久矣。曷不死寒饿。死虎狼。乃作如是相。事闻灌县令景某。驾而之山中。临问状。所对斑斑应古记。非童子口吻也。自言吾前身在树中。令便便人斫树。树轰然若雷震者。火发。其腹划然开。现委蜕焉。髻垂额覆领。指爪绕身。其貌像。则樵阳子也。令惊叹而返。寻并蜕坐处。得一石匣。匣有文字。秘不传。有布衲。有铁冠绦。樵阳子先自有剑。剑柔绕指。今失所在。其时令下教制龛。奉树蜕筑庵。居樵阳子。于是其名一日倾动州郡。士庶竞来瞻谒。樵阳子遽能谈人未来事。又能已人疾。来者愈益多。苦之。乃避匿安县之天池山。士庶则亦走天池。趾相错。其自乡荐绅以迨官长。车盖相望。而独石泉邓令某。懵墨吏也。问丹何居。樵阳子云。为令廉而仁。是官人外丹。令疑诮己。而孙弁某。将因缘为功。阴教令名之妖人。上变。告台司追捕。毋酿乱事。下成都张丞某逮治。樵阳子朴野。至则箕踞而谇。丞大恚。骂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物囚。敢尔。痛搒之。无苦也。系囹圄三月。狱上。而王观察某。特廉其非辜。覆丞牍。身为白艾中丞穆。是夫童而好修。安所涉人间世而惑众为。事得解。久之。谭中丞希思来。檄所司。即向所筑庵建大通观。遣还山。厥后。凡开府及领藩臬至者。率召见。樵阳子率一再往。不拒。顾其意忽忽不自得。会毘陵吴参政捧表过家。谋挟之来江南。樵阳子洒然从焉。来则止永庆寺。亦数过锡山龚方伯勉城南别业。稍一游武林西湖。所至。江南人就征未来事及丐已疾者麇集。樵阳子不甚答。间露一斑。即往往奇中。其在山。专饵生黄精。出乃复火食。食止蔬素。然终岁废便溺。良有绝异者。故未名。强而自名曰思道。亦书出山后事。未几辞去。相传其大父孔文。进士也。与内江赵文肃同榜友善。父鸣春。

三生照水

川中王、李、赵、三生。幼同学。后王官都督佥事。李官方伯。赵则老儒。家贫。读书不辍。一道士能知轮回。三人相约往扣。令注水自照。都督见一虎出穴。猎夫睨而弯弓。方伯止一猪首。老儒则垂髫诸生。鼓乐迎彩亭。榜曰神童云。

白李

洪武乙酉。吴山三茅观雷击白蜈蚣。长尺许。广可二寸。有楷书秦自起三字。云南赵州。永乐间。雷击死一夷人。朱判其背曰。木子唐朝一佞臣。罚他千劫在牛羣。而今逃脱为夷士。霹雳来寻化作尘。火烙字曰李林甫。

夙慧

凡早慧者。固天授之奇。亦因前生夙习未及发。而转于后一见其奇也。相传闽戴大宾。少年及第。未几死。榇归。父发而视之。瞿然一白须翁也。可见老而久炼。则复少容。少而速殒。则见老态。去住总只一人。老少亦何分别。

升座词辨

员半千之孙俶。九岁。升座词辨注射。坐人皆屈。乃李长源之甥也。

遂初老人

王应麟之孙厚孙。八岁能诗。十岁能词赋。为象山教职。调浦江。归养。累荐不起。自号遂初老人。性介洁。文法三代两汉。有遂初集三十卷。

神童诗

汪洙。字德温。鄞县人。九岁善诗赋。牧鹅黉宫。见殿宇颓圮。心窃叹之。题曰。颜回夜夜观星象。夫子朝朝雨打头。万代公卿从此出。何人肯把俸钱修。上官奇而召见。时衣短褐以进。问曰。神童衫子何短耶。应声曰。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未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世以其诗诠补成集。训蒙学。为汪神童诗。登元符三年进士。仕至观文殿大学士。谥文庄。仁厚忠孝。着闻于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子思温、思齐。孙大猷。皆至大学士。

鸡声诗

刘崧。字子高。吉安府泰和县人。旧名楚。国初改今名。性仁厚。且颖悟绝人。七岁能赋诗。世父夜寝。闻鸡声。因命为题。应口成一律。末云。唤醒人间蝴蝶梦。起看天上火龙飞。力学不倦。游南昌。有称十才子者。皆出其下。

莲池黄花

陈宗。辽海卫人。性颖悟异常。初。城南莲池。忽生黄花一茎。其大如盘。色艳甚。一术者见而异之曰。是花世所罕有。城中当出一奇士。未几。宗果生。四岁能书。五岁善文。号神童。尤长于篆刻。十八成进士。任刑部主事。宣庙奇其才。升为尚宝少卿。卒年二十七。遣官谕祭。

韩五泉

韩苑洛先生之弟邦靖。字汝庆。号五泉。有奇质。少读论语至文王至德篇。若有所思。父莲峯先生问故。曰。若是则武王非乎。莲峯为福建按察副使。渡江。母子各一舟。五泉泣请同舟。曰。岂以波涛叵测。父母皆不可离耶。以百余钱掷于地。命一视即收。答曰钱若干。悉如其数。百试不差。皆五岁时事。尝与客弈。背坐不视局。以口对弈者。始终不差一着，与苑洛公二十一同举进士。二十二同为部署。二十七同以进谏罢。三十四同起用为参议。然三十六竟卒。而苑洛为尚书。五泉孝友过人。诗亦清发。奇士也。又先后同下狱。

士荣议论

苑洛外孙张士荣。南阳人。九岁读书。皆识其义。年十七。从苑洛于京。问以致太平之道。对曰。今之举子业。与前代不同。经书传注皆祖宗之制。律例者。国之成宪。今为文不详传注。治狱不依律例。祖宗制度违越如此。况望其学古议事。欲致太平。必先正此二者。盖致天下之治在郡县。而它日为吏。皆庠序之士也。苑洛又与僚友赞一大臣。士荣屏后听之。客去。进曰。所论。儿殊未谕。大臣与言官不同。言官遇有缺失。即当言。大臣审其必见纳。方可言。若明知不能行。身徒窜殛取美名。使朝廷添一过举。四海加一疮痍。非大臣忠爱之实。惟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苑洛大奇之。后卒。年仅二十八。苑洛深痛惜之。

染巢鹊

王佐。字廷辅。山西辽州和顺县人。父义为谭城驿丞。有中贵驻驿。久不肯去。人厌苦之。佐方幼。夜密令人取庭树巢鹊。黑身朱喙而纵之。中贵见之惊诘。馆人皆惊以为不祥。遂去。佐举成化戊戌进士。官南户部尚书。子云凤。号虎谷。官佥都。佐廷试时。黄榜填毕。少一卷。求之不得。或曰。状元卷封内。若有二。启之。则佐也。遂足榜尾。名之首尾。亦有数如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捷对

郭中允希颜。泰和人。幼时与一长者浴于池。偶一龟浮水上。长者出对云。龟浮水上分开绿。中允对云。鹤立松梢点破青。长者奇之。妻以女。

尹文和公直。少入学堂。尝穿圆领。塾师眇一目。出对嘲之云。牧童也学穿圆领。应声对云。瞎子何曾见大衣。众皆失笑。

翁迈。字仲和。崇安人。年十三。以聪慧为郡举首。邑宰欧阳竦试以对曰。笋出钻钻天。应声曰。蕈生钉钉地。郡守元（日东）以幼。不甚礼之。问曰。小解元读何书。应曰。诗之相鼠篇。盖讽之也。守无以难。迨宴鹿鸣。小妓就之觅诗。即题云。年未十三四。娇羞懒举头。尔心还似我。全未识风流。守大称赏。

陈佑山汝弼之子敏勋。少慧。九岁。从佑山鄱阳舟中。佑山指笔架作对云。笔架如山。应声曰。棊盘似路。又曰。苏家三父子。文章可法。对曰。程门二弟兄。德义堪尊。未几卒。佑山。平湖人。进士官给事中。弹汪太宰鋐。谪官。诗文清丽。长子敏功亦举进士。官布政。

苏福。潮阳人。 【 一曰惠来人。】 有夙慧。再岁而孤。五岁不言。一日。见道上死蛙。曰。出字也。闻者惊异。时有驿丞。遇福拾穗陇上。戏曰。拾穗与神童。应声曰。折梅逢驿吏。矢口成章。下笔若有神助。率多此类。所著有秋风词、纨扇行及赋三十篇。卒年十四。 【 此段一作董玘。】 周一经。贵溪人。六岁。从父入郡。晨旭方升。顾使属对曰。东方日出天开眼。应声曰。西岳山高地出头。又王格。京山人。五岁。父读书兰若。来省。侍几侧。令对曰。春台四角正。应声曰。佛殿两檐高。后皆举进士。为显官。

张宸。陕西安定人。颖惠绝伦。二岁。从父官上党。所过山川、道里、厩置。若城郭、廨宇、园亭。久而不忘。指画成图。所问响应不穷。父尝以句属对云。晚霞高挂。无烟野火烧空。应声曰。新月初悬。没线银钩钓海。平凉赵中丞浚谷。父之受业师也。闻其奇。使侍立而试之曰。一日心存十二时。对曰。九重策献三千字。又故难之曰。秋雨连绵。檐前如奏九霄音。丁丁当当。惊回幽闺淑女梦。梦不成。夫戍萧关。对曰。春云缥缈。空中似放五毫光。往往来来。动起他乡游子思。思无穷。亲留瀚海。以诸生老。子国绅。进士、户部主事。

公交车有名

昆山张玉山廷臣。与吴中英归有光俱有名公交车。玉山父宽为钱塘令。方五岁。署中火。觅公不得。乃自寝抱印出走矣。有伪檄至。公识之。问何所得。曰。以前檄篆得之。有塾客邀公饮西河。而主具乃一吏。拂衣归。侦之。则吏以侵藏钱见告。是时甫八岁。后不第死。孙栋。进士、都给事少卿。有直声。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柱。举人。为同知。称良吏。

袁氏神童

倭人贡。道苏州。闻袁永之之名。延见。唱和累日。赠以奇珍。时年十余岁。郡中哗传袁氏有神童。

袁后年二十四发解。次年登第。二甲传胪。庶吉士张罗峯嫉诸吉士。请外补习吏事。得刑部主事。改兵部官提学、佥事。卒。胡端敏深重之。袁改武选主事。部署忽火。莫知所起。须臾焚爇尽。与陈侍郎俱下狱。部有巡风主事杨姓者。宜往。公代之。未及入而火作。公独承。不及杨。榜掠百余。谪戍湖州。过浔中。题诗于御书阁壁间。至湖。寓慈感寺。郡守长乐陈□令诸士从受业。拒不受。凡三年。哀冲太子生。赦归。又十年。荐起为南兵部。

识难字

嘉靖年间。御史余光荐闻喜县异童董应嘉。年三岁。未言。四岁始言。一言自能诵千文及大学序。能识千文难字。其父董才。抱以视光。光试之。得实。且知俯伏兴拜。从容循序。略无嬉惧。奏闻。光。江宁县人。子孟麟。甲戌及第。余官南中识之。年七十九。生子。后竟无嗣也。

书大字

万历甲午。广东顺德县李氏生子。名世屿。二岁不言。善书大字。如白沙先生体。四岁时。贵阳马御史文卿按广东。召之见。抱膝上。令写。手甚小。握甚固。作字如碗口大。挥洒甚疾。盖神童也。或曰。有物冯之。未可知。

丘养浩。晋江人。三岁。父抱谒外氏。他日潜往。家人愕。不知所向。觅得。诘之。答曰。门墙红圬。折而小巷。知为外家也。盖外家巷连学宫。公早慧。即能辨。一日游戏外氏园中。拾巨珠以奉外祖。祖曰。何不与尔母。答曰。实翁家物。安得奉母。

异林记

所辑夙慧数款。甚少。惟异林记详备。今并大年一款。稍订正。录于后。然出于玄、禅二门者。洸漾又当别论。削去之。

黄帝十岁。知神农之非。而改其政。【出鬻子。】颛顼十岁佐少昊。【帝王世纪。】禹年十二为司空。代鲧治水。【出传子。】蒲衣子八岁。舜让以天下。【尸子。】皋子五岁赞禹。项橐七岁为孔子师。【列女传。】周灵王太子晋。八岁辨服师旷。【逸周书。】鲁仲连。十二。折田巴于稷下。【鲁连子。】甘茂之孙甘罗。年十二。为文信侯。见张唐。使之相燕。罗请躬说赵王。赵因献秦以五城。【秦国策。】汉杨乌九岁。与其父子云太玄有荷戟入榛之语。【刘向别录。】张霸七岁。通春秋。号张鲁子。【益都耆旧录。】张堪六岁。受业长安。号曰圣童。宛人任贤。年十二。明诗、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春秋。号任圣童。【后汉书。】孔融十岁。盛宠见而异之。下车载归。结为兄弟。升堂拜母。【会稽典录。】杨周七岁时。孔君平诣之。设杨梅。孔问。杨梅是君家果耶。周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金楼子。】何晏七岁。明慧若神。魏武奇爱之。养于宫中。欲以为子。【世说新语。】贾逵十岁。暗诵六经。【王嘉拾遗。】夏侯渊之子荥。字幼权。七岁属文。日诵千言。经月辄识。文帝闻而请焉。宾客百余人。人一奏札。荥一览。即能历举其乡邑名氏。【郭颁世语。】魏武幼子苍舒。生五六岁。智意所及。有过成人。孙权曾致巨象。欲知其重。舒令置象大船。刻其水痕。称物校之。即得轻重。【魏志。】王弼十岁便好老庄。通辩能言。何宴题曰。斯人可与言。天人之际矣。【世说注。】陆士龙六岁便能赋诗。时人以为项橐、杨乌之俦。【世说注。】何逊集初传入洛。元文遥时年十岁。一览便诵。邢邵谓此殆古来未有。【后魏书。】梁昭明太子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徧读六经。简文帝六岁能文。揽笔立就。武帝以东阿目之。【出梁书。】顾欢六岁。作黄鹊赋。谢贞八岁。作春日闲居诗。有风定花犹落之句。为尚书王筠所赏。虞荔九岁。往候太常陆倕。问五经十事。荔对无遗。【俱出南史。】王勃六岁善文辞。九岁作颜师古所注汉书指瑕。以擿其失。李百乐七岁。知琅琊之稻。【出左传注。】开元间。召能佛、道、孔子者相答。禁中童子员俶。九岁。升座。词辩注射。坐人皆屈。是日俶又荐其舅子李泌。泌年七岁。召入。使张说试以方员动静说。因贺帝得奇童。【新唐书。】贾言忠数岁讽书。日万言。七岁以神童擢第。【唐世注。】闻喜人裴敬彝。七岁解属文。性大端谨。号为甘露顶。【旧唐书。】后唐庄宗年十一。从晋王讨王行瑜。入觐献捷。昭宗异之曰。此子有奇表。可亚其父。赐以鹦鹉酒卮、翡翠盘。因号李亚子。【北梦琐言。】宋张九成八岁。默诵六经。通其大旨。父积书坐旁。命客就试。酬答如响。【出宋史。】晏文献殊、杨文公亿。皆举神童。晏年十四。杨年十一。真宗亲试九经。不遗一字。又试诗赋。请至五赋乃已。【叶少蕴避暑录。】金大宗时。东平童子刘天骥。七岁。能诵诗、书、易、礼、春秋左传、语、孟。章宗时。益都童子刘住儿。年十一。能诵大小六经。工诗赋。所书行草有法。孝行夙成。召至内殿。试凤凰来仪赋、鱼在藻诗。赐经童科出身。【俱出经史。】国朝李文正东阳。五岁。以奇童举。杨少师廷和。年十二。举乡试高等。【弇州别集。】李文正公东阳。六岁时。与学士程敏政。皆以神童举。纯皇召见。过宫门。不能度。上曰。书生脚短。李对曰。天子门高。时上御羞有蟹。上持示二子曰。螃蟹一身鳞甲。东阳对曰。蜘蛛满腹丝纶。敏政对曰。风凰遍体文章。纯皇赞曰。他日一个宰相。一个翰林。卒如所言。【雪涛小书。】羣臣皆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佛言修摩那沙弥年向八岁。得四神足及得四谛之法。【增一阿含经。】舍利弗生。始八岁。诵十八部经。通解一切义。摩伽陀国尝设大会。作乐谈义。舍利弗便升论状。结跏趺坐。问答之间。辞理超绝。【智度论。】释道安七岁。读书。再览。能诵。年十二出家。神圣聪敏。师与光明经一卷。不减万言。安览毕。即还其师。覆之。不差一字。释宝志产鹰巢中。手足皆鸟爪。朱氏妇闻其啼。梯树取养之。七岁。依钟山僧出家。修习禅业。与人言。始若难晓。后皆效验。释法聪八岁出家。卓然神秀。陕郡人辛七师。十岁好浮图法。曰阅佛书。自能辨梵音。不由师教。【俱出神僧传。】昙无谶本天竺人。十岁诵咒。聪敏出羣。日万余言。初学小乘。后得树皮涅盘经读之。惊悟。【北凉录。】

大年

周穆王一百三十四岁。召公奭一百八十岁。【出王充论衡。】一云。召公百一十九岁。【竹书纪年。】太公望百四十岁。【金石录。】老聃生子。殷时为周柱下史。转为守藏史。积八十余年。入大秦时。盖二百余岁。【高士传。】卜子夏一百三岁。【出荣斋随笔。】汉文帝得魏文侯时乐人窦公。百八十岁。两目皆盲。【出桓谭新论。】齐东宫得疾。隐居嵩岳。寿三百余岁。【出嵩山志。】后魏正光初。有隐士赵逸来京师。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号为圣人。不闻养生。自然长寿。言郭璞为吾筮寿五百。今始逾半。盖二百五十矣。【洛阳伽蓝记。】魏侍中罗结一百七岁。犹总三十六曹事。百二十余乃卒。【出北史。】梁锺离思远。百一十二岁。凡七娶妻。有子十二人。【出南史。】汉丞相张苍。年老。吮妇人乳汁。得百八十岁。【抱朴子。】荆州上津乡人张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儿。儿遂无影。元始百一十六岁乃卒。【出南史。】梁武帝太清元年。海中浮鹄山。有女人年三百岁遣使献红席。有女道士四五百人。年并出百岁。【出南史。】唐开元东封。太原人于伯龙诣阙。年已百二十八岁。其子老死。两孙随行。各年七八十岁。【出旧唐书。】唐南昌人钱朗。累官光禄卿。百七十乃卒。【出一统志。】唐会昌五年。胡杲吉白?文与白乐天。于东都履道坊。为九老会。洛中遗老。李元爽年百三十六岁。杲八十九。白?文八十八。刘真八十七。郑据八十五。卢真八十二。张浑七十七。白居易七十四。【出白氏长庆集。】宋初。罗浮山有陈崇艺者。年百二十。自言儿时见山下有船数十。今去海四里矣。【罗浮山记。】宋太宗时。琼州人杨遐举。年八十一。其父连叔。年百二十二。祖宋卿。年百九十五。并存。犹有九代祖居鸡窠中。如小儿。见人。出头下视。不语不食。【出洞微志。】又池州有一村。皆查姓。有翁媪两人。是其村祖。不知几百岁。各长三尺。脑后一髻。拥以绵衣。惟露首。面兀如土木。但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目能运转。舌能舐酒 【 夷坚志。】
国朝亲郡王寿考者。肃恭王贡錝、东阿王泰懋、俱八十一。益恭王厚炫、堵阳安僖王同鈰、内江庄懿王友墦、襄陵恭惠王范址、乐平定肃王冲焚、俱八十二。襄陵安穆王征钤、唐山恭懿王勋。澄、俱八十三。庆成恭裕王表栾。八十七。安化惠懿王秩烇。八十八。襄垣安惠王仕坯。九十一。坯子成鍒袭封。年九十二。见封长曾孙充煌乃卒。 【 王弇州别集。】
国朝大臣眉寿至九十者。陆文定树声。九十七。 【 于谷峯集。】 江侍郎治。九十二。 【 谥议公册。】 魏文靖骥。九十八。刘文靖健。九十四。王端毅恕。九十三。尚书胡公拱辰、尚书陈公雍、大理寺卿葛公浩、俱九十二。王尚书学夔。九十四。湛尚书若水、应尚书大猷。俱九十五。南兵部尚书郭宗皋。九十。刑部尚书钱邦彦、喻茂坚。俱九十一。 【 王氏别集。】
大臣八十以上者。胡忠安濙、韩司寇邦问、蒋恭靖瑶、方尚书钝、俱八十九。邹宗伯干、殷司寇从俭、李太宰裕、张太保子麟、冯司寇岳、俱八十八。王恭靖璟、潘恭定恩、俱八十七。马端肃文升、林司马瀚、韩忠定文、章文懿懋、高襄简友玑、刘清惠麟、董宗伯份、严分宜嵩、俱八十六。王靖远骥、孙司马原贞、焦泌阳芳、俱八十五。王文端直、王忠肃翱、贾文靖咏、朱恭襄希周、吕少傅本、俱八十四。黄文简淮、胡宾客俨、尹文和直、陈太保金、谢文正迁、毛文简纪、罗文庄钦顺、顾宫保应祥。胡司寇松、俱八十三。俞司寇士悦、雍司徒泰、洪太保钟、徐少师阶、 【 王别集。】 礼部侍郎习礼。八十九。户部侍郎万虞恺、大礼卿夏时正。八十八。右副都御史孙曰良。年八十七。都督同知吴良。洪武中以蕃将来降。成化中卒。年九十九。 【 弇州别集。】 太守林春泽。一百四岁。太史王革。一百岁。【 出王同轨耳谈。】 韩府郡牧所千户朱政。言其曾祖信百六岁而终。祖全。百二岁。父镛。八十二岁。俱见存。弘治中。太仓状元毛澄祖、毛弼。百岁。有司为建人瑞坊。洪武中。昆山耆老周寿谊。百十六岁。入见。赐宴及钞币。天顺中京师人茹大中。百有四岁。入见。便殿赐宴并冠带。命礼部尚书姚夔。造其第贺之。成化癸卯。济宁人王士能。自言百二十。又三年乃卒。 【 弇州别集。】 北京良乡人孔无似。年四百岁。御史金灿召见。与之饮食。 【 郎仁宝七修稾。】 内乡李子田为池州同知时。有老人百七岁来见。内邱有向指挥。百十七岁。淅川县人卖大用。一百三岁。顺阳赵相。百岁。新野李老。百十余岁。邓州郭陵母。一百七岁。颍州姚老。百有六岁。其妻亦百岁。内乡人罗纪。百岁。崔举。百有二岁。 【 出李子田于堉注笔。】
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五
御药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御药烹二服为一服。候熟。分为二器。御医先尝。次院判。次内官。其一器以进御。

戴元礼。国朝之圣医也。太祖临崩。召至榻前。曰。汝仁义人也。事无预汝。无恐。太孙即位。诛诸治疾无状者。拜元礼院使。诸王奔丧。太孙道太祖语。哭问状。劳之。辽王题仁义字大轴。肃庆二王为赞咏以赐。

景皇帝御医徐枢有名。帝尝问药性迟速。对曰。药性犹人性。善者千日而不足。恶者一日而有余。人以为药谏云。

性药名言

吴杰。号暘谷。武进人。学无所不通。更精于医。遇奇疾尤效。正德末为院使。尝曰。调药性易。调自性难。挈出性字。方可言医。人以为名言。

太医用药

列圣大故。太医儗罪。未见确据。惟孝皇有疾。太医进药。鼻血骤崩。盖误用热剂也。御药局太监张瑜、医官施钦、刘文泰等四人皆下狱。据正律。误用御药。大不敬。当斩。是时刑部尚书闵庄懿珪、左都御史张简肃敷华、尚书掌大理寺事杨康简守随、皆名贤也。仅引交结近侍官员例绞。当时议者犹恨狱未蔽法。方朝审。奄李荣阿内意。欲从矜疑。康简泫然曰。先帝梓宫在殡。臣子幽愤方殷。君父事。误与故同。律以春秋许世子之义。岂可曲贷。李亦泣下。乃加杖尽法。

刘文泰即是倾王三原大宰。为丘琼山所庇者。琼山未几捐馆。而文泰竟坐大辟。人谓有天报焉。然此辈皆以医官坐误。而方士又当别论。方士外道。其书妖书。其言妖言。李孜省、王金、是也。孜省是房中之术。观万安所进御箧之书可见。其初遣戍。后以内侍蒋琮之力。方置之死。琮之功大矣。王金是符箓。斩之非过。而招中引及先帝。遂为高中玄借口。

武皇疾甚。诸内侍皇急。以二万金募人疗治。无赖者蜂起自效。大学士杨石斋上言。圣体违和。臣等殊切瞻恋。昨司礼监官传谕圣意。令臣等拟旨。博访精通医药者。臣窃惟天下名医聚太医。又选其尤者入御药房。但当专任信用。自收万全之效。又何待求诸草泽侥幸未试之人哉。况治疾之术。调摄为上。医次之。若调摄少有不节。则医药亦无速效。伏愿皇上慎重启处。勿使劳逸之失宜。调节饮膳。勿使滋味之太过。但凡一应玩好。可以惑乱聪明。伤损元气者。皆不使少干圣虑。自然百体康豫。万福骈臻。上可以慰九庙在天之灵。下可以慰天下臣民之望矣。事遂得止。此辛巳正月初旬事。时去晏驾尚六十余日。未必非从容调治所延。万一如内侍言。药投即有他故。石斋何以自处。以近事观之。普天同恨。可以永鉴矣。

疾病大约多起于酒色。而帝王为尤甚。武皇病根已深。南郊一献。呕血而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景象可知。吴场谷为院使。先一岁在临清。固曰。病急矣。幸可及还内耳。还而犹能支持百余日。则药之功也。贞皇之病止是虚弱。尚能视朝。大黄劫泄后。犹能延见羣臣。传宣取药。亲举玉盏。若以温平之剂缓缓滋养。自然平复。乃进红铅助火之物。一夕遂致大故。误之一字。罪安得免。况武皇时内臣纵恶极矣。凡事阁臣不得自专。而此事尚传阁拟旨。阁臣犹得执正。今一槩顺从。自以意行之。可乎。

或曰。误则坐罪甚轻。今当如何拟议。曰。在齐民。有误有故。天子其可误乎。误则大不敬。与盗大祀神御物。伪造御宝。同科。皆斩。若曰故。直以谋大逆论。盖其下注曰。谋毁宗庙山陵宫阙。天子一身。宗庙之主也。故下它药不利于君。非大逆而何。故必有谋。谋则有主使矣。在十恶中俱服上刑。不忍言。不可言。暗暗藏影。俟人理会。乃误字入第六款。有分别。有次第。律意之精如此。杨康简曰。误与故同。余犹以为多一层。不若从天子身上起见。看得误字大。更自直捷。其误而杖止一百者。乃小小出入。无关大故者也。不可曲解。尤不可错引。

禁狱

我朝制度严密。尤慎于刑狱。二祖多由锦衣卫发落。此所谓天断也。不必言。自后必经法司招拟以上。然事于宫禁。如天顺丁丑徐正、嘉靖壬寅扬金英两狱事。如何成招。成则非臣子所敢言。不则事体重大。无径自下手之理。若曰旨出宫中。自来无内降极刑之事。况刑人于市。谁人莅之。即如郭中允之戮。亦必会议题本。方票严旨行事。则以前两事。诸公试设身处此。当如之何。大约变出理外、事外。顷刻立决。并其藁削去。与逆人骨肉俱化为灰烬。而亦不没其实。着之录中。春秋内大恶不书。讳之也。讳者。不忍言也。甚之也。文字简严。书法隐然自见。况又有素臣之手在。至刘文泰一案。虽不可并论。然武皇未登极。即已下狱。孝皇未葬。加杖尽法。则罪人既得。无烦它说矣。

医民

徐应明。号澈溪。兰溪人。少与赵文懿公同学。赵日有名。应明意不自得。一日谓曰。汝医国。吾医民。各行其志。可乎。赵曰。国医赊。且不必遂。民医实。人求我而应之。造化在手矣。遂从时师游。厌而去之。遇异人有别传。决生死远近。或预订。或逆定。皆奇验。游楚中。诸名公争致之。有欲传其术者。曰。必有活人心地则可。苏中翰惟霖有隐病。诊之。言状。约于一年前。无一字虚发。苏将师事焉。忽一日卒。人以为仙去。不死也。

用时文

辛酉。予有不寐之病。彻夜宛转。心火焦灼。诸医束手。不得已。检古方试之。无一验。愈困。自分必死。命孙子信手抽架帙。指八字。定吉凶。初得龙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祥之来五字。甚恶之。又得用时文三字。不可解。馆客邵生持王宇泰证治一书至。悟曰。得非医家之时文耶。检不寐一款。其方自丹溪递至末。有戴元礼二方。平平无奇。恍然曰。时文在此矣。服之。就枕即卧。次日稍平。渐渐调服。而先一月膈病。上下如分两截。中痛甚。不能支。余友缪仲醇至。用苏子五钱即止。盖余危病。自丁巳后此为最甚。去死几希。仅存之年。可不自爱乎。

书蝇

诸生俞某久病。家赤贫。不能具医药。几上有医便一册。以意检而服之。皆不效。有一苍蝇飞入。鸣声甚厉。止于册上。生泣而祷曰。蝇者。应也。灵也。如其有灵。我展书帙。择方而投足焉。庶应病且有瘳乎。徐展十数叶。其蝇瞥然投下。乃犀角地黄汤也。如方制之。而苦无犀角。俄出门。失足踏坎中。甚痛。以为石尖。视之。犀也。服数剂得愈。

本草

唐高宗时。于志宁与司空李绩修定本草并图。合五十四篇。帝曰。本草尚矣。今复修之。何所异邪。对曰。昔陶弘景以神农经合杂家别录注諟之。江南偏方不周晓。药石往往纰缪。四百余物。今考正之。又增后世所用百余物。此以为异。帝曰。本草别录何为而二。对曰。班固唯记黄帝内外经。不载本草。至齐民录乃称之。世谓神农氏尝药以拯舍气。而黄帝以前文字不传。以识相付。至桐雷。乃载篇册。然所载郡县多在汉时。疑张仲景、华陀、窜记其语。别录者。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所记。其言华叶形色。佐使相须。附经为说。故弘景合而录之。帝曰。善。其书遂大行。

灰性

医书云。烧灰存性。存性二字最妙。可见万劫成灰。性未尝不存。今人当陷溺之后。四端时露。即死。枯骨犹能荫后。惟业重。毒火烧然不留。则性灭。天地圣人无如之何。

医不治老

贾敦实。曹州人。唐贞观时历怀州刺史。永淳初疾笃。子孙延医。却不肯见。曰。未闻良医能治老也。卒年九十余。

寒疾免祸

武元衡遇盗之时。裴晋公首裹毡帽。虽伤不死。考其时乃六月下旬。一曰六月三日。晋公尝有寒疾。盛暑裹毡故也。

热疾得宝

贞元中。淮南一小将得热疾。生痈。皮肉如水晶。医家以银钻刺之。坚不可入。气垂绝。俄有鼠啮破。大呼而起。堕一物。五采烨然。坚滑。有纹甚细。货之。得十千。病亦寻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奴婢疟

疟鬼小。不能病巨人。故曰。壮士不病疟。晋人曰。君子不病疟。蜀人以痎疟为奴婢疟。

搯瘤

杨佛子颏下生瘤。大如覆琖。一日。由市归。中途值一操瓢者。秽癞不可近。时暴雨至。瓢者乞佛子雨盖。即与。殊无难色。行一里余。瓢者用左手搯佛子瘤。右手拊背曰。患可医。汝何报。佛子笑曰。勿欺我。瓢者曰。吃我一醉。三日后当过君治瘿。先口授折骨方。佛子未心信。别去数步。顾瞻其人。邈不知所之矣。佛子归语家人。痛悔不得治瘿方。明旦。视颏下瘿忽不见。家人惊怪。扪其背。则瘤还在背矣。人始悟佛子遇异人。

膊字

正统三年八月。山东海丰县民徐二。病伤寒。手左膊上生王山东三字。知州尤实以闻。逮至京。验治。释去。

指纹

成化二十一年。有莘里民王兴。左手大指着红纹。形纡曲。仅寸许。可五六折。每雷雨时。辄摇动弗宁。兴憾焉。欲剉去之。一夕。梦一男子。容仪甚异。谓兴曰。余应龙也。谪降在公体。公勿祸余。后三日午候。公伸手指于窗棂外。余其逝诸。至期。雷雨大作。兴如所言。手指裂而应龙起矣。

性病

滁州孙存。字性父。号丰山。与霍渭厓同榜。最相得。自礼部主客郎中守赣州长沙。调荆州。与吉府承奉李献相诘。待理凡四年。复职补处州。官终河南左布政。以拾遗调简。抗辩自明。请致仕。一生强项。清节过人。而卒无子。其同年二人相遇。间丰山何如。曰。好固好。只性子尚在。其一人对曰。虽是性子。却解得快。丰山闻曰。此所谓性病也。终身不瘥。二字最佳。亦何用瘥。丰山方待理。上梳疏极口诋抚按之畏缩。嘉兴孙玺为扬州同知。亦以抗中贵被系待理。致书勘事盐使者。极口诋其徇畏。至不忍闻。孙后事白。升参议。即蜃州尚书之父也。先辈之抗直如此。而用事人狐媚不职。固在在皆然矣。

二国公

国朝上公有疾者二人。一曰定国徐永宁。二曰成国朱时泰。永宁。中山王五世孙。让经史。通书法。袭爵时。年甫十三。忽遘风疾。入渐沈瞀。间出观户外。有贵近臣恃宠骄纵者。道路侧目。莫敢近。永宁密伺奋击之。其人策马走。仅得免。若是者往往而然。或疑非病。其中介介有黑白。及问之辄失度。时操笔砚。折简通亲旧。或作高昌西番字。盖少所习也。卒年六十四。妾丁氏。侍病日夕不懈。至是。亦自缢于寝。旌曰贞烈。时泰。东平王七世孙。善鼓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工词翰。尝至舅氏饮。闻爆竹声。惊起。绕室求之。不得。遂患心疾。父定襄王希忠。仅一子。治之万方。不效。居室内简直自纵。任性而行。家人莫敢违。至见宾客。循循威仪。未尝有失。其疾数可。数发。更十余年。定襄薨。疾益剧。至不能执丧。顾时时哭泣。诏准袭爵。强起受命。竟不能拜表称谢。寻卒。年二十九。夫人陆氏。锦衣炳女。亦以痛悼卒。凡越五十三日。不得旌。陆甚贤。夫既有疾。惧其媟嫚。正颜肃容。勿与一嬉笑。遂不敢犯。念其无子。广置妾媵。每一当夕。辄使傅母守。有娠迁燠室。厚奉养。凡四子、二女。皆如己出。一袭封。一出继叔太傅希孝。窃谓陆诚可旌。而一病儿多子。双承两支并茂。则东平阴平之余泽也。

二主事

天顺二年十一月乙酉朔。吏部主事曹恂已升江西参议。至通州。以病回京。尚书王翱以闻。上命仍为主事。归家治疾。恂不平。晨入端门。遇翱。捽胸。掴其面。大呼锦衣卫官曰。此老奸当擒也。忠国公石亨陈状。上命锦衣卫执讯之。欲重加以罪。王悯其实病。但摈归不用。且敕有司闲其出入。既至家而病愈。

万历九年十一月。主事袁某狂诞。为江陵所喜。监兑浙中。盛仪从。呼叱同知以下。无所顾忌。一州守稍与抗。至欲与杖。太守解之而止。视二司蔑如也。人皆恶之。省下出。与巡抚吴善言相值。不引避。巡抚捶其隶人。起夺之不可得。大骂被发而走。随舆冲至栅门。拉之仆地。吾郡董宗伯在杭城为之调解。未几。告归。堕水死。

二御史

胡庄肃公松，滁州人。读书讲学。不见它客。性尤高简。以大参家居。有台使者素有心疾。不事事。饮醉。怒公却扫为嫚己。遣吏发兵围其第。夜且昏黑。家人惧窜立尽。公不为动。秉烛坐堂上。读书自如。或劝公质台使行李。摭其不法事讦于朝。公但领之。曰。吾方愧仁礼未至。内自反尔。敢与较哉。会使者醒解。惭而舍去。

嘉靖十三年。御史李新芳行部。至广平县。城门发铳。惊而怒。笞铳手。并笞知县周谧。又用左右谮。连及典史田经。付推官杨经鞫讯。谧等不服。经以狱不就。恐新芳怒盛。重违其意。乃文致他事。诬谧、经、侵分修城钱缗。坐以监守自盗律。广平府知府李腾霄不能平。诣新芳辨折。辞气颇厉。新芳愧愤。遂诬腾霄主使谧谋害己。并奏之。而遣推官杨经、秦新民、驰府执腾霄。腾霄拒之。稍集众自卫。新芳复劾其拒城为乱。檄兵备副使杨彝勒兵三千人往捕之。腾霄弃官走。通判吴子孝、推官侯佩、经历吴尚质、皆走。郡城一空。百姓奔走。争门出。蹂躏死者甚众。新芳复遣数百人追腾霄等。下令得腾霄者予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百金。追至赵州及之。执腾霄系唐山县官舍。而子孝、佩、尚质。归皆笞之数十。尚质立毙。腾霄、谧、经、屡诉于朝。巡抚周金亦奏新芳谬妄及经、新民怙势作威。彝发兵激变之罪。上勒新芳回籍。遣给事中王祯、郎中李榛、往勘得实。以闻。遂逮新芳、杨彝。诏下狱。俱夺官。

四中书行人

中书舍人刘芬。真定人。嘉靖己未进士。有文才。而清狂不慧。每为人所弄。至跃空攀天。投渊觅宝。颠溺几死。亦不悟也。嘉靖三十九年。德王之国。当除长史。或戏之曰。吏部将以尔为之。芬大怒。即驰往吏部尚书吴鹏家。裂冠毁裳。戟手大骂而去。鹏以闻。诏锦衣卫逮送法司拷问。黜之。

嘉靖六年十月辛酉。行人潘锐素病狂易。时选科道。锐不与。意不无少望。会病发。谒礼部尚书桂萼。问王安石何如人。萼不答。因及所试文字。语多諓谬。萼谓锐意不平。语之曰。子苟有志。勉之。不患朝廷不用。锐曰。今知县及翰林院俸太薄。宜加其俸。乃可责其贪。萼乃盛气答之曰。岂有饿死知县、翰林耶。锐鞺然出。愈益病。明旦。具疏言萼论及政事。欲多戮贪吏。去内竖。且许臣为御史。擅朝廷之柄。大不忠。欲奏之。从班中跃出。上怒。下锦衣卫验治。萼自辩。锐所奏皆妄。因上锐试卷。以明不欺。上曰。锐小臣。狂悖妄言。业已下吏鞫问。卿□□□□意。及讯。锐果病中语。初意坐不得科道□□□□下刑部。当锐奏事。诈不以实律。于是罢□□□□闲住。

傅樴。南安人。正德六年进士。祖凯。父□□□□□第。樴有文学。既登第。授行人。痛继母□□□□□父之死有所不可知者。一哭呕血数□□□□□佯狂丧心。朝立风日中。夜卧地上。□拾余菜残果朽腐之物食之。至所著作。上薄骚雅。然皆廋隐语。或杂以鄙俚字。往往持帖市门。□知者谓行人狂废人。行人亦自隐也。既佯狂久。瞰知父雠家僮中戏而急绳之。取蒲鞭之。僮佯哭。行人取自鞭曰。我乃不觉痛。易以挺。遂挞死。时时袖笔研。走站台寺。释干文言义。题两庑皆徧。有见者请所不解。则复胡卢去。直指某下车。即往谒。行人不为礼。直指归。行人突至仪门。磔之以石。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遂出。行人多从市上投石啮磔人。遇善人则笑。遇不善人则哭。常至山中。有虎来前。行人当前坐。虎竟去。

行人司宪性狂易。好啖生肉。丙戌进士。使高丽。旧例有蟒衣、玉带之赐。此到彼国将命时。与国王相见所用者。渠遽披戴京中。乘马拜客。人皆窃笑。一出城即用八轿。驰骤入辽。设中军官。作威重如抚台。辽抚为韩耀。忮人也。来拜稍迟。不纳。大相忤。且自夸入朝即为吏科给事中。先期咨访贤否得失。韩衔之。嘱随行者。凡一言动、一礼物、皆密藉以报。使事毕。未入京。而韩疏至。被逮以死。其二亲亦死。辱命杀身。真妄人。不足惜。余同年夏子阳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给事中使琉球。在杭城。亦玉带八轿。余以书讽止之。至闽。与抚臣徐学聚大相左。黾勉了事而归。升太常少卿。未几殁。夏本仁慈人。乃至于此。可怜也。

病举人

广东举人王乐。得病。因为祟所附。或学日者。或相士。或堪舆。抵掌谈论。若素习。并其声音、笑貌、无不酷肖。时亦奇中。兼亦索谢。好事者因以为戏。馈之银钱。得即付酒家。自歌自舞。称曰三通道士。家人百计禳而医之。无效。一夕坠水死。

星相堪舆

相法堪舆。三代前已有。惟星命起于唐之李师中。来自西域。在今日。士大夫。人人能讲。日日去讲。又大有讲他人命者。讲着甚的。

无生日无相

冯道之相。酷似杜黄裳。贾似道之相。酷似韩魏公。道自幼涉乱离。不知生日。在天福中为上相。晋帝问之。欲致贺。道对以实。可见此老终身不算命。而当时有冯玄豹者。工相术。能于下座识明宗之极贵。独相道无前程。不可用。则星相二字。此老皆可不用。亦省许多事。

庚甲相同

保佑中。孟无庵珙开阃荆、襄。尝单马出巡。见汉江一渔者。貌甚奇伟。提巨鳞。避于道左。无庵问其姓名与年庚。则年月日时皆与己同。异之。邀之俱归。欲命以官。渔者不愿。曰。富贵贫贱各有定分。某虽与公相年庚同。然公相生于陆。故贵。某生于舟。则水上轻浮。故贱。某日以渔为活。自足。若一旦富贵。实不能胜。必致暴亡。再三强之。不可而去。孟怅然久之。曰。吾不如也。

江右张见庵鸣冈、吴中徐文江申。同年月日时。张第庚辰。徐第丁丑。同县令。同台。徐为通政使家富。一子登乡书。多儿女之戚。张为侍郎。其家与子则非徐匹。同时官于南京。于同之中又盈缩如此。乃知天有所夺。必有所予。不必营营矣。

鹤雏

杨亿之初生也。母章氏梦羽衣人自言武夷仙托化。既诞。则一鹤雏也。尽室惊骇。贮而弃之江。其叔父曰。吾闻间世之人。其生必异。如姜嫄有弃。简狄有契。乃追至江滨。开视之。鹤已蜕而婴儿具焉。体犹有紫毳寸余。既月乃落。黄荧。莆田人。正统庚寅。母林氏梦虚空中紫衣人呼授以物。举衣承之。得鹤雏。是岁腊月十有八日生公。鉴形者谓之鹤相。冠带衣履。书画百物。精致虔洁。居宇绝一尘。既老，乐五松。号五松居士。人谓得鹤之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李口许头

李固言口吃。接宾客颇謇缓。及人主前议论。乃更详辩。吾师许文穆公对人。头常岑岑动。入侍直。凝定如山。

官太师

张憬藏。神相也。刘思礼从之学相术。憬藏谓思礼历位刺史。官至太师。后果得冀州。谓太师非佐命不可得。乃结綦连耀谋反。谓耀曰。君体有龙气。如大帝。耀亦曰。公金刀当辅我成大事。谋泄坐诛。所累名士三十余。族死者千余人。然则太师之相。信憬藏所悞。抑劫运不可逃。憬臧明知而亦竟无如之何也。

高低眼

赵方为京西制阃。容貌古怪。两眼高低。一眼观天。一眼观地。人皆望而畏之。

识张罗峯

王相以御史谪判高邮。相有精鉴。张罗峯以落第候除。相一见奇之。谓曰。子有异相。他日所就奚止科第。因厚贻之。罗峯既贵。上疏曰。相以忠鲠蒙诬。宜恤。诏赠光禄少卿。谕祭。相。光山人。字梦弼。为御史有风力。屡劾钱宁、江彬。

侍郎鼻

曹本。字子善。滕县人。汉曹褒之后也。父思明。尝梦数人以车载箧至门。问曰。汝曹某耶。思明应曰。是也。其人开箧。取人支体与之曰。此隶人支体也。思明受之。一人后至。谓某人曰。曹某当得一侍郎儿。何故以隶体与之。其人大惊曰。吾忘之。然侍郎皆已散尽。奈何。后至者顾视箧中。良久。曰。此不一侍郎鼻耶。遂复与之。已而本生。国初果为刑部侍郎。

形似

相法谓人形似禽兽者必大贵。不知禽兽形中亦有似人者否。世间原有不作恶及吃苦为善之禽兽。转生为人。此得人身。若不作坏。地位更进。可省。可省。

神术

星士胡宗。成化间游京师。谒吏部侍郎尹旻。漫戏曰。此诳人者将何之。胡曰。明公未试以为诳。试一人。存为验。当知小子神术耳。因出翰林邢让支干示之曰。明年八月。此公必死。邢亦闻之。明年六月以祭酒升礼部侍郎矣。会馔钱事发。念其言。引罪坐除名。过郭县。见岳蒙泉。岳问何以不深辨。至此。曰。术者谓余今年当死。今但失官。薄同事者罪。所谓有阴功者不死。正此类也。至八月朔。拈易自占。得临卦。投策叹曰。讵谓胡宗验乃至此。盖卦辞曰。八月有凶故也。至十八日果卒。可见死生有定。原不可移。而邢或先辞官。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做侍郎。则又未可知。要之。数已前定。无可奈何。而术者偶验。未必尽是通神也。

长人

淳熙间。苏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长丈三尺。日饫斗余。行倦则倚市檐。憩坐如堵墙。不可出。出则倾市观之。诏廪之。殿前司德寿欲见之。遣诣北宫。惧其聚民。乃卧而泛之河。至望僊桥。专舟焉。又江山寺有缁童。眉长尺余。来净慈寺。都人争出视之。喧传禁中。诏给僧牒。寺僧日坐之门。护以行马。士女填沓。炷香施资。谓之活罗汉。皆非赋形之正。近于人妖矣。

胡默林在浙。选长大人列轿前亦威。我湖有陈姓者与焉。余庚午年应童子试。经县治前见之。长亦丈余。倚屋檐食。入县门求舟。帽与楣齐。县尹方 【 亮工。辛未进士。】 见而揖笑曰。何舟可载。选最巨者与之。仅蹲于前。不能入舱中也。

资表不足恃

近地有沈姓者。少聪慧。年九岁。应试。知县奇之。命题作破。以为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长第五为题。应声云。政平于上。犹有干政之人。俗美于下。不免负俗之累。大奇之。以为神童。后以骄惰无所成。流为讼师。有淳姓者。少亦负俊。读易以四日毕。能七步成诗。后亦无成。徽人有方姓者。生时大雷雨。龙挂屋脊。比长。方面大耳。垂手过膝。咸谓贵征。终身食肉。痴蠢而已。天资既不足恃。而奇征亦岂尽验耶。

尼山龙虎山

孔子以万世为上崇祀。世封不必言。其次则张真人。虽异教。与吾儒不可并。而延世并天地则同。非但天意。抑亦地灵。尼山龙虎山之秀。固天下第一风水也。又有异焉。成化五年。衍圣公孔弘绪坐罪当死。以大学士彭时救奏免桎梏。散行就理。黜为民。此二月间事。至四月。真人张元吉淫暴。坐罪凌迟。后免死谪戍。久之放为民。是何吉同而凶亦回合。且又同岁耶。

橛维樟锁

襄阳有万山。在上游。形家谓襄若筏。堤若维。万山。砥砠江流。则其橛也。山有寺。曰幽兰。经言道安铁佛夜游。因而布列圭峰。以讲经。栖宿其中。旦暮钟鼓。谓之固蹶严维。以壮形势。寺后改曰祯德。吴江城。当太湖之冲。旧有诗云。长桥为炼塔为樟。垂虹为锁锁吴江。有时塔倒长桥断。吴江依旧白茫茫。然其地与苏州诸山相联。浅时可褰裳。直至治平诸山。乃余所亲见者。

照天烛

范丞相致虚家居东田朝山。有石尖甚耸。夜每发光。名曰照天烛。时范族仕达满朝。后为堪舆所卖。凿去其顶。曾不踰时。悉褫职以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狸眠

杨万大。建安人。好恬静。结茅武夷。渔樵山水间。夜则悬灯独坐。弦琴咏诗以自娱。山下有津渡。一夕。有道士。黄冠玄服。貌甚伟。往武夷宫。暝不得济。扣门止宿。自后数往来。万大礼之。久而益勤。它日复来。谓曰。吾非世人也。今当归洞天。特来别汝。吾观汝所为。甚善。天必有以报之。汝老矣。其在后人乎。命舟。欲与偕去。万大始异之。既而戚然告曰。吾二亲丧。未卜窀穸。岂可去。道士曰。待汝襄大事。与汝偕往未晚。因与共舟。至瓯宁丰乐里。指示溪湾秀峯下曰。汝于某年月日奉父母柩于此。俟有白狸眠处。即葬所也。白狸起。即葬时也。万大俟期。奉柩至山中。果见白狸。如所言葬之。不逾年。而他处子孙闻其地饶衍。多来居之。因名其地曰杨墩。墓曰白狸。时年已九十有七。尝昼寝。梦前道士来迎曰。汝今家事毕。当与俱去。觉即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太师文敏公即其后也。

文敏殁后。谋刱祠堂。御史伍体驯、郡太守刘戡。其门人也。谋于公之孙景通。以第东废廪与之。后有龃龉者请于朝。允之。至成化三年落成。距公殁二十四年矣。

天马山

叶少师台山居玉融东南六十里。其山自黄蘗东行三十里。突起高峯。曰大吉。又东逶迤三十里。为黄钟山。形如覆釜。更十里。三峯连络如编贝。曰三山。自三山折而南。五里许。有山秀而拔。曰福兴山。逆折而西。亦五里许。曰天马山。复自南而北。舒为横阜。如列屏然。其居负之。而面天马山。其中有石山?隆起。曰大石山。右曰凤迹山。左而下者曰铁台山。自大石山展而北突起。曰豪山。倚居之肩。天马山破裂如火焰。形家谓之廉贞。居人稍嫌之。少师将树而荟蔚焉。以告青鸟李生。生曰。君谬矣。君居所以佳。在此山也。树焉。将凶。其父老曰。然。往山尝树矣。树可材也。而乡无宁岁。后赭其树。遂无恙。于是罢。不敢复言树。而居之左有楼焉。李生复劝去之。少师曰。此青龙也。何伤。生曰。君但知青龙。而不知为劫方耳。遂徙其楼。

虾子

舒梓溪先生微时。馆于海昏界一湖泊人家。二年许。适其主为羣盗所诬。罄家产求脱。尚不能给。卖其妻以给。先生方岁暮解馆归。其夫妇相向泣。甚楚。即辞修仪并他生所致者尽与之。得免于难。先生既贫甚。其内子以先生归迟。不举火者二日。须馆金甚切。及归。恐室人偏责。不敢以捐金事告。内子见先生之归。为可恃。喜甚。而无所给。炊以进。先生愈益愧。忧见于色。内子慰劳之。扣得主人鬻妻之故。即问。鬻值几何。何不即捐馆金与之。使其夫妇如初。先生辄揖云。业已与之。今无以食贫。不敢与汝言也。于是两相称快。若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身免之殃而去其累。了不知朝夕之计无复之也。内子乃持筐。出于屋旁涧中。漉虾子少许。归复持瓶。向邻家借酒。与先生酌之。时已夜。先生忽见一虾子甚大。出其两足。夹于盂外。因偶出声曰。虾子脚儿蹻。鬼即于门外续曰。状元定此宵。银环金锁锁。帘卷玉钩钩。先生与其内两相错愕焉。明日雪甚。先生出贷于知亲。仅足支数日。有形家者至其家。先生觉有异。事之谨。形家者感其恭。而怜其匮乏。乃问。先生有先人未葬者否。曰。正急此。恨贫无能葬也。术乃指其近郊某所语先生曰。此中有大地。尚无主。余周视数载矣。为美女梳妆形。前有银环金锁。珠帘玉钩。莫若乘急。余为君家卜之。乃为检其年月。又只在次日最利。先生暗喜其与鬼语合。而谢以匮。不能举棺。及封窆。术竟为画策。且出橐金资其事。而乘夜葬之。四邻无知者。不数年。先生廷试第一。彼形家者终无所踪迹。其乡人至今能道其轶事如此。

预卜佳地

公东塘先生。名家臣。临朐县人。隆庆戊辰进士、庶吉士编修。谪广平推官。升南户部主事。过里申转墓。至黄山下。谓子鼐曰。此佳地。殁而葬此可矣。鼐闻言怪之。既抵南。病作。鼐往迎。至徐州。见梦曰。吾不归矣。黄山葬地。无过赵氏北墙下。鼐大惊。起赴。公已卒滁州。盖即见梦之夕也。既寻得地。葬有日矣。即不知所言赵者何。鼐卧柩侧。梦一苍头驰告曰。阙前遇一石桥。奈何。相与往视之。俨然古冢。堂宇宏丽。朱扉四启。隙中见一灯荧然。已而朱扉开。灯爆有声。光大起如昼。北壁有铭。而阙其角。曰。宋贵主葬处也。生嘉佑至道间。一转为某官。再转为户部主事。推官云。旁有书四厨。剑四。皆银室。鼐拔剑舞。遂觉。觉而悟宋贵主之为赵氏也。越数日方葬。而甘泉出。芝草生。至万历辛丑。鼐成进士、庶吉士编修。今为侍郎。文行一时推重。余曾通书得（口赫）蹏。亦奇宝也。太史官不达。身后得吉地。昌其后。岂偶然哉。

墓水祸福

李景隆未停爵时。傍墓山口忽起一泉。冲其冢后。树木渐枯。不久祸作。幽废死。造弘治初。复有烂石横堕中流。正逆阻冲处。水遂分散。且墓傍前后。遍生髯松。不三四年。蓊然交荫。未几。求其五代孙璇。为南锦衣指挥使。嘉靖中绍绝封。进临淮侯。禄千石。

崇明三沙

地气盛则土增。如苏州崇明县在南海中。唐武德间涌二洲。号东西沙。宋时续涨姚刘沙。与东沙相接。建中靖国初。又涨一洲于西北。今谓之三沙。此则苏郡东方门户罗星也。

礼部井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穆庙时。关西马干庵自强。以大宗伯入相。后三十年绝响。司官止升太守。又以东封事。至空署逐。其余忤旨迁谪者尤多。江右范含虚谦。既为尚书。故精形家言。部有旧井已湮。复开新井。范熟翫良久。欣然曰。得之矣。辟旧塞新。必有奇验。果司官稳帖联擢京堂吏部。若督学。无复作知府者。而范乃暴卒。其以大宗伯即家入相者。归德沈龙江鲤、山阴朱金庭广。又数年。李九我庭机以左侍郎署印。孙鉴湖如游以尚书。皆大拜。可见堪舆未尝不验。特不验于起念之入耳。 【 又。于谷峯以旧宗伯召大拜。】

土龙

相传吉地有土龙之说。未之敢信。顾泾阳先生之宅。前对胶山。后枕斗山。龙自西来。宅左右介以水。气厚脉清。其尊公以贫士卜宅。生先生兄弟五人。皆魁梧俊爽。而先生与弟泾凡礼部。少以文章著名。晚节。先生以理学称重。最长泾白公为光禄丞。亦奇男子也。某年光禄于西偏掘土。土中有龙形。头角皆具。役人惊而剔之。其膩如脂。光禄闻。亟往止而掩之。则散夺无余矣。未几。光禄与先生皆卒。而东林之社遂被言者痛诋。天乎。人乎。地乎。亦关气数。其又何尤。

八卦献地

萧霁。唐宰相复之后。家庐陵。杨行密割据称吴王。用为武宁令。时县令握兵。故称将军。吴私茶禁严。过客袁八卦犯令当死。萧释之。乃献墨潭、石牛潭、为葬地。石狮潭以居。潭。今吉水螺陂是也。后之子孙贵盛。庐陵旧宅为萧将军祠。然则袁乃地仙。萧遇而释之。必有仁德得天。非偶然者。

坏土善祥

张弘范。滁人。建炎中。剧贼李成掠淮南。遗骼蔽野。张躬负畚锸埋瘗之。一夕。梦四人前告曰。某等避难死沦某所窘井中。人无知。今阖郡被公德。而某等独不得一坏土。幸公哀怜收之。觉视窘井。得骸瘗之。未几。复梦四人者前致谢。张居乡逡巡。怀仁乐善。人有病予药。死予棺。即贫不能婚姻予财。无吝。不乐仕。出监扬之柴墟镇。寻谢病免。乐其风土。家焉。将葬其父。有田叟迎立问曰。若非求地者耶。曰。然。因问之故。叟曰。余晨起田。见前溪两竖相扑。往观无覩。既还复然。已而更往。阗如也。是必善祥。子曷往试。乃见后山隐起绵亘。左右两溪。汇流其前。屈曲逝。卜之吉。遂以葬焉。他日。郡守赵善仁通堪舆家言。以其地肖浮牌。须水溢即应。未几。官浚濠堰下流。东堤潴水。会雨暴涨。水环墓。是岁。范子岩登第。范妻郑氏尤贤。常先意佐范施予。如不及。里屋有病不能自食者。为糜置门。俾自取。不问所从也。后岩为参政。至太子太师。推恩范如其官。少子嵩。力学知名。出作守。贵盛繁衍。人皆以为隐德报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不可求

风水可遇不可求。尚矣。看来天壤间大地。自正结都会外。如郡邑。如村落。其大家世族皆一一占定。占得者累代相传。即中衰必复兴。间有不尽然者。又当别论。非地之故也。余尝谓帝王之封建虽废。天之封建未尝废。要在修德以承之。所谓祈天永命者是也。如何是祈。决非祷禳之类。其有求而得者。亦是天意。乃善祈之验。祈字含蓄。求字浅露。先圣所以陋执鞭者。余求之三十余年。陋已甚矣。急急味祈字已晚。噫。谁非天乎。不若息心之为得也。

涌幢小品卷之二十六

山

泰山曰岱宗。岱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之长。

华山如立。嵩山如卧。华山如戟冠道士振衣天末。嵩则眠龙而癯者也。盖天地磅礴之气。至中州开舒二室。室者。藏也。蜿蜒奇丽。横亘其中数十里。余老矣。尚须裹粮一尽其胜。

恒山为北岳。在大同府浑源州南二十里。唐以前皆于山所致祭。石晋割赂契丹。宋承其后。以白沟为界。遂祭于真定府阳曲县。文之曰。地有恒山飞来石。入国朝。未及厘正。北平迁都。则真定反在其南。弘治中。马钧阳疏请改祀浑源。礼部尚书倪岳覆寝。止建庙于恒山之下。万历十六年。巡抚胡来贡又申钧阳之说。礼部尚书罗万化覆如故。夫倪公最博洽。精于祀典。钧阳之言。确然可据。何以不行。岂以事非己出。且有所不足至然耶。事益久。玄武之神。终不得复正其典矣。

金山四围惟东面有石。石外有硬砂。三面皆悬空。泊舟无碍。即郭璞墓甚近。然中间隔水最深。 【 金山下江水深二十六丈。余闻京口水师人言之。】

相传其底如莲花单擎然。安得候江枯而亲阅之。嘉靖某年大风。江水翻于东。有见之。果如所记。

雁宕山。前世人所不见。即谢灵运好游亦未尝至。宋真宗时建玉清昭应宫。因采木深入穷山。此境始露于外。近年叶少师开福庐山。颇亦相称。盖皆藏于海边。一时人迹难到。非帝王卿相之力。又有世外遐踪。不能搜出也。

牛首山。延袤四十里。或曰。以形宛肖牛也。或曰。疏勒国有牛头山。佳丽相同。故名。华严经云。南牛首。北五台。俱文殊显化所。

建昌府西芙蓉山并鱼蜫山为云雨之府。天将雨则有白云冠峯顶。或亘中岭。俗谓之山带。唐诗云。风吹山带遥知雨。又曰。雾似山巾。盖指此。解者以为岚。非也。晴有岚。雨有雾。 【 天将雨。山顶出云。此常事。处处有之。】 风门山在丽水县西三十里。上有二穴。深邃。风从中出。每夜静月明。白气自山麓。上彻霄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广州府西百二十里曰西樵山。高耸千仞。势若游龙。周回四十里。面皆内向。若莲花擎空。上有平陆。唐末诗人曹松移植顾渚茶于此。人遂以茶为生。诸名公都以自号自矜云。

漏陂

沂州有陂。周围百里。每春雨。鱼鳖生焉。至秋。水一夕悉陷。有声闻数十里。名为漏陂。村人具车乘竞拾鱼鳖。辇载而归。

泗源

即漏陂所溢也。陂在泗水县陪尾山之西。界接沂州。方陷时。水俱涸。其声如雷。故一名雷泽。山之下有泉林寺。左右出泉夹寺环之一匝。【余生平所见水泉。往往出于山之最高处。其水从何处来。殊不可解。】寺右为山之西面。泗渊之泉出焉。初出分为四。故名。常有泽中器物流出。其状为石洞。洞门高二尺许。其水濆瀑沸腾。汇为池。折而西流。趵突之泉出焉。由洞门直泻。埒石窦而大。又流而西。玉波之泉出焉。为渠悠然长迈。其清见底。水中小石平布。日光射之。如绘如织。过寺之左。泉出乎地。或三或两。布如列星。各为一溪。更相灌注。大木千章。轮囷离奇。凡三里。抵卞桥。古有卞县。姑蔑之水经于其间。上下数十里。泉石最奇。达于曲卓。径孔林北。西流至济南府东。分而西北。与沂水合。又西至泗水县城东。复合。其自曲阜分流。经孔林。复西南合于沂者。曰洙。实一水会诸泉入漕者也。【沂水之源有二。一出曲阜尼山之麓。在县东南六十里。合于洄。一出艾山。合于汶。】

汶源

汶水一出新泰县东四十里者。曰小汶河。合南师诸泉。西至泰安州。一出莱芜县之寨子村。纳海眼诸泉。一出原山之阳。纳水河诸泉。并会于泰安州。泰安之水出仙台竭至静村镇。合莱芜之汶。曰大汶。西南流受泮水。又西与新泰之小汶合。是为入济之汶。达于宁阳东平。逼于戴村坝。南流至汶上县城东北二十五里。受泺当诸泉。为鲁沟。又西南流城北二里。受蒲泊为草桥河。又十里为白马河。又二十里为鹅河。又十五里为黑马沟。至南旺。分注南北漕河。其曰洸水。乃汶之支流。自宁阳而分。会蛇眼诸泉。又西南流至济宁州。【汶水之源有七百余泉合成一水。见靳氏治河方略。】

济源

济水在兖州府滋阳县城东五里。即泗水下流。由曲阜分流入境。达于济宁者。盖诸家之说如此。然济水伏流。时出地上。原无定体、定形。故汶、泗、皆有源有委。而济独无。可以概见。乃万两溪谓泰山诸泉皆济水所沸。汇于汶。则东省之水惟有一济。汶反为下流。而据滋阳之说。则济又为汶之下流矣。考济水。禹贡。导沇水。东流为济。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今在汶上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北。一名大清河。即汶水入济之道。水经。济水故渎。又北合洪水。注云洪水上承巨野。又北经阙乡与济合。则前说为是。 【 沇。一曰沸。即古兗字也。】

泉源

山东自兗达于济南。地势最高。诸山蝘蜓。宛如人身之脊骨。泰山峙于东。宛如昂首。诸泉淳涔发。或自山趾。或自平池。或自石罅。初只七十二泉。时堙时辟。今增至二百四十。要不过举大凡耳。数实加倍不止也。 【 有名之泉计七百余。】

土厚气盛。泉亦如之。我明因元之旧。沟通舟楫此乃天地大运所关。夫岂偶然。

大江。南北水界也。自岷山迄于海。虽有数千里。然不过地轴将尽之一带。自山陕潼关以下。磅礴于嵩岳。迤逦入山东。极于东岳。此南北之地界。而泉乃含蓄溢出。三代盛时无论已。周衰。其瑞气尽锺于孔子。为万世斯文宗主。越千五百年。泉尽引出。为通惠河。瑞乃锺之国脉矣。惟黄河为梗。国朝景顺间决张秋。嘉靖初决南阳。末年决沛县。今乃决邳州。自西北渐徙而东南。在西北土稍坚。患冲突难御。在东南土益松。患散漫难收。李霖寰决计走泇河。其言曰。黄河者。运河之贼也。舍黄一里。即避一里之贼。其苦之如此。世灼灼言河神。信有之。王浚川之言曰。正苦无神耳。有则上为国。下为民。可以理祷取应。夫神受封爵。得效其灵。亦如人臣自致立功名。即鬼怪仗以驱除。而歹懵懵不可问者耶。

山东不但有泉。其湖陂甚多。动经百十里。所在相望。想井田既废。水无所归。漫而成湖。古云。山林川泽。原因地势结成。然不闻东土之为泽国也。独巨野之名。见于禹贡。在宋为梁山泊。王安石欲开水利。未为无见。水可入海。何必另开一泊耶。

河

通惠河开。时时修浚。南北通津。自然永利。惟黄河迁徙不常。颇费人力。然审察豫防。亦自有法。先朝如刘东山、徐元玉、刘松石、治之。亦未见有极溃溢。不可收拾之苦。朱镇山、潘印川、号称艰难。然亦执政。若当事者故为张大侈功。而议者乃举与俺答吉囊并。几许可笑。又欲议海运济之。此事非开天之主不能行。若平世人命为重。安能作出格事。乱世则咽喉且不能下。而欲尾闾之通。为救命之良法。其可得乎。 【 海运一事。必不可行。】 元达子草芥中国人。惟恐不尽。委之朱清、张瑄。悍然不顾。二人。毒蛟鳄也。助元为虐。七八十年间。宋之遗民葬海鱼腹中。不知几千万。故太祖一行。深以漂溺为痛。旋即报罢。王敬所锐然从事。所运仅二十万石。据奏溺者八艘。艘不下千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石。已去二十之一矣。今主上端拱穆清。而任事之臣。如敬所者。恐不多见。久不谭及。亦事势使然。余以为正不必谭也。

里河不但通漕。凡各色进贡。朝臣眷属。所在水利。与公私一切应用货物。皆赖以济。海运有此否。且毕力于河。犹恐不及。安能分之及海也。又以防虏例。边墙且不能守。而欲守丰州、会州、开平。可乎。

运河一带。平江伯陈瑄用力于南。工部尚书宋礼宣劳于北。宋用临清知州潘叔正之言。其言本之老人白英。言筑坝戴村。亘五里。遏汶水至南旺。分析两河。【其地有分水龙王庙。庙门对汶水。门前水。南北分流。】以其七。北注临清。度地降九十尺。闸十七。三。南注丰沛。度地降百十六尺。闸二十一。礼殁。李燧万恭追讼其功。立祠。赠礼太子太保。一子入监。白英先以平顶巾执工簿。立于傍。亦赐冠带坐。世令一人充冠带老人管河夫坎河之滩。

永平府抚宁县西有碣石山。去海三十里。远望穹窿如冢。中有石特起如柱。在海东南之湾。与诸家所载碣石之状甚相合。则九河之地在沧平之间无疑。故曰。朝发昆仑。暮暴髭?者于碣石。为此也。九河非有他水。止将一河分而为九派。以杀黄河之势。今河身既徙而南。则九河已为平地。又何形迹之可求。且今河入海之处。去古河入海之处将二千里。岂惟九河之地。虽河身故处。今皆为田庐。为城市。已不可辨。况九河乎。河之故道自巩县历怀、卫、彰、顺、名、真数郡。今止长垣、开州、清丰略见其迹。然亦非禹时故道也。观此。则九河宛在目中矣。永平海湾谓之南海洋。此洋东西长而南北狭。如江河之状。则河当从此入海。今河徙而洋存。【山东今尚有老黄河一道入海。其地直东交界。】

河中砥砫有三门。南曰鬼门。中曰神门。北曰人门。鬼门、神门、尤为险恶。其中有山号曰米堆。舟入三门。百日始上。执标指挥者名曰门匠。谚云。古无门匠墓。谓皆溺死也。嘉靖乙未。御史余光、河津知县樊得仁、凿石崔为窟。植以柏木桩。铁链为索。横系桩上。凡四十余丈。往者以铁钩挽索而上。颇易为力。

嘉靖中。高邮湖堤议用石。河道都御史陈尧谓石取道远。而湖势薄。不至啮多树木。隔以板。茭土实之。费率省半。及万历中卒易以石。费不赀。于堤不足有无。大半实用事者橐。余亲见之。如桩木估用杉。则以堤杨代之。采石不及十一。而赋民输办。凡中户以下阶砌及市廛石磁。无得免者。零星凑成。不久即溃。

绍兴初。漕粟嘉陵。济军兴。率七十五斛而至一斛。胡承公为帅。议转般法。费减十七。故蜀人谓承公为湖州镜。此法。我朝用之极便。镜之所及远矣。

漳河在馆陶县西南五十里。源出山西。一出长子县。曰浊漳。一出乐平县。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清漳。俱东经河南临漳县。分流至馆陶入卫河。与漕渠合。万历初年。漳河北徙。出魏县。入曲周釜汤河。

瓠子河在濮州东南七十里。乃汉武自临塞河口作歌处。

桑干河。陆路止八十八里。而水程至七百二十七里。河之纡曲未有此者。

永乐元年三月。潘阳卫士唐顺之言卫河南距黄河。路纔五十余里。若开卫河距黄河置仓厥。受南方所运粮饷。转至卫河交运。公私两便。上是之。命近臣详议。如可行。俟民力稍苏行之。

成化间。有议疏天津水运至宣大。省兵饷。主事杨赞相度地有游沙。不可浚。水势相悬。有至二百丈。又多天险。人力难施。遂止。

泰陵复上户部郎。严经督役。转输为艰。经言以舟自潞河达天寿山。甚径且安。从之，省费万计。今不知可行否。

由天津至定兴可以舟行。定兴至易州。陆路四十里。

刘松石。人知其花马池之功。而不知其工于治河。如闸河之底。深浅不同。故盈涸难定。公于涸时一以枣林闸为准。高者洼之。低者量留底。板闸如一。遂为永利。

西原先生薛蕙。亳州人。正德癸酉。与庠生同应试。至长湾。戏祝曰。某在此。河伯无供馈。何也。须臾。一大鱼跃入舟中。众惊异。相传示。复投于河。其年领乡荐。

凡河水。有时汹涌逆流而上者。必有大水至。丙申年七月十一日将夕。河水忽涌起二尺余。少选复平。如此者三。不知何祥。

江

长江冲出大海。长千里。阔百二十里。皆淡水。文丞相诗所云过淡漾者。此也。不知黄河如何。梯云关之混混黄色冲出。亦可想见。第有涨落大小之不同耳。 【 江水清。故能冲出。河水挟沙行。出海为海水所格。水去沙停。故流不畅而为患。】 海门县东料角嘴。江海交会处。海咸江淡。二水不相混。江视海水较高数尺。

蜀江自南而西曰夷里。

江上滩险

江自嘉州至荆门滩。险地凡千百余。舟人一一能言之。其滩之外有洞、有碛。凡数十。皆见于字书。今载其略。洞。疾流也。 【 江中有达洞、构木洞。】 水流沙上曰濑。 【 江中有和尚濑。】 水出尾下曰濞。 【 今地名七濞。】 回流旋转曰漩。 【 今有南陀三漩。】 石积水浅曰碛。 【 今有上碛、下碛。】 水疾崖倾曰碥。 【 今有阎王碥、燕子碥。】 滩碛相凑曰脉。 【 音子。今有石桅脉。折桅脉。】 水如转毂曰漕。 【 今有野猪漕。】 水漫不流曰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潭下急流曰滩。其名尤多。不能尽书也。
湖水与江相连者。惟洞庭最阔。夏涨。则江浊而湖高以清。秋落。则江清而湖低以浊。
鄱湖出江处。地名曰八里江。舟至此。皆泊于江北。盖南有湖口税关故也。风涛盗贼之患。岁无虚月。盗犹可言。若夜半。大风陡起。千百艘一卷无迹矣。议者欲于北岸凿潭屯船。建一堡。移卫军守护。余致书南操江丁改亭。合江省抚臣议之。丁欣然力任。竟以江抚异议。不果行。
迤北有海无江。 【 北条之水皆名河。南条之水皆名江。水经可证。】 盖水之通海者谓之江。而北则无海可注。其曰海者。犹江南之湖、之漾。京师城内有西海子。城外有南海子。塞外尤多。大约水汇者皆是。故河源亦曰星宿海。其滥觞初会处也。大而长。始曰河。最大者始曰滦。文皇赐名玄冥池是也。胪朐河亦赐名曰玄冥河。盖两水。非一水也。
渎
江、淮、河、济、为四渎。渎。独入于海也。今淮、济、皆并于河。则止二渎矣。缪仲醇言。山骨即海可穿。惟江。则两骨中心凑合。不相穿。未知然否。
祭海香云
吴元年大将军平定山东。次年上即皇帝位。改元洪武。正月己亥。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莱州。谕祭海神。原德未至前数日。并海之民见海涛恬息。闻空中洋洋然。若有神语者。皆惊异。及原德至。临祭。烟云交合。异香郁然。灵风清肃。海潮响应。竣事。父老皆忻喜相贺。争至原德所曰。海涛不息者十余年矣。今圣人应运。太平有兆。海滨之民。何幸身亲见之。原德还奏。上悦。
风报
吴中五六月间。梅雨既过。必有大风连数日。土人谓之舶舟?卓风。云是舶商请于海神得之。凡舶遇此风。日行数千里。虽猛而不为害。四明钱塘南商。至夏中毕集者。此风致之也。府境尝七月大风。甚于舶舟?卓。野人骇异。皆传以为孟婆怒。闻者笑之。按北齐李騊駼聘陈。问陆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云。山海经。帝之二女游于江。此孟婆也。以帝女。故云孟婆。犹郊祀志以地神为泰媪。则此语虽出鄙俚。其传之有自来矣。宋徽宗在五国城有孟婆吹转之词。盖取诸此。
温州自夏徂秋。常观云以候风。苟日间。其云或黑或赤。低重凝澄。密而不散。则居民海贾。咸以为忧。方未风时。蒸溽特甚。而波涛山涌。若有物驱之。此邦谓之海动。既而暴风起。其色如烟。其声如潮。振动天地，拔木飘瓦。甚惊畏者不敢屋居。惧覆压也。风稍息。则雨大倾。雨稍霁。则风复作。一日之间。或晴或雨者。无虑百数。此邦谓之风痴。其始发于东北。微者一昼夜。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者三数日。已而复有西南之风随其后。一昼夜或三数日以报之。此邦谓之风报。风痴已可惧。然比岁常有。而风报或无。果有。则势尤恶。熙宁九年。大云寺卢舍那阁成。费钱千有余万。其高广闳伟。甲于城中。是年七月。所谓风报者起。此阁辄屡浮动。寺僧皆大呼佛号。风定视之。则柱离于础尺余矣。推此以知力之大。何千万人足拟哉。至于官宇民庐。往往摧圮。修复久之。尚未如故。郡人云。数十年来。未见此风之比也。每五六月以往。邦人率以为虞。凡风雨作。则无雷。惟得雷。

而后测霁止之期。迨秋冬交。众皆相处。谓可无虞矣。其风之来。狂暴而喧豗不止。故谓之痴。二广则谓之飓。大率海滨多有之。韩退之问庞吏诗云。飓风有时作。掀（口欺）真差事者。此也。

海舟

洪武五年。昌国县督造海舟。其最巨者方求材为樯不可得。俄有大鱼一。铁梨木二。各长三丈五尺。漂至沙上。砍鱼取油七百觔。木置樯。恰如数。【嘉庆间。吴中修三清殿。海上漂来一木。长七丈三尺。】事闻。上曰。此天所以苏民力。靖海寇也。船至外洋。必遇顺风。出没波涛。远望如龙。后太祖崩。一夕风雨失去。而舟中人抛出。无所伤。如有提拉者。

宋嘉佑中。海上一舟遭大风。桅折。信流泊岸。舟中三十余人。着短皁衫。系红鞓角带。类唐人。见人拜且恸哭。语言书字皆不可晓。步则相缀如雁行。后出一书示人。乃唐天佑中。告授新罗岛首领。陪戎副尉也。又有上高丽表。亦称新罗岛。皆用汉字。盖东夷之臣属高丽者。时赞善大夫韩正彦宰昆山。召至县。犒以酒食。且为修船造桅。教以起仆之法。其人各捧首。致谢而去。船中凡诸谷皆具。惟麻子大如莲碉茹。土人种之亦大。次年渐小。数年后。如中国者。

边海有夷舶。飘至者。多掩杀报功。或反为所掩者。即匿不以闻。近日惟交趾一船。以舟中空无一物。且无器械得全。因检宋仁宗时。胡则在广南。有大船。因风远至。食匮不能去。告穷于则。出钱三百万贷之。谏者皆不听。后夷人卒至。输上十倍。在宋政宽。今则犯通海禁。下狱矣。

万历辛亥六月。海风大发。温州获异船三。初获为裴暴等七十三名。自供为阿南国升华府河东县人。五月。奉上官差往长沙葛黄处。荐礼祭祀灵神而被风者。再获为武文才等二十五名。供为升华府河东县人。六月。往归仁府维远县贩卖。飘至海中。为盗所劫而被风者。三获为弘连等三十七名。并瑞安县获解称文棱等五名。共四十二人。自称为升华府潍川县人。五月就富安府装载官粟并各物。回本营而被风者。阿南即安南国。其君黎姓。后莫姓继之。今复归于黎。有五道、四宣、二京都。城市有古殿旧迹。人皆被发。裸下足。盘屈蹲踞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恭。声音莫辨。饮食无分生熟。所奉上官令为钦差。节制各处水步诸营。兼总内外。同平章军国重事。太尉长国公。又镇南营都督府掌府端郡公。雄义营太尉端国公。君所被者。黄衣黄冠也。臣所服者。纯衣纯冠也。问读何书。曰。孔、孟、五经、四书。念何佛。曰。南无阿弥陀佛。唱何曲。曰。张子房留侯传。史译审无他。各发原土安插。沿途水则从舟。旱则从陆。驰檄经过地方官司。差兵押递。每人每日各给米羔。冬月严寒。行令温州府查取贮库赃衣。各给棉衣御冷。遇病拨医调治。以保生全。皆叩头而去。

海塘 【 今名范公堤】

范希文为兴化令。修捍海塘数百里。宋末詹士龙复修之。初发地。得希文石记云。遇詹而修。此事。古往往有之。然系希文所留。不独名臣。且擅康节之数学矣。贤者固不可测如此。

海沙

万历甲午。余至海宁。城外海沙可七八里。际城五丈为塘。东直海盐。烟墅相望。次年沙没。海水直叩塘址。以长篙测之。不得其底。众汹惧。将徙城避之。无何。大风雨。众尽溃。县令亦挟印走。既息。城无恙。令率众复归。未几。塘外沙露尺许。久之复旧。

海井

华亭市中。小常卖铺有一物。如桶而无底。非木、非竹、非铁、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凡数年。无过而问之者。一日。有海船老商见之。骇愕。有喜色。抚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黠。意老商必有所用。漫索其直三百缗。商喜。偿三之二。遂取付之。因叩曰。某实不识为何物。今已成买。势无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宝也。其名曰海井。寻常航海。必须载淡水自随。今但以大器满贮海水。置此井于中。汲之。皆甘泉也。平生闻名于番贾。而未尝遇今幸得之。 【 范石湖集载海中大鱼脑有窍。吸海水。喷从窍出。则皆淡。疑海井即此鱼脑骨也。】

海钱

干道丙戌夏。乐清县海门有蛟。出水长丈余。既而塔头陡门水。吼二日。而海上浮钱甚多。有一父老识之曰。海将钱鬻人也。风必作。亟系船于屋。里人咸笑之。至八月十七日。海果溢。一县尽漂。其家独免。

浮提异人

海外有浮提国。其人皆飞僊。好行游天下。至其地。能言土人之主旨。服其服。食其食。其人乐饮酒。无数。亦或寄情阳台别馆。欲还其国。一呼吸顷。可万里。忽然飘举。此恍漾之言。然万历丁酉年。余同年叶侍御永盛。按江右。有司呈市上一羣狂客。自言能为黄白事。极饮娱乐。市物甚侈。多取珠玉绮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偿之过其值。及抵暮。此一行人忽不见。诘其逆旅衣囊。则无一有。比早复来。甚怪之。请得大搜索。叶不许。第呼召至前。果能为江右土语。然不讳为浮提人。亦不谓黄白事果难为也。手持一石。似水晶。可七寸许。置之于案。上下前后。物物入镜中。写极毛芥。又持一金镂小函。中有经卷。乌楮绿字。如般若语。览毕则字飞。愿持此二者为献。叶曰。汝等必异人。所献吾不受。然可速出境。无惑吾民。各叩首而去。

琼海

嘉靖十六年丁酉。琼州诸生应试。见海神立水面。高丈余。朱发长髯。冠剑伟异。众惊异下拜。神掠舟而过。次日。有三舟复见。诸生大噪拒之。神忽不见。少顷。风大作。三舟皆溺。

琼州士子赴提学使。涉海甚艰。嘉靖二十六年。没者数百人。临高知县陈址与焉。并失县印。其考贡之年。地远不至者。亦不复补。神宗初即位。吾师王忠铭先生。琼之安定人也。入馆即请于朝。以备兵使者摄之。得允。琼士德之。又建书院。捐学田。立乡约保甲之法。兵使者通行一府。地方以宁。乡人共建生祠祀先生。题曰崇报。先生不敢当。乃祀赠公。而先生祔焉。吁。为德于乡而食其报。若先生。可以永矣。先生讳弘诲。质直忠厚。工诗及书。淡于名利。几入相矣。有阻之者。终南京礼部尚书。先己丑。与许文穆公主会试。时会元陶望龄、状元焦竑、馆选廿二人。余居第十二。先生即以是年南行。至万历戊戌再起。以考满入京。门下士在京正盛。迎于郊外二十里。自四衙门而下。凡八十余人。余又与焉。极一时胜事。得士报国若先生者。即不入相。其又何憾。

琼在大海中。广数千里。海角下见大星数十。皆非星经所有。

海潮应月。渤、广、福、等。潮俱有信。琼州半月东流。半月西流。大小应长短星。不随月。

杭潮

宋末杭潮三日不至。及元末亦如之。又度宗梓宫发引。至江上候潮。将渡。过日晡不至。已豫为之兆矣。

杭潮三日不至。人谓天之佑胡元以亡宋。固是一说。然虏人间谍甚精。山川险夷。国之虚实。尽知之矣。伯颜大将。盖代英雄。屯于皋亭山。岂有钱江如山之涛。全然不觉。宿兵其地之理。宋之叛将降卒充牣其幕。自诡效忠。即宿兵。岂有不谏止之理。以鄙意度之。三日不至。事诚有之。元兵必不驻此。传者文以为奇。史臣仍袭不改耳。

珠池

池在海中。蛋人没而得蚌剖珠。盖蛋丁皆居海艇中采珠。以大船环池。以石悬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大绾。别以小绳系诸蛋腰。没水取珠。气迫则撼绳。绳动。舶人觉。乃绞取。人缘大绾上。前志所载如此。闻永乐初尚没水取。人多葬沙鱼腹。或止绳系手足存耳。因议以铁为耙取之。所得尚少。最后所得今法。木柱板口两角队石。用本地山麻绳。绞作兜。如囊状。绳系船两旁。惟乘风行舟。兜重则蚌满。取法无踰此矣。

渡海

金道玄。字仲旻。吴县人。少孤。父友长桥万户府镇抚陈某养为子。至正间。方国珍起兵海上。江、浙、行省参政朵耳质班督师与战。时陈已进官都镇抚统军。以道玄从。初并师期。集建宁之补门关。国珍以书诈降。陈受之。意稍解。道玄曰。贼志未可知也。不如严备之。陈不听。国珍以艨艟数百艘。飘以赤布。蔽日而下。势渐迫。官军犹晏然。国珍乘风纵火。矢石交注。陈战死。不知所在。道玄求之不得。乃从舵楼跃赴海。祝曰。吾父有灵。幸使我不为贼所得也。已而恒若有人抱持之。自旦及晡。随波上下。忽觉身在石上。登沙濑数百步。得小径。行里许。乃知温之岙山水也。迨归。张士诚已据吴。或荐其名于伪司徒李伯升。道玄闻之。挈妻挈去。隐具区。卖卜终身。子问。礼部侍郎。

普陀

南海普陀山。梵云补怛落伽。或曰怛落伽。或曰补涅落伽。音虽有殊。而译以汉文。则均为小白华树山。实则一海岛也。

先师有四配。南海观音大士亦有四配。伽蓝、祖师、弥勒、地藏。 【弥勒为未来佛。地位甚尊。岂伽蓝之比。】

绍兴十八年。史越王浩以余姚尉摄昌国盐监。三月望。偕鄱阳程休甫。由沈家门泛舟。风帆俄顷至补陀山。诘旦诣善财岩潮音洞。洞乃观音大士化现之地。时寂无所覩。炷香烹茗。但椀面浮花而已。晡时再往。一僧指岩顶有窦。可以下瞰。公攀缘而上。忽见金色身照曜洞府。眉目瞭。然。齿如玉雪。将暮。有一长僧来访。云公将自某官历清要。至为太师。又云公是一个好结果的文潞公。他时作宰相。官家要用兵。切须力谏。二十年当与公相会于越。遂辞去。送之出门。不知所在。干道戊子。以故相镇越。一夕。有道人称养素先生。旧与丞相接熟。典客不肯通刺。疾呼欲入谒。亟命延之。貌粹神清。谈论风起。索纸数幅。大书云。黑头潞相。重添万里之风光。碧眼胡僧。曾共一宵之清话。掷笔。不揖而行。公大骇。遍觅不见。追忆补陀之故。始悟长身僧及此道人皆大士见身也。

丙午年。余在南中。有高明宇者。谈多奇中。谓余阨在后丙丁二年。且曰。过丁巳秋。或可免。盖刚六十之期也。时去之尚远。不以为异。至丙辰冬。长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痘殇。丁巳三月。季弟凤岐暴卒。哀惨。日觉精神恍惚。形神泮涣。且有恶梦。自忖岌岌。决符高老之言。乃发愿泛海礼普陀。且曰。死于牖。无若死于海为快。且留与诸贵人作话柄也。时东风急。驻者三日。四月二十六晚。风小止。开舟。浪犹颠荡。行不五里。停山湾。遥见前舟已沈矣。次日转西风。挂帆半日而至。登殿作礼。宿一僧舍。通夜。寝不能寐。甚苦。甚疑之。归来忽忽。徂夏入秋。日展书。只以不语不动。遇拂意。决不恼怒为主。【只此便是养心法。】

至八月十一日。饮药酒。忽有异香透彻五脏五官。又三日。梦若有授历者。觉而释然。偷活至于今。刚又三年矣。追忆过海景象。模糊不能辨。姑以意书其佰一。或真或幻。皆不自知也。

由定海棹舟。自北而东。过数小山。可三四十里。为蛟门。北直金堂山。此处山围水蓄。宛然一个好西湖也。将尽。望见舟山。曰横水洋。潮落时。舟山当其冲。其一直贯。其二分左右。左为北洋。右则象山边海诸处。入舟山口。山东西亘七八十里。南夹近海诸山。山断续。望见内洋。舟行其中。如泛光月河可爱。尽舟山为沈家门。转而北。即莲花洋。洋长可三四十里。过即普陀矣。抵普陀之湾。步入一径。过二小山。即见殿宇。本山皆石。吐出润土。蜿蜒直下。结局宽平。可三百亩。即以二小山为右臂。一小山圆净为案。左一长冈。不甚昂。筑石台上。结石塔。为左蔽。殿三重。宏丽甚。乃内相奉旨敕建。殿之辛隅为盘陀石山。势颇高耸。巽方为潮音洞。吞吐惊人。正后迤逦菩萨岩。最高。曳而稍东。一石山。其下即海潮寺也。去前寺。不过三里。万历八年所建。今已毁。两寺之间。东滨于海。一堤如虹。海水上下。即无潮。犹汹涌骇人。东望水面横抹。诸山起伏如带。色黑。曰铁袈裟。又东望微茫二山。曰大小霍山。极目闾尾。红光荡漾。与天无际。惟登佛头岩。能尽其概。若在半腰牵引。诸山宛如深壑。空处飞帆如织。彼中人。了不知其异且险也。

大约山劈为前后二支。支各峯峦十余。前结正龙。即普陀寺。转后为托。即海潮寺。二大寺外。依山为庵者。五百余所。皆窈窕可爱。环山而转。除曲径外。度不过三十里。

舟山有城、有军、有居民。金堂最近。闻其中良田可万顷。悉禁不许佃作。何居。大谢山直舟山之南。田亦不少。此皆可耕之地。然边海之人都以渔为生。大家则宦与游学。游手不争此区区粒食计。故地方上下无有言及者。袁元峯相公欲行之。有司以为扰民而止。【劝民力田。何扰之有。】

余住定海三日。看来潮汐分明是天地之呼吸。人非呼吸则死。天地非呼吸则枯。以月之盈亏为早莫。其曰大小。未必然也。天下惟钱塘潮、广陵涛、著称。则其海口最大。与口外即大洋故。然此臆度之言。不足据。惟识者参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近时诸公议历法。有形章奏。至相轧者。或以问余。余曰。我騃人。安知历。但看月一回圆则一月矣。亦如夷人不知岁。但草一回青则一岁矣。其人不能应。今见海潮。初一、十六、必以子午刻。余以次渐迟。迟至晦望。一日之中早在辰末。晚在酉末。所差甚多。而次日子午必不爽。此又非历法一定不易之准乎。节令亦如之。即差。不过一日。无甚关系。天本以显道示人。人不察。而纷纷作聪明者。其谓之何。间以语朱大复。深以为然。

上招宝山。见一秀士。须面甚伟。异之。秀士亦睨余。余不顾。数遣从者踪迹。若有意者。遂进与揖。方知为刘都督草塘之子。今都督省吾之弟也。其名国樟。为南昌诸生。是时方欲为草塘立传。喜而问之。因得其详。且曰。君固将种。又材器如此。一缵先绪。取玉带如芥。何事从铅椠自苦。答以为父虽上将。数为文臣所抑。末年已平九丝蛮寇。曾省吾抚台。虽骄横。犹能假借。代曾者某公。初履任。循例设席邀宴。某至大怒。谓此皆糜军饷。款我保富贵。取赏赍。不就席而去。遂恚甚。疡发于脑而卒。故切戒某弃武就文。而竟未有当也。【明时重文轻武如此。谁与守国。】余闻其言。深悯之。盖势之偏重久矣。我辈于节制中。要须权衡。毋徒恣文墨。轻天下豪杰也。

时倭警狎至。从者三人甚恐。劝毋行。余不听。出海仅二十余里。谍报冲风棹入桨而过者可接。皆曰。警。警。急。急。余皆不顾。既抵山。则先一日果一倭舟泊于山之东厓。舟纯黑色。上若城堵。不见人。高可五丈。长三倍焉。连数日。东风漂至。我兵船围守发铳。弹如扬沙。着石壁。纷纷下坠。一小舟直前逼之。倭发铅弹一。透死五人。遽退。是夕风转而西。倭扬帆去。我舟尾之。余作礼之。又次日。舟师皆归。有登山者。问之。曰。尽境而还。计倭舟入闽及广。风稍南。出大洋矣。

山有两寺。住持后曰大智。前曰真表。大智戒律精严。为四方僧俗所归。真表虽领丛林。性骄。蔑悍破戒。万历十年间。其徒讼之郡。太守行郡丞龙得孚勘问。龙为人好道。醇直廉俭。时复奉监司他委勘金塘山。及补陀。众鞫真表。夜梦羣僧并来。告真表过恶。且属丞三分道场。奉大士香火。到山处分。悉如其梦。且谓众僧曰。此事非吾意。佛告之也。仍戒饬众僧查僧房。总三十六。命取莲华经三十六部来。毁之火。而令众僧跨其上。誓不再犯。时吴参将稍从旁止之。乃火一部。众僧悉跨焉。处分毕。至后殿拜礼。甫拜下。即觉两髀病软不可动。两人掖之以拜。遍体陡发大热。急扶入禅房。疾遂委顿。胸间结一片。大于盂。坚于石。楚不可言。渐至昏愦。见沙门云拥雾集。若有所按治。有人若伽蓝者。奏曰。此虽得罪大法。顾其人实奉道爱民。居官清净。内传佛旨曰。奉道毁道。尤当重处。姑以爱民故。罚三石牛啻官。三石牛啻官者。不省其云何。丞念此必冥官之号。如是死矣。且入恶趣。力忏悔。某不知毁经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罪大乃尔。自今而后。愿奉斋持戒终身。亟免官。入道自赎。沉沉无有应者。即有人送三石牛啬官札子到。固辞不受。大智亦为之祈哀。诵经念忏。愿以身代。又久之。始得兆。许忏悔焉。大智从定中见一铁围城。城中死人累累。并裸卧。丞亦在卧中。独不裸。大智至心营解。忽见空中下白毫光一道。若有人掖出之而苏。丞见沙门万人。问悉从何来。咸曰。我辈给孤园善知识也。汝何故毁经。犯此大戒。丞曰。知罪矣。愿以百偿一。而捐俸斋万僧。众僧稍稍散去。其夕。家僮于昏黑中见两玉女。双髽髻。手执幢盖。遶床而过。善恚然有声。幢脚拂僮面。僮惊起大呼。丞病良已。是时不粒不瞬十日矣。屠长卿目击。为之记。

普陀是明州龙脉最尽处。风气秀美。虽不甚险远。而望洋者却步。即彼中士民。罕有至者。若非大士见形。何以鼓动人心。成此名刹。奔走尽天下。凡西僧以朝南海为奇。朝海者又以渡石梁桥为奇。梁之南有昙花亭。下数级即为梁。横亘可十丈。脊阔亦二三尺。际北有绝壁。有小观音庙在焉。余坐上方广寺。亲见二十余僧踏脊如平地。其一行数步。微震慑。凝立。少选卒渡。众皆目之。口喃喃不可辨。问之山僧。曰。几不得转人身也。普陀一无所产。岁用米七八千石。自外洋来者。则苏、松、一带出刘河口。风顺一日夕可到。自内河来者。历钱江、曹娥、姚江、盘坝者四。由桃花渡至海口。风顺半日可到。两地皆载米以施。出自妇女者居多。自闽广来者皆杂货。恰勾岁用。本山之僧亦买田舟山。其价甚贵。香火莫盛于四月初旬。余至则阒然矣。却气象清旷。几欲久驻。而竟不果。则缘之浅也。细讯东洋诸山。一老僧云。有陈钱山突出极东大洋。水深难下椗。又无岙可泊。惟小渔舟荡桨至此。即以舟拖阁滩涂。采捕后。仍拖下水而回。马迹又在其西。有小潭。可以泊舟。但有龙窟。过者寂寂。一高声。即惊动。波浪沸涌。坏舟。再西为大衢。与长涂相对。其西有礁无岙。不可泊舟。且亦有龙窟。宜避。东面有衢东岙。可容舟数十只。但水震荡不宁。舟泊于此。久则易坏。大衢在北。长涂在南。相离不过半潮之远。潮从东西行。两山束缚。其势甚疾。舟遇潮来与落时。皆难横渡。俟潮平。然后可行。近昌国为韭山。形势巍峩。岛澳深远。此山之外。俱辽远大洋。舡东来者。必望此为准。直上为普陀矣。

海水本辽阔。舟行全藉天风与潮。人力能几。风顺而重。则不问潮候逆顺。皆可行。若风轻而潮逆。甚难。夏秋之间。西北风起。不日必有极大西北风。操舟者见此风候。须急收安岙。兵船在海。每日遇晚。俱要酌量。收舶安岙。以防夜半发风。至追贼亦要预计。今晚收舶何岙。若一意前追。遇夜风起。悔无及矣。

沿海之中。上等安岙可避四面飓风者。凡二十三处。曰马迹。曰两头洞。曰长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涂。曰高丁港。曰沈家门。曰舟山前港。曰浔江。曰列港。曰定海港。曰黄歧港。曰梅港、湖头渡。曰石浦港。曰猪头岙、海门港。曰松门港。曰苍山岙。曰玉环山、梁岙等岙。曰楚门港。曰黄华水寨。曰江口水寨。曰大岙。曰女儿岙。中等安岙可避两面飓风者。凡一十八处。曰马木港。曰长白港。曰蒲门。曰观门。曰竹齐港。曰石牛港。曰乌沙门。曰桃花门。曰海闸门。曰九山。曰爵溪岙。曰牛栏矶。曰旦门。曰大陈。曰大床头。曰凤凰山。曰南岙山。曰霓岙。其余下等安岙。只可避一面飓风。如三孤山、衢山之类。不可胜数。必不得已。寄泊一宵。若停久。恐风反别迅。不能支矣。又潭岸山、滩山、许山之类。皆团土无岙。一面之风亦所难避。可不慎乎。由此观之。沿海万里之遥。处处有岙。处处要斟酌。此惟老渔船知之。而渔有世业。有閟传。又善占风。望云气。履如平地。多夜行。不失尺寸也。

近日有茶山王之说。传者历历若亲见。且谓聚至数万人。贩米于苏、松、等处。庚申。湖、广、至禁米不许下江。曰。恐茶山王籴去也。米一时踊贵。斗至一百五六十钱。时非水非旱。田禾蔽野。秋成在即。而所在惬扰。平籴抑价。吴江县立破一百二十余家。亦自来之异变也。考海中。诚有此山。自嘉定、宝山、出南汇嘴。一百六十里可至。无岙无港。原非驻足之地。其它处远而同名者或不少。却屯聚如此之多。几比琉球一国。大海中固邈无边际。要之。自开辟以来。人力所至。船只所通。凡岛、屿、礁、坎之类。靡不登之载籍。而独遗此大山。窟奸人。为东南隐忧。似不可解。且海寇飘忽。乘风万里。所以难制。若山居土著。必为众所窥。即如米尚须籴。它一切所需。非天降。非地出。何处得来。若曰俱贩之中国。何不散居内地。伏草泽间。为所欲为。而以海自限。日与风涛为伍。决非事理所有而少年喜事者。至自请于当道。往彼说谕招兵。各使臣欲收之为用。曰折简可致。远近若狂。数年不绝。发一笑可也。

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七

胜游佳境

江南花木胜游。梅时玄墓。菊时娄江。桃华时蟠螭。芙蓉时西湖。尤时菁山葛僊井。杨梅时光福。樱桃时北固山。而时令佳境。则太湖月。钱塘潮。两天目松石。栖贤笋。洞山茶。鹰窠、普陀山看海及日出。庶几得之。

梅丈人

客有三人与梅丈人论理趣浅深。曰。玉雪为骨冰为魂。耿耿独与参黄昏。遥知云台溪上路。玉树十里藏山门。一客曰。碧瓦笼晴烟雾绕。藐姑之仙下缥缈。风清月白无人见。洗妆自趁霜钟晓。一客曰。在涧嫌金屋。照雪羞银烛。直从九地底。阳萌知独复。丈人曰。初得吾皮。次得吾骨。得吾髓者。其三之复乎。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占年

兴化县木塔寺。殿材皆紫桱。美材也。贾人以木筏载黄梅一株。树之殿傍。胡僧坐其下。忽不见。殿成而梅日盛。偶以占年。东盛则上河丰。西盛则下河丰。俱盛则俱丰。俱衰则俱歉。雀啄之。则有虫鼠之耗。农人多验之。

月中桂子

绍定问。舒岳祥读书馆中。会中秋月色皎然。闻瓦上声如撒雹。甚怪之。其祖拙斋启门视之。乃曰。此月中桂子也。我尝得之天台山中。呼童子就西庭中拾得二升。其大如豫章子。无皮。色如白玉。有纹如雀卵。其中有仁。嚼之。作芝麻气味。囊之。杂菊花。作枕。清芬袭人。其收拾不尽。散落砖罅者。旬辄出树。子叶柔长。经冬犹秀。寻徙植盆中。久之。失其所在。

花

杜鹃花以二三月杜鹃鸣时开。一名暎山红。一名红踯躅。有二种。其一。先敷叶后着花者。色丹如血。其一。先着花后敷叶者。色差淡。人多植庭槛间。结缚为盘盂翔凤之状。越州法华山奉圣寺佛殿前者特异。树高与殿檐等。而色尤红。花正发时。照耀楹桷墙壁皆赤。每岁花苞欲拆时。寺僧先期以白郡。府守率郡僚往燕其下。邦人亦竞出往观。无虚日。寺僧厌其扰。阴戕之。盖宋时已雕枯矣。郡斋有杜鹃楼。天衣、云门、诸刹皆有之。又上虞钓台山上双笋石。其顶有杜鹃花。春夏照烂。望之若人立而饰其冠冕者。齐唐记宋太祖、太宗、真宗、遏密之时。花枯瘪。三载乃复。上虞志又谓。仁宗崩。三年不荣。高宗崩。花忽变白。孝宗崩。三年若枯。既而复茂。嘉泰志云。近时又谓先敷叶。后着花者。为石岩以别之。然乡里前辈。但谓之红踯躅。不知石岩之名起于何时。今江南在在皆称石岩。

并头莲。前未经见。晋泰和间生于玄圃。谓之嘉莲。其后见者不一。柳宗元、张仲素、俱贺表。今所在有之。不为奇。有一本而三萼者。

莲有四面者。徐文贞诗云。四面花开玉露滋。晓风翻雨叶垂垂。泉明酒思濂溪癖。凭仗盆池借一枝。太华峯头几梦游。若耶轻舸亦难求。小池寂寞凭谁遣。面面华边看白鸥。

唐时四川忠州。有木莲二株。其高数丈。在白鹤山佛殿前。其叶坚厚如桂。仲夏作花。状似芙蓉。香亦如之。每花拆时。有声如破竹。

蜀西雪山。有佛果树。高数丈。叶如芙蓉。花白。两出若莲瓣。大如掌。参差相掩。阳则展敷。阴则胎合。果在其中。至冬殷红。类红消梨。

蜀主升平。常理园苑。有青城山叟申迅进红栀子。花烂红。六出。芬香袭人。结实甚大。用以染素。则成赭红。

广西太平府有罗望果。自外皮剥至见肤。凡九层。食之甚甘。广东人呼为九皮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果。
石榴。旧说以枯骨置枝间。石压其根。则结子繁盛。杭越之间。呼为金庞。盖避钱镠讳云。剡中者佳。地近东阳。多榴房。
华容县观音寺。有玉兰一株。轮囷盘郁。高十余丈。远望如玉山。
浔阳陶狄祠植山茶花一株。干大盈抱。枝荫满庭。二月三日祭时。花特盛。好事者分种之。竟无一活。绍兴曹娥庙亦有之。止加拱把之半。土人云。千年外物。
萧县有天枣。在天门寺。春时吐华。结实如酸枣。可食。每四月七日。其实皆熟。次日遂空。
宋淳熙间。秦中有双株海棠。其高数十尺。修然在众花之上。与江淮所产绝不类。荆南官舍亦有两株。略如之。姿艳柔婉。丰富之极。
青城山有牡丹。树高十丈。花甲一周始一作花。永乐中适当花开。蜀献王遣使视之。取花以回。
宋淳熙三年二月。如皋县桑子河堰东孝里庄园有牡丹一本。无种而生。明年三月花盛开。则紫牡丹也。过者皆往观之。有杭州观察推官东过。见花甚爱。欲移分一株。掘土深尺许。见一石如剑。长二尺。题曰。此花琼岛飞来种。只许人间老眼看。遂不敢移。以是乡老有生旦值花开时。必造花下。饮酒为寿。间亦有约明日造花所而花一夕凋者。多不吉。惟有李嵩者。三月八日初度。自八十看花直至一百九岁而终。
岭南无牡丹。移植不花。花即不利其主。梁文康之孙。中舍绍绩。携至家。花开召客饮。疾发即殒。易数主皆然。
陆成之宅。牡丹一株。百余年矣。花朵茂盛。颜色鲜丽。有李氏者欲得之。主人已许。俟开后乃移。既移。其花朵朵皆背主面墙。强之向人。不能也。未几。凋残零乱。无复前观。
紫微。一名满堂红。
越绝书。句践种兰渚山。王右军兰亭是也。今会稽山甚盛。余姚县西南。并江有浦。亦产兰。其地曰兰墅州。自建兰盛行。不复齿及。然移入吴越辄凋。有善藏善植者。售之辄得高价。而香终少减。以野人论之。更不如山谷间取之甚易而且多。贵所贱。少所见。岂虚语哉。
蕙。余姚江边多产之。因名蕙江。今惟闽为最盛。遍于江南。有谱。
黔中绯桃花、夹竹桃花甚蕃。另有一种。名日月桃。一枝分花。或红或白。又有六月柿。茎高四五尺。一枝结五实。或三四宝。一树不下二三十实。火伞、火球。未足为喻。条似嵩。叶似艾。花似榴。种来自西蕃。故又名蕃怖。
草木之花皆五出。雪花六出。朱文公谓地六生水之义。然桂花四出。潘笠江谓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土之生物。其成数五。故草木花皆五。惟桂乃月中之木。居西方。四乃西方金之成数。故四出而金色，且开于秋云。然蔷卜亦六出。

木

枫木之老者为人形。故曰灵枫。其曰灵椿。则颛以寿言矣。谓帝座曰枫宸。盖侍卫胪列不动有如枫。又曰丹宸。即丹枫也。

金刚纂。生天目。其树长不满三四尺。多屈曲。虽春夏亦无叶。每触其枝。曳裙不前。夷缅国有是种。相传剉其末以渍水。水必毒。饮者立死。曰人瘴。又能借之以为诱淫之法。

楠木。材巨而良。其枝叶森秀。若相回避然。谓之让木。文潞公诗所谓移植虞芮间者以此。

树皆有皮。惟紫荆无之。木皆有理。惟川柏无之。花皆有种。皆可变色。

宋南渡时。高丽进阴阳柏二株。初仅二尺。种之永怀寺殿庭左右。久之。高与殿等。每左花则右实。右花则左实。

金荆榴树。色如真金密致。而文彩盘蹙。有如美锦。细腻而香。隋炀帝时。朱宽征南。得此木数十片。用以作枕及案面。沈檀所不及。

云南太平诸郡。有木。肌柔腻而色白如银。名曰银木。用以制器。绝佳。

松萝树。唯安南有之。唐大中间。裴休建宣州广教寺。黄蘗禅师募得此材。以神通力。皆自井中蛹出。寺成。尚余八株。植之殿前。辄敷荣长茂。遇僧有异行者。即开异花数色。

横州产铁树。高三四尺。干叶皆紫黑色。叶类石南。而质细厚。每遇丁卯年乃花。花四瓣。紫白色。如瑞香。一开累月不凋。

蜀地杨柳多寄生。状类冬青。亦似紫藤。经冬不凋。春夏之间作紫花。散落满地。冬月之望。杂百树中。荣枯各异。

松柏圣迹

都昌柴棚镇有古松一株。太祖征伪谅时。憩其下。万历甲申。知县王廷策即地建亭。掘得白蟹。畜之江。又建前亭。竖梁时。有赤鲤从空飞下。高皇帝自将兵十万。取婺州。过兰溪县。见古柏甚奇。驻师其下。有方姓老人拜伏曰。此圣天子也。喜之。赠以诗箑。令得游天下。柏后刱亭绕之。而空其中。夜半。人望之。辄有苍龙绕伏其上。王世懋诗云。何年古柏尚青青。曾是高皇玉辇停。不信圣恩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龙形。

僊果树

浦城县村中有白果一树。世传以为仙人掷树枝于上。其技垂生。每年果熟时。不生于枝节。惟于树身肿成大块。破之。可得二三斗。多至石余。形视凡果差小。味则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神楝

古楝树。在江滨垫田中。土人呼为黄楝。高不过丈许。而周匝可布十肱。从地拔起。色类精铁。望之如百十怪石。磊磊崚嶒。逼而视之。莫辩其为植木也。缀以老干虬枝。拳曲夭矫。而枯瘦削立。又绝似坡公笔意。野人相传。有神宅焉。樵牧皆不敢迫。必千年物也。好事者徘徊其下。移日忘去。惜峙大荒。非涂辙所经。故赏识者少。东天目自化城寺侧转。有松树一株。亦如之。根在厓下。顶高走路仅二尺许。俯视如荠。规圆可三亩。牧童翻觔抖其上。不动也。

水檀

兰溪黄溢之下。大溪岸上。有檀木一株。其大合抱。高十数丈。不知几何年矣。每岁春夏时。溪流涨后。始生枝叶。其发生早晚。必以水涨为期。如或涨后而不发。则必复有大水。乡人因以占水之候。

柿石

青州谯氏。大家也。其所居堂后有大柿树。围三丈许。盖数百年物。崇宁二年。冬雪寒甚。木冻。忽裂至根。中有奇石。长袤丈。纹理莹然。碧色可爱。闻者争观。莫测其兆。多以为祥。然自此家道凌替。售宅于他人。居之复不宁。洎宣和末。不及三十年。屡易主人矣。

射树

万箭树在永昌府天井山北。段氏时扑蛮为盗。出没于此。故过者射其树以厌之。树高五丈余。箭镞如猬毛然。

绿衣乞命

太仓州吴怡。一夕梦两绿衣丈夫。桎梏至公前。叩头乞命。嘿念是且有当死者。比旦起。行伺门间无所见。见有人腰斧锯。趋而前问之。则曰。适有木商。构得村中二银杏树。约券已成。且伐矣。公惊曰。木乃有神。如其值偿之。乃免。

竹

人面竹。剡山有之。竹径几寸。近木逮二尺。节极促。四面参差。竹皮如鱼鳞而凸。颇类人面。尔雅。莽数节。

戴凯之竹谱。竹之别类有六十一。黄鲁直以为竹种类至多。竹谱之类皆不详。欲作竹史不果成。今所录猫竹一作茅竹。又作毛竹。干大而厚。异众竹。人取以为舟。四明洞天记。毛竹丛生涧边。又金庭山毛竹洞天有毛竹。

月竹产于蜀嘉定州。每月生笋。

崇阳县有龟纹竹。惟宝陀岩产之。竹仅一本。制扇甚奇。闻今亦绝种矣。

高潘有疏节之竹。六尺而一节。黎母山有丈节之竹。瓜州有无节之竹。罗浮有龙公之竹。临贺有十抱之竹。濡州有扁竹。占城有藤竹。员丘有船竹。东方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弓竹焉。郄曲如藤。得木乃倚。南荒有沛竹焉。其长百丈。
澄州产方竹。体如削成。可用为杖。湊州产通竹。直上无节而空洞。
成都有竹。青黄相间。谓之黄金间碧玉。辰州有龙孙竹。生山谷间。高不盈尺。细仅如针。桃源山有方竹。湖湘间有径尺之竹。可以甑。罗浮山有龙公竹。其大径七尺。一节长丈二尺。叶若蕉。
熊耳山有丹青竹。其叶黄碧每相间。交广有思摩竹。笋自节生。笋既成竹。至春节中还复生笋。黑竹如藤。长丈八尺。色黑如铁。每节长二三寸。名观音竹。产占城国。
蕲州尝产十二时竹。其竹绕节凸生子、丑、寅、卯、等十二字。安福周俊叔得此。植之家庭。十余年。笋而竹者十之三。

草

茶陵州云阳山有草高三十丈。一本千枝。一枝万叶。百年而开一华。已开不谢。阴卷晴舒。状似芭蕉。名曰经劫草。
芦苇、苕荻。皆草之属也。惟叶与色稍异。苕尤绀碧可爱。然皆生于水次洲上。惟我湖广苕山。高二百丈。遍山生苕。望之翩翩作凤尾形。苕水所由出。自顶及麓。处处涌溢。草、水、山、合为一。以此称奇。
绥宁有梦花草。其茎如藤。其花黄白。丛条如线。有畴昔得梦而遗忘者。纽之即寤。又有草。名八角莲。可以伏蛇。谚云。识得八角莲。可与蛇共眠。
广西有都管草。一茎六叶。能辟蜈蚣。又有蛆草。能辟蚊蝇。
红草。产广西太平府。亦名草禁。彼人用以渍水作红饭。或以染帛。又有胡蔓草。叶似柳而大。蔓生着黄花。一叶下咽。立能杀人。亦名断肠草。又名香菌。唯甘草汁解之。
鹤子草。形如飞鹤。当夏作花。有双虫生蔓间。食其叶。久则蜕而为蝶。女子佩之。号为细蝶。北户录。有无风独摇草。曰媚草。即此类也。
桂林有睡草。见者令人睡。握之久睡。一名醉草。亦名懒妇箴。
金州西北五里心山有草。虽大风。不偃。

杂品

容梧之蒿可栋。高潘之蕨可杖。苏门答剌之瓜茄。一植而五岁。儋州之荷。四时作华。北荒有七寸之枣。南荒有三尺之梨。东荒有三尺之椹。木兰皮国有五尺之瓜。三寸之麦。暹罗之稻粒盈寸。屯罗岛之麻实如莲菂。
松为百木之长。兰为百草之长。桂为百药之长。梓为百木之王。牡丹为百花之王。葵为百蔬之王。纶组也。紫菜也。海中之草也。珊瑚也。琅玕也。海中之木也。
枣杏之属为核果。梨奈为肤果。椰胡桃之属为壳果。松柏之实为桧果。木谓之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曰秀。荥而不实曰英。竹萌谓之笋。芦萌谓之蘖。谷稻萌谓之秧。
苔为泽葵。又名重钱。亦呼为宣藓。南人呼为姤草。倪元镇庭中。苔满落叶。以长竿揭而去之。不欲践伤也。
今人称茄子为酪酥。出于宋龙图阁一书。曰贻子录。或曰。当作落苏。未知孰是。
寇宗奭本草衍义曰。白冬瓜一二斗许大。冬月收为菜。又蜜煎代果。可以御冬。故曰冬瓜。今皆误书曰东。盖因西瓜之对也。又有青色、黄色。而形类越瓜者。本名胡瓜。晋永嘉后。五胡乱中原。石勒僭号于襄国。讳胡尤峻。因改为黄瓜。胡荽为元荽。胡麻为芝麻。胡桃为核桃。江南曰羌桃。
相传西瓜种乃元世祖遣人入西域所携者。然金王予可云南咏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湾斜卷陇头云。则又在元之前矣。
温州乳柑。冬酸而春甘。太和山骞林茶叶。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也。
蔷薇露出回回国。番名阿剌吉。此药可疗人心疾。不独调粉。妇人容饰而已。
甘露
其凝如脂。悬树上。有方三十里。积至十余日者。则宋文帝十七年高平乡富民村也。徐州刺史赵伯符以闻。
元佑八年。南城县东界山甘露降。沾结数十里。逾月不散。
嘉禾
正德六年。如皋县嘉禾。一本有至百茎者。其一本二十茎者尤多。
状似
汉灵帝中平元年。济阳济阴宛朐离狐县界。有草生其茎。靡累肿大如手指。状似鸠、雀、龙、蛇、鸟兽之形。五色各如其状。毛、羽、头、目、足、翅、皆具。
云雨
苻坚围姚苌。营中乏水。绞马矢以吸。多渴死者。俄大雨。营中数尺。周营百步外寸余而已。坚怒。推案曰。天其无知。乃降泽贼营。河朔三镇叛。自相推为王。筑坛就位。是日。三叛军上有云气颇异。马燧方任征讨。望而笑曰。是云无知。乃为贼瑞。先是。其地土忽高三尺。献谀者以为益土之兆。嗟乎。天与云。岂无知乎。僭窃叛逆。数之所值。自不能违。祥瑞原不独为君子设也。
鹤兔
严分宜礼书时。因宣召旁午。寓颇远。艰于趋赴。移之西关外。构堂。举梁正寝。羣鹤自云外止于上。翔鸣良久乃去。【意当时方士所致。】众咸骇异。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分宜自作记。因思齐武帝葬皇后。其坟上有白兔来栖。毕事乃去。此皆世间祥瑞事。乃严氏权宠。不及廿年。败没。齐朝仅再传廿年亡国。则祥亦终非永福也。太原相公亦有来鹤堂。余宴其中。相公述其异。然来止独鹤。不数年。相公父、子、孙、俱没。

獭祠

宜兴长桥下。旧有白獭。若出穴。四望而嗥。则为兵兆。神而祠之。祷必有验。或赋诗云。沦渊不作捕鱼忙。搀报人间赤白囊。世道清平渠屏迹。吴宫医颊授神方。

犬逐通判

嘉靖甲辰大荒。平湖尤甚。有赵通判者。下县催征。刑法严刻。邑人大恐。时乞儿甚多。有犬作人言。语之云。赵通判领库银三千行赈。曷往恳。相牵诣赵。倏忽数百人。无赖子又乘之大噪。赵惶惧。踰墙遁去。乃得停征。

三巨人

正德十三年六月四日。陕西会城初昏时。阴黯忽大明。有巨人长三丈余。见抚台东。足长四尺许。衣袂飘摇。须髯如丛戟。已而大风雨。遂失所在。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咸宁王濯未第时。同二三友人丙夜过秦邸。见一巨人从东蹒跚而来。高三丈余。衣鹑百结。若乞者状。至萧墙东南隅。扶墙内望。若有太息声。万历三十五年。一宗室出门。又见一巨人从北着白衣、白帻。耳有（金土）。高二丈余。两目炯炯。火光射地。望南而去。

物异

正统戊辰秋。南城县丁祭。是夜三更。学中明伦堂暨东西斋。从空飞石而下。皆水中久浸。尚带苔衣。重可四五斤。惟有圣殿。飞石不到。

辽东广宁等卫。狂风大作。昼暝。有黑壳虫堕地。大如苍蝇。久之。俱入土。又数日。钻土而出。飞去。薨薨如蝗。沈阳锦州城垛墙为大风所仆者百余丈。野火烧唐帽山堡。人马多死伤者。

成化二十三年。浙江景宁县屏风山有异物成羣。其状如马。大如羊。其色白。数以万计。首尾相衔。从西南石牛山浮空而去。自午至申乃灭。居民老幼男女。无弗见者。耆老梁秉高言。正统间亦有此异。地方不宁。本县频年旱灾。民力耗竭。复见此物。莫不震惧。

世宗中。正月望前三日。有蠓数百万。大小相负。自高邮蛤蜊坝过。人皆碍足不能行。入兴化界。散漫无迹。负行。蠓爪入肤理。手劈之不能脱。识者以为水征云。

万历丁亥。秀水思贤乡有异鸟集于树。人头。鸟身。额下有白须。竟日而去。世间变怪多矣。此亦甚奇。其年水灾。次年戊子米贵。死者满路。水皆肥腥不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可食。余赴科试。在杭州昭庆寺。夜步阶除。微风吹积尸腐气。不可忍。又一日。登保俶塔。望山后积柩。几至山半。流液成川。

万历十七、十八年。扬州府大旱。下河茭葑之田。赤地如焚。有黑鼠无数。厖（兀贡）葑田。食根至尽。葑土坟起。一经野烧。悉成灰土。比之牛耕。其功百倍。乡民赖之。垦田十之一二。

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晡时。山东临邑县蜻蜓蔽空。势如飙轮。东西亘数里。弥望无际。少时大雨至。俱尽。

十八年夏初。乳源前江。多蛇衔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岩穴中。一日夜始尽。人击之。亦不为害。

万历四十四年。丹阳有蝗从西北来。蔽天翳日。民争刲羊豕祷神。神有蒲神大王者。尤号灵异。凡祷之家止啮竹树芟芦。不及五谷。有朱某者。牲醴悉具。见蝗势且逝。遂不致祷。须臾。蝗复返集。朱田凡七亩。尽啮而去。邻畦不损一苗。相传有怪书投其神曰。借道不借粮。亦可异也。

色异

弘治十四年。马湖府底涡江。水色变白。明莹可鉴。翌日。白浊如泔浆。凝于两岸沙石上者如土粉。至十七日。始复如旧。

叙州府东南二河水变色。白如雪。浓如浆者。凡三日。

水旱

洪武二十三年七月。扬州海潮泛溢。溺死灶丁三万余人。松江海盐亦各二万余人。是时。江淮之民。杀戮至惨。岂犹未满耶。

万历九年、十年。山西连年大旱。百姓死亡。平凉、固原、城外掘万人大坑三五十处。处处都满。有一富家女。父母饿死。头插草标。上街自卖。被外来男子调戏一言。惭甚。自撞死。有一大家少妇。见丈夫饿垂死。将浑身衣服卖尽。只留遮身小衣。剪发。沿街叫卖。无有应者。其夫死。官差人拉在万人坑中。少妇叫唤一声。投入坑。时当六月。满坑臭烂。韩王念其节义。将妆花纱衣一套掷之。妇言。我夫已死。我何忍在世饱饭。昼夜哭。三日而死。

地震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十二月十二日壬寅。山西、河南、山陕、同日地大震。声如雷。鸡犬鸣吠。陕西华州、朝邑、三原、等处。山西蒲州等处。尤甚。或地裂泉涌。中有鱼物。或城郭房屋。陷入地中。或平地突成山阜。或一日连震数次。或累日震不止。河渭泛涨。华岳终南山鸣。河壅数日。压死官吏军民。奏报有名八十三万有奇。致仕南兵书韩邦奇、南光禄马理、南祭酒王维桢、同日死焉。米仲良家八十五丁。陈朝元家一百十九丁。俱覆。如此者甚众。其不知名。未经奏报者。复不可数计。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地震之夕。王祭酒侍娱太夫人。漏下二鼓。太夫人命归寝。领诺归。未即榻而觉。乃奔出。急呼太夫人。时太夫人已就寝睡熟。祭酒反被合墙压毙。太夫人虽屋覆。固无恙也。富平举人李羔与冀北道参议耀州左熙。内兄妹丈也。同会试。抵旧阌乡店宿。联榻而卧。李觉地动走出。呼倾时。左被酒。寤闻未起。既李被崩厓死。而左赖?榻撑支。止伤一指。其初发也。自潼关、蒲坂。奋暴突撞。如波浪腾沸。四面溃散。随各以方向漫缓。而受祸亦差异焉。省城之西渐轻。东则渐重。至潼关、蒲坂、而极。轻者房壁之类尚以渐左。重者则一发即倾荡至尽。轻者。人之救死。尚可走避。重者。虽有幸活。多自覆压之下。掘挖而出。如渭南城门陷入地中。华州堵无尺竖。潼关、蒲坂、城垣沦没。他如民庶之居。官府之舍。可类推矣。缙绅被害。自前三人外。又有渭南郎中薛祖学、员外贺承光、主事王尚礼、进士白大用、华阴御史杨九泽、蒲州参议白壁。而渭南谢令。全家靡遗。其它如士夫居民。合族而压死者甚众。受祸大数。潼、蒲之死者什七。同华什六。渭南什五。临潼什四。省城什三。而其它州县。则以地之所剥。别远近。分浅深矣。受祸之惨者。如韩尚书以火厢坑煨烬其骨。薛郎中陷入水穴者丈余。马光禄深埋土窟而检尸甚难。其事变之异者。或涌出朽烂之船板。或涌出赤毛之巨鱼。或山移五里而民居俨然完立。或奋起土山而迷塞道路。或一山分移。相去四五里。其它村树之易置。阡陌之更反。盖又未可以一一数也。时地方乘变起乱。省城惊传回夷反。久之始觉为讹言。如渭南之民抢仓库。以乡官副使南逢吉斩二人而定。蒲州居民掠财物。以乡官尚书杨守礼斩一人而定。同州之民劫乡村。以举人王命手刃数人而定。此变之后。次年固原地震。其祸亦甚。至隆庆戊辰。本地再震。自是以来。无年无月。居常震摇。迄万历之岁。未甚息焉。是以居民罹此荼毒。勉造房屋。而不敢为安业。有力之家。多用木板合厢。四壁上起暗楼。公衙之内。别置板屋。以防祸焉。

地震有连数省者。有一省者。有一府、一邑者。有一村落者。即一村落。有微震、大震、无声、有声、声至如雷者。万历戊午十二月六日。花林茅中翰在家。地震声如雷。自西而东。约十余里。距南北各二三里外。都不觉有异。远近大小之间迥别如此。真不可解。一老农云。有一家动摇。或止一楹。而余家余屋不然。此又以寻丈尺寸论矣。山中泛洪。亦如之。戊午七月十三、四日。大风雨。自宁国而东。至吾乡安吉等处。泛者数百处。水高至数丈。漂没无算。而余年。有十余处、数处、只一处者。其地若有物奋起。或曰。蛟为之。然又有突屋透瓦径出。而不发水。不害人者。山樵云。雉与蛇交。生卵入地。每岁雷发。陷下一尺。不知若干年始生。又不知生若干年始出。大约随其大小强弱。以为势之低昂。不可一律论。此固是一说。而余谓山壑中亦必有真蛟蜃久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而出。决不止雉蛇之毒气也。

山崩

万历二十七年八月。陕西狄道县城东五里。地名毛家坡。山长二百余丈。午时崩裂一半。长一里。其下冲成一池。山南平地。涌出大小山五座。约高二十余丈。山未崩之先。每夜山下火光四出。其内有声如雷。稍稍又闻鼓乐之音。如此者十数夜。至十八日。遂崩。

血涌

万历十七年六月。慈溪县民邵二等。舡到八都。地名茅家浦口。适见红血从草涌出。约有八处。大如盆面。高有一尺。血腥溅到舡上。舡即出血。溅到人足。足亦出血。约半时方止。考嘉靖年间。一见慈溪。有倭寇入犯之祸。一见东阳。有矿贼窃发之虞。近万历十五年五月。复见余姚。未几。即有杭城兵民之变。是时闽人陈中从琉球来。报称倭奴造船挑兵。倾国入寇。见在福建查审。寻破朝鲜。浙兵东征。死者甚众。

都城大水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六月。京师大水。平地丈余。万历三十五年丁未。闰六月二十四等日。大雨如注。至七月初五、六等日尤甚。昼夜不止。京邸高敞之地。水入二三尺。各衙门内皆成巨浸。九衢平陆成江。洼者深至丈余。官民庐舍倾塌。及人民淹溺。不可数计。内外城垣。倾塌二百余丈。甚至大内紫金城亦坍坏四十余丈。会通运河尽行冲决。水势比甲寅更涨五尺。皇木漂流殆尽。损粮船二十三只。米八千三百六十石。淹死运军二十六人。不知名者尤多。公私什物。民间田庐。一切流荡。雨霁三日。正阳、宣武、二门外。犹然奔涛汹涌。舆马不得前。城堙不可渡。诚近世未有之变也。有诏发银十万两。付五城御史。查各压伤露处小民。酌量赈救。仍照甲寅年例。发太仓米二十万石。平粜。

涌幢小品卷之二十八

蒋山佛会记 【 宋潜溪集】

皇帝御宝历之四年。海宇无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雨风时顺。于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与天为徒。重念元季兵兴。六合雄争。有生之类。不得正命而终。动亿万计。灵氛纠蟠。充塞下上。吊奠靡至。茕然无依。天阴雨湿之夜。其声或啾啾有闻。宸衷（日百皿）伤。若疚在躬。且谓洗涤阴郁。升陟阳明。惟大雄氏之教为然。乃冬十有二月。诏征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诣于南京。命钦天监臣差以谷旦。就蒋山太平兴国禅寺。丕建广荐法会。上宿斋室。却荤肉。弗御者一月。复?中书右丞相汪广洋、左丞胡惟庸、移书于城社之神。具宣上意。俾神达诸冥。期以毕集。五年春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奉天殿。羣臣服朝衣。左右侍。尚宝卿梁子忠启御撰章疏。识以皇帝之宝。上再拜。燎香于炉复再拜。躬视疏已。授礼部尚书陶凯。凯捧从黄道出午门。寘龙舆中。备法仗鼓吹。导至蒋山。天界总持万金及蒋山主僧行容。率僧伽千人。持香华出迎。万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从事。白而梵之。退阅三藏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当癸亥日。时加申。诸浮屠行祠事已。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从。和声郎举麾奏悦佛之乐。首曰善世曲。上再拜迎。羣臣亦再拜。乐再奏昭信曲。上跪进熏芗奠币。复再拜。乐三奏延慈曲。相以悦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执。或香或灯。或珠玉明水。或青莲花冰桃。暨名荪衣食之物。势皆低昂。应以节。上行初献礼。跪进清净馔。史册祝。复再拜。亚、终、二献同。其所异者不用册。光禄卿徐兴祖进馔。乐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禅悦曲。舞同。三献已。上还大次。羣臣退。诸浮屠旋遶大雄氏宝座。演梵咒三周。以寓攀驻之意。初鬬山右地。成六十坎。漫以垩。至是令军卒五百负汤实之。汤蒸气成云。诸浮屠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彩幢法乐引至三解脱门。门内五十步。筑方坛高四尺。上升坛东向坐。侍仪使溥博西向跪。受诏而出。集幽爽而戒饬之。诏已。引入殿。致参佛之礼。听法于径山禅师宗泐。受毘尼戒于天竺法师慧日。复引而出。命轨范师咒饭。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饭已。夜将半。上复上殿。羣臣从如初。乐六奏徧应曲。执事者彻豆。上再拜。羣臣同。乐七奏劭济曲。上拜送者再。羣臣复同。乐八奏善成曲。上至望燎位。燎已。上还大次解严。羣臣趋出。濂闻前事二日。凄风戒寒。飞雪洒空。山川惨淡。不辨草木。銮辂一至。云开日明。祥光冲融。布满寰宇。天颜怿如。历陛而升。严恭对越。不违咫尺。俯伏拜跪。穆然无声。俨如象驭。陟降在廷。诸威神众。拱卫围绕。下逮冥灵。来歆来飨。焄蒿凄怆。耸人毛发。此皆精诚动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声音笑貌为也。肆惟皇上自临御以来。即诏礼官稽古定制。京师有泰厉之祭。王国有国厉之祭。若郡厉、邑厉、乡厉。类皆有祭。其兴哀于无祀之鬼。可谓备矣。然圣虑渊深。犹恐未尽幽明之故。特征内典。附以先王之礼。确然行之而弗疑。岂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灵台。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谓文王为贤。泽及朽骨。而况于人。夫瘗骨且尔。矧欲挽其灵明于生道者。则我皇上好生之仁。广衍无际。将不间于显幽。诚与天地之德同大。非言辞之可赞也。猗欤盛哉。祠部郎中李颜、主事张孟兼、蔡秉夷、臧哲、职专祷祠。亲覩胜因。谓不可无纪载。以藏名山。以扬圣德于罔极。同请濂为之文。濂以老病。固辞弗获。既为具列行事如右。复系以诗曰。皇鉴九有。宪天惟仁。明幽虽殊。锡福则均。死视如生。屈将使伸。一归至和。同符大钧。 【其一】 元纲解纽。乱是用作。黑祲荡摩。白日为薄。孰灵匪人。流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沱若。积尸横纵。委沟溢壑。 【 其二】 霜月凄苦。凉飔酸嘶。茫然四顾。精爽何依。寒郊无人。似闻夜啼。铸铁为心。宁免涕洟。 【 其三】 惟我圣皇。夙受佛记。手执金轮。继天出治。轸念幽潜。宵不遑寐。爰启灵场。豁彼蒙翳。 【 其四】 皇舆载临。稽首大雄。遥瞻猊座。如觐睟容。香凝雾黑。灯类星红。梵呗震雷。鲸音号锺。 【 其五】 鬼宿渡河。夜漏将半。飙轮羽幢。其集如霰。神池洁清。鲜衣华粲。涤尘垢身。还清净观。 【 其六】 乃陟秘殿。乃覲慈皇。闻法去盖。受戒思防。昔也昏酣。棘涂宵行。今焉昭朗。白昼康庄。 【 其七】 法筵设食。厥名为斛。化至河沙。初因一粟。无量香味。用实其腹。神变无方。动皆充足。 【 其八】 鸿恩既广。氛翳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器车瑞协。玉烛时调。大庭击壤。康衢列谣。 【 其九】 顽惟佛道弘。誓拔羣滞。惟皇体佛。仁德斯被。无潜弗灼。有生咸遂。史臣载文。永垂来裔。 【 其十】 钦录集云。洪武五年壬子春。即蒋山寺建广荐法会。命四方名德沙门。先点校藏经。命宗泐撰献佛乐章。既成。进呈。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慈、曰法喜、曰禅悦、曰徧应、曰劾济、曰善成。凡八章。?太常谐协歌舞之节用之。着为定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钦奉圣旨。御制广荐佛会榜文。命都省出榜。晓谕天下官民士庶人等。

跋蒋山法会记后

予既从祠部羣贤之请为撰法会记一通。自谓颇尽纤微。近者。蒲庵禅师寄至钟山稿一编。其载祥异事尤悉。盖壬子岁正月十三日黎明。礼官奉御撰疏文至钟山。俄法驾临幸。云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谓娑罗子。或谓天华坠地之所变。十四日。大风。昼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开霁。上悦。?近臣于秦淮河然水灯万枝。十五日将晏蔵事。如记言。及事毕。夜已过半。上还宫。随有佛光五道。从东北起。贯月烛天。良久乃没。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庵以高僧被召。与闻其故。目击者宜详。而予耳闻者宜略。理当然也。屡欲濡毫补入之。会文之体制已定。不复重有变更。保宁敏机师请同袍以隶古书成兹卷。来征余题。故为疏其后。使览者亘见而备文云。

又云

右蒋山广荐佛会记。予向为仪曹诸君所请而作。一则铺张帝德之广。一则宣扬象教之懿。意虽有余。而文不足以发之。丛林之间。往往盛传。徒增愧赧而已。苇舟上人。留意宗门。乐善如不及。近来南京。亦缮书一通。持归吴中。求予题识左方。呜呼。佛法之流通。灵山付嘱。恒在国王大臣。读予记者。当知王化与真乘同为悠久。犹如天地日月。万古而常新。猗欤休哉。

又

余既造此记。自知笔力衰弱。无以发挥圣皇崇尚佛乘之深意。岂期大方丛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竞相传布。殊用悚仄。而雪山成上人复索余书一通。藏诸箧衍。以上人好学之切。不欲固辞之。虽然。余文固非佳。然昭代制作之盛。足以为千万世之法者。亦备着于其间。后之续僧史者。必当有所择焉。

传衣 【 郭青螺集】

万历乙酉。予入韶州。间道棹小艇入曹溪。六祖像精彩庄严。寺僧因出传衣、宝钵、革履。衣似今羊绒褐衣。而间以金缕。传灯录谓西域屈眼布。缉木绵花心织成。理或然也。钵本瓷器。为广东提学魏庄渠所碎。或云。有心碎之。或云。偶坠诸地。僧以漆胶。仍似钵形。而宝色无光。革履云是六祖遗履。比今履差长耳。衣是释迦佛所遗者。有言是达磨所遗。有言是武则天所赐。未有定说。高僧等传。释迦佛有衣。名金缕僧伽梨衣。释迦知化期将近。命摩诃迦叶。迦叶敬奉佛?。后持入鸡足山。自念。今我被粪扫。服持佛僧迦梨。必经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岁。至于弥勒出世。终不致坏。于是寂然入定。则释迦衣未传也。又二十四祖师子比丘传。法婆舍斯多。并授僧伽梨衣。后斯多适南天。至中印度。彼国王得胜曰。予闻师子比丘不能免于刑戮。何能传法后人。祖曰。吾师难未起时。密授我信衣。以显师承。王索其衣焚之。五色相鲜。薪尽如故。王乃大信。即请其衣。秘于王宫。则师子衣未传也。今曹溪传衣。实出达磨。考达磨传。菩提达磨传法慧可。命之曰。我传汝法。并授汝僧伽梨宝钵。以为法信。惟恐后世以汝于我异域之人。不信其师承。汝宜持此为验。以定其宗趣。吾没后二百年。衣止不传。后慧可传僧璨。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弘忍传慧能。弘忍曰。受衣之人。命如悬丝。此后传法。毋传衣钵。慧能禀教。竟止不传。及坐化后。肃宗慕其道。诏取衣钵。就内瞻礼。肃宗崩。代宗即位。永泰元年。梦尊者请还衣钵。天子敬其法。七日。即诏使臣持还曹溪。曹溪传衣之始末如此。达磨长逝于魏庄帝废立之际。实梁大通二年。自梁至今。约千余年。而衣贮曹溪。完备如故。夫金石之刻。其质本坚。如周石鼓。秦太山碑、晋铁柱之类。是也。而金缕甚脆。草木之生。托根于地。如孔之桧、子贡之楷、老之柏、汉之松、是也。而金缕无根。然历千年不坏。是岂无尸之者耶。嗟乎。庾岭之争。惠明不能举。肃宗之取。唐宫不能留。宝钵之碎。魏公不能并碎其衣。故今宇内千年之物。独此衣存。

袈裟

秧林伐山云。袈裟名水田衣。又名稻畦帔。王维诗。乞饭从香积。裁衣学水田。王少伯诗。手巾花迭?毛净。香帔稻畦成。袈裟。内典作袈沙?毛。盖西域以毛为之。又名逍遥服。又名无尘衣。然未及袈裟之原也。陈养吾象教皮编云。迦罗沙曳。僧衣也。省罗曳字。止称迦沙。葛洪撰字苑。添衣作袈裟。 【 或作毛。作袈沙?毛】 一名无垢衣。一名忍辱铠。一名销瘦衣。一名离尘服。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莲花服。一名福田衣。一名水田衣。一名稻畦帔。一名逍遥服。一名无尘衣。一名去秽衣。一名离染服。乃知袈裟之原。始于迦罗沙曳。至葛洪始加衣字也。

五铢衣

秧林伐山又云。博异志。天女衣六铢。又曰五铢。北里志。玉肌无轸五铢轻。若以为天女玉肌之衣。不知诸天人皆衣五铢、六铢。不独天女。且有三铢、一铢、半铢者。不独五六。阿舍经云。忉利天衣重六铢。炎摩天衣重三铢。兜率陀天衣重一铢半。化乐天衣重一铢。他化自在天衣重半铢。又云。天衣飞行自在。天衣。衣如非衣。光色具足。不可名也。韵注。十黍为累。十累为铢。八铢为锱。二十四铢为两。五铢、六铢、尚未及半两。微乎轻矣。

三教

魏道武除沙门。法令至严酷矣。乃其太子晃不谓然。密密弛缓。故道武没后。其法愈盛。崇奉愈益隆。辟如烧山一番。山之草木更茂。三教之并行久矣。其能除乎。又可以口语辟乎。

宋晁文公以道。欲将儒、释、道、合一著书。曰法藏碎金。凡数万言。不出此义。继作道院集三卷。过八十。又为耄志余书。湛师以为觅正法眼可恨。然则三教合一之说。今人不过拾其唾余耳。乃诧以为异。何耶。

三教互相攻击。此低秀才、泼和尚、痴道士识见。儒者能容之、用之。暗禁末流。方见广大。

自浮屠黄冠而改儒为仕宦者不少。惟唐韦渠牟。京兆万年人。少警悟。工为诗。李太白异之。授以乐府。去为道士不终。更为僧。已而复冠。仕至太常卿。盖涉历三教。然于义俱不甚解也。而憸躁最为时所薄。

天下之变幻莫甚于释。次则道术。而儒家独稀。抑儒者之说平实。原不露奇为胜。而业为儒者。耻以奇自见。以此差足胜二氏乎。然二氏不可废。以奇济平。则平乃尽变。益见为奇。故儒犹青天白日也。二氏则日之珥、月之华。以及云雨露雷。总之。皆天也。离而废之。不成为天。合而混之。丽天者又几无辨矣。

小佛像

建平均亭里中。唐时。虎衔一小佛像置于时山之巅。有朱道人建庵以奉之。至今灵验。

大士涌出

至正元年闰五月一日。华亭县修竹乡四十三保朱谢里民家。竹林中忽见大士一。身从地涌出。质类芝菌。形如雕琢。光彩照人。数百里中。一时倾动。其地立大悲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佛牙

万历辛卯。浙僧真淳。得佛牙于天台山中。献于管东溟。时陆五台为南尚书。管以转属。陆大喜。雕紫檀小浮屠。笼以金丝文龛。送入天界寺。

布袋

布袋和尚。唐僧。闽人。或问。年几何。曰。此袋与虚空齐年。化后。复见于东阳。

遗蜕

无量寿佛遗蜕在广西全州。张口眼。露二齿。舁入城西。汗出如注。以巾拭之皆湿。后毁于火。僧拾遗烬。和泥像之。舁入城。汗出如旧。又全州临江一峭壁。凡数十级。半壁有一木柜。岁久不腐。人称兵书匣。嘉靖中。遣南昌姜御史儆访异书入全。张云梯。募健卒探取。乃一棺。中函头颅甚巨。二锯牙垂口外。如虎豹然。持其骨下。卒暴死。姜仍以原所瘗之。

长耳和尚

定光佛。初为和尚。号法真。耳长九寸。上过于顶。下可结颐。吴越王宾礼之。居定光院。既寂。漆遗蜕。目翕口微张。以院为寺。正殿居中。龛蜕居左。覆以楼。殿屡毁。不及楼。

愿得地

地藏菩萨。姓金。名乔觉。新罗国人。在池州东岩修习久。土人闵欲斋之。地藏谢不愿。愿得一袈裟地。闵许之。明日以袈裟冒之。凡四十里。闵即付之。举家悉成正觉去。

舍宅之始

舍宅为寺。自吴吕蒙始。今建安之开元禅寺。是也。或云。其子孙为之。

两京诸寺

慈寿寺。在阜城门外八里。太监谷大用故地也。圣母宣文皇太后所建。始于万历四年。至六年秋成。殿宇壮丽。僧房罗列。一塔耸出云汉。四壁金刚。攫挐如生。可畏。至今想之。隐隐眉睫间。如西天龙华境界。

京城西香山碧云寺。瑰壮靡丽。正德中。于经大珰所造。经为御马监太监。以便给得幸上。请赠父泰为锦衣卫都指挥使、母王氏夫人。复导上于通州张家湾等。榷商贾车舟之税。极为苛悉。岁入银八万之外。即以自饱。斥其余羡。为寺于香山。而立冢域于后。所费金以万万计。上亦亲幸焉。故为之赐额及?。而经后随上南幸。其宠亚于诸贵。会上得疾久。多所恚恶。一日。忽厌经而逐之。尽革其官与所赐蟒玉。使辫发从小珰。受翰林师教诲。嘉靖初。下狱瘐死。籍其家。而寺与墓独存。

南京三大寺为钟山灵谷寺、凤山天界寺、聚宝山报恩寺。五次大寺。摄山栖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寺、天竺山能仁寺、牛首山弘觉寺、鸡鸣山鸡鸣寺、卢龙山静海寺。并中刹、小刹、共一百六十。最小者不与。视六朝四百八十。盖有间矣。

报恩寺有琉璃塔及殿屋。皆庄严雄伟。盖悉成祖宣庙财力成此。嘉靖四十二年二月雷震。一夕俱烬。僧房无恙。今皆化为酒肉场矣。塔烧琉璃砖为之。不可焚。今尚完好。惟踏级刓不可步。为级者九。登五六级。南中历历可指。铁顶左欹。僧雪浪修之。乃复旧。雪浪。予及见之。伟长而美。有才气。横行南中。郭明龙为南大司成。指名逐捕。遁去。不知所终。盖妖淫之尤也。

报恩寺。永乐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起工。至宣德三年方完。盖十六年矣。塔九层。通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

瓦官寺在秣陵城西南隅。起自晋长兴年。陆地生莲花两茎。有司穴地视之。则一僧俨然在瓦棺中。其花发于舌根。芳馨异常。朝廷闻而神之。赐建慧方寺。民间仍以瓦棺称之。他志所谓铜官、盐官之类。非也。南唐改为升元寺。后毁于火。国朝归魏国为菜圃。数见神光。有比邱觉恒自伏牛来。礼魏国复之。掘片石。刻画巨阁形制。中坐释迦。次及三大士。旁列天王。笔法精良。寺遂复振。

葛屺瞻寅亮。为南祠部。所领近畿诸刹。有赐田者稽籍。籍在则问租。租在则问数。清查勾剔。与所在有司往复甚苦。既有绪。兴补堕废。约束僧寮。秩然可观。亡何。为狂生所辱。同乡人督学者又助之。投劾归。其素以职事。或请嘱相左者。适在事。尽翻所为。今已荡然矣。

女中天子

宋章献明肃皇后本成都之华阳人。家以播兆?鼓为业。随父龚美游汴。过荆门。至玉泉寺。慕容禅师夜梦金刚报云。明日女中天子过此。因厚遇之。赠以金。时真宗尚为寿王。居潜邸。知客张耆引后见王。王悦。遂纳之。无何。寿王即位。自贵妃册为后。天禧末。慕容已往长芦。后白于帝。召之不至。惟曰玉泉无僧堂。长芦无山门。诏建二寺门堂。遣中使赍白金三千两。安寺市田。兼赐龙眉、龙角、镇山。?建皇后行宫焉。

石佛

嘉定州凌云、峨眉、二山并甲天下。今人只说峨眉。不知凌云。岂世间两大不能并耶。凌云石佛高三十六丈。唐开元二年。僧海通于水滨凿石为之。未就而殁。贞元初。韦皋尹成都。完之。覆以十层阁。额曰凌云寺。

寺门风水

景泰初。?大兴隆寺。不开正门。鸣钟鼓。并毁寺前第一丛林牌坊、香炉、旛竿。从巡抚山西右副都朱鉴之言也。

戒坛兴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杭州昭庆寺。建于石晋天福元年。宋太平兴国元年。始为戒坛。屡毁于火。入宪宗时。议修复。按察使杨继宗领其事。我湖富民吴琼舍万金为倡。落成甚丽。并开戒坛。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至。当事者恐其区广。为贼薮。焚之。旋即修复。后复火。孙织造隆又复之。壮于前观矣。

翔鹤

嘉定南翔讲寺在县南二十四里。梁天监间。里人掘地得石径丈。常有二鹤飞集其上。僧得齐即其地作精舍。每鹤至止。必获檀施。后鹤去不返。僧方怅然哦诗。见石上有白鹤南翔去不归之语。因名焉。

造塔

越州宝林寺。宋元徽元年制。法华经维摩经疏。僧遗教等与法师惠基于宝林山下建寺。名宝林寺。时有皮道与。舍宅。连山造寺。山之巅。有石岫。岫有灵缦。旁有巨人迹。锡杖痕。初。晋末沙门昙彦与许询玄度同造砖木二塔未成。询亡。久之。至梁天监中。岳阳王将至。彦预告门人曰。许玄度来也。岳阳亦早承志公密示。至州。即入寺寻访。彦望而曰。许玄度。来何暮。昔日浮图今如故。王曰。弟子姓萧。名詧。彦曰。未达夙命。焉得知之。遂握手。命入室席地。王忽悟前身造塔之事。宛若今日。由是复修塔。塔加壮丽。唐会昌中废。干符元年重建。改题为应天寺。宋干德初。僧皓仁建塔九层。高二百二十丈。号应天塔。崇宁三年八月。诏改崇宁万寿禅寺。三月八日。又改崇宁为天宁。每岁天宁节。羣寮祝圣于此。绍兴七年。改报恩广孝禅寺。俄又改广孝为光孝。专奉徽宗皇帝。盖以本天宁祝圣之地也。时有长老滋须者。有高行。会改当十钱为当五。郡守召须及能仁长老密告之。且曰。闻二寺方大兴造。有未还瓦木工匠之直。倘蓄当十钱。可急偿之。明日文字一出。皆大折阅矣。二人既归。能仁呼知事僧。告以将赴他郡之请。凡有负者。皆即日偿之。于是出千余缗与之。抵夜乃毕。得者皆喜。明旦。遣侍僧问天宁。则曰。长老归自郡斋。即以疾告。闭方丈门熟睡。至今犹未起也。及令下。须始以当五之数偿负。【不肯利己损人。方不愧善知识。】能仁乃大愧服。【当自悔所为。】干道末。藻绘尤盛。置田五千余亩。

水墨罗汉

会稽华林寺。旧有水墨罗汉十八幅。形模奇古。凡视之。初则隐隐模糊。久之。渐明显可挹。喜怒忧寐。其状不一。宛然如生。世称仙笔。相传昔有自矜其技者。寺僧延之。乃独处一楼。谢接谈对。惟令日供饮食。既浃旬。僧疑而瞰之。见其以盆水自照自图。始及半身。觉而绝笔。遂盥其手。弃其水于地。泉迸出。今香泉池是也。不别而遁。收其所遗。得罗汉十六幅半。至李唐时。一僧全其半。而续其一。笔法精妙。绝似。释家以为画者后身。又云。乃僧贯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俱未可知。且灵异。凡悬挂失其伦序。则坠卷不停。国初有盗者利其重赀。窃而鬻于杭。即托梦以指示。寺僧追而归。后中贵曰三宝者。威胁持去。将渡江。风逆十昼夜。则梦僧人数千。驱其登高涉险。神思不宁。惧而醮祭还之。弘治丙辰。寺僧违戒行。忽一夕。主僧梦羣僧负担相率辞去。越三日。罹于火。遂煨烬无存。

羣飞蘸油

净土寺在会稽净土山。唐开宝五年。即旧善名寺遗址建。名弥陀院。宋太平兴国七年。改号净土寺。后山有塔。每夜令行者募油钱燃灯。至晓不灭。江海道途之人。望以为号。绍兴中。塔上灯至二更忽灭。寺僧疑行者干没油钱。问之左右。答曰。每夜至更尽时。则有如人形一羣。飞自西来。啾啾呼嗷。集塔上。灯即灭。寺僧疑其言。次夜。自登塔伺之。至更余。果见一羣。约千余人。来塔上。各蘸油傅疮。僧直前问之。众叩首曰。某等乃淮上阵亡卒也。见三宝慧光。乞油傅刀箭疮痕。即愈。便可托生。僧问此番托生何道。众军分四队前后应答。后世当生为富贵人。只得此灯油。疮痕平愈。便超度矣。僧由是多买油。更益灯满塔上。每夜鬼众仍集。取油傅疮。半年渐少。久之。不复来矣。

百尺弥勒

新昌宝相寺在南明之阳。东晋昙光开山。齐永明中。僧护尝隐于此。护始到。夜闻钟磬僊乐之音。又时现佛像。炜烨可骇。由是启愿凿百尺弥勒像。像成。端严伟特。名闻中外。其最异者。像自石中凿出。今佛身之后。石壁之上。有自然圆晕。如大车轮。正当佛首。而四方阔狭一同。无毫厘差。佛身高广。则咸平僧端辨尝记之云。按刘勰旧记。齐永明四年。有浮图氏。厥号僧护。尝兹矢誓。期三生躬造弥勒之像。梁天监十五年二月。始经营开凿之。洎毕。龛高一十一丈。广七丈。深五丈。佛身通高十丈。座广五丈有六尺。其面自发际至颐。长一丈八尺。广亦如之。目长六尺三寸。眉长七尺五寸。耳长一丈二尺。鼻长五尺三寸。口广六尺二寸。从发际至顶。高一丈三尺。指掌通长一丈二尺五寸。广六尺五寸。足亦如之。两膝加趺。相去四丈五尺。壮丽殊特。四八之相。罔弗毕具。谅嘉陵并郡石像外。至于斯。天下鲜可比拟者。后梁开平中。吴越王镠赐钱八千万贯。造阁三层。东西七间。高一十五丈。又出珍宝巨万。建屋三百余楹。后镠之孙俶又列二菩萨夹侍阁前。身高七丈。宋景德间。邑人石湛铸铜钟一口。董遂良等舍钱百万。装饰金像。又诣阙请经一藏。石氏又起转经藏。并宝殿以安之。赐额宝相。厥后侍像亦坏。元元统二年。僧普光更为坐像二。高六丈五尺。又以铜丝为网。护于其前。明永乐九年。住持僧裔重建三门毘卢阁。凡三层五楹。高十三丈五尺。正统中悉毁于火。万历三十一年。复为石龛罩之。永绝火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马房灯光

贵阳府蔺州永洪庵在印山中。去城十五里。高僧月溪所构。僧。江安人。以罪戍赤水。役于陈百户。所栖马房。夜有灯光照数里。陈异而遣之。遇禅师为示三乘。既得正觉。选地以庐。因庐焉。是为宣德二年。越二载。章皇帝召天下名僧十三人诣阙。月溪亦与焉。别弟子语曰。此招提中徒众。慎无踰四十。踰则殃。抵京将召入。上令中使密置经槛下。覆以锦。诸僧履而入。月溪伏不前。上召之急。对曰。非敢以方外自高。惧藉经为罪。非上所以召臣意。上异焉。翻经入之。赐以茶。不饮而南洒。问何故。曰。留都火焚四十八户。用禳之。上未信。后十余日。守臣报火作。如其语。上遣还。遂示寂留都。后有檀越广其居。成福地。林麓点苍。溪洞镂错。中有磨刀溪。大石横其中。为石佛口。水从两傍流。大如轰雷。细如鸣弦。北有峭壁隆起。瀑泉挂岩。为珠帘三重。寺中缁衣四十人。每自外来者。过五人则有一毙。过三人则有一病。过一二人则有怪。

志公砖塔

临邑县东有砖塔。云是志公所营。四面有石兽。迅猛可畏。周灭法时。令人百千挽出。终不可脱。亦无所损。今犹在彼云。

刮金

谚云。佛面上刮金。陋之也。嘉靖初。用工部侍郎赵璜奏。没入正德末所造诸寺绘铸佛像。刮取金一千三十余两。正合谚语。可笑。

罗汉化米

庐陵能仁寺。当宋时旱甚。米价翔贵。一罗汉变为僧。去化米于赣县。得载两舟。抵郡城。谓舟人曰。吾归领人来取米。方及岸。失足水中。两履尽湿。舟人迟之。两日不至。亟诣寺僧问故。寺僧曰。此无有也。舟人行殿上。见罗汉中有绝似僧者。而足尚湿。乃知罗汉所为。今诸像中惟化米者有生气。酷类行役方息。汗泚泚在其额。

麻衣书字

拆梵宫者必受其毒。吾师陈禺阳建寿圹于峡石山。有观音庙直其右。以计毁之。果有满指挥之死。累其长子问斩。坐狱十年。破家十万。指挥未死前。一麻衣僧。各书一夫字于店门上。凡七十余家。惟一老媪沽酒者不书。指挥死。地方人惧祸。放火欲燔尸灭迹。因延烧凡书夫字皆尽。老媪家独免。考满指挥之先。乃以夷人归附。实姓矢。成祖为改姓。发海盐卫。夫字近矢复近火。盖其兆已豫定矣。郭青螺又言。其郡曾谏议撤快阁。尹合撤南台。皆斩其祀。吁。可畏也。

狮岩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黄文肃公。读书大云山下。水际屡得采药。寻其源。遇二僧。忽二狮子骤至。僧叱曰。勿惊地主。公因舍地立寺。额曰狮岩。其山盘曲深秀。一达官利其地。纵火焚寺。火尖蟠结如球。其人一日入山。忽有狮衔入洞中。惊绝久之。有僧抚其首复苏。乃叩头。愿重刹寺赎罪。僧嘻曰。勿言。汝且归。既归。罄所有。集大木千章。印其名姓。忽风雷。龙伸爪攫去。无一留者。其人亦竟死。未几。一老叟过之。发愿修复。方辟土。前所失大木俱在。惟姓名都削去若新。众欢趋。不半岁告成。老儒邱良。久居山下。素知其事。叹曰。昔何遭劫。今乃重兴。偶然如此。何佛何僧。空中若有应者曰。公言误矣。彼畜业重。福何从兴。有发心者。即佛即僧。

龙湫

李元阳。滇人。驻十九峯下。见水涨冲城。裂其门。沙没民居。闵之。以问祖秀眉。曰。郡本龙湫。汉书谓邪龙云南是已。古崇佛法。建寺塔弹压。民始得安。今法废。龙复作祟。吾家世修其法。而力未逮。汝他日可复千年之功。以慰先人之忧。公受命默识。既贵。自壬寅迄己卯四十余年。寸积铢累。崇圣遗墟及郡中坛宇。焕然一新。又为之振其钟鱼。条其科教。其法渐备。水患用息。

体玄僧帽

卓敬。年十五。读书宝香山中。尝夜归。遇暴风雨。避大树下。水至。展转迁徙。晦冥中竟迷归路。遥见林外有火光。急趋赴之。乃一小院落。有读书声。敬心稍自慰。扣其门。有一童子应声而出曰。先生知郎君将来。使吾候之于此。敬仰视其门。有大书体玄二字为匾。遂相携而入。见一老翁坐长明灯下。敬往揖之。翁起。相劳苦曰。深山中。昏夜遇风雨。得无疑惧乎。敬曰。归省乃晨昏之常。恐贻吾亲忧。虽甚劳困苦无恨。但得一烛寻路。即可归矣。翁笑曰。山中那得有烛。但有少枯叶。郎君且燎湿衣。徐为之计。敬起解衣。问向童子曰。翁为谁。何姓。童子曰。先生不欲人知其姓。每向人自称逍遥翁。又问。汝何名。曰。吾少孤。敬疑其为隐君子也。修谨进曰。敬家只在山下。往来山中甚熟。未闻有体玄之院。亦未闻有逍遥翁之名。敢以为请。翁曰。昔体玄先生尝居逍遥谷中。吾世业为医。往来中条山中。后因避难。闻陶隐居有丹室在此。因采药南来。结庵少憩。不觉遂淹岁月。不久亦还故山耳。又问体玄为何人。翁曰。此吾先世事。郎君亦无用知也。顷之。燎火衣干恳还。翁起谓曰。郎君既不肯留以待旦。吾有一牛。可骑之而归。昏夜泥淖。当有所恃。无惧也。敬大喜过望。即命少孤牵牛出。又呼一童。名少逸。曰。汝可将吾旧笼来。就笼中出一僧帽。谓敬曰。既不能留款。以此为赠。敬辞曰。吾为书生。平生志气将期匡济天下。翁为长者。既蒙训教。安得以此帽相戏。翁曰。吾昔亦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尝有志斯世。后因所辅非材。不用吾谋。祸几不测。得此一笼。始获解脱。不然。岂复能生出宜秋门乎。郎君第收此帽。他日当自理会也。敬却之。翁但再三叹息而已。敬遥窥笼中诸物。悉箍桶工匠所用。及僧家衣钵耳。两童至门外。敬乘牛。致谢而别。方出林。牛行甚驶。势若飞禽。不复能控制。身亦安隐无恐。须臾已及门矣。遥从牛背呼其家。家人已就寝。惊起。隔墙应之曰。夜已向阑。若安得以此时冒风雨独归耶。敬答曰。吾得遇隐君子。借一牛骑归。不然。今夕必不能还矣。举火牵牛入。牛忽抖擞咆嗥。化为一黑虎而去。室中人尽震惊而出。比明。寻访体玄山居不可得。数日后。乃在县西四十里陶弘景丹空故基旁。有一古庙。彷佛是雨夜所经行者。其壁有潘阆夏日宿西禅院诗。即东坡少日所见夜凉疑有雨。院静若无僧之笔也。笔墨犹新。循其路归。见虎踪历历尚存焉。

按潘阆。字逍遥。大名人。通易、春秋。尤以诗知名。为王继恩所荐。太宗召见。赐进士第。察其狂妄。追诏罢之。又多出入卢相多逊门下。多逊尝遣吏赵白。交通秦王。阆预有谋焉。多逊败。宅随毁废。阆时方在讲堂巷药肆。闻之。知事将连逮。即奔避多逊邻家。曰。万无搜近之理。所谓弩下逃箭也。其邻匿之墙中。阆作诗曰。不信先生语。刚来帝里游。清宵无好梦。白日有闲愁。事稍解。服僧服。髡须发。五更持磬出宜秋门。变姓名。入中条山。朝廷图形。下诸路捕之不得。潜居一寺中。题诗钟鼓上。县令见曰。此必潘逍遥句也。命召之。又逃去。投故人阮道。时为秦理掾。讽秦帅曹武惠上言。太宗赦其罪。以四门助教处之。乃出。真宗朝王继恩败。籍其家。其中缄题往来。诗诵满门。事连宫禁。上恶其朋结。祸将不测。阆自疑。将逃去。京兆尹先收系狱。上闻之。诏中外臣僚与王继恩交识及通书尺者。一切不问。释阆罪。以为滁州参军。卒泗上。

僧姓

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未有僧称。通曰道人。其姓皆从所授学。如支遁本姓关。学于支谦为支。帛道猷本姓冯。学于帛尸黎密为帛。至道安。始言佛氏释迦。今为佛子。宜从佛氏。乃请皆姓释。

元时。僧度牒以羊皮为之。

住持

僧家住持。各据席说法。未尝有崇卑位分之异。宋末史卫王奏立五山十刹。如世所谓官署。然有服劳其间最久者。乃出主小院。俟声华彰着。乃拾级而升。改主大寺。得至于五名山。则如仕宦而至将相。为人情之至荣。元亦因之。国朝两京考之礼部。省直考之府官。其气势不如宋、元之烜赫。僧亦不复倚之为重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募缘问子

元至正间。嘉善张臣伯。赀雄一乡。生子曰巨森。年十岁。不能言。甚以为忧。一日。有僧募缘建吉祥桥。过其家。臣伯绐曰。问吾子。欲为。即可。僧诣其子问之。巨森应声曰。吾家独成。臣伯喜。从之。巨森由是能言。

水火二相

自来僧家幻异甚多。乃若元末和州圆寂懒牛和尚。既说偈已。即沿麓至矶。举步大江。如履平地。徐至中流。乃跏趺而坐。宛宛浮水上。回旋久之乃没。越十三日。出下流沙洲上。衫衣袜履。无少脱遗。趺坐俨然如生。羣鸦野鸟。环鸣于席外。舟人聚观。乃舆归茶毘焉。奇矣。奇矣。兼水火二相矣。

殿左施帐

黎文僖公淳、刘忠宣公大夏。少肄业于华容县之圆觉寺。僧大镜梦殿左施金龙帐。二神端冕坐其中。晓起。二公在焉。正梦中所见也。资给之良厚。二公既贵。贻以金。怒却之曰。吾岂望报者耶。终身不出寺门。

入棺趺坐

东阿城北有香山寺。宝灯禅师实驻锡焉。筑高阁栖其中。寒暑昏晓。未尝就枕。不出山者凡六十年。造一棺。置诸榻右。年九十四。一日。谓其徒曰。吾将逝矣。扶服入棺。趺坐而化。时万历二十一年八月念四日也。首座宗玺。亦有至行。年八十。先逝。

我非真我

薛童子。凤阳亳州人。父为序班。母感异梦而生。丰骨秀特。举止言笑。自然应节。年十岁。即通佛书如素习。语皆县合。梦大士道之河滨。涤以水。曰。尔何蒙垢若此。浴已。摩其顶曰。急寻归路。无何。一鹤下庭中。甚驯。未几。病危。语序班曰。我非真我也。未生前。父不知我。今还以未生视我。痛何从来。幸自解。正襟趺坐而逝。年才十五。

佛奴母胁

锡山尤少师时享之子平贞娶王氏女。产一女。从左胁下出。名曰佛奴。慧性异常。五岁举动如成人。至秋渐不食。形体日小。一日母胁复开。女便跃入母腹。即痛死。以僧家法焚之。筑小塔于赤石岭葬焉。平贞念妻、女。不两月亦死。

金氏青莲

德清金氏女嫁湖城马军巷之张生。素食仅十年。万历四十四年六月十三日卒。年四十九。前一日。溲于桶中。寘别室。丧事稍毕。于廿九日移桶。则盖顶起寸余。旁吐青莲花一枝。骇视之。中有数蘂。次日吐一叶三花。当日萎。又次日为七月初二。吐五花。又次日。吐四花。时余在郡中。寓家兄襟湖宅。金氏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为吾嫂兄弟。余遣人往视。果然。其桶中复有四蘖。观者填咽。花凡十二。叶茄色。中有金粟四五粒。真奇事。佛家惊动人如此。人恶得不信而奉且趋之耶。

胡御史僧异

为民御史胡涔。无锡人。任侠。喜佛事。歿前数日。与陈氏子度西桥。遇鹑衣僧。胸前垂绣八卦囊。以梵字一赫蹏授胡曰。视之。胡笑弗视。曰。吾事去矣。视何为。僧亦笑。竟去。曰。不视亦得。歿之后一月。有僧持枇杷石一。鹦鹉嬴一。寘柩前。讽呗移时去。竟莫可踪迹。客游惠山泉亭者遥见胡幅巾行咏。入黄公磵。怪之。曰。吾闻胡君病。今乃在此。没前一日也。人皆异之。胡素趫轻。饶膂力。尝道晋陵。醉后舟出白龙观。横堕水。且濡。忽矫起。呼空上。观者数百人。咸骇之以为神。顾令以觐入。与饮甚适。掉臂曰。吾臂任御史。胡跃而立其臂曰。御史足定。何如令臂。尝与客游匡庐、秦余诸山。客方饮山址。睥睨间。胡已独身取间道。陵巉岩。而登箭阙。握冻雪。下劳客矣。

痴和尚

余四岁。见一僧。长可八尺。方面大耳。口喃喃不甚分明。自南栅栗树桥过我门。众童子羣拥而北。号曰痴和尚。冬月入水浴。良久而出。气蒸如云。余曾坐其肩。摩顶戏加拳。亦不怒也。惟过一贵人门嫚骂。初犹容忍。久之不堪。令人捶之。趺坐受梃。都无所伤。放归。再出再骂。无如之何。拘于别室。绝其食。可半月。暗窥之。惟闭目运气。亦有密饷枣与水者。又旬日。贵人大悔加礼。许为建寺。未几歿。闻题二诗于壁。时余尚幼。不能录记。至今以为欠事。安得再遇此僧。从之入山。脱苦海耶。

拳棒僧

董青芝祠部闻倭儆。集教师数十人讲武事。与一少林僧角拳。皆仆。僧曰。此谓花拳入门。错了一生矣。祠部惘然。亦不复谈。

王龙溪得一僧。曰孤舟者。善棍。荐于府。府集教师二三百人与试。约角死勿论。咸俯首愿受教。后卒死于倭。

达观始末

达观和尚。曾见之西山戒坛。雄爽。直可笼盖一世。对士夫尤箕踞嫚骂。尝出一对云。睡魔啮眼珠。将闇。诸对者皆不称意。余曰。自有天然者。座客因而诘问。曰。睡魔对饿鬼。啮眼对劘牙。眼中有珠。口中有舌。对舌。不禁食、色。性也。人身上只有此两件。更何处觅。和尚笑曰。原只此一个。

和尚声满天下。诸贵人无不折节推重。却不知族家何处。自称曰吴江人。又曰。你辈到底晓得。余见之戒坛。相别为文送我。甚属意。寂之日。余方舣舟震泽普济寺前。梦和尚下舟。肃肃带风声。次早入寺门。盘桓古柏下。恍惚如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见。此柏乃数千年物。能为神。永乐中。吴江一粮长。在京师遇老叟。与语相合。问其居址。曰。在震泽寺门左侧。后寻之。止有此柏。并无人住。意和尚树神。转世修行。与余相近。故末年示意。大不偶然。此柏奇古苍翠。近年转茂。当是和尚得道复归。远过老树精乞灵洞宾矣。其侍者钱山死跟不去。痛杖无怨色。形似猿猴。余因是益疑之。和尚亦自称曰紫柏道人。

和尚被执。为曹郎中所挞。创甚。叹曰。驻不得矣。即狱中说偈。理襟。敛手足而逝。尸不仆。首微敧。有笑容。盖存时只夜坐。不贴身卧席者已三十余年矣。龛归径山。有内臣某。穴龛摩得其顶。奇之。舍五百金助葬。初遗命塔五峯之内。有竞者。伺其徒法铠入蜀。塔于外。缪仲醇先生见而惊曰。浸杀和尚矣。会余亦至。议合。亟发之。浸者三尺。起龛。流血水凡三昼夜。可见尸尚未坏。或故假此示验。动人耳目也。久之。茶毘得坚固子半升。众弟子分去。尊和尚者。既极口以为达摩、宝志之流。而毁者又以挞时叫苦乞哀为言。各有所据。乃余则亲见亲闻。非剿口说也。

枭秃像

杨琏真伽等三髡画诸佛像。以己像杂之。刻于飞来峯石岩之内。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陈仕贤击下三髡像。枭之。三日。弃于圊。田汝成为之记。亦快。亦快。

僧假王子

僧王明。河南人。尝出入周王府中。能言周府事。至姑苏。遇游僧太空。与谋说一监生。装巨舟奉大佛。自称镇国王。招集棍徒十六七人。泊无锡。时府知事詹在廷署印。突入搏之。知事走。召集兵快。明踞公座。传呼甚厉。时县丞王建中谋印不得。利其事。阴遏兵快。未即前。观者云集。明始疑惧。率其徒跳还舟中。会谍者为逻卒所获。众请知事严讯。知其赝。率兵往捕。尽缚之。县丞仍匿其资。明自吐为镇国王贤培之子。名勤荣。别号龙云。因父溺爱幼子勤煌。己乃让国削发出游。更言其母妻姓氏、居址、甚详。于是抚臣移咨河南核实。并疏狂僧猖獗。由署官望轻。速除新令。以安地方。时明羁候真武堂。久之。防禁渐疏。潜逸去。追擒之。河南回咨言。镇国将军勤煌并无兄勤荣出游。其所称父母、姓氏、居址、尽不符。乃当明假王大逆不道论斩。余从坐有差。县丞亦夺职。太空先被殴死。此妄男子。误入县搏人。一时张皇殊甚。至比于宋李全、元张士诚束手无措。而县丞又因以为利。可笑如此。一日有儆。其不至瓦解。无几矣。

商丐

余初归。有一丐者。自称川商。遇盗掠罄尽。几死。跪而乞食。余视其貌狞甚。疑之。稍稍诘问。语支吾。色微动。逡巡欲退。余直前揭其破帽。则秃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鬓蓬蓬皆假装挂于傍者。方俯首叩头。忽直立驰去。众欲追之。余亟止。尚回首。目睁睁欲啖人。可畏。

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九

玉梁

汉武帝时。民以旱蝗祈玉笥山。有验。因置观。既构殿。少中梁。忽一夕。云风大作。明旦霁。乃天降白玉梁一于殿上。光彩莹目。因号玉梁观。后魏武遣使取之。未至观九里。午时。雷霆裂殿。梁化为黄龙。乘云飞去。

白玉蟾

紫清明道真人白玉蟾。或云。姓葛。名长庚。号琼管。琼州人。天资聪敏。少应童子科。自言世间有字之书。无不诵读。文笔洒落。顷刻万言。善草书。有鸾翔凤翥之势。足迹半天下。遇泥丸真人陈翠虚。授以丹诀。往来名山。又于黎母山中。遇异人授洞玄雷法。能请雨。无不响应。尝赞朱文公遗像云。天地棺。日月葬。夫子何之。梁木坏。泰山颓。哲人萎矣。两楹之梦既往。一唯之妙不传。竹简生尘。杏坛已草。嗟文公七十一年。玉洁冰清。空武夷三十六峯。猿啼鹤唳。弦管之声犹在耳。藻火之像赖何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听之不闻。视之不见。恍兮有像。未丧斯文。唯正心诚意者知之。欲存神索至者说尔。 【 文理亦只平平无奇。】 其自赞云。千古蓬头跣足。一生服气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云深处吾家。嘉定间。征赴阙。对御称旨。馆太乙宫。一日。不知所往。后于鹤林宫与众作别而去。嘉定己亥。诏封紫清明道真人。

法冠僊师

当阳县极真万寿宫发冠僊姑。封悟玄参化妙靖真人寓迹之所也。然真人之迹。所寓不一。始焉寓肥城夫家。既弃家。寓东张邨涧槐上。未几。寓西郊丛祠中。又未几。寓东原民孙革?军家灶前。又未几。寓滕之峄山。积功满千。遂寓于此焉以卒。盖真人本济宁肥城农家女。俗姓田。后归同邨孙氏。自合香登。其家数有妖。弗宁。以新妇为不利。逐之。无所于适。距村十数里。有槐如幄。横生涧胁。涧深叵测。真人泰然处其上者数月。风雨皆不及。虎狼、蝮蛇。望而不敢偪。其寓于古祠也。年少见而媟之。俄而媟者若空县。去地尺。呻吟如被楚榜。其灶隐于民家也。始终凡八年。其家礼之甚至。真人有辟谷术。日惟啖枣数颗。不言不笑。或代汲。或洒澼。或代执爨。皆不辞。自归道二十余年。首未尝栉沐。发皆上生丛合。高尺余。其端旋结如云。乡里异之。因目为发冠僊师云。

石函

嘉州东十余里有东观。在羣山中。石壁四拥。殿有石函。长三丈。其上錾鸟兽花草。文理纤妙。邻于鬼工。缄锁极固。泯然无隙。相传为尹喜真人石函。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人升天时约曰。函中有符箓。慎不可开。大历中。清河崔公为守。欲开之。道士曰。真人遗教。启函者必有祸。崔以巨索系函鼻。拽以数牛。半日。石函乃开。有符箓十轴。崔曰。向者谓有奇宝。今符箓而已。令缄锁如故。崔是夕暴卒。既而乃苏。言曰。有冥吏摄吾至一官署。冥官即故相吕公諲也。谓吾开真人石函。于法当削寿禄。即泣告吕公曰。故人何为施救。吕曰。法不可逃。吾为足下致二年假职。优其禄廪耳。崔即拜谢。苏而问其家。死已三日矣。本郡白于使者。具以事告。节制崔宁署摄副使。月给俸钱二十万。二年而卒。

庐山老人

桑维翰、宋齐丘、黄损、同憩庐山盘石上。有老人啸而至。谓桑曰。子当位宰相。然而狡。狡则不得其死。指齐丘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则不得其死。指损曰。子有道气。然才大位晦。不过一州从事耳。损曰。有才何患无位。叟笑曰。非所知也。桑相晋。宋相南唐。损在南海。虽位仆射。禄视州从事。损字益之。连州人。有学识。工诗。好山水游。卒以寿终。著书三篇。类阴符、鬼谷云。

吴翁

张、陈、二将者。闽太傅章氏之爱将也。后奔南唐。南唐主命查文徽征闽。以二将为副。屯军于五夫里。有吴翁者善卜。二将召翁占之。曰。吉。未几。王廷正降。二将同文徽归。复次五夫。因召翁与语。赍遗甚厚。翁辞焉。二将曰。不意有大贤居此。因名其山。曰居贤。谓翁曰。吾欲弃人间事。与翁为林泉交。可乎。翁乃为大将。卜居隐僊岩之旁。今曰大将村。为小将。卜居于贤山之侧。今曰小将村。其驻马之地曰马鞍山。埋鼓角之地曰鼓角峯。藏刃剑之地曰剑山。弃旗鼓之地曰鼓亭。一日。文徽辞二将。饯之于鹅山之阳。文徽顾岩石奇磊。登岩长啸。声出金石。后人因名其岩曰将军。二将从翁学长生久视之道。皆百余岁而卒。

泥人生须

长庆中。新都大道观泥人生须数寸。拔之复生。凡十余日乃止。

蜕骨

武夷张仙岩。盖晋张湛飞升处。岩高百丈。遗蜕在焉。两手据髀。卷其一足。首稍右顾。非土、非肉、非漆。又有王子蹇之头骨。瘗之山窍华山西峯。陈希夷蜕骨。函以木。南峯安真人肉身。坐石龛不坏。衣履犹存。玉女峯韩姑姑遗蜕在棺。可启以视。韩。我明人也。临江萧侯庙遗蜕。藏木桶。韶州碧落洞。骨皆勾联。贮以石函。天台荣师肉身犹存。至于曹溪六祖。杭城丁仙潼川云台。皆香泥黑漆为之。无异土偶也。

判官精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程伯昌。闽人。授雷霆秘诀。祈祷驱除。大着灵验。尤妙催生符法。好象戏。对局终日不释。间有急叩之者。则随以一碁子与之持去。其胎即下。一日。有人于郡城下。指昌骂曰。饶舌哉。雷部判官精。盖昌其降世云。

水僊

陶岘者。彭泽之子孙也。开元末。家于昆山。富有田业。择家人不欺、难了事者。悉付之。身则泛舟?豊江湖。遍游烟水。往往数岁不归。见其子孙成人。初不辨其名字也。岘之文学可以经济。自谓疏脱。不谋宦达。有生之初。通于八音。命陶人为甓。潜记岁时。敲取其声。不失其验。撰乐录八章。以定八音之得失。自制三舟。备极坚巧。一舟贮馔饮。客有前进士孟彦深、孟云卿、韦应、焦遂。各置仆妾共载。而岘有女乐一部奏清商曲。逢奇遇兴。则穷其景物。兴尽而行。岘且闻名朝廷。又值天下无事。经过郡邑。无不招廷。岘拒之曰。某糜鹿间人。非王公上客。亦有未招而自诣者。吴越之士。号为水僊。有亲戚为南海守。遂往省焉。郡守嘉禾来。当赠钱百万。遗古剑长三尺许。环柱四寸。海（舟占）昆仑奴摩诃。善游水。遂以所得归。曰。吾家之三宝也。及回棹。下白芒。入湘江。每遇水色可爱。则遗环剑。令摩诃下取。以为戏笑也。如此数岁。因渡巢湖。亦投环剑。而摩诃跳浪而出焉。为毒蛇所啮。遂刃去一指。乃能得免。焦遂曰。摩诃所伤。得非阴阳为怒乎。犀烛下照。果为所雠。盖水府不欲人窥也。岘曰。敬奉谕矣。然素慕谢康乐之为人。云终当乐死山水。但殉所好。莫知其它。且栖于逆旅之中。载于大块之上。居布素之职。擅贵游之权。混迹怡怡。垂三十年。固其分也。不得升玉墀。见天子。施功惠养。得志平生。亦其分也。乃命移舟。要须一别襄阳江山。后老吴郡也。既入襄西塞山。泊舟吉祥佛院。见江水黑而不流。曰。此下必有怪物。乃投环剑。命摩诃下取。见摩诃泊投波际。久而不出。气力危绝。殆不任持。曰。环剑不可取。有龙高二尺许。而环剑置前。某引手将取。龙辄怒目。岘曰。汝与环剑。吾之三宝。今也。既亡环剑。汝将何用。必须为吾力争也。摩诃不得已。披发大呼。目眦流血。穷力一入。不复出矣。久之。见摩诃支体。磔裂浮于水上。如有视于岘也。 【 不思乃祖此亦人子之训。而任性如此。残忍二字。千载莫逭矣。放达之下品也。】 岘流涕水滨。乃命回棹。因赋诗自叙。不复议江湖矣。久之飞升而去。孟彦深后游青琐。出为武昌令。孟云卿当是文学。乃南朝上品。焦遂天宝中为长安饮徒。杜甫为饮中八仙歌有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独孤吹笛

李丹。越人。好事。尝得村舍烟竹。截为笛。坚如铁石。以遗李謩。謩吹笛。天下第一。逸使謩开元中吹笛第一部。近代无比。自教坊请假。至越州。公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更燕。划观其妙。时州客举进士者十人。皆有资业。乃醵二千文。同会镜湖。欲邀李生湖上吹之。想其风韵。敬之如神。以费多人少。遂相约各召一客。会中有一人。以日晚方记。不遑他请。其邻居有独孤生者。年老。久处田野。人事不知。茅屋数间。尝呼为独孤丈。至是。遂以应命。到会所。澄波万顷。景物皆奇。李生拂笛。渐移舟于湖心。时轻云蒙笼。微风拂浪。波澜陡起。李生捧笛。其声始发之后。昏曀齐开。水木森然。髣髴如有鬼神之来。坐客皆更赞咏之。以为钧天之乐不如也。独孤生乃无一言。会者皆怒。李生以为轻己。意甚忿之。良久。又静思作一曲。更加妙绝。无不赏骇。独孤生又无言。邻居召至者甚惭悔。白于众曰。独孤村落幽处。城廓稀至。音乐之类。率所不通。会客同诮责之。独孤生不答。但微笑而已。李生曰。公如是。是轻薄为。复是好手。独孤生乃徐曰。公安知仆不会也。坐客皆为李生改容谢之。独孤生曰。公试吹凉州。至曲终。独孤生曰。公亦甚能妙。然声调杂夷乐。得无有龟兹之侣乎。李生大骇。起拜曰。丈人神绝。某亦不自知。本师实龟兹人也。又曰。第十三迭误入水调。足下知之乎。李生曰。某顽蒙。实不觉。独孤生乃取吹之。李生更有一笛。拂拭以进。独孤视之。曰。此都不堪取执者。麤通耳。乃换之。曰。此至入破。必裂。得无悋惜否。李生曰。不敢。遂吹。声发入云。四座震栗。李生蹙踖不敢动。至第十三迭。揭示谬误之处。敬伏将拜。及入破。笛遂败裂。不复终曲。李生再拜。众皆帖息。乃散。明旦。李生并会客皆往候之。至则唯茅舍尚存。独孤生不见矣。越人知者。皆访之。竟不知其所之。

李金儿

金姬。姓李氏。名金儿。章邱人。李素女也。明敏妙丽。诵经、史、仙、佛、百家书。父得张明远之传。精于医卜。悉以其术授之。遂极玄妙。言祸福。皆响应。张士诚之乱。举家被俘。儿未及笄。侍伪大妃曹氏帐中。以卜艺见知。士诚据高邮。为元丞相脱脱所围。城垂破。儿卜之。谓当固守。敌且退。更二夕。当冬。忽闻殷雷夜起。贺曰。阳气发。城中明日可以战矣。登楼仰观。良久曰。龙文虎气见我营上。急击勿失。俄报脱脱削官爵。铁甲军皆散去。遂开门纵击。大破之。术既屡验。号称姑姑。其父母皆受重赏。乙未。士诚将遣兵渡江窥姑苏。问之姑。以为江南不可居。且有大患，以隐语托为诗。讽士诚。不悟。遂取常熟。破姑苏。改为隆平府。三月。士诚移兵赴之。召问。引古今兴衰善败大计以对曰。入吴之后。方将为国家深思耳。姑见士诚横骄。每为高论动之。久不敢犯。及是册为金姬。曰。事成。进为妃。次皇后下。姑知不免。往辞于曹。出而拜跪祝天。须臾。闭目奄然。父母惊赴抱起。呼之。已绝矣。士诚葬之福山江口。悉以珠玉殉。未几。大明兵来攻。士诚屡败。思其言。加封仙妃祠而卜之。其夜。士诚妻刘氏梦姬泣曰。国家举事大错。难为计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他日又梦姬抚士诚二子曰。有不测。当阴佑之。姑苏被围。将破。刘以二子付姬母及二乳母。匿民舍。兵事稍定。母出城。潜行如葬所。则先为乱兵所发。尸已蜕去。惟衣衿存焉。掘其旁。珠玉尚在。尽取还章丘。二子长。冒李姓。亦不复知有张也。洪武末。其季乡荐赴都下。母诫之曰。京师某所。有盲姆。殆八十余。可密访问之。犹在。寄声我犹无恙。速报我。如其言得之。盲姆闻声。扪其面。披二掌。曰。何物小子。声之似我弟也。国亡。幸留此孽。敢不畏死来此耶。即拥出。拒其户。盖姆即士诚姊。得赦不死。当时预闻托孤者也。明日。李遂称疾归。其子孙至今编章丘籍。而常熟西北二十五里。有金鸡墩。盖讹以姬为鸡。遂妄言下有金宝。其气化为鸡。时夜鸣其上云。

白鹤僊

俞允。字嘉言。华亭人。洪武二十七年进士。拜楚府纪善。改鲁山令。寻迁礼部主事。奉命使楚。坐还报失期。谪判长沙。少时为人疏节。倜傥不羁。然能力耕以事其父。父性乐施。允尝与道士某者俱。一日。有道人者。羽衣策杖而过之。因止宿焉。父命侍食。侑以美器。道人执陨其一。允殊不为意。遇之加礼。明日。道人者出。遇少年。行博于市。旋博得一器以归。其器绝类昨陨者。曰。器固无恙如是。盖道人业已预知有此。姑以试允耳。乃允固不为动。而少年者辄恚。奋益急。与博徒十数辈。求博道人。道人每与之博。必得其胜。于是少年窘甚。不敢鬬。咸窃惊异之。允因笑而问曰。而技可学乎。曰。子有奇气。异时当奉大对。为天子命吏。是不足学也。遂别去。允乃悟。始折节为儒。补博士弟子。是时江南甫定。经学失传。允独得三传于蠹简中。玩味久之。欣然有得。乃以春秋举畿内高第。至是果举进士。历前官。如道人指。其后之长沙贬所。未至。会道病暴卒。已而复苏。先是允病既革。以易篑。待椁于沙门七日矣。忽有医者贸药而至。或戏之曰。寺有死者。可复生否。曰。可。入取青囊一粒。纳允口中。有顷。得呕数声。竟起不死。于是家人大喜。竞以金帛酬医。医无所受。询其姓名。亦不答也。第云。长沙有白鹤大仙庙。盍往修之。俄失所在。众皆骇然。然后知其为白鹤仙神也。而或以问允。允始为言畴昔事。谓我实神游其地。而未尝往也。往而复还。而未尝生也。其静定如此。扳至官。访之。果得白鹤庙。重建焉。居七年。以寿终。后六世孙汝为者。复以毛诗举隆庆辛未进士。假守潮州。

三大事

张文僖公升为举子时。北上会试。遇一青巾道士附舟。舟中人皆慢易之。文僖颇加礼意。一日。文僖读程文。道士问曰。公何为手是编不置耶。曰。书须温乃熟。曰。书一目便了。何待温。曰。子读书能若是乎。曰。然。即举是编授之。道士一目即成诵。公心计道士必少时读程文。今乃自表暴耳。复抽洪武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韵难之曰。此书亦可览记耶。道士曰。此书难。却须览二次。辄览二次。又成诵。文僖知为异人。乃叩以后日事。道士曰。公有三大事。其一举状元。其二买饶正己宅。其三则于滕王阁饮酒三日。文僖问。其一、二。可解悟。其三谓何。曰。久当自知之。诘其姓名。曰。我徐慧也。字子奇。忠孝经中有吾名。遂别去。文僖果大魁天下。官翰林春坊。劾阁臣刘吉奸邪。贬南京工部员外。便道过南昌。两院暨三司诸公。慕其直声。乃于滕王阁中置酒。款洽三日。乘暇。游铁柱观。观中人方读忠孝经。文僖翻阅之。见所谓徐子奇者。乃晋仙人也。文僖后居饶正己故址。一如徐仙之言。

白衣道人

盛凤冈讷。读书青柯坪。近岳神之寥阳洞。同学子偶因谐谑。昏仆地。公为致祷。俄见光曜如月。砰轰至舍。同学子顿苏。问之。云见白衣道人焉。比公卒。其夕。光曜复见如曩时。

逢吕僊

江陵柄国时。用朱正色为本县令。朱倜傥有侠气。相府家奴犯者。榜系穷治无所贷。江陵深奇之。为延誉行取。即此一节。其贤于前后相君多矣。朱后至佥都御史。自言逢吕仙。曰。士夫践清华者。非佛与仙。即精灵也。从仙堕者。爽朗有干济。从佛堕者慈。从精灵堕者。贵而贪狼败类。

李太宰戴。延津人。晚年酒肉不御。好养生家言。静坐调息。时诵黄庭。延方外人甚众。而不谈黄白服食之术。严事吕纯阳子。叩之辄验。一日。下庭中酬酢。致殷勤。因构靖紫团。揽王屋、太行之胜。杖履时及。庶时时遇之。卒时。有道人及门。忽不见。

李长沙当国。先困于刘瑾之逆。乱后。苦于流贼之纵横。屡欲乞身未遂。一日。退朝沉思。袍带尚未及解。一道士服紫玉环求见。进之。指公所服带。并自指曰。此带虽好。何如我环。倘能弃却。相从入山。公曰。久服诚无滋味。第入山尚须岁月耳。道士笑曰。知公无分。即出庭中。微吟踏剑。乘云而去。盖吕仙也。国朝官至腰玉极矣。然文臣得之。往往迟暮。在朝在野。无绝久者。惟刘文靖三十一年。徐文贞三十三年。吕文安三十四年。申文定三十一年。故阁臣也。六卿。独高户部尚书耀一人。三十三年。其非一品而赐者。不在此数。然闻之长老。谓在朝文臣。玉带至六者。即生得失有争。今上即位之元年。七相皆玉。六部居四。可谓盛矣。

卧木

叶广才为诸生。有异才。生平壮健无疾。至老不衰。将终前三月。即绝粒。日惟饮水一盂。颜面如故。一日。忽衣冠诣宗祠展拜。呼子宠公及族子见山交拜。拜毕。谓宠公曰。举木来。而父将往。宠公大惊。大人无恙。何得为此言。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公怒。督之急。侍者曰。公谬言耳。姑听公。乃举木。木至。挥手而入。卧其中。戒勿敛。敛。苦我也。顷之。若将瞑者。已复张目顾宠公。有一偶句。而为我书之。句云。辟谷身轻。总把清高还造化。降生任重。尚惭忠孝谢君亲。语毕。溘然而逝。人皆异之。属纩时。指堂前燕巢。谓见山曰。汝晚无子。今岁当有子如此巢矣。子又且贵。未几。生台山先生。官至大学士少师。

刘罗陶仙游

刘伟。朝邑人。以乡举为文水令。擢御史。所至皆不严而治。纯孝盛德。好神仙。比疾病。命其子曰。即死。毋埋我。及死。其乡人有自远方还者。多从道中见之。寄问及其家。其子因不敢葬。其甥都御史韩公邦奇。为山西佥事。方视事。忽闻人持伟名纸入报。韩惊起。宪使张公琏间之。韩公云。舅氏死久。人传仙去。某未之信。今通名纸者即其人也。宪使问状。门者言。此人戴古毡笠。青绢袍。一童子扶之。肩布囊。立门外。遂命延入。从中道缓步而前。韩公遥识之。遽起迎候。于是同僚悉下阶揖入。起居无异平生。但简言。问之则对。坐定。手接茶而不饮。坐中亦莫敢先发言。韩公起。邀就旁室中相劳苦。答曰。久别。特远来视汝。语及家事。颇作悲叹之状。【尚未解脱。】韩款留不可。即起别去。一僚曰。闻公已死。今何尚在。曰。我不死。汝则要死。别去。谓韩曰。汝弟邦靖。可令速归。出门。复携童子。飘然而去。不知所往。俄而此僚及邦靖相继死。刘氏闻之。发棺视。惟一履在焉。

旰江罗近溪先生卒于家。曾见台同亨。为工部侍郎。摄部事时。吏部郎刘直洲文卿。已得罗讣数月矣。忽一日。曾以直洲为罗乡人。与语曰。贵乡罗近溪健甚。前来就余谭。昨又来。皆竟日。议论风生。胜昔时。问其馆舍。不肯言。余未报候。子为余觅之。直洲骇愕不便对。归检家书。问僮仆自家来者。得其死问。甚详。次日。乃以实告。曾徧询。皆如之。深以为异。始知先生仙游去也。

陶石篑之兄与龄举南都。蜀礼部尚书李公长春实以谕德主试事。甲午。其子李生。自成都试还。盛气自得。中路。有道人迎马笑语。谓生勿妄念也。解元某子甲耳。生怒。捶之。道人曰。尔不识会稽陶与龄。而辱长者。生茫然不能省。然耳熟其名。怪其言。为舍而去。归以告尚书公。公叹曰。噫。是余门生。而编修君兄也。死矣。何为见之。及发榜。言皆符。于是两川皆传与龄实仙去。未曾死也。

山子道气

邢台梅傅。字符鼎。万历辛卯举人。知登封县。戊申大旱。祷之。久不应验。麦已枯。无所及。惟有荞麦尚可种。出俸。故劝民间收其种以待。梅一日祷。信步探幽。凡数里。忽遇溪边一隐士。揖曰。令君劳苦。雨关天行。非旦夕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速。梅曰。收荞以种可乎。隐士太息曰。可惜。可惜。向东北方一孤树下指曰。君欲活民。必须此物。梅急往视之。见平地长白菜一茎。肥大异常。亲拔而收之。隐士忽不见。烹之。香美异常。急令民间收菜子。自括私宅银章酒器与内人簪珥之属。市得数百斛。散各乡社。民间得者亦称是。又三日。率众诅龙潭。以激神怒。大雨如注。因令百姓菜、荞、并种。复大旱四十日。前苗尽槁。久之。忽霪雨无常。枯荞无一生者。而菜勃然重发。踰二尺。过常年数倍。民收菜。曝干充栋。得以卒岁。此事甚奇。诅龙之法。令力士绕潭。极口呼噪詈骂。潭中渐有波浪。以致云兴雨霈。而独无雷。梅凝坐不动曰。龙亦兽耳。今奉天子命治百姓。不雨均罪。终亦无他。梅生时。其父梦有冕而称山人者造其室。父曰。此儿有贵征。其称山人。必有道气。遂名曰山子。在登封。辑纂嵩书。驯雅有体裁。此大雅士。余与同生明盛之世。而不相识。心甚愧之。

一字散

傅仲良。洪武间。冬日。从如皋县回。时值大寒。见一人卧路傍。蓬跣蓝缕。寒颤不已。仲良悯之。携至家。爇以炉火。不就。与之食。亦不受。因令藉草而卧。天明。失所在矣。几上但留一纸。列药五十九品。仍书纸尾云。留此方治风疾。用以报汝。仲良依方制药。遇有风症者。治之辄效。名曰急风一字散。至今犹传。

开瞽

许某闽人。少治易。能文。藉邑弟子。中年病目。积十载。治不瘳。至丙戌而瞽。庚寅元日。室中忽作旃檀香气。自辰达戌。家人相讶。不知何祥。是夏。有客宿于逆旅。至舟次问渡。将走海上。其人癯而长。乌巾布袍。挟一囊。囊中双敝履耳。逆旅人颇疑怪其状。诘所由来。因与争言。客自言吴人。善为方。治诸病。至眼方。虽瞽可明。许生有所亲在侧。闻其言。驰报。因迎至。视之。曰。是当痊。许生曰。予为废人五年矣。诸医方无弗尝者。倾赀为费。且尽。然效如捕风。客且为司命。能还予瞳而生睛乎。乌头白。兔角。其若予何。贫无以为客费。敬谢客矣。客笑曰。效而不费何如。乃下拜。请处方。客为方。不执古书。间用诸奇贵药。家人出簪环购买。日夜捣治。药成。味极苦恶。许勉服之。客居逆旅间。日一过许。家人谨奉侍。为具酒肉。客不食。进饭一盂而已。客所衣蓝缕。然微视其内衣。皆精绮。着肤处。洁白如雪。当暑。不汗污。以此异之。因制葛袍鞾鞋以献。受而不用。许既服药。久之。觉上睫渐轻。眶中若空无物者。积二十七日。左目划然开。右亦渐豁。覩物如薄雾中。望见妻子走视。惊喜。客已至门曰。吾固知若今日瘥也。许率妻子罗拜。客曰。若今当为具劳我矣。然无更设。有豚鱼面可供也。许实无此物。俄而馈者至。皆如言。客是日饮食。殆兼五人馔。尽酒数斗。然不见醉饱之色。席间。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取铜、铅、各一片。出袖中药。碧色。揉之如脂。几上微叩。烂然白金矣。因谓若取铜、铁、锡器来。尽可金也。吾当以此术授若。若能离家。予偕若游。许谢曰。生幸有薄田。颇具飧粥。盲人徼先生惠。复见天日。于愿足矣。不愿得秘术。亦不愿出游也。客笑颔之。乃授一册书。皆眼方。其用药神奇。与古方书不类。并杂方十余种。许拜受。客因曰。予将海上游。还更过若。于是遂去。不复见。许以其方试之。积千百人。随病轻重。无不立效。且老。然能篝灯作蝇头书。自谓目力比年少时更健。意客乃真仙。为主祀于室。动止必祝。颇着验。万历末年。许尚在。当访其名。实之。

仙桐道人

不知何许人。万历辛卯。游曹县定清寺。敝衣垢面。恒如醉狂。寺有枯梧一株。为僧所伐。止存朽根。道人手持木尺。作礼佛前。趺坐根上曰。此树由我再生。索水噀之。寺僧莫顾也。夜半。闻道人歌曰。木有根兮根无枝。人有眼兮眼无珠。我来枯树活。我去人不识。人不识。真可惜。上天下地游八极。翻身跨起云间鹤。朗吟飞过蓬莱侧。昧旦起视。已失所在。越三日。枯树中顿发萌芽。逾月。枝叶扶疏。围大五六尺许。遂成茂树。县令钱达道勒石记之。士夫游览。多所题咏云。

仙椿

福州之壶江。在海上。多烈风。而白崖之巅。有椿一株。翠盖亭亭。榕叶槐身。经年无鸟迹。虽风作。不脱片叶。三年一结子。如红豆。一道士夜半出门。月明。见树顶霞裳羽衣者数人。随以鹤鹿盘旋。其上五色云。晖映远近。隐隐笙簧声。非人间所有。鸡初号。乃散。道士居武夷第七曲。年已九十余。余庚子过此。至其地。日将暝。投宿。道士已先知。令侍者延入。为语如此。且自述所寓。仙迹甚多。盖真有道者。

仙骨

侯钺。东阿县人。少年游古庙。见一髯翁步入。自称九华山人。执手曰。子必贵。再益一骨。必有通仙殊巧。揭胁衣。若有所内。微痛。久之乃平。遂能写人形神。尝一识面者。去之数十年。能默肖。举进士时。榜下三百人。钺皆识貌。为一小箧。画而志之。比再见。无不识者。钺尝请告。里居。一日行山间。羣盗劫以为质。钺使从者还。入城贷金帛自赎。而身与盗坐石上笑语。盗稍亲狎。进谓公行作吏。若遇吾辈。何以处之。钺曰。此在丰年。法必不贷。岁荒。困于饥寒。而吏不恤。求旦夕活。奈何独罪公等。盗相顾叹息。罗拜而去。钺跨马吟啸返。乃图盗衣冠状貌。送吏。尽获诸境。钺后官至都御史。

回首神仙

英雄回首即神仙。此语要解得好。英雄只是一气字用事。回首则气平而心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自乐其乐。便是神仙景界。非有所感慨。舍伯王卿相而从事于服食飞升也。

肉芝

孝丰南郊有宋姓者。治圃为业。忽一日。锄韭畦。丛草中。得物如婴孩掌。当腕截。锄口尚有血痕。宋骇异。持归。以为不祥。气遂索然不振。家渐替。俗传为祟。殊不考此物名肉芝。食之可登仙。

土饭

滋阳县大饥。众皆欲携老幼逃散。忽一羽士。星冠挂瓠剑过之。指一隙地曰。此下有土饭可食。忽不见。众骇之。掘地尺余。土皆碧绿色。微有谷气。饿者捧而吞之。腻如稠面。下咽甚适。众争啜至饱。一方数千人皆取给焉。地成坑。且数亩。深可二丈。独不蓄水。易岁。麦将熟。羽士忽至。俯地若有所拾。坑已满。再掘。仍沙土。不可食矣。余友庄复我为崇仁令。云县亦有此异。此皆出事理之外。或曰。仙人点土为饭。犹之乎点铁成金也。然金之所点。三千年后。犹能误人。饭之所济。救人死生之际。其功尤大。其德尤远。凡仙人必积功德而后可成。可久。若夫斋僧衬施。乃饶裕人装饰。好名图报。其意有在。恐不足为重轻也。

全真教

近日有全真教一门。从中又分南北二宗。青岩丛录云。昉于金。南宗先命。北宗先性。笔丛则云。始于宋南渡。皆本之吕岩。岩又传为二宗。而全真之名。立自王重阳。至于符箓科教。具有其书。正一之家。实掌其业。而今正一又有天师宗。分掌南北教事。江南龙虎、阁皁、茅山、三宗符箓又各不同。大抵道家之说。杂而多端。清净。一说也。炼养。一说也。服食。又一说也。符箓。又一说也。经典科教。又一说也。自清净兼炼养。趋而服食。而符箓。最下则经典科教。盖黄冠以此逐食。常欲与释子抗衡。而其说较释氏。不能三之一。为世患蠹。未为甚巨。独服食、符箓、二家。其说本邪僻谬悠。而惑之者罹祸不浅。盖马端临之说如此。最为精当。【佛书窃取道家之精。道书效颦佛家之粗。】今全真一教。大约是服食、符箓。又在二宗之下。余所见醒神翁者。其一也。若国初铁冠、冷谦、三丰之类。乃真仙。应大圣人出世。又不可例论。

醒神

其人壮伟坚悍。白须髯甚盛。自称一百六十岁。其徒讼言。为前威宁伯。学道不死。复出人间者。所至倾动。我湖茅鹿门先生。年近九十。人以地仙目之。先生亦自诧长生不死。家饶。诸子供养。极东南水陆之奉。座客常数十人。醒神慕而悦之。一日来赴。形貌既耸。机辨更豪。先生大喜。留之。欲礼为师。不可。曰。公是我辈以上人也。愈益喜。奉事若真仙。日夕大嚼。每一餐。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数十余盘。立尽。诸少年顿首趋风。称曰醒神翁。谬相传。能知休咎生死。以为锺离、吕洞宾、不是过也。余方外艰卧病。一友曰。见此翁。可立愈。不听。深为所笑。曰。无缘故尔。后其说无验。茅氏亦益怠。乃辞去。驻南京。夜行。跌伤腰而殒。追思当日景象。若以为太平奇遇、奇事。余独愦愦。若不闻不见。有某佥事。敬信甚笃。依方采药于武夷。食之几死。将抵任。问休咎。谕令服花金带速行。或以为不可。大声曰。此是本等。当更有进者。不数日。丽察典。归家卒。

符箓

其法盛于元魏寇谦之后。唐则明崇俨、叶法善、翟干佑。五代则谭紫霄。宋则萨守坚、王文卿等。而林灵素最显。科醮之说。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朝廷以至闾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辈亦尝为人奏章。今二业皆无显著者。独龙虎山张真人尚世袭。至我宪宗时。有李孜省、邓常恩、流为房中之术。世庙时。邵元节、陶典真、突起。压张真人之上。大抵符箓之说。自佛教业缘因果中流出。又窃佛经之绪余。作诸经忏。动人耳目取利。原非老子清净本指。乃寇谦之一出。魏大武缘之。尽毁寺刹。诛诸沙门殆尽。宋徽宗于林灵素亦如之。至改僧为德士。世宗时。焚佛骨至万二千余斤。佛之神通。能资方士窃弄。而不能保其居与骨。若诸弟子辈。此亦业报使然耶。

引儒释

神仙家必引儒释为重。胡元瑞笔丛中言之颇详。并老子化身名号。皆录于后。乃儒、释、未有引神仙者。此其分量可见。盖后世神仙之说。虽原本道家。实与道家异。至于服食章醮。而老子之道亡也久矣。夫阴阳五行。变化无穷。其初气运庞厚。团作一块。于人。为三皇。为五帝、三王。与诸名世大臣。于教。为孔子。为释迦。为老聃。衰周以后。气运渐薄。各各迸散。千奇万态。莫知底极。天地鬼神。不得自主。总难收拾。且为所使矣。

孔子为水精子。继周为素王。【纬书。】一曰元宫上仙。【酉阳杂俎。】一曰太极上真公。治九疑山。一曰广桑山真君。【太平广记。】一曰儒童菩萨。下生世间。【造天地经。】一曰净光童子。化身颜子。为月明儒童。【俱清净法行经。】一曰明时晨侍郎。后为三天司直。【已见?言。后夏馥亦为明晨侍郎。见仙鉴。】一曰与卜商皆修文郎。【见太平广记。后乐子长亦为此官。见仙鉴。】仲由在唐为韩滉。【太平广记。】施存在汉为壶公。【施存。亦仲尼门人。事见真诰及?言。然御览两引壶公。姓谢。名元。未知孰是。】

释迦为三十三天仙延宾宫主。【酉阳杂俎。】又为忍辱仙人。一曰老君乘日精。入净妙夫人孕。为释迦。【见化胡经。】一曰关喜乘白象。入摩耶夫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胎。为释迦。 【 道经。】

道家称老子化身名号尤众。参会凌说而备录于后。老子初三皇时。化身号万法天师。中三皇时。化身号盘古先生。亦曰有古大先生。后天皇伏羲时。化身号郁华子。地皇神农时。化身号大成子。人皇轩辕帝时。化身号广成子。少暐时。化身号随应子。颛帝时。号赤精子。帝喾时。号录图子。尧帝时。号务成子。帝舜时。号尹寿子。夏禹时。号真行子。商汤时。号锡则子。文王时。号燮邑子。武王时。号育成子。成王时。号经成子。周王时。号郭叔子。汉时为河上公。右见真仙通鉴及道经。一云老子上三皇时。为玄中法师。下三皇时。为金阙帝君。伏羲时。为郁华子。神农时。为九灵老子。祝融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颛顼时。为赤精子。帝喾时。为禄图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为真行子。殷汤时。为锡则子。文王时。为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右杂见太平广记、抱朴子等。与前说稍不同。又造天地经云。摩诃迦叶。往为老子。清净法行经亦云。老子名耳。字伯阳。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符阳。一名元。字伯始。一名显。字符生。一名德。字伯丈。 【 玄妙篇云。初生时名玄录。】 周武王时为守藏史。迁柱下史。至第五帝昭王二十三年。过函谷关。度关令尹喜。后二十五年降于蜀青羊肆。会尹喜。同度流沙胡域。至穆王时。复还中夏。第十四帝平王时。复出关。开化苏邻诸国。复还中夏。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问道于老君。乃有犹龙之叹。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丁未。过秦。秦献公问以历数。遂出散关。至显王八年庚申东迁。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复出散关。飞升昆仑。据此。则过函关与出散关。自是二事。老尹喜传悉同。盖过函关乃传道尹喜。出散关乃化服胡王。过函关者仅一。而出散关者三。然过函关。见史记。其说要为有征。出散关事。汉前羣籍无载者。必后世道流增益之。以求胜释门耳。世多混二事为一。诗家尤易混淆。故详录之。以备参考。老君母玄妙至女。亦尹氏。化胡经称老子投净妙夫人体为释迦。则玄妙、净妙、皆老子母也。

老君像

皋亭山为武林左托。南滨钱江。黄鹤峯最高峯。下有石磴。颇幽邃。一老人周姓者。常憩其中。见有老君石像。高止尺许。莹净。隐隐有生气。捧归寓堂中。夜发光彩。因募筑精舍。为龛贮之。塑八仙像。鹤、鹿、各二于傍。晨起礼拜不替。一日。有丝竹声。非人间所有。起窥窗间。见石像有笑容。仙像隐若摇动。鹤、鹿、亦如之。良久乃止。推窗入。香气充满。余像皆如故。而老君独起齿。若改削成者。甚骇。且甚以为幸。日午。一道士挥扇入贺曰。知君大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有瑞应。然此像不宜久留。当以见还。亟捧而走。老人奋起争之。搏空无所见。惟一道白气冲天。遂弃家云游。不知所终。今其子孙。尚居山下。俱樵夫。问之。曰。此远祖相传已久。谓其年碉边松花盛开。羣鹤徊翔。花扑起。鹤翅皆黄。故以名峯。

峯高可三千丈。挟羣峯而东。若驰。与两天目相应。圆整秀拔。独峙钱江上。江海连接。所谓海门一点巽峯起者。可咫尺按也。乙卯。余登其颠。忽一鹤飞过。堕羽。适当余左肩上。知非佳兆。凡二三年间。患难疾病。无所不经。无所不剧。因泛海上、普陀山中。故稀禽鸟。复有飞鹤堕羽。当余右肩。喟然叹曰。此所谓铩羽且再。兆可知矣。归来复大病。口占日。骨格原来定。精神渐已非。横空双鹤度。海上有鱼矶。息心待尽。更觉快然自得。而舍东有农庄。因弃家栖其中。鱼鸟日夕相亲。即其地。改葬先祖月溪府君。每晨起东望。红光荡漾。庶几二鹤来归。又口占曰。渡海鹤飞还。翛然只闭关。幻躯元不着。去住总闲闲。虽病不服药。听之而已。

涌幢小品卷之三十

虏众来归

常郑公既擒纳哈出。其众惊溃。河水一夕大深。断其后路。皆曰天也。其帅五十八。帅众来归。亦曰天也。非不得已也。五十八。阿连人。习其国书。入太学。麤涉传记。颇醇谨。在元为平章。既归。赐姓。历官。数有功。恬退不争。以寿终。

职官走虏

也先之变。山西榆次县李员外亦走虏中为之用。盖利其赏赐。且政宽。不受文法苦楚也。时见获奸细李喜、孙荆弼之言如此。系景泰五年。御史锺同审出。

路河

自广宁东二十里。至海州东昌堡。凡一百七十里。缘路浚河。谓之路河。海运由此河直达广宁。嘉、隆间增筑河堤。人马通行其上。近年堤颓河塞。内水辄潴为湖。而虏乘隙以入。居民行旅皆遭掳掠。此辽之大患也。

抵捐金

嘉靖三十七年。大同右卫被围久。月粮既缺。舍余冯瑶。捐万金代发。围解不即偿。且以朽币抵之。瑶诉讼。经数年。杨虞坡还本兵。知状。题奏。乃以马价给之。

壮夫

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宣府东关庄壮夫李恺挺身角虏。手刃七八人。身被十余鎗。授所镇抚。仍坐堡提调。

虏款赏恤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俺答款贡。每五年守例宁静。加赏一次。银三十两。大红纻丝蟒衣一袭。彩段表里。或八或六。中间小酋入犯。能制驭罚服者。加赏银五十两有差。万历九年十二月死。与祭七坛。?书一道。彩段十二。表里布一百匹。降真香七炷。若俺答者。跳梁于前。驯服于后。智哉。可谓变夷而享荣名者矣。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筑城以居。请名。赐曰归化。寺曰弘慈。俺答为顺义王。其子黄台吉。封龙虎将军。台吉袭王封。其子扯力克台吉袭将军封。亦如之。三娘子称一品夫人。不称妃也。黄台吉更名乞庆哈。嗣封三年死。恤典如父。袭封亦如之。

虏势日分

把汉那吉既降。得归俺答。命主板升之众。号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以哈台吉辅之。大成台吉死。三娘子欲以其妻与少子不他失礼。哈吉不从。三娘子以兵攻之。各落酋讲和未定。扯力克自以兵收比妓为妻。扯力克者。黄酋之长子也。从此与三娘子成隙。而虏势益分。板升之众。日受蹂躏。不能自存。丘富赵全之子。入赴于总督郑洛。求以千百人入附。洛以贡市好言却之。大约都被夷人杀尽。把汉那吉封昭勇将军。于万历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射生。堕马死。边臣以闻。得旨。那吉首克归款。忠顺可嘉。给与办祭。彩段六。表里布三十匹。此赏犹薄。当照俺答例减半可也。

赐经像

虏既互市。朝廷每遣僧赐以经像。始出塞。官为制大红袈裟。四人舆。张盖。炉香前引。至虏帐数十步。皆红毯衣地。上施白缭绫。使者奉所赐经像。蹈以进。既入。施设。虏王投体膜拜。九顿首。良久乃起。起受诏毕。复九拜。甚恭。礼竟。敬问皇帝万康。暨辅臣府部而降安否。震旦有无佛法隆污。使者具对。且为推言善恶因缘果报之说。护生甚善。斩刈剽窃。罪最剧。善升释梵天生人中。不产边地夷落。罪堕泥犁。受报无央。酋闻辄啮指咋舌。胡骑数万。环以听。大酋梵唱。属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罗拜。颡击地。若万杵登登也。酋故所奉西国像数躯。皆金银。随所驻。皆施净幕。香花庄严。悬所得汉饰绸绢巾帨。糺结粉糅几满。使者始至。供酥油茶一琖。供佛。饭僧。皆设大敌胾。辞而行。攀恋浃旬不听发。告以王程。辄曰。师辈佛子。而制国法乎。曰。中华国法。大于佛法也。使者四人。人饷马数十蹄为礼。

耗雄心

王鉴川司马云。俺酋之雄心。半耗于奉佛。以后虏中得西僧。辄奉为活佛。中国因而縻之。尽得其力。佛教之有益于国家如此。但今之学士大夫亦有此好。浸淫成俗。虏性强变为弱。中国慈则变而险。虏性直变为和。中国智则变而诡。将来未卜所终。而其端已见矣。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市易

互市起于汉武帝。所谓关市不绝以中之是也。有谓起于开元者。别是一说。然魏绛和戎亦是此意。而要之三代御夷狄。亦必有所饵而羁縻者。非独自汉始也。

番族

西番乌斯藏等处。将命者都尉番僧。有阐教、阐化、辅教、赞善、护教、五王。大乘、大宝、二法王。以文皇神圣。亦迎法王至京。礼之甚重。今灵谷寺左尚有法王殿基。盖彼中惟知法王重之。所以收之。若曰建醮荐福。此特假为名。弄人耳目而已。至正德中。命司礼太监刘允往乌斯藏赍送番供等物。时左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能知三生者。土人谓之活佛。遂传旨查永乐、宣德间邓成、侯显、奉使例。遣允乘传往迎之。必珠琲为旛幢。黄金为七供。赐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以巨万万。内库黄金为之一匮。?允往返。以十年为期。得便宜行事。又所经路。带盐茶之利。亦数十万计。允未发。遣行相续。至临清。运船为风阻。截入峡江。舟大难进。易以舟?菁舟?鹿。相连二百余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馆。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廪百石。蔬菜银亦百两。锦官驿不足。傍取近城数十驿共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银二十万。镇巡争之。减为十三万。取百工杂造。偏于公署。日夜不休。居岁余始行。率四川指挥千户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踰两月。至其地。番僧号佛子者。恐中国诱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怒。欲胁以威。番人夜袭之。夺其宝货器械以去。军职死者二人。士卒数百人。伤者半之。允乘良马走。仅免。复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讳言丧败事。空函驰奏乞归。时上已登遐矣。

洮河边外皆番族。与虏隔绝。国初设茶马司。与番为市。每岁纳马易茶者为熟番。封贡后。虏常钞掠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岁有输纳。名曰天巴。于是虏骑数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入据莽剌川时。掠汉人畜。边将或就索。辄复得之。万历十九年。副将李魁方大醉。军士报虏有侵掠。魁即单骑赴之。不介而驰。虏人初来。持鞚自白。魁辄拔刀斫之。虏大噪。射魁。创甚。还营死。督臣檄大帅刘承嗣击虏。不胜。虏遂入犯至洮河。副将李联芳出战。遇雨。为虏所乘。败没。乃以戎政尚书郑洛为七边经略使。切责顺义。趣之东归。而声火酋之罪。革其市赏。逐之远去。西边以安。

番僧专以进贡为生业。边吏因而为奸。每一起。必用大车数十辆。所装玉石杂货。以箱计者。不可胜数。各色番人附丽者尤众。礼部虽执旧制。限起限数。终亦不得尽行其说也。在境上。建寺起屋。纳妻妾。酗淫赌博。靡所不至。而所谓西方活佛者。代推一人为主。能前知。颇有灵验。其禅修者。亦自不少。盖自白马驮经以来。历晋至梁。显于达摩。其西来者甚盛。至唐有玄奘之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后用兵。设州县。屯戍。终于倾陷。宋为西夏所隔。元无所不包。遂穷河源。帝师、国师、自其本俗。朝廷因而羁縻之。车书万里。固不得而尽废也。乃主者每欲减削。夫国家浮费甚多。柔远人。其得而轻议乎。

与虏角射

冯仰芹子履。大宗伯琦之父也。备兵云中。小酋那吉入市。操强弓。请与戏下士角射。公曰。吾与汝躬射。虏射利近。密移远其侯。公连射皆中。酋尽输其衣裘鞍马。大愧。乃前其侯。使自射而赏之。复尽予所夺。虏大喜。叩头去。曰。好太师。天朝有人。辛卯岁。星见。民间讹言。易州有王气。官举兵。诛至矣。众空城走。郎中项公德桢过署中。策曰。民方恫疑。未可骤止。阖门。治具合乐。徐遣吏晓谕。乃定。

烽堠

一边将为余言。近日虏得中国人。颇用狡计。先拥入边。俟举烽相传。即回骑出。从他道入。入又举烽。又从他道入。饱掠得志。边将但见烽举。即提兵往扑。既至。无所见。而先举烽者以误传报军门。他道失事者。尽推之烽堠不明以解。堠卒坐斩。并及其次。真是可怜。此际必当暗设一法。出入以单双为别。互而用之可也。

报功之弊

边将杀平民报功。不必言矣。更有一弊。时有降虏。至健。而审译无他者。留为家丁。束以帽服。其老弱言语可疑者。另置一处。高墙垣。严扃之。食以虏法。不改椎结。俟有失事。取斩之。或三五。或十余颗。报上。验之。真虏首也。因而免罪。且加赏。人皆不疑。盖一参将曾守边者。为余言如此。此最可恨。惜无有发之严禁者。

西南夷

高皇帝欲征云南。未发。乃衢童即谣于道。求其故。知为土地神所泄。因谪之云南。后冯巫于府治之西山。故名其山曰进耳山。

云南六诏。一曰蒙舍诏。 【 今蒙化府。】 二曰浪穹诏。 【 今浪穹县。】 三曰邓睑诏。 【 今邓川州。】 四曰施浪诏。 【 今施浪县蒙次河之地。】 五曰摩此诏。 【 今丽江府。】 六曰蒙隽诏。 【 今建昌。】

五开、铜鼓、等处。俗犷悍。其不逞。羣而歃血立盟。推其豪为之魁。号曰华款。有犯者。家立碎。人畏之甚于盗贼。

凡蛮夷不受鞭罚。输财赎罪。谓之赕。误用者。至作为器物。

广南诸夷。以牛货易。又谓里为牛。凡几十几里。则曰几十几牛。

南人用贝一枚。曰庄。四庄曰手。四手曰苗。五苗曰索。贝之为索。犹钱之为缗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苗纳粮一石。有至五两、八两者。
鲜卑聚语。崔昂问王昕曰。颇解此否。昕曰。楼罗。楼罗。实自难解。宋史曰喽啰。
阑干之名。起于北魏。南蛮中。依树积水以居。名曰阑干。大小随其家口之数。往往推一长者为王。入唐。此二字成雅语矣。
番人见中国兵少。曰磨子兵。谓其子旋转数。不能益也。杀而啖之。曰磨粉。
立誓以埋奴为重。埋至数十人。有埋奴铭。
北戎、南蛮。都不出痘。一入中国。痘辄死。盖夷落不啖盐、酱。即胎毒无所触。不发。
迤北地寒。不产铁。迤南地暖。不产硝。故戎虏苗獞。国家得以五兵及火器制之。虽曰地气。亦天意实有以限之。
诸葛擒孟获。散青羌于五斗坝。此凌霄都蛮之自来。宋元丰中征之。国朝成化中征之。万历再征。皆因大雨而克。
万历二十八年。流民徐应龙为红苗所掳。诈称亲王。假传诏旨。吓诈苗。擒获论死。后遂诬红苗僭称名号欲称兵者。可笑。红苗介蜀、楚、贵、三省之中。即古三苗遗种也。
杨安地界
播州前宣尉杨相。避祸。逃之水西安氏。后以病死。播人取尸。水西不与。多开供费之银。求以地赎尸。播人难之。或为之谋曰。以盐浸纸。晒干为券，三年必碎烂。然后与之争地。彼无冯据。且以还我。如其议。尸果归。数年后。争地。契已碎烂。水西计穷。而地终不肯归。后告督府勘明。亦不肯归。则以赎尸事尚在人口故也。
安疆臣俯首郭青螺中丞之命。绝杨应龙进兵。又让后屯信地以报成功。即李霖寰总督亦许之。有近地可拨。朝廷不爱惜之语。及事平。蜀阉龁訖。黔中求多。安氏责输粮。便输粮。责献印。便献印。责擒叛。便擒叛。可谓恭顺之至矣。乃蜀抚乔璧星欲取安氏为功。坐以侵占播地为罪。而喜功之辈缘以为说。驯至以受贿弃地。弹前督臣。王霁宇中丞逐之。此别有所谓。非因弃地也。
兵兆
琼州生黎。以香易土人牛。巡兵夺牛。黎愤。拔刀杀数人而去。此一尉可治。乃参将幸功。闻于兵使者姚善。率众掩之。大败。至督府遣师。又大败。后调数万人击之。黎走险深入。得老弱首数百颗了事。官兵至一崖下。有苏东坡碑。明示用兵之兆。吁。奇矣。其东坡先见。抑后人添饰耶。总督为江右张鸣冈。余同官南中。识之。
寨镇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海岛寨中必立一铜铳为镇。失之则灾眚立见。中国以计取之。方制其命。如闽中柬埔寨失铳。皇皇无据。约献贼腹心。并我兵陷没者数百人。乃以归之。寨酋蔫香顶受。赍金书牙蜡来献。誓擒贼报效。且请岁贡以为常。

属国

高丽、朝鲜、皆以在东方。近日出。故朝字读为朝夕之朝。鲜字读作鲜明之鲜。

平壤府。其西京也。天使至。列兵江上护行。观察使先于十数里外。遣伶戏来迓。抵近郊。列香亭、龙亭、仪仗、鼓乐。率僚属迎诏。乐人皆着幞头束带。执仗者皆着戎冠葵花衫。金钉带与花同。陈百戏。环绕作百兽率舞态。幡幢四。上书曰。万国同欢争蹈舞。两仪相对自生成。天下太平垂拱里。海东无事凿耕中。迎导入城。至大同馆。门外东南二面各树鳌山彩绷。山上下列伶妓诸戏。入馆。行礼毕。王遣使来问安。拜诏。所至皆如之。

朝鲜有成均馆。宣圣庙。其庙扁曰大圣殿。庙制。棂星门、仪门、正殿。两庑圣贤俱塑象。并与华同。其春秋丁祭。俱用朝廷颁降。雅乐官有大司成、少司成。馆生曰生员。府州郡县学生曰生徒。皆着儒巾、蓝衫。与华同。但巾用软罗为之。

朝鲜使臣。洪武四年。用礼部尚书偰斯宣谕。随命斯册封。其用内相。起于永乐中。成化四年。朝鲜国王李琰卒。遣太监郑同持册封世子晄为王。巡按辽东御史侯英奏。朝鲜虽称外国。其人多读书知礼。使非其人。必为所轻。且辽东疮痍未起。岁复不稔。内臣沿途绎骚。劳费百端。乞追寝成命。选廷臣有学行者以往。上是之。以词林充正使。给事中副之。

嘉靖七年。朝鲜人遇风。飘至通州。被囚于守御所。讯之。乃其国主试官。作诗云。白浪滔滔上接空。布帆十幅不禁风。此身若葬江鱼腹。万里孤臣一梦中。又云。迹殊溺海唐王勃。事异投江楚屈平。

安南遣使。必以词林为正使。将至。则国王躬率臣僚。驰百里外。立迎道侧。使者以守国辞。则退至数十里。又如之。比至郭门。凡三迎焉。分阶升位。正东西拜。

钦州知州林希元上疏。陈伐安南之策凡四。上不报。盖希元自大理丞左迁炎荒。忿懑无聊。故袭道路传闻之语。以冀一当。李古冲贻书曰。钦州非用武之地。君面亦非封侯之相。盖希元貌侵。诮之也。林。闽人。有文学。后升佥事。罢归。

莫登庸之乱。安南黎宁遣陪臣郑惟憭以闻。后赦登庸为都统使。惟憭不得归。处之长乐。给城中宅一区。田五十亩。从者三十亩。吁。独不能量才。处以小小职衔耶。即才不堪用。百金百亩之产。中国何吝焉。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安南进代身金人。范用囚服面缚。万历二十六年。黎惟潭自以恢复放。罪视莫登庸有间。为立面肃容状。阅验。嫌其倨。令改范俯伏焉。镌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孙黎惟潭。不得蒲伏天门。恭进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五字。按进金人代罪。乃盖苏文所以戏唐太宗者。我朝宣德中用之。黎利仍陋习舛。诸大臣其未之考耶。

差往海外

琉球一差。最为烦费。嘉靖间。给事中陈侃、行人高澄之奉使也。以壬辰夏五月。其行也以甲午四月。万历初年。给事中萧崇业、行人谢杰之奉使也。以丙子秋九月。其行也以己卯夏五月。巨舰造作。文移来往。非经年不能成。桅木尤艰。丁丑岁造成。复破。一造费可九千金。官吏从人饩廪不与焉。及到国。日有馈。旬有问安。月有筵宴。随从四五百人。淹留四五月。粮食犒赏。不可胜计。故吾学编有彼国遣陪臣至省城领封之说。

万历三十年壬寅当封。吾师许敬庵申请于朝。允领封之说。不从。次年遣给事中夏子阳、行人崔德。丙午年方归。夏。余同年生相厚驻闽。与抚臣徐学聚抵牾。徐困之。月给十金为费。交章不休。

出使琉球。所用舟。其形制与江河间座船不同。座船上下适均。出入甚便。坐其中者。八牖玲珑。开爽明睿。真若浮屋然。不觉其为船也。此则舱口与船面平。官舱亦止高二尺。深入其中。上下以梯。艰于出入。面虽启牖。亦若穴中之隙。所以然者。海中风涛甚巨。高则冲。低则避也。前后舱外犹护以遮波板。高四尺许。长一十五丈。阔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为二十三舱。前后竖以五桅。大桅长七丈二尺。围六尺五寸。余者以次小而短。舟后作黄屋二层。上安诏?。中供天妃。舟之器具。舵用四副。其一见用。其三防不虞也。橹用三十六枝。风微逆。或求以人力胜。备急用也。大铁锚四。约重五千斤。大棕索八。每条围尺许。长百丈。惟船大。故运舟者。不可得而小也。舟?华船二。不用。则载以行。用则藉以登岸也。水四十柜。海中惟甘泉为难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备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红布为围幔。五色旗大小三十余。而刀鎗弓鎗之数。多多益办。佛郎机亦设二架。凡可以资戎事者。靡不周具。正副使各用一船。后从陈侃之奏。共一船。

占城

吴惠。苏之洞庭山人。进士。有胆气。父子皆能武艺而有文名。惠使占城。舟遇飓风。有一大山石。拥出如刀戟。隐隐多人状。去舟里许。祭讫而风返。占城国小土城。乘陴者持竹枪。其主坐驯象郊迎。既见。疾入。卫卒两行。魋结趺地坐。三伐鼓。乃享使。其人极弱。夜鼓以十更为率。

成化中。给事中冯义。与行人司副张瑾。赍?印。封占城国王孙齐亚麻勿庵。多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挟私货。图市利。至广东。闻齐亚麻勿庵已死。而其弟古来。遣哈那巴等来请封。虑空还失利。亟至占城。占城人言。王孙请封之后。即为古来所杀。而安南已以伪?立其国人曰提婆苔者权掌国事。义等不俟奏报。辄以印币授提婆苔。封之为王。得其赂黄金百余两。又经满剌加国。尽货其私物以归。义至海洋病死。瑾具其事。且纳伪?于朝。礼部劾瑾专擅封立。当正典刑。命下锦衣卫狱鞫治。始得其状。法司比依大臣专擅选官罪。坐斩。时占城哈那巴在馆。礼部译问之。云古来实王弟。齐亚麻勿庵之死。以病不以杀。而所谓提婆苔者。亦不知其为谁。乃命哈那巴等暂回广东。令有司以礼优待。俟提婆苔谢恩使至。并审其情伪别处之。瑾后亦减死。赦出。

日本

元世祖征日本。固是好大喜功。却有深意。宋末来降诸将范文虎等与部下何止数十万。踯躅海上。恐为后患。故驱之入岛。胜则辇海外奇珍贡我。不胜而死。尽除内患。这达子尽有算计。关白遣清正行长。与朝鲜为难。亦是此意。二酋决不敢归。亦何苦杀入中国来。中国人全然不晓。懦者为封贡之说。躁者欲尽兵力。跨海长征。中国有甚兵力。学得倭子袭人。只备御为上。渐渐消耗他。

关白信急时。上封事者谓十万入广。十万入闽。十万入浙。十万入淮。十万入山东。十万入天津。将如何。余在家暗笑道。关白坐七十二州。尽自得意。要中国来甚么。兽离穴即擒。彼难道全不思前算后。孟浪发六十万人渡海。几许人看家。当一个大人家。发出五只哨船。也自不易入。夜来便觉虚怯。中国大矣。分八枝兵攻。杨应龙费了多少气力。不谓日本便能大举。

或曰。海上儆急。难道可置度外。曰。天下事。你道那一件可置度外。人家近了小漾小水。也要堤备。况下海通番之人。勾引窃发。东西海面。不啻万里。在在事体不同。随方备御。顾其人何如耳。

海寇莫甚于孙恩、卢循。却未闻通倭。当是倭尚微细。孙、卢、在海边骚扰。透入内地。受其残破。中国只御之于陆。不闻战于海洋。比据广州。便窥伺荆江、建业。为刘寄奴所灭。

倭一名韩中。以其邻三韩而国也。

倭寇之起。缘边海之民。与海贼通。而势家又为之窝主。嘉靖二十六年。同安县养亲进士许福。有一妹。贼虏去。因与联婚往来。家遂巨富。考察闲住佥事某。放诞挟制。尤属无赖。甚至占官兵为防守。一方苦之。甚于盗贼。及朱秋厓开府巡视。行保甲法。破碎其谋。而谤言大兴。今承平六十年。恐复有袭此风者。

嘉靖三十一年春三月。倭登黄华。勇士某等三十六人。接战。死之。勇士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栝人也。骁悍无比。皆衣楮甲。用铁搠。与倭遇。即前突之。而淫霖不止。甲濡且重。又兵寡不敌。欲少退择利。顾桥已断矣。盖土人畏倭。而以勇士委之也。倭凡数百千人。尾勇士数人而行。勇士迫则举搠反击。逐贼。贼走复来。如是者数四。莫敢近。土人隔水望见者。莫不壮之。于是勇士乃从埭渡。埭崩。而栝人不善水。遂沈水中。贼从上射之。宛转死矣。其后河上常闻鬼哭声焉。

嘉靖三十五年丙辰五月初一日。倭船五十余。从吴淞猝至上海。百计攻围。积十七日。内外援绝。贼窥西南隅。地旷而僻。作竹梯三乘。高与城等。置两轮于左右端。乘四鼓时。守者多倦寝。贼布梯濠上。匍匐渡者百余人。舁梯倚城墙。推轮而上。一贼蹑级将登。适守城乡绅徐鸣鸾。不寐心动。促诸生唐缉巡城。瞥见惊呼。城夫杨钿跃起。登女墙呐喊。贼从下以鎗戳之。钿坠城外。压梯上。贼亦坠。城上炮石如雨。贼不能支。退而涉濠。偶潮决浦口堰。水高数尺。相随溺濠中。城上人未之知也。平旦。贼弃营垒走。侦者往濠上。见衣裙浮水面。拽之。得死人。争入水。拽得六十七人。皆披重铠。持利器。头颅大如斗。口员而小。色黝黑。知为真倭。其精锐尽于此矣。是日。贼从浦中南去。至六月七日。复回舟。从浦出海。自后虽有警报。更不入境云。

嘉靖丙辰。倭寇淮扬。李克斋遂为督抚。子。见罗材。时上春官。年方二十余。适在署中。见攻围势急。援兵未至。白于父。匹马散服出门。召淮扬城内诸豪问计。发漕司库金。大陈庑下。明赏格。令诸豪缒出。募通泰河上敢死士三千缒入。给兵仗。夜半缒出。自将。乘雨后奋击。大破乏。斩首五千。诸将追蹙。尽歼之。克斋以此晋南大司马。见罗驰归。不显其功。沈晴峯在围中亲见。笔于书。当不诬也。

王长年

古称操舟者为长年。王长年。闽人。失其名。自少有胆勇。渔海上。嘉靖己未。倭薄会城大掠。长年为贼得。挟入舟。舟中贼五十余人。同执者男妇十余人。财物珍奇甚众。贼舟数百艘。同日扬飓泛海去。长年既被执。时时阳为好语媚贼。酋甚亲信之。又业已入舟。则尽解诸执者缚。不为防。长年乘间谓同执者曰。若等思归乎。能从吾计。且与若归。皆泣曰。幸甚。计安出。长年曰。贼舟还。将抵国。不吾备。今幸东北风利。诚能醉贼。夺其刀。尽杀之。因捩柁饱帆归。此不可失也。皆曰。善。会舟夜碇海中。相与定计。令诸妇女劝贼酒。贼度近家。喜甚。诸妇更为媚歌唱。迭劝。贼叫跳欢喜。饮大醉。卧相枕藉。妇人收其刀以出。长年手巨斧。余人执刀。尽斫五十余贼。断缆发舟。旁舟贼觉。追之。我舟人持磁器杂物奋击。毙一酋。长年故善舟。追不及。日夜乘风举帆。行抵岸。长年既尽割贼级。因私剜其舌。别藏之。挟金帛。并诸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妇登岸。将归。官军见之。尽夺其级与金。长年秃而黄须。类夷人。并缚诣镇将所。妄言捕得贼。零舟首虏。生口具在。请得上功幕府。镇将大喜。将斩长年。并上功。镇将。故州人也。长年急。乃作乡语。历言杀贼奔归状。镇将嗌曰。若言斩贼级。岂有验乎。长年探怀中藏舌示之。镇将验贼首。皆无舌。诸军乃大骇服。事上幕府。中丞某。召至军门覆按。皆实。用长年为裨将。谢不欲。则赐酒。鼓吹乘马。绕示诸营三日。予金帛遣归。并遣诸男妇。而论罪官军欲夺其功者。长年今尚在。老矣。益秃。贫甚。犹操渔舟。

马勇士

我湖人。失其名。倭自松江出掠。湖戒严。佥民兵。勇士与焉。时乌程尹张公讳冕。有胆气。部勒东出御倭。至平望登岸。止勇士随之。忽有十余倭突出。张窘甚。勇士奋而前。挥张使去。竟死之。张寻得其尸。傍有死倭六人。其首。已为土人刎去得赏。盖皆勇士所杀也。为葬于岘山之麓。

倭官倭岛

关白。倭之官号。如中国兵部尚书之类。平秀吉者。始以贩鱼。醉卧树下。别酋信长为关白。出山畋猎。遇吉冲突。欲杀之。吉有口辩。自诡曾遇异人。得免。收令养马。名曰木下人。吉又善登高树。称曰猴精。信长渐委用。合计夺二十余州。后信长为呵奇支所杀。吉讨平之。遂居其位。丙戌年擅政。尽并六十六州。其主山城君。懦弱无为。壬辰破高丽。改天正二十年为文禄元年。自号大阁王。以所养子孙七郎为关白。

日本原六十八岛。各据其地。至平秀吉。始统摄之。及老且病。子秀赖尚幼。托于妇父家康代摄其位。吉死。家康止以和泉、河内、二岛归赖。赖既成立。索其位于家康。不与。忿还其女。致争鬬。赖兵败。走入和泉。焚城而死。又有言逃入萨摩者。其位遂归于家康。传其子为武藏将军。倭俗简易。寸土属王。倭民住屋一编。阔七尺。岁输银三钱。耕田者。粟尽入官。只得枯口。故其贫者。甚于中国。往往为通倭人买为贼。每名只得八钱。其人轻生决死。饮食甚陋。多用汤。日只二餐。以苦蓼捣入米汁为醋。其地多大风。夏秋间风发。瓦屋皆震。人立欲飞。乍寒乍暖。气候不常。其暑甚酷。一冷即挟纩。九月以后即大雪。至春止矣。大小终日围炉。妇人齿尽染黑。闺女亦然。以雪抛掷。孩子穿红绉纱。践于雪中。不惜。其酋长喜中国古书。不能读。不识文理。但多蓄以相尚而已。亦用铜钱。只铸洪武通宝、永乐通宝。若自铸其国年号。则不能成。法有斩杀。无决配。倭人伤明人者斩。倭王见明人。即引入座。我奸民常假官。诈其金。留倭不归者。往往作非。争鬬、赌盗、无赖。有刘凤岐者。言自三十六年至长崎岛。明商不上二十人。今不及十年。且二三千人矣。合诸岛计之。约有二三万人。此辈亦无法取归。归亦为盗。只讲求安民之策可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

东涌侦倭

万历四十四年。闽抚台黄与参遣义民董伯起出海探倭。五月十七日。柁手馆头施七回言。伯起同李进、叶贵、傅盛、三人。十六夜自馆头开洋。十七天明至竿塘。一更至横山。十八早至东涌。一路兵船躲各澳。皆不见。遂上东涌山四望。止倭船一只。泊山后南风澳。一泊布袋澳。二澳相连。篷樯俱卸。但掠定海白艕船。藏南碴稳处。伯起即将海道红票。埋藏山上。并拘天妃判官手为证。忽见南碴船张帆来。施七曰。此非好船。好船不起帆赶我也。李进曰。今勿走。走则铳打立尽。少顷。倭船至。通事同侯过船搜问。汝何船也。齐应曰。讨海船。通事问。见有兵船否。应曰。无有。通事目伯起等曰。汝但说有兵船。他以五十金雇我来。我欲去。他不肯去。说有兵船。他方去也。众曰。我说恐杀我。通事曰。不怕。不怕。汝但开口作说话状。我为汝说。又曰。汝既讨海人。为我取水。众见倭坐我船中。不得已。为取水讫。彼首军忽过船。细视伯起。相其手。又视叶贵。三人偏相之。即摇首。汝不是讨海人。老实说。不说。杀汝。众未应。倭以刀恐之者数。众栗栗相视。伯起知不免。大声曰。我说亦死。不说亦死。我等是军门海道差来。闻汝造船三百只。我军门海道。已备有战船五百只。汝来则战。汝若是好船。何故久泊此地。今日杀我也由汝。不杀亦由汝。汝杀我。兵船即至矣。于是羣倭齐拍手。喃喃且吐舌。通事曰。他琅砂矶。国王差往鸡笼。风既不便。归去恐得罪。欲将你首军一人。去回报国王免罪。决不害汝。即问谁是首军。众指伯起。首军者。彼处老爹之称也。遂呼伯起过船。伯起奋而过曰。我今拚命报国矣。即索网巾于倭。得之。又索衣。首军以番衣予之。不受。从叶贵等。借衫递与之。倭首军陪伯起食饭。此十八晚事也。十九亭午。带所掠船并我船。送至台山外。伯起为请放。即放各船归。倭船大可丈八。内有马四匹。铜铁满舱。皮箱甚多。叫我人去看。说汝国人往我处。每年有三四十船。我俱礼待你。中国人见我来。便要杀。说彼国简易。说中国即皱眉。倭亦能写字。以笔与伯起写。伯起不写。倭即写日本人无情。伯起取其笔。写日本人有情。倭又抹却有字。仍写无字。七又言倭人与吾人。亦无甚异。但喜弄刀。或以刀作铳。眇视而声之。无刻不然。此差原系方舆。舆荐伯起自代。傅、盛等三人皆方舆所遣。三人归。而伯起不返。可怜。明年三月。以计绐之。送归。得为海上裨将。

筹倭

御倭之策甚详。大要曰。御于海。使不得上岸。为最紧着。数其次。曰将、曰兵、曰船、曰器械。然倭之言曰。兵船至。我卧而杀之。兄弟兵至。我立而与敌。兄弟兵者。谓渔船也。盖渔船不畏风涛。胆壮。能识风势、水势。第不敢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带铳。若招募编队。给以工食。资以刀、铳。而不废其捕渔之业。又渔人中。听其自推择为长。良有司约束。隶于兵道。获级之赏。一如官军。而所谓点闸、团操、迎送、朔望、祗候之类、皆免。则人自乐从。故从来海上破倭。多得渔船之力。今登、莱、天津、用此法防奴酋绰然。而多用兵者何。

平倭

世庙时。南倭北虏并急。其时竭天下之力。御虏南方。急时所输于北者。不丝毫减。中间悉力拮据。终得荡平者。胡襄懋力也。事平之后。襄懋中谗死。同志如茅先生鹿门。几至破家。有功秀才蒋洲、陈可愿、至谪戍。生平受襄懋卵翼煦沫者。皆噤而避匿。且讳之。不敢出声。一切战功。惟有鹿门徐海一篇。而最难致者王直。却又不及。间以诘其子孝若曰。尊公与襄懋情谊如何。乃不详录者何。孝若蹙额曰。并此篇几削去。赖长兄言之。得止。嗟乎。世有缚一草贼。捕一叛民。因人成事者。尚连篇累牍。震耀以求。必传于世。而公半壁之功。十余年出生入死。辛苦泯泯。至此安用一时文士为。余老矣。每每访求。不可得。间有谭者。年远未可信。近见唐凝庵先生胡少保传。极为详赡。喜甚。订录数款。惟王江泾之捷。的系张半洲经、李承庵天宠、左事调度。襄懋方为巡按。固不得因之掠美也。

初为益都知县。有贼曰草上飞虎。悍甚。众至数千。据矿为患。久莫能制。公召其父母宗族。谕以利害。示之恩信。羣盗解散。择其可用者千人。编为义勇。会有诏。令巡抚曾铣募青齐兵入卫。遂以应焉。一不以扰其民也。

三十三年甲寅。江南倭大至。官兵屡败。南兵书张经。带部务。总督军务。公为巡按。方至嘉禾。贼自武塘将逼城。公出酒百余瓮。米五十包毒之。封包如故。载以二小舟。授数健儿。賫冠、服、文牒。若犒兵者。贼见逐之。健儿浮水遁。贼入舟。见冠、服、文牒。信为犒兵也。呼类。欢饮且醉。复作饭食之。一时流血暴死者七八百。余贼知中计。遂相戒。勿食民间遗物。会雨骤至。又无所得食。淋漓饥困。毙者益众。遂解去。

三十四年乙卯二月。工部侍郎赵文华祭告海神。兼视军情。四月。至松江祭海。是时倭据川沙洼柘林为巢。涉冬春。新倭复日有至者。地方甚恐。及狼兵至者五千人。众稍安。总兵俞大猷遣游击白泫等稍有斩获。文华因谓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进剿。至曹泾。遇倭数百人。与战不胜。头目锺富、黄维等十四人俱死。失亡甚众。于是贼知狼兵不足畏。复肆掠如故。五月。张经蹙侯于王江泾。大破之。经素贵倨。以文华部民也。藐之。触怒。会倭寇苏州大掠。即奏经畏懦失机。玩寇殃民。上怒。逮经及巡抚李天宠问斩。以应天巡抚周琉代经。寻以琉衰老。黜之。以南侍郎杨宜代超公。佥都御史代天宠。而先四月。公上疏。请宣谕日本。覆允。比得旨。新受事。檄宁波。选委知海情者。得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弟子员蒋洲、陈可愿、二人。因令充正副使。而先犯海禁系狱朱尚礼、胡节中、并释。令各募二十人。辅洲等賫文以往。公密授计。洲以十月壬午行。十一月丙午至日本。从山口、丰后、二道宣谕。汪直。故为舶主。原徽州人。因令养子毛冽。率众邀洲等至五岛。询以故。洲等奉计诱之。直佯言曰。我本非为乱。因俞总兵图栽。拘收家属。遂绝归路。今军门如是宽仁。裁将归。然毋用人众也。今闻萨摩岛徐海等。大纠委众。来春必犯浙、直。吾令毛列、叶宗满、伴送陈副使、朱尚礼先覆军门。吾与蒋先生宣谕毕日。亦同归顺。但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海患乃平。可愿偕毛冽。以仲冬闰月。泊列港。至定海关。已而直剿杀海洋流贼数十级效功。以窥我意。公询得其情。奏闻。且厚犒之。赵文华遂请还京。

三十五年丙辰正月。冽率倭兵一百八十人。助卢参将捣舟山贼。斩首三十。余贼奔邵岙山。屯于山巅。公奉旨赍冽等金币。且令回谕直早归顺。冽感激。因送商伴夏正、童华、邵岳、报徐海入犯消息。遂留为通事。阴厚遇之。意未尝一日不在直也。是月辛酉。贼数百。自闽连江洪。突犯平阳、仙居、等县。趣四明、奉化。合钱仓新至。贼深入上虞。转战千里。官军望风奔溃。海道孙弘轼驰檄告急。甲子。自率标兵渡钱江而东。合诸道兵。及容美土兵皆会。丁卯。贼由上浦潜渡曹娥江。见官兵由对山出海塘。转山阴。壬申。公至江桥。遇贼夹河而行。从马上操小旗。语诸将曰。使此贼见我旗指。不顾而西。胜负未可知。若观望迟疑。即可扑灭也。贼见旗东西交指。果聚立。公笑曰。贼气夺矣。麾兵渡河。贼惊。问谍者。知军门自至。遂不敢战。南走后梅村。急麾诸军围之。一昼夜。用火器力攻。贼负伤深匿。战益急。我兵登屋举火。烟焰大起。贼多焚死。已而雷雨大至。公与诸将冒雨立水田中。或劝之少避。不听。明日五鼓。贼乘雾突乡兵。我军四合奋击。俘斩二百五十九。余贼逃走锺村。平明。追及西岭。杀百贼。贼披靡。公挥兵追之。少仞衂。复遣土兵及于蒲岐亭。斩六十级。余贼夜遁入海。先是居民闲贼至。咸奔避入城。公所至。炊宿无所。薄暮。入山巅小庵。饥甚。道人具酒饼以献。方数酌。哨者至。备询其故。已而问哨者食否。答曰。枵腹两日矣。公泪下。尽撤酒饼与之。道人进曰。庵中仅有此。愿少留。公曰。此探卒。吾三军耳目也。不得食。必毙。宁忍饥以食有功。左右皆感泣。时陈东屯于陶宅。知公悉军而东。复袭败官军。杨宜剿新场倭。又败。罢之。以南侍郎王诰代。而先文华还京。言倭大势已定。余零散者。诸将剿之可立尽。既败报踵至。上甚疑。以问严嵩。嵩支吾以对。文华大惧。而素与吏部尚书李默有违言。因讦默出题谤讪。欲败国事。初罢杨宜。即当以宗宪代。而专愎自用。推举周珽。珽老悖。致残倭复炽。上大怒。收默下狱。止诰无行。升公兵部侍郎。兼佥都总督军务。升阮鹗代巡抚浙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月。鹗败于崇德。陷骁将宗礼等。走桐乡被围。公谕解之。文华兼副都复出督视。 【 七月收徐海、陈东。详鹿门集。】 公授计把总张四维。雪夜渡舟山。出贼不意。大破。歼之。

三十六年丁巳。倭入闽、广。改鹗抚福建。公兼两浙巡抚。不更设。王直忽驾舟?巨舰。口骁倭。突进舟山涔港住泊。以送蒋洲为名。公遂遣夏正等往觇。而自提兵驻绍兴。且令画工图涔港形势。正还报。直语甚肆。谓必待奏奉明旨。许其宽宥。与以都督职。使得稽压海上开市以息兵。方图归顺。必不效徐海堕牢笼。作俘囚也。而画工所图形势。甚险恶。四山峭立。海环其外。入口仅容一舟。别无他道。公览之。谬曰。此绝地也。乃令直长子澄。述祖母意为书。道制府恩厚。促直早归顺。以全母子之情。遣直中表方大忠偕夏正等持往。直启书。笑骂曰。儿騃何至此。汝父在。故厚汝。父归。阖门骈首僇矣。大忠与正等晓譬百端。直意稍动。遣王滶、叶宗满。随方大忠、蒋洲、至军门输款。公因送监军御史王本固。本固疏其状于朝。公念滶乃直之养子。用事不还。直且疑而生变。因言于本固送还。将行。公故引入卧内。留共宿。而预为题稿。力乞贷直。并诸将请战书十余篇。置之案间。乃出。饮大醉还。因呼滶入宿。而公甫入室。大吐。床席俱沾污。侍者皆就寝。滶闻鼾声满室。窃起。翻案间。见疏稿。回顾公睡益熟。因录其疏。复就榻。久之。公乃作伸欠状。呼茶。且易枕席。而犹（口厌）（口厌）语。我为儿子辈。苦心开生路。乃犹迟疑取死耶。晨起。滶即于榻前告行。复好言慰之。阴檄文武诸将吏。联络棊布。以防奔逸。又密遣谍饵德阳诸酋长。购直首。使之自疑。直方犹豫。不知所出。滶等至。出疏稿示之。直犹未决。滶等力劝之。乃留夏正为质。自挈妻挈稽颡制府。公大喜。摩顶曰。儿来何晚。时长至前三日也。乃使朱尚礼、童华馆、伴至杭。参谒监军。次日。即回军还杭。具述始末。闲于朝。又为书达当事。言兵机忌泄。如上意。罪止于直。则已。必欲尽其余党。乞密启上。万勿宣之明旨。时倭贼诸奸多在直舟。公将以直为媒。渐致之。不烦甲兵。谈笑以靖祸本。监军疏先至。辄奉旨。悉剿余党矣。然公已逆虑其然。先遣朱尚礼往说诸小酋。释夏正及谕王滶、叶宗满、来杭。滶等以候旨为辞。而密遣其骁锐吴九、项松、王四等。四散探旨。童华以告。公分遣将吏密擒之。明年二月。本兵檄至。直遂下狱。德阳走涔港。诸酋复叛。朱尚礼先闻。脱身走。夏正遂为所锢。公即移师宁波。调集诸将。水陆攻剿。贼坚壁不出。我师亦不得入。公曰。曩谓兵机不可泄。正虑今日。惟坐困。不忧不全胜也。时及汛期。新倭续至。或抵普陀。逼乌沙门。或自峒嶕。奔东北洋。或自洋中趋舟山。则水兵擒斩之。或犯乐清、金乡、梅头、临海、松门。或攻太平、台州、温州、永嘉、磐石、象山、仙居、平阳。四散流突。则陆兵擒斩之。其追至铁场山者。诸军冒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险夺岭。三面奋击。贼从山后。奔陷海涂中。长跪受刃。俘斩无遗。大都贼之骁悍。非徐海、陈东比。而我将士久战。胆力益壮。习知贼技。不足畏避。虽不无一二失律。而所至成功。卒无有得与直党合者。其党困甚。闻有贼在朱家尖。遣六百余人。自涔港奔沈家门援之。又从响礁门。出碇石?齿。奔沈家门。皆为我师所邀。俱败入巢。公乃命朱尚礼以先所收抚倭人夷来廷、夷来住等驾艇。伏炮其中。冒为倭船招之。贼不疑。登舟。来廷等佯称还报。易八剌虎。先行。炮从舵后发。舟为煨烬。水兵乘之。俘获二十二名。斩级二百五十。沈溺者无算。贼气日挫。因严督诸军。分番攻剿。杀伤甚众。诸贼积恨为夏正所诱。支解之。公闻。躬至海边。望祭恸哭。诸军皆为堕泪。贼自知势孤援绝。焚其余舟。将并力出海。官兵乘势焚栅厂。火光烛天。各贼夜奔柯梅候潮。官军击之。贼乘束仔小舟。遁出浦。水兵击沈其半。斩首九十有七。诸将复统苍船。追之俞山外洋。沈其四舟。生擒贼首汪印山、陈礼。计得脱者不及十一矣。是时。贼至江南者千余。水兵御之。不得登陆。遂扼之于崇明之三沙。江北之贼几七千。北枝据淮安之庙湾。南枝据扬州之如皋。公皆分兵助战。前后斩馘俱尽。三沙贼为官兵所困。不得聘。乃卸屋材为小舟以遁。飘至江北。亦歼焉。三十八年十一月。本兵再驳汪直等罪状。下抚按三司详议。枭斩于市。妻子没官。叶宗满免死戍边。加公太子太保左都御史。荫一子锦衣副千户。文武将吏各加升赏。夏正死事。赠都指挥。使荫一子。与朱尚礼、童华、邵岳、俱正千户。

先是处贼万余。盗义乌矿。会令缺。丞尉率乡民逐之。贼易丞尉。列阵而出。戕乡民。民怒。奋力死鬬。贼披靡入山。民追破其巢。贼悉战死。公闻之。喜曰。处贼称悍。乌民一战歼之。勇可知已。吾方求其人而不得。傥新尹任事。渊可不征调而强矣。会江阴赵大河宰义乌。谒制府。即语故。大河欣然任之。遂令戚继光与之偕。给饷甚厚。继光行。复语曰。江南所以不能战者。以未谙节制耳。吾每思仿六花阵法训练。尔喻之乎。继光因献鸳鸯阵。公曰。得之矣。自后义乌兵。遂以劲名天下。今所称南兵是也。有事调用。遂以为常。

嘉靖三十九年五月。公请定节制礼仪视三边事例。上嘉其任事。加兵部尚书兼右都。悉从所请。闽寇告急。撤其兵往援。行至桐山。邵副使尹参将舟师来会。贼已满载。且闻渊兵至。急遁出海。水兵邀击洋中。黎沈贼舟四十有七。溺死者无数。获贼首严山老等百余名。洪泽珍亦焚巢遁。八闽解严。提督遂以饷乏。令舒兵备。撤兵还。贼闻之。复纠众入寇。犯福宁、桐山。闽兵再败。公复发兵攻之。战于桐山、寿宁。追至枫亭。血战于仙游。前后俘斩几二千余。贼遁入海。

四十年九月。讨倭屡捷。加少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四十一年十一月。被逮。停其官。不补。升赵炳然兵部侍郎。兼佥都。抚浙江。

四十四年。再逮。疏辩。寻卒。上怜其功。免勘。

涌幢小品卷之三十一

鹤

杨子曰。鹤。羽族灵也。而变小大不同。金九火也。而变生焉。七年一小变。十六年再变。百六十年大变。千六百年变极。而与圣人同隐显。灵其至矣。

陈州倅卢其畜二鹤甚驯。一创死。一哀鸣不食。卢勉饲之。乃就食。一旦。鸣绕卢侧。卢曰。尔欲去耶。有天可飞。有林可栖。不尔羁也。鹤振?翮云际。数四徊翔乃去。卢老病无子。后三年。归卧黄蒲溪上。晚秋萧索。曳杖林间。忽有一鹤盘空。鸣声凄断。卢仰祝曰。若非我陈州之鹤。果尔。当即下。鹤竟投入怀中。以喙牵衣。旋舞不释。卢抚之泣曰。我老无血胤。形悲影吊。尔幸留者。当如孤山并老。共此残年。遂引之归。为写溪塘泣鹤图。中绘己像。置一鹤其傍。后卢殁。鹤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羣鹊招鹳

某氏园亭中有古树。鹊巢其上。伏卵将雏。一日。二鹊徊翔屋上。悲鸣不已。顷之。有数鹊相向鸣。渐益近。百首皆向巢。忽数鹊对喙鸣。若相语状。扬去。少顷。一鹳横空来。阁阁有声。鹊亦尾其后。羣鹊向而噪。若有所诉。鹳复作声。若允所请。瞥而上。捣巢衔一赤蛇吞之。羣鹊喧舞。若庆且谢者。盖鹊招鹳搏蛇相救也。

徐司训覲。宅近启圣祠。纵奴射鹳。合邑之鹳。无不带箭者。一日。鹳衔火焚祠。有鹳数百。盘旋烈焰之傍。若快心者。徐坐焚祠去官。奴亦瘖哑。事在世宗初年。

燕巢

宋时淄青一民家。燕巢累年。增广至三尺。燕雏既飞。忽一旦。野禽来集庭除。甚众。驱之不去。已而巢破。有白凤雏。长三尺余。往西南飞去。诸禽皆骇散。其家亦隳。

鸟之属

鸟之孝者名曰戴鹊。

众鸟雄大雌小。惟鹯反是。

众鸟三指向前。一指向后。鹦鹉两指向后。

取鸟之未生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长。羽毛皆红。今之红鹦鹉或此类也。

乌鹊之掌。缩于腹下。

鸟之雌雄。别其翼。右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云南百夷中产黄鹦鹉。永乐中常贡此。金文靖有黄鹦鹉赋。成化间。海南进红鹦鹉。朱衣翠裳。沈启南见而图焉。

隆万间。缅甸有鸟。四足而肉翅。其大如鹅。其鸣似鹤。能飞而不能远。其雏胎生。飞行则负雏于背。不践稼穑。不食生虫。杀之必见不祥。

北方有慈鸟。状似大鸡。善啄物。见牛、马、橐驼、脊间有疮。辄啄而食之。往往致死。若饥不得食。虽砂石亦食焉。虏人呼为沽罗。

秃鹜。似鹤而大。高八尺。善与人鬬。尤好啖蛇。万历壬辰春。武宁山中。有大鸟。高七八尺。似鹤而苍。顶秃无毛。其喙有觚棱七八痕。所在之处。无物不啖。鱼鸟为之一空。盖秃鹜也。

蜀中山谷间。有一种百舌鸟。毛采翠碧。蜀人多畜之。一名翠碧鸟。善效他禽语。凡数十种。非东方所谓百舌也。往往矜鬬。至死不解。桂林有乌凤。如鹊而绀碧。髡头有冠。尾垂一弱骨。各长一尺四五寸。其末始有毛羽。大略如凤。鸣声清越。又能为百虫之音。生在右江溪洞中。泽州产石英处。有鸡如雉。体热无毛。腹下毛赤。飞翔不远。常食碎石英。

广西有山凤。状如鹅。而凤喙。巢两江深林中。雌伏卵时。雄以木枝。杂桃胶。封其巢。仅留一窍取食。子成即发封。不成。则窒其窍而杀之。又有大头凤。飞则羽声响若转轮。所止之处。百鸟不敢鸣。

皂雕。一产三卵。内有一卵为犬子。灰色短尾。随母景而走。所逐之禽无不获者。陶九成云。北方凡皂雕作巢处。官司必穷探之。如一巢而三卵者。其一必狗也。取以饲养。进之于朝。但尾上多毛羽数茎而已。田猎之际。雕则戾天。狗则走陆。所逐同至。名曰鹰背。

海（口鸟）神俊。善辟蛟螭。邺城镇将得而宝爱之。南陂。蛟常为害。持（口鸟）往。忽投陂水中。攫一小蛟出。食之且尽。

新宁县有鸟。其大如鹆。其色苍。其鸣自呼曰独足、独足云。

东海有鸟。文身。赤口。而一足。唯食虫豸。不害稻粱。其鸣如人啸声。昼伏夜翔。或时昼出。则羣乌噪之。俗名触触。或曰山噪。疑即商羊也。

木客鸟。大如鹊。千百为羣。飞集有度。俗呼其黄白色。有翼有绶。飞独高者为君长。居前正赤者为五伯。正黑者为铃下。缃色杂赤者为功曹。左胁有白带者为主簿。各有章色。庐郡东。多有之。

越王鸟出新州。似鸢而勾喙。喙中可受二升。南人以为酒卮。此鸟不践地。不饮江湖。不啖百草虫鱼。唯噉木叶。粪似熏陆香。可治杂疮。

山经言禺?鸟如枭。人面四目而有耳。见则大旱。万历壬辰七月初。豫章城中。此鸟来集永宁寺屋上。高二尺许。燕雀从而羣噪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酷暑无雨。田禾尽枯。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鹭。萱录号碧继翁。陆龟蒙号丝禽。三辅黄图号属玉。东坡诗号雪衣儿。所称不同。皆言其白。性畏露。畜之虽驯。至白露。必飞扬而去。

鸟鼠同穴。其鸟为鵌。其鼠为鼵。今咸阳有鸟鼠山。唐诗中往往及之。

成都、福州、贵阳、省下多枭。各府亦如之。无一夕不闻枭声。成都学道署。柏树参天。上有枭巢。好事者伐其巢。得九子。福州下令。献一枭赏三十文。无日无献者。贵阳用鸟铳惊之。其声稍远。然铳声。昔昔不绝。宦其地者。初至甚恶之。竟亦未必为殃。盖多则不足怪也。

紫荆山无翡翠。或移置其中。辄飞去。汴梁城内无萤火。无蝉声。太湖洞庭山无虎。无蛇。无雉。雁宕山无荆棘。有虎不伤人。

史载昌邑王求长鸣鸡。夫鸡安得有长鸣者。滇志。云南镇沅州有鸡。形矮小。鸣无昼夜。与中国鸡声异。得非长鸣鸡耶。

汉时公膳。日食双鸡。庖人窃易之以鹜。因此知鸡贵而鹜贱。虽然。日食双鹜而易之鸡。不又曰鹜贵鸡贱耶。

工部徐谧。兴化县人。畜一天鹅。徐有往。鹅必从之。或入朝。则鹅盘旋云汉。候退朝乃飞下。人以鹅卜其去住。家有亭曰问鹅。又同县鲍氏鴶媒。飞去年许矣。忽闻网中鴶声。主人惊曰。此吾家老黑头来也。合网得之。则见鴶媒。将羣雏俱丽网中。不怖不惊。而足铜环宛然。

鸟田

吴越春秋。禹崩之后。天美禹德而劳其功。使百鸟还为民田。大小有差。进退有行。一盛一衰。往来有常。地理志。山上有禹井、禹祠。下有羣鸟耘田。水经注。鸟为之耘。春拔草根。秋啄其秽。是以县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鸟。犯则刑无赦。

白鹿

世庙末年。进白鹿甚多。胡默林在浙。获而进者二。一齐云山。一舟山。舟山在海中。不甚深邃。亦产此。异矣。盖天生以应世王之求。不在山之浅深也。万历戊申。七月望日。嵩山马峪居民。获一小白鹿。通身如雪。目睛周围如丹砂。而瞳子如漆。献于县官。畜之凡二年。角将生。遂纵于玉柱峯之下。踰月中使来。求之不得乃已。抱朴子曰。鹿千岁白。五百岁黄。此一说也。今幼鹿而角渐露。可见又有奇生别种。不可以岁年论也。

张鲂。字叔鱼。江曲人。有学行。晋明帝时。为合浦令。英敏有惠政。白鹿羣游。因鲂所筑城。及南山。皆以白鹿名。志奇政也。因取一似献。诏征为尚书郎。夫白鹿称瑞。而至于羣游。则又千古所少。晋史中多载奇异小说。而独此不载。何耶。

异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永乐己亥秋。海外忽斯汉等国。各遣使来进麒麟、狮子、天马、文豹、紫象、騶、【高七尺。】福鹿、【似騶而花文可爱。】灵羊、长角马哈兽、【角长于身。】五色鹦鹉。又交趾进白鸟、山凤、三尾龟。

狮彖

成化十九年。西域诸国。若速檀阿黑麻王偕遣使以方物来贡。有狮子。牝牡各一。雄姿诡状。世罕曾睹。西汉书谓狮子似虎。正黄有髯彨。尾端茸毛大如斗。与今所贡正同。而梵书谓有青绿色。及五色备者。盖不常有。或夸言也。轩辕纪。帝登黄山。于海得白泽神兽。能言语。达于万物之情。穆天子传。狻猊日行五百里。尔雅。狻猊类彪猫。食虎豹。世谓白泽狻猊。皆即狮子耳。

彖。豕类也。张腹而藏毕露者也。今人读彖曰毕。世而不知其义。可乎。

犬

李明道。丰城人。家富于赀。乘乱起兵。附徐寿辉。后附陈友谅。及见获于胡大海。太祖宥之。命为行省参政。令与曾万中等守吉安。两人不相能。明道复叛。附于友谅。及友谅败灭。明道复走归丰城。剪其须发。逃匿武宁山中。有茶客识之。缚送武昌。上数其反复之罪。明道无以对。遂磔于鲇鱼口沙上。明道尝有所畜犬。为我军所得。携至武昌。犬见明道被戮。嗥鸣踯躅不已。衔聚其肉。跑沙瘗之。上义此犬。因命敛葬明道。

秦邦者。家饶。好货殖。永乐初。年已四十。将往京师。卜之不利。妻许氏。苦谏不听。邦畜一白犬。相随出入。甚有灵性。是日解缆。犬忽呼号踯躅。跃入舟中。衔邦衣裙。若阻行者。邦不悟。遂挈之偕行。舟次张湾。有寇登舟。俱被刺。死于水。惟白犬从后舱跃出。啮一盗手几殒。众持刃来逐。犬赴水遁。贼既去。犬潜尾到家。默认其处。昼则觅食。夜伏水次。守邦。如是数月。人皆异之。未几。巡河御史吕希望至。见白犬号呼岸傍。状如泣诉。异之。曰。此必有冤。命吏卒从。犬足爬地。果见邦尸。犬嗥叫尸傍不去。希望曰。此必故主被谋害。但不知凶人何在。犬能指其处乎。犬摇首遂行。命吏随之。里许。至一室。贼方会饮。犬径入啮之。吏缚贼至。拷掠未服。忽一人。啼而前诉曰。某乃秦邦仆也。吾主被劫死。某亦被刺落水。幸而不死。此尸即吾主也。贼遂伏罪。其仆舁主柩还。犬亦随到家。昼夜跧伏柩侧。时或悲号。葬甫毕。犬触树而死。许氏义之。埋犬冢傍。许氏守节终身。被旌。

王日就。字成德。分水县人。少负侠气。夜猎。从骑四出。有畜犬。呜呜衔衣。捶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随以归。明日覆视其处。虎迹纵横。叹曰。犬。人畜也。犹知爱主。吾奉父母遗体。不自爱。可乎。散其徒。读书。中年传家政于子。坚坐二十余年。淳熙元年年六十五。正衣冠。泊然而逝。

杀狗磔县四门。起于秦德公。盖狗别宾主。善守御。故以为禳。以辟盗贼。月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令曰。犬者。金属。抑金以毕春气。使不为害。令万物遂成其性。今惟夷狄行之。中国则否。
狗后有悬爪者曰犬。善警苟食。故目人之卑污者曰狗。古者有田犬。有吠犬。有食犬。记曰。士无故不杀犬、豕。指食犬也。
江口备倭官宋儒。畜一黑犬。至夜辄踰出。或窃邻肉以归。邻患之。诉于儒。儒因伺之。良是。售之狗屠。得百钱。旦日启扉。犬已逃至。摇尾就儒作乞怜状。儒与犬约。自后勿复窃邻肉。则贷汝一死。仍以原钱归屠。犬即弥耳驯伏。投以骨。一嗅辄去。甘守糠窍。见者咸叹异云。
余氏有老仆。畜一犬。甚猛。仆怪其囓人。每欲杀之。犬辄遁去。异日复还。囓人如故也。后竟杀之。犬忽凭仆之妻。佯狂而啼。具言我前生猎徒也。再世为秀才。今为犬。后生将复为人。我无罪。何妄杀我。始我匿竹中数日。谓汝意已解。故复来归。汝竟杀我。我何罪耶。啼数日。寻愈。后亦无恙。
虎
昔有人北试。道经彭城。过乡落间。见一义虎桥。询诸父老。曰。昔有商于齐鲁之墟者。夜归。迷失故道。悞堕虎穴。自分必死。虎熟视不加噬。昼则出取物食之。夜归若为之护者。月余。其人稍谙虎性。乃嘱之曰。吾因失道至此。幸君惠我。不及于难。吾有父母妻子。久客于外。思欲一见。仗君力。能置我于大道中。幸甚。虎作许诺状。伏地摇尾招之。商喻其意。上虎背。跃而出。置诸道傍。顾而悲跳。分去后。历数载。商偶经此地。见诸猎缚一生虎归。将献之官。熟视。乃前虎也。虎见之。回睨。其人感泣。遂与众具道所以。亟出重赀赎之。众亦义其所为。相与释缚。纵深山之曲。后人于其地为桥。表焉。
长兴臧进士邻人。薄暮为虎所囓。闻空中呼曰。业畜莫转牙。背而行。如风雨声。天明抛一大寺前。僧百余。曝朝曦补衲。问之。曰。天台方广寺也。旁店。老妇人傍端立一子。可五六岁。见而招之曰。汝久饥。当以粥啖汝。泣拜谢之。因谓曰。吾已无夫。止一子。肯留否。又拜泣。告以思家不能留。笑曰。去此不知几千万里。家岂可到。遂大哭求死。老妇沉吟曰。当令吾子送归。第命合眼随而行。风雨声如前。久之。喝曰。已到。看。看。其子忽不见。时夜半月明。识其家。扣门。妻子兄弟。皆以为鬼。不敢应。比明。人也。乃抱而恸哭。庆更生。时离家已念余日矣。其人至今尚存。
处州蒋姓者善杀虎。人问其故。答曰。百兽难杀。惟虎易杀。盖它兽。见人奔走。逐之或不能及。虎恃勇。见人。负嵎振威。磨牙掉尾。欲扑人而食之。吾得铁叉。对虎中立。二人执鎗旁佐之。叱虎令前。徐以叉接其项。二鎗夹进。折而仆之无难者。使其见人即走。吾乌能尽得志。可为好食人者之戒。世有猛而贪得者。殆此之类也。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正德十年中秋。清河县有虎自梁山而来。踰城。入察院。升大槐枝颠。眈眈下视。咆哮甚厉。知县张纶用壮民李万等搏杀焉。

小说中。力士尤昌四杀虎。以铁鎗为弱。削坚竹。炙以油。未毕而虎至。两手执其膊。一手擎定。一手取竹刺杀之。其说未知果否。而要之。竹刺之可用明矣。丁巳。杭州有虎入城。营军三百尾之。出钱塘门。将官多力者持鎗进。辄被拉断。一医生见而笑之。众因就问。请计。医士取鎗迭试。皆曰。软不可用。亦削竹如前法。刺虎中之。按竹。奋臂覆转。虎亦随转。就毙。盖难不在刺而在转。转时铁鎗都折。折则虎奋。犹能脱鎗伤人。惟竹劲不可折。得施全力故也。医士又云。凡虎。蹲定不肯去。作咆哮声攫拿势者。一人以铁叉直立俟之。虎跳而扑。中口。二人持棍击其腰。可以立毙。其曳尾前行。不睨人而睨地。目光反照。见人缓急。因之行止。又不作声势。此殆有神。未可易视。盖虎性燥烈。声势可畏。能怖人。却亦易竭。可擒。惟沉沉迤逦无所恋。不作声势。固自难制。少年在处州山中曾见其一猎士。数百人随之。一人援矛而前。虎反跃。啮其项。弃之。直冲而驰。仆地者十余人。有死者。竟越山去。

徐恩。山阴人。家贫。不甚知书。而孝友由天性。与兄文。刈薪项里岭。日未午。一虎从丛筱中出。噬文。牙贯肩项。恩急顾。得一木棓。趋击虎。数十下。持不可夺。则蹑文足。自后（打去丁改擊）之。虎乃释文走。恩度必复来。于是曳文首。前向立。跨尸以待。且大呼曰。天乎。吾于虎何雠。虎杀吾兄。天尚相与杀此虎。复兄雠。少选。虎迂行。负上势。奔突而下。恩侧身承势。横扼而挤之。虎辄失足。旁逸。若是者凡数四。邻族闻者。或匿林薄间。呼恩弃尸自脱。恩厉声曰。汝能助。助我。不能。无挠我。今日断无弃兄理。我不与虎俱生矣。虎欲骋不得。复奔突如前。垂至。则人立不动。亦若出奇设疑。意在乘间以逞者。恩直前批之。适中其鼻。虎创甚。始却步。徐行而去。然犹数回视焉。既而救者咸至。共舆尸以归。恩力竭。病累月死。方恩病时。人有以义士誉之者。恩怆然涕曰。吾恨力止此。不能磔此虎。以祭吾兄。吾乃以是得众人誉。吾独何心哉。邑大夫萧鸣凤。传其事而为之赞。

何兆三。山阴人。弟出采薪。虎突至。衔其首。兆三呼号奔救。以筱击虎。虎遽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为樵十余年。稍有所储。兆三曰。我老矣。当为弟娶似延宗祀。若有子。即吾子也。于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妇悍。不能奉事其伯。兆三不免冻饿。亦无悔云。

曹小娥。黄岩人。嘉熙二年二月晦。同其母范。及邻居二十人。采笋陆婆坑。范为虎所得。众悉惊溃。娥执母手。推虎而叫。范知不免。瞀瞀然命之去。娥叫执愈疾。亟行数百步。虎掉尾拂娥。踞坐熟视。娥以身翼母。推之下山。尚喘息。会救者至。以布衾裹归。母死而尸得完。里人吊之。娥不能言。徐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黄虎也。吾不得代吾母死也。
夏孝女少。字阿九。亦黄岩人。时年十五。一日。随父与其邻樵于山。父前与虎遇。邻人惧。亟升木避之。女见父陷虎口。噭号直前。执薪鞭虎。且鞭且泣。踰十步。虎弃其父。而啖之。
余杭方祥。买山于古城。山主朱氏。既毕事。朱复诬谓未受直。与其徒三人。邀议于山舍。方弗校。即更与之。第指天矢之曰。吾苟负若。出门即死于虎。若负吾。当亦如之。朱出门。上马。已觉体战栗。转顾。虎突来。攫其骑。啮其臀。方奋呼。举火燎虎。虎乃释去。朱以缊着厚。得不死。乃自讼而语诸人。方又一日黎明。凌霜过潘板桥。桥布木。狭而修。下瞰湍流甚险。行将半。见彼岸缟衣伟男子。大言梁断矣。勿过。因即返。候明。桴而渡。视梁果断。霜路无伟人迹。意村叟也。访谢之。通村无此人。而旁有周赧王祠。疑神助。每过。必入拜焉。
神考某年。梦有豹。掉尾来啮。恶之。令豹房绝食。俱饿死。兽亦遭阨。至惊动圣天子也。
牛
齐河县洪店有盗杀人于王臻户前。众执臻。已诬服久矣。知县赵清过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鸣。若有所诉。清曰。谁氏之牛。众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乎。抵邑。即辩释臻父子。后鞫大盗王山。得其杀人状。齐河人称神明。作义牛记。清。代州人。成化癸卯乡荐。
生善道
平阳县初筑垂杨埭。屡筑屡圮。官用巫者言。将以牛祭。时有了兴法师在万泉乡。牛径衔刀奔至师前。逐者踵至。师止其杀。解袈裟付之。曰。若以置埭址下。埭自可固。慎勿用牛。已而果然。牛放山中。师建塔院。咒牛曰。汝能练泥乎。牛俛首受役。塔成七日而牛死。师曰。此牛已生善道矣。瘞之。有香气触人。十余日不散。
两牧犊相卫
程史。有收犊相卫。得免虎患。太祖御制文集称滁阳亦有此事。唐时刘汇为歙州刺吏。野媪将为虎噬。幼女号呼搏虎。俱免。
相牛法
古之视牛者以耳。病则耳燥。安则温润而泽。诗云。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是也。旧又云。牛相。壁堂欲阔。膺廷欲广。豪筋欲就。隻骨欲垂。插颈欲高。排胁欲密。尾不用至地。头不用多肉。角欲得细。身欲得圆。眼欲得大。口方易饲。鼻广易牵。倚欲如绊马。行欲如羊。形欲如卷。悬蹄欲如八字。乱睫好触。龙颈突目好跳。毛拳角冷有病。毛少骨多有力。岐胡有寿。常有似鸣有黄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嘉泰志。中州针火?平潼取酥酪。以雍酥为冠。晋王武子指羊酪示陆士衡云。卿江东何以敌此。疑当时南方尚未有也。

牛禁

宣武门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为业。巡城杨御史四知榜禁之。众皆鼓噪。诸大臣知状。弛其禁。乃定。此戊子年事。盖禁杀牛。自美事。而京师不可行。想各边亦当然。

韩滉以贼非牛酒不啸结。乃禁屠牛。以绝其谋。犯令者诛及邻伍。滉特禁屠。以盗贼为名。可重其罚。此机变也。

猴

汪中丞可受。黄梅人。尝令金华。有丐者作猴戏乞钱。遂饱所欲。旁一丐者。忌且羡之。因醉丐者以酒。诱至破窑内。椎杀之。绳其猴。从己。亦作戏乞钱。而汪呼导声至。猴忽啮绳断。脱走车前。作诉冤状。即令人随之。至破窑内。得尸。又令人行捕。得后丐者。鞫问伏辜。杖之死。方焚前丐者尸。烈焰始发。猴又号鸣。赴火抱尸。共为煨烬。

猫

姑苏齐门外陆墓。一小民负官租。出避。家独一猫。催租者持去。卖之阊门铺商。忽小民过其地。跃入怀。为铺中所夺。辄悲鸣顾视不已。至夜。衔一绫帨。内有金五两余。投之而去。

豕

万历初。浒墅关王序三家养一豕。忽衔主衣裙行。异之。随所往。以嘴掀土。出瘗金千两。家遂大饶。自是饲豕以饭。澡以泉。衣绵席毡。凡十年。大可比牛。远近皆来观。称其家金为豕金。

兽之属

凡兽。自虎、豺、而外。久驰。则血耗而肉不佳。鹿为尤甚。

山中夜静时。无杂兽之声。则必有虎。虎去月余。而后兽稍有至者。山之居人以此为验。

貀似虎而白。无前两足者。

马八尺为騋。牛七尺为犉。羊六尺为羬。彘五尺为豕?尼。狗四尺为獒。鸡三尺为鹍。此皆就绝大而高者名也。

梅圣俞有马曰铁獭。王元之有奴曰青猿。曲端有马曰铁象。

虎、豹、一跃六丈。熊十二丈。虎、豹、可擒。熊虽追及围守。亦不可擒。盖毛深而滑。受射。若飞沙着冰柱。纷纷堕地。人既难近。鎗戟亦无所施。

正德十年十二月。麻城县有熊。飞过县治。获之。此可证飞熊之说。

狨似猿猱而长尾。尾色红。去来林间如飞。能食猿猱。猿猱每出采山核。狨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莫不俯首帖服。狨择其肥者噉之。
邕宜以西。南丹诸蛮皆居穷崖绝谷间。有兽曰野皤。黄发椎髻。跣足裹形。上下山谷如飞猱。自腰已下。有皮累垂。盖膝若犊鼻。力敌数壮夫。遇男子必负去。求合。或刺杀之。至死。以手护腰间。剖视。得印方寸。莹若苍玉。字类符篆。不可识。
云贵深山中产一种兽。形类猕猴而白毛。巢于高树之上。其子孙以次巢下枝。老者鲜出。唯居下者。出觅果物传致其上。老者已食。众乃敢食。名曰宗彝。尚书传所谓虎蜼也。又有神鹿。生而两头。能食毒草。
西夏有竹牛。重数百斤。角甚长。而黄黑相间。用以制弓。尤健劲。
辽东有騊鹿。重三百斤。彼人能效其声。致而取之。
凉州狗大如驴。汉乐浪郡有果下马。高三尺。日南郡出果下牛。亦高三尺。
松潘出六角羊。土人云。羊与鹿交故多角。郭青螺在蜀得二只。临行。以送周友山大参。周名思敬。
猿。山家谓之鞠侯。皮陆俱有诗。见山川志。猿好践园蔬。所过狼藉。山间豆、麦、胡麻、莱菔、蔬果、竹萌之类。多被残。天衣寺僧法聪令捕一老猴。被以衣巾。多为细缝。使不得脱。纵之使去。老猴喜得脱逃。跳趋其羣。羣望而畏之。皆舍去。老猴趋之愈急。相逐。日行数十百里。其害稍息。
猫。一名乌圆。其目睛。旦暮皆圆。子午时即敛如线。鼻极冷。惟夏至一日暖。盖阴类。其应若此。
麝无胆。兔无脾。鳖以眼听。
似马而小者曰驴。驴与马相牝牡而生者曰骡。尤相健。能负物致远。
唐弘道初。凉州仓有鼠长二尺余。为猫所啮。羣鼠数百。少选。聚万余鼠。州发人击之。乃散。
龙
大禹治水。至震泽。斩黑龙以祭天。本朝永乐间。大获龙骨。吴江史鉴为之志云。
龙坟。在今秀水县复礼乡小律原。此距太湖可六七十里。初由村氓耕田。往往得龙骨而未识也。永乐间。有一渔者始识之。因潜持出。以售于苏州南濠徐氏药肆中。岁以为常。一日。徐问有龙角否。其人曰。有。乃以一枝遗徐。有朱永年过徐肆中。见之。惊问。得之何所。曰。适有人来售。朱问。其人去远近。曰。未远。因急追及之。盖是时有左珰号李黄子者。方受命求采珍异。朱以买办户。出入珰所。欲以为奇货也。遂偕其人告于珰。珰檄郡县。调夫船。具畚锸。躬往掘之。初入。见有状如浮屠氏所谓金刚神者数辈。俨然如生。众方骇异。及见风随化尽。惟余骨尔。遂得龙骨、角、齿、牙。凡数十舰。献于朝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窃取者不与焉。时方贵龙角带。自非诸王勋戚。不能得。一銙直十余金。及是。价为之顿贱。秀水在当时犹为嘉兴。宣德间始分为秀水。今其田可六十亩许。不加粪治。而收获倍于他田。岁每大风雨。则拔木发屋。而禾稼反无损。耕者犹时时得龙骨田中。意当时已尽取。不应有遗。岂其地为龙所窟。而潜蜕其中欤。至大禹治水。至震泽。斩黑龙以祭天之文。不知出于何书。历考吴越春秋、吴郡志、苏州志。无所经见。不敢强为之说。

刘洞微善画龙。一日。夫妇造门。曰。龙有雌雄不同。公知之乎。曰。不知。其夫笑曰。不知。如何轻自下笔。洞微怅然。曰。子能言之乎。曰。能。因请其状。曰。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豁。鬐尖鳞密。上壮下杀。朱火烨烨。雌者角靡凹平。目浅鼻直。鬐圆鳞薄。尾壮于腹。洞微曰。尔何人。能知之。其人曰。吾即是也。化为二龙飞去。

陈容。字公所。长乐人。端平二年进士。官至朝散大夫。善画龙。世称所翁龙者是也。

宋文帝以宜都王自江陵入即位。江中有黑龙负舟。人以为瑞。梁武陵王纪自成都率兵下峡。亦有此异。是日江水初尚可揭。及登舟无雨。骤长六尺。咸以天赞为贺。未几败死。文帝亦终死于元凶之手。瑞乃为祸如此。要知黑龙非瑞。必如大禹神圣。黄龙负舟。乃始为奇耳。然禹视如蝘蜓。原不以为瑞也。

温州府乐清县岭店驿居民至七月二十日皆闭户不敢出。其日必有风雨。满街积有虾、蟹。相传百年前。有女汲于河。龙神见而悦之。化为男。与交。遂有娠。后生二小龙。剖腹而出。龙神即摄女尸。葬于山顶。盖七月之二十日。至今小龙以其日至。若祭墓然。时刻不爽。

嘉靖初。扬州石坝集民家夜尝有物窃瓮水。主人每伺之不得。一日。黎明。将秣马远行。忽见中溜。火光烨烨。欲腾而上。主人急以田器击之。铿然坠地有声。视之。金龙。首大于五斗釜。乃惊愕。急以布数十裹而瘗之。祷神毕。出之。赤金也。身及尾皆铜钱。其家今富。四纪无过。称金龙邵氏。

嘉靖七年。宝应知县闻人诠虑时旸为患。奏开月河。试筑记工方类地祇。二龙戏水。鳞角毕露。时四面皆大雨。独不及工所。人咸异之。

广西左州模邨有岩淋。入岩二十步。即幽暗。中有野龙潜伏。邨妇欲见龙者。则盛饰入岩。唱土歌以动之。龙乃出。蟠邨妇怀中。良久乃去。士人游观。则龙伏不出。

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

北庭西北沙州有黑河。深可驾舟。其水往往泛滥。荡室庐。坏禾稼。人多远徙。开元中。南阳张嵩为都护。召吏讯其事。云黑河中有巨龙。嗜羔特犬彘。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漂浪腾水。望祀河浒。乃命致牢醴。布筵席。密以弓矢俟其侧。及至河上。有龙长百尺。自波中跃出。俄然升岸。渐近渐缩。至于几筵。纔长数尺。嵩发一矢。众矢并集。龙遂死焉。上壮其果断。诏断龙舌。函以赐嵩子孙。且承袭沙州刺史。

隆庆壬申。睢宁大雨。河溢。有五龙见云中。雷火霹雳。乡人言是日有龙为蛛网所罣。不得脱。须臾。火龙焚其网。龙乃脱去。蛛死山中。丝网尚弥山谷。或截取为马鞭。

长阿含经云。真龙十二种。始不为金翅鸟所食。此鸟。头尾相去。八千由旬。其目明利。有大势力。投龙宫中。搏诸龙啖之。其说荒唐不可信。考南齐太子长懋与宗人西昌侯萧鸾意好不协。谓竟陵王子艮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当由其福薄故也。太子一日卧小殿中。梦见金翅鸟飞下。搏食小龙无数。后鸾颛政篡位。太子子孙无遗焉。鸾每先一夕焚香。呜咽流涕。则次日诸王必有诛杀。大约煮药以待最幼者。使保姆抱以入。此鸟乃变为帝王。于族类中行此忍心事。忽而又呜咽流涕。则心固未尝死也。总之。自为子孙计。忍而至此。要之。终不得免。冤冤报复。作业何所底止。岂乘除固然。然亦枉势力矣。

天地间。水下注。气上升。神龙出没其间。为之宣泄。皆有神焉。故所在龙池、潭、洞、穴。处处有之。有神龙则必有毒龙、怪龙。五台山下有池约二亩余。佛经云。禁五百毒龙之所。禁之中必有所以生而养之法。若杀。便增出许多事来。

龙凤名状

鹿角、牛耳、驼首、鬼目、蛇项、蜃腹、鱼鳞、虎掌、鹰爪。龙之状也。鸿前、鹿?各后、蛇颈、鱼尾、鹳颡、鸳腮、龙文、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凤之状也。麚首、牛尾、狼头、马足、圜蹏、肉角。麟之状也。有角为虬龙。无角为螭龙。有鳞为蛟龙。有翼为应龙。凤之青。曰?曷。赤曰鹓。黄曰焉。白曰鹓。紫曰鷟。麟之青。曰耸孤。赤曰炎驹。白曰素冥。黑曰角端。黄曰麒麐。

龙之鳞。八十有一。鲤之鳞。三十有六。麟肉角而不触。凤肉喙而不啄。鳣骨脆。貘骨实。蛟骨青。凤骨黑。龙珠在颔。鲛珠在皮。蛇之珠在口。鱼之珠在目。蚌之珠在腹。鳖之珠在足。蟒目圆。蛟眉连。蜃鳞逆。腹鼻反。狼肠直。鹫喙曲。羬羊之角重于肉。斲水之舌长于喙。犀体兼五种肉。象体具十二少肉。或云有百兽肉。

神龙所经。盆盎涌焉。海犀所涉。江河坼焉。麒麐之鬬。日月食焉。鲸鱼之死。慧星出焉。狸牛之搏。海水沸焉。越睒杀犀。疾雷及焉。

猪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濮阳郡有续生者。身长七八尺。剪发留二三寸。不着禅袴。破衫齐膝而已。每四月八日。市场戏处皆有续生。郡人张孝恭疑之。自在戏场对一续生。又遣奴子到诸处。凡戏场果皆有续生。天旱。续生入泥涂。偃展久之。必雨。土人谓之猪龙。夜中有人见北市电火。往视之。有一蟒蛇。身在电里。至晓。见续生拂灰而出。后不知所之。

龟

赵清献入蜀。携一琴、一鹤、一龟。今人都言琴、鹤。不言龟。

广东兴宁县金龟。见长丈余。金光四射。泝河而上。所过田陂皆坏。其年。嘉靖辛丑岁。大稔。

龟首俯者灵。

蛇

有大蛇穴禹门下岩石中。常束尾崖树颠。垂首于河。伺食鱼、鳖之类。已而复上入穴。如是者累年。一日。复下食于河。遂不即起。但尾束树端。牢不可脱。每其身一上下。则树为起伏。如弓张弛状。久之。树枝披折。蛇堕水中。数日。蛇旋浮死水隈。竟不知蛇得水物。贪其腥膻。不舍而堕邪。蛇为水之怪物所得。欲起不能。而堕也。是蛇负其险毒。稔其贪婪。以食于河。所恃以安者。尾束于树耳。使树不折。则其生死。犹未可知。惟树折身堕。遂死于河。此殆天理。非偶然也。且使蛇得水物。贪其腥膻。不舍而死。固可为怙强贪不知止之戒。使蛇为水之怪物所得而死。亦可谓害物必报之戒。

余家南浔东。去舍数百步。有旧窑。土人冯姓者得之。毁基。其中有蛇千余。俱纵之去。大者数围。长十丈。一角。往东行。未几。冯一子暴死。

万历丙戌。建昌乡民樵于山。逢一巨蛇。头端一角。六足如鸡距。见人不噬。亦不惊。民因呼羣往视。亦不敢伤。徐徐入深林去。华山记云。蛇六足者。名曰肥(虫遗)。见则千里之内大旱。戊子、己丑之灾。其兆已先见之矣。

蕲蛇。一名褰鼻蛇。诸蛇鼻向下。独此向上。龙头虎口。黑质白花。背有二十四方胜。尾尖有一佛指甲。腹旁有念珠斑。剖之。置水中。则反尾涤其腹。长尺余。

乳罗山县南三十里。相传一货郎过此山。得青卵。置之箱内。脱壳为蛇。驯畜稍大。复置之故处。名其蛇曰乳罗。其后截道。噬人甚厉。众觅货郎使禁之。货郎着刃于地。叮咛作念。蛇引颈自刎而死。

蛇一名曰蜀精。

毒食

岭南人惯食蛇。云其味肥美。万历间。南海有诸生数十人。聚学宫。见大蛇自梁间坠地。取烹之。将熟。忽报学宪至。未及餐而出。釜中溢汁流地。二犬进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饮之。皆死灶旁。诸生归。大骇。埋其肉阶下。数日出一菌。甚嫩。学宫卒误食之。亦毙。余姚毛佥事患风疾。觅蕲蛇酒饮之。半月发脑疽。遂不起。晋中有人采菌于木。以为天花菜也。献之某侍御。食之尽一器。已入房卧。次日不启门。役者倒门视之。仅有白骨在床。肉尽为水矣。因告令。索菌木下。得大蛇数围。焚之。烟触人鼻咸毙。或曰。鳖与蛇同气。凡三足、首无裙者、赤腹者、白目者、腹字者。皆蛇产。食之溃体。潮州有人取一巨鳝食之。腹裂而死。或曰。亦蛇化也。有韩姓者。园产一梨。如斗大。适诸客会饮。剖食之。尽死。一生独不食。得免。使人掘梨下。四蛇盘焉。东海林姓者。园产大瓜。客二人过。食之。入口皆死。主掘瓜下。有蛇如柱。凡物异常者皆有毒。匪直异物。古人曰。厚味必腊毒。

山海经曰。从山上多三足鳖。左传曰。三足鳖谓之能。不可食也。山溪间多有之。色赤。

腹蛇噬人。必落齿舌。虎豹食人。必缺耳角。自来猎户见缺耳之虎。缺不过三人。则何如矣。不落不缺。越做越狠。

鱼

葛原六。海门县人。魁梧豪侠。以布衣诣阙下。献鳓鱼百尾。时国初法严。众为危之。则笑曰。尔不上食父母耶。君犹亲也。庸何伤。及至。高皇帝大悦。问之曰。鱼美何如。蒲伏前。顿首对曰。鱼美。但臣未进。不敢尝耳。又大悦。命大臣赐酒食。仍选一尾还之。曰。劳汝。劳汝。其后岁贡鱼九十九尾。着为令。

阖闾十年。有东夷人侵逼吴境。吴王大惊。令所司点军。王乃宴会亲行。平明出城十里顿军。憩歇。今憩桥是也。王曰。进军。所司奏。食时已至。令临顿吴军宴设之处。今临顿是也。夷人闻王亲征。不敢敌。收军入海。据东洲沙上。吴亦入海逐之。据沙洲。相守一月。属时风涛。粮不得度。王焚香祷天。言讫。东风大震。水上见金色逼海而来。遶吴王沙洲百匝。所司捞漉。得鱼。食之美。三军踊跃。夷人一鱼不获。遂献宝物。送降款。吴王亦以礼报之。仍将鱼腹、肠、肚。以醎水淹之。送与夷人。因号逐夷。夷亭之名昉此。吴王回军会羣臣。思海中所食鱼。问所余何在。所司奏云。并曝干。吴王索之。其味美。因书美下着鱼。是为鲞字。今从鲊。非也。鱼出海中。作金色。不知其名。吴王见脑中有骨如白石。号为石首鱼。

其鱼似黄鱼而稍大。本草。和莼作羹。开胃益气。加盐。暴干食之。名为鲞。士人爱重以为益人。虽产妇在蓐。亦可食。炙食之。主消瓜成水。初出水能鸣。夜视有光。头中有石如碁子。又野鸭头中有石。云是此鱼所化。

海鱼以三四月间散子。羣拥而来。谓之黄鱼。因其色也。渔人以筒侧之。其声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如雷。初至者为头一水。势汹且猛。不可捕。须让过一水。方下网。簇起。泼以淡水。即定。举之如山。不能尽。水族之利。无大于此者。盖散子既有时。必近海多山。气稍暖。可倚以育。若在溟涬中无所著。如何生得。此造化自然之奇。而或谓内水冲出。故鱼至。未必然。

汉水中。鳊鱼甚美。常禁人捕。以槎头断水。因谓之槎头鳊。宋张敬儿为刺史。齐高帝求此鱼。敬儿作六橹船。置鱼而献曰。奉槎头缩项鳊一千八百头。我郡有此鱼。以碧浪湖灰色者为上。盖深潜土中。得气厚。其它。形相似而色白。去之远矣。

冰井鱼

卧冰得鱼。此王太保通神之孝。乃王梅溪大父病。思得鲫。方盛暑。不易致。子钓于井。得巨鳞。梅溪。年十一。亲见。又奇矣。

神鱼

金山神鱼。每岁庙神诞日。有鱼名黑隘。大者如山。羣引海族来朝。率午方退。

周平二年。十旬不雨。遣祭天神。俄而泉涌。金鱼跃出。遂雨。

进鲊

湖广进鱼鲊。始于成化七年镇守太监。其初止二千五百斤。十七年以后。增至三万斤。用船十二只。皆布政司进献。弘治二年四月。始命内官造办。如七年数。船止二只。神庙三十年。以进鲊粗恶。夺布政使程正谊官。则又属之有司。而数之加增。不必言矣。

杂物

有物如小龟。土色。杂灰土以居。蠕动而步速。好居柱础下。或墙壁下。钻软土下入。畏鸡食之。生育亦蕃。至冬时。穴地取验之。始见。三时散居。不知食何物。人传能食白蚁至尽。有李辅者。经抚州金溪。宿饶泉大姓郭氏堂中。地未洁。乃遣从者净扫之。方设榻。主人再三戒。且告以前物形状曰。吾家新创室屋。不意岁被白蚁伤食。梁栋内空。无如之何。有人教以往川中求此物寘于础下灰土中。今数年来。白蚁皆尽。叩栋柱逢逢然。了无一蚁存。若令人扫地上。遇此物。幸为保全。勿伤之。夫能食白蚁。必奇物也。亦虫类。大不盈寸。块然不动。能钻土而出。名曰蚁虎。

余祖月溪翁云。蟋蟀瞿瞿叫。宣德皇帝要。盖宣庙有此好。采之江南者。苏太守况锺被敕。索千个。不许违误。此宣德九年七月事也。

沮洳之区。素多蚊蟲。五六月间。舟中蚊盛。不可宿。但每至高邮。望见泰山。则蚊悉自舟中飞出。无留影者。相传吕祖有炼阳庵。在泰山之阳。或有僊气驱之。故如此。盖屡验云。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凡蜂聚人家者多不和。其采蜜者不与焉。王莽时。九江连率贾萌守郡不降。有飞蜂附萌车。为汉兵所诛。晋陶侃表袁谦为高凉太守。未至百余里。浦中有蜂蔽日。下谦船。已而皆不利。近则南中黄侍郎。见第十二卷。

杨篷庵致政归。一日。游镇江北□门。偶见羣蜂拥蜂王出游。遇鸷鸟攫蜂王。杀之。羣蜂环守不去。数日俱死之。篷庵瘗焉。表其封曰义蜂冢。亲作文祭之。未几。有蜂十余队。约可数万。绕公厅事。首皆内向。飞鸣良久始去。盖蜂王之族。感而来谢也。

蜗蜒即今俗语所谓沿油也。一名托胎虫。能制蜈蚣。

蝌蚪

绍兴□□张公佐治擢金华守。去郡至一处。见蝌蚪无数。□□鸣噪。皆昂首若有诉。异之。下舆步视。□□□皆跳踯为前导。至田间。三尸迭焉。公有力。手挈二尸起。其下一尸微动。汤灌之。逡巡间复活。曰。我商也。道见二人肩两筐适市。皆蝌蚪也。意伤之。购以放生。二人复曰。此皆浅水。虽放。人必复获。前有清渊。乃放生池也。我从之至此。不虞挥斧。遂被害。二仆随后尚远。有腰缠。必诱至此。并杀而夺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属其守石公昆玉。一讯皆吐实。抵死。腰缠归商。张。闽人。石。楚人。皆有清名。石之子有恒。己未进士。自淳安调长兴。苏人请之调常熟。【父原苏州太守。】长兴人又争之。得止。

物理

麻败酒。蟹败漆。金得百劳之血则昏。铁得鹳鹅之膏则莹。石得鹊髓则化。银得雉粪则枯。风生兽得葛蒲则死。鳖得苋则活。蜈蚣得蜘蛛溺则腐。鸱鸮得桑椹则醉。猫得薄荷则醉。虎得狗则醉。橘得糯则烂。芙蕖得油则败。番蕉得铁则茂。金得翡翠则粉。犀得人气则破。人食矾石则死。蚕食之则不饥。鱼食巴豆则死。鼠食之则肥。蒺草忘忧。合欢蠲忿。仓庚已妒。鵅余?鸟治魇。橐非?巴治畏。金刚石遇羚羊角则碎。水怪遇犀则不隐。石蚌遇桐材则鸣。龙涎遇烟煤则不散。

狼倒草以卜。虎坼地以筮。鹳禹步。鴽画印。獭祭圆。豺祭方。蛇蟠向壬。鹊巢面岁。燕伏戊己。蝠伏庚申。虎奋冲破。仓庚知春分。伯劳知夏至。虔鹊知来。猩猩知往。狒狒自知死生。虎识字。角端知四夷之语。象知地之虚实。橐驼知泉脉之所在。鱼伯识水旱之气。蜉蝣晓潜泉之地。鹊知风之高下。獬廌知人之邪正。鹪鸼向日而飞。玄鳢向斗以游。兔恒向月而息。鹊髡于七夕。海扇见乎上巳。鹆鹠羸于孟冬。短狐上弩于孟夏之朔。蜉蝣羣死于白露之朝。数丸之虫。丸土三百而潮至。移风之鸡。当潮至而辄鸣。乌凤晓百虫之音。反舌解百鸟之语。风狸遇风则行空。橐驼遇疠风则埋其鼻。豘将风则踊踊。鼍将雨则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鸣。鹬将风则啼。商羊将雨则起舞。鸠暮鸣则雨。鸮朝鸣则风。蛤晕随潮以数其文。獭肝随月以生叶。

食品以鹅为重。故祖制。御史不许食鹅。今东南大家以鹅乃发气之物。俱斥不用。唐制御史不许食肉。

蟹入海。至春散子。即枯瘠死矣。

蚌无牝牡。为雀鸽所化。故久者生珠。专一于阴也。

涌幢小品卷之三十二

陈三将军

湖广兴国州。南接江西瑞昌县。陈友谅袭其地。改为路。封子陈三将军守之。国初平汉。其遗孽改姓柯氏。与部曲谈。吴、王、三家通居。兴瑞连界之所。子孙蕃衍。跋扈不执。劫略占夺。逋负钱粮。莫敢如何。都御史赵贤题请立为兴瑞里。择各姓子可教者教之。冥顽自如。又议立界首堡。以卫官统军弹压。狎视如婴儿。尝劫罗继万家极惨毒。又劫罗继淳家。杀九人。反缚继淳兄弟。献瑞昌县。谓为阵获强盗。请赏。

谕贼

伍骖。安福人。景泰中以御史往福建。时汀贼方炽。公单骑趋上杭。询贼出没。时俘贼妇女。械系苦楚。悉纵之。一致仕教官。耄且病。不能从贼。独家居。公选二老卒自随。造其家。教官猝见公至。拜且泣曰。家属皆为贼驱。吾以病在此。奈何。公曰。若可召亲戚来。吾谕之。因留宿。明日。自寨来者十数人。公谕以利害。仍给以帖。来归者万余人。乘势驱兵。破其强梗据寨者。镇守内臣欲上其功。公耻之。力辞得免。还朝卒。

正统中。闽寇起。有老人言贼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往。可抚而有。众疑惮。莫敢往。惟儒士周铸与千户龚遂奇毅然请行。率数骑入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贼也。遂奇恐。欲起去。周不为动。徐呼老人。谕以祸福。老人合家叩头谢亡有。且设草具。周饮食。意气扬扬如平时。食竟。徐起就马。抵巢穴。尽降其众而还。是日遂奇食已。不能正匕箸。道谢曰。某生长行伍。身经战者。亡虑十数。常自谓天下健儿。今日乃为儒者服矣。盖初发难时。凡不从贼者皆死。老人先从贼。屡败。乃请降尔。又贼将张留孙。勇而健鬬。自茂七起事死。伯孙继逆。尤倚仗之。周乃寓书留孙。告之逆顺。许其自新。使谍佯若悞者。传致之伯孙。伯孙果疑留孙。杀之。由是贼将人人自疑。弃伯孙来降。伯孙竟败。被执。贼众遂散。闽地悉平。

县令讨贼

鄱阳刘公禄以进士为浙之平阳令。时矿贼杀吏僭号。重兵讨之不克。公请却兵。独任其责。有士民叶光。家蓄死士。能制贼。公抵其家谕之。光感激用命。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遂平之。有海寇十七艘将登岸。公亲御之。挽弓命中。殪一人。又一矢。贯篙工手。贼骇遁去。而公初未尝习射也。后终工部主事。子洵。南宫第二人。三甲第一。

流贼

成化二十一年。大盗席英先为达官指挥使。犯法。避罪达舍。王永者亦杀人亡命。以骁勇善射。相结。行劫于固安、霸州诸处。从之者复数人。一日。忽骑马露刃。白昼入京城。寻其仇。不得。去而愈肆。锦衣指挥陈玺令正千户赵承章捕之。二人皆无谋。率众遽往。旗校二人为所杀。上怒。降承章为副千户。令玺等带罪追捕。继又降玺职。命指挥同知刘良代领其事。谕中外悬赏购捕。二贼欲走出关。不果。其党渐获。势亦孤。乃遁去。久之不获。后东厂太监罗祥缉知在河南。差千户王英往迹之。二贼匿新乡县人唐庆、唐恕家。庆恕以报宁山卫指挥臧纶、知县王素。合兵擒之。适隰川王逊火?谬亦遣校尉王彪至。苦鬬就擒。槛车械至。命廷鞫。上以其罪恶深重。非他盗比。磔于西市。张茂者。文安县大盗也。家有高楼列屋。深墙窖室。招集亡命刘宸、 【 即刘六。】 刘宠、 【 即刘七。】 齐彦名、李隆、李锐、杨虎、朱千户。皆其徒也。茂又纳赂。交通豹房诸近侍。太监张忠者。号北坟张。居与茂迩。茂结之为兄。因得徧赂马永成、于经、谷大用辈。遂出入禁中。尝侍上爱蹩。倚是益无忌惮。庚午春夏间。河间参将袁彪数败茂及诸贼。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私第。招彪与茂东西坐。举酒属彪。字茂曰。此彦实吾弟也。尔今后好相看。无相阨。又举酒属茂曰。袁参将今日与尔有一面之好。尔今后无寇河间。彪畏忠。不敢谁何。既而都御史宁杲欲擒贼立功。有巡捕主簿李姓者。承杲意。伪作弹琵琶优人。入茂家。具知乡道。杲率骁勇者数十人。乘其不备。入擒之。斧斫茂股。车载以归。余贼相率至京。谋出首追罪。忠与永成为之请于上。且曰。必献银一万。乃赦之。宠宸计无所出。潜令杨虎劫近境。冀以足所献。会虎焚官署。宠宸知事败。乃四散逃去。其徒日多。参将桑玉又受其赂。不肯尽力以攻。尝相遇于文安村中。宠宸匿民家楼上。欲自刭。玉故缓之。有顷。齐彦名持大刀。胁官军。败衂者数十人。至楼下。彦名曰。呼。诸败军皆呼。彦名曰。救至矣。无恐也。宠宸遂弯弓注矢以出。射殪数人。玉大败引还。时辛未六月也。及都御史马中锡奉命讨之。中锡家在故城。惧贼残其坟墓。乃为招抚之计。尝与贼会余手桑园。时已有诏旨。刘大等不赦。又悬赏格。募能擒斩者。即与中锡酒云云。宸曰。无多言。吾已知朝廷不赦我辈矣。中锡曰。无之。宸乃出诏旨于袖中。拂衣挺刃而去。凡京师动静。悉先知之。以貂珰为之奥主也。自是数盗横行中原。杀人满野。村市为墟。久之方平。丧乱之惨。乃百十年所未有者。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蒋恭靖按畿内时。刘六自山东败后。潜归治垣屋。将谋自脱。公与巡抚李舫斋议招抚。遣固安典史谕降。刘六闻言。罗拜典史。令其姊自首乞命。遂连疏其事。乞赦不报。会坝上贼劫团营军器。太监张永疑为刘。发军围其家。敌杀指挥。官军围解。与乡里恸哭别去。祸遂半天下矣。六。初匿天津王长治指挥家。追捕甚急。王故钱宁腹心。告急于钱。遂迁舫斋。为兵部侍郎蒋亦得代去。刘始出神。不可制。今人能说刘六事。而蒋公在事。初未之及。

正德七年。磔反贼赵鏓等于市。鏓。即赵风子。少为文安诸生。每大言自负。杨虎、刘惠等作乱。鏓与其弟鐳镐以五百人从之于河间。虎死。立惠为首。惠即刘三也。僭号奉天征讨大元帅。鏓改名怀忠。称副元帅。有陈翰者从。常计划。称侍谋长史。又伪授其党。以都督指挥等官。分为二十八营。统众至十三万。分掠州县。鏓说惠。尽返虎所为。禁焚掠屠戮。尝附奏言羣奸在朝。浊乱海内。以古所闻。未有不亡者。请枭羣奸首以谢天下。然后斩臣首以谢羣奸。屡攻南阳不克。获舞阳僧德静者。诈指为唐王宫人所生。置诸营中。欲资以为名号。又攻泌阳。欲执焦芳戮之。芳走匿。乃毁其居。掘其先墓而去。鏓每叹曰。恨不得为天下诛此贼。及兵败。鏓、翰、与前后所获贾勉儿、庞文宣、郭汉、宋禄、孙玉、朱仓、孙隆、张富、李隆、孙虎等共三十七人。传诣阙下。诏皆处死。剥为魁者六人皮。法司奏祖训有禁。上不听。寻以皮制鞍革?登。上每骑乘出入。

刘六等攻河南。西平知县王佐使义民贾得山督城中兵御之。得山骁勇。战三日夜。杀贼数百人。城陷。得山与佐俱没于贼。一门遇害者三十七人。嘉靖二十四年有司上其事。赠本县主簿。仍从祀王佐祠。

刘六过赵州。有炊儿年十八九岁。与母妹同居。贼三人至其家。欲犯其妹。炊儿怒。乘不备。提刀尽杀之。

振武兵变

嘉靖中。倭寇起。南京募兵三千营曰振武。三十九年庚申正月二十五日。杀侍郎黄懋官。懋官。福建晋江人。乡举时。梦千余人持梃相向。官府尹以严辩称。改前官。署中多聚蜂。结巢甚盛。谓为吉征。变之前数日。遍体皆粟。写十神牌祈禳。无故自焚。家人见一绯袍者坐堂上。懋官至。徐徐引去。曰。是我家先人也。卒不察是何祥。既以苛刻失众心。有数十卒哄于院门。亲戚多请自便。不听。然内惧。出其眷属匿抚台署中。而密以帖邀内厂何绥、督府徐鹏举、李廷竹、大司马张放?金、少司马李遂、至。懋官出迎。诸卒随入。懋官以金帛布地。饵之。不退。益大集。绥等惶恐。将往估计厅。俟变。而懋官自后踰垣。体魁壮不能上。一家僮自下推之。仆地。气息仅属。抵一民家罗姓者。口出语。不可辨。但曰马石渚、方员外、误我。马为前尚书坤。方则名攸跻。赞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其事者。第中劫掠一空。械其故妻之柩。迹懋官。得其处。时绶、鹏举等亦至。懋官牵鹏举衣。呼诸卒为爷。曰。发廪。发廪。鹏举稍谕止之。骂曰。草包何为。张放（口金）呼曰。幸为我贳懋官。不听。数卒翻屋上木。飞瓦及鹏举冠。乃各弃去。曰。力不能保公矣。然犹抱鹏举足。不肯舍。一侍者手拨之。乃脱。卒持梃乱下。其家僮卧腹上。受捶无数。面决眼突。梃及懋官身。一卒持铳击脑后。垂死。拽至大中桥。以绳裸悬坊上。纽不作结。每一悬辄掷下。初犹作呻吟声。数掷。绝矣。刘世延后赎其尸。殡而归之。

郧阳兵变

万历十五年。李见罗材抚郧阳。改参将公署为书院。十月初二起工。是日。参将方印已解任去。米万春继之。会于离城六十里之远河铺。方有忿言。致激军士默林、王所、熊伯万、何继。持传牌令旗与杜鹤等。鼓噪而入。毁学牌。抢掠。围逼军门。凡诸不便事宜文卷。逼取军门外烧毁。又勒饷银四千二百两充赏。次日。米尚次城外十里。李飞柬速之。又次日。米入城。鼓吹铳炮。过军门履任。释戎服晋见。仍勒上疏。归罪道府生员。疏必经米验过。追改者再。仍收城门锁钥。李隐忍从之。复阅操行赏。哨官杨世华云。乘此冒赏。近于劫库。米佯怒而心是之。即讽军士。告加月粮。旧折三分。增至四分。适副使丁惟宁入城。一见米。即云。各官兵将拥汝为主帅。米大怒。拥众喧乱。守备王鸣鹤仗剑大喝曰。杀副使是反。谁敢谁敢。丁仅得免。李避走襄樊。裴淡泉应章代之。好言慰米。仍杖杀默林、王所。事得定。而讹言传数年不息。

黄梅盗

万历十六年三月。黄梅贼首梅堂、詹三汉、刘汝国、〔一曰刘少溪〕余孟新、四人创首。凡七十余人。拥入蔡永季家抢掠。事闻抚按。蕲州守徐希明虑左右皆盗党。致居民能干曰潘案者。托以擒盗。案设计。与吏目萧芬。于宿松县古车岭擒堂父子。并获刘汝国之妻。具知各盗踪迹。次年正月。烧停前驿。往来长溪。由二郎河等处。又往玉树观朱元三家。杀入。开仓放谷。复劫宿松廖佳贤家。近二百人。楚抚约南操江合兵剿之。都司周弘谟进兵至竹麻尖。战败。州判陈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并进。贼焚营而逃。获陈策尸。身中二鎗。踰旬余。面如生。太湖县乡兵张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刘汝国。余党悉平。

哮贼先兆

哮拜未反前一年。有雀集拜之左肩。旋右绕者三匝。凌云而翔。拜喜曰。烟霄遐举。此其征乎。及宁夏军乱。众欲推拜父子。拜因其日乃先岁雀翔之日也。遂从之。据域称王。抗官军。未几败灭。凡自来帝王。真正成事者。必有奇应。草窃者。亦必有异。如吴曦所见。乃天夺其魄而送之死也。

盗儆讹传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嘉靖末。倭虏交儆。中原皆震。又加以水旱。各处盗贼蜂起。河南人讹传倭至。凤泗又言开封府没于黄河。于是林虑县有贼。聚且数千。睢州亦有贼百余。突犯南关。比知前言非实。乃始解散。当时景象如此。危矣。危矣。

妖人物

宋绍熙时。河南邳徐间多妖民惑众。而陈靖宝者为之魁。虏立赏格捕之。下邳樵夫蔡五采薪于野。衣食不给。叹于道曰。使我捉得陈靖宝。便有官。有钱。逢一白衣人荷担。上系苇席。从后呼曰。我识陈靖宝。恨独力。不能胜是。蔡大惊。释担以问。白衣取苇席铺于破庙之侧。促坐共议。斯须顾蔡。厉声一喝。蔡为席卷起。腾入云霄。遡空而飞。直去八百里。堕于益都府庭下。府帅震骇。谓为巨妖。命武士执缚。荷械狱犴。穷讯所由。蔡不知置辞。而靖宝竟亡命。疑白衣者是其人云。

韩佽在桂州时。有妖贼封盈。能为数里雾。尝行野外。见黄蛱蝶数十。因逐之。至一大树下。忽灭。掘之。得石函书数卷。遂成左道。百姓归之如市。乃声言某日将收桂州。有紫气者。我必胜。至朝。果紫气如匹帛。自山亘于州城。白气直冲之。紫气遂散。天忽大雾。至午稍霁。州宅诸树滴下小铜佛。大如麦。不可胜数。是年韩卒。

唐元和三年。党超元隐居华山罗敷水南。冬夜有一女子来。容色绝代。谓超元曰。妾。南冢妖狐也。学道多年。遂成仙业。今者。业满愿足。须从凡例。祈君活之耳。超元唯唯。又曰。妾命。后日当死于伍坊箭下。来晚。猎徒过者。宜备酒食待之。彼必问所欲。即云亲爱有疾。思一猎狐。因出束素与党。曰。得妾之尸。请夜送旧穴。乃拜泣而去。至明。鬻束素。以市酒食。为待宾之具。其夕。果有伍坊猎骑十人来求宿。遂厚遇之。十人问所欲。超元如前云云。乃许诺而去。南行百余步。有狐穴走遶大冢。走作园围之。一箭而毙。持与超元。超元奉之五素。既去。超元洗其血。卧于寝床。覆以衣衾。至夜分。潜送穴中。以土封之。后七日。女子复来泣谢。因致药金五十斤。再拜而去。且曰。金乌未分。青云出冢上。妾去之候也。超元明晨专视如前云云。后胡客酬金价每两四十缗。

会稽有物方长。如一尺牍。飞空中。映日作金色。数鹰迁遶之。时系狱者名刘朝忠。见之。祝曰。如祥也。则堕此。已而渐近。果堕狱中。则吴之草席也。禁卒持白于官。知县古文炳命祝禳之。

汪直立西厂之日。妖狐出见。朝房倾倒。贻七林之祸甚烈。后虽废逐南京。至弘治十四年尚存。营谋复用。孝宗怜而许之。与王越同召。噫。恶根之难断如此。

成化中。山西崞县民王良学佛法于弥陀寺僧李金华。见人辄为好言劝谕之。忻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州民李钺闻而悦之。愿为弟子。所谈皆虚幻事。从之者至数百人。遂谋不轨。相与言曰。吾佛法既为人信服。由是而取天下。亦不难。但边兵密迩。虑或相挠阻。若遇鞑虏通谋。令其犯边。因与宫军出御。乘间而起。事可济也。于是良与钺撰妖言数十篇。谓皆梦中佛所授者。众皆跪拜争观。良言。干戈炒。不得水。不得了。有一人解曰。水居北方。鞑虏是也。必鞑虏犯边。方能了事。良即撰表。欲上迤北小王子。请犯边。当为内应。令何志海等四人驰马负表。具旗号器械以行。至朔州胡浪庄。失道。为守墩者所获。良等知事败。即集众。欲攻崞县。适巡抚翟瑄等遣兵剿捕。良等率五百人奔定襄县洪泉寨山间。啸聚剽掠。州县官招抚之不服。乃督民兵入山攻之。会大雾。贼不为备。兵至。仓卒不能敌。皆奔窜。获良于五峯山。搜各山。获百二十三人及妖书、器械、衣服、马匹、颇多。瑄会太监刘政及参将王升、御史吴裕等遣人械良等五十四人至京师。命法司会官廷鞫。得其情。悉斩之。瑄、政等各赐敕奖励。于是左都李秉等奏。锦衣卫镇抚司累闻妖言罪人所造妖书图本。举皆妄诞不经之言。小民无知。往往被其幻惑。乞备录其妖书各目。榜示天下。使乡民咸知此等书籍决无证验。传习者必有刑诛。不至再犯。奏可。其书有番天揭地搜神纪经、金龙八宝混天机神经、安天定世绣莹关、九龙战江神图、天宫知贤变迁神图经、镇天降妖铁板达、通天混海图、定天定国水晶珠经、金锁洪阳大策、金锋都天玉镜、六甲明天、九关夜海金船经、九关七辽纂天经、八宝擎天白玉柱、夫子金地历、刘太保泄漏天机伍公经、夺天册、收门纂经、佛手记、三煞截鬼经、金锁拦天记、紧关周天烈火图、玉盆经、换天图、飞历神工、九转玉瓮金灯记、天形图、天髓灵经、定世混天神珠、通玄济世鸳鸯经、锦珊瑚、通天立世滚云裘、银城论、显明历、金璋紫绶经、玉贤镜、四门记、收燕破国经、通天无价锦包袱、三圣争功聚宝经、金历地经、夺天策、海底金经、九曜飞光历、土伞金华盖水鉴书、照贤金灵镜经、珠砂符式坐坛记、普济定天经、周天烈火图、六甲天书、三灾救苦经、轮经、智锁天关书、惑天迷化经、变化经、镇国定三世阳历、玄元宝玉、镜伞锦华盖、换海图、转天图、推背书、九曜飞天历、弥勒颂、通天玩海珠、照天镜、玄天宝镜经、上天梯等经、龙女引道经、穿珠偈、天形图、应劫经、天图形、首妙经、玉贤镜、透天关、尽天历、玄娘圣母亲书、太上玄元宝镜、降妖断怪伍家经、金光妙品、夺日金灯、红尘三略、照天镜、九关番天揭地神图、金锋都天玉镜、玉树金蝉经、玄娘圣母经、七返无价紫金船、银城图样、龙凤勘合。

李子龙。本姓侯。名得权。保定易州民。幼名立柱。见为狼山广寿寺僧。更名明果。稍长。游方。至河南少林寺。遇术士江朝。推其命。后当极贵。又遇道人田道真。传与妖书。有云陕西长安县曲江村金盆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名子龙。有红光满室。白蛇盘绕之异。得权得其说。遂更名子龙。蓄发。往来真定间。交结不逞之徒。又有术士黑山者推其命。若遇猴鸡凤凰交之语。得权以与朝所言符。信之。又遇道士方守真者引至京。寓军匠杨道仙家先是道仙有伪朝章勘合并勾筹符印。散与内使鲍石、崔宏、长随郑忠、王鉴、常浩。左少监宋亮、右副使穆敬。得权乃得夤缘出入内府。石、忠、等皆为所诳。敬信之。时引至万岁山观望。羽林卫百户朱广素与石、忠、相识。密言其事。广遂同小旗王原访得权。称有贵相。乃传于亮等。日久情稔往还。各遗以鞍马、服用等物。石尝报织染局内官韦寒设馔。每得入内府。石、忠、称为上师。北面拜。得权不为礼。势日张大。为锦衣官校所发。执得权等下狱。将送都察院。出卫门。忽报曰。韦寒死矣。鞫实。得权及道仙、广、石、皆伏诛。余党俱发充军。已而都给事中雷泽等言得权、鲍石、等内外交通。阴谋不轨。酝酿祸乱。死有余辜。乃止将得权等五名处死。余党王原等九名俱获宥免。刑罚太纵。恐无以谢神人之怒。彰朝廷之法。乞追究。悉诛之。上以事既行。不听。兵部言锦衣官校孙贤等俱都指挥。袁彬提督能捕获妖贼。例应升赏。诏命升彬俸一级。赏白银十两。彩缎二表。襄、贤、等各升一级。同时有陈广平。山东济宁州民。假以黄冠私习兵法。遍历秦、汴、楚、蜀间。伪为星象。陈图惑人。交结不逞之徒。潜谋不轨。至南京。为都督府都事卜马翊诱获之。执至京。下都察院狱。鞫之。恐有隐匿。奏请差官勘实。上命太监汪直、锦衣指挥陈玺、南京守备内外官、拘事干证佐者械至京。并鞫得其奸恶罪状。坐死。以上皆成化年间事也。时方士业已用事。故妖书盛行。

成化十七年。有妖见于晋府宁河王宫中。或为神像。或为王侯。需索酒食。时时举火将焚宫。罗拜求请。妖叱嗟甚震。且曰还我故地。至明年冬夜。火大发。居第、冠服、器用、皆烬。妖亦随绝。

王满堂者。霸州民王智女。美艳。正德初。尝与选入内。既而罢归。耻不肯适人。数感梦。谓必有万兴者来聘。乃许。其人贵不可言。一游僧出入智家。知其梦。间以语人。道士段鋹挟妖术。因潜易姓名。且赂僧。使谓智曰。尔家明日当有大贵人至。明日。鋹至。问其姓名。与梦协。智家欢呼罗拜之。即妻以满堂。鋹乃出妖书。转相煽惑。乡民神其梦。从之者日益众。鋹恐事觉。携满堂逃山东。峄蝉县儒生潘依道、孙爵、策杖从之。时称臣主。鋹遂僭号。改元大顺平定。往来牛兰、神仙、二山。久之。鋹为新城人所获。并得其妖书。抚按官以闻。诏释其诱从者。鋹及依道、爵、皆斩于市。满堂有中旨。特令全之。乃送浣衣局。寻入侍豹房。上晏驾。始复出云。

嘉靖初年。干州有狂人樊仲者。多赀而诞。方士集其门。谀曰当大贵。于是传播远近。集无赖子。部署。又以照水法惑之。阴相结者近万人。乙酉秋。寇干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明。远近震动。立营铁炉庵。候诸部并发。不至。盖皆为麟县及土人所擒而逸者。又二日。于敖等兵至。悉缚斩之。

妖僧行果者术能使人出神而成仙。郎中刘景寅、某员外、吴维新鼎、信之。其法扃室。守以童子。景寅得所指授。眩甚。有盈寸小人自口出。歌如蝇声。语刘曰。吾君之元神也。童子见而骇呼。小人忽亡。刘遂僵仆。悸病而卒。维新故折足。行之。亦眩。忽绝叫。八仙至矣。起。步趋若不跛者。俄闻空中语曰。将采凤膏龙髓续尔筋。时家中百怪朋作。犬登灶嗥。儿反接啼。会行果至。维新骂曰。汝刳左氏二稚为幻。将诉杀汝矣。果惊走。维新亦病悸。未几卒。两家亦日衰。

嘉靖十七年。昌平州古佛寺僧田园造妖言惑众。入京师千户陈赞家。伪授赞安国公。杀其庶祖母刘善秀。及欲举首人曾广似灭口。东厂捕获。并赞俱伏诛。仍命行保甲法。榜谕中外禁止。

四十三年。京中白莲教有逆谋。其党执伪告身二卷。省粮药一包。首之。首揆徐存斋闻之兵部杨虞坡。以兵往。北人皆奉此教。传有飞刀、飞鎗之法。无敢前者。徐之家人与原首人。挺身往。乃就缚。

四十五年。马道人为妖。远近大哄。各户多悬齕（齿其）龌（齿至）四字似压之。三四月方息。

万历庚辰年。余馆于沈氏阡步之墅。薄暮。觉五里外汹汹人声。如捕贼者。稍冥。声益近而厉。如数千人水战状。大呼击撞。主人惧。以小舟遁去。余步墙外。火光四合。焰在树端。与人声震动天地。渐渐近在隔河。而墅之左右竟不能逼。余心知妖术。不为动。夜半方熄。次日归家。知浔中亦尔。盖广袤且百里矣。此妖术所为。捕兵遇一舟。有人方剪纸人马。仅寸许。擒送官治之。后不复作。

雷峯塔相传镇青鱼、白蛇之妖。嘉靖时。塔烟搏羊角而上。便谓两妖吐毒。迫视之。聚虹耳。隆庆庚午孟夏。流福沟甃石忽动。抉起。见鳖如大车轮。红白色。龟头而三尾。作马鸣。屠者举悬肉钩曳投市鱼筐中。击之。锯牙啮人。市众聚观竟日。恶妨其业。磔焉。胡孝廉文宪竹园在金沙滩门东。有三足蟾。气冲人辄死。一日。园丁报蟾出。从牖窥之。皂色如覆釜。张口如丹漆盘盂。红光盈尺。金目烁烁。与龙舌嘴曳炼之猴。满觉衖遮道之蟒。并蟾为三害。地不知何故多蟾。其伏井厕者。中其气立死。肤色如蜡。有方士捕得蟾。如三十盎。笼之月下。吐光接月。一日。忽秽气不可近。倏失之。巫迎邑神周宣灵王。必先见翠蟾三足如芝。每跃入神袍袖而没。或曰。此月路也。

黄鹤褛雄峙武昌。万历丁酉。一日。无故自火。延烧千家。黄鹤之矶。民淘舀井者。一人入不出。一人继之曰。如有他虞。我撼绳铃。急上我。其人入。见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前人死。傍有大穴。有火光。俄一人。冠方山冠。着绛袍。持刃来逐之。其人大呼撼铃。起。骇几死。苏。为人言如是。闻之监司。欲夷其井。一夜自满。有狐从汉阳门入。阴雨作人哭。寻之无有。民间见龟、蛇、大鬬。后龟、蛇、俱死。自此以后。水旱饥馑相仍逾年。税使至。破坏全楚。如虎傅翼。择人而食。为捶死及逼死者不可计。其后民杀其党与几千人。明年诸宗攫金之变起。杀一大臣。王子伏斧锧者数人。

潮州城西有湖山。上多怪石。民岁罹患。宣德间。知府王源命除之。至下。果获石骷髅。复掘丈余。又得石刻回风二字。先是郡有挽回淳风之谣。今果应之。源字启泽。福建龙溪人。进士。

扬州掘港场。沙中露一船桅。几二丈许。相传为大业中征辽所遗。每阴雨。辄闻其下有鼓吹声。万历丁酉守备翟绍先命军士发之。锸几及船。骤雨如注。旋为土塞。已再发。又再塞。翟惧而止。近为雷击其桅粉碎。鼓吹声亦渐稀。又李新泰有庄在立发河。近岁庄户浚河。深三尺许。得一船。舱甚大。随掘随陷入土。船形制特异。其长未可竟也。众共骇异。下土实之。不复敢窥。

江西人最喜溺女。民有连生四女者。皆溺之。瘗于寝室。最后溺一女。瘗已月余。忽见女手出地上。疑为猫犬所发。以土覆之。次日。两手皆见。又深瘗之。次日。两手两足皆见。乃怪而焚焉。近丙辰冬。龙游河南民妇有产得巨蛇者。蟠踞屋栋。一昼夜。犹连声呼妈妈索乳。径投母怀。母惊而殒。蛇亦自毙。旁人讯之。则此妇先产七女。皆溺死。巨蛇之报。宜其及己。

假番物

成化中。京城外有军民叶玘、靳鸾等。与番僧谋发人墓。取髑髅及顶骨。为葛巴剌椀。并数珠。假以为西番所产。竞市之。献中官曰转世妙法。得利甚厚。前后所发墓无算。至是缉事者闻于朝。番僧皆遁去。获玘等送刑部鞫治。得其党。俱坐罪如律。上曰。律载发墓。其罪皆死。况此辈取人髑髅。市于左道以邀厚利。其视支解之罪。相去几何。宜即诛之。锦衣卫仍严加缉捕。

丐贩

弘治中。山陕人孙腾霄等三十人。三五为羣。道遇丐者。以衣食诱之为佣。随其所至。令守舍。给炊爨。腾霄等游行市间。视有富商巨家。辄持货与之贸易。论直高卑。则以言激其怒。相殴骂。随号咷而去。夜则杀丐者。舁至其门。羣哭之。扬言欲讼于官。其人惧。出财物求解。乃复舁去。焚之。名曰贩苦恼子。前后杀数十人。事闻。上曰。人命至重。此曹乃以为货殖。奸巧横出。所杀者至数十人。罪难轻贷。其为首者凌迟处死。为从者斩。并枭首示众。仍榜谕天下知之。

近日浙西丐子密为羣。散各处。抱人幼女逸去。剔其眼。令行乞于市。日责钱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若干。夜则行淫。积财甚富。事发捕治。有一人利而居间。众大哄。丐者适械过市。众捶杀之。乃散。

长至警报

万历丙午冬。余为南司业。长至。当诣孝陵上香。将出门。兵部忽传城外有反贼万余人乘上陵。杀诸司官。据城僭号。已闭九门毋得出。阖城汹惧。余往聚宝门。报谒所亲。从者皆无人色。往返三十里。并不见街市一人。次日云已擒得四十九人。付应天狱矣。为首者刘天叙。断指挑膝筋。内外守备会鞫。儗磔者七人。余皆斩。奏闻。一得旨。不时取决。是时句容道上行人。长江中行舟。绝且三日矣。细访之。天叙。凤阳人。与其党三人。抬一小佛像。历各乡村。募缘得少钱、米。若鞋、线之类。至南京。妄言有法术。能画地地陷。指天天开。且知人三生事。有纳钱者。来生为指挥等官。一妇人哭于陌上。呼而视之。曰。来生当为后妃。遂携与俱去。行淫。如是而已。卫军某者颇黠。欲诱而取之。礼为师。请试其术。不可。固请。则曰。宜斋戒择日。方可。如是者数四。军逼之愈甚。计穷。乃谬曰。南中有奇变。天地昏黑者四十九日。此际大乱。相杀且尽。各宜躲过。何暇试法。盖借此将乘间逸去也。军得其情。即告之操江丰城侯李某。李遣人告之内守备太监邢隆、外守备抚宁侯朱某、尚书参赞孙某。俱会守备府。既内惧。且色动。并告者执之。攘以为功。丰城侯忿甚来争。拒不纳。更閟迹。张大其事。陈兵出入。谓俄顷间发觉。定此大难。封侯不足道。其实天叙等数人。皆庸流下贱。余四十人则南都菜佣踏面人也。渐有觉者。藉藉偶语。时丁敬宇方为操江都御史兼掌刑部大理事。知其详。既得旨。下法司。则丁为政。守备参赞盛气来言。谋逆大伙不可纵。丁素和煦。众恐有所怵。不能坚持。而丁更以婉行之。曰某不才。事既在我。轻重祸福独当之。不以累诸公。诸公且毋动。某不难屈膝以谢。皆愕不能对。而军士乘机胁诈者无算。诉者近千人。悉缄其词。致之参赞。乃改儗磔一人。斩一人。余悉充戍。时天叙已死。如法枭示。而故事。戍者必立枷。时方霉雨。枷大中桥。不一夕。已有死者。沙壅其尸。俟满日方埋。丁闻亟往视。召锦衣卫兵马官语曰。如此十日必尽死。

朝廷开以生。而我辈乃欲死之。且以骨戍乎。以鬼戍乎。天日在上。鬼神难欺。此等事必殃及子孙。亟搭席盖。坐以蒲团。汤沐饮食之。四十七人者皆得免。时余已转谕德。自家北上。抵滁告归。密过南中。宿旧署。亲得其事。私记如此。

方士

宪宗信用方士李孜省等。世宗信方士陶典真等。故一时妖党最盛。所在见告。并宫禁。中亦不得安静。说者谓方士能役鬼。并挟五雷法。取信人主。且惑人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耳目也。一时气运如此。英明之主。且落其中。倾府库甘为之役。何况其它。因思我太祖信佛。归并寺院。虽征各僧。建醮追荐。而终不溺其说。别为崇重。文皇亦如之。惟待法王稍过。然旋即送归。撤其殿。而于道教。惟太和山一役。则因嘿佑之功。竭两朝物力表其巅。至今奔走四海。似是天开地辟。大圣人因而成之。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至我神宗皇帝。与两皇太后。各于城外建寺颂经。督以内臣。又开经厂颁赐诸名山。殆遍。遣去僧人。使人俱另给路费。不由驿递达。和尚驻城外三年。虽御札亲问。答有御汗一点。万世津梁之语。然终不大加赏赐。又百计欲开戒坛。中贵人日夕怂恿。竟不许。而所谓张真人者。其术益衰。入朝建醮。只了进香故事。独持大柄。享国长久。圣谟渊远矣。

僧道之妖

家居以来。惟平日父老相识者来扣。始一见。余无至者。至亦不见。僧道亦如之。然此辈浸淫日盛。踪迹诡秘。只据所闻僧某。来自江北。领其徒二十余人。所至倾动。自缙绅以下。无不纳交。即富翁素称悭吝者。亦迎至其家。为之供养。资赠甚厚。僧有闭关一二年者。亦潜出谒见。凡见者。勿论男女大小。皆有所献。多者始得其解颐一言。执笔作数字。余颔之而已。凡收数千金归。此僧妖也。一道士来自江西。同里某生。母子俱病。邀之再三始至。博衣大带。亦领二十余徒。至门传呼。禹步而入。入即危坐。茶至含而四噀。顾盼若有所见。若有所指挥。张筵甚盛。次日延入。令病人东首卧。仗剑选数处。下橛加钉。议建醮四十九日。索千金为谢。其家疑惧而止。此道妖也。

妖党

近年妖徒。以余所见。庚子年。有徐州赵古元一事。余同年郭一阳光复。以参政饬兵。请于总督。调淮营三千。虞变。总督则余师刘晋川先生东星也。调凡四十日。深以为非。郭闭门求归。而撤军之牌遽下。余典闽试还京。适在署中。郭见牌。恚甚。问计。余曰。将隐忍守此官乎。抑权宜稍全宪臣体貌也。总之。一去。要去得有些气概耳。郭曰。为我筹之。曰。非徒筹之。且将为君断之。命停牌毋发。亟出视事。谕将士已申文撤军。束装待命。至第三日。郭曰。时久且奈何。余曰。未也。至第四日之夕。余曰。可矣。下令。明日具威仪巡城。各庙拈香告庆。抵戏马台燕赏。方始悬牌。上下帖然。余至济宁。刘师已知状。迎问曰。子乃为郭参政军师耶。总督牌可擅停。且抹改日子否。余曰。事有之。郭参政初欲击碎此牌。挂冠单骑出城去。幸门生劝解乃得止。且此等举动。吾师实性急失体。宁本道请兵。已许已行。且久驻而不使之请撤。径自下牌者乎。上下不和。生出是非。如何干事。师喜。且拊曰。子可谓秀才进步者矣。郭亦竟解官归。后起原秩为左辖。改抚辽东。劳瘁没于任。可惜。至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癸卯妖书事发。若从归德之言。星星之火。勺水可灭。乃震惊宫府。扰动朝野。以一无赖子口生光偿抵。真是可笑。此际月月报内库进奉之银。时时允内臣参劾之奏。宗室杀巡抚。刑戮于汤沐之乡。宰相被恶声。赶逐于端门之下。大水几压都城。大计几于留用。则祟乃移之朝廷矣。然犹曰。干纲独揽。未尽下移也。丙辰以后。一切纵横。都不忍言。而祟乃自上及下。自大及小。适移于山林。然则今之在左蠢动。以妖变告者。谁实积之贻之也。古云。妖由人兴。此语到今。其根最远。其祸最大、最烈。若人心上妖孽不除。反使之弄唇舌。逞戈矛。而欲禁其末流。必不可得。

吴建

瓯宁吴建之乱。初亦以幻术诱众。妄言世界将乱。令人照水。现出富贵冠服动其心。人皆信之。久之。徒众益多。遂欲于谢屯举事。施瓯两秀才发之。建宁道行府捕焉。或为之请曰。此斋徒耳。何能为。遂释不问。建乃益聚众。恨两生。欲杀之。两生逃之顺昌。则迹之顺昌。顺昌戒严。当事者不得已。遣瓯令谕散建众。建以客礼见。谓令曰。汝是好官。姑出。不然。吾众不可犯也。令与从者皆失魄去。建遂欲焚其村。村有为巡检者多智。遣人谓建。焚村无益。幸听吾言。缓而兵。我醵诸富人。得数千金以犒。是实利也。且使各村闻之。不兵而服。不亦可乎。建许之。巡检阴集乡兵以待。是时官府方发兵捕建。兵观望不敢前。会江西有侠者。许以五十人投建。说建曰。公众未练。未可用。吾为公练。则分调其众于他所。乘间缢杀建。而跳身走。建死。众乱。巡检乡兵适至。围杀之。投溪水几尽。其脱者又歼于顺昌。建祸始息。巡检超三级。侠竟逃其名去。莫知为谁。或曰。建。潘枢党也。其众虽歼。有脱而蔓藏山海间者。今福宁之泰屿。兴化之某所。连江之徐台。长乐之种墩。往往奉温州教主。其咒诅君父。有非臣子所忍闻者。种墩马全十实衍其教。浸于闽之嘉登里。倡而奉之者。郑七也。其幻术与建类。令人尽卖其产业以供众。曰。乱且至。彼蚩蚩者业。皆汝业也。禁人祀祖先神祇。以预绝其心。惟祀教主。号曰无为。昏夜则聚男女于密室。息烛而坐。不知其所为。至有误认袖服者。子耻其母。兄苦其弟。赤沙李氏之门尤甚。许七妻。李氏女也。初从其教。见其弟妇兄弟之女淫秽。耻之。吐其事。或曰。吴建初教亦不如是。全十尝谓入吾教。初有小难。后乃大福。今年三月。有大船迎汝去也。迟则八月。其众日夜望不至。地方首之。闻捕。笑曰。我且缚而去。簪而归耳。指其傍人曰。汝他日跪求我救。我不汝救也。居狱中。狱中人又信之。谓其众曰。今难已过。无虑。盖自投死地如此。大约太平已久。人情愈伪。千态万状。劫运承之。圣人亦救不得。

除妖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

文中子云。止谤莫若自修。息争莫若无辩。此二句可与诸葛武侯宁静淡泊句并传。一则立身之法。一则处世之法。即尼父闻之。亦当首肯。盖皆深于易道。就中体贴出来。余谓守此四句。天下无难事。无变事。惟妖党盛行。当用何法除之。兵刑二字自不可已。其它正人心、厚风俗等语。又迂远。非救病急法。余谓莫要于择守令。守令得人。协以缙绅之贤者。一切镇以安静。狱勿轻准。谷勿轻罚。民间自然宁帖。即有妖人。密密访而驱之。又甚者摘而擒之。亦非难事。况人心不甚相远。彼见上官如此。乡士大夫又如此。即有不肖之心。自然潜消嘿夺。古言。得良二千石一人。可当精兵三万。良县官一人。可当精兵三千。意正如此。余谓良县官一人。可当精兵十万。缙绅互相砥砺。亦在在之干城也。

小匡

余暇日行旷野。不觉十余里。忽父执陆吶斋翁棹小舟至。同入古庙中。翁素谨嘿。不轻发一语。忽谭及地方妖异事。慨曰。司成公即隐。尚善论事。试问今为有司官者。当用何术可以致治。潜消此变。余举数端。皆笑。不尽谓然。翁曰。大道为公四字。今不可见。亦不可行矣。惟有小匡二字。尽可做得。余竦然问状。徐曰。假如今各镇市中必有魁猾。领袖无赖子。开赌博。张骗局。僧道念佛则挨入司香火。社节出会则奋身醵金钱。甚至贩盐窝盐。兴讹造言。无所不至。黠者又结衣冠人为助。把柄在手。头绪甚多。流棍异说可疑之人。因而附丽。显为民害。暗酿乱端。若有司官。于此等人。访得的确。指名捕至。数其罪。锢于狱。从中时加纵操。开以生路。勿破其家。勿牵累其妻子。许以改过自新。使之颠倒出入于吾掌股上。又未即轻释。则彼既有生望。又内顾重。自然震慑。不生他计。其党亦且潜伏惊散。每处将一二人弄到。一二年。然后度其罪之轻重。方与发遣。根虽未除。焰自顿熄。地方便帖然有数年安静。总计而后五六年间。一任官平平过去。再无意外之儆。而良民享福亦如之。非小匡而何。余曰。此言极简当。极新发。抑自悟中得来乎。从读书中得来乎。曰。天下事。那一件书中不有。那一件不自书中悟得。既读矣。有遇。有不遇。遇矣。觉得另有一番作用。一番精神。平日所读。似都忘却。悟于何有。时翁方谓野次之语。可以放胆。乃又有于垣之耳谓嘱余。有所中伤。翁复对余一笑。静持之。久乃得解。要之。一日小匡即一日太平。一家小匡即一家太平。一方小匡即一方太平。推之天下皆然。宁论大小耶

【十万古书秘笈】www.fozhu920.com